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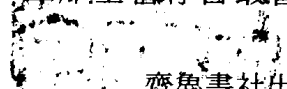
集部

第三四一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四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四一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八代文鈔一百六卷（一）

〔明〕李賓編

天津圖書館藏明刻本

八代文鈔敘

文起八代之衰昌黎氏之謂非是集所爲八代當時葢指魏晉六朝江左一派耳六朝金荃玉樹顧屬綺靡然婉而多致纖而有質擬之詩兩京如雅頌六朝如十五國風實自出一機軸未可便謂衰何也昌黎鵜鳴與蟬噪非譏六朝語乎而所尊稱者光焰萬

史之李杜夫清新開府俊逸參軍陰何庾鮑諸人未嘗不爲李杜所心折故一代自有一代之體裁一人自有一人之情實雖代有盛晚業有甘

苦才有兼長有偏至學有師承有獨造譬彼寒暑燥濕各乘其運楂梨橘柚各有其美胡可槩優劣也余竊觀評文家當以代論尤當以人論方

物感而情生情生而言發言非能言之爲工不能不言之爲工不能不言者率露本眞物不相假言雖殊體道由一揆言徵乎人人符其言是文

以人傳非人以文傳也乃彼操觚家分塗而馳聚族而競高自標幟各持論不相下若得之清議巖巖以口舌爲華衮鈇鉞雖力任反正而潛生

倚伏極意攺紘而寖以淺薄
然正不得是古而非今亦以
文之爲物善行而數變也東
西京而下由晉唐歷宋元迄
皇明宗工鉅匠在在可數每

欲聚錄一函旣苦夫牛腰莫
載亦慮非蚉力可負矣乃暇
日遴撮諸家之勝別爲一小
集以便披覽而以屈宋冠之
以此文人之宗祖也前此非

無文書契墳典左國以至短
長爲經爲傳爲子無所謂文
也玆選由詔制序論以及碑
志要亦以人定體以文徵然
而已人雖一代之冠冕文只

數篇之瓌偉則不敢收以自
具文選文粹業不勝收也唯
人自有集集自名家近代則
蓋棺論定者乃錄之得百其
人俾覽者涵泳優游會其體

性超然文字之外如季子之觀六代樂而世運升降之迹洞若觀火斯足貴也若夫類事如歐陽率更類體如梁昭明一備條貫一本流别非不燦若列眉又當效東坡所謂讀書當作數遍求之不使八面受敵兹刻以文篇自爲頁無妨更僕次目以廣東坡讀書法亦殺青氏一省𢹂事云

梁山李賓𥨊

文家姓氏

楚

屈平 原

宋 玉

漢

司馬長卿 相如

東方曼倩 朔

班孟堅 固

楊子雲 雄

諸葛孔明 亮

董 仲舒 在曼倩之前誤書於此

蔡中郎 邕

魏

王仲宣 粲

魏武帝 操

魏文帝 丕

曹子建 植

晉

嵇叔夜 康

阮嗣宗 籍

潘安仁 岳

陸士衡 機

陸士龍 雲

王右軍 羲之

陶淵明 潛

南北朝

鮑明遠 照

謝康樂 靈運

陶通明弘景
梁昭明統
梁簡文綱
江文通淹
任彦升昉
劉孝標峻
沈休文約

徐孝穆陵
庾子山信

唐

陳伯玉子昂
張道濟說
張子壽九齡
王無功績

王子安勃
楊盈川炯
盧昇之照鄰
駱丞賓王
王摩詰維
李太白白
元次山結

歐陽行周詹
韓退之愈
柳子厚宗元
劉夢得禹錫
李文饒德裕
李習之翺
孫可之樵

李遐叔　華
皇甫持正湜
元微之　稹
白樂天居易
沈下賢亞之
段柯古成式
杜牧之　牧
李義山商隱
皮襲美日休
陸魯望龜齡
羅昭諫　隱
司空表聖圖
劉桐廬　蛻
劉彭城　軻

宋
歐陽永叔修
王介甫安石
司馬君實光
范希文仲淹
蘇老泉　洵
蘇子瞻　軾
蘇子由　轍
曾子固　鞏
秦少游　觀
黃魯直庭堅
晁無咎補之
張文潛　耒
陳無巳師道

李方叔　廌
陸務觀　游
蔡君謨　襄
陳同甫　亮
葉正則　適
唐子西　庚
劉彥冲　子翬

元
虞伯生　集
劉夢吉　因
歐陽原功　玄
元裕之　好問

皇明
宋景濂　濂

劉伯温　基
王子充　禕
崔仲鳧　銑
李獻吉　夢陽
何仲默　景明
徐昌穀　禎卿
楊用修　慎

王伯安　守仁
唐應德　順之
歸熙父　有光
王允寧　維楨
李于鱗　攀龍
王元美　世貞
汪伯玉　道昆

徐文長　渭

袁中郎宏道

湯若士顯祖

鍾伯敬　惺

屈平文抄

離騷經

楚　屈原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汩余若將弗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中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

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曰黃昏以為將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

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衆皆競進而貪婪兮憑不猒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攬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

纚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而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

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皐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女嬃

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余曰鮌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余聽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敶詞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

被於強圉兮縱欲殺而不忍日康娛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脩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監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脩以菹醢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跪

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凰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

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以延佇世溷濁而
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
而緤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溘吾遊此
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
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
言兮吾令蹇修以爲理紛緫緫其離合兮忽緯繣其
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保厥美以驕
敖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
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

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
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
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
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
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
嫉賢兮好蔽善而稱惡閨中既邃遠兮哲王又不寤
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索藑茅以筳
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
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

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
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
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
蘭兮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
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欲從靈氛之吉占
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
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
余以吉故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湯禹
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

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
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
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鴂之先
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然
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妬而折之時繽紛
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
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
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
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

惛兮椒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
能祗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
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惟茲佩其可貴兮委厥美而
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沬和調度以自
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
下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
以爲羞兮精瓊爢以爲粻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
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邅吾道夫
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

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
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
與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余路修遠以多艱
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
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
載雲旗之委蛇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
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
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亂曰已
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

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王逸曰離別也騷愁也

楚 屈原

問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

何而顧菟在腹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僉答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鴟龜曳銜鮌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愎鮌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寘之地方九州則何以墳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鮌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九州何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脩孰

多南北順墮其衍幾何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闢啓何氣通焉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何所冬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虬龍負熊以遊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靡蓱九衢枲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鯪魚何所鬿堆焉處羿焉彈日烏焉解羽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于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維嗜

欲不同味而快鼂飽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鞫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墜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而爲黃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鮌疾修盈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

鳴夫焉喪厥體蓱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協脅鹿何
膺之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惟澆
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歧縫裳
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湯謀易旅何
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
嬉何肆湯何殛焉舜閔在家父何以鱞堯不姚告二
女何親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登
立為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舜服厥弟終
然為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吳獲迄古南嶽是

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
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
黎服大說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該秉
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干協時舞
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有扈牧豎云何而逢
擊牀先出其命何從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
班祿不但還來昏微循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
子肆情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
逢長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

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湯出重
泉夫何辠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會鼂爭盟何
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列擊紂躬叔旦不嘉何
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
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
將之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穆王
巧梅夫何為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衒何
號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襃姒天命反側何罰何佑
齊桓九合卒然身殺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

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
之金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
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于冰上鳥何燠之何馮弓
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伯昌號衰秉
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之國遷藏就岐何能
依殷有惑婦何所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
帝罰殷之命以不救師望在肆昌何志鼓刀揚聲后
何喜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伯林雉經
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皇天集命惟何戒

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中央共牧后何怒蠭蛾微命力何固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荊勳作師夫何長先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王世貞曰天問雖屬離騷自是四詩之韻

九歌

楚　屈原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劒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右東皇太一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

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翺遊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

右雲中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拍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

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桂櫂兮蘭枻斲氷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鼂騁鶩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旹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與

右湘君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慌惚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爲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盈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葯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嶷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遥兮容與

右湘夫人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灑塵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阬靈衣兮披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乘龍兮

轔轔高駝兮沖天結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柰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

右大司命

穐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穐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

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
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
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
臨風怳兮浩歌孔蓋兮翠旌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
劒兮擁幼艾荃獨宜兮為民正

右少司命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
皎兮既明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
將上心低佪兮顧懷羌色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

縆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簴鳴鷈兮吹竽思靈保兮賢
姱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
蔽日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
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
以東行

右東君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水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
兩龍兮驂螭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
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
朱宮靈何為兮水中乘白黿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
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
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

右河伯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
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
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
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
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飄兮神靈

雨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
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
不得閒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
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鳴風颯
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右山鬼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
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
刃傷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

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壄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
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
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
魄毅兮為鬼雄

右國殤

盛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
菊長無絕兮終古

右禮魂

九章

楚　屈原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蒼
天以為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
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
羣而贅肬忘儇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
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
之而不遠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專惟
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

保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思君其莫我忠兮
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忠何
罪以遇罰兮亦非余心之所志行不羣以巔越兮又
衆兆之所咍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情沉抑而
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
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
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申侘傺之煩惑兮
中悶瞀之忳忳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
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

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懲於羹者而吹齏兮何不變此之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鯀功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今而知其信然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汝何之欲

横奔而失路兮堅志而不忍背膺牉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擣木蘭以矯蕙兮鑿申椒以爲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糗芳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矯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

右惜誦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瑶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皐邸余車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朝發枉陼兮夕宿辰陽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臝

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右涉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

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
忽之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
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
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順風波
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爲客淩陽侯之氾濫兮忽翺翔
之焉薄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將運舟而
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
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
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

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
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
可蕪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郢路之遼
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
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慼外承歡之汋
約兮諶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妬被離而鄣
之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衆讒人之嫉妬兮
被以不慈之僞名憎慍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
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亂曰曼余目以流

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
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右哀郢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
曼遭夜之方長悲夫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
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懮懮願搖起而橫奔兮
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昔
君與我誠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
既有此他志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與余

言而不信兮蓋爲余而造怒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
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茲歷情
以陳辭兮蓀佯聾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
我爲患初無所陳之耿著兮豈不至今其庸亡何毒
藥之謇謇兮願蓀美之可完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
咸以爲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善不由
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
有穫少歌曰與美人抽怨兮并日夜而無正憍吾以
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

北好姱佳麗兮牉獨處此異域既惸獨而不羣兮又
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
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
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
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
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
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亂曰長瀨湍流
泝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石崴嵬蹇吾願
兮超回亡度行隱進兮低回夷猶宿北姑兮煩寃瞀

容實沛徂兮愁歎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
媒兮道思作頌聊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難告兮

右抽思

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眴兮
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慜而長鞠撫情效志
兮俛屈以自抑刓方以爲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
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內厚質正兮大
人所盛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撥正玄文處幽兮矇瞍
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而爲黑兮
倒上以爲下鳳皇在笯兮雞鶩翔舞同糅玉食兮一
槩而相量夫惟黨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任重
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所示邑犬
羣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傑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
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
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遌兮孰知余之從
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
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慜而不遷兮願志
之有像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

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汩兮脩路幽蔽兮
道遠忽兮曾唫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
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沒兮驥
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
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
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
爲類兮

右懷沙

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

蹇蹇之煩寃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菀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憑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爲期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

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擥大薄之芳茝兮搴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萹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佩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竢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烝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性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令薜荔而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而爲媒兮憚褰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廣遂前畫兮未

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右思美人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祕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心純厖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何貞臣

之無罪兮被讒謗而見尤慚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爲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獨鄣壅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聞百里之爲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

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
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何
芳草之早殀兮微霜降而下戒諒不聰明而蔽壅兮
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
妬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
兮讒妬入以自代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
情冤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乘騏驥而馳騁兮
無轡銜而自載乘氾泭以下流兮無舟檝而自備背
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寧溘死而流亡兮恐
禍殃之有再不必辭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

右惜往日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
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圓果摶
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可任兮紛縕宜
修姱而不醜兮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
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
兮閉心自慎終不失過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
並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
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

右橘頌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
聲有隱而先倡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
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僞之可長鳥獸鳴以號羣
兮草苴比而不芳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
故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都兮
更統世而自貺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
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惟佳人之獨懷兮折

芳椒以自處增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
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
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
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糺思心以爲纕兮編愁
苦以爲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存髣髴
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珮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
遂行歲曶曶其若頹兮旹亦冉冉而將至薠蘅槁而
節離兮芳以歇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
之不可聊寧逝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

唫而抆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照彭咸之所聞。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解。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為。藐漫漫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淩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摽顛。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

凝霜之雰雰。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馮崑崙以瞰霧兮。隱岷山以清江。憚涌湍之礚礚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氾潏潏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逖逖。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右悲回風

大招

楚 屈原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冥淩浹行魂無逃只魂魄歸徠無遠遙只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淫淫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宋只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山林險隘虎豹蜿只鰅鱅短狐王虺騫只魂乎無南蜮傷躬只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鬤只長爪踞牙誒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逴龍赩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顥顥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魂魄歸徠閒以靜只自恣荊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安樂年壽延只魂乎歸徠樂不可言只五穀六仞設菰粱只鼎臑盈望和致芳只內鶬鴿鵠味豺羹只魂乎歸徠恣所嘗只鮮蠵甘雞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膾苴蓴只吳酸蒿蔞不沾薄只魂兮歸徠恣所擇只炙鴰烝鳧煔鶉敶只煎鰿臛雀遽爽存只魂乎歸徠麗以先只四酎并孰不澀嗌只清馨凍飲不歠役只吳醴白糵和楚瀝只魂乎歸徠不遽惕只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揚阿趙簫倡只魂乎歸徠定空桑只二八接舞投詩賦只叩鍾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魂乎歸徠聽歌譔只朱脣皓齒嫭以姱只比德好閒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乎歸徠安以舒只嫮目宜笑娥眉曼只容則秀雅稚朱顏只魂乎歸徠靜以安只姱脩滂浩麗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魂乎歸徠思怨移只易中利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客只魂乎歸徠以娛昔只青色直眉美目婳只靨輔奇牙宜笑嘕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魂乎歸徠恣所便只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絕霤只曲屋步壛宜擾畜只騰駕步遊獵春囿只瓊轂錯衡英華假只茝蘭桂樹鬱彌路只魂乎歸徠恣志慮只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鵾鴻羣晨雜鶖鶬只鴻鵠代遊曼鷫鷞只魂乎歸徠鳳皇翔只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

保壽命只室家盈庭爵祿盛只魂乎歸徠居室定只
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察篤夭隱
孤寡存只魂兮歸徠正始昆只田邑千畛人阜昌只
美冒衆流德澤章只先威後文善美明只魂乎歸徠
賞罰當只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
北至幽陵南交阯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徠
尚賢士只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壓陛誅譏罷只
直贏在位近禹麾只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徠歸
國家爲只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

諸侯畢極立九卿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
揖辭讓只魂乎徠歸尚三王只

遠遊

楚 屈原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
焉託乘而上浮遭沈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
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
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步徙倚而
遙思兮怊惝怳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
增悲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
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

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眞人之休德
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
奇傅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
兮離人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
怪時髣髴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絕氛埃而淑尤
兮終不反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
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曄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
悼芳草之先零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
可與玩斯遺芳兮晨向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

將焉所程。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頩以脕顏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汋約兮。神要眇以淫放。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屯余車之萬乘兮。紛容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蛇。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以低昂兮。

驂連蜷以驕驁。騎膠葛以雜亂兮。斑漫衍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啟路。陽杲杲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徑度。風伯為余先驅兮。辟氛埃而清涼。鳳凰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攬彗星以為旍兮。舉斗柄以為麾。叛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時曖曃其曭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眾神以並轂。路曼曼其修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侍兮。右雷公以為衛。欲遠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撟。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自樂。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氾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神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罔象而自浮。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宓妃。張樂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玄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蟉虯而逶蛇。雌蜺便娟以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舒并節以馳騖兮。逴

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嬴而見之兮為余先乎平路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為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為鄰

卜居

楚 屈原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慄斯喔咿嚅唲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義龜策誠不能知此

事。

漁父

楚 屈原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皎皎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宋玉文抄

神女賦

楚 宋玉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玉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異之明日以白王王曰其夢若何玉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恍忽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目色髣髴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爾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王曰狀如何也玉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旣無世所未見瓌姿瑋態不可勝讚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橫生曄兮如花溫乎如瑩五色並馳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繢盛文章極服妙綵照萬方振繡衣被袿裳穠不短纖不長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遊龍乘雲翔嫷被服侻薄裝沐蘭澤含若芳性和適宜侍旁順序卑調心腸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神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

翠之奇異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鄣袂不足程式
西施掩面比之無色近之旣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
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尚私心獨悅樂之無量
交希恩疏不可盡暢他人莫覩玉覽其狀其狀峩峩
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眸子炯
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觀眉聯娟以蛾揚兮朱脣的
其若丹素質幹之醲實兮志解泰而體閑旣姽嫿於
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間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
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望余帷而延

視兮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正衽兮立躑躅而不
安澹清靜其愔嫕兮性沈詳而不煩時容與以微動
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旣遠兮若將來而復旋
褰余幬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貞亮之潔清兮
卒與我乎相難陳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
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神獨亨而未結兮魂
煢煢以無端含然諾其不分兮喟揚音而哀歎頩薄
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於是搖珮飾鳴玉鸞整
衣服斂容顏顧女師命太傅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

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目略微眄精
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禮
不遑訖辭不及究願假須臾神女稱遽徊腸傷氣顛
倒失據闇然而冥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
悵垂涕求之至曙

高唐賦

楚　宋玉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崪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游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

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嘒兮若松榯其少進也晣兮若姣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建羽旗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王曰寡人方今可以游乎玉曰可王曰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矣臨望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上屬於天下見於淵珍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兮道互折而曾累登巉巖而下望兮臨大阺之稸水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濞洶洶其無聲兮潰淡淡而並入滂洋洋而四施兮蓊湛湛而不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之孤畝勢薄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卻會崪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礫磥磥而相摩兮巆震天之磕磕巨石溺溺之瀺灂兮沫潼潼而高厲水澹澹而盤紆兮洪波淫淫之溶㵝奔揚踊而相擊兮雲興聲之霈霈猛獸驚而跳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豺兕失氣恐喙鵰鶚鷹鷂飛揚伏竄股戰脅息安敢妄摯於是水蟲

盡暴乘渚之陽黿鼉鱣鮪交積縱橫振鱗奮翼蜲蜲蜿蜿中阪遙望玄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榛林鬱盛葩華覆蓋雙椅垂房糾枝還會徙靡澹淡隨波闇藹東西施翼猗狔豐沛綠葉紫裹丹莖白蔕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長吏隳官賢士失志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瘁盤岸巑岏裖陳磑磑磐石險峻傾崎崖隤巖嶇參差縱橫相追陬互橫啎背穴偃蹠交加累

重疊增益狀似砥柱在巫山之下仰視山巔肅何芊芊炫燿虹蜺俯視崝嶸窐寥窈冥不見其底虛聞松聲傾岸洋洋立而熊經久而不去足盡汗出悠悠忽忽怊悵自失使人心動無故自恐賁育之斷不能爲勇卒愕異物不知所出縰縰莘莘若生於鬼若出於神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觀側地蓋底平箕踵漫衍芳草羅生秋蘭茝蕙江離載菁青荃射干揭車苞并薄草靡靡聯延夭夭越香掩掩衆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鳴相號王雎鸝黃正冥楚

鳩姊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喈喈當年遨遊更唱迭和赴曲隨流有方之士羨門高谿上成鬱林公樂聚穀進純犧禱璇室醮諸神禮太一傳祝已具言辭已畢王乃乘玉輿駟蒼螭垂旒旌旆合諧紬大弦而雅聲流冽風過而增悲哀於是調謳令人惏悷憯悽脅息增欷於是乃縱獵者基趾如星傳言羽獵銜枚無聲弓弩不發罘罕不傾涉漭漭馳苹苹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弭節奄忽蹄足灑血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王將欲往見之必先齋戒差時擇日簡輿玄服建

雲旆蜺爲旌翠爲蓋風起雨止千里而逝蓋發蒙往自會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九竅通鬱精神察滯延年益壽千萬歲

登徒子好色賦

楚　宋玉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襄王短宋玉曰玉爲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於宋玉玉曰體貌閑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攣耳齞脣歷齒旁行踽僂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熟察之誰爲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鄰之女以爲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爲守德謂不如彼矣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爲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覩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爲寡人說之大夫曰唯

唯臣少曾遠游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出咸陽熙邯鄲從容鄭衛溱洧之間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鶬鶊喈喈羣女出桑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粧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袪贈以芳華辭甚妙於是處子怳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復稱詩曰寤春風兮發鮮榮潔齋俟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

[illegible]此賦與登徒同旨不甚相遠故昭明遺之

風賦

楚　宋玉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
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
邪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
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
焉今子獨以爲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
於師枳句來巢空穴來風其所託者然則風氣殊焉
王曰夫風始安生哉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

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緣太山之阿舞
於松柏之下飄忽淜滂激颺熛怒耾耾雷聲迴穴錯
迕蹶石伐木梢殺林莽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
動楗眴煥粲爛離散轉移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
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宮邸華葉而振氣徘徊於桂椒
之間翱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獵蕙草離秦
衡槩新夷被荑楊迴穴衝陵蕭條衆芳然後倘佯中
庭北上玉堂躋于羅帷經于洞房迺得爲大王之風
故其風中人狀直憯悽惏慄清涼增欷清清泠泠愈
病析酲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
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
庶人之風塕然起於窮巷之間堀堁揚塵勃鬱煩冤
衝孔襲門動沙堁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邪薄入甕
牖至於室廬故其風中人狀直憞溷鬱邑毆溫致濕
中心慘怛生病造熱中脣爲胗得目爲曚啗齰嗽獲
死生不卒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釣賦

楚 宋玉

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洲止而並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玄洲天下之善釣者也願王觀焉王曰其善奈何登徒子對曰夫玄洲釣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線餌若蛆蝱鉤如細鍼以出三赤之魚於數仞之水中豈可謂無術乎夫玄洲芳水餌挂繳鉤其意不可得退而牽行下觸青泥上則波颺玄洲因水勢而施之頡之頏之委縱收斂與魚沉浮及其解弛因而獲之襄王曰善宋玉進曰今察玄洲之釣未可謂能持竿也又烏足爲大王言乎王曰子之所謂善釣者何玉曰臣所謂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鉤非鍼其餌非蛆也王曰願遂聞之宋玉對曰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賢聖爲竿道德爲綸仁義爲鉤祿利爲餌四海爲池萬民爲魚釣道微矣非聖人其孰能察之王曰迅哉說乎其釣不可見也宋玉對曰其釣易見王不可察爾昔殷湯以七十里周文以百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芳矣南面而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紉矣羣生寖其澤民氓畏其罰其鉤可謂拘矣功成而不隳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強矣若夫竿折綸絕餌墜鉤決波涌魚失是則夏桀商紂不通夫釣術也今察玄洲之釣也左挾魚罶右執槁竿立乎潢汙之涯倚乎楊柳之間精不離乎魚喙思不出乎鯽鯿形容枯槁神色憔悴樂不役勤獲不當費斯乃水濱之役夫也已君王又何稱焉王若見堯舜之洪竿攄禹湯之修綸投之於瀆視之於海漫漫羣生孰非吾有其爲大王之釣不亦樂乎

笛賦

楚　宋玉

余嘗觀於衡山之陽見奇篠異幹罕節間枝之叢生
也其處磅磄千仞絕谿凌阜隆崛萬丈盤石雙起丹
水涌其左醴泉流其右其陰則積雪凝霜霧露生焉
其東則朱天皓日素朝明焉其南則盛夏清微春陽
榮焉其西則凉風遊旋吸逮存焉幹枝洞長桀出有
良名高師曠將爲陽春北鄙白雪之曲假塗南國至
此山望其叢生見其異形曰命陪乘取其雄焉宋意

將送荊卿於易水之上得其雌焉於是乃使王爾公
輸之徒合妙意角較手遂以爲笛於是天旋少陰白
日西靡命嚴春使午子延長頸奮玉手摛朱脣曜皓
齒頳顏臻玉貌起吟清商追流徵歌伐檀號孤子發
久轉舒積鬱其爲幽也甚乎懷永抱絕喪夫天亡稚
子纖悲微痛毒離肌腸腠理激叫入青雲慷慨切窮
士度曲羊腸坂揆殃振奔逸遊泆志列絃節武毅發
沈憂結呵鷹揚叱太一聲淫淫以黯黮氣旁合而爭
出歌壯士之必往奔猛勇乎飄疾麥秀漸漸兮鳥聲

革翼招伯奇於源陰追申子于晉域夫奇曲雅樂所
以禁淫也綿繡黼黻所以禦暴也繁則泰過是以檀
卿刺鄭聲周人傷北里也亂曰芳林皓幹有奇寶兮
博人通明樂斯道兮般衍瀾漫終不老兮雙枝間麗
貌甚好兮八音和調成稟受兮善善不衰爲世保兮
絕鄭之遺離南楚兮美風洋洋而暢茂兮嘉樂悠長
俟賢士兮鹿鳴萋萋思我友兮安心隱志可長久兮

諷賦

楚　宋玉

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讒之於王曰玉爲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詞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大王願王疏之玉休還王謂玉爲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詞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寡人不亦薄乎玉曰臣身體容冶受之二親口多微詞聞之聖人臣常出行僕飢馬疲正値主人門開主人翁出嫗又到市獨有主人女在女欲置臣堂上太高堂下太卑乃更於蘭房之室止臣其中中有鳴琴焉臣援而鼓之爲幽蘭白雪之曲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華披翠雲之裘更被白縠之單衫垂珠步搖來排臣戶曰上客日高無乃饑乎爲臣炊彫胡之飯烹露葵之羹來勸臣食以其翡翠之釵挂臣冠纓臣不忍仰視爲臣歌曰歲將暮兮日已寒中心亂兮勿多言臣復援琴而鼓之爲秋竹積雪之曲主人之女又爲臣歌曰內怵惕兮徂玉牀横自陳兮君之傍君不御兮妾誰怨日將至兮下黃泉玉曰吾寧殺人之父孤人之子誠不忍愛主人之女王曰止止寡人於此時亦何能已也

舞賦

楚　宋玉

楚襄王既遊雲夢將置酒宴飲謂宋玉曰寡人欲觴羣臣何以娛之玉曰臣聞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進乎王曰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爾乃鄭女出進二八徐待姣服極麗姁媮致態貌嫽妙以妖冶紅顏曄其揚華眉連娟以增繞目流睇而橫波珠翠灼皪而照燿華袿飛髾而雜纖羅顧形影自整裝順微風揮若芳動朱脣紆清揚

亢音高歌為樂之方其始興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為象羅衣從風長袖交橫駱驛飛散颯擖合并綽約閑靡機迅體輕合場遞進案次而俟埒材角妙夸容乃理軼態橫出瑰姿譎起廻身還入迫于急節紆形赴遠漼以摧折纖縠蛾飛繽猋若絕體如遊龍袖如素蜺遷延微笑退復次列觀者稱麗莫不怡悅

大言賦

楚　宋玉

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之臺王曰能為寡人大言者上座王因唏曰操是太阿剝一世流血冲天車不可以厲至唐勒曰壯士憤兮絕天維北斗戾兮太山夷至景差曰校士猛毅皋陶嘻大笑至兮摧覆思鋸牙雲晞甚大吐舌萬里唾一世至宋玉曰方地為車圓天為蓋長劍耿耿倚天外王曰未也玉曰并吞四夷飲枯河海跋越九州無所容止身大四

塞愁不可長據地踦天迫不得仰

小言賦

楚　宋玉

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臺令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並造大言賦賦畢而宋玉受賞王曰此賦之迂誕則極巨偉矣抑未備也且一陰一陽道之所貴小往大來剝復之類也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位三光並照則大小備能高而不能下非兼道也能麄而不能細非妙工也然則上坐者未足明賞賢人有能爲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載氛埃兮乘剽塵體輕

蚊翼形微蚤鱗聿遑浮蹰凌雲縱身經由鍼孔出入羅巾飄妙翩綿乍見乍泯唐勒曰析飛糠以爲輿剖粃糟以爲舟泛然投乎杯水中淡若巨海之洪流蠅蚋眥以顧盼附蠛蠓而遨遊寧隱微以無准原存亡而不憂又曰館於蠅鬚宴於毫端烹虱脛切蟣肝會九族而同嚌猶委餘而不殫宋玉曰無內之中微物潛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濛濛滅景昧昧遺形超於太虛之域出於未兆之庭纖於毳末之微蔑陋於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朱爲之歎悶

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爲精王曰善賜以雲夢之田

對楚王問

楚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皇上擊九千

里絶雲霓負蒼天翺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九辯

楚　宋玉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漻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漠而無聲鴈廱廱而南遊兮鵾鷄啁哳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

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悲憂窮戚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繹去鄉離家兮徠遠客超逍遥兮今焉薄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憺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既駕兮朅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倚結軨兮長太息涕潺湲兮下霑軾忼慨絶兮不得中瞀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怦怦兮諒直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白露既下百草兮

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秋既先戒之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欿傺而沈藏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挐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萎黃萷櫹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攬騑轡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佯歲忽忽而遒盡兮恐余壽之弗將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俇攘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

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爲君獨服此蕙兮羌無以異於衆芳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漧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却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駶跳而遠去鳧鴈皆唼夫粱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謂騏驥兮安歸謂鳳皇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皇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而妄食君棄遠

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安極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尚幸其弗濟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徼幸而有待兮泊莽莽兮與埜草同死願自往而徑遊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壓按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胥之氣盛兮恐時世之不固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榘而改鑿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

溷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
寧窮處而守高食不媮而爲飽兮衣不苟而爲溫竊
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蹇充倔而無端兮
泊莽莽而無垠無衣裘以禦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見
乎陽春
靚杪秋之遥夜兮心繚悷而有哀春秋逴逴而日高
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
儷偕白日晼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減毀歲忽忽
而遒盡兮老冉冉而愈弛心搖悅而日幸兮然怊悵

而無冀中憯惻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欷年洋洋以
日往兮老嵺廓而無處事亹亹而覬進兮蹇淹留而
躊躇
何氾濫之浮雲兮猋壅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
然霠曀而莫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濛濛而蔽之竊
不自聊而願忠兮或黕點而汙之堯舜之抗行兮瞭
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彼
日月之照明兮尚黯黮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亦
多端而膠加被荷裯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既

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慍惀之修美兮好
夫人之忼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
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穢事緜緜而多私兮竊
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今修
飾而窺鏡兮後尚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羌儵
忽而難當卒壅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
兮心焉取此怵惕乘騏驥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彊策
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邅翼翼而無終

兮忳惛惛而愁約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效
願沈滯而不見兮尚欲布名乎天下然潢洋而不遇
兮直怐愗而自苦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翱翔之焉薄
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甯戚謳於車下
兮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之
罔流涕以聊慮兮惟著意而得之紛純純之願忠兮
妒被離而鄣之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
雲中乘精氣之摶摶兮騖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
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蒼龍之躣

躣。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輕輬之鏘鏘
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
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為臧。賴皇天之厚德
兮。還及君之無恙。

招魂

楚　宋玉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沬。主此盛德兮。牽於
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
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
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
不能復用。巫陽焉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幹。
何為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
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唯魂是索些。十日代出。

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歸來。不可
以託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
肉而祀。以其骨為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
九首。往來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以
久淫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
爢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蟻若象。
玄蠭若壺些。五穀不生。叢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
無所得些。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
自遺賊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峩峩。飛

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魂兮歸來君無上
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
豺狼從目往來侁侁些懸人以娭投之深淵些致命
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魂兮歸來
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敦脄血拇
逐人駓駓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
歸來恐自遺災些魂兮歸來入脩門些工祝招君背
行先些秦篝齊縷鄭綿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魂
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

閑安些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
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突廈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
潺湲些光風轉蕙氾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砥
室翠翹挂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蒻阿拂壁羅
幬張些纂組綺縞結琦璜些室中之觀多珍怪些蘭
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
迅眾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
弱顏固植謇其有意些姱容脩態絙洞房些蛾眉曼
睩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視矊些離榭脩幕侍君之

閑些翡帷翠幬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之梁些仰
觀刻桷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
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緣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陁些軒
輬既低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
遠為些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麥挐黃粱些大
苦醎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陳
吳羹些胹鱉炮羔有柘漿些鵠酸臇鳧煎鴻鶬些露
雞臛蠵厲而不爽些粔籹蜜餌有餦餭些瑤漿蜜勺
實羽觴些挫糟凍飲酎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

歸來反故室敬而無妨些肴羞未通女樂羅些敶鐘
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
酡些娭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
髮曼鬋豔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衽若交竿撫
案下些竽瑟狂會搷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
歈蔡謳奏大呂些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敶組纓
班其相紛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
些菎蔽象棊有六簙些分曹並進遒相迫些成梟而
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鏗鍾搖簴揳梓瑟

些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鐙錯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酎飲盡歡樂先故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菉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遥望博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顔烝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可以淹皐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司馬長卿文抄

子虛賦

漢　司馬相如

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亡是公在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誇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網彌山掩兎轔鹿射麋格麟騖於鹽浦割鮮染輪

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烏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畧以子之所聞見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嵂崒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陁下屬

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衆色炫燿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昆吾瑊玏玄厲碝石碔砆其東則有蕙衡蘭若射干芎藭菖蒲江蘺蘼蕪諸柘巴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埤溼則生藏莨蒹葭東蘠彫胡蓮藕觚蘆菴閭軒于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黿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

桂椒木蘭檗離朱楊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鵷鶵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豻於是乎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駮之駟乘彫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孅阿為御案節未舒即陵狡獸蹵蛩蛩轔距虛軼野馬轊騊駼乘遺風射游騏儵眒倩浰雷動猋至星流電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眦洞胸達掖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艸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覽

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𠜗受詘殫
覩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緆揄紵縞雜纖
羅垂霧縠襞積褰縐鬱橈谿谷衯衯裶裶揚袘戌削
蜚襳垂髾扶輿猗靡翕呷萃蔡下靡蘭蕙上拂羽蓋
錯翡翠之葳蕤繆繞玉綏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
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媻姍勃窣上金隄揜翡翠射
鵔鸃微矰出纖繳施弋白鵠連駕鵝雙鶬下玄鶴加
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鷁揚旌枻張翠帷建羽蓋
網瑇瑁鉤紫貝摐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

駭波鴻沸涌泉起奔物會礧石相擊硠硠礚礚若雷
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
車案行騎就隊纚乎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
陽雲之臺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
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脟割輪淬自以為
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
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齊國王悉
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乃欲戮力致獲
以娛左右也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

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
而盛推雲夢以為驕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
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
君之惡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彰君惡傷私
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
矣且齊東渚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
勃澥游孟諸邪與肅慎為鄰右以湯谷為界秋田乎
青丘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
蔕芥若乃俶儻瑰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崒

充仞其中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卨不能計然在諸侯
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
王辭不復何為無以應哉

大人賦

漢 司馬相如

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游乘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游建格澤之修竿兮總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爲幓兮曳慧星而爲髾掉指僑以偃蹇兮又猗柅以招搖檻欃槍以爲旌兮靡屈虹綢紅杳眇以玄湣兮猋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輿之蠖略委麗兮驂赤螭青虯之蚴蟉蜿蜒低卬夭蟜裾以驕驁兮詘折隆窮躩以連卷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放散畔岸驤以孱顏跮踱輵螛容以骫麗兮蜩蟉偃蹇怵㚟以梁倚糾蓼叫奡踏以艐路兮蔑蒙踊躍騰又狂趡蒞颯卉歙猋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眞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署衆神於搖先使五帝先導兮反大壹而從陵陽左玄冥而右黔雷兮前長離而後矞皇廝征伯僑而役羨門兮詔岐伯使尚方祝融警而蹕御兮清氛氣而后行屯余車而萬乘兮綷雲蓋而樹華旗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娭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遝膠輵以方馳騷擾衝蓯其紛挐兮滂濞泱軋麗以林離攢羅列聚叢以蘢茸兮衍曼流爛痑以陸離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堀礨崴魁偏覽八紘而觀四海兮朅度九江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涉流沙奄息葱極氾濫水娭兮使靈媧鼓琴而舞馮夷時若曖曖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西望崑崙之軋沕荒忽兮直徑馳乎三危排閶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登閬風而遥集兮亢鳥騰而壹止低佪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日覩西王母暠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爲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朅來兮絕道不周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咀噍芝英兮嘰瓊華僸祲尋而高縱兮紛鴻溶而上厲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濞騁遊道而修降兮騖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于寒

門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嵺廓而無天視眩泯而亡見兮聽敞恍而亡聞乘虛亡而上遐兮超無友而獨存。

美人賦

漢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美麗閑都遊於梁王梁王悅之鄒陽譖之於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容冶妖麗不忠將欲媚辭取悅遊王後宮王不察之乎王問相如曰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王曰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相如曰古之避色孔墨之徒聞齊饋女而遐逝望朝歌而迴車譬如防火水中避溺山隅此乃未見其可欲何以明不好色乎若臣者少長西土鰥處獨居

室宇遼廓莫與爲娛臣之東鄰有一女子雲髮豐艷蛾眉皓齒顏盛色茂景曜光起恒翹翹而西顧欲留臣而共止登垣而望臣三年於茲矣臣棄而不許竊慕大王之高義命駕東來途出鄭衛道由桑中朝發溱洧暮宿上宮上宮閑館寂寞雲虛門閤晝掩曖若神居臣排其戶而造其堂芳香芬烈黼帳高張有女獨處婉然在牀奇葩逸麗淑質艷光覩臣遷延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國之公子所從來無乃遠乎遂設旨酒進鳴琴臣遂撫絃爲幽蘭白雪之曲女乃歌曰獨

處室兮廓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有美人兮來何遲日既暮兮華色衰敢託身兮長自私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時日西夕玄陰晦冥流風慘冽素雪飄零閑房寂謐不聞人聲於是寢具既設服玩珍奇金鑪薫香黼帳低垂裀褥重陳角枕橫施女乃弛其上服表其褻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臣乃脉定於內心正於懷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舉與彼長辭

長門賦

漢　司馬相如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親幸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魂踰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慤之懽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修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怳怳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迴而起閨兮舉帷幄之襜襜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誾誾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猨嘯而長吟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翔而北南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正殿塊

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間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噌吰而似鍾音刻木蘭以爲榱兮飾文杏以爲梁羅丰茸之遊樹兮離樓梧而相撐施瑰木之欂櫨兮委參差以槺梁時彷彿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五色炫以相曜兮爛燿燿而成光緻錯石之瓴甓兮象瑇瑁之文章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鶴噭以哀號兮孤雌跱於枯楊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

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案流徵以却轉兮聲幼妙而復揚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舒息悒而增欷兮蹝履起而彷徨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諐殃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頹思而就牀摶芬若以爲枕兮席荃蘭而茝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覺而無見兮魂廷廷若有亡衆鷄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歲兮懷

鬱鬱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

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

諫獵書

漢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者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封禪書

漢　司馬相如

伊上古之初肇自顥穹生民歷選列辟以迄於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葳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襁褓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熢涌原泉沕潏漫衍旁魄四塞雲搏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逝邇陝游原迥闊泳沫首惡湮沒闇昧昭晰昆蟲闓

澤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導
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獲周餘珍放龜於
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奇物譎
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薄不敢道封禪
蓋周躍魚隕杭林之以燎微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
丘不亦恧乎進讓之道何其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
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
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
創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帝

垂恩儲祉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挈三神之驩
缺王道之儀羣臣恧焉或謂且天爲質闇示珍符固
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亦各
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
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故
聖王弗替而修理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彰至
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此天
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
因雜薦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以

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校飭厥文作春秋一藝將
襲舊六爲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
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
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
容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迴慮總公卿之議詢封
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乃作頌曰自我天
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
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徧
之氾布濩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

來君乎君乎疾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
章其儀可嘉旼旼睦睦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觀其
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
麟游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
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
燿煥炳煇煌正陽顯見覺寤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
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藝
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荅聖王之德兢兢
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

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

諭巴蜀父老檄

漢　司馬相如

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

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艸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爲至愚耻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敎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敎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

與蜀父老詰難

漢　司馬相如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莋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軼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莋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幷意者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畧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

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慼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骿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喔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悅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

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縲號泣內鄉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爲

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柯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曶爽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烏可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

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鷦鵬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避

答牂牁盛覽

漢　司馬相如

詞賦者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

董仲舒文抄

士不遇賦

漢　董仲舒

嗟乎嗟乎。遐哉邈矣。時來曷遲。去之速矣。屈意從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時。將就木矣。悠悠偕時。豈能覺矣。心之憂歟。不期祿矣。皇皇匪寧。祇增辱矣。努力觸藩。徒摧角矣。不出戶庭。庶無過矣。生不丁三代之聖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以辯詐而期通兮。貞士耿介而自束。雖日三省於吾身兮。猶懷進退之惟谷。彼實繁之有徒兮。指其白而爲黑。目信嫮而言眇兮。口信辯而言訥。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兮。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出門則不可以偕往兮。藏器又豈不容。退洗心而內訟兮。亦未知其所從也。觀上古之清濁兮。廉士亦煢煢而靡歸。殷湯有卞隨與務光兮。周武有伯夷與叔齊。卞隨務光遁跡於深淵兮。伯夷叔齊登山而采薇。使彼聖人其猶周遑兮。矧舉世而同迷。若伍員與屈原兮。固亦無所復顧。亦不能同彼數子兮。將遠遊而終慕。於吾儕之云遠兮。疑荒塗而難踐。憚君子之于行兮。誡三日而不飯。嗟天下之偕違兮。悵無與之偕返。孰若返身於素業兮。莫隨世而輪轉。雖矯情而獲百利兮。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紛既迫而後動兮。豈云稟性之惟褊。昭同人而大有兮。明謙光而務展。遵幽昧於默足兮。豈舒采而蘄顯。苟肝膽之可同兮。奚鬚髮之足辨也。

對賢良策一

漢　董仲舒

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

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曰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于和而本于情洪于肌膚藏于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于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

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于下怨惡畜于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

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艸艸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

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于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于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于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

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

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

並立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朽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于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對賢良策二

漢　董仲舒

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离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廼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

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于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太顛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而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

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于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于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耻又好用慘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

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
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
免而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幷有天下、海內莫不率
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
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
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
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
在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于
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

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
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
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
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
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
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
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
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
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

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
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
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于此也、夫長吏多出于郎中
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
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
小材雖累日。不離于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爲輔佐。
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
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
淆、未得其眞、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

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
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
吏二千石皆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
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
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
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
臣之辠、令勿牽制于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對賢良策三

漢　董仲舒

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

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

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仁誼而使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于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

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于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

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于諸侯舜興乎
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于已不
可塞也行發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
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
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
孝善積而名顯德彰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
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
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
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

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慢
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
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
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
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
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
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
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
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

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
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
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
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
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
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
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
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

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
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
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
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
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
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耳若
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
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
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

其是天下均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于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

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也大

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于誼而急于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

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

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粵有三仁對

漢　董仲舒

江都王問仲舒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

郊祀對

漢　董仲舒

廷尉臣湯昧死言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食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芻秩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臣湯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牡非禮也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周天子用騂剛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與於諸侯臣仲舒愚以爲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

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牲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剛周色尚赤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臣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柰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爲不可臣犬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幸使九卿問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昧死以聞

雨雹對

漢　董仲舒

元光元年二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廻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

月純陽疑於無陰亦謂之陰月自十月以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以後陰氣始生于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慝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薰蒿歊蒸而風雨雲霧雹雷雪雹生焉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

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疏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爲大雨下凝爲氷霰雪是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洎而已雪不封條淩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矞露則結味而

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爲祲沴之妖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耶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爲陽陰用事此則氣爲陰陰陽之時雖異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氣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氣加火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爲純陽不容都無復

原缺

山川頌

漢 董仲舒

山則巃嵸𡾰嶉嵬崔嶵巍久不崩弛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殖器用資曲直合大者可以爲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爲舟輿浮灄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鎌則艾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

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水則源泉混混沄沄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閒既似察者循谿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鄣防山而能清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乞種麥限田章

漢 董仲舒

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太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況古者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

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

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歛省繇役以寛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制田里除專殺薄歛省役疏

漢　董仲舒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則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于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歛省繇役以寛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

漢　董仲舒

江都相董仲舒叩頭死罪再拜上言君侯以周召自然休質擢升三公統理海內揔緝百寮未有半言之教郡國翕然望風更思改新以助至治郡衆所占必有成功仲舒叩頭死罪仲舒愚戇素無治名大漢之檢式數蒙君侯哀憐之恩猥被非任無以稱職仲舒竊見宰職任天下之重羣心所歸惟須賢佐以成聖化願君侯大開蕭相國求賢之路廣選舉之門既得

其人接以周公下士之義卽齊偉隱世異倫之人各思竭愚歸往盛德英俊滿朝百能備具卽君侯大立則道德弘通化流四極仲舒愚陋經術淺薄所識褊陋不能贊揚萬分君侯所秉捐竊聞春秋曰賢聖博觀以章其名擇善者從之無所不聽又曰近而不言爲諂遠而不言爲怨故輒披心陳誠仲舒叩頭死罪死罪夫堯舜三王之業皆由仁義爲本仁者所以理人倫也故聖王以爲治首或曰發號出令利天下之民者謂之仁政疾天下之害於人者謂之仁心二者備矣然後海內應以誠惟君侯深觀往古思本仁義至誠而已方今關東五穀咸貴家有飢餓其死傷者半盜賊並起發亡不止良民被害爲聖主憂咎皆由仲舒等典職防禁無素當先坐仲舒叩頭死罪死罪仲舒至愚以爲扶衰止姦本在吏耳宜一考察天下領民之吏留心署置以明消滅邪枉之迹使百姓各安其產業無有寇盜之患以翊主憂仲舒叩頭死罪謹奉春秋署置術再拜君侯足下

東方曼倩文抄

應詔上書

漢　東方朔

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皷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

諫起上林苑

漢　東方朔

臣聞謙遜靜愨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蠅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兎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

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上天子書

漢　東方朔

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内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

上壽謝過

漢　東方朔

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

臨終諫天子

漢　東方朔

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

割肉自責

漢 東方朔

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

化民有道對

漢 東方朔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劇武帝對

漢　東方朔

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弁嚴子爲衛尉皐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府子贛使外國顏閔爲博士子夏爲太常益爲右扶風季路爲執金吾契爲鴻臚龍逢爲宗正伯夷爲京兆管仲爲馮翊魯般爲將作仲山甫爲光祿申伯爲太僕延陵季子爲水衡百里奚爲典屬國柳下惠爲大長秋史魚爲司直蘧伯玉爲太傅孔父爲詹事孫叔敖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王慶忌爲期門夏育爲鼎官羿爲旄頭宋萬爲式道候

朱儒對

漢　東方朔

臣朔生亦言死亦言侏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

恢甚

劾董偃罪狀

漢 東方朔

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于春秋。方積思于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騖于唐虞。折節于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爲右。奢侈爲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也。偃爲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奈何乎陛下。

答客難

漢 東方朔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

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慴。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

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輻輳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戸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鶺鴒飛且鳴矣傳曰天不

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敎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

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闚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猶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答驃騎難

漢　東方朔

于將莫耶天下之利劍也水斷鵠鴈陸斷馬牛將以補履曾不如一錢之錐騏驥綠耳蜚鴻驊騮天下良馬也將以捕鼠於深宮之中曾不如跛猫

非有先生論

漢　東方朔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之

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王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

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蜚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琱瑑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没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虛放戮賢聖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

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閒寬和之

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

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緜緜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

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牙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穆然和雅

旱頌

漢　東方朔

維昊天之大旱失精和之正理遙望白雲之鄿淳滃曈曈而亡止陽風吸習而熇熇群生悶懣而愁憒龐畝枯槁而允布壤石相聚而爲害農夫垂拱而無爲釋其耰鉏而下涕悲壇畔之遺禍痛皇天之靡濟

與友人書

漢　東方朔

不可使塵網名韁拘鎖。怡然長笑。脫去十洲三島、相期拾理草、呑日月之光華、共輕舉耳、

與公孫弘書

漢　東方朔

蓋聞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爲是故東門先生居蓬戸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騎造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大丈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游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

與公孫弘借車馬書

漢　東方朔

木槿夕死朝榮士亦不長貧也

與某公

漢　東方朔

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托騏驥之尾乃騰千里路然無損于騏驥使蒼蠅絕群也

班孟堅文抄

終南山賦

漢　班固

伊彼終南巋嶻嶙囷槩青宮觸紫宸嶔崟鬱律萃于霞芬曖䨴晻靄若鬼若神傍吐飛瀨上挺脩林立泉落落密陰沉沉榮期綺季此焉恬心三春之季孟夏之初天氣肅清周覽八隅皇鸞鸑鷟警乃前驅衘其珍怪碧玉挺其阿密房溜其巔翔鳳哀鳴集其上清水泌流注其前彭祖宅以蟬蛻安期饗以延年唯至德之爲美我皇應福以來臻埽神壇以告誠薦珍馨以祈仙嗟茲介福永終億年

竹扇賦

漢　班固

青青之竹形兆直妙華長竿紛寔翼杳篠叢生於水澤疾風時紛紛蕭颯削爲扇翣成器美託御君王供時有度量異好有圓方來風避暑致清涼安體定神達消息百王傳之賴功力壽考安康寧累萬億

離騷經章句序

漢　班固

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叙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眞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二姚有娀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採經書傳記本文以爲之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

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蘧瑗持可懷而智甯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昏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爲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楊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

兩都賦序

漢　班固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鴈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皐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

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國家之遺美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粗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皐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子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而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睠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云

漢書小序

漢　班固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罔漏于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廼舉粤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畔換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怒乘釁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

述高紀第一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帥下以德農不共貢罪不收孥宮不新館陵不崇墓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國富刑淸登我漢道述文紀第四

世宗曄曄思弘祖業疇咨熙載髦俊並作厥作伊何百蠻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武功既抗亦迪斯文憲章六學統壹聖眞封禪郊祀登秩百神協律改正饗茲永年述武紀第六

漢迪于秦有革有因觕舉僚職並列其人述百官公卿表第七

元元本本數始於一產氣黃鐘造計秒忽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度量權衡歷算逌出官失學微六家分乖壹彼壹此庶研其幾述律歷志第一

上天下澤春雷奮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厥後崩壞鄭衛荒淫風流民化湎湎紛紛略存大綱以統舊文

述禮樂志第二

坤作墬勢高下九則自昔黃唐經略萬國燮定東西疆理南北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剗五等制立郡縣略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自下摩上惟德之隅賴依忠正君子采諸述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抑抑仲舒再相諸侯身修國治致仕縣車下帷覃思論道屬書讜言訪對爲世純儒述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烏呼史遷薰胥以刑幽而發憤廼思廼精錯綜羣言古今是經勤成一家大略孔明述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獷獷亡秦滅我聖文漢存其業六學析分是綜是理

是綱是紀師徒彌散著其終始述儒林傳第五十八
誰毀誰譽譽其有試泯泯羣黎化成良吏淑人君子
時同功異沒世遺愛民有餘思述循吏傳第五十九
開國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臧甲國不專殺矧乃齊民
作威作惠如台不匡禮法是謂述游俠傳第六十二
凡漢書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準天地統陰陽闡元
極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窮人理該萬方緯六經綴
道綱總百氏贊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
述叙傳第七十

典引

漢　班固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
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
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耶臣對此贊賈誼過
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
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耶將
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
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

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洿行無節但有浮
華之詞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
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
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
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
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
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新典而亡實
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
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竊作典

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啓發憤懣覺
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
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沈而奥有浮而清
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肇命民主五德初起同於蚋眛
玄混之中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
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
哉夐乎其書猶得而脩也亞斯之代通變神化函光
而未曜若炎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

德卓絶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亦
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旣周天迺歸功元
首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値亢龍之災孽懸
象闇而恒文乖彛倫斁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使綴
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喆備哉粲爛眞
神明之式也雖皐夔衡旦密勿之輔比兹褊矣是以
高光二聖宸居其域特至氣動乃龍見淵躍拊翼而
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内雲蒸雷動電熛胡縊莽分尚
不涖其誅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有于

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蓋以膺當
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藴孔佐之
弘陳云爾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
鋪觀二代洪纎之度其賾可探也並開迹於一匱同
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乘其命賜彤弧
黄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至於參伍華夏京
遷鎬亳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邑是故誼士華
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亦猶於穆猗
那翕純皦繹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發祥流慶對

越天地者舄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誕略有常
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列夫赫赫聖漢巍
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後宣
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照光被六幽仁
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慝亡回而不泯微胡瑣
而不頋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
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
光外運渾元内霑毫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
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

于與亢乃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至於遷正黜色賓監之事渙揚寓內而禮官儒林純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雖云優慎無乃葸與於是三事岳牧之寮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辨章之化洽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燔瘞懸沈肅祇羣神之禮備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囿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輝采鱗於沼甘露宵零於豐艸三足軒翥於茂樹若乃嘉穀靈艸奇獸神禽應圖

合牒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烏玄秬黃麰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豈其爲身而有顓辭也若然受之亦宜勤恁旅力以充厥道啓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繇先命聖孚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順命以創制因定以和神答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於

聖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勑天命乎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是時聖上固已垂精游神苞舉藝文屢訪羣儒諭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既感羣后之讜辭又悉五繇之碩慮矣將絣萬嗣揚洪輝奮景炎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亙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答賓戲

漢　班固

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楊雄自諭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矕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綿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効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諡不亦優乎主人逌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窔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騖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游說之徒風颺雷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猋飛景附霅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朽磨鈍鉛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𡚁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為顦顇福不盈眥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遒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洒埽羣穢夷

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
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
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龢
枝附葉著譬猶艸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
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
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覿欲
從壑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氿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
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
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

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
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
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皆俟命而
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
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
向司籍辯章舊聞楊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
門闈究先聖之壼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
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
斯非亞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

顏淵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
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
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
爾天符委命供己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
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荊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
歷世莫眂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
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
雲超忽荒而躆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
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隨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

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
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摧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
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
無垠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氣厚而昌

弈旨

漢　班固

大冠言博既終或進而問之曰孔子稱有博弈今博行於世而弈獨絶博義既弘弈義不述問之論家師不能說其聲可聞乎曰學不廣博無以應客北方之人謂棊爲弈弘而說之舉其大畧厥義深矣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棊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葢王政也成敗臧否爲仁由己危之正也夫博懸於投不專

在行優者有不遇劣者有僥倖踦挐相凌氣勢力爭雖有雌雄未足以爲平也至於弈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祈因敵爲資應時屈伸續之不復變化日新或虛設豫置以自護衛葢象庖羲罔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漏決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闕壞頹不振有似瓠子泛濫之敗一棊破窐亡地復還曹子之威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之奇要厄相劫割地取償蘇張之姿固本自廣敵人恐懼三分有二釋而不誅周文之德知者之慮也既有過失能量弱強逡巡需行保角依旁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也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畧備及其晏也至於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推而高之仲尼概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質之詩書關雎類也紕專知柔陰陽代至施之養性彭祖氣也外若無爲默而識淨泊自守以道意隱居放言遠咎悔行象虞仲信可喜感乎大冠論未備故因問者喻其事

太史遷秦紀評

漢　班固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日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政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爲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爲誅斯去疾任用趙

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怳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爲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壼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眞人翔覇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主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酅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于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公孫弘傳贊

漢　班固

贊曰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内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皐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脩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

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黄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戾太子贊

漢　班固

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爲武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爲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遏亂原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傳得天人之祐助云

昭帝贊

漢 班固

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閒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號曰昭不亦宜乎

董仲舒贊

漢 班固

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原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

酷吏贊

漢 班固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原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于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虚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圜斵琱而爲樸號爲罔漏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于錯錯卒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倫

司馬遷贊

漢 班固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籑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黄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籑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録黄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于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牴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于聖人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録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

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佞幸贊

漢 班固

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籍閎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爲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由道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衰于元成壞于哀平之際國多釁矣主疾無嗣弄臣爲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撓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爲此也

封燕然山銘

漢　班固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
亮聖明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
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
該六師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
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千
餘乘勒以八陣蒞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
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
以染鍔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
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山川遂
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
庭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陰宗之玄靈下以安因後
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
費而永寧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
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

高祖沛泗水亭碑銘

漢　班固

皇皇聖漢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承魁流裔
襲唐末風寸天尺土無俟斯亭建號宣基維以沛公
揚威斬蛇金精摧傷涉關陵郊係獲秦王應門造勢
斗壁納忠天期乘祚受爵漢中勒陳東征剟擒三秦
靈威神佑鴻溝是乘漢軍改歌楚眾易心誅項討羽
諸夏以康陳張畫策蕭勃翼終出爵褒賢列土封功
炎火之德彌光以明源清流潔本盛末榮敘將十八
贊述股肱休勳顯祚永永無疆國寧家安我君是升
根生葉茂舊邑是仍於皇舊亭苗嗣是承天之福祐
萬年是興

十八侯銘

漢 班固

虓虓相國弘策不追御國維綱秉統樞機文昌四友
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于酇

右酇侯蕭何第一

虩虩將軍威蓋不當操盾千鈞拔主項堂漢與破楚
猗猗忠良卒爲丞相帝室以康

右將軍舞陽侯樊噲第二

赫赫將軍受兵黃石規圖勝負不出帷幄令惠贍仰

安全正朔國師是封光榮舊宅

右將軍留侯張良第三

賁賁太尉惇厚朴誠輔翼受命應節御營歷位卿相
匡國推并見危致命社稷以寧

右太尉絳侯周勃第四

蹇蹇相國允忠克誠臨危處險炎而匡傾興代之際
濟王立名身殷國土秉御乾楨

右將軍平陽侯曹參第五

洋洋丞相勢穡師旅擾擾楚魏爲漢謀主六奇解厄
揚名于後

右丞相戶牖侯陳平第六

堂堂張敖耳之遺前以誠佐國序跡建思功成德立
襲封南宮垂號萬春永保無疆

右南宮侯張敖第七

衎衎衛尉德行循規遭兄食其隕歿於齊橫耻愧景
刎頸自獻金紫褒表萬世不刊

右衛尉曲陽侯酈商第八

煋煋將軍輔漢久長威震呂氏姦惡不揚寇擾殄盡

翳迎代王功顯帝室萬世滋章

右將軍潁陽侯灌嬰第九

斌斌將軍鷹武是揚內康王室外鎮四方諸夏又安
流及要荒聲踴海內苗嗣紀功

右將軍汝陰侯夏侯嬰第十

休休將軍如虎如羆御師勒陳破敵以威雲金耀楚
火流烏飛將命仗節功績永垂

右將軍陽陵侯傅寬第十一

斤斤將軍忠信孔雅出身六師十二四旅折衝扞難

遂寧天下金龜章德建號傳後

右將軍武侯靳歙第十二

明明丞相天賦庭直剛德正行不枉不曲功業成著

榮顯食邑距呂奉主昭然不惑

右丞相安國侯王陵第十三

桓桓將軍輔主克征奉使全璧身涖項營序功差德

毅讓以平轉北而遊雲中以佰

右將軍襄平侯韓信第十四

巖巖將軍帶武佩威御雄乘險難困不違仇滅主定

四海是慎功成食土德被遐邇

右將軍棘蒲侯陳武第十五

晏晏曲成輿從龍騰安危從主赤曜以升赫赫皇皇

道綏光明惟德御國流及後萌

右曲成侯蟲達第十六

肅肅御史以武以文相趙距呂志安君身徵諧行所

如意不全天秩邑土勛乃永存

右御史大夫汾陰侯周昌第十七

邑邑將軍育養烝徒建謀正直行不匿邪入軍討敵

項定天都佩雀雙印百里爲家

右將軍青陽侯王吸第十八

竇將軍北征頌

漢　班固

車騎將軍應昭明之上德該文武之妙姿蹈佐歷握輔採翼肱聖上作主光輝貧天心謨神明規卓遠圖幽冥親率戎士巡撫彊城勒邊御之永設奪輔猾之遠徑閔遐黎之騷狄念荒服之不庭乃總三選簡虎校勒部隊明誓號援謀夫於未言察武毅於俎豆取可杖於品象拔所用於仄陋料資器使采用先務民儀獨慕群英影附羌戎相率東胡爭騖不召而集未今而論於是雷震九原電曜高闕金光鏡野武旗冒日雲閣長蜺鹿超黃碩輕選四縱所從莫敵馳飈疾踊踐遶森梗莽探嶰陁斷温禺分尸逐電激私渠星流旅卒各王交手稽顙請服乃收其鋒鏃干鹵甲冑積象如丘阜陳閱滿廣野戢載連百兩散數累萬億放獲驅孥揣城拔邑擒誠之倡九谷謳諺響聒東夷埃塵戎域然而唱呼鬱憤未逞厥願甘平原之酣戰矜訊捷之累算何則上將崇至仁行凱易弘濃恩降温澤同庖廚之珍饌分裂室之纖帛勞不御輿寒不

施襗行無偏勤止無兼役悖蒙識而懷戾順貳者異而懦夫奮遂踰涿邪跨祲連籍龍庭蹈就疆獯嶠嵮轢幽山趨凶河臨安候軼焉居與胸衍顧衛霍之遺迹睎伊秩之所邈師橫騖而庶槊士怫愲以爭先回萬里而風騰剿殘寇於沂垠糧不賦而師贍役不重而備軍行戎醜以禮教炘鴻稜而昭仁文武炳而並隆威德兼而兩信清乾鈞之攸冒拓義略之所順素弓鏃而戢戈回雙麾以東運於是封燕然於隆高彼廣衍以弘曠銘靈陶以勒崇欽皇祇之祐貺宣惠氣盪殘風陶嚴律慮蜒陰淌飛雪漫廿毒興嘉彥炤農工上背合奏四行分任於是三軍稱曰聲喈將軍克廣德心光光神武弘昭德音超兮以天潛聅兮與神參

奏記東平王蒼

漢　班固

將軍以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
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傳
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
後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在視聽之
末私以螻螘竊觀國政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
聖之蹤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勢博貫庶事服膺六
藝白黑簡心求善無厭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

議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羣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將
軍宜詳唐殷之舉察伊皐之薦令遠近無偏幽隱必
達期於總覽賢才收集明智為國得人以寧本朝則
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名宣於當世遺烈著於
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
從心行不踰矩蓋清廟之光輝當世之俊彥也京兆
祭酒晉馮結髮修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
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李育經明行著教
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二郡更[illegible]徒

以家貧數辭病去溫故知新論議通明廉清修潔行
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韋平孔翟無以加焉
宜令考績以參萬事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
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絕異之效如得及明時
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
凉州從事王雍躬卞嚴之節文之以術藝凉州冠蓋
未有宜先雍者也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為
而後已宜及府開以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達學
洽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

殊行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
秋夫子所為歎也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靈均納忠
終於沈身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
善願將軍隆照微之明信日昃之聽少屈威神咨嗟
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荆山汨羅之恨

與弟都護超

漢　班固

令齎白素三疋欲市月氏馬蘇合香闘登

又

竇侍中令載雜綵七百疋令市月氏蘇合香

北單于和親議

漢　班固

固議曰竊自惟思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事匈奴綏御之方其塗不一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以致之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絕棄放不與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修舊典數重出使前後相繼至于其末始乃暫絕。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廷爭連日異同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興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今烏桓就闕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以兵威此誠國家通于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爲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以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強能爲風塵復求交通將何所及。

代爲謝夷吾文

漢　班固

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皐陶政致雍熙竊見鉅鹿太守謝夷吾英姿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仁足濟時知周萬物加以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賾聖秘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以經王務昔爲陪隸與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臣嚴綱勗臣懦弱得以免戾實賴厥勳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

異流化若神爰牧荆州威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尋、功簡、能爲、外臺、之長、聽、聲、察實爲九、列、之、冠遷守鉅鹿政合時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奧同史蘇京房之倫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徇名以求榮不馳騖以要寵、念存遜遁、演志箕山、方之古賢、實有倫序、採之于今、超焉絕俗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甍、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于曆象下使五品咸訓于嘉時臣以頑駑器非其疇願乞骸骨更授夷吾庶令

微臣塞咎免悔

漢武帝內傳

漢　班固

漢孝武皇帝景帝子也未生之時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下直入崇芳閣景帝覺而坐閣下果有赤龍如霧來蔽戶牖宮內嬪御望閣上有丹霞蓊蔚而起霞滅見赤龍盤迴棟間景帝召占者姚翁以問之翁曰吉祥也此閣必生命世之人攘夷狄而獲嘉瑞為劉宗盛主也然亦大妖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閣欲以順姚翁之言也乃改崇芳閣為猗蘭殿旬餘景帝

夢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景帝曰吾夢赤氣化為赤龍占者以為吉可名之吉至三歲景帝抱於膝上撫念之知其心藏洞徹試問兒樂為天子否對曰由天不由兒願每日居宮垣在陛下前戲夫亦不敢逸豫以失子道景帝聞而愕然加敬而訓之他日復抱之几前試問兒悅習何書為朕言之乃誦伏羲以來群聖所錄陰陽診候及龍圖龜策數萬言無一字遺落至七歲聖徹過人景帝令改名徹及即位好神仙之道常禱祈名山大川五嶽以求神仙元封元年正月甲子登嵩山起道宮帝齋七日祠訖乃還至四月戊辰帝閒居承華殿東方朔董仲舒在側忽見一女子著青衣美麗非常帝愕然問之女對曰我墉宮玉女王子登也向為王母所使從崑崙山來語帝曰聞子輕四海之祿尋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屢禱山嶽勤哉有似可教者也從今日清齋不閑人事至七月七日王母暫來也帝下席跪諾言訖玉女忽然不知所在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蘭宮玉女常傳使命往來扶桑出入靈州交關常陽傳言玄都阿母昔出配北燭仙人

近又召還使領命祿真靈官也帝於是登延靈之臺盛齋存道其四方之事權委於冢宰焉到七月七日乃修除宮掖設坐大殿以紫羅薦地燔百和之香張雲錦之幃燃九光之燈列玉門之棗酌蒲萄之醴宮監香果為天宮之饌帝乃盛服立於階下敕端門之內不得有妄窺者內外寂謐以候雲駕到夜二更之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逕趨宮庭須臾轉近聞雲中簫鼓之聲人馬之響半食頃王母至也縣

投殿前有似鳥集或駕龍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鶴或乘軒車或乘天馬羣仙數千光耀庭宇既至從官不復知所在唯見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別有五十天仙側近鸞輿皆長丈餘同執綵旄之節佩金剛靈璽戴天眞之冠咸住殿下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袿容眸流眄神姿清發眞美人也王母上殿東向坐著黃金褡襹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太華髻戴太眞晨嬰之冠履玄璚鳳文之舄視之可年三

十許修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絕世眞靈人也下車登牀帝跪拜問寒暄畢立因呼帝共坐帝面南王母自設天廚眞妙非常豐珍上果芳華百味紫芝萎蕤紛芳塡樏清香之酒非地上所有香氣殊絕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更索桃果須臾以玉盤盛仙桃七顆大如鴨卵形圓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顆與帝三顆自食桃味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輒收其核王母問帝帝曰欲種之母曰此桃二千年一生實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帝乃止於坐上酒觴數遍王母乃命諸侍女

王子登彈八琅之璈又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金許飛瓊鼓震靈之簧婉淩華拊五靈之石范成君擊湘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於是衆聲澈朗靈音駭空又命法嬰歌玄靈之曲歌畢王母曰夫欲修身當營其氣太仙眞經所謂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能益能易名上仙籍不益不易不離死厄行益易者謂常思靈寶也靈者神也寶者精也子但愛精握固閉氣吞液氣化爲血血化爲精精化爲神神化爲液液化爲骨行之不倦神

精克溢爲之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瓜五年易髓六年易骨七年易筋八年易髮九年易形形易則變化變化則成道成道則爲仙人吐納六氣口中甘香欲食靈芝存得其味微息揖吞從心所適氣者水也無所不成至柔之物通致神精矣此元始天王在丹房之中所說微言今敕侍笈玉女李慶孫書錄之以相付子善錄而修焉於是王母言語既畢嘯命靈官使駕龍嚴車欲去帝下席叩頭請留殷勤王母乃止王母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

問云王九光之母敬謝但不相見四千餘年矣天事
勞我致以愆而劉徹好道適來視之見徹了了似可
成進然形慢神穢腦血淫漏五臟不淳關胄彭李
無津液脈浮反升肉多精少瞳子不夾三尸狡亂玄
白失時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吾久在人
間實爲臭濁然時復可游望以寫細念庸主對坐悒
悒不樂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帝是侍
女下殿俄失所在須臾郭侍女返上元夫人又遣一
侍女答問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

五

事遂替顏色近五千年仰戀光潤情係無違密香至
奉信承降尊於劉徹處聞命之際登當命駕先被太
帝君勅使詣玄洲校定天元正爾暫住如是當還還
便束帶願暫少留帝因問王母不審上元何真也王
母曰是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籙者也俄
而夫人至亦聞雲中簫鼓之聲既至從官文武千餘
人並是女子年皆十八九許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
彩耀日眞靈官也夫人年可二十餘天姿精耀靈眸
絕朗服青霜之袍雲彩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名字頭

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戴九雲夜光之冠曳六出
火玉之珮垂鳳文林華之綬腰流黃揮精之劍上殿
向王母拜王母坐而止之呼同坐北向夫人設厨厨
亦精珍與王母所設者相似王母敕帝曰此眞元之
母尊貴之神女當起拜帝拜問寒温還坐夫人笑曰
五濁之人耽湎榮利嗜味淫色固其常也且徹以天
子之貴其亂目者倍於凡焉而復於華麗之墟拔嗜
慾之根願無爲之事良有志矣王母曰所謂有心哉
夫人謂帝曰汝好道乎聞數招方術祭山嶽祠靈神

六

禱河川亦爲勤矣勤而不獲實有由也汝胎性暴胎
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恒舍於榮衛之中
五藏之内雖獲良針固難愈也暴則使氣奔而攻神
是故神擾而氣竭淫則使精漏而魂疲是故精竭而
魂消奢則使眞離而鬼穢是故命逝而靈失酷則使
喪仁而自攻是故失仁而眼亂賊則使心鬬而口乾
是故内戰而外絕此五事者皆是截身之刀鋸刳命
之斧斤矣雖復志好長生不能遣玆五難亦何爲損
性而自勞乎然由是得此小益以自知性爾但從今

已捨爾五性反諸柔善明務察下慈務矜窮患務濟
貧賑務施勞念務存孤惜務及愛身恒爲陰德救濟
死厄旦夕孜孜不泄精液於是閉諸淫養汝神放諸
肴從至儉勤齋戒節飲食絕五穀去羶腥鳴天鼓飲
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異耳今阿母迂
天尊之重下降於蟪蛄之㕓雷虛之靈而詣狐鳥之
組且阿母至誠妙唱玄音驗其敬肅節度明修所奉
比及百年阿母必能致汝於玄都之墟迎汝於昆閬
之中位以仙官遊於十方信吾言矣子勵之哉若不

能爾無所言矣帝下席跪謝曰臣受性凶頑生長亂
濁而擔不啓無由開達然貪生畏死奉靈敬神今日
受教此乃天也徹戢聖命以爲身範是小醜之臣當
獲生活唯垂哀護願賜上元夫人使帝還坐王母謂
夫人曰卿之爲戒言甚急切更使未解之人畏於至
意夫人曰若其志道將以身投餓虎忘軀破滅蹈火
履水固於一志必無憂也若其志道則心疑真性嫌
惑之徒不長急言急言之發欲成其志耳阿母既有
念必當賜以尸解之方耳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

不遇良師遂欲毀其正志當疑天下必無仙人是故
我發閬宮暫舍塵濁既欲堅其仙志又欲令向化不
惑也今日相見令人念之至於尸解下方吾甚不惜
後三年吾必欲賜以成丹半劑石象散一具與之則
徹不得復停當今匈奴未弭邊陲有事何必令其倉
卒舍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但當問篤向之志必卒
何如其廻改吾方數來王母因拊帝背曰汝用上元
夫人至言必得長生可不勗勉耶帝跪曰徹書之金
簡以身模之焉帝又見王母巾笈中有一卷書盛以

紫錦之囊帝問此書是仙靈方耶不審其目可得瞻
盻否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嶽真形圖也昨青城諸
仙就吾請求今當過以付之乃三天太上所出文秘
禁重貴汝穢質所宜佩乎今且與汝靈光生經可以
通神勸心也帝下地叩頭固請不已王母曰昔上皇
清虛元年三天太上道君下觀六合瞻河海之長短
察丘山之高卑立天柱而安於地理植五嶽而擬諸
鎮輔貴昆陵以舍靈仙尊蓬丘以館真人安水神于
極陰之源棲太帝于扶桑之墟於是方丈之阜爲理

命之室滄浪海島養九老之堂祖瀛玄炎長元流光
生鳳麟聚窟各爲洲名並在滄流大海玄津之中水
則碧黑俱流波則震蕩羣精諸仙玉女聚居滄瀛其
名難測其實分明乃因山源之規矩覩河嶽之盤曲
陵回阜轉山高隴長周旋逶迤形似書字是故因象
制名定實之號書形祕於玄臺而出爲靈真之信諸
仙佩之皆如傳章道士執之經行山川百神羣靈尊
奉親近汝雖不正然數訪仙澤扣求不忘于道欣子
有心今以相與當深奉慎如事君父泄示凡夫必禍

及也上元夫人語帝曰阿母今以瓊笈妙韞發紫臺
之文賜汝八會之書五嶽真形可謂至珍且貴上帝
之玄觀矣子自非受命合神弗見此文矣今雖得其
真形觀其妙理而無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太陰
六丁通真逐靈玉女之籙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精
之書左乙混沌東蒙之文右庚素收攝殺之律壬癸
六遯隱地八術丙丁入火赤班符六辛入金致黃水
月華之法六巳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方子午卯酉
八稟十訣六靈威儀丑辰未戌地真素訣長生紫書
三五順行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內視中方凡缺此十
二事者當何以召山靈朝地神攝總萬精驅策百鬼
束虎豹役蛟龍乎子所謂適知其一未見其他也帝
下席叩頭曰徹下土濁民不識清真今日聞道是生
命會遇聖母今當賜以真形修以度世夫人云今告
徹應須五帝六甲六丁六符致靈之術既蒙啓發弘
益無量唯願告誨濟臣饑渴使已枯之木蒙靈陽之
潤焦炎之草幸甘雨之溉不敢多陳帝啓叩不已王
母又告夫人曰夫真形寶文靈宮所貴此子守求不

已誓以必得故虧科禁特以與之然五帝六甲通真
招神此術妙遠必須清潔至誠殆非流濁所宜施行
吾今既賜徹以真形夫人當授之以致靈之途矣吾
嘗憶與夫人共登玄隴朔野及曜真之山視王子童
王子童就吾求請太上隱書吾以三元祕言不可傳
泄於中仙夫人時亦有言見助於子童之言志矣吾
既難違來意不獨執惜至於今日之事有以相似後
造朱火丹陵食靈瓜味甚好憶此未久而已七千歲
矣夫人既以告徹篇目十二事畢必當匠而成之緣

何令人主稽首請乞叩頭流血耶上元夫人曰阿環
不苟惜向不特來耳此是太虛羣文眞人赤童所出
傳之既自有男女之限禁又宜授得道者恐徹下才
未應得此耳王母色不平乃曰天禁漏泄犯違明科
傳必其人授必知眞者夫人何向下才而說其靈飛
之篇目乎妄說則泄泄而不傳是衒天道此禁豈輕
於傳耶別敕三官司直推夫人之輕泄也吾之五嶽
眞形太寶乃太上天皇所出其文寶妙而爲天仙之
信豈復應下授於劉徹耶直以徹孜孜之心數請川

嶽勤修齋戒以求神仙之應志在度世不遭明師故
吾等有以下眄之耳至於教仙之術不復限惜而弗
傳夫人且有致靈之方能獨執之乎吾今所以授徹
眞形文者非謂其必能得道欲使其精誠有驗求仙
之不惑可以誘進向化之徒又欲令悠悠者知天地
間有此靈眞之事足以却不信之狂夫耳吾意在此
也此子性氣淫暴服精不純何能得成眞仙浮空參
差十方乎勤而行之適可度於不死耳明科所云非
長生難聞道難也行之難非行之難也終之難良匠

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也何足隱之耶夫人謝
曰謹受命矣但環疇昔蒙倒景君無常先生二君傳
靈飛之約以四千年一傳女授女不授男太上科禁
已表於昭生之符矣環受書以來并賢大女郎抱蘭
凡傳六十八女子固不可授男也伏見扶廣山青眞
小童受六甲靈飛於太甲中元凡十二事與環所授
者同青眞是環入火弟子所受六甲未闡別授於人
彼男官也今止敕取之將以授徹也先所以告篇目
者意是愍其有心將欲堅其專氣令且廣求他日與

之亦欲以男授男承科而行使勤而方獲令知天眞
之珍貴耳非徒苟執衒泄天道阿環主臣願不罪焉
王母笑曰亦可恕乎上元夫人即命侍女紀離容徑
到扶廣山敕青眞小童出六甲左右靈飛致神之方
十二事當以授劉徹也須臾侍女還捧五色玉笈鳳
文之蘊以出六甲之文曰弟子何昌言向使奉絳河
攝南眞七元君檢校羣龍猛獸之數事畢授教承阿
母相詣劉徹家不意天靈至尊乃復下降於臭濁中

也不審起居比來何如侍女紀離容至云尊母欲得金書祕字六甲靈飛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欲授劉徹輒封一通付信曰徹雖有心寔非仙才詎宜以此傳泄於行尸乎昌近在帝處見有上言者甚衆云山鬼哭於叢林孤魂號於絕域興師旅而族有功忘賞勞而刑士卒縱橫白骨煩擾黔首淫酷自恣罪已彰於太上怨已見於天氣嚚言互聞必不得度世也奉尊見敕不敢違耳王母歎曰言此子者誠多然帝[illegible]不必推也夫好道慕仙者精誠志念齋戒思徵輙除

過一月克己反善奉敬真神存真守一行此一月輙除過一年徹念道累年齋亦勤矣累[illegible]名山願求度脫校計功過殆已相掩但今[illegible]勤修至誠奉上元夫人之言不宜復奢淫暴虐使萬兆勞殘冤魂窮鬼有被掘之訴流血之尸忘功賞之辭耳夫人乃下席起立手執八色玉笈鳳文之蘊仰[illegible]而祝曰九天浩洞太上耀靈神照玄寂清虛朗明不[illegible]若妙守氣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真誠役神形辱安精年榮授徹靈飛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可以步虛可以隱

形長生久視還白留青我傳有四萬之紀授徹傳在四十之齡違犯泄漏禍必族傾反是天真必沉幽冥爾其慎禍敢告劉生爾師主是真青童小君太上中黃道君之師真元始十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陵名陽字庇華形有嬰孩之貌故仙宮以青真小童為號其為器也玉朗洞照聖周萬變玄鏡幽覽才為真俊游於扶廣權此始運館玄圃治仙職分子在師居從爾所願不存所授命必傾淪言畢夫人一一手指所施用節度以示帝焉凡十二事都畢又告帝曰夫五

帝者方面之天精六甲六位之通[illegible]之可致長生此書上帝藏於玄景之臺子其寶[illegible]王母曰此三天太上之所撰藏於紫陵之臺隱以靈壇之房封以華琳之函韞以蘭蕙之帛約以紫羅之素印以太帝之璽受之者四十年傳一人無其人八十年可頓授二人得道者四百年一傳得仙者四千年一傳得真者四萬年一傳昇太上者四十萬年一傳非其人謂之泄天道得其人不傳是謂蔽天寶非限妄傳是謂輕天老受而不敬是謂慢天藻泄蔽輕慢四者

取死之刃斧延禍之車乘也泄者身死於道路受上刑而骸裂蔽者盲聾於來世命周枉而卒遂輕則鍾禍於父母而玄都而考罰慢則暴終而墮惡道棄疾於後世此皆道之科禁故以相戒不可不慎也王母因授以五嶽眞形圖帝拜受俱畢夫人自彈雲林之璈歌步玄之曲王母命侍女田四非答歌歌畢乃告帝從者姓名及冠帶執佩物名所以得知而紀焉至明旦王母與上元夫人同乘而去人馬龍虎導從音樂如初而時雲彩鬱勃盡爲香氣極望西南良久乃

絕帝既見王母及上元夫人乃信天下有神仙之事其後帝以王母所授五眞圖靈光經及上元夫人所授六甲靈飛十二事自撰集爲一卷及諸經圖皆奉以黃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以珊瑚爲軸紫錦爲囊安著栢梁臺上數自齋潔朝拜燒香灑掃然後乃執省焉帝自受法出入六年音旨清暢高韻自許爲神眞見降必當度世恃此必修至德更興起臺館勞弊萬民坑降殺服遠征夷狄路盈怨歎流血膏城每事不從至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天火燒栢梁臺眞形

圖靈飛經錄十二事靈光經及自撰所受凡十一卷并函並失王母當知武帝既不從訓故火災耳其後東方朔一旦乘龍飛去同時衆人見從西北上冉冉仰望良久大霧覆之不知所適至元狩二年二月帝病行盩厔西憩五柞宮丁卯帝崩入殯未央宮前殿三月葬茂陵是夕帝棺自動而有聲聞宮外如此數過又有芳香異常陵畢墳埏間大霧門柱壞霧經一月日許帝塚中先有一玉箱一玉杖此是西胡康渠王所獻帝甚愛之故入梓宮中其後四年有人於扶

風市中買得此二物帝時左右侍人有識此物是先帝所珍玩者因認以告有司詰之買者乃商人也從關外來宿郿市其日見一人於此車巷中賣此二物青布三十疋錢九萬即售之度實不知賣箱杖主姓名事實如此有司以聞商人放還詔以二物付太廟又帝崩時遺詔以雜經三十餘卷常讀玩之使隨身欲到建康二年河東功曹李友入上黨抱犢山採藥於巖室中得此經盛以金箱卷後題東觀臣姓名記月日武帝時也上黨太守張純以經箱奏進帝問武

帝時左右侍臣有典書中郎冉登見經及箱流涕對日此孝武皇帝殯殮時物也臣當時以著梓宮中不知何緣得出宣帝大愴然驚愕以經付孝武帝廟中按九都龍真經云得仙之下者皆先死過太陰中鍊尸骸度地戸然後乃得尸解去耳且先欽經杖乃忽顯出貨於市中經見山室自非神變幽妙孰能如此者乎

揚子雲文抄

反離騷

漢　揚雄

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諜伯僑兮流於末之揚侯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虖皇波因江潭而淮記兮欽弔楚之湘纍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潔而離紛紛纍以其淟涊兮暗纍以其繽紛漢十世之揚朔兮招搖紀于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圖纍承彼洪族兮又覽纍之昌辭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欃槍以為綦素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

而質驢資娵娃之珍髢兮鬻九戒而索賴鳳皇翔於蓬陼兮豈駕鵝之能捷騁驊騮以曲囏兮驢騾連蹇而齊足枳棘之榛榛兮蝯貁擬而不敢下靈修既信椒蘭之唼佞兮吾纍忽焉而不早睹衿芰茄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芬酷烈而莫聞兮不如襞而幽之離房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麗佳知衆嫭之嫉妒兮何必颺纍之蛾眉懿神龍之淵潛兮竢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愍吾纍之衆芬兮颺燁燁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夭顇而喪

榮橫江湘以南淮兮云走乎彼蒼吾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許精瓊靡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卷薜芷與若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混申椒與菌桂兮赴江湖而漚之費椒稰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皋纍既攀夫傅說兮奚不信而遂行徒恐鷤鴂之將鳴

兮顧先百草為不芳初纍棄彼虙妃兮更思瑤臺之逸女抨雄鴆以作匹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乘雲蜺之旖旎兮望昆侖以樛流覽四荒而顧懷兮奚必云女彼高丘既亡鸞車之幽藹兮焉駕八能之委蛇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欷以於邑兮吾恐靈修之不纍改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溷漁父之餔歠兮絜沐浴之振衣棄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

辭本離騷語雜天問

逐貧賦

漢 揚雄

揚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鄰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群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爲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砂居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爲滯客其意謂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藜飧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燕爲樂不槃徒行負賃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露體霑肌朋友道絕進宦凌遲厥咎安在職汝爲之舍汝遠竄崑崙之顛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汎彼柏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

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爲典則土階茅茨匪彫匪飾爰及世季縱其昏惑饕餮之羣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榭室屋崇高流酒爲池

積肉爲崤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諐處君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不干人皆重蔽子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言辭既罄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二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汝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我遊息

元后誄

漢　揚雄

新室文母太后崩天下哀痛號哭涕泗思慕功德咸上柩誄之銘曰

惟我有新室文母聖明皇太后姓出黃帝西陵昌意實生高陽純德虞帝孝聞四方登陟帝位禪受伊唐爰初胙土陳田至王營相厥宇度河濟旁沙麓之靈太陰之精天生聖姿豫有祥禎作合于漢配元生成孝順皇姑承家尚莊內則純被後烈丕光肇初配先

天命是將兆徵顯見新都黃龍漢成既終胤嗣匪生哀帝承祚惟離典經尚是言異大命俄頃厥年天閔大終不盈文母覽之千載不傾博選大智新都宰衡明聖作佐與圖國艱以度厄運徵立中山庶其可濟博采淑女備其姪娣覲禮高禖祈廟嗣繼靡格匪天靡動匪地穆穆明明昭事上帝弘漢祖考夙夜匪懈興滅繼絕博立侯王親睦庶族昭穆序明帝致友屬靡有遺荒咸被祚慶冀以金火赤仍有央勉進太聖上下兼該群祥衆瑞正我黃來火德將滅惟后于斯

天之所壞人不敢支哀平夭折百姓分離社宗之怒
終其不全天命有託謫在于前圖遭不造榮極而遷
皇天眷命黃虞之孫歷世運移屬在聖新代于漢劉
受祚于天漢祖承命赤傳于黃攝帝受禪立爲眞皇
允受厥中以安黎衆漢廟熙廢移定安公皇皇靈祖
惟若孔臧降茲珪璧命服有常爲新帝母鴻德不忘
欽德伊何奉命是行菲薄服食神祇是崇尊不虛統
惟祗惟肅隆循人敬先民是從承天祗家允恭虔恪
禮阜庶眷䘏力不射䘏民子㽞不皇篤作別計寸旣

國之是度還奉于此以處貧薄罷死置縣築里作宅
以處貧窮哀此嫠獨起常盈倉五十萬斛爲諸生儲
以勸好學志在黎元是勞是勤春巡灞滻秋臻黃山
夏撫鄠杜冬卹涇樊大射饗飲飛羽之門綏宥耆幼
不拘婦人刑女歸家以育貞信玄冥季冬搜狩上蘭
寅賓出日東秩暘谷鳴鵠拂羽戴勝降桑蠶于繭館
躬筐執曲帥導群妾咸循蠶蔟分繭理絲女工是勑
退遜蒙祉中外禔福自京逮海靡不御德成類存生
秉天地經無物不理無人不寧尊號文母與新有成

世奉長壽靡墮有傾著德太常注諸旒旌嗚呼哀哉
以昭鴻名享國六十殂落而崩四海傷懷擗踊拊心
若喪考妣遏密八音嗚呼哀哉萬方不勝德被海表
彌流魂精去此昭昭就彼冥冥忽兮不見超兮西征
既作下宮不復故庭爰緘伊銘嗚呼哀哉

趙充國頌

漢　楊雄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十二州箴

漢　楊雄

冀州牧箴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岳陽是都島夷皮服濤湲河流夾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爲侯伯降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土糜沸炫沄如湯更盛更衰載從載橫陪臣擅命天王是替趙魏相反秦拾其弊北築長城恢夏之場漢興定制改封藩王仰覽前世厥力孔多初安如山後崩如崖故治不忘亂安不遺危周宗自怙云焉有予駿六國奢驕果絕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兖州牧箴

悠悠濟河兖州之㝢九河既導雷夏攸處草繇木條漆絲絺紵濟漯既通降丘宅土成湯五徙卒都于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丁感雊雉祖巳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厥後陵遲顛覆湯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不恐不震婦言是用牝雞司晨三仁既知武果戎殷牧野之會豈能復耽甲子之朝豈能復笑有國雖久必畏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歔欷

厥居爲墟牧臣司兖敢告執書

青州牧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松怪石羣水攸歸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塗泥在丘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銜御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僉服復尊京師小白既没周卒陵遲嗟兹天王附命下上失其法度喪其文武牧臣司青敢告執矩

徐州牧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渚徐州之土邑于蕃宇大野既豬有羽有蒙孤桐蠙珠泗沂攸同實列蕃蔽侯衛東方民好農蠶大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沈湎于酒而忘其東作天命湯武勦絶緒祚降周任姜鎮于琊邪姜姓絶苗田氏攸都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丘山本在萌芽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揚州牧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滸彭蠡既豬陽鳥攸處橘柚羽貝瑶琨篠簜閩越北垠沅湘攸往犢矢淮[illegible]蠢蠢荆蠻

翩翩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躓於垤莫躓於山咸跌於汙莫跌於川明哲不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湯武聖而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逢于茲遐不可不察遠不可不親雖有孝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太伯遜位基吳紹類夫差一誤太伯無祚周室不匡句踐入霸當周之隆越裳重譯春秋之末侯甸叛逆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孳堯崇屢省舜盛欽謀牧臣司揚敢告執籌

荆州牧箴

杳杳巫山在荆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鴻荆衡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玉砥礪象齒元龜貢篚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荒溢曰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慎厥國孰敢余奪亦有成湯果秉其鉞放之南巢號之以桀南巢茫茫包楚與荆風慓以悍氣鋭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強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荆敢告執御

豫州牧箴

郁郁荆河伊雒是經榮播泉漆惟用攸成田田相拏

盧盧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鶉墟四隩咸宅甸内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靡哲靡聖捐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擅命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孔寧至幽作傾故有天下者毋曰我大莫或余敗毋曰我强靡克余亡夏宅九州至於季世放于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蔽屏營屏營不起施于孫子王赧爲極實絶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

益州牧箴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黒水南流茫茫洪波鯀堙降陸于時八都厥民不陜禹導江沱岷嶓啓乾遠近厎貢磬錯砮丹絲枲條暢有粳有稻自京徂畛民攸溫飽帝有桀紂淊沈頗僻遐絶苗民滅夏殷績及周受命復古之常幽厲夷業破絶爲荒泰作無道二方潰叛義兵征暴遂國于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爲十二光羡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雍州牧箴

黒水西河横截崑崙邪指閶闔畫爲雍垠上侵積石下礙龍門自彼氐羌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王每在季主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㝢陵遲衰微秦據以戾興兵山東六國顛沛上帝不寧命漢作京隴山徂以列爲西荒南排勁越北啓疆胡并連屬國一護攸都盇安不忘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贅衣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北阨幽都戎夏交偏伊昔唐虞實爲平陸周末薦臻追于獯鬻晉溺其陪周使不阻

六國擅權燕趙本都東陌穢貊羡及東胡彊秦北排蒙公城疆大漢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涉漠偃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忘隄潰蟻穴器漏箴芒牧臣司幽敢告侍傍

并州牧箴

雝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涇流畫茲朔土正直幽方自昔何爲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周穆遐征犬戎不享爰貊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

涇北宗周罔職日用爽蹉旣不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亂斃于驪阿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顚靡不悴荒牧臣司并敢告執綱

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自開闢不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絕貢荊楚逆叛四國内侵蠶食周宗臻于季赧遂入滅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黄支杭海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顚隮陵遲而忘其規摹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泉竭中虛池竭瀕乾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酒箴

漢　楊雄

子猶缾矣觀缾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礙爲瓽所轠身提黄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此箴楊雄本以諷諫成帝

劇秦美新

漢　楊雄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並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爲天下主執粹淸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覧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配五帝冠三王開闢已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

常有顛眴病恐一旦先犬馬塡溝壑所懷不章長恨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

權輿天地未祛睢睢盱盱或玄而萌或黃而牙玄黃剖判上下相嘔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在乎混混茫茫之時舋聞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羲皇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獨秦崛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宣靈之體跡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從擅衡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馳鶩起翦恬賁之用兵剗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蕪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大茀經貫巨狄鬼信之妖發神歇靈繹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帝王之道競競乎不可離

已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故若古者稱堯舜威侮者陷桀紂況盡汛埽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己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擿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道極數殫闇忽不還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

賫后土顧懷玄符靈契黃瑞涌出澥浮沕滿川浹海渟雲動風偃霧集雨散誕彌八圻上陳天庭震聲日景炎炎飛響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於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奇偉倜儻譎詭天祭地事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登假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室其疇離之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若夫白鴿丹烏素魚斷虵方斯蔑矣受命甚易格來甚勤咎帝纘皇王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為而治或損益而亡豈知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旁作穆穆明旦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為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發祕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胤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煥炳照耀靡不宣臻式軨軒旂旗以示之揚和鸞肆夏以節之施黼黻袞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欽脩百祀咸秩也明堂雍臺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也制成六經洪業也北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經井田免人役方甫刑匡馬法恢崇祇庸爍德懿和之風廣彼搢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不韞櫝郁郁乎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姦宄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內市洽侯衛厲揭要荒濯沐而術前典巡四民迄四嶽增封泰山禪梁父斯受命者之典業也盍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況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渟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喁喁如也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臭馨香含甘實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咸喜荷天衢提地釐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解難

漢 揚雄

其辭曰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好也美矣期乎合口工聲調于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閎意眇指獨馳騁于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群生歷覽者兹年矣而殊不寤亶費精神于此而煩學者于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于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于天視度于地察法于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廼玉廼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翠虬絳螭之將登乎天必聳身于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機膠轕騰九閎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燿八紘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緜洛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温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盖胥靡爲宰寂寞爲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于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于庸人之聽今夫絃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耆則坐者不期而附試爲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咏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絶絃破琴而不肯與衆鼓獶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斵師曠之調鍾竢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解嘲

漢　揚雄

其辭曰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燿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横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黄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椒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製以鑕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是以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臯陶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拉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横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

足而投跡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因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髂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顉頤折頞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商之時則惑矣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雖其人之贍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

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太玄攡

漢 揚雄

玄者幽攡萬類而不見形者也資陶虛無而生乎規攔神明而定摹通同古今以開類攡錯陰陽而發氣一判一合天地備矣天日迴行剛柔接矣還復其所終始定矣一生一死性命瑩矣仰以觀乎象俯以視乎情察性知命原始見終三儀同科厚薄相劘圜則杌棿方則嗇吝噓則流體唫則凝形是故闔天謂之宇闢宇謂之宙日月往來一寒一暑律則成物曆則編時律曆交道聖人以謀晝以好之夜以醜之一晝一夜陰陽分索夜道極陰晝道極陽牝牡羣貞以攡吉凶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辯矣是故日動而東天動而西天日錯行陰陽更巡死生相摎萬物乃纏故玄聘取天下之合而連之者也綴之以其類占之以其觚曉天下之瞶瞶瑩天下之晦晦者其唯玄乎夫玄晦其位而冥其畛深其阜而眇其根攘其功而幽其所以然者也故玄卓然示人遠矣曠然廓人大矣淵然引人深矣渺然絕人眇矣嘿而該之者玄也擢

而散之者人也稽其門闢其戶叩其鍵然後乃應況其否者乎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人之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日彊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則玄之道幾矣仰而視之在乎上俯而窺之在乎下企而望之在乎前棄而忘之在乎後欲違則不能嘿則得其所者玄也故玄者用之至也見而知之者智也視而愛之者仁也斷而決之者勇也兼制而博用者公也能以偶物者通也無所繫輆者聖也時與不時者命也虛形萬物所道之謂道也因循無革天下之理得之謂德也理生昆群兼愛之謂仁也列敵度宜之謂義也秉道德仁義而施之之謂業也瑩天功明萬物之謂陽也幽無形深不測之謂陰也陽知陽而不知陰陰知陰而不知陽知陰知陽知止知行知晦知明者其唯玄乎縣之者權也平之者衡也濁者使清險者使平離乎情者必著乎偽離乎偽者必著乎情情偽相盪而君子小人之道較然見矣玄者以衡量者也高者下之卑者舉之饒者取之罄者與之明者定之疑者提之規之者思也立之者事也說之者辯

也成之者信也夫天宙然示人神矣夫地他然示人明矣天地奠位神明通氣有一有二有三位各殊輩回行九區終始連屬上下無隅察龍虎之文觀鳥龜之理運諸桼政繫之泰始極焉以通旋璣之統正玉衡之平圜方之相研剛柔之相干盛則又衰窮則更生有實有虛流止無常夫天地設故貴賤序四時行故父子繼律曆陳故君臣理常變錯故百事析質文形故有無明吉凶見故善否著虛實盪故萬物纏陽不極則陰不萌陰不極則陽不牙極寒生熱極熱生寒信道致詘詘道致信其動也日造其所無而好其所新其靜也日減其所有而損其所成故推之以刻參之以晷反覆其序軫轉其道也以見不見之形抽不抽之緒與萬類相連其上也縣天下也淪淵纖也入薉廣也包畛其道游冥而挹盈存存而亡亡微微而章章始始而終終近玄者玄亦近之遠玄者玄亦遠之譬若天蒼蒼然在於東面南面西面北面仰而無不在焉及其俛則不見也天豈去人哉人自去也冬至及夜半以後者近玄之象也進而未極往而未

至虛而未滿故謂之近玄夏至及日中以後者遠玄之象也進極而退往窮而還已滿而損故謂之遠玄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日之南也右行而左還斗之南也左行而右還或左或右或死或生神靈合謀天地乃并天神而地靈

諫不受單于朝書

漢　楊雄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

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旨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

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

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強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

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犂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惟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北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要地制車師罝城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

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答劉歆書

漢　楊雄

雄叩頭賜命謹至又告以田儀事事窮竟白案顯出甚厚甚厚田儀與雄同鄉里幼稚為鄰長艾相愛視覩動精采似不為非者故舉至之雄之任也不意淫迹暴於官朝今舉者懷赧而低眉任者含聲而宛舌知人之德堯猶病諸雄何慙焉叩頭叩頭又勑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亦於五經之訓所不解常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卭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翁孺往數歲死婦蜀郡掌氏子無子而去而雄始能草文先作縣邸銘王佴頌階闥銘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為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此數者皆都水君常見故不復奉雄為郎之歲自奏少不得

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如是後一歲作繡神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二十七歲於今矣而語言或交錯相反覆方論思詳悉集之燕其疑張伯松不好雄賦頌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為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喜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頗示其成者伯松曰是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恐雄為太玄經由鼠坻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為抵糞棄之於道矣而雄般之伯松與雄獨何德慧而君與雄獨何讙隙而當匿乎其不勞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幃幙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典流於昆嗣言列於漢籍誠雄心之所絕極至精之所想遘也扶聖朝遠照之明使君求此如君之意誠雄散之會也死之日則今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少而不以行立於鄉里長而不以功顯於縣官

者訓此於帝籍但言詞情覽翰墨爲士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忘卽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於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雄之所爲得使君輔貢於明朝則雄無恨何敢有匿唯執事圖之長監所規繡之就死以爲小雄敢行之謹因還使雄叩頭叩頭

答茂陵郭威

漢 楊雄

爾雅孔門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記言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者小學也又言孔子教曾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增耳

出師表

漢　諸葛亮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

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艸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

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漢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

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陟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絶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鋭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

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彈廖立表

漢　諸葛亮

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爲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眞僞邪

彈李平表

漢　諸葛亮

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爲小惠安身求名亡憂國之士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共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illegible]在于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是稽留將至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

自劾表

漢　諸葛亮

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愳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亡方臣明不知人卹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

因病寄表

漢　諸葛亮

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蔣琬昔帝亦遣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別去數日復還亮曰知君還意近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決耳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復請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文偉卽費褘也初琬爲廣都長昭烈嘗奄至廣都琬衆事不治且復沉醉昭烈大怒將加戮亮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事修飾願加詧乃解

遺表

漢　諸葛亮

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于臣在外任別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

三月詔

漢　諸葛亮代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脩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内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國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從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劒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

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龔行天伐。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倣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凉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

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旄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于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沉不返。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

黃陵廟記

漢 諸葛亮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卻計事善之于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殿黃牛因覩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斂巨石于江中崔嵬巑岏列作三峯平治洚水順遵其道非神扶助于禹人力奚能至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峯巒如畫熟視于大江重復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鬚髮鬢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壞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貌目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

陸游云黃牛廟靈感神封嘉應保安侯皆紹興以來制書也其下即無義灘亂石塞中流望之可畏傳云神佐夏禹治水有功故食于此門左右立小石馬廟後叢木似冬青而非葉有黑文類符篆然葉各不同廟中又有張文忠一贊非哉黃牛有大神力輦聚巨石百千萬億劒戟齒牙磥硊江劃壅激波濤險不可測威脇舟人駭怖失色刲羊釃酒千載廟食張意似謂神聚石壅流以脇人求祭饗蓋過論也夜舟人來告請無擊更鼓云廟後山中多虎聞鼓則出

司馬季主墓碑

漢　諸葛亮

司馬季主後入委羽山石室大有官中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法於西靈子都西靈子都者太玄仙女也共同時今在大有室中者廣寗鮑叔陽太原王養伯穎川劉瑋惠代郡叚季正俱受師西靈子都之道也季主臨去之際託形枕席爲代巳之像墓在蜀郡成都升盤山之南

乃爲碑曰玄漠太寂混合陰陽天地交泮萬品滋彰先生理著分別柔剛。鬼神以觀。六度顯明。

季主一男一女俱得道男名法育也女名法育也女[illegible][illegible]今皆在委羽山中濟華今月正讀三十九[illegible][illegible]道覽季主讀玉經服明丹之華挹扶晨之暉[illegible]顏色如二十女子鬚長三尺黑如墨也昨日東卿君道此如所疏真奇事也不知果云何耳季主託形隱景潛跡委羽紫陽傳具載其事也昨夜東卿至聊試請問季主本末東卿見答令疏如別爲以上呈願不怪之省訖付火

羲白漢書載季主事不乃委曲嵇公撰高士傳如爲清約輒寫嵇所撰季主事狀謹如別謹呈洞房先進經巳寫當奉可令王曠來取一作巳自恐亡之

正議

漢 諸葛亮

昔在項羽起不繇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刑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于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强旅四十餘萬于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于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毁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内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有得干焉者哉

說孫權於柴桑

漢 諸葛亮

海内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吴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絶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内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吴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一日一夜三百餘里此所謂强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且北方

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强鼎足之形成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左將軍併力拒操遂破操於赤壁

請孫權不可顯絶

漢 諸葛亮

夏吳孫權僭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以爲交之無益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絶其盟好亮獨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絶讎我必深便將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孝文卑詞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

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勢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土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往賀權權約中分天下

風骨足持炎漢

勸將士勤攻己之闕

漢　諸葛亮

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賊而不能破賊爲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于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于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

悉收孟獲等爲官屬

漢　諸葛亮

亮至滇池四郡皆平即其渠帥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亡所食如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亡兵必生患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知釁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今吾欲不留兵運糧而紀綱粗定夷漢粗安不亦可乎乃悉收其豪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及軍國

尺牘

漢　諸葛亮

與杜微

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覯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天資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著勳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爲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

又

曹丕篡弒自立爲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以正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有求還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閉境勸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君但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爲汲汲欲求去乎

與陸遜

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今使典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爲啓至尊轉之

與關雲長

孟起兼資文武雄猛過人一世之烈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未若髯之絕倫逸羣也

與吳王

所送白旄薄少重見辭謝益以增慙

與兄瑾

殷德嗣秀才之儁脟者也東吳菰蘆中乃有奇偉如此人

又

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

又

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不爲重器

又

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

又

既蒙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

與蔣琬

孝起前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謂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也

答蔣琬

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旣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淸重也

與張裔

君昔在栢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奬王室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讐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耶

與孟達

往年南征歲末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托名榮貴爲華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凌足下以傷先王待

士之義又馮道王克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說毒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

答李嚴

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先國戒之以勿揚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耶

與李豐

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若都護卿履細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爲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與張魯

寔仙養命猶節松霞而享身嘗味奚能尚道

與留府長史參軍

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

又

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

與羣下

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又

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

鄙牆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誡子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將復何及

蔡中郎文抄

琴賦

漢 蔡邕

歷松岑而將降。睹鴻梧於幽阻。高百仞而不枉。對修條而特處。蹈通崖而往遊。圖茲梧之所宜。信雅琴之麗樸。乃弁伐其孫枝。命離婁使布繩。施公輸之剞劂。遂雕琢而成器。揆神農之初制。盡聲變之奧妙。抒心志之鬱滞。

彈棊賦

漢　蔡邕

榮華灼爍蕚不韡韡於是列象雕華逞麗豐腹斂邊中隱四企輕利調博易使馳騁然後我製兵棊夸驚或風飄波動若飛若浮不遲不疾如行如留放一敝六功無與儔。

胡栗賦

漢　蔡邕

樹遐方之嘉木兮。于靈宇之前庭通二門以征行兮夾堦除而列生彌霜雪而不彫兮當春夏而滋榮固本心以誕節兮凝育蘖之綠英形猗猗以豔茂兮。似翠玉之清明何根莖之豐美兮將蕃熾以悠長適禍賊之災人兮嗟夭折以摧傷

短人賦

漢　蔡邕

侏儒短人僬僥之後出自外域戎狄別種去俗歸義慕化企踵遂在中國形貌有部名之侏儒生則象父唯有晏子在齊辨勇匪其拒推加刃不恐其餘尪幺劣厥僂窶嗇噴怒語與人相拒矇昧嗜酒喜索罰舉醉則揚聲罵詈恣口衆人患忌難與竝侶是以陳賦引譬比偶皆得形像誠如所語其詞曰雄荆雞兮鶩鸊鷉鶻鳩鶵兮鶉鷃鵃冠戴勝兮啄木兒觀短人兮形若斯熱地蝗兮蘆郎且繭中蛹兮蠶蠕須視短人兮形若斯木門閫兮梁上柱敝鑿頭兮斷柯斧鞸鞨屐兮補履樸脫椎枘兮擣衣杵視短人兮形如許

陳七事封事

漢　蔡邕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祗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為疏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為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年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

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疏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汙廢生忌故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於宅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宅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祗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荅風霆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群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爲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憙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憙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群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

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
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
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爲教化取士之本而
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喩之言下
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
詔於盛化門差次録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
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
使理人及任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
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

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
固當志其大者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爲績日月爲
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
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
有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
相放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
覈眞僞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爲太子舍人臣聞
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
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
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
思慕情何緣生而群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掩心義
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載之
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
虛僞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遣或經年
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有寵榮爭訟忿恨
洶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
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

徙朔方上書

漢　蔡邕

朔方髡鉗徙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邕被受陛下寵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城以親父故依叔父衛尉質時以尚書召拜中郎受詔詣東觀著作遂與羣儒並拜議郎沐浴恩澤承荅聖問前後六年質奉機密趍走陛下遂由端右出相外藩還尹輦轂旬日之中登蹈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輸寫心力以効絲髮之功一旦被章陷沒辜戮陛下天地

之德不忍刀鋸截首領得就乎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能復陳臣初决罪洛陽詔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泄事當服重刑已出轂門復聽續鞠詔書馳救一等輸作左校俊上書謝恩遂以轉徙邕爲郡縣促遣迫于吏手不得須臾含辭抱悲無由上達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庭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爲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世祖以來唯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戸畧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其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厯以籌筭爲本天文爲驗請太師旧注考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爲無窮法道至深微不可獨議郎中劉洪密于用筭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繹度數適有頭緒會臣被罪逐放邊野臣竊自

痛一爲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廢絶不得究竟慺慺之情猶以結心不能自達臣初欲須刑竟乃因縣道具以狀聞今年七月九日匈奴攻鹽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絶不意西夷相與合謀所圖廣遠恐遂爲變不知所濟郡縣咸悄悄不知所守且臣所在孤危懸命鋒鏑湮滅土灰呼吸無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輒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删定者一

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典羣書所宜捃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臣初考逮妻子迸竄亡失文書無所按請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識一。所識者又恐謬誤觸自死罪披歷愚情頒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璽書補綴遺闕昭明國體章聞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剖破無所復恨惟陛下留神省察謹因臨戎長霍圉封上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

辭郡辟

漢 蔡邕

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誼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爲燥濕輕重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

鮮卑議

漢　蔡邕

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闐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其不可一也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段熲鮮卑種衆不弱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其不可二也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其不可三也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螘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為之旰食乎其不可四也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

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其不可五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為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威化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飢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為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

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臣邕愚戇議不足采臣邕頓首頓首

朱公叔私謚議

漢 蔡邕

漢益州刺史南陽朱公叔卒門人陳季珪等議所謚云宜曰忠文子陳留蔡邕議曰昔在聖人之制謚也將以勸善彰惡俾民興行賢愚臧否依事從實雖文武之美幽厲之穢罔不具存自王公以降至于列國大夫皆用配號傳于無窮秦以世言謚而黜其事漢興以來唯天子與五等之爵然後有之公卿大臣其禮闕焉歷世彌久莫之或修益州府君貫綜典術率由舊章始與諸儒考禮定議加陳留府君以益州之謚是後覽之者亦無間焉今子亶纂襲前業不忘遺則孝既至矣禮實宜之謹覽陳生之議思忠文之意參之群典稽之謚法夫萬類莫貴乎人百行莫美乎忠故夏后氏正以人統教以忠德然則忠也者人德之至也而猶有三焉孔子曰進思盡忠又曰臣事君以忠奉上之忠也曰爲人謀而不忠乎又曰忠焉能勿誨乎誨之忠也春秋左傳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情忠之屬也又曰上思利人曰忠撫下之忠也三者

人之則也而忠行乎其中益州府君自始事至沒身忠言不輟乎口忠謀不已乎心其在帝室正身危行言如砥矢策合神明蹇蹇之諫文章具存奉上忠矣其在部臣匡救善導精白一心疑不我聽者果有蹟罹不測之禍謀藹忠矣爰牧益州時値凶荒勞心苦思勤恤庶事誅鋤貪暴糾戢貴黨雖則强梁當官能行夫豈濫刑將有利也發姦盜樞議而不罪夫豈滿姦察以情也撫下忠矣位在牧伯職據納言秉權食祿實有年數而居無畜好財貨不益舊糧食布衣粟

謂之有應者昔魯季孫行父卒宰庀家器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曰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而謚曰文子春秋外傳曰忠文之實也然則文忠之彰也忠以爲質文以彰之事通議合兩名一致是忠貞儉之稱文也邾子蘧篨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公曰民苟利矣孤亦與焉於是遷而遂卒謚曰文公是危身利民之稱文也衛大夫孔圉謚曰文子子貢疑焉惟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仲尼與之是勤學好問之稱文也府君所在屢以忤違貼以深

原缺第三葉

侯咸用優賢禮同順乎門人臣子所稱之宜可於公文之中擇一處焉使不得稱子而已

太傅安樂侯胡公夫人靈表

漢　蔡邕

夫人編縣舊族章氏之長女也字曰顯章令儀小心秉操淵仁孝婉順率禮無遺體季蘭之姿蹈思齊之跡永初二年年十有五爰初來嫁誕成家道仰奉慈姑竭歡致敬俯誨媵下化導周悉至德修於幾微徽音暢於神明故能參姬姒之功兼生人之榮朝春路寢贊桑蠶宮光寵有祭祭服有珫前後奉斯禮者三十餘載夫人生五男長曰整伯齊次曰千億叔韡

次曰寧稚威次曰碩季叡伯仲各未加冠遭厲氣同時夭折叔上郡孝廉季更歷州郡舉茂才葉令京令爲議郎季以高第爲侍御史諫議大夫侍中虎賁中郎將陳留太守皆早即世夫人哀悼劬悴由是被疾遭太夫人憂篤年七十七建寧三年薨夫人之存也哭淵中饋婉戀供養依生奉仁紹述雅意其閏月附于太夫人宅穸于茲地魂而有靈歆明定省神心欣焉其寶寧之元女金盈追慕永思憯怛罔極遂及斯表鐫著堅珉頌曰

悲母氏之不永懷殷恤以摧傷惟子道之無窮惜閎誨之未央庶黃耇以期頤胡委我以夙喪恒思心以激切亦割肝以絕腸昔先聖之遺辭言仁者其壽長嗟母氏之憂患體愷悌以慈良失延年之報祐獨何棄於穹蒼日月忽以將暮抱長結以含愁乖修念於在昔原疾病之所由遭元子之弱夭心傷悴以自憂隆叔季之殞終哀情結以彌綢皇姑没而中感遂大漸兮速流疾𤻖𤻖而日遘氣微微以長浮銷精魂以遐翔曾不可乎援留爾乃順旨於冥冥繼存意於不

違爰祔靈於皇姑尚魂魄之有依潛幽室之黯漠惜昭明之景輝一往超以未及傾徂逝其彌遲顧新廟以累欷伏几筵而增悲嗟既逝之益遠眇悠悠而莫追

篇末有頌別是一體

議郎胡公夫人哀讚

漢 蔡邕

議郎夫人趙氏字曰永姜允有令德秉心塞淵紛詳閑雅儀節孔備女師四典窈窕德象罔不習熟以供婦道議郎早世儉誨幼孤義方以導其性中禁以閑其情孤顯儉節用免咎悔少辟侍中冀先公之齊以議郎出爲濟陰太守是時夫人寢疾未甦而國家方有榮陽寇賊震驚帝師飭選州辟授任進衛不得辭王命親嘗藥夫人乃自矜精稟氣力俛起若愈以勸

遵顯到官月餘所疾暴盛春秋五十八中平四年薨于京師顯有剖符之寄偪於國典疾篤不得顧親增感氣絕不能自存慎終之事闕焉永廢雖不毀以隨沒亦因悴而傷懷知我如此不如勿生號咷告哀以乞骸骨踰年然後獲聽追惟考君存時之命迎棺舊土同穴此城孤心摧割靡所底念仰瞻二親或有神誥靈表之文敢曰亮闇敘我憂痛作哀讚書之于碑

愍予小子夙罹孔艱嚴考殞沒我在齔年母氏鞠育載矜載憐殷斯勤斯慈愛備存匪惟驕之範我軌度教誨嚴肅昭示好惡俾我克類畏威忌怒用免咎悔踐繼先祖郎爵其土三將是臨與帝剖符守于濟陰夫人寢疾榮此寵休疾用歡痊與日期瘳將征將邁從養陶丘景命徂逝不愍少留疾大漸以危亟兮精微微而浸衰遥王職於憲典兮予孫忽以替違目不臨此氣絕兮手不親夫含飯陳衣衾而不省兮合綆棺而不見昔予考之即世兮安宅兆于舊邦依存意以奉亡兮遷靈柩而同來考妣痛以慘兮離乖神柩集而移兮增哀黃壚密而無間兮出入閒其無門昇

柩在茲兮不知魂景之所存悼孤衷之不遂兮思情懷以傷肝幽情淪於后坤兮精哀達乎昊乾

貞節先生范史雲銘

漢　蔡邕

先生諱丹字史雲陳留外黄人陶唐氏之後也其在周室有士會者爲晉大夫以受范邑遂以爲氏漢文景之際爰自南陽來家于成安生惠延熹二年官至司農廷尉君則其後也君受天正性志高行潔在乎幼弱固已蔚然有烈節矣時人未之或知屈爲縣吏亟從仕進非其好也退不可得乃託死遁去親戚莫知其謀遂隱竄山中涉五經覽書傳尤篤易與尚書

學立道通久而後歸遊集太學知人審友苟非其類無所容納介操所在不顧貴賤其在鄉黨也事長惟敬養稚惟愛言行舉動斯爲楷式郡縣請召未嘗屈節其有備禮招延虛已迓止亦爲謀奏盡其忠直以處士舉孝廉除郎中萊蕪長未出京師喪母行服故事服闋後還郎中君遂不從州郡之政凡其事君過則弼之闕則補之通清夷之路塞邪枉之門舉善不拘階次黜惡不畏强禦其事繁多不可詳載雅性謙儉體勤能苦不樂假借與從事荷負徒行人不堪勞

君不勝其逸辟大尉府俄而冠帶或以莘薦見嫉時政用受禁錮君罹其罪閉門靜居九族中表莫見其面晚節禁寬困於屢空而性多檢括不治產業以爲卜筮之術得因吉凶道治民情以受薄償且無咎累乃翳卦于梁宋之域好事者覺之應時輒去禁既蠲除太尉張公司徒崔公前後四辟皆不就仕不爲禄故不牽於位謀不苟合故特立於時是則君之所以立節明行亦其所以後時失途也年七十有四中平二年四月卒太尉張公兗州劉君陳留太守淳于君

外黄令劉君僉有休命使諸儒參按典禮作誄著謚曰貞節先生昭其功行録記所履謀於耆舊刊石樹銘光示來世銘曰

於顯貞節天授懿度誕茲明哲允廸德譽如淵之清如玉之素涸之不濁涅之不汙用行思忠舍藏思固伯夷是師史鰌是慕榮貧安賤不恡窮迮甘死善道遺名之故身沒譽存休聲載路

玄文先生李子材銘

漢　蔡邕

玄文先生名休字子材南陽宛人也其先李伯陽周柱下史覩衰世而遁焉其後雄俊豪傑往往崛出自戰國及漢名臣繼踵支胄散逸其遷于宛尚矣王莽竊位漢祚中移考翼佐世祖匡復郊廟錫封茅土卿相牧守于時相逐休少以好學游心典謨既綜七經又精羣緯鉤深極奥窮覽妙旨居則玩其辭動則察其變雲物不顯必考其占故能獨見前識以先神意

若古今常難疑義錯繆前人所希論後學所不覽休盡剖判剝散幽暗靡不昭徹循發憤於目所不覩體所不聞遂登東岳覩百王遺風習容闕里以協禮衷退而講誨童冠仰焉傳傳如也郡署五官掾功曹司空胡公顯以儒學特進大鴻臚仍優禮問請秉讓執虛辭此三命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臨寵辭已不動其守可謂純潔皓素緯有餘裕者已其於鄉黨細行敦睦九族篤信交友不可得而詳也初娶配出後配未字年既五十苗胤不嗣以永壽二年夏五月乙未卒

亢其親昭朋徒相與大會而葬之鼎俎之禮節文曲備時令戴君臨喪命諡郡遣丞掾冠蓋咸屆既定而後罷焉於是故好朋舊僉以仲尼既沒文不在茲韞櫝美玉喪莫賈之求而無繼懷爾永思乃刊斯石懿德是丕銘曰

吁茲先生秉德恭勤天啓哲心其學孔純經緯是綜雅雕是分行已守道匪禮不遵處約不戚困窮不欣榮不能華威不能振天淑厥命因謝以仁有悲云載惟邦之珍披典考諡諡以玄文身沒名彰配徐降

懿彼罔極在昭億年嗚呼哀哉

迴單古銘而却有誌

陳太丘碑

漢　蔡邕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兼資九德總修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為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徼訐以干時不遷怒以臨下四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丘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謚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

交不諂上愛不瀆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閉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諭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勳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弘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袞職羣寮賀之皆舉手曰潁川郡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慙於文仲竊位之負故時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時服素棺槨財用櫬殳事唯約用過乎儉羣公百僚莫不咨嗟嚴嶽知名失聲揮涕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謚曰徵士陳君稟岳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天不憖遺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於時靡憲搢紳儒林論德謀績謚曰文範先生傳曰郁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文為德表範為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醇德為士作程貞始既正守終又令奉禮終沒休矣遂聲遣官屬掾吏前

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緦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已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為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成斯銘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已乃作銘曰

峨峨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既喪斯文微言圮絕來者曷聞交交黃鳥爰集于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郭有道碑

漢　蔡邕

先生名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膺天衷聰叡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與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籍探綜圖緯周流華夏游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于時纓緌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己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洪崖之遐跡紹巢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乃相與推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紀述也今其如

何而闕斯禮於是建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乎百世令聞顯于無窮其詞曰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濬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摭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棲遲泌丘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摛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漢太尉楊公碑

漢　蔡邕

公諱賜字伯獻弘農華陰人姬姓之國有楊侯者公其後也其在漢室赤泉侯佐高祖相翼宜成以盛德光于前朝祖司徒考太尉繼跡宰司咸有勲烈公承家崇軌受天醇素欽承奉構闡于代柯烈風維變不易其趣文藝典籍尋道入奥操清行朗潜晦幽閒不荅州郡之命辟大將軍府不得巳而應之遷陳倉令公乃因是行退居廬公車特徵以病辭司空舉高第拜侍中越騎校尉帝篤先業將問故訓公以群公之與進授尚書于禁中遷少府光祿勲敬揆百事莫不時序廢尹知恤闡闓推清列作司空地平天成陰陽不忒公遂身避託疾告退又以光祿大夫受命司徒敬敷五品宜洽人倫燮和化理股肱耳目之任靡不允明及至太尉四時順動三光耀潤羣生豐遂太和交薄三作六卿五蹈三階受爵開國應位特進非盛德休[illegible]假于天人孰能該備寵榮兼包令錫如公之至者乎公體資明哲長於知見凡所辟遷升諸帝朝者莫非瑰才逸秀弁參儲佐惟我下流二三小臣穢損清風愧于前人乃糾同僚各述所審紀公勲績刊石立銘以慰永懷銘曰

天降純嘏篤生柔嘉俾胤祖考光輔國家三葉在服帝載用和粤暨我公允執丕貞在棘伊隆于鼎斯寧德被宇宙華夏以清受茲介福履祚孔成爲邑河渭交冕紱珽以佐天子祗事三靈丕顯伊德萬邦作程爰銘爰贊式昭懿聲

九惟文

漢　蔡邕

八惟困乏，憂心殷殷，天之生我，星宿値貧，六極之厄，獨我斯勤。居處浮測，無以自存，冬月栗栗，上下同雲。無衣無褐，何以自温。六月徂暑，炎赫來臻，無絺無綌。何以蔽身，無衎不佹，不離懽欣。

九祝嘏辭

漢　蔡邕

高皇帝使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爾嗣曾孫皇帝使爾受祿于天宜此舊都。萬國和同兆民康乂。胥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守民庶。勿替引之。

隸勢

漢　蔡邕

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行體象有度奐若星陣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窿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繩平直或蜿蜒繆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華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簴設張庭燎飛烟嶄巖崔嵯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層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誕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秘奧之不傳聊佇思而詳觀舉大略而論旃

篆勢

漢　蔡邕

字畫之始因於鳥跡蒼頡循聖作則制文體有六篆巧妙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虫蛇之棼緼揚波振激龍躍鳥震延頸脅翼勢欲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水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杪者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若鴻鵠羣遊駱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隙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粲彬彬其可觀摛華艶於紈素爲學藝之範閑嘉文德之弘懿蘊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俯仰舉大略而論旃

釋誨

漢 蔡邕

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以自通乃斟酌羣言韙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云爾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衒仲尼設執鞭之言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

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櫝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彝倫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盍亦回塗要路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爲守彼而不通此胡老慠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晳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謖爾斂袂而興曰胡爲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網縱人紘弛王塗壞太極陁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綰萬金或談

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陸離隆貴翕習積富無涯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蔕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速速方轂夭夭是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顏歜抱璞蘧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氷蕤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

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降隱天之高拆紅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泯泯庶類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羣品躋之乎雍熙羣僚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綖鴻漸盈階振鷺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壤壁不爲之盈採浮磬不爲之索僕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猃狁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蓑笠並載擐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

三

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閥子贅御之族天隆其祜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髮僕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民逍遥放旋不足以況其易夫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發蹤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矇瞍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粲乎煌煌莫非華宗明哲消息不失所寧狂謠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今者死權瞻仰此事體蹤心煩闇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騁騖駘於修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

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騖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跼而蹐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夫九河盈溢非一曲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烟炎之毀熸何光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覽舒朓侯王肅則月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

四

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己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盤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闓閶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己之圖也勳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

踊躍草萊祗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誚之迂脩業思真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斁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天所誘也汗漫而已非已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輈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享土於善圉狼瞫取右於禽囚弓父畢精於筋角佽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官效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游於是公子俛首降階忸怩而

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焦君贊

漢　蔡邕

猗歟焦君。常比玄墨。衡門之下。棲遲偃息。泌之洋洋。樂以忘食。鶴鳴九皋。音亮帝側。迺徵迺用。將受袞職。昊天不弔。賢人遘慝。不展一志。并此四罔。如何穹蒼。不詔斯域。惜哉朝廷。喪茲舊德。恨以學士。將何法則。

樽銘

漢 蔡邕

酒以成禮。弗愆以淫。德將無醉。過則荒沈。盈而不沖。古人所箴。尚鑒茲器。懋勗厥心。

警枕銘

漢 蔡邕

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聞傾。

九疑山銘

漢 蔡邕

巖巖九疑，峻極于天。觸石膚合，興播連雲。時風嘉雨，浸潤下民。芒芒南土，實賴厥勛。逮于虞舜，聖德光明。克諧頑傲，以孝蒸蒸。師錫帝世，堯乃授徵。受終文祖，璇璣是承。泰階以平，人以其終。遂葬九疑，解體而升。登此崔嵬，託靈神仙。

東巡頌

漢 蔡邕

竊見巡狩岱宗，柴望山虞，宗祀明堂，上稽帝堯，中述世宗，遵奉光武，禮儀備具，動自聖心，是以神明屢應，休徵乃降，不勝狂簡之情，謹上岱宗頌一篇。曰：若稽古在漢，廸哲聿脩厥德，憲章丕烈，詔六龍，較五路，齊百僚，陶素質，命南重以司歷，厥中月之六辰，備天官之列衛，盛輿服而東巡

南郊頌

漢　蔡邕

惟漢再受命爰茀一十協景和則天經郊高宗光六幽通神明既禘祖於西郊又將祫於南庭。是時聖上運天官之法駕。建日月之旂旋。

胡廣黃瓊頌

漢　蔡邕

巖巖白嶽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允茲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生蒸人有則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巍巍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紱。奕奕四牡沃若六轡袞職龍章其文有蔚參曜乾台。窮寵極貴。功加八荒羣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爲二

京兆樊惠渠頌

漢 蔡邕

洪範八政一曰食周禮九職一曰農有生之本于是乎出貨殖財用于是乎在九土上沃爲大田多穄然而地有埆墝川有墊下溉灌之便行趍不至明哲君子創業農事因高卑之宜驅自行之勢以盡水利而富國饒人自古有焉若夫西門起鄴鄭國行秦李氷在蜀信臣治穰皆此道也陽陵縣東其地衍隩土氣辛螫嘉穀不植草萊焦枯而涇水長流溉灌維首編戸齊民庸力不供牧人之吏誅不假給盖常與役猶不克成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諱陵字德雲勤恤人隱悉心政事苟有可以惠斯人者無聞而不行焉遂諮之郡吏申于政府僉以爲因其所利之事者不可已者也乃命方略大吏勉遂令伍瓊揣度計慮揆程經用以事上聞付在三府司農遂取財于豪富借力于黎元樹柱累石委薪積土基跂工堅體勢強壯折湍流款曠陂會之于新渠既水門通窬瀆灑之于畝畝清流浸潤泥潦浮游昔日鹵田化爲甘壤粳黍稼穡之所入不可勝筭農民熙怡悅豫相與謳談疆畔斐然成章謂之樊惠渠云其歌曰

我有長流。莫或遏之。我有溝澮。莫或達之。田疇斥鹵。莫修莫釐。饑饉困悴。莫恤莫思。乃有樊君。作人父母。立我畎畝。黃潦膏凝。多稼茂止。惠乃無疆。如何勿喜。我壤既營。我疆斯成。泯泯我人。既富且盈。爲酒爲醴。烝彼祖靈。貽福惠君。壽考且寧。

薦邊讓書

漢 蔡邕

伏惟幕府初開傳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爲元龜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竊見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髫齔夙孤不盡家訓初涉諸經見本知義心通性達口辯辭長非禮不動非法不言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

車駕上原陵記

漢 蔡邕

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蔡邕爲司徒掾從公行到陵見其儀愾然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爲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可易傳或曰本意云何昔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即世始葬于此明帝嗣位踰年群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聞見此禮乃帥公卿百寮就園陵而創焉尚書階西陛爲神坐天子事亡如事存之意苟先帝有瓜葛之屬男女畢會王侯大夫郡國計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幾先帝神魂聞之今者日月久遠後生非時人但見其禮不知其哀以明帝聖孝之心親服三年久在園陵初興此儀仰察几筵下顧群臣悲切之心必不可堪邕見太傅胡廣曰國家禮有煩而不可省者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于此也廣曰然子宜載之以示學者邕退而記焉

月令問答

漢　蔡邕

問者曰子何爲著月令說也予幼讀記以爲月令體大經同不宜與記書雜錄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略及前儒特爲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又不知月令徵驗布在諸經周官左傳實與禮記通他議橫生紛紛久矣光和元年余被謗章罹重罪徙朔方內有猃狁敵衝之釁外有寇虜鋒鏑之艱危險凛凛死亡無日過被學者聞家就而考之亦自有所覺悟庶幾

頗得事情而訖未有注記著於文字也懼顛蹶隕墜無以示後同於朽腐竊誠思之書有陰陽升降天文曆數事物制度可假以爲本敎辭托說審求曆象其要者莫大於月令故遂於憂怖之中晝夜密勿昧死成之旁貫五經參互羣書至及國家律令制度遂定曆數盡天地三光之情辭繁多而蔓衍非所謂理約而達也道長日短危殆兢惕取其心盡而已故不能復加刪省蓋所以探賾辨物庶幾多識前言往行之流苟便學者以爲可覽則余死而不朽也

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傳假無周官左傳月令爲無說乎曰夫根柢植則枝葉必相從也月令與周官並爲時王政令之記異文而同體官名百職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謂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句芒祝融之屬左傳造義立說生名者同是以用之

問者曰旣用古文於曆數乃不用三統用四分何也曰月令所用參諸曆象非一家之事傳之於世不曉學者宜以當時所施行度密近者三統已疎闊廢弛

故不用也

問者曰旣不用三統以驚蟄爲孟春中雨水爲二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蟄蟲始振在正月也中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

問者曰曆云小暑季夏節也而今文見於五月何也曰今不以曆節言據時始暑而記也曆於大雪小雪大寒小寒皆去十五日然則小暑當去大暑十五日不得及四十五日不以節言據時暑也

問者曰中春令不用犧牲以圭璧更皮幣不犧牲何也曰是月獻羔以太牢祀高禖宗廟之祭以中月安得用犧牲祈者求之祭也著令者豫設水旱疫癘當禱祈用犧牲者是用之助生養傳祈以幣代牲章因於高禖之事乃造說曰更者刻木代牲如廟有祧更此說自欺極矣經典傳記無刻木代牲之說蓋書有轉誤三家渡河之類也

問者曰中冬令曰奄尹申宮令謹門閭今曰門閭何也曰閹尹者內官也王宮室出入宮中宮中之門曰

闈閹尹之職也閭至門非閹尹所主知當作闈也

問者曰令曰七騶咸駕今曰六騶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於周官周官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騶故知六騶左氏傳晉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無言七者知當爲六也

問者曰令以中秋築城郭於經傳爲非其時詩曰定之方中作於楚宮定營室也九月十月之交西南方中故傳曰小昏正而栽築卽營室也昏正者昏中也栽築者栽木而始築也今文在前八月不合於經傳也

問者曰子說三難皆以日行爲本古論周官禮記說以爲但逐惡而已獨安所取之曰取之於月令而已四時通等而夏無難文由日行也春行少陰秋行少陽冬行太陰陰陽背使不於其類故冬春難以助陽秋難以達陰至夏節太陽行太陰自得其類無所扶助獨不難取之於是也

問者曰反令叅行一時轉三旬以應行三月政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謂孟夏也草木蚤枯中夏也國

乃有恐季夏也今總合爲一事不分別施之於三月何也曰說者見其三旬不得傳注而爲之說有所滯礙不得通矣孟秋反令行冬令則草木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卽分爲三事後乃大水在雖後也城郭爲獨自壞非水所爲也季冬令曰行春令則胎夭多傷民多蠱疾命之曰逆卽分爲三事行季冬令爲不感災異但命之曰逆也知不得斷絕分應一月也其類皆如此令之所述畧舉其尤者也

問春食麥羊夏食菽鷄秋食麻犬冬食黍豕之屬但

以爲時味之宜不合於五行月令服食器械之制皆順五行者也說所食獨不以五行不巳畧乎曰益亦思之矣凡十二辰之禽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巳其餘龍虎以下非食也春木王木勝土土王四季四季之禽牛屬季夏犬屬季秋故未羊可以爲春食也夏火王火勝金故酉雞可以爲夏食也季夏土王土勝水當食豕而食牛土五行之尊者牛五畜之大者四行之牲無足以配土德者故以牛爲季夏食也秋金王金勝木寅虎非可

食者犬豕而無角虎屬也故以犬爲秋食也冬水王水勝火當食馬而禮不以馬爲牲故以其類而食豕也然則麥爲木菽爲金麻爲火黍爲水各配其牲爲食也雖有此說而米鹽精粹不合於易卦所爲之禽及洪範傳五事之畜近似卜筮之術故予畧之不以爲章句聊以應問見有說而巳

問記曰三老五更子獨曰五叟周禮曰八十一御妻今日御妾何也曰字誤也叟長老之稱其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爲更嫂字女旁瘦字從叟今皆以爲更矣立字法者不以形聲何得以爲字以嫂瘦推之知是更爲叟也妻者齊也惟一適人稱妻其餘皆妾位最在下是以不得言妻云也

王仲宣文抄

浮淮賦

魏 王粲

魏文帝賦序云建安十四年王師自譙東征大興水軍浮舟萬艘時余從行始入淮口行泊東山覩師徒觀旌帆赫哉盛矣雖孝武盛唐之狩舳艫千里殆不過也乃作斯賦云命粲同作

從王師以南征兮浮淮水而遐逝背渦浦之曲流兮望馬丘之高澨汎洪櫓于中潮兮飛輕舟乎濱濟建衆檣以成林兮譬無山之樹藝於是迅流興潭渨濤

波動長瀨鉦鼓若雷旌麾翳日飛雲天迴蒼鷹飄逝滂沛洶溶遞相競軼飛鷁波以高騖馳駭浪而赴質加舟徒之巧極美榜人之閑疾白日未移前驅已屆羣師按部左右就隊軸轤千里名卒億計運茲威以赫怒清海隅之帶芥濟元勳於大舉垂休績乎遠裔

羽獵賦

魏 王粲

濟漳浦而横陣倚紫陌而竝征樹重且於西址列駿騎乎北坰遵古道以游豫兮昭勸助乎農圃因將隙之餘日兮陳苗狩而講旅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駱摠流星羇繁弱選徒命士咸與竭作旌旗雲擾鋒刃林錯揚暉吐火曜野蔽澤山川於是乎摇蕩草木爲之摧拉禽獸振駭魂亡氣奪舉首觸絲搖尾遇撥陷心裂胃潰頸破顱鷹犬競逐奕奕霏霏下鞲窮緤搏肉

噬肌陷脅若雨僵仆若坻清野彀原莫不殲夷

大暑賦

魏 王粲

惟林鍾之季月重陽積而上升喜潤土之溽暑扇温風而至興獸狼望以倚喘鳥垂翼而弗翔遠昆吾之中景天地翕其同光征夫瘼於原野處者困於門堂患衽席之焚灼譬烘燎之在床起屏營而東西欲避之而無方仰庭槐而嘯風風既至而如湯氣呼吸以怯短汗雨下而霑裳於是帝后順時幸九嵕之陰岡託甘泉之清野御華殿於林光潛廣室之邃宇激寒流於下堂重屋百層垂蔭千廡九闥洞開周幃高舉

[illegible]大帝[illegible]夾候代叙

柳賦

魏 王粲

昔我君之定武致天届而徂征元子從而撫軍植桂木于兹庭歷春秋以踰紀行復出於斯鄉覧並樹之豐茂紛旖旎以脩長枝扶疎而覃布莖槮梢以奮揚人情感於舊物心惆悵以增慮行游目而廣望覩城壘之故處悟元正之話言信思難而存懼嘉甘棠之不伐畏敢累於此樹苟遠跡而退之豈駕馳而不屢

荊州文學記

魏 王粲

有漢荊州牧曰劉君稱曰於先王爲世也則象天地軌儀憲極設教導化敘經志業用建雍泮焉立師保焉作爲禮樂以作其性表陳載籍以持其德上知所以臨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德無悖然後太階平焉夫文學也者人倫之首大教之本也乃命五業從事宋衷所作文學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贊之降嘉禮以勸之五載之間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闓

等負書荷器自遠而至者三百有餘人於是童幼猛進武人革面總角佩觽委介免冑比肩繼踵川逝泉涌亹亹如也兢兢如也遂訓六經講禮物諧八音協律呂修紀歷理刑法六路咸秩百氏備矣天降純嘏有所底授遂于我君受命既茂南牧是建荊衡作守時邁淳德宣其丕繇厥繇伊何四國交阯乃赫斯威爰整其旅虔夷不若屢戡寇侮誕啟洪軌敦崇聖緒典墳既章禮樂咸舉濟濟搢紳盛茲階宇祁祁髦俊亦集爰處和化普暢休徵時敘品物宣育百穀繁蕪勳格皇穹聲被四宇

弔夷齊文

魏　王粲

歲旻秋之仲月，從王師以南征，濟河津而長驅。踰芒阜之崢嶸，覽首陽於東隅，見孤竹之遺靈，心於悒而感懷，意惆悵而不平，望壇宇而遙弔，抑悲古之幽情。知養老之可歸，忘除暴之為仁，絜己躬以騁志，愆聖哲之大倫，忘舊惡而希古，退採薇以窮居。守聖人之清槩。要旣死而不渝，厲清風於貪士，立果志於懦夫，到於今而見稱，爲作者之表符，雖不同於大道，令尼父之所譽。

正考父贊

魏　王粲

恂恂正父，應德孔盛，身爲國卿，族則公姓，年在耆耋，三葉閒政，誰能不怠，中茲約敬，僶俛子曰，傴僂受命，名書金鼎，祚及後聖。

無射鍾銘

魏　王粲

有魏匡國成功允章。格于上下光于四方休徵時序。人悅時康造茲衡鍾有命自皇三以紀之六以平之厥量孔嘉厥齊孔時音聲和協人德同熙聽之無斁用以啓期。

刀銘

魏　王粲

侍中關內侯臣粲言奉命作刀銘及示以其序工報誠必朝氏之刀而張帝爲工矣輒思作銘謹奉陋不足覽相時陰陽制茲利兵和諧色劑考諸濁清灌襞以數質象有呈附反載穎舒中錯形隆制屖兕水截鯢鯨君子服之式章威靈無曰不虔戒不在明。

太廟頌

魏　王粲

思皇烈祖。時邁其德。肇啓洪源。貽燕我則。我休厥成。聿先厥道。丕顯不欽。允時祖考。綏庶邦。和四宇。九功。備彝樂序。建崇牙。設璧羽。六佾奏。八音舉。昭大孝。衎妣祖。念武功。收純祜。於穆清廟。翼翼休徵。祁祁髦士。厥德允升。懷想成位。咸奔在宮。無思不若。允觀厥崇。

靈壽杖頌

魏　王粲

玆杖靈木以介眉壽奇幹貞正不待矯楺揉貞斯直植之爰茂

務本論

魏　王粲

古者之理國也，以本為務。八政之于民也，以食為首。是以黎民時雍，降福孔皆也。故仰司星辰以審其時，俯耕藉田以率其力，封祀農稷以神其事，祈穀報年以寵其功，設農師以監之，置田畯以董之。黍稷茂則喜而受賞，田不墾則怒而加罰。都不得有游民，室不得有懸耜，野積逾冬，竊者無罪，場功過限，窳者不刑，所以競之于閑藏也。先王藉田以力，任力以夫，議其已，勿度其遠近，種有常時，耘有常節，收有常期，此賞罰之本。種不當時，耘不及節，收不應期者，必加其罰。苗實踰等，必加其賞也。農益地辟，則吏受大賞也；農損地狹，則吏受重罰。夫火之災人也，甚于怠農；慎火之力也，輕于耕耘。通邑大都有嚴令，則火稀；無嚴令，則燒者數，并賞罰不能濟也。

安身論

魏　王粲

蓋崇德莫盛乎安身。安身莫大乎存政，存政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必適于道；不徒語也，必經于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于正。夫然，用能免或擊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順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存乎中，則患憂接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

三輔論

魏　王粲

湘潜先生江濱逸老相集論雲夢玄公豫焉先生稱曰益聞戎不可動兵不可揚今劉牧建德垂芳名烈既彰矣旨乃稱兵舉衆焚我汝靈逸老曰是何言與天生五材金作明威長沙不軌竟作亂逆飛殺觀其然乃赫爾發憤且上征下戰去暴舉順州牧之兵建拂天之旌鳴振地之鼓玄胄耀日犀甲如堵以此衆戰孰能禦御劉牧之懿子又未聞乎嚴道懷智休迹南光消揚令勇艾撥穢虎定寃衍於[illegible]盜賊討平[illegible][illegible]遂乃堅於漢南追揚定于荆南

爵論

魏　王粲

依律有奪爵之法此謂古者爵行之時民賜爵則喜奪爵則懼故可以奪賜而法也今爵事廢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奪之民亦不懼賜之民亦不喜是空設文書而無用也今誠循爵則上下不失實而功勞者勸得古之道合漢之法以貨財爲賞者不可供以復除爲賞者租稅損減以爵爲賞者民勸而費省者故古人重爵也

爲劉表與袁尚書

魏 王粲

表頓首頓首將軍麾下勦整六師芟討暴虐戎馬斯養豁無不宜甚善甚善河山阻限狼虎當路雖遣驛使或至或否使引領告而莫達初聞郭公則辛仲治通内外之言造交遘之隙使士民不協姦釁並作聞之愕然爲增忿怒校尉劉堅皋河用賢等前後到乃得二月六日所啟書又得賢兄貴弟顯雍及審別駕書陳叙事變本末之理乃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閼伯實沈之蹤忘棠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亡乃追案書傳思與古比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有商奄之軍皆所以翦除災害而定王業者也非强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是故雖滅親不爲尤誅兄不傷義也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曹氏是務不爭雌雄之勢惟國是康不計曲直之利雖蒙塵垢罪下爲隸圉析入汚泥猶當降志辱身方以定事爲計何者夫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爲民用若使金與金相迕火與火相爛則燋然摧折俱不得其所也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目前曲直是非昭然可見仁君智數弘大綽有餘裕當以大包小優容劣歸省於此乃道教之和義士之行也縱不能爾有難忍之忿且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恨事定之後乃議兄弟之怨使記注之士定曲直之評不亦上策邪且初天下起兵以尊門爲主是以衆寡喁喁莫不樂袁氏之大也今雖分裂有存有亡鄉然景附未有革心若仁君兄弟能悔前之謬克己復禮以從所驩則弱者自以爲强危者自以爲寧誠欲戮力長驅共奬王室雖亡之日猶存之願則伊周不足參五霸不足六也若使迷而不返遂而不改則戎狄蠻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戮力爲君之役哉則是大公墳壠將有汙池之禍夫人弱小將有滅族之變彼之與此豈可同日而論之哉且行違道以自存猶尚不可況失義以自亡而遺敵之禽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昔齊公孫竈卒晏子知子朔之不免也故曰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

今袁氏危哉與劉左將軍及北海孫公佑共說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爲悲傷也今整勒士馬憤踊奮直冀聞和同之聲約一舉之期故復遣信并與青州書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若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臨書悵恨不知所言劉表頓首

與孔德琰書

魏　王粲

嘉麥禎祥惟日永久不圖飛蝗一旦至止知恤蒸庶念有良苗親發赫斯爰整其旅駢背接首奔走道路旌表曜日旗擺雷動以此掃敵必將席卷況于微虫能無驚駭卓茂治密魯恭在中牟時雖有災未若斯勤亦循子賤鳴琴巫馬出入勞逸有殊立功惟一重雲比興不降甘雨麗此二災憂心忡惙逐蝗之道敬聞命矣不審致祿將以何物

[illegible]

魏　王粲

臣聞明主之舉也。不待近習。聖君用人。不拘毀譽。故呂尚一見而爲師。陳平烏集而爲輔。臣聞記功誌過。君臣之道也。不念舊惡。賢人之業也。是以齊用管仲而霸功立。秦任孟明而晉耻雪。臣聞振鷺雖休。非六翮無以翔四海。帝王雖賢。非良臣無以濟天下。臣聞覩於明鏡。則疵瑕不滯於軀。聽於直言。則過行不累乎身。

魏武帝文抄

與孫權二首

與王修

與閻行

與鍾繇

報楊阜

謝領兖州牧表

魏武帝

入司兵校出總符任臣以累葉受恩膺荷洪施不敢

顧命是以將戈帥甲順天行誅雖戮夷覆亡不暇臣

愧以興隆之秩功無所執以偽假實條不勝華寵感

懷請蒞以惟答

讓還司空印綬表

魏武帝

臣文非師尹之佐武非折衝之任遭天之幸干竊重授內踵伯禽司空之職外承呂尚鷹揚之事斗筲處之民其瞻觀水土不平姦宄未靜臣當塊尋發為國累臣無智勇以助萬一夙夜憂懼若集水火未知何地可以隕越

謝九錫上書

魏武帝

臣蒙先帝厚恩致位郎署受性疲怠意望畢足非敢希望高位庶幾顯達會董卓作亂義當死難故敢奮身出命摧鋒率衆遂值千載之運奉役輦下當二袁炎沸侵侮之際陛下與臣寒心同憂顧瞻京師進受猛敵常恐君臣俱陷虎口誠不自意能全首領賴祖宗靈祐醜類夷滅得使微臣竊名其間陛下加恩授以上相封爵寵祿豐大弘厚生平之願實不望也口與心計幸且待罪保持列侯遺付子孫自託聖世永無憂責不意陛下乃發盛意開國備錫以貺愚臣地比齊魯禮同藩王非臣無功所宜膺據歸情上聞不蒙聽許嚴詔切至誠使臣心俯仰逼迫伏自惟省列在人臣命制王室身非己有豈敢自私遂其愚意亦將黜退令就初服今奉疆土備數藩翰非敢遠期慮有後世至於父子相誓終身灰軀盡命報塞厚恩天威在顏悚懼受詔

己亥令

魏武帝

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爲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爲一郡守好作政敎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以爲强豪所忿恐至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爲老內自圖之從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淸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

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爲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値董卓之難興擧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與强敵爭倘更爲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故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爲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爲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卽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强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爲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爲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觀世事據有荆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爲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

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況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

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敎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植兄弟過於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敘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

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巳離兵爲人所禍也旣爲子孫計又巳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爲也前朝恩封三子爲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爲榮欲以爲外援爲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舍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强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遺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明罰令

魏武帝

聞大原上黨西河鴈門冬至後百有五日皆絶火寒食云爲介子推且北方冱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

春祠令

魏武帝

議者以爲祠廟上殿當解履吾受錫命帶劒不解履上殿今有事於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主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臨祭就洗以手擬水而不盥夫盥以潔爲敬未聞擬而不盥之禮且祭神如神在故吾親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禮訖下階就幕而立須奏樂畢竟似若不衍烈祖遲祭不速訖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也受胙納神以授侍中此爲敬恭不終實也古者親執祭事故吾親納於神終抱而歸也仲尼曰雖違衆吾從下誠哉斯言也

除盧植墓令

魏武帝

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内、學爲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今函遣丞相掾除其墳墓、存其子孫、并致薄醊、以彰厥德、

不帝劉虞

魏武帝

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等合大衆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

釋先主議

魏武帝

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

議東擊漢

魏武帝

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

賜百辟刀令

魏武帝

往歲作百辟刀五枚適成先以一與五官將其餘四

吾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學將以次與之

賜百辟刀令八

祭橋公文

魏武帝

故太尉橋公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模遠幽體翳逸哉晞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為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乎匪謂靈忿能貽己疾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饗

世語曰玄謂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子將納焉由是知名

祭橋公文八

與楊太尉書

魏武帝

操白與足下同海內大義足下不遺以賢子見輔比中國雖靖方外未夷今軍征事大百姓騷擾吾制鐘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賢子恃豪父之勢每不與吾同懷即欲直繩顧頗恨恨謂其能改遂轉寬舒復即宥貸將延足下尊門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謹贈足下錦裘二領八節角桃杖一枚官絹五百匹錢六十萬四望通幰七香車一乘青牸牛二頭八百里驊騮馬一匹赤戎金裝鞍轡十副鈴毦一具驅使二人并遺足下貴室錯綵羅縠裘一領織成靴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長奉左右所不時得以表吾意足下便當慨然承納不致往返也

赤牘

魏武帝

報蒯越

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蒐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

答呂布

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為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

與荀彧

與君共事已來立朝廷君之相為匡弼君之相為舉人君之相為建計君之相為密謀亦以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讓

又

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前後謙冲欲慕魯連先生乎此聖人達節者所不貴也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君密謀安眾光顯於孤者以百數乎

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何取謙亮之多邪

又

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險阻艱難皆共罹之又以通達見世事無所疑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

又

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於人又

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必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云當先定荊此爲不但見計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

又

自奉孝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

與朱靈

兵中所以爲危險者外對敵國內有姦謀不測之變昔鄧禹中分光武軍西行而有宗歆馮愔之難後將二十四騎還洛陽禹豈以是減損哉來書懇惻知變故過未必如所云也

與孫權

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

又

近者奉辭伐罪旄旗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

與王修

軍師之職閑於司金至於監功重於軍師恐勞人遂見以爲淵海畫蛇添足張甲李乙有此空聲貫盈虎阱耳亦庶鍾期不失聽

與閻行

觀文約所爲使人笑來卿父諫議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能久爲人養老也

與鍾繇

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

下之勳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耳、

報楊阜

臣與羣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爲美談子貢辭賞、仲尼謂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順國命、

魏文帝文抄

浮淮賦　　魏文帝

泝淮水而南邁兮泛洪濤之湟波仰巖岡之崇阻兮經東山之曲阿浮飛舟之萬艘兮建干將之銛戈揚雲旗之繽紛兮聆榜人之讙譁乃撞金鐘爰伐雷鼓白旄冲天黄鉞扈扈武將奮發驍騎赫怒於是驚風泛涌波駭衆颿張群櫂起爭先逐進莫適相待

彈棊賦　魏文帝

惟彈棊之嘉巧、邈超絶其無儔、苞上智之弘略、允貫微而洞幽、局則荆山妙璞、發藻揚暉、豐腹高隆、庳根四頹、平如砥礪、滑若柔荑、基則玄木北幹、素樹西枝、洪纎若一、脩短無差、象筭列植、一據雙蹄、滑石霧散、雲布四垂、然後直叩先縱、二八次舉、緣邊間造、長邪迭取、爾乃詳觀夫變化之理、屈伸之形、聯翩霍繹、展轉盤縈、或暇豫安存、或窮困側傾、或接黨連輿、或孤隈偏停、于時觀者莫不虛心竦踊、感側息而延佇、或雷抃以大噱、或戰悸而不能語、

臨渦賦　魏文帝

建安八年經東國遵渦水相伴乎樹下駐馬書鞭作臨渦之賦曰

蔭高樹兮臨曲渦微風起兮水增波魚頡頏兮鳥逶迤雌雄鳴兮聲相和萍藻生兮散莖柯春木繁兮發丹華

示群臣詔

魏文帝

中國珍果甚多箭萄當其朱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飴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餇又釀以為酒甘於麴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況親食之耶他方之果寧有匹者

讓受禪表

魏文帝

臣聞堯禪重華舉其克諧之德舜授文命釆其齊聖之美猶下咨四岳上觀琁璣今臣德非虞夏行非二后而承曆數之詔應選授之命內自揆撫無德以稱且許由匹夫猶拒帝位善卷布衣而逆虞詔臣雖鄙蔽敢忘守節

為武帝策文

魏文帝

痛神曜之幽潛哀鼎俎之虛置舒皇德而詠思遂腷臆以莅事矧乃小子夙遭不造煢煢在疚嗚呼皇考產我曷晚棄我曷早羣臣子輔奪我哀願猥抑奔墓俯就權變卜葬既從天隧既通漫漫長夜窈窈玄宮有晦無明曷有所窮鹵簿既整三官騈羅前驅建旗方相執戈棄此宮庭陟彼山阿

典論自叙

魏文帝

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鴆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强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兗豫之師戰于滎陽河內之甲軍于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併會黃巾盛于海嶽山寇暴于并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烟而奔城郭覩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余時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知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脩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

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
終日手獲麞鹿九雉兎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
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末彧言聞君善左右
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
仰月支也彧喜笑曰乃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
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
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
京在坐顧彧拊手曰善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
之法各異惟京師爲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

術稱于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
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
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
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
得善術因求與對時酒酣耳熱方食芊蔗便以爲
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爲
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
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僞深進展果尋前余
却脚鄛正截其顙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

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
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已長
余少曉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爲坐鐵室鑲楯爲
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爲若神對家
不知所出先日若逢敏于狹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
之事少所喜惟彈棊畧盡其巧少爲之賦昔京師先
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
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
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

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
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
此篇甚傷萃爲小技如畫從鄭叔段巷人之詩得
來

典論論文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已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巵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已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强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薄葬制

魏文帝

禮國君卽位爲椑存不忘亡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故葬于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爲體無爲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癢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爲也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爲棄君于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于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爲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嬴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爲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爲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爲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

論厚葬之禍曉暢痛切比之楊王孫文爲正

與鍾大理書

魏文帝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饑渴未副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會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繩窮匣開爛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藺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丕白

答繁欽書

魏文帝

披書歡笑不能自勝奇才妙伎何其善也頃守土孫世有女曰瑣年始九歲夢與神通寤而悲吟哀聲激切涉歷六載於今十五近者督將具以狀聞是日博延衆賢遂奏名倡曲極數彈歡情未逞乃令從官引內世女須臾而至厥狀甚美素顏玄髮皓齒丹唇詳而問之云善謳舞於是提袂徐進揚蛾微眺芳聲清激逸足橫集然後循容飾妝改曲變度斯可謂聲協鍾石氣應風律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激於宋臈豈能上亂靈祇下變庶物漂悠風雲橫厲無方若斯也哉固非車子喉轉長吟所能逮也吾練色知聲雅應此選謹卜良日納之閒房

與鍾繇九日送菊書

魏文帝

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爲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是月律中無射言羣木庶草無有射地而生惟芳菊紛然獨榮非夫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飱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

與朝歌令吳質書

魏文帝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理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

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啟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與吳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亦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有言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游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東望於邑裁書叙心丕白

魏文帝

與孫權

前使于禁郭及所遣吾纖驪馬本欲使禁自致之念將軍倘欲速得令故以付徐奉此二馬朕之所常自乘調良善走數萬匹之極選者乘之眞可樂也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絕足亦時有之耳

答孫權

老虜邊窟越險深入曠日持久內迫罷弊外困智力

故見身於雞頭分兵擬西陵其計不過謂可轉足前迍以摧動江東根末着地摧折其支雖未剗備五藏使身首分離其所降誅亦足使虜部衆兇懼昔與漢先燒荊門後發夷陵而子陽無所逃其死來歙然始襲略陽文叔喜之而知隗囂無所施其巧今討此虜正似其事將軍勉建方略務全獨克

又

昔隗囂之弊禍發栒邑子陽之禽變起扞關將軍其亢厲威武勉蹈奇功以稱吾意

與朝臣

江表惟長沙名有好米何如此新城粳稻耶上風炊之五里聞香

賜劉楨

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反也

與吳監

中國珍果甚多蒲桃當其末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酲掩露而食甘而不飴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厚

汁多除煩解倦釀以為酒甘於麴糵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羨咽唾況親食之南方有橘酢正裂人牙時有甜耳他方之果寧有匹者

與鍾繇

得報知喜南方至於荀公之清談孫權之嫵媚執書嗢噱不能離手若權復黠當折以汝南許劭月旦之評權優游二國俯念荀許亦已足矣

又

袁王國上更為脣齒荀宏勁悍往來銳師眞君侯之

劢敵左右之深愛也

又

昔有黃三鼎周之九寶咸以一體使調一味豈若斯釜五味時芳夫周之尸臣宋之考父衞之孔悝晉之魏顆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名鍾鼎今執事寅亮大魏以隆聖化堂堂之德於斯爲盛誠太常之所宜銘彝鼎之所宜勒故作斯銘勒之釜口庶可贊揚洪美垂之不朽

與大理王朗

生有七尺之形死爲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彫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

賜孟達

近日有命未足達旨何者昔伊摯背商而歸周百里去虞而入秦樂毅感鴟夷以蟬蛻王遵識逆順以去就皆審廢興之符效知成敗之必然故丹青畫其形容良史載其功勳聞卿姿度純茂器量優絕當騁能明時收名傳記今者翻然濯鱗清流甚相嘉樂虛心西望依依若舊下筆屬辭歡心從之昔虞卿入趙再見取相陳平就漢一覲參乘孤今於卿情過於往故致所御馬物以昭忠愛

又

今者海內清定萬里一統三垂無風塵之警中夏無狗吠之虞以是弛網闊禁與世無疑保官空虛初無資任卿來相就當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繽紛道路以親駭疏也若卿欲來相見且當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後徐徐輕騎來東

與劉先生

夫[illegible]紙之命振美人兒他既備善叟鈎尤妙前後之典[illegible]賓見之貞則執事之遺也來若川流聚成山積其克[illegible][illegible]者固已無數矣

又牘

魏文帝

與孫權

今因趙咨奉石蜜五斛

與群臣

新城孟太守道蜀肫羊雞鶩味皆淡故蜀人作食喜著飴蜜

答卞蘭

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

之賜生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

與劉曄

劉生帽裁製微不長有似里父之服

曹子建文抄

洛神賦

九華扇賦

寶刀賦

車渠椀賦

迷迭香賦

芙容賦

求自試表

求通親親表

慶文帝受禪表

請伐遼東表

獻璧表

獻文帝馬表

上牛表

謝賜柰表

黃初五年令

封二子爲公謝恩章

上文帝書

洛神賦

魏 曹植

黄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詞曰

余從京域言歸東藩背伊闕越轘轅經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傾車殆馬煩爾乃稅駕乎蘅臯秣駟乎芝田容與乎陽林流眄乎洛川于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于巖之畔乃援御者

而告之曰爾有覿于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豔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則君王之所見也無迺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穠纖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弗御雲髻峩峩修眉聯娟丹脣外朗皓齒内鮮明眸善睞輔靨承權瓌姿豔逸儀靜體閑柔情綽態媚于語言奇服曠世骨像應圖披羅衣之璀粲兮珥瑤碧之華琚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蹰于山隅于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攘皓腕于神滸兮采湍瀨之玄芝余情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歡兮託微波而通辭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珮以要之嗟佳人之信修羌習禮而明詩抗瓊珶以和予兮指潛淵而為期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棄

言兮悵猶豫而狐疑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于是洛靈感焉徙倚彷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爾迺衆靈雜遝命儔嘯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採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游女歎匏瓜之無匹兮詠牽牛之獨處揚輕袿之猗靡兮翳修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光潤玉顏

含辭未吐氣若幽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餐于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鯨鯢踊而夾轂水禽翔而為衛于是越北沚過南岡紆素領迴清陽動朱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無微情以效愛兮獻江南之明璫雖潛處于太陰長寄心于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于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遺情想像顧望懷愁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溯浮長川而忘反思綿綿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曙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騑轡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

九華扇賦

魏 曹植

昔吾先君常侍得幸漢桓帝賜方扇不方不圓其中結成文名曰九華其辭曰

有神區之名竹生不周之高岑對綠水之素波背玄澗之重深體虛暢以立幹播翠葉以成林形五離而九絕篾氂解而縷分效虬龍之蜿蟬法虹蜺之氤氳因形致好不常厥儀方不應矩圓不中規隨皓腕以徐轉發惠風之寒微時氣清以方厲紛飄動兮紈綺

寶刀賦

魏　曹植

建安中魏王命有司造寶刀五枚以龍熊鳥雀爲識太子得一余弟饒陽侯各得一焉

有皇漢之明后思明達而玄通飛文藻以博致揚武備以禦凶然後礪五方之石鑒以中黃之壤規圓景以定環攄神思而造象陸斷犀革水斷龍角輕絫浮截刀不纖流踰南越之巨闕超有楚之泰阿實眞人之攸遇永天祿而是荷

車渠椀賦

魏　曹植

惟新椀之所生于涼風之浚濱采金光之定色擬朝陽而發輝豐玄素之暐曄帶朱榮之葳蕤縕絲綸以肆采藻繁布以相追翩飄飆而浮景若驚鵠之雙飛隱神璞於西野彌百葉而莫希于時乃有篤厚神后廣被仁聲夷慕義而重使獻茲寶於斯庭命公輸之巧匠窮妍麗之殊形華色粲爛文若點成鬱蓊雲蒸蜿蟬龍征光如激電影若浮星何神怪之巨偉信一覽而九驚雖離朱之聰目內炫燿而失精何明麗之可悅超群寶而特章侯君子之閒燕酌甘醴於斯觥既娛情而可貴故求御而不忘

迷迭香賦

魏 曹植

播西都之麗草兮應青春而凝暉流翠葉於纖柯兮結微根於丹墀信繁華之速實兮弗見凋於嚴霜芳莫秋之幽蘭兮麗昆侖之英芝既經時而收采兮遂幽殺以增芳去枝葉而特御兮入綃縠之霧裳附玉體以行止兮順微風而舒光

芙蓉賦

魏 曹植

覽百卉之英茂無私華之獨靈結脩根於重壤汎清流而擢莖其始榮也皦若夜光尋扶桑其揚暉也晃若九陽出暘谷芙蓉蹇產菡萏星屬絲條垂珠丹榮吐綠焜焜韡韡爛若龍燭觀者終朝情猶未足於是狡童媛女相與同遊擢素手於羅袖接紅葩於中流

求自試表

魏　曹植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授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

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于此皆以功勳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

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良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衛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鉤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故車右伏劒於明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凌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

北闕此二臣者豈好爲夸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以二方未尅爲念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

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擒權馘
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
身之愧使名掛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
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
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
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
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忘餐奮袂攘衽
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
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

師用兵之勢可謂神妙也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
制變者也志欲自効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毎覽史籍
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
裂而功勳著於景鐘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撫心而
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
用而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而楚趙以濟
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
久常恐先朝露塡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
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

効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
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
韓國之舉是以於悒而竊自痛者也夫臨搏而企竦
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
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
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
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
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
之微補益山海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

而獻其忠必知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
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

魏　曹植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于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

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親群臣百僚番休遞上執政不廢于公朝下情得展于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于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切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修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

紀之違甚于路人隔閡之異殊于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于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于貴宗等惠于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于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于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

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于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廻光然終向之者

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竊不願于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于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慶文帝受禪表

魏 曹植

陛下以聖德龍飛順天革命允答神符誕作民主乃祖先後積德累仁世濟其美以暨於先王勤恤民隱劬勞致力以除其害經營四方不遑起處是用隆茲福慶光啓于魏下承統業纘戎前緒克廣德音綏靜內外紹先周之舊跡襲文武之懿德保大定功海內為一豈不休哉

諫伐遼東表

魏 曹植

臣伏以遼東負阻之國勢便形固帶以遼海今輕車遠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謂以逸待勞以飽待饑者也以臣覩之誠未易攻也若國家攻之而必克屠襄平之城懸公孫之首得其地不足以償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軍之失是我所獲不如所喪也若其不拔曠日持久暴師于野然天時不測水濕無常彼我之兵連于城下進則有高城深池無所施其

功退則有歸途不通道路縱好東有待釁之吳西有伺隙之蜀吳越東南荆揚騷動蜀應西境則雍涼三分兵不解于外民罷困于內促耕不解其饑疾蠶不救其寒夫渴而後穿井饑而後殖種可以圖遠難以應卒也臣以爲當今之務在于省徭役薄賦斂勤農桑三者既備然後令伊管之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得奮其力若此則太平之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曾何憂于二敵何懼于公孫乎今不息邦畿之内而勞神于蠻貊之域竊爲陛下不取也

獻璧表

魏　曹植

臣聞玉不隱瑕臣不隱情伏知所進非和氏之璞萬國之幣璧爲克貢

獻文帝馬表

魏　曹植

臣于先武皇帝世得大宛紫騂一疋形法應圖善持頭尾教令習拜今輒已能又能行與鼓節相應謹以表奉獻

上牛表

魏　曹植

臣聞物以洪珍細亦或貴故不見僬僥之微不知洪（決）㳘之泰不見果下之乘不別龍馬之大高下相懸所以致覩也謹奉牛一頭不足追遵大小之制形少有殊敢不獻上

謝賜柰表

魏　曹植

即日殿中虎賁宣詔賜臣等冬柰一奩柰以夏熟今則冬生物以非時爲珍恩以適口爲厚非臣等所宜荷之

黃初五年令

魏　曹植

夫遠不可知者天也近不可知者人也傳曰知人則哲堯猶病諸諺曰人心不同若其面焉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自世間人或受寵而背恩或無故而入叛違顧左右曠然無信大嚼者咋斷其舌右手執斧左手執鉞傷夫一身之中尚有不可信況于人乎唯無瑕潛釁隱過匿愆乃可以爲人諺曰穀千駑不如養

一驥殺駑養虎大無益也知韓昭侯之弊袴良有以也使臣有三品有可以仁義化者有可以恩惠驅者不足以導之則當以刑罰復不足以率之則明所以不畜故唐堯至仁不能容無益之子湯武至聖不能養無益之臣九折臂知爲良醫吾知所以待下矣諸吏各敬爾在位孤推一槩之平功之宜賞于疏必與罪之宜戮在親不赦此令之行有若皦日於戲群臣其覽之哉又黃初六年令曰身輕于鴻毛而謗重于泰山頼蒙帝王天地之仁違古今之典議舍三千之首戾反我舊居襲我初服雲雨之施焉有量哉孤以何功而納斯貺富而不恡寵至不驕者則周公其人也孤小人爾身更以榮爲戚何者將恐簡易之尤出于細微脫爾之愆一朝復露也故欲修吾往業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在摩天使孤心常存伏地將以全陛下厚德究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周欲行衆之難詩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封二子爲公謝恩章

魏 曹植

詔書封臣息男苗爲高陽鄉公志爲穆鄉公臣伏自惟文無升堂廟勝之功武無摧鋒接刃之効天時運幸得生貴門遇以親戚少荷光寵竊位列侯榮耀當世顧影慙形流汗反側洪恩罔極雲雨增加既榮本幹枝葉并蒙苗志小豎旣頑且稚猥荷列爵並佩金紫施崇所加恵及父子

上文帝書

魏 曹植

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霆喜若時雨恩不終絶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受官必己之所以投命雖有搆會之徒泊然不以爲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爲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己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爲汝唱汝爲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兹青社封於東土以屏翰皇家爲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況皆復耄耋罷曳乎而名爲魏東

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爲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徇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鼷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上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卧在牀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疣盲聾聵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

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爲可使耘鉏穢草驅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衆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神明之信畫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晻若晝晦悵然失圖伏以爲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爲置卿士屋名爲官冢名爲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于凡庶若柏成欣于野耕子仲樂于灌園

蓬戶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單瓢顏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illegible]還部曲能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紱追柏成子仲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于世繩維繫于祿位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遥于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以副前恩

與楊德祖書

魏　曹植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絶跡

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訾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

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庶幾勠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曹植白

雄藻

與吳季重書

魏 曹植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讌飲彌日其於别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盻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濵之梓以爲箏食若塡巨壑飲若灌

漏巵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過景之速别有參商之闊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憙事小史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

好伎何爲過朝歌而廻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値墨翟廻車之縣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與司馬懿

魏 曹植

今賊徒欲保江表守區區之吳爾無有爭雄宇內角勝平原之志也故其俗蓋以洲渚爲營壁江淮爲城塹而已若可得挑致則吾一旅之卒足以敵之矣蓋弋鳥者矯其矢釣魚者理其綸此皆度彼爲慮因象設宜者也今足下曾無矯矢理綸之謀徒欲候其離舟何其登陸乃圖并吳會之地收陳野之民恐非主上授節將之心也

漢二祖優劣論

魏 曹植

有客問予曰夫漢二帝高祖光武俱爲授命撥亂之君此時事之難易論其人之優劣孰者爲先予應之曰昔漢之初興高祖因暴秦而起遂誅强楚光有天下功齊湯武業流後嗣誠帝王之元勲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繼德行不純道身殁之後崩亡之際果令凶婦肆酖毒之心嬖妾被人豕之刑亡趙幽囚禍殃骨肉諸呂專權社稷幾移凡此諸事豈非高祖寡計淺慮以致然彼之雄才大略倜儻之節信當世至豪健壯傑士也又其梟將畫臣皆古今之鮮有歷之希覯彼能任其才而用之聽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有帝位流巨功而遺元勲也世祖體乾靈之休德稟貞和之純精通黃鍾之妙理韜亞聖之懿才其爲德也通達而多識仁智而明恕重慎周密樂施而愛人値陽九無妄之世遭炎光厄會之運殷爾雷發赫然神舉用武器以攘暴興義兵以殘賊神光前驅威光先遊軍未出於南京莽已斃于西都夫其蕩滌凶

穢勦除醜類若順迅風而縱烈火曬白日而掃朝雲也爾乃廟謀而後動衆計定而後行師故功無不險之壘戰無奔北之卒是以群下欣欣歸心聖德宣仁以和衆邁德以來遠故賓融聞聲而影附馬援一見而歎息股肱有濟濟之美元首有穆穆之容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稱高尚純樸有羲皇之素謙虛納下有吐握之勞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乃規弘跡而造皇極創帝道而立德基是以計功則業殊比隆則事異旌德則靡愆言行則無穢量力則勢微論輔則力劣卒能握乾坤之休徵應五百之顯期立不刊之遐跡建不朽之元功亦各播其休烈詩書載其勳懿故曰光武其優也

辯道論

魏　曹植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盧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之徒接奸詭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夫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齊光日月宮殿闕庭焜燿紫薇何顧乎王母之宮崑崙之域哉夫三鳥被致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嫦娥不若椒房之麗也雲衣羽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駕螭載霓不若乘輿之盛也瓊蕋玉蘂不若玉圭之潔也而顧爲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玉爵以榮之清閒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爲天下一笑矣若夫玄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聳耳媛妃所以紹先芻豢所以悅口也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彩之色也

相論

魏　曹植

世人固有身瘠而志立體小而名高者於聖則否是以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參漏文王四乳然則世亦有四乳者此則駑馬一毛似驥耳又曰宋臣有公孫呂者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寸名震天下若此之狀蓋遠代而求非一世之異也使形殊於外道合其中名震天下不亦宜乎語云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慶而歡樂必還之此心有先動而神者先知則色有先見也故扁鵲見桓公知其將亡申叔見巫臣知其竊妻而逃也荀子曰以爲天不知人事耶則周公有風雷之災宋景有三次之福以爲知人事乎則楚昭有弗禜之應邾文無延期之報由是言之則天道之與相占可得而知不可得而無也

玄暢賦序

魏 曹植

夫富者非財也。貴者非寶也。或有輕爵祿而重榮聲者。或有反性命而徇功名者。是以孔老異情。楊墨殊義。聊作賦名曰玄暢

鞞舞序

魏 曹植

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鞞舞遭亂西隨段煨先帝聞其舊伎召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謬誤異代之文未有相襲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不敢充之黃門近以成下國之陋樂焉晉鞞舞歌亦五篇又鐸舞歌一篇幡舞歌一篇鼓舞伎六曲兼陳于元會今幡鼓舞歌辭猶存舞並闕鞞舞今鞞扇舞也今謂巴渝是地名鞞扇是器名也

卞太后誄

魏 曹植

率土噴薄三光改度陵頹谷踊五行牙錯皇室蕭條羽檄四布百姓歔欷嬰兒號若喪考妣天下縞素聖者卬命殉道寶名義之攸託亦垂厥生設揚后德表之旐旌光垂罔極以慰我情乃作誄曰

我皇之生神燾是輔作合于魏亦光聖武篤生帝文紹虞之緒龍飛紫宸奄有九土寔惟聖善岐嶷秀出德配姜嫄不忝先哲玄覽萬機兼才備藝汎納容眾含垢藏疾仰奉諸姑降接儕列陰處陽潛明內察蔽人位尊養萬國溫溫其仁不替明德悼彼之未遑宴息恒勞庶事兢兢翼翼親桑蠶館為天下式樊姬霸楚書載其庸武王有亂孔歎其功我后齊聖克暢丹聰不出房闥心照萬邦年踰耳順乾乾匪倦珠玉不玩躬御綈練日昃忘饑臨樂勿聽去奢即儉曠世作顯慎終如始蹈和履貞恭事神祇昭奉百靈躬天蹐地祇畏神明敬微慎獨執禮幽冥虔肅宗廟蠲薦三牲降福無疆祝云其誠宜言斯祐蒙祉自天河圖凶咎不勉斯年嘗禱盡禮有篤無瘳豈命有終神食其言遺誥狂疾承諱東藩擗踊郊畛灑淚中原追號皇妣棄我何遷昔垂顧復今何不然空宮寥廓棟宇無煙巡省階塗髣髴幃軒仰瞻帷幄俯察几筵物不毀故而人不存痛莫酷斯彼蒼者天遂臻魏都遊魂舊邑大隧開塗靈將斯戢歎息霧興揮淚雨集徘徊輀柩號咷弗及神光既幽佇立以泣

光祿大夫荀侯誄

魏 曹植

如冰之清如玉之絜法而不威和而不褻百寮欷歔衆佚宕纓機女投杼。農夫輟畊輪結轍而不轉馬悲鳴而倚衡

王仲宣誄

魏 曹植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喆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誰謂不痛早世即冥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存亡分流夭遂同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何用誄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爵同齊魯邦嗣絕亡流裔畢萬勳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矇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三台樹位履道是鍾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爲光爲龍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敘五典克從天靜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考奕葉佐時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出臨朔岱庶績咸熙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強記洽聞幽讚微言文若春華思若涌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閑棊局逞巧博奕惟賢皇家不造

京室隕顛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君乃羈旅離此阻艱
翕然鳳舉遠竄荆蠻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
濯纓清川潛處蓬室不干勢權我公奮鉞耀威南楚
荆人或違陳戎講武君乃義發筭我師旅高尚霸功
投身帝宇斯言既發謀夫是與是與伊何響我明德
投戈編郡稽顙漢北我公寔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
以彰勳則勳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
乃署祭酒與君行止筭無遺策畫無[illegible]我王建國
百司俊乂君以顯舉秉機省闥戴蟬珥貂朱衣皓帶

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耀當世芳風晻藹嗟彼東夷
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路霆駭風徂
君侍華轂輝輝王塗思榮懷附望彼來威如何不濟
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翩翩孤嗣
號慟崩摧發軫北魏[illegible]泣涕如頹
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棲嗚呼哀哉
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庶幾遐年
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
予戲夫子金石難敝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此驩之人
孰先隕越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
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魂泰素我將假翼
飄颻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喪柩既臻將及魏京
靈輀回軌白驥悲鳴虛廓無見藏影蔽形孰云仲宣
不聞其聲延首歎息雨泣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
人誰不沒達士徇名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金瓠哀辭

魏　曹植

予之首女雖未能言固以授色知心矣生十九旬而夭折而作此辭曰

在襁褓而撫育向孤笑而未言不終年而夭絶何吾罰於皇天信吾心之所招悲弱子之無辜去父母之懷抱滅微骸於糞土天長地久人生幾時先後無覺從爾有期

仲雍哀辭

魏　曹植

曹喈字仲雍魏太子之中子也三月而生五月而亡昔后稷之在寒冰鬪穀之在楚澤咸依鳥憑虎而無風塵之災今之玄綈文茵無寒冰之慘羅幃綺帳煖於翔鳥之翼幽房閑宇密於雲夢之野慈母良保仁乎鳥虎之情卒不能延期於暮春雖六旬而夭殁彼孤蘭之眇眇亮成幹其畢榮哀綿綿之弱子早背世而潛形且四孟之未周將願之乎一齡陰雲回於素蓋悲風動其扶輪臨埏闥以歔欷淚流射而霑巾

釋愁文

魏　曹植

予以愁慘行吟路邊形容枯悴憂心如醉有玄靈先生見而問之曰子將何疾以至于斯荅曰吾所病者愁也先生曰愁是何物而能病子乎荅曰愁之為物惟恍惟惚不召自來推之弗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長夜或羣或黨去來無方亂我情爽其來也難退其去也易追臨餐困于哽咽煩寃毒于酸嘶加之以粉飾不澤飲之以兼肴不肥溫之以金石不消摩之以神膏不希授之以巧笑不悅樂之以絲竹增悲醫和絶思而無措先生豈能為我蓍龜乎先生作色而言曰予徒辯子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而生我獨為子言其發矣方今大道既隱子生末季沉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冠諮趣榮貴坐不安席食不終味遑遑汲汲或憔或悴所鬻者名所拘者利良由華薄凋損正氣吾將贈子以無為之藥給子以淡薄之湯刺子以玄虛之針炙子以淳朴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床使王喬與子遨遊而逝黃公與子詠歌而行莊子與子具養神之饌老聃與子致愛性之方趣遊路以棲跡乘輕雲以翱翔于是精駭魂散改心回趣願納至言仰崇玄度衆愁忽然不辭而去

籍田說

魏 曹植

春畊于籍田耶中令侍寡人焉顧而謂之曰昔者神農氏始嘗萬草教民種植今寡人之與此田將欲以擬乎治國非徒供耳目而已也大營疇萬畝厥田上下經以大陌帶以橫阡此亦寡人之封疆也曰殄沒而歸館晨未昕而阴野此亦寡人之先下也拔雍特疇禾黍異田此亦寡人之理政也及其息日涌庶重陰懐有虞撫素琴此亦寡人之所親賢也刺棃臭蕕

棄之遠疆此亦寡人之所遠佞也若年豐歲登果蔬菜滋則臣僕小大咸取驗焉又門封人有能以輕[illegible]修鉤去樹之蝎者樹得以茂繁中舍人曰不識天下者亦有蝎者乎寡人告之曰昔三苗共工驩兜非堯之蝎歟問曰諸侯之國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蝎歟然三國無輕鑿修鉤之任終于齊篡魯弱晉國以分不亦痛乎曰不識爲君子者亦蝎乎寡人告之曰固有之也富而慢貴而驕殘仁賊義甘財悅色此亦君子之蝎也

天子勤耘以牧一國大夫勤耘以收世祿君子勤耘以顯令德夫農者始于種終于獲澤既將矣苗既美矣棄而不耘則改爲荒疇焉豈年者期于必收譬修道亦期于殁身也

髑髏說

魏　曹植

曹子遊乎陂塘之濱步乎蓁穢之藪蕭條潛虛經幽踐阻顧見髑髏塊然獨居於是伏軾而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劒殉國君乎將被堅執銳斃三軍乎將嬰茲固命疾隕傾乎將壽終數極歸幽冥乎叩遺骸而歎息哀白骨之無靈慕嚴周之適楚儻託夢以通情於是伻若有來怳若有存影見容隱厲聲而言曰子何國之君子乎既枉輿駕閔其枯朽不惜咳唾之音而慰以若言子則辯於辭矣然未達幽冥之情死生之說也夫死之爲言歸也歸也者歸于道也道也者以無形爲主故能與化推移陰陽不能更四時不能矜是故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怳惚之庭望之不見其象聽之不聞其聲挹之不充注之不盈吹之不凋噓之不榮激之不流凝之不停寥落冥漠與道相拘偃然長寢樂莫是踰曹子曰余將請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輟籍反子骸形於是髑髏長呻廓然歎曰甚矣何子之難語也太素氏不仁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眞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乎余將歸於太虛於是言卒絕響神光霧除顧將旋軫乃命僕夫拂以玄塵覆以縞巾爰將藏彼路濱覆以丹土翳以綠榛夫存亡之異世乃宣尼之所陳何神憑之虛對云死生之必均

文學莊生而不離賦體

寶刀銘

魏 曹植

造兹寶刀既礱既礪匪以尚武予身是衛麟角匪獨鸞胆匪靡

社頌

魏 曹植

於惟太社官名后土是曰句龍功著仁古德配帝皇實爲靈主克明播植農正曰桂尊以作稷豐年是與義與社同方神北宇建國承家莫不修敘

冬至獻襪頌

魏　曹植

玉趾既御、履和蹈貞、行與祿邁、動以福并、南窺北戶、西巡王城、翱翔萬域、聖體浮輕、

宜男花頌

魏　曹植

草號宜男既曄且貞厥貞伊何惟乾之嘉其曄伊何綠葉丹花光采晃曜配彼朝日君子耽樂好和琴瑟固作螽斯微立孔臧福齊大姒永世克昌

七啓

魏 曹植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幷命王粲作焉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飛遯離俗澄神定靈輕祿傲貴與物無營耽虛好靜羨此永生獨馳思乎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經迥漠出幽虛入乎泱漭之野遂屆玄微子之所居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壑

對芳林冠皮弁被文裘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崖而嬉遊志飄飄焉峣峣焉似若狹六合而隘九州若將飛而未逝若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攀葛藟而登距巖而立順風而稱曰予聞君子不遯俗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勳今吾子弃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紀經譬若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玄微子俯而應之曰噫有是言乎夫太極之初渾沌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茲茲元氣誰知其

終名穢我身位累我躬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遺風假靈龜以託喻寧掉尾於塗中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豔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靈而激神況近在乎人情僕將為吾子說遊觀之至娛演聲色之妖靡論變化之至妙敷道德之弘麗願聞之乎玄微子曰吾子整身傲世探隱拯沉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耳以聽玉音

鏡機子曰芳菰精粺霜蓄露葵玄熊素膚肥豢膿肌蟬翼之割剖纖析微累如疊縠離若散雪輕隨風飛

刃不轉切山鵽斥鷃珠翠之珍寒芳蓮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臛江東之潛鼉臇漢南之鳴鶉糅以芳酸甘和既醇玄冥適鹹蓐收調辛紫蘭丹椒施和必節滋味既殊遺芳射越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應化則變感氣而成彈徵則苦發叩宮則甘生於是盛以翠樽酌以彤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神可以娛腸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

鏡機子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飾以文犀彫以翠綠

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荊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儁隨波截鴻水不漸刃九旒之冕散燿垂文華組之纓從風紛紜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符采照爛流景揚煇黼黻之服紗縠之裳金華之舄動趾遺光繁飾參差微鮮若霜緄佩綢繆或彫或錯薰以幽若流芳肆布雍容閑步周旋馳燿南威為之解顏西施為之巧笑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遊獵可以娛情僕將為吾子駕雲龍之飛駟飾玉輅之繁纓垂宛虹之長綏抗招搖之華旍揮急歸之矢秉繁弱之弓忽躡景而輕鶩逸奔驥而超遺風於是磎塡谷塞榛藪平夷緣山置罝彌野張罘下無漏跡上無逸飛鳥集獸屯然後會圍獠徒雲布武騎霧散丹旗燿野戈殳皓旰曳文狐掩狡兔捎鷫鸘拂振鷺當軌見藉值足遇踐飛軒電逝獸隨輪轉翼不暇張足不及騰動觸飛鋒舉挂輕罾搜林索險探薄窮阻騰山赴壑風厲焱舉機不虛發中必飲羽於是人稠網密地逼勢脅哮闞之獸張牙奮鬣志在觸突猛氣不懾乃使北宮東郭之疇生抽豹尾分裂貙肩形不抗手骨不隱拳批熊碎掌拉虎摧斑野無毛類林無羽群積獸如陵飛翮成雲於是駭鐘鳴鼓收旌弛旆頓綱縱網罷獠迴邁駿騄齊驤揚鑾飛沫俯倚金較仰撫翠蓋雍容暇豫娛志方外此羽獵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乎玄微子曰余樂恬靜未暇此觀也

鏡機子曰閑宮顯敞雲屋皓旰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風而立觀形軒紫柱文榱華梁綺井含葩金墀玉箱溫房則冬服絺綌清室則中夏含霜華閣緣雲飛陛凌虛俯眺流星仰觀八隅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繁巧神怪變容異形班輸無所措其斧斤離婁為之失睛麗草交植殊品詭類綠葉朱榮熙天曜日素水盈沼叢木成林飛翮凌高鱗甲隱深於是逍遙暇豫忽若忘歸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芳餌沉水輕繳弋飛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然後采菱華擢水蘋弄珠蜯戲鮫人諷漢廣之所詠覿遊女於水濱燿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纖羅遺芳烈而靖步

折皓手而清歌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
無由佩蘭蕙兮爲誰修嬿婉絶兮我心愁此宮館之
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玄微子曰予耽巖穴未暇
此居也
鏡機子曰旣遊觀中原逍遥閒宮情放志蕩淫樂未
終亦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越俗揚北里之流聲紹陽
阿之妙曲爾乃御文軒臨洞庭琴瑟交揮左篪右
鐘鼓俱振簫管齊鳴然後姣人乃被文縠之華袿振
輕綺之飄颻戴金搖之熠燿揚翠羽之雙翹揮流芳

七啓　五

燿飛文歷盤鼓煥繽紛長裾隨風悲歌入雲蹻捷若
飛蹈虚遠蹠凌躍超驤蜿蟬揮霍翔爾鴻翥濈然鳬
没縱輕體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飛聲激塵依違
響才捷若神形難爲象於是爲歡未渫白日西頹散
樂變飾微步中閨玄眉弛兮鉛華落收亂髮兮拂蘭
澤形媠服兮揚幽若紅顏宜笑睇眄流光昔與吾子
攜手同行踐飛除卽閒房華燭爛幄幙張動朱脣發
清商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爲歡未央此聲色之
妙也子能從我而遊之乎玄微子曰予願清虚未暇

此遊也
鏡機子曰予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
成仁是以雄俊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身
故田光伏劍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果毅輕斷虎
步谷風威慴萬乘華夏稱雄辭未及終而玄微子曰
善鏡機子曰此乃遊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
文無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飛仁揚義騰
道藝遊心無方抗志雲際凌轢諸侯驅馳當世揮袂
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吾子若當此之時能

七啓　六

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予亮願焉然方於大道有
累如何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曜日
玄化參神與靈合契惠澤播於黎苗威靈震乎無外
超隆乎殷周踵羲皇而齊泰顯朝惟清王道遐均
民望如艸我澤如春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岳無巢居
之民是以俊乂來仕觀國之光舉不遺才進各異方
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堂正流俗之華說綜孔
氏之舊章散樂移風國富民康神應休臻屢獲嘉祥

故書霧紛而晨降擢盈宵而舒光覩游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然主上猶以沉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采英奇於仄陋宣昌明於巖穴此甯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吾子爲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於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韙哉言乎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觸我禀聽予心至聞天下穆清明君蒞國覽盈之正義知賢者之達志今予廓爾身輕若飛願反初服從子而歸

稽叔夜文抄

琴賦

晉　嵇康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以爲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
味有厭而此不勌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
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
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然八音之器歌
舞之象歷世才士並爲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
襲稱其才幹則以危苦爲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爲
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爲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

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聲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
之情也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綴叙所懷以爲之賦
其辭曰
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披重壤以誕載兮
參辰極而高驤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
紛紜以獨茂兮飛英蕤於昊蒼夕納景于虞淵兮旦
晞幹於九陽經千載以待價兮寂神時而永康且其
山川形勢則盤紆隱深磪嵬岑嵓互嶺巉巖岝崿嶇崯
丹崖嶮巇青壁萬尋若乃重巘增起偃蹇雲覆邈
隆崇以極壯崛巍巍而特秀蒸靈液以播雲據神淵
而吐溜爾乃顛波奔突狂赴爭流觸巖抵隈鬱怒彪
休洶涌騰薄奮沫揚濤瀄汨澎湃蜿蟺相糾放肆大
川濟乎中州安迴徐邁寂爾長浮澹乎洋洋縈抱山
丘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奧宇之所寶殖珍怪琅玕
瑤瑾翕赩叢集累積奐衍於其側若乃春蘭被其東
沙棠殖其西涓子宅其陽玉醴涌其前玄雲蔭其上
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惠風流其間竦肅肅以靜
謐密微微其清閑夫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

神麗而足思願愛樂矣於是遯世之士榮期綺季之
儔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壑援瓊枝陟峻崿以遊乎其
下周旋永望邈若凌飛邪睨崑崙俯闞海湄指蒼梧
之迢遞臨迴江之威夷悟時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餘
輝羡斯嶽之弘敞心慷慨以忘歸情舒放而遠覽接
軒轅之遺音慕老童於騩隅欽泰容之高吟顧茲梧
而興慮思假物以託心乃斲孫枝準量所任至人攄
思制爲雅琴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夔襄薦法般
倕騁神鎪會裛厠朗密調均華繪彫琢布藻垂文錯

以犀象籍以翠綠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爰
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
爚發采揚明何其麗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君
子新聲憀亮何其偉也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
相證參發並趣上下累應踸踔磥硌美聲將興固以
和昶而足耽矣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
紛淋浪以流離奐淫衍而優渥粲奕奕而高逝馳岌
岌以相屬沛騰遌而競趣翕韡曄而繁縟狀若崇山
又象流波浩兮湯湯鬱兮峩峩怫惘煩寃紆餘婆娑

陵縱播逸霍濩紛葩檢容授節應變合度競名擅業
安軌徐步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含顯媚以送終飄餘
響乎泰素若乃高軒飛觀廣夏閑房冬夜肅清朗月
垂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於是器冷絃調心閑手敏
觸攙如志唯意所擬初涉淥水中奏清徵雅昶唐堯
終詠微子寛明弘潤優游躇跱拊絃安歌新聲代起
歌曰凌扶摇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為好仇餐沆瀣兮
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遊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
兮任去留激清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於是曲引

向闌衆音將歇改韻易調奇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
飛纖指以馳騖紛儸譶以流漫或徘徊顧慕擁鬱抑
按盤桓毓養從容祕翫闥爾奮逸風駭雲亂牢落凌
厲布濩半散豐融披離斐韡奐爛英聲發越采采粲
粲或間聲錯糅狀若詭赴雙美並進駢馳翼驅初若
將乖後卒同趣或曲而不屈直而不倨或相凌而不
亂或相離而不殊時劫掎以慷慨或怨㜸而躊躇忽
飄颻以輕邁乍留聯而扶疏或參譚繁促複疊攢仄
從橫駱驛奔遁相逼拊嗟累讚間不容息瓌豔奇偉

殫不可識若乃閑舒都雅洪纖有宜清和條昶案衍
陸離穆温柔以怡懌婉順敘而委蛇或乘險投會邀
隙趨危嚶若離鵾鳴清池翼若浮鴻翔曾崖紛文斐
尾慊縿離纚微風餘音靡靡猗猗或摟批櫟捋縹繚
潎冽輕行浮彈明嫿睽慧疾而不速留而不滯翩緜
飄邈微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迫而
察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既豐贍以多姿又善始而
令終嗟姣妙以弘麗何變態之無窮若夫三春之初
麗服以時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涉蘭圃登重基背長

秋騄華芝臨清流賦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榮滋理重華之遺操慨遠慕而長思若乃華堂曲宴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進南荊發西秦紹陵陽度巴人變用雜而並起竦衆聽而駭神料殊功而比操豈笙籥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鵾鷄遊絃更唱迭奏聲若自然流楚窈窕懲躁雪煩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猶有一切承間簉乏亦有可觀者焉然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嬉遊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閑

止非夫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吝非夫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間遼故音庳絃長故徽鳴性絜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情矣是故懷戚者聞之莫不憯懍慘悽愀愴傷心含哀懊咿不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欨愉懽釋抃舞踊溢留連瀾漫嗢噱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愉淑穆玄真恬虛樂古棄事遺身是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訥愼其餘觸類而長所致非一同歸殊途或文或質總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于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豹輟謳狄牙喪味天吳踊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舞鸑鷟於庭階游女飄焉而來萃感天地以致和況蚑行之衆類嘉斯器之懿茂詠茲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亂曰愔愔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綸翕響冠衆藝兮識音者希孰能珍兮能盡雅琴唯至人兮

王元美曰器和四語其琴賦之質用乎

晉 嵇康

有宏達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疎闊方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獨步懷玉被褐交不苟合仕不期達常以爲忠信篤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夷遊八蠻浮滄海踐河源甲兵不足忌猛獸不爲患是以機心不存泊然純素從容縱肆遺志好惡以天道爲一指不識品物之細故也然而大道既隱智巧滋繁世俗膠加人情萬端利之所在若鳥之追鸞富爲積蠹貴爲聚

怨動者多累靜者鮮患而乃思丘中之隱士樂川上之執竿也於是遠念長想超然自失郢人既沒誰爲吾質聖人吾不得見冀聞之於數術乃適太史貞父之廬而訪之曰吾有所疑願子卜之貞父乃危坐操蓍拂几陳龜曰君何以命之先生曰吾寧發憤陳誠讜言帝庭不屈王公乎將卑懦委隨承旨倚靡爲面從乎寧愷悌弘覆施而不德乎將進趣世利苟容偷合乎寧隱居行義推至誠乎將崇飾矯誣養虛名乎寧斥逐凶佞守正不傾明否臧乎將傲倪滑稽挾智任術爲智囊乎寧與王喬赤松爲侶乎將進伊摯而友尚父乎寧隱鱗藏彩若淵中之龍乎將舒翼揚聲若雲間之鴻乎寧外化其形內隱其情屈身隨時陸沉無名雖在人間實處冥冥乎將激昂爲清銳思爲精行與世異心與俗并所在必聞恒營營乎寧寥落閒放無所矜尚彼我爲一不爭不讓遊心皓素忽然坐忘追羲農而不及行中路而惆悵乎將慷慨以爲壯感槩以爲亮上干萬乘下凌將相尊嚴其容高自矯抗常如失職懷恨怏怏乎寧聚貨千億擊鍾鼎食

枕藉芬芳婉孌美色乎將苦身竭力剪除荊棘山居谷飲倚巖而息乎寧如伯奮仲堪二八爲偶排擯共鯀令失所乎將如箕山之夫潁水之父輕賤唐虞而笑大禹乎寧如泰山之隱德潛讓而不揚乎將如季札之顯節義慕爲子臧乎寧如老聃之清淨微妙守玄抱一乎將如莊周之齊物變化洞達而放逸乎寧如夷吾之不忝束縛而終作霸功乎將如魯連之輕世肆志高談從容乎寧如市南子之神勇內固山淵其志乎將如毛公藺生之龍驤虎步慕爲壯士乎此

誰得誰失何凶何吉時移俗易好貴慕名臧文不讓位於栁季公孫不歸美於董生賈誼一當於明主絳灌作色而揚聲況今千龍並馳萬驥徂征紛紜交競逝若流星敢不惟思謀於老成哉太史貞父曰吾聞至人不相達人不卜若先生者文明在中見素表璞內不愧心外不負俗交不爲利仕不謀祿鑒乎古今滌情蕩欲夫如是呂梁可以遊湯谷可以浴方將觀大鵬於南溟又何憂於人間之委曲

太師箴

晉 嵇康

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陶化人倫肇興厥初冥昧不慮不營欲以物開患以事成犯機觸害智不救生宗長歸仁自然之情故君道自然必託賢明茫茫在昔罔或不寧赫胥既往紹以皇羲默靜無文大朴未虧萬物熙熙不夭不離爰及唐虞猶篤其緒體資易簡應天順矩絺褐其裳土木其宇物或失性懼若在予疇咨熙載終禪舜禹夫統之者勞仰之者逸至人

重身棄而不恤故子州稱疾石戶乘桴許由鞠躬辭長九州先王仁愛愍世憂時哀萬物之將頹然後莅之下逮德衰大道沈淪智惠日用漸私其親懼物乖離擘義畫仁利巧愈競繁禮屢陳刑教爭施天性喪眞季世陵遲繼體承資憑尊恃勢不友不師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謀國不吝灰沈賞罰雖存莫勸莫禁若乃驕盈肆志阻兵擅權矜威縱虐禍蒙丘山刑本懲暴今以脅賢昔爲天下今爲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喪亂弘多國乃隕顛

故殷辛不道首綴素旗周朝敗度彘人是謀楚靈極暴乾溪潰叛晉厲殘虐欒書作難主父棄禮㲉胎不宰秦皇荼毒禍流四海是以亡國繼踵古今相承醜彼摧滅而襲其亡徵初安若山後敗如崩臨刃振鋒悔何所增故居帝王者無曰我尊慢爾德音無曰我強肆于驕淫棄彼佞倖納此遲顏諫言順耳染德生患悠悠庶類我控我告唯賢是授何必親戚順乃造好民實胥效治亂之原豈無昌教穆穆天子思問其愆虛心導人允求讜言師臣司訓敢告在前

家誡

晉　嵇康

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準行自當量其善者必擬議而後動若志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恥躬不逮期於必濟若心疲體解或牽於外物或累於内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於去就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不成一匱而敗之以之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繁華熠燿無結秀之勲終年之勤無一旦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若夫申胥之長吟夷齊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可耳所居長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當極親密不宜數往往當有時其衆人又不當宿留所以然者長吏喜問外事或時發舉則怨或者謂人所說無以自免也若行寡言慎備自守則怨責之路解矣其立身當清遠若有煩辱欲人之盡命託人之請求當

謙辭以謝其素不預此輩事當相亮耳若有怨恚必
所不忍可外遂拒絕爲濟之所以然者上遠宜適之
幾中絕常人淫輩之求下全束修無玷之稱此又秉
志之一隅也凡行事先自審其可不差於宜宜行此
事而人欲易之當說宜易之理若使彼語殊佳者勿
羞折遂非也若其理不足而更以情求來守人雖復
云云當堅執所守此又秉志之一隅也不須行小小
束脩之意氣若見窮乏而有可以賑濟者便見義而
作若人從我欲有所求先自思省若有所損廢多於

今日所濟之義少則當權其輕重而拒之雖復守辱
不已猶當絕之然大率人之告求皆彼無我有故來
求我此爲與之多也自不如此而爲輕竭不忍面言
強副小情未爲有志也夫言語君子之機機動物應
則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若於意不善了而本
意欲言則當懼有不了之失且權忍之後視向不言
此事無他不可則向言或有不可然則能不言全得
其可矣且俗人傳吉遲傳凶疾又好議人之過闕此
常人之議也坐言所言自非高議但是動靜消息小

小異同但當高視不足和答也非義不言詳靜敬道
豈非寡悔之謂人有相與變爭未知得失所在慎勿
預也且默以觀之其非行自可見或有小是不足是
小非不足非至竟可不言以待之就有人問者猶當
辭以不解近論議亦然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形勢
似欲轉盛便當亟舍去之此將鬬之兆也坐視必見
曲直黨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
自謂爲直則謂曲我者有私於彼便怨惡之情生矣
或便獲悖辱之言正坐視之大見是非而爭不了則

仁而無武於義無可當遠之也然都大爭訟者小人
耳正復有是非共濟汗漫雖勝可足稱哉就不得遠
取醉爲佳若意中偶有所諱而彼必欲知者若守大
不已或劫以鄙情不可憚此小輩而爲所攙引以盡
其言今正堅語不知不識方爲有志耳自非知舊鄰
比庶幾已下欲請呼者當辭以他故勿往也外榮華
則少欲自非至急終無求欲上美也不須作小小卑
恭當大謙裕不須作小小廉恥當全大讓若臨朝讓
官臨義讓生若孔文舉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節

凡人自有公私慎勿强知人知彼知我知之則有忌於我今知而不言則便是不知矣若見竊語私議便舍起勿使忌人也或時逼迫强與我共說若其言邪險則當正色以道義正之何者君子不容僞薄之言故也一旦事敗便言某甲昔知吾事以宜備之深也凡人私語無所不有宜預以爲意見之而走者何哉或偶知其私事與同則可不同則彼恐事泄思害人以滅迹也非意所欽者而來戲調蚩笑人之闕者但莫應從小共轉至於不共而勿大氷矜趨以不言答之勢不得久行自止也自非所監臨相與無他宜適有壺榼之意束修之好此人道所通不須逆也過此以往自非通穆匹帛之饋車服之贈當深絕之何者常人皆薄義而重利今以自竭者必有爲而作鬻貨徼歡施而求報其俗人之所甘願而君子之所大惡也[illegible]又慎不須離擾强勸人酒不飲自已若人來勸已輒當爲持之勿誚勿逆也見醉薰薰便止愼不當至困醉不能自裁也

東平太守碑

晉 嵇康

先生諱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厥遠祖陶化於上世而先生弘誕於後代詩所載阮國則是族之本也先生承命世之美希達節之度得意忘言尋妙于萬物之始窮理盡性研幾于幽明之極和光同塵羣生莫能屬也確乎不可拔當塗莫能貴也或出或處與時升降或默或語與世推移望其形者猶登嶽涉海滂然無以究其高測其深覽其神者猶旁璞覩珪肅然無不欽其寶而羨其奇也不屑夷齊之潔故其清不可尚也不屑惠連之汙故其道不可屈也蘧瑗昇降於卷舒甯武夫就于愚智顧盼二子不亦泰如危宗廟之犧安不靈之龜故無祗犢之逼而有塗中之廣觀屈轂鳴鴈是以處不才之間察巨瓠縛帶是以遊有用之際夸大辨而御之以訥資大白而容之以辱爲無爲而名不能累也事無事而世不能役也訪垂天之翼於寂寞之域投芒刃之穎於有解之會固游刃必有餘地豈若接輿被張以養生於陵灌園以

求實齷齪近步脩一作循執轍而已哉尼父議老成于猶龍衛賜譬重仞于日月揆之先生其殆庶幾乎方將擧逸駕於洪涯騁遐軌于巢州跨宇宙以高超凌雲霄以優游享年若干遘病而卒於是遠鑒之士有識之徒先生之没夫豈不慨然賜豪傑而存惠子之問運斧斲而思郢人之力乃探賾索隱以叙雅操使將來君子知莊生之跡略舉志碑之曰

嗟哉先生天挺無欲玄虛恬淡混齊榮辱盪滌穢累婆娑山足胎胞造化韜蘊光燭鼓棹滄浪彈冠嵩岳

頤神太素簡遺世務滌之不清溷之不濁翱翔區外遺物廢俗隱處巨室久眞歸漠汪汪淵源邈跡圖緣

與山巨源絶交書

晉 嵇康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穎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旁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

無之今乃信其眞有耳性有所不堪眞不可强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栖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

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疎懶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艸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以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愼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

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强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

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眞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唯達者爲能通之此足下度内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漠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必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悢悢如何可言今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嬲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麁疏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

眞所乏耳豈可見黄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懽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爲別嵇康白

與呂長悌絕交書

晉　嵇康

康白昔與足下年時相比以故數面相親足下篤意遂成大好由是許足下以至交雖出處殊塗而歡愛不衰也及中間少知阿都志力開悟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而阿都去年向吾有言誠忿足下意欲發舉吾深抑之亦自恃每謂足下不足迫之故從吾言間令足下因其順親蓋惜足下門戶欲令彼此無恙也又足下許吾終不繫都以子父六人為誓吾乃慨然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都遂釋然不復興意足下陰自阻疑密表繫都先首服誣都此為都故信吾又無言何意足下苞藏禍心邪都之含忍足下實由吾言今都獲罪吾為負之吾之負都由足下之負吾也悵然失圖復何言哉若此無心復與足下交矣古之君子絕交不出醜言從此別矣臨別恨恨嵇康白

養生論

晉　嵇康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燋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

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也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艸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

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

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勌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爲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

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

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强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庶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爲其無有哉

釋私論

晉 嵇康

夫稱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敎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爲主以通物爲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爲非以違道爲闕何者匿情矜恡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爲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是故伊尹不借賢於殷湯故世濟而名顯周旦不顧賢而隱行故假攝而化隆夷吾不匿情於齊桓故國霸而主尊其用心豈爲身而繫乎私哉故管子曰君子行道忘其爲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仁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爲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

措而事與是俱也故論公私者雖云一作終於事與
是俱而已志道存善事無凶邪無所懷而不匿者不
可謂無私雖欲之伐善情之違道無所抱而不顯者
不可謂不公今執必公之理以繩不公之情使夫雖
爲善者不離於有私雖欲之伐善不陷於不公重其
名而貴其心則是非之情不得不顯矣是非必顯有
善者無匿情之不是有非者不加不公之大非無不
是則善莫不得無大非則莫過其非乃所以救其非
也非徒盡善亦所以厲不善也夫善以盡善非以救

非而況乎以是非之至者故善之與不善物之至者
也若處二物之間所往者必以公成而私敗同用一
器而有成有敗夫公私者成敗之途而吉凶之門乎
故物至而不移者寡不至而在用者衆若質乎中人
之性運乎在用之質而栖心古烈擬足公塗值心而
言則言無不是觸情而行則事無不吉於是乎同之
所措者乃非所措也俗之所私者乃非所私也言不
計乎得失而遇善行不準乎是非而遇吉豈公成私
敗之數乎夫如是也又何措之有哉故里鳧顯盜晉
文愷悌勃鞮號罪忠立身存繆賢吐釁言納名稱漸
離告誠一堂流涕然數子皆以投命之禍臨不測之
機表露心識獨以安全況乎君子無彼人之罪而有
其善乎措善之情其所病也唯病病是以不病病而
能療亦賢於療矣然事亦有似非而非非類是而非
是者不可不察也故變通之機或有矜以至讓貪以
致廉愚以成智忍以濟仁然矜吝之時不可謂無廉
情忍之形不可謂無仁此似非而非非者也或讒言
似信不可謂有誠激盜似忠不可謂無私此類是而

非是也故乃論其用心定其所趣執其辭而準其禮
察其情以尋其變肆乎所始名其所終則夫行私之
情不得因乎似非而容其非淑亮之心不得蹈乎似
是而負其是故實是以暫非而後顯實非以暫是而
後明公私交顯則行私者無所冀而淑亮者無所負
矣行私者無所冀則思改其非立功者無所忌則行
之無疑此大治之道也故主妾覆醴以罪受戮王陵
庭爭而陳平順旨於是觀之非似非非者乎明君子
之篤行顯公私之所在闔堂盈階莫不寓目而曰善

人也然背顔退譏而含私者不復同耳抱志而匿情不改者誠神以喪於所惑而體以溺於常名心以制於所慴而情有繫於所欲咸自以爲有是而莫賢乎巳未有功朞之慘駭心之禍遂莫能收情以自反棄名以任實乃心有是焉匿之以私志有善焉措之爲惡不措所措而措所不措不求所以不措之理而求所以爲措之道故時爲措而闇於措是以不措爲拙措爲工唯懼隱之不微唯患匿之不密故有矜忤之容以觀常人矯飾之言以要俗譽謂永年良規莫盛

於茲終日馳思莫闚其外故能成其私之體而喪其自然之質也於是隱匿之情必存乎心僞怠之機必形乎事若是則是非之議既明賞罰之實又篤不知冒陰之可以無景而患景之不匿不知無措之可以無患而患措之不巧豈不哀哉是以申侯苟順取棄楚太宰嚭耽私卒享其禍由是言之未有抱隱顧私而身立清世匿非藏情而信著明名者也君子既有其質又覩其鑒貴夫亮達布而存之惡夫矜吝棄而遠之所措一非而內愧乎神賤隱一闕而外慙其形

言無苟諱而行無苟隱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而苟非心無所矜而情無所繫體清神正而是非允當忠感明天子而信篤乎萬民寄胸懷於八荒垂坦蕩以永日斯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美冀者乎或問曰第五倫有私乎哉曰昔吾兄子有疾吾一夕十往省而反寐自安吾子有疾終朝不往視而通夜不得眠若是可謂私乎非私也答曰是非也非私也夫私以不言爲名公以盡言爲稱善以無名爲體非以有措爲負今第五倫顯情是非無私也矜往不眠是有非

也無私而有非者無措之志也夫言無措者不齊於必盡也言多吝者不具於不言而已故多吝有非無措有是然無措之所以有是以志無所尚心無所欲達乎大道之情動以自然則無道以至非也抱一而無措則無私無非兼有二義乃爲絕美耳若非而能言者是賢於不言之私非無情以非之大者也今第五倫有非而能顯不可謂不公也所顯是非不可謂有措也有非而謂私不可謂不惑公私之理也

管蔡論

晉 嵇康

或問曰案記管蔡流言叛戾東都周公征討誅以凶逆頑惡顯著流名千里且明父聖兄曾不鑒凶愚於幼稚覺無良之子弟而乃使理亂殷之弊民顯榮爵於藩國使惡積罪成終遇禍害於理不通心無所安願聞其說答曰善哉子之問也昔文武之用管蔡以實周公之誅管蔡以權權事顯實理沈故令時人全謂管蔡為頑凶方為吾子論之夫管蔡皆服教殉義

忠誠自然是以文王列而顯之發旦二聖舉而任之非以情親而相私也乃所以崇德禮賢濟殷弊民綏輔武庚以興頑俗功業有績故曠世不廢名冠當時列為藩臣逮至武卒嗣誦幼沖周公踐政率朝諸侯思光前載以隆王業而管蔡服教不達聖權卒遇大變不能自通忠疑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眾欲除國患翼存天子甘心毀旦斯乃愚誠憤發所以徼福也成王大悟周公顯復一化齊俗義以斷恩雖內信如心外體不立稱兵叛亂所惑者廣是以隱忍授刑流涕行誅示以賞罰不避親戚榮爵所顯必鍾盛德戮撻所施必加有罪斯乃為教之正今之朝議管蔡雖懷忠抱誠要為罪誅罪誅已顯不得復理內必幽伏罪惡遂章幽章之路大殊故令奕世未蒙發起然論者誠名信行便以管蔡為惡不知管蔡之惡乃所以令三聖為不明也若三聖未為不明則聖不祐惡而任頑凶不容於時世則管蔡無取私於父兄而見任必以忠良則二叔故為淑善矣今若本三聖之用明思顯授之實理推忠賢之闇權論為國之大紀

則二叔之良乃顯三聖之用也以流言之故有緣周公之誅是矣且周公居攝邵公不悅推此言則管蔡懷疑未為不賢而忠賢可不達權三聖未為用惡而周公不得不誅若此三聖所用信良周公之誅得宜管蔡之心見理爾乃大義得通外內兼敘無相伐負者則時論亦得釋然而大解也

明膽論

晉　嵇康

有呂子者精義味道研覈是非以爲人有膽可樂明
有明便有膽矣嵇先生以爲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
曰夫元氣陶鑠衆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
明唯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内無不畢備降此已往
蓋闕如也或明于見物或勇于決斷人情貪廉各有
所止譬諸草木區以别矣兼之者博于物偏受者守
其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相生明以見物膽以決

斷專明無膽則雖見不斷專膽無明達理失機故子
家軟弱陷于弑君左師不斷見逼華臣皆智及之而
決不行也此理坦然非無疑滯故略來一隅想不重
疑敬覽來論可謂海亦不加者矣析理貴約而盡情
何尚浮穢而迂誕哉今子之論乃引渾元以爲喻何
遼遼而坦謾也故直答以人事之切要焉漢之賈生
陳切直之策奮危言之至行之無疑明所察也忌鵩
作賦暗所惑也一人之膽豈有盈縮乎蓋見與不見
故行之有果否也子家左師皆愚惑淺弊明不徹達

故惑于曖昧終丁禍害豈明見照察而膽不斷乎故
霍光懷沉勇之氣履上將之任戰乎王賀之事延年
文生夙無武稱陳義奮辭膽氣凌雲斯其驗歟及於
斯授首陵母伏劍明果之儔若此萬端欲詳而載之
不可勝言也況有覩夷塗而無敢投足階雲路而疑
於迄泰清者乎若思弊之倫爲能自托幽昧之中棄
身陷阱之間如盜跖竄身于虎吻穿窬先首於溝瀆
而暴虎憑河愚敢之類則能有之是以余謂明無膽
無膽能偏守易了之理不在多喻故不遠[illegible]言若

未及三隅猶復有疑思承後誨得一騁辭夫論[illegible]在
情折引異同固情所受之終始推氣分之所由順端
極末乃不悖耳今子欲棄置渾元捃摭所見此爲好
理網目而惡持綱領也本論二氣不同明不生膽欲
極論之當令一人播無刺諷之膽而有見事之明故
當有不果之害非中人血氣無之而復資之以明二
氣存一體則明能運膽賈誼是也賈誼明膽自足相
經故能濟事誰言殊無膽獨任明以行事者乎子獨
自作此言以合其論也忌鵩闇惑明所不周何害于

膽乎。明旣以見物，膽能行之耳。明所不見，膽當何斷。進退相扶，可謂盈縮。就如此言，賈生陳策，明所見也；忌鵩作賦，闇所惑也。爾爲明徹於前，而闇惑於後，有盈縮也。苟明有進退，膽亦何爲不可偏乎。子然霍光有沉勇而戰于廢王，有所撓也。而子言一人膽豈有盈縮，此則是也。賈生闇鵩，明有所塞也；光懼廢立，勇有所撓也。夫唯至能無所虧耳。苟自非若此，誰無弊損乎。但當總有無之大略而致論之耳。夫物以實見爲主，延年奮發勇義，凌霆此則膽也。而云夙無武稱，

此爲信宿稱而疑成事也。延年處議，明所見也。壯氣騰厲，勇之決也。此足以觀矣。子又曰言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案子之言，此則有專膽之人，亦爲膽特自一氣矣。五才存體，各有所生。明以陽曜，膽以陰凝，豈可爲有陽而生陰，可無陽邪。雖相須以合德，要自異氣也。凡餘雜說，於期陵母，暴虎云云，萬言致一，欲以何明耶。幸更詳思，不爲辭費而已矣。

難自然好學論

晉　嵇康

夫民之性，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故不擾則其願得，不逼則其志從。洪荒之世，大朴未虧，君無文於上，民無競于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飽則安寢，饑則求食，怡然鼓腹，不知爲至德之世也。若此則安知仁義之端、禮律之文。及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以傳其意；區別羣物，使有類族；造立仁義，以嬰其心；制其名分，以檢其外；勸學講文，以神其教。故六經紛

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塗，故奔騖而不覺。是以貪生之禽，食園池之粱菽；求安之士，乃詭志以從俗。操筆執觚，足容蘇息；積學明經，以代稼穡。是以困而後學，學以致榮；計而後習，好而習成，有似自然。故令吾子謂之自然耳。推其原也，六經以抑引爲主，人性以從欲爲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故仁義務于理僞，非養眞之要術；廉讓生于爭奪，非自然之所出也。由是言之，則鳥不毀以求馴，獸不羣而

求畜。則人之眞性無爲正當自然就此禮樂矣。論又云嘉肴珍膳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于口也處在闇室覩蒸燭之光不教而悅得于心。況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雖事以未來情以本應則無損于自然好學難曰夫口之于甘苦身之于痛癢感物而動應事而作不須學而後能不待借而後有此必然之理吾所不易也今子以必然之理論未必然之好學則恐似是而非之議學如一栗之論于是乎在也今子立六經以爲準仰仁義以爲主以規矩爲軒駕以講誨爲哺乳由其塗則通乖其路則滯

遊心極視不覩其外。終年馳騁思不出位。聚族獻議唯學爲貴執書摘句俯仰咨嗟使服膺其言以爲榮華。故吾子謂六經爲太陽不學爲長夜耳。今若以虛堂爲丙舍以誦諷爲鬼語以六經爲蕪穢以仁義爲臭腐覩文籍則目瞧脩揖讓則變傴襲章服則轉筋譚禮典則齒齲於是兼而棄之與萬物爲更始則吾子雖好學不倦猶將闕焉則向之不學未必爲長夜六經未必爲太陽也俗語曰乞兒不辱馬醫若遇上

古無文之始可不學而獲安不勤而得志則何求于六經何欲于仁義哉。以此言之則今之學者豈不先計而後學。苟計而後動則非自然之應也。子之云云恐故得菖蒲葅耳。

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晉　嵇康

夫神祇遐遠吉凶難明雖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而易以惑道故夫子寢答於來問終慎神怪而不言是以古人顯仁於物藏用於身知其不可衆所共非故隱之彼非所明也吾無意於庶幾而足下師心陋見斷然不疑繫決如此足以獨斷思省來論旨多不通謹因來言以生此難方推金木未知所在莫有食治世無自理之道法無獨善之術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樂政刑經常外事猶有所疏況乎幽微者耶縱欲辨明而無積惑起滯立端以明所由決斷以檢其要乃爲精微若但撮提羣愚[illegible]難種怨而棄之因謂無陰陽吉凶之理得無似噎而怨粒稼溺而責舟檝者邪論曰百年之宮不能令殤子壽孤逆魁岡不能令彭祖夭又曰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黥而後王皆性命也應曰此爲命有所定壽有所在禍不可以智逃福不可以力致英布畏痛卒罹刀鋸亞夫忌餒終有餓患萬物萬事凡所遭遇無非相命也然唐虞之世

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此吾之所疑也即如所論雖慎若曾顏不得免禍惡若桀跖故當昌熾吉凶素定不可推移則古人何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必積善而後福應信著而後祐來猶罪之招罰功之致賞也苟先積而後受報事理所得不爲闇自遇之也若皆謂之是相此爲決相命於行事定吉凶於知力恐非本論之意此又吾之所疑也又云多食不消必須黃丸苟命自當生多食何畏而服良藥若謂服藥是相之所一宅豈非是一耶若謂雖命猶當須藥自濟何知相不須宅以自輔乎若謂藥可論而宅不可說恐天下或有說之者矣既曰壽夭不可求甚於貴賤而復曰善求壽強者必先知災疾之所自來然後可防也然則壽夭果可求耶不可求也既曰彭祖七百殤子之夭皆性命自然而復曰不知防疾致壽去夭求實於虛故性命不遂此爲壽夭之來生於用身性命之遂得於善求然則夭短者何得不謂之愚壽延者何得不謂之智苟壽夭成於愚智則自然之命不可求之論奚所措之凡此

數者亦雅論之矛楯矣論曰專氣致柔少私寡欲宜行情性之所宜而合養生之正度求之於懷抱之內而得之矣又曰善養生者和爲盡矣誠哉斯言匪謂不然但謂全生不盡此耳夫危邦不入所以避亂政之害重門擊柝所以避狂暴之災居必爽塏所以遠風毒之患凡事之在外能爲害者此未足以盡其數也安在守一利而可以爲盡乎夫專靜寡欲莫若單豹行年七十而有童孺之色可謂柔和之用矣而一旦爲虎所食豈非恃内而忽外耶若謂豹相正當給

厨雖智不免則寡欲何益而云養生可得若單豹以未盡善而致災則輔生之道不止於一和苟和未足保生則外物之爲患者吾未知其所齊矣論曰師占成居則有驗使造新則無徵請問占成居而有驗者爲但占墻屋耶占居者之吉凶也若占居者而知盛衰此自占人非占成居也占成居而知吉凶此爲宅自有善惡而居者從之則當吉之人受災於凶宅妖逆無道獲福於吉居爾爲吉凶之致唯宅而已更令由人也新便無徵耶若吉凶故當由人則雖成居何

得而云有驗耶若此果可占耶不可占耶果有宅耶其無宅也論曰宅猶卜筮可以知吉凶而不能爲吉凶也應曰此相似而不同卜者吉凶無豫待物而應將來之地也相宅不問居者之賢愚唯觀已然有傳者已成之形也猶覩龍顏而知當貴見縱理而知餓死然各有由不爲闇中也今見其同於得吉凶因謂相宅與卜不異此猶見琴而謂之箜篌非但不知琴也縱如論宅與卜同但能知而不能爲則吉凶已成雖知何益卜與不卜了無所在而古人將有爲必曰

問之龜筮吉以定所由差此豈徒也哉此復吾之所疑也武王營周則云考卜惟王宅是鎬京周公營洛乃卜澗瀍終惟洛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古人修之於昔如彼足下非之於今如此不知誰定可從論曰爲三公宅而愚民必不爲三公可知也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宅也應曰不謂吉宅能獨成福但謂君子既有賢才又卜其居復順積德乃享元吉猶夫良農既懷善藝又擇沃土復加耘耔乃有盈倉之報耳今見愚民不能得福於吉居便

謂宅無善惡，何異覩種田之無十千，而謂田無壞埆耶？良田雖美，而稼不獨茂；卜宅雖吉，而功不獨成。相須之理誠然，則宅之吉凶未可惑也。今信徵辟則棄人理之所宜守，卜相則絕陰陽之吉凶，持知力則忘天道之所存，此何異識時雨之生物，因垂拱而望嘉穀乎？是故疑怪之論生，偏是之議興，所託不一，烏能相通？若夫兼而善之者，得無半非冢宅耶？論曰：時日譏祟，古盛王無之，季王之所好聽。此言善矣，顧其不盡然。湯禱桑林，周公秉圭，不知是譏祟非也？吉日惟

戊，既伯既禱，不知是時日非也？此皆是卜家事，先師所立，而一朝背之，必若湯、周未為盛王，幸吏許之。又當知二賢何如足下耶？論曰：賊方至，以疾走為務；食不消，以黃丸為先。予徒知此為賢於安須史與求乞胡，而不知制賊病於無形，事功幽而無跌也。夫救火以水，雖自多於抱薪，而不知曲突之先物矣。況乎天下微事，言所不能及，數所不能分，是以古人存而不論，神而明之，遂知來物，故能獨觀於萬化之前，收功於大順之後，百姓謂之自然，而不知所以然。若此，豈常理之所逮耶？今形象著明有數者，猶尚滯之。天地廣遠，品物多方，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衆也。今執辟穀之術，謂養生已備，至理已盡，馳心極觀，齊此而還，意所不及，皆謂無之，欲據所見以定古人之所難言，得無似蟪蛄之議氷耶？欲以所識而謂今人之所棄，得無似戎人問布於中國，覩麻種而不事耶？吾怯於專斷，進不敢定禍福於卜相，退不敢謂家無吉凶也。

答難養生論

晉　嵇康

答曰所以貴智而尚動者以其能益生而厚身也然欲動則悔吝生智行則前識立前識立則志開而物遷悔吝生則患積而身危二者不藏之於内而接於外秪足以災身非所以厚生也夫嗜欲雖出於人而非道之正猶木之有蝎雖木之所生而非木之宜也故蝎盛則木朽欲勝則身枯然則欲與生不並立名與身不俱存畧可知矣而世未之悟以順欲爲得生

雖有後生之情而不識生生之理故動之死地也是以古之人知酒肉爲甘鴆毒之如遺識名位爲香餌逝而不顧使動足資生不濫於物知正其身不營於外背其所害向其所利此所以用智遂生之道也故智之爲美美其益生而不羨生之爲貴貴其樂和而不交豈可疾智而輕身勤欲而賤生哉且聖人寶位以富貴爲崇高者蓋謂人君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民不可無主而存主不能無尊而立故爲天下而尊君位不爲一人而重富貴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

者蓋爲季世惡貧賤而好富貴也未能外榮華而安貧賤且抑使由其道而不爭不可令其力爭故許其心競中庸不可得故與其狂狷此俗談耳不言至人當貪富貴也聖人不得已而臨天下以萬物爲心在宥羣生由身以道與天下同於自得穆然以無事爲業坦爾以天下爲公雖居君位饗萬國恬若素士接賓客也雖建龍旂服華袞忽若布衣之在身故君臣相忘於上蒸民家足於下豈勸百姓之尊已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貴爲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且子文三

顯色不加悅柳惠三黜容不加戚何者令尹之尊不若德義之貴三黜之賤不傷冲粹之美二子嘗得富貴於其身終不以人爵嬰心故視榮辱如一由此言之豈云欲富貴之情哉請問錦衣繡裳不陳於闇室者何必顧衆而動以毁譽爲歡戚也夫然則欲之患其得得之懼其失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在上何得不驕持滿何得不溢求之何得不苟得之何得不失耶且君子由其言辭則千里之外應之豈在於多欲以貴得哉奉法循理不絓世網以無罪自尊以不仕

爲逸遊心乎道義偃息乎卑室恬愉無遌而神氣條
達豈須榮華然後乃貴哉耕而爲食蠶而爲衣衣食
周身則一天下之財猶渴者飲河快然以足不羨洪
流豈待積斂然後乃富哉君子之用心若此蓋將以
名位爲贅瘤資財爲塵垢也安用富貴乎故世之難
得者非財也非榮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雖耦耕
甽畝被褐啜菽豈不自得不足者雖養以天下委以
萬物猶未愜然則足者不須外不足者無外之不須
也無不須故無往而不乏無所須故無適而不足不

以榮華肆志不以隱約趨俗混乎與萬物並行不可
寵辱此眞有富貴也故遺貴欲貴者賤及之故忘富
欲富者貧得之理之然也今居榮華而憂雖與榮華
偕老亦所以終身長愁耳故老子曰樂莫大於無憂
富莫大於知足此之謂也難曰感而思室饑而求食
自然之理也誠哉是言今不使不室不食但欲令室
食得理耳夫不慮而欲性之動也識而後感智之用
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無餘智用者從感而求勸
而不已故世之所患禍之所由常在於智用不在於

性動今使瞽者遇室則西施與嫫母同情瞶者忘味
則糟糠與精粺等甘豈識賢愚好醜以愛憎亂心哉
君子識智以無恒傷生欲以逐物害性故智用則收
之以恬性動則糾之以和使智上於恬性足於和然
後神以默醇體以和成去累除害與彼更生所謂不
見可欲使心不亂者也縱令滋味常染於口聲色已
開於心則可以至理遣之多算勝之何以言之也夫
欲官不識君位思室不擬親戚何者知其所不得則
不當生心也故嗜酒者自抑於鴆醴貪食者忍饑於

漏脯知吉凶之理故背之不惑棄之不疑也豈恨向
不得酣飲與大嚼哉且逆旅之妾惡者以自惡爲貴
美者以自美得賤美惡之形在目而貴賤不同是非
之情先著故美惡不能移也苟云理足於內乘一以
御外何物之能默哉由此言之性氣自和則無所困
於防閑情志自平則無鬱而不通世之多累由見之
不明耳又常人之情遠雖大莫不忽之近雖小莫不
存之夫何故哉誠以交賒相奪識見異情也三年喪
不內御禮之禁也莫有犯者酒色乃身之讎也莫能

棄之由此言之禮禁雖小不犯身雖大不棄然使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旋害其身雖愚夫不爲明天下之輕於其身酒色之輕於天下又可知矣而世人以身殉之斃而不悔此以所重而要所輕豈非背賒而趣交耶智者則不然矣審輕重然後動量得失以居身交賒之理同故備遠如近慎微如著獨行衆妙之門故終始無虞此與夫耽欲而快意者何殊間哉

難曰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孔上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疏於導養乎案論堯孔雖稟命有限故

導養以盡其壽此則窮理之致不爲不養生得百年也且仲尼窮理盡性以至七十田父以六弊愁悲有百二十者若以仲尼之至妙資田父之至拙則千歲之論奚所怪哉且凡聖人有損己爲世表行顯功使天下慕之三徙成都者或菲食勤躬經營四方心勞形困趣步失節或奇謀潛稱爰及干戈威武殺伐功利爭奮或修身以明汙顯智以驚愚藉名高於一世取准的於天下又勤誨善誘聚徒三千口勧談議身疲磬折形若救孺子視若營四海神馳於利害之端心鶩於榮辱之塗俛仰之間已再撫宇宙之外者若比之於內視反聽愛氣嗇精明白四達而無執無爲遺世坐忘以寶性全眞吾所不能同也今不言松柏不殊於榆柳也然則中年枯隕樹之重崖則榮茂日新此亦毓形之一觀也竇公無所服御而致百八十豈非鼓琴和其心哉此亦養神之一徵也火蠶十八日寒蠶三十日餘以不得踰時之命而將養有過倍之隆溫肥者早終涼瘦者遲竭斷可識矣圉馬養而不乘用皆六十歲體疲者速彫形全者難斃又可知

矣富貴多殘伐之者衆也野人多壽傷之者寡也亦可見矣今能使目與瞽者同功口與聵者等味遠害生之具御益性之物則始可與言養性命矣

難曰神農唱粒食之始鳥獸以之飛走生民以之視息今不言五穀非神農所唱也既言上藥又唱五穀者以上藥希寡艱而難致五穀易殖農而可久所以濟百姓而繼天閼也並而存之唯賢志其大不肖者志其小耳此同出一人至當歸止痛用之不已耒耜墾辟從之不輟何養命蔑而不議此殆玩所先習怪於所未

知且平原則有𧃒栗之屬池沼則有菱芡之類雖非
上藥猶勝於黍稷之篤恭也豈云視息之具唯立五
穀哉又曰黍稷惟馨實降神祇蘋蘩蘊藻非豐肴之
匹潢汙行潦非重酎之對薦之宗廟感靈降祉是知
神饗德之與信不以所養爲生猶九土述職各貢方
物以効誠耳又曰肴糧入體益不踰旬以明宜生之
驗此所以困其體也今不言肴糧無充體之益但謂
延生非上藥之偶耳請借以爲難夫所知麥之善於
菽稻之勝於稷由有効而識之假無稻稷之域必以

菽麥爲珍養謂不可尚矣然則世人不知上藥良於
稻稷猶守菽麥之賢於蓬蒿而必天下之無稻稷也
若能仗藥以自永則稻稷之賤居然可知君子知其
若此故准性理之所宜資妙物以養身植玄根於初
九吸朝霞以濟神今若以肴酒爲壽則未聞高陽有
黃髮之叟也若以充性爲賢則未聞鼎食有百年之
賓也且冉生嬰疾顏子短折穰歲多病饑年少疾故
秋食米而生癩瘡得穀而血浮馬秣粟而足重鴈食
粒而身留從此言之鳥獸不足報功於五穀生民不
足受德於田疇也而人竭力以營之殺身以爭之養
親獻尊則杞菊苽粱聘享嘉會則肴饌旨酒而不知
皆淖溺筋腋易糜速腐初雖甘香入身臭腐竭辱精
神染汙六府鬱穢氣蒸自生災蠹饕淫所階百疾所
附味之者口爽服之者短祚豈若流泉甘醴瓊藥玉
英金丹石菌紫芝黃精皆衆靈含英獨發奇生貞香
難歇和氣充盈澡雪五臟疏徹開明吮之者體輕又
練骸易氣染骨柔筋滌垢澤穢志凌青雲若此以往
何五穀之養哉且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性之變也橘

渡江爲枳易土而變形之異也納所食之氣還質易
性豈不能哉故赤斧以練丹頳髮涓子以术精久延
偓佺以松實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烟務光以蒲韭長
耳邛疏以石髓駐年方回以雲母變化昌容以蓬蔂
易顏若此之類不可詳載也孰云五穀爲最而上藥
無益哉又責千歲以來目未之見謂無其人即問談
者見千歲人何以別之欲校之以形則與人不異欲
驗之以年則朝菌無以知晦朔蜉蝣無以識靈龜然
則千歲雖在市朝固非小年之所辨矣彭祖七百安

期千年則俠見者謂書籍妄記劉根遐棄不食或謂偶能忍飢仲都冬倮而體溫夏裘而身凉桓譚謂偶耐寒暑者李少君識桓公玉椀則阮生謂之逢占而知堯以天下禪許由而揚雄謂好大爲之凡若此類上以周孔爲關鍵畢志一誠下以嗜欲爲鞭策欲罷不能馳騖於世教之内爭巧於榮辱之間以多同自減思不出位使奇事絕於所見妙理斷於常論以言變通達微未之聞也久慍閑居謂之無歡深恨無肴謂之自愁以酒色爲供養謂長生爲無聊然則子之所

以爲歡者必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也夫俟此而後爲足謂之天理自然者皆役身以物喪志於欲原性命之情有累於所論矣夫渴者唯水之是見酌者唯酒之是求人皆知乎生於有疾也今若以從欲爲得性則渴酌者非病淫湎者非過桀跖之徒皆得自然非本論所以明至理之意也夫至理誠微善溺於世然或可求諸身而後悟校外物以知之者人從少至長降殺好惡有盛衰或稚年所樂壯而棄之始之所薄終而重之當其所悅謂不可奪值其所醜謂不可

歡然還成易地則情變於初苟嗜欲有變安知今之所耽不爲臭腐曩之所賤不爲奇美耶假令廝養暴登卿尹則監門之類蔑而遺之由此言之凡所區區一域之情耳豈必不易哉又飢飡者於將獲所欲則悚情注心飽滿之後釋然疏之或有厭惡然則榮華酒色有可疏之時蚺蛇珍於越土中國遇而惡之黼黻貴於華夏裸國得而棄之當其無用皆中國之蚺蛇裸國之黼黻也以大和爲至樂則榮華不足顧也以恬澹爲至味則酒色不足欽也苟得意有地俗之

所樂皆糞土耳何足戀哉今談者不覩至樂之情甘減年殘生以從所願此則李斯背儒以殉一朝之欲主父發憤思調五鼎之味耳且鮑肆自玩而賤蘭茝猶海鳥對太牢而長愁文侯聞雅樂而塞耳故以榮華爲生具謂濟萬世不足以喜耳此皆無主於內借外物以樂之外物雖豐哀亦備矣有主於中以內樂外雖無鍾鼓樂已具矣故得志者非軒冕也有至樂者非充屈也得失無以累之耳且父母有疾在困而瘳則憂喜並用矣由此言之不若無喜可知也然則

樂豈非至樂耶故順天和以自然以道德爲師友玩
陰陽之變化得長生之永久任自然以託身並天地
而不朽者孰享之哉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
也喜怒不除此二難也聲色不去此三難也滋味不
絕此四難也神慮精散此五難也五者必存雖心希
難老口誦至言咀嚼英華呼吸太陽不能不迴其操
不夭其年也五者無於胸中則信順日濟玄德日全
不祈喜而有福不求壽而自延此養生大理之所效
也然或有行踰曾閔服膺仁義動由中和無甚大之

累便謂仁理已畢以此自臧而不蕩喜怒平神氣而
欲却老延年者未之聞也或抗志希古不榮名位因
自高於馳騖或運智御世不嬰禍故以此自貴此於
用身甫與鄉黨齒耆年同耳以言存生蓋闕如也
或棄世不羣志氣和粹不絕穀茹芝無益短期矣
或瓊糇既儲六氣並御而能含光內視凝神復樸棲
心於玄冥之崖含氣於莫大之涘者則有老可却有
年可延也凡此數者合而爲用不可相無猶轅軸輪
轄不可一乏於輿也然人若偏見各備所患單豹以

營內致斃張毅以趣外失中齊以誠濟西取敗秦以
備戎狄自窮此皆不兼之禍也積善履信世屢聞之
愼言語節飲食學者識之過此以往莫之或知請以
先覺語將來之覺者

聲無哀樂論

晉 嵇康

有秦客問於東野主人曰聞之前論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夫治亂在政而音聲應之故哀思之情表於金石安樂之象形於管絃也又仲尼聞韶識虞舜之德季札聽絃知衆國之風斯已然之事先賢所不疑也今子獨以為聲無哀樂其理何居若有嘉訊今請聞其說主人應之曰斯義久滯莫肯拯救故念歷世濫於名實今蒙啟導將言其一隅焉

夫天地合德萬物貴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為五色發為五音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於天地之間其善與不善雖遭遇濁亂其體自若而不變也豈以愛憎易操哀樂改度哉及宮商集化聲音克諧此人心至願情欲之所鍾古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極因其所用每為之節使哀不至傷樂不至淫斯其大較也然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茲而言玉帛非禮敬之實歌舞非悲哀之主也何以明之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歡或聽歌而慼然而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之情而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哉然聲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夫內有悲痛之心則激切哀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雜而詠之聚而聽之心動於和聲情感於苦言嗟嘆未絕而泣涕流漣矣夫哀心藏於苦心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其所覺悟唯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

審國風之盛衰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故曰亡國之音哀以思也夫喜怒哀樂愛憎慙懼凡此八者生民所以接物傳情區別有屬而不可溢者也夫味以甘苦為稱今以甲賢而心愛以乙愚而情憎則愛憎宜屬我而賢愚宜屬彼也可以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而謂之憎人所喜則謂之喜味所怒則謂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則外內殊用彼我異名聲音自當以善惡為主則無關於哀樂哀樂自當以情感則無係於聲音名實俱去則盡然可見矣且季子在魯採詩觀禮以

別風雅豈徒任聲以決臧否哉又仲尼聞韶歎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因聲以知虞舜之德然後歎美耶今麤明其一端亦可思過半矣秦客難曰八方異俗歌哭萬殊然其哀樂之情不得不見也夫心動於中而聲出於心雖託之於他音寄之於餘聲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使得過也昔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志隸人擊磬而子產識其心哀魯人晨哭而顏淵審其生離夫數子者豈復假智於常音借驗於曲度哉心戚者則形爲之動情悲者則聲爲之哀此自然相

應不可得逃唯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聲衆爲難不能者不以聲寡爲易今不可以未遇善聽而謂之聲無可察之理見方俗之多變而謂聲音無哀樂也又云賢不宜言愛愚不宜言憎然則有賢然後愛生有愚然後憎成但不當共其名耳哀樂之作亦有由而然此爲聲使我哀音使我樂也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何得名實俱去耶又云季子採詩觀禮以別風雅仲尼歎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歟且師襄奉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師涓進曲而子野識

亡國之音寧復講詩而後下言習禮然後立評哉斯皆神妙獨見不待留聞積日而已綜其吉凶矣是以前史以爲美談今子以區區之近知齊所見而爲限斷乃誣前賢之識微負夫子之妙察耶主人答曰難云雖歌哭萬殊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假智於常音不借驗於曲度鍾子之徒云云是也此爲心悲者雖談笑鼓舞情歡者雖拊膺咨嗟猶不能御外形以自匿誑察者於疑似也以爲就令聲音之無常猶謂當有哀樂耳又曰季子聽聲以知衆國之風師襄奉操

而仲尼覩文王之容案如所云此爲文王之功德與風俗之盛衰皆可象之於聲音聲之輕重可移於後世襄涓之巧能得之於將來若然者三皇五帝可不絕於今日何獨數事哉若此果然也則文王之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數不可雜以他變操以餘聲也則向所謂聲音之無常鍾子之觸類於是乎躓矣若音聲無鍾子觸類其果然耶則仲尼之識微季札之善聽固亦誣矣此皆俗儒妄記欲神其事而追爲耳欲令天下惑聲音之道不言理自盡此而推使神妙

難知恨不遇奇聽於當時慕古人而自歎斯所以大
罔後生也夫推類辨物當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
然後借古義以明之耳今未得之於心而多恃前言
以爲談證自此以往恐巧歷不能紀又難云哀樂之
作猶愛憎之由賢愚此爲聲使我哀而音使我樂苟
哀樂由聲更爲有實矣夫五色有好醜五聲有善惡
此物之自然也至於愛與不愛人情之變統物之理
唯止於此然皆無豫於内待物而成耳至夫哀樂自
以事會先遘於心但因和聲以自顯發故前論已明

其無常今復假此談以正名號耳不謂哀樂發於聲
音如愛憎之生於賢愚也然和聲之感人心亦猶酒
醴之發人情也酒以甘苦爲主而醉者以喜怒爲用
其見歡戚爲聲發而謂聲有哀樂不可見喜怒爲酒
使而謂酒有喜怒之理也秦客難曰夫觀氣採色天
下之通用也心變於内而色應於外較然可見故吾
子不疑夫聲音氣之激者也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
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同見役於一身何獨於聲便
當疑耶夫喜怒章於色診哀樂亦宜形於聲音聲音

自當有哀樂但闇者不能識之至鍾子之徒雖遺無
常之聲則穎然獨見矣今矇瞽面牆而不悟離婁照
秋毫於百尋以此言之則明闇殊能矣不可守咫尺
之度而疑離婁之察執中庸之聽而猜鍾子之聰皆
謂古人爲妄記也主人答曰難云心應感而動聲從
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哀樂之情必形於聲音
鍾子之徒雖遺無常之聲則穎然獨見矣必若所言
則濁質之飽首陽之饑卞和之冤伯奇之悲相如之
含怒不占之怖祇千變百態使各發一詠之歌同啟

數彈之微則鍾子之徒各審其情矣爾爲聽聲者不
以寡衆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爲異同出一身者期
於識之也設使從下則子野之徒亦當復操律鳴管
以考其音知南風之盛衰別雅鄭之淫正也夫食辛
之與甚噱熏目之與哀泣同用出淚使狄牙嘗之必
不言樂淚甜而哀淚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踧
笮便出無主於哀樂猶簁酒之囊漉雖笮具不同而
酒味不變也聲俱一體之所出何獨當含哀樂之理
也且夫咸池六莖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樂所以動

天地感鬼神今必云聲音莫不象其體而傳其心此
必爲至樂不可託之於瞽史必須聖人理其絃管爾
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擊石拊石八音克諧神人以
和以此言之至樂雖待聖人而作不必聖人自執也
何者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係於人情克諧之音成
於金石至和之聲得於管絃也夫纖毫自有形可察
故離瞽以明鬭異功耳若以水濟水孰異之哉秦客
難曰雖衆喻有隱足招攻難然其大理當有所就若
葛盧聞牛鳴知其三子爲犧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

楚師必敗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凡此數事
皆效於上世是以咸見錄載推此而言則盛衰吉凶
莫不存乎聲音矣今若復謂之誣罔則前言往記皆
爲棄物無用之也以言通論未之或安若能明斯所
以斷其所由設二論俱濟願重聞之主人答曰吾謂
能反三隅者得意而言是以前論畧而未詳今復煩
循環之難敢不自一竭耶夫魯牛能知犧曆之喪生
哀三子之不存含悲經年訴怨葛盧此爲心與人同
異於獸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類無道相

通若謂鳴獸皆能有靈葛盧受性獨曉之此爲稱其
語而論其事猶譯傳異言耳不爲考聲音而知其情
則非所以爲難也若謂知者爲當觸物而達無所不
知今且先議其所易者請問聖人卒入胡域當知其
所言否乎難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願借
子之難以立鑒識之域或當與關接識其言耶將吹
律鳴管校其音耶觀氣采色知其心耶此爲知心自
由氣色雖自不言猶將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
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於馬而誤言鹿察

者固當由鹿以弘馬也此爲心不係於所言言或不
足以證心也若當關接而知言此爲孺子學言於所
師然後知之則何貴於聰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
物五方殊俗同事異號舉一名以爲標識耳夫聖人
窮理謂自然可尋無微不照理蔽則雖近不見故異
域之言不得强通推此以往葛盧之不知牛鳴得不
全乎又難云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多死聲此又
吾之所疑也請問師曠吹律之時楚國之風耶則相
去千里聲不足達若正識楚國來入律中耶則楚南

有吳越北有梁宋苟不見其原奚以識之哉凡陰陽憤激然後成風氣之相感觸地而發何得發楚庭來入晉乎且又律呂分四時之氣耳時至而氣動律應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爲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聲之和叙剛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聲雖冬吹中呂其音自滿而無損也今以晉人之氣吹無韻之律楚風安得來入其中與爲盈縮耶風無形聲與律不通則校理之地無取於風律不其然乎豈獨師曠多識博物自有以知勝敗之形欲固衆心而託

以神微若伯常騫之許景公壽哉又難云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復請問何由知之爲神心獨悟闇語而當耶嘗聞兒啼若此其大而惡今之啼聲似昔之啼聲故知其喪家耶若神心獨悟闇語之當非理之所得也雖曰聽啼無取驗於兒聲矣若以嘗聞之聲爲惡故知今啼當惡此爲以甲聲爲度以校乙之啼也夫聲之於音猶形之於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聖人齊心等德而形狀不同也苟心同而形異則何言乎觀形而知心哉且口

之激氣爲聲何異於籟籥納氣而鳴耶啼聲之善惡不由兒口吉凶猶琴瑟之清濁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談而不能令內籥調利猶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籥不因慧心而調然則心之與聲明爲二物二物之誠然則求情者不留觀於形貌揆心者不借聽於聲音也察者欲因聲以知心不亦外乎今晉母未得之於老成而專信昨日之聲以證今日之啼豈不惑中於前世好奇者從而稱之哉秦客難曰吾聞敗者不羞走

所以全也吾心未厭而言難復更從其餘今平和之人聽箏笛琵琶則形躁而志越聞琴瑟之音則聽靜而心閑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則情隨之變奏秦聲則歎美而慷慨理齊楚則情一而思專肆姣弄則歡放而欲愜心爲聲變若此其衆苟躁靜由聲則何爲限其哀樂而但云至和之聲無所不感託大同於聲音歸衆變於人情得無知彼不明此哉主人答曰難云琵琶箏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隨之變此誠所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變衆

而節數以高聲御數節故更形躁而志越猶鈴鐸警
耳鍾鼓駭心故聞鼓鞞之音思將帥之臣蓋以聲音
有大小故動人有猛靜也琴瑟之體閒遼而音埤變
希而聲清以埤音御希變不虛心靜聽則不盡清和
之極是以聽靜而心閑也夫曲用不同亦猶殊器之
音耳齊楚之曲多重故情一變妙故思專姣弄之音
挹衆聲之美會五音之和其體贍而用博故心役於
衆理五音會故歡放而欲愜然皆以單複高埤善惡
爲體而人情以躁靜而容端此爲聲音之體盡於舒

疾情之應聲亦止於躁靜耳夫曲用每殊而情之處
變猶滋味異美而口輒識之也五味萬殊而大同於
美曲變雖衆亦大同於和美有甘和有樂然隨曲之
情盡於和域應美之口絕於甘境安得哀樂於其間
哉然人情不同自師所解則發其所懷若言平和哀
樂正等則無所先發故終得躁靜若有所發則是有
主於內不爲平和也以此言之躁靜者聲之功也哀
樂者情之主也不可見聲有躁靜之應因謂哀樂皆
由聲音也且聲音雖有猛靜猛靜各有一和和之所

感莫不自發何以明之夫會賓盈堂酒酣奏琴或忻
然而歡或慘爾而泣非進哀於彼導樂於此也其音
無變於昔而歡慼並用斯非吹萬不同耶夫唯無主
於喜怒無主於哀樂故歡慼俱見若資偏固之音含
一致之聲其所發明各當其分則焉能兼御羣理總
發衆情耶由是言之聲音以平和爲體而感物無常
心志以所俟爲主應感而發然則聲之與心殊塗異
軌不相經緯焉得染太和於歡慼綴虛名於哀樂哉
秦客難曰論云猛靜之音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

自發是以酒酣奏琴而歡慼並用此言偏幷之情先
積於內故懷歡者值哀音而發內慼者遇樂聲而感
也夫音聲自當有一定之哀樂但聲化遲緩不可倉
卒不能對易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
應耳雖二情俱見則何損於聲音有定理耶主人答
曰難云哀樂自有定聲但偏重之情不可卒移故懷
感者遇樂聲而哀耳即如所言聲有定分假使鹿鳴
重奏是樂聲也而令感者遇之雖聲化遲緩但當不
能使變令歡耳何得更以哀耶猶一爝之火雖未能

溫一室不宜復增其寒矣夫火非隆寒之物樂非增哀之具也理絃高堂而歡慼並用者眞主和之發滯導情故令外物所感得自盡耳難云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夫言哀者或見機杖而泣或覩輿服而悲徒以感人亡而物存痛事顯而形潸其所以會之皆自有由不爲觸地而生哀當席而淚出也今見機杖以致感聽和聲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也秦客難曰論云酒酣奏琴而懽慼並用欲通此言故答以偏情感物而發耳今且[illegible]

心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心不懽則慼不慼則懽[illegible]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感之傷笑是懽之[illegible]楚之曲者唯覩其哀泣之容而未曾見笑噱之貌此必齊楚之曲以哀爲體故其所感皆應其度量豈徒以多重而少變則致情一而思專耶若誠能致泣則聲音之有哀樂斷可知矣主人答曰雖人情感於哀樂哀樂各有多少又哀樂之極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容壞甚悲而泣哀之方也小懽顏悅至樂心愉樂之理也何以明之夫至親安豫則恬若自然所自得也

及在危急僅然後濟則抃不及儛由此言之儛之不若向之自得豈不然哉至夫笑噱雖出於懽情然自然應聲之具也此爲樂之應聲以自得爲主哀之應感以垂涕爲故垂涕則形動而可覺自得則神合而無憂是以覩其異而不識其同別其外而未察其內耳然笑噱之不顯於聲音豈獨齊楚之曲耶今不求樂於自得之域而以無笑噱謂齊楚體哀豈不知哀而不識樂乎秦客問曰仲尼有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即如所論凡百哀樂皆不在聲即移風易俗果以

何物耶又古人慎靡靡之風抑慆耳之聲故曰放鄭聲遠佞人然則鄭衛之音擊鳴球以協神人敢問鄭雅之體隆弊所極風俗移易奚由而濟幸重聞之以悟所疑主人應之曰夫言移風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後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簡易之教御無爲之治君靜於上臣順於下玄化潛通天人交泰枯槁之類浸育靈液六合之內沐浴鴻流蕩滌塵垢羣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從道懷忠抱義而不覺其所以然也和心足於內和氣見於外故歌以敘志儛以宣情

然後文之以采章照之以風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
太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
與理相順和與聲相應合乎會通以濟其美故凱樂
之情見於金石含弘光大顯於音聲也若以往則萬
國同風芳榮濟茂馥如秋蘭不期而信不謀而誠穆
然相愛猶舒錦綵而粲炳可觀也大道之隆莫盛於
茲太平之業莫顯於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
之為體以心為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至八音
會諧人之所悅亦總謂之樂然風俗移易不在此也

夫音聲和此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之
不可放故抑其所逝知欲之不可絕故因其所自為
可奉之禮制可導之樂日不[illegible][illegible]樂不極音揆終始
之宜度賢愚之中為之檢則使遠近同風用而不竭
亦所以結忠信著不遷也故鄉校庠塾亦隨之變絲
竹與俎豆並存羽毛與揖讓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
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禮
猶賓主升降然後酬酢行焉於是言語之節聲音之
度揖讓之儀動止之數進退相須共為一體君臣用

之於朝廷士用之於家少而習之長而不怠心安志
固從善日遷然後臨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變然後
化成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樂必存
是以國史采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管絃使言
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
若夫鄭聲是音聲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耽
槃荒湎易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禦之先王恐天下
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瀆其聲絕其大和不窮其
變捐窈窕之聲使樂而不淫猶大羹不和不極勺藥

之味也若流俗淺近則聲不足悅又非所歡也若上
失其道國喪其紀男女奔隨婬荒無度則風以此變
俗以好成尚其所志則羣能肆之樂其所習則何以
誅之託於和聲配而長之誠動於言心感於和風俗
一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聲無中於淫邪也淫之與
正同乎心雅鄭之體亦足以觀矣

阮嗣宗文抄

大人先生傳

晉　阮籍

大人先生蓋老人也不知姓字陳天地之始言神農黃帝之事昭然也莫知其生年之數嘗居蘇門之山故世或謂之閒養性延壽與自然齊光其視堯舜之所事若手中耳以萬里爲一步以千歲爲一朝行不赴而居不處求乎大道而無所寓先生以應變順和天地爲家運去勢隤魁然獨存自以爲能足與造化推移故黙探道德不與世同之自好者非之無識者

怪之不知其變化神微也而先生不以世之非怪而易其務也先生以爲中區之在天下曾不若蠅蚊之著帷故終不以爲事而極意乎異方奇域遊覽觀樂非世所見徘徊無所終極遺其書於蘇門之山而去天下莫知其所如往也或遺大人先生書曰天下之貴莫貴於君子服有常色貌有常則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則磬折拱若抱鼓動靜有節趨步商羽進退周旋咸有規矩心若懷冰戰戰慄慄束身修行日愼一日擇地而行唯恐遺失誦周孔之遺訓歎唐虞之

道德唯法是修唯禮是克手執珪璧足履繩墨行欲
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閭長聞邦國上欲
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挾金玉垂文組享尊位取
茅土揚聲名於後世齊功德於往古奉事君王牧養
百姓退營私家育長妻子卜吉而宅慮乃億祉遠禍
近福永堅固已此誠士君子之高致古今不易之美
行也今先生乃被髮而居巨海之中與若君子者遠
吾恐世之歎先生而非之也行爲世所笑身無由自
達則可謂恥辱矣身處困苦之地而行爲世俗之所

笑吾爲先生不取也於是大人先生乃逌然而歎假
雲霓而應之曰若之云尚何通哉夫大人者乃與造
物同體天地並生逍遥浮世與道俱成變化散聚不
常其形天地制域於內而浮明開達於外天地之永
固非世俗之所及也吾將爲汝言之往者天嘗在下
地嘗在上反覆顛倒未之安固焉得不失度式而常
之天因地動山陷川起雲散震壞六合失理汝又焉
得擇地而行趨步商羽往者羣氣爭存萬物死慮支
體不從身爲泥土根拔枝殊咸失其所汝又焉得束

身修行磬折抱鼓李牧功而身死伯宗忠而世絕進
求利以喪身營爵賞而家滅汝又焉得挾金玉萬億
祇奉君上而全妻子乎且汝獨不見夫虱之處於褌
之中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
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饑則嚙人自以
爲無窮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虱死於褌中
而不能出汝君子之處區之內亦何異夫虱之處褌
中乎悲夫而乃自以爲遠禍近福堅無窮也亦觀夫
陽烏遊於塵外而鷦鷯戲於蓬艾小大固不相及汝

又何以爲若君子聞於余乎且近者夏喪於商周播
之劉耿薄爲墟豐鎬成丘至人來一顧而世代相望
厥居未定他人也有汝之茅土將誰與久是以主人
不處而居不修而治日月爲正陰陽爲期豈吝情乎
世繫累於一時來東雲駕西風與陰守雌據陽爲雄
志得欲從物莫之窮又何不能自達而畏夫世笑哉
昔者天地開闢萬物並生大者恬其性細者靜其形
陰藏其氣陽發其精害無所避利無所爭放之不失
收之不盈亡不爲夭存不爲壽福無所得禍無所咎

各從其命以度相守明者不以智勝闇者不以愚敗弱者不以迫畏強者不以力盡蓋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保身修性不違其紀惟茲若然故能長久今汝造音以亂聲作色以詭形外易其貌內隱其情懷欲以求多詐偽以要名君立而虐興臣設而賊生坐制禮法束縛下民欺愚誑拙藏智自神強者睽眂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以成貪內險而外仁罪至不悔過幸遇則自矜馳此以奏除故循滯而不振夫無貴則賤者不怨無富則貧者不爭各足於

大人先生傳 四

身而無所求也恩澤無所歸則死敗無所仇奇聲不作則耳不易聽淫色不顯則目不改視耳目不相易改視無以亂其神矣此先世之所至止也今汝尊賢以相高競能以相尚爭勢以相君寵貴以相加驅天下以趣之此所以上下相殘也竭天地萬物之至以奉聲色無窮之欲此非所以養百姓也於是懼民之知其然故重賞以喜之嚴刑以威之財匱而賞不供刑盡而罰不行乃始有亡國戮君潰散之禍此非汝君子之為乎汝君子之禮法誠天下殘賊亂危死亡之術耳而乃目以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過乎今吾乃飄颻於天地之外與造物為友朝飡湯谷夕飲西海將變化遷易與道周始此之於萬物豈不厚哉故不通於自然者不足以言道闇於昭昭者不足與達明子之謂也先生既申若言天下之喜奇者異之忼慨者高之其不知其體不見其情猜耳其道虛偽之名莫識其真弗達其情雖異而高之與嗤之非怪者蔑如也至人者不知乃貴不見乃神神貴之道存乎內而萬物運於外矣故天下終而不知其用也逌乎

大人先生傳 五

有宗扶搖之野有隱士焉見之而喜自以為均志同行也曰善哉吾得之見而舒憤也上古質樸淳厚之道已廢而末枝遺華並興豺虎貪虐群物無辜以害為利殞性亡軀吾不忍見也故去而處茲人不可與為儔不若與木石為鄰安期逃乎蓬山角李潛乎丹水鮑焦立以枯槁萊維去而逌死亦由茲夫吾將抗志顯高遂終於斯禽生而獸死埋形而遺骨不復反余之生乎夫志均者相求好合者齊與夫子同之於是先生乃舒虹霓以蕃塵傾雪蓋以激明倚瑤廂而

徘徊總衆形而安行顧而謂之曰泰初貞人惟大之根專氣一志萬物以存退不見後進不覩先發西北而造制啟東南以爲門微道而以德久娛樂跨天地而處尊夫然成吾體也是以不避物而處所覩則寧不以物爲累所逌則成彷彿足以舒其意浮騰足以逞其情故至人無宅天地爲客至人無主天地爲所至人無事天地爲故無是非之別無善惡之異故天下被其澤而萬物所以熾也若夫惡彼而好我自是而非人忿激以爭求貴志而賤身伊禽生而獸死尚

何顯而獲榮悲夫子之用心也薄安利以忘生要求名以喪體誠與彼其無詭何枯槁而逌死子之所好何足言哉吾將去子矣乃揚眉而蕩目振袖而撫裳令緩轡而縱策遂風起而雲翔彼人者瞻之而垂泣自痛其志衣草木之皮伏于巖石之下懼不終夕而死先生過神宮而息漱吳泉而行迴乎逌而遊覽焉見薪於阜者嘆曰汝將焉以是終乎哉薪者曰是終我乎不以是終我乎且聖人無懷何其哀夫盛衰變化常不于玆藏器於身伏以俟時孫刖足以擒龐雎

折脇而乃休百里困而相嬴牙既老而弼周既顛倒而更來兮固先窮而後收秦破六國幷兼其地夷滅諸侯南面稱帝姱盛色崇靡麗鑿南山以爲闕表東海以爲門門萬室而不絕圖無窮而永存美宮室而盛帷幄擊鍾鼓而揚其章廣苑囿而深池沼興渭北而建咸陽嚱木曾未及成林而荆棘已叢乎阿房時代存而迭處故先得而後亡山東之徒虜遂起而王天下由此視之窮達詎可知耶且聖人以道德爲心不以富貴爲志以無爲用不以人物爲事尊顯不加

重貧賤不自輕失不自以爲辱得不自以爲榮木根挺而枝遠葉繁茂而華零無窮之死猶一朝之生身之多少又何足營因歎而歌曰日沒不周兮西方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大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東離合雲霧兮往來如飄風富貴俛仰間貧賤何必終留侯起亡虜威武赫夷荒召平封東陵一旦爲布衣枝葉托根柢死生同盛衰得志從命升失勢與時隕寒暑代征邁變化更相推禍福無常主何憂身無歸推玆由斯理負薪又何哀先生聞之笑曰

雖不及大厥免小矣乃歌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
貫兮日月隤我騰而上將何懷衣弗襲而服美佩弗
飾而自章上下徘徊兮誰識吾常遂去而遐浮肆雲
舉與氣蓋徜徉回翔兮滌漾之外建長星以爲旗兮
擊雷霆之硠磕開不周而出車兮出九野之夷泰坐
中州而一顧兮望崇山而廻邁端余節而飛旃兮縱
心慮乎荒裔擇前者而弗修兮馳蒙間而遠逝棄世
務之衆爲兮何細事之足賴虛形體而輕舉兮精微
妙而神豐命夷羿使寬日兮召忻來使緩風攀扶桑

之長枝兮登扶搖之隆崇躍潜飄之冥昧兮洗光耀
之昭明遺衣裳而弗服兮服雲氣而遂行朝造駕乎
湯谷兮夕息馬乎長泉時崦嵫而易氣兮輝若華以
照冥左朱陽以舉麾兮右玄陰以建旗變容飾而改
度遂騰竊以修征陰陽更而代邁四時奔而相適惟
仙化之倏忽兮心不樂乎久留驚風奮而遺樂兮雖
雲起而忘憂忽電消而神逝兮歷寥廓而遐逝佩日
月以舒光兮登徜徉而上浮壓前進于彼逝兮將步
足乎虛州掃紫宮而陳席兮坐帝室而忽會酬萃衆

音而奏樂兮聲驚渺而悠悠五帝舞而再屬兮六神
歌而代周樂啾啾肅肅洞心達神超遙遙茫茫心往
而忘反慮大而志矜局大人微而弗復兮揚雲氣而
上陳召大幽之玉女兮接上王之美人體雲氣之逍
颺兮服太清之淑貞合歡情而微授兮先艷溢其若
神華姿燁以俱發兮采色煥其並振傾玄髦而垂鬢
兮曜紅顏而自新暖睫而將逝兮風飄颻而振衣雲
氣解而霧離兮靄散而永歸心惝惘而遥思兮眇廻
目而弗騁揚清風以爲旟兮翼旋軫而反衍騰炎陽

而出疆兮命祝融而使遣驅玄冥以攝堅兮蓐收柔
而先戈勾芒奉轂浮驚朝霞寥廓茫茫而靡都兮道
無儔而獨立倚瑤廂而一顧兮哀下土之憔悴兮是
非以爲行兮又何足與比類霓旌飄兮雲旂靄樂遊
兮出天外大人先生被髮飛鬓衣方離之衣繞紱陽
之帶含奇芝嚼甘華噏浮霧飡霄霞與朝雲颺春風
奮乎太極之東遊乎崑崙之西遺轡隤策流盼乎唐
虞之都惘然而思悵爾若忘慨然而嘆曰嗚呼時不
若歲歲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神神者自然之根

也彼勾勾者自以爲貴夫世矣而惡知夫世之賤乎
兹哉故與世爭貴貴不足尊與世爭富富不足先必
超世而絕群遺俗而獨往登乎太始之前覽乎忽漠
之初慮周流於無外志浩蕩而自舒飄飄於四運翻
翔乎八隅欲從肆而彷彿浣瀁而靡拘細行不足
以爲毀聖賢不足以爲譽變化移易與神明扶廓無
外以爲宅周宇宙以爲廬强八維而處安據制物以
永居夫如是則可謂富貴矣是故不與堯舜齊德不
與湯武並功王許不足以爲匹陽丘豈能與比蹤天

地且不能越其壽廣成子曾何足與並容激八風以
揚聲躡元吉之高蹤被九天以開除兮來雲氣以馭
飛龍專上下以制統兮殊古今而靡同夫世之名利
胡足以累之哉故提齊而踧楚掣趙而蹈秦不滿一
朝而天下無人東西南北莫之與鄰悲夫子之修飾
以余觀之將焉存乎於兹先生乃去之紛泱莽軋沕
洋不衍溢歷度重淵跨青天顧而逍覽焉則有逍遥
以永年無存忽合散而上臻霍分離蕩漾漾洋洋颸
涌雲浮達於搖光直馳騖乎太初之中而休息乎無

爲之宫太初何如無後無先莫究其極誰識其根邈
渺綿綿乃反復乎大道之所存莫暢其究誰曉其根
辟九靈而求索曾何足以自隆登其萬天而通觀浴
大始之和風漱逍遥以遠逍遵大路之無窮遺太乙
而弗使陵天地而徑行超濛鴻而遠跡左蕩莽而無
涯右幽悠而無方上遥聽而無聲下修視而無章施
無有而宅神永太清乎敖翔崔巍高山勢玄雲朔風
横厲白雪紛積水若凌寒傷人陰陽失位日月隤地
坼石裂林木摧大冷陽凝寒傷懷陽和微弱隆陰竭

海凍不流綿絮折呼噏不通寒傷裂氣并代動變如
神寒倡熱隨害傷人熙與真人懷太清精神專一用
意平寒暑勿傷莫不驚憂患靡由素氣寧浮霧凌天
恣所經往來微妙路無傾好樂非世又何爭人且皆
死我獨生真人遊駕八龍曜日月載雲旗徘徊逍樂
所之真人遊太階夷原辟天門開雨濛濛風飂飂登
黄山出栖遲江河清路無埃雲氣消真人來真人來
惟樂哉時世易好樂隤真人去與天回反未央延年
壽獨敖世望我何時反超漻漻路日遠先生從此去

矣。天下莫知其所終極。葢陵天地而與浮明遨遊無始終。自然之至眞也。鸙鷃不踰濟。洛不渡汶。世之常人亦由此矣。曾不通區域。又況四海之表。天地之外哉。若先生者。以天地爲卵耳。如小物細人。欲論其長短。議其是非。豈不哀也哉。

答伏義書

晉　阮籍

籍白。承音覽旨。有心翰跡。夫九蒼之高。迅羽不能尋其巔。四溟之深。幽鱗不能測其底。矧亡毛分所能論哉。且玄雲亡定體。應龍不常儀。或朝濟夕卷。翕忽代興。或泥潛天飛。晨降宵升。舒體則八維不足以暢迹。促節則無間足以從容。是又瞽夫所不能瞻。瑣蟲所不能解也。然則弘修淵邈者。非近力所能究矣。靈變神化者。非局器所能察矣。何吾子之區區而吾眞之務求乎。人力勢不能齊。好尚舛異。鸞鳳凌雲漢以舞翼。鳩鷃悅蓬林以翱翔。螭浮八濱以濯鱗。鼈娛行潦而群逝。斯用情各從其好。以取樂焉。據此非彼。胡可齊乎。夫人之立節也。將舒網以籠世。豈樽以入罔。方開模以範俗。何暇毀質以適檢。若良運未協。神機亡准。則騰精抗志。邈世高超。蕩精舉于玄區之表。攄妙節于九垓之外。而翱翔之乘景躍踸踔。陵忽慌。從容與道化同逌。逍遙與日月並流。交名虛以齊變。及英祇以等化。上乎亡上。下乎亡下。居乎亡室。出乎亡

門齊萬物之去留隨六氣之虛盈總玄網于太極無天一于寥廓飄埃不能揚其波飛塵不能垢其潔徒形軀于斯域何精神之可察雖業亡不開暑亡不稱而明有所逮未可怪也觀君子之趣欲銜傾城之金求百錢之售制造天之禮擬肩寸之檢勞王軀以役物守臊穢以自畢沈牛跡之浥薄愠河漢之亡根其陋可愧其事可悲亮規略之懸踰信大道之弘幽且局步于常衢亡爲思遠以自愁比連惨憤力喻不多

阮籍白

奏記詣蔣公

晉　阮籍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羣英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爲首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爲道存也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禮何以當之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負薪疲病足力不強補吏之日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為鄭沖勸晉王牋

晉 阮籍

沖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沖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呂尚磻溪之漁者也一朝指揮乃封營丘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以為美談況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以綏天

下朝無闕政人無謗言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回首內向東誅叛逆全軍獨克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三越宇內康寧苛慝不作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制開國光宅顯茲太原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愆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西塞江源望祀岷山迴戈弭節以麾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令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于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至公至平誰與為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沖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樂論

晉 阮籍

劉子問曰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
善於樂夫禮者男女之所以別父子之所以成君臣
之所以立百姓之所以平也爲政之具靡先於此故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夫金石絲竹鍾鼓管絃之音
干戚羽旄進退俯仰之容有之何益於政無之何
損於化而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乎阮先生曰善哉
子之問也昔者孔子著其都乎且未舉其略也今將

爲子論其凡而子自備詳焉夫樂者天地之體萬物
之性也合其體得其性則和離其體失其性則乖昔
者聖人之作樂也將以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也
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陰陽八風之聲均黃鍾中
和之律開群生萬物之情故律呂協則陰陽和音聲
適而萬物類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
其觀九州一其節奏之圓山而天神下奏之方岳而
地祇上天地合其德則萬物合其生刑賞不用而民
自安矣乾坤易簡故雅樂不煩道德平淡故無聲無

味不煩則陰陽自通無味則百物自樂日遷善成化
而不自知風俗移易而同於是樂此自然之道樂之
所始也其後聖人不作道德荒壞政法不立智慧擾
物化廢欲行各有風俗故造子之歎謂之風習而行
之謂之俗楚越之風好勇故其俗輕死鄭衛之風好
淫故其俗輕蕩輕死故有蹈火赴水之歌輕蕩故有
桑間濮上之曲各歌其所好各詠其所爲欲之者流
涕聞之者歎息背而去之無不慷慨懷永日之娛抱
長夜之歎相聚而合之群而習之靡靡無已棄父子

之親弛君臣之制匱室家之禮廢耕農之業忘終身
之樂崇淫縱之俗故江淮之南其民好殘漳汝之間
其民好奔吳有伏劍之節越有扶琴之容氣發於中
聲入於耳手足飛揚不覺其駭好勇則犯上淫放則
棄親犯上則君臣逆棄親則父子乖乖逆交爭則患
生禍起禍起而意愈異患生而慮不同故八方殊風
九州異俗乖離分背莫能相通音異氣別曲節不齊
故聖人立調適之音建平和之聲制便事之節定順
從之容使天下之爲樂者莫不儀焉自上以下降殺

有等至於庶人咸皆聞之歌謠者詠先王之德頫仰者習先王之容器具者象先王之式度數者應先王之制入於心淪於氣心氣和洽則風俗齊一聖人之爲進退頫仰之容也將以屈形體服心意便所修安所事也歌詠詩曲將以宣平和著不逮也鐘鼓所以節耳羽旄所以制目聽之者不傾視之者不衰耳目不傾不衰則風俗移易故移風易俗莫善于樂也故八音有本體五聲有自然其同物者以大小相君有自然故不可亂大小相君故可得而平也若夫空桑之琴雲和之瑟孤竹之管泗濱之磬其物皆調和淳均以聲相宜也故必有常處以大小相君應黃鐘之氣故必有常數有常處故其器貴重有常數故其制不妄貴重故可得以事神不妄故可得以化人其物係天地之象故不可妄造其凡似遠物之音故不可妄易雅頌有分故人神不雜節會有數故曲折不亂周旋有度故頫仰不惑歌詠有主故言語不悖導之以善綏之以和守之以衷持之以久散其群比其文扶其夭助其壽使去風土之偏習歸聖王之大化先

王之爲樂也將以定萬物之情一天下之意也故使其聲平其容和下不思上之聲君不欲臣之色上下不爭而忠義成夫正樂者所以屏淫聲也故樂廢則淫聲作漢哀帝不好音罷省樂府而不知制正禮樂法不修淫聲遂起張放淳于長驕縱過度丙彊景武當益於世罷樂之後下移踰肆身不是好而淫亂愈甚者禮不設也刑赦一體禮樂外內也刑弛則赦不獨行禮廢則樂無所立　凡有分上下有等謂之禮人安其生情意無哀謂之樂車服旌旗宮室飲食禮之具也鐘磬鞞鼓琴瑟歌舞樂之器也禮踰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疏亂禮定其象樂平其心禮治其外樂化其內禮樂正而天下平昔衛人求繁纓曲縣而孔子歎息蓋惜禮壞而樂崩也夫鐘者聲之主也縣者鐘之制也鐘失其制則聲失其主主制無常則怪聲並出盛衰之代相及古今之變若一故聖敎廢毀則聰慧之人並造奇音景王喜大鍾之律平公好師延之曲公卿大夫拊手嗟歎庶人群生踊躍思聞正樂遂廢鄭聲大興雅頌之詩不講而妖淫之

曲是尋延年造傾城之歌而孝武思嬿嫚之色雍門
作松栢之音愍王念未寒之服故猗靡哀思之音發
愁怨偷薄之辭興則人後有縱欲奢侈之意人後有
內顧自奉之心是以君子惡大凌之歌憎北里之舞
也昔先王制樂非以縱耳目之觀崇曲房之嬿也必
通天地之氣靜萬物之神也固上下之位定性命之
真也故清廟之歌詠成功之績賓饗之詩稱禮讓之
則百姓化其善異俗服其德此淫聲之所以薄正樂
之所以貴也然禮與變俱樂與時化故五帝不同制

三王各異造非其相反應時變也夫百姓安服淫亂
之聲殘壞先生之政故後王必更作樂各宜其功德
於天下通其變使民不倦然但改其名自變造歌詠
至於樂聲平和自若故黃帝詠雲門之神少昊歌鳳
鳥之跡咸池六英之名既變而黃鍾之宮不改易故
達道之化者可與審樂好音之聲者不足與論律也
舜命夔與典樂教胄子以中和之德也詩言志歌詠
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又
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曶以出納五言女聽

夫煩手淫聲汨湮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言正樂
通平易簡心澄氣清以聞音律出納五言也夔曰戛
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
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
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言天下
治平萬物得所音聲不譁漠然未兆故衆官皆和也
故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言至樂使人無欲
心平氣定不以肉為滋味也以此觀之知聖人之樂
和而已矣自西陵青陽之樂皆取之竹聽鳳凰之鳴

尊長風之象采大林之缺當時之所不見百姓之所
希聞故天下懷其德而化其神也夫雅樂周通則萬
物和質靜則聽不淫易簡則節制令神靜重則服人
心此先王造樂之意也自後衰末之為樂也其物不
真其器不固其制不信取於近物同於人間各求其
好恣意所存閭里之聲競高永巷之音爭先童兒相
聚以詠富貴芻牧負戴以歌賤貧君臣之職未廢而
一人懷萬心也當夏后之末興女萬人衣以文繡食
以糧肉端噪晨歌聞之者憂戚天下苦其殃百姓傷

其妻殷之季君亦奏斯樂酒池肉林夜以繼日然咨嗟之音未絕而敵國已收其琴瑟矣滿堂而飲酒樂奏而流涕此非皆有憂者也則此樂非樂也當王居臣之時奏新樂於廟中聞之者皆爲之悲咽帝聞楚琴悽愴傷心倚房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乎爲琴若此一而已足矣順帝上恭陵過樊衢聞鳥鳴而悲泣下橫流曰善哉鳥聲使左右吟之曰使絲聲若是豈不樂哉夫是謂以悲爲樂者也誠以悲爲樂則天下何樂之有天下無樂而欲陰陽調和災害不生亦已

難矣樂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氣不入天地交泰遠物來集故謂之樂也今則流涕感動嘘唏傷氣寒暑不適庶物不遂雖出絲竹宜謂之哀奈何俛仰歎息以此稱樂乎昔季流子向風而琴聽之者泣下沾襟弟子曰善哉鼓琴亦已妙矣季流子曰樂謂之善哀謂之傷吾爲哀傷非爲善樂也以此言之絲竹不必爲樂歌詠不必爲善也故墨子之非樂也悲夫以哀爲樂者胡亥耽哀不變故願爲黔首李斯隨哀不返故思逐狡兔嗚呼君子可不鑒之哉

讀嗣宗樂論豈故廢禮法甘於懶散者流沉湎麯蘗以速終天年特虞革命之見及耳

莊論

晉　阮籍

伊單閼之辰執徐之歲萬物權輿之時季秋遥夜之月先生徘徊翱翔迎風而遊往遵乎赤水之上來登乎隱坌之丘臨乎曲轅之道顧乎決渀之州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識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悵然而無樂愀然而歸白素焉平晝閒居隱几而彈琴於是縉紳好事之徒相與聞之共議撰辭合句啓所常疑乃闚鑒整飭嚼齒先引推年躡踵相隨俱進奕奕然

步腑腑然視投跡蹈階趨而翔至差肩而坐恭袖而檢猶豫相臨莫肯先占有一人是其中雄桀也乃怒目擊勢而大言曰吾生乎唐虞之後長乎文武之裔遊乎成康之隆盛乎今者之世誦乎六經之教習乎吾儒之迹被服衣冠飛翮垂曲裙揚雙鴟有日矣而未聞乎至道之要有以異之於斯乎且大人稱之細人承之願聞至教以發其疑先生曰何哉子之所疑者客曰天道貴生地道貴貞聖人修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下安而

大功成也今莊周乃齊禍福而一死生以天地爲一物以萬類爲一指無乃激惑以失眞而自以爲誠是也於是先生乃撫琴容與慨然而嘆俛而微笑仰而流眄嘘噏精神言其所見曰昔人有欲觀於閬峰之上者資端冕服驊騮至乎崑崙之下沒而不反端冕者常服之飾驊騮者凡乘之耳非所以矯騰增城之上遊玄圃之中也且燭龍之光不照一堂之上鐘山之口不談曲室之内今吾將墮崔嵬之高杜衍謾之流言子之所由幾其寤而獲及乎天地生於自然萬

物生於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内誰謂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濕月東出日西入隨以相從解而後合升謂之陽降謂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之文蒸謂之雨散謂之風炎謂之火凝謂之冰形謂之石象謂之星朔謂之朝晦謂之冥通謂之川回謂之淵平謂之土積謂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體則萬物經其常入謂之幽出謂之章一氣盛衰變

化而不傷是以重陰雷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
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
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人生天地之中體自然之形身
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
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以生言之則物無
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
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殤子為壽彭祖為夭秋
毫為大泰山為小故以死生為一貫是非為一條也
別而言之則鬚眉異名合而說之則體之一毛也彼

六經之言分處之教也莊周之云致意之辭也大而
臨之則至極無外小而理之則物有其制夫守什五
之數審左右之名一曲之說也循自然小天地者寥
廓之談也凡耳目之位名分之施處官不易司舉奉
其身非以絕手足裂肢體也然後世之好異者不顧
其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於彼殘生害性還為讎敵
斷割肢體不以為痛目視色而不顧耳之所聞耳所
聽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適性之所安故疾
癘萌則生不盡禍亂作則萬物殘矣至人者恬於生

而靜於死生恬則情不惑死靜則神不離故能與陰
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循其宜
心氣平治不消不虧是以廣成子處崆峒之山以入
無窮之門軒轅登崑崙之阜而遺玄珠之根此則潛
身者易以為活而離本者難與永存也馮夷不遇海
若則不以己為小雲將不失於鴻濛則無以知其
少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不立守其有者有
據持其無者無執月弦則滿日朝則蘗咸池不留陽
谷之上而懸車之後將入也故求得者喪爭明者失

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夫山靜而谷深者自然之
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實也是以作智造巧者
害於物明著是非者危其身修飾以顯潔者惑於生
畏死而榮生者失其真故自然之理不得作天地不
泰而日月爭隨朝夕失期而晝夜無分競逐趨利舛
倚橫馳父子不合君臣乖離故復言以求信者梁下
之誠也克己以為人者郭外之仁也竊其雖經者亡
家之子也刳腹割肌者亂國之臣也曜菁華被沉瀣
者昏世之士也履霜露蒙塵埃者貪冒之民也潔己

以尤世修身以明洿者誹謗之屬也緐稱是非背質
追文者迷罔之倫也誠非媚悅以容求乎故被珠玉
以赴水火者桀紂之終也含菽采薇交餓而死顏夷
之窮也是以名利之塗開則忠信之誠薄是非之辭
著則醇厚之情爍也故至道之極混一不分同爲一
體乃失無聞伏羲氏結繩神農教耕逆之者死順之
者生又安知貪洿之爲罰而貞白之爲名乎使至德
之要無外而已太均淳朴不貳其紀淸靜寂寞空豁
以俟善惡莫之分是非無所爭故萬物反其所而得

其情也儒墨之後堅白並起吉凶連物得失在心結
徒衆黨辯說相侵昔大齊之雄三晉之士嘗相與瞋
目張膽分別此矣咸以爲百年之生難致而日月之
蹉無常皆盛僕馬修衣裳美珠玉飾帷墻出媚君上
入欺父兄矯厲才智競逐縱橫家以慧子殘國以才
臣亡故不終其天年而大自割繁其於世俗也是以
山中之木本大而莫傷復萬數竅相和忽焉自已夫
鴈之不存無其質而濁其文死生無變而龜之見寶
知吉凶也故至人淸其質而濁其文死生無變而未

始有云夫別言者懷道之談也折辯者毀德之端也
氣分者一身之疾也二心者萬物之患也故夫裝束
馬軾者行以離支慮在成敗者坐而求敵踰阻攻險
者趙氏之人也舉山塡海者燕楚之人也莊周見其
若此故述道德之妙敘無爲之本寓言以廣之假物
以延之聊以娛無爲之心而逍遙於一世豈將以希
咸陽之門而與稷下爭辯也哉夫善接人者導焉而
已無所逆之故公孟季子衣繡而見墨子弗攻中山
子牟心在魏闕而詹子不距因其所以來用其所以

至循而泰之使自居之發而開之使自舒之且莊周
之書何足道哉猶未聞夫太始之論玄古之微言乎
直能不害於物而形以生物無所毀而神以淸形神
在我而道成忠信不離而上下平茲容今談而同古
齊說而意殊是心能守其本而口發不相須也於是
二三子者風搖波蕩相視瞲脉亂次而退蹀跌失迹
隨而望之耳後頹然以是知其無實喪氣而慚愧於
衰僻也

通易論

晉　阮籍

阮子曰易者何也乃昔之玄真往古之變經也庖犧氏當天地一終値人物憔悴利用不存法制夷昧神明之德不通萬物之情不類於是始作八卦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分陰陽序剛柔積山澤連水火雜而一之變而通之終于未濟六十四卦盡而不窮是以天地象而萬物形吉凶著而悔吝生事用有此變化有成南面聽斷向明而治結繩而爲網罟致日中之

貨備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皆得其所黃帝堯舜應時當務各有攸取窮神知化述則天序庖犧氏布演六十四卦之變後世聖人觀而因之象而用之禹湯之經皆在而上古之文不存至乎文王故係其辭于是歸藏氏逝而周典經興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故謂之易易之爲書也本天地因陰陽推盛衰出自幽微以致明著故乾元初潛龍勿用言大人之德隱而未彰潛而未達待時而興循變而發天地既設屯蒙始生需以待時訟以立義師以聚衆比以安民是以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收其心也原而積之畜而制之是以上下和洽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順其理也先王既沒德法乖易上陵下替君臣不制剛柔不和天地不交是以君子一類求同遏惡揚善以致其大謙而光之裒多益寡崇聖善以命雷出于地於是大人得位明聖又興故先王作樂薦上帝昭明其道以答天貺於是萬物服從隨而事之子遵其父臣承其君臨馭統一大觀天下是以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儀之以變也包

而有之合而含之故先王用之以明罰勑法自上乃下貴復其賤美成亨盡時極日至先王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靜民也季葉既衰非謀之獲應運順天不違而作故先王茂對時育萬物施仁布澤以樹其德也萬物歸隨如法流承養善反惡利積生害剛過失柄習坎以位上失其道下喪其群于是大人繼明照于四方顯其德也自乾元以來施乎而明盛衰有時剛柔無常或得或失一陰一陽出入吉凶由闇察彰文明以止有莫不飛隨之乃存此之者歸施之

以若用之在微貴變慎小與物相追非知來藏往者
莫之能審也易之爲書也覆燾天地之道囊括萬物
之情道至而反事極而改反用應時改用當務應時
故天下仰其澤當務故萬物恃其利澤施而天下服
此天下之所以順自然惠生類也富貴侔天地功名
充六合莫之能傾莫之能害者道不逆也天地易之
主也萬物易之心也故虛以受之感以和之男下女
上通其氣也柔以承剛久其類也順而持之遁而退
之上隆下積剛動大壯正大必用力盛則望明升惟

進光大則傷聚以處身巽以成家乖離既解緩以爲
失貿盈有時察以主使揚于王庭乘五馬敗剛既決
柔上索下合令臣遭明君以柔遇剛品物咸亨剛據
中正天下大行是以后用施命誥四國貴離散也于
是天地萃聚百姓合用升而不已屆極及下井養不
窮畢不能通不可勿革改以成器尊卑有分長幼有
序主之以震守之以威動不可終敵應而行漸以進
之爲人求位君子之欲進者也臣之求君陰之從陽
委之歸誠乃得其所歸而應之專而一之陽德受歸

道豐位大也賢人君子有衆以成其大也窮後喪大
夫之位群而靡容而無所卑身下意利見大人巽
以申命柔順乎剛入而說之說而教之順天應人渙
然成章風行水上有文有光男行不窮女位乎外衆
陰承五上同在中從初更始乘木有功故生先以享
于帝立廟奉天建國也剛柔分適得中節之以制其
道不窮信愛結內剛得中位誠發于心庶物唯類大
得則虧甚往則過既應于遠然則不利故君子是以
行重乎恭喪重乎哀節儉薄也小過下泰不宜于上

下止上動有飛鳥之象焉初六飛下上六離體飛鳥
以凶是以災眚也柔處中剛失位[illegible][illegible]時行過而欲
遂小亨正象陰皆乘陽陽剛凌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亂而不
已非中之謂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序其敗也通變
無窮周敗又始剛未出陰在中柔[illegible]不遺遂度不窮
則象河洛神物設教而天下服[illegible][illegible]方陰陽相求
初與之道遠作之由也卦體開闔乾以一爲開坤以
二爲闔乾坤成體而剛柔有位故木老于未水生于
中而坤在西南火老于戌木生于亥而乾在西北剛

柔之際也故謂之父母陽承震動發而相承專制[illegible]
行萬物以興故謂之長男水老于辰金生于巳一[illegible]
行之終而復起故巽爲長女震發于風陰德有紀火
[illegible]陽鳴母道將始故離爲中女又在西北從戰將升
乎陰幼牀衰而不勝故兌爲少女含中拔脅[illegible]爲
[illegible]在中未達含而未章故坎爲中男周流接合萬物
[illegible]終造微更始明而未融故艮爲少男乾圓坤方女
柔男剛從柔將推而福禍是將循化知生從變見亡
故吉凶成敗不可亂也大過何也棟撓莫輔大者過

也先王之馭世也刑設而不犯謂者[illegible][illegible]施習坎剛
中惟以心亨王正其德公守厥職上下不旋臣上無
惑網紛自勵井戶何咎車騎中門劒戟在間雖貴業
棟宇已三歲上六失道刑[illegible]　高宗伐鬼方求道
中也三年有賞德乃[illegible]也[illegible]人[illegible]亮思其[illegible]也旅上
之失柔其窮也是以失滿者[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德[illegible]而
不尊故君子正義以守位圖法以威民何循則亨滅
耳而凶也小過何也踰位凌上害正危身小者過也
既濟初六終亂何也水加日上三陰乘陽以力求濟

不止必亡故初吉終亂也未濟上六飲酒無咎何也
過而莫敗危而弗閒離咎之也无妄何也無望而至
非令合陰陽之逆行也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
人得之邑人災何也有國而不收其民有衆而不修
其器行人得之不亦災乎九五之疾勿藥何也非常
之厚離以爲同无妄之疾災以除內天時成敗何疾
之功勿藥有喜不成何識也龍者何也陽從之類盛
德尊貴之喻也配天之原益德莫高之謂尊貴大人
受命處中當陽德之至也亢龍有悔何也繼守承貴

有因而德不克者也欲大而不顧其小非後而不思
其實居正上位而無卑有貴勢而無據喪志危身是
以悔也先生何也大人之功也故建萬國親諸侯樹
其義也作樂薦上帝正其命也省方觀民施其令也
明罰勑法督其政也閉關不行靜亂民也大將育德
應縱其福也享帝立廟照其祿也稱聖王所造非承
平之謂也后者何也成君定位撥業修制作教守法
富額治安者也故自然成功濟用已至大通后承天
地之道以左右民也成化坦決施令誥方四統紹襄

中處將正之務非應初受命之事也上有[illegible]也[illegible]用
相易盛衰相及致飾則利之未捷受故王后不[illegible]君
子不錯上以厚下道自然也君子者何也佐聖扶命
員致明法觀時而行有道而臣人者也因正德以理
其義察危發以守其身故經綸以正盈果行以遂義
飲食以須時辯義以作事皆所以章先王之建國輔
聖人之神志也見險慮難思患預防別物居方慎初
勞於昔人臣之行非大君之道也大人者何也龍德
潛達貴賤通明有位無獨大以行之故大過滅示天

下幽明大人發輝重光繼明照于四方爲物仰生合
德天地不爲而成故大人虎變天德與也君子門易
順天地序萬物方圓有正體四時有常位事業有所
麗鳥獸有所萃故萬物莫不一也陰陽性生性故有
剛柔剛柔情生情故有愛惡愛惡生得失得失生悔
吝悔吝著而吉凶見八卦居方以正性著龜圓通以
索情情性交而利害出故立仁義以定性取著龜以
制情仁義有偶而禍福分是故聖人以建天下之位
定尊卑之制序陰陽之適別剛柔之節順之者存逆
之者亡得之者身安失之者身危故犯之以別武吉
雖吉必凶知之以守篤者雖窮必通故寂寞者德之
主恣睢者賊之原進往者反之初終盡者始之根也
是以未至不可坼也已用不可越也紂有天下之號
而比匹夫之類鄰周處小侯之細而亨于西山之賓
外內之應已施而貴賤之名未分何也天道未究善
惡未淳也是以明夫天之道者不欲累于人之德者
不嫌在上而不凌乎下處卑而不犯乎貴故道不可
違德不可拂也是以聖人獨立無悶大群不益釋之

無道存用之而不可既由此觀之易以通矣

潘安仁文抄

秋興賦

晉　潘岳

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珥蟬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遊處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攝官承乏猥厠朝列夙興晏寢匪遑底寧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於時秋也故以秋興名篇辭曰

四時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覽花蒔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託感冬索而春敷兮嗟夏茂而秋落雖末事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夫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遠行有羇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慼之疚心兮遭一塗而難忍嗟秋日之可哀兮諒無愁而不盡野有歸鴈隰有翔隼游氛朝興槁葉夕隕于時乃屏輕箑釋纖絺藉莞蒻御袷衣庭樹槭以灑落兮勁風戾而吹帷蟬嘒嘒以寒吟兮鴈飄飄而南飛天晃朗以彌高兮日悠陽而浸微何微陽之短晷覺涼夜之方永月朦朧以含光兮露淒清以凝冷熠燿粲于階闥兮蟋蟀鳴乎軒屏聽離鴻之晨吟兮望流火之餘景宵耿耿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悟歲時之遒盡兮慨俛首而自省斑鬢髟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仰群儁之逸軌兮攀雲漢以遊騁登春臺之熙熙兮珥金貂之炯炯苟趣舍之殊途兮庸詎識其躁靜聞至人之休風兮齊天地于一指彼

知安而忘危兮故出生而入死行投趾於容跡兮殆不踐而獲底闕側足以及泉兮雖猴猨而不履龜祀骨於宗祧兮思反身于綠水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厲耕東皐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泉涌湍於石間兮菊揚芳乎崖澨澡秋水之涓涓兮玩游鯈之潎潎逍遙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間之世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九品議

晉 潘岳

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失其性君不獨治於是乎建牧立監陳其輔佐故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高官厚祿非明崇賢所以典治卑位下役非爲鄙愚所以供職雖武開榮辱之門有爭競之弊而百王莫之能易者此道不可以二故也方今天下隆平四海攸同薦賢達善各以類進夫觀民宣化爲治之本雖實小邑猶須其人又中正之身優劣縣殊苟知人者智則不知者謬矣莫如達官各擧其屬萬嶽九列朝所取信郡守雖輕有刺史薦擧之當否實司其事考績褒名施黜陟焉進賢受賞不進賢甘戮沮勸既明爲人自爲謀庶公道大行而私謁息矣

上客舍議

晉 潘岳

謹按逆旅久矣其所由來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于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甯戚于逆旅魏武皇帝亦以爲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堯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尤之固非聖世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輻輳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楅駕鞍皆有所聠又諸劫盗皆起于迥絕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奸軌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權之所之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檐門或避晚關迸逐路隅祗是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欏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賢

察數入校出品郎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今賤吏疲人獨專權稅管開閉之權藉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姦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懽心使客舍灑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眾庶顒顒之望

許由頌

晉 潘岳

邈哉許公軌範履貞辭堯天下抱樸隱形川停岳峙澹泊無營棲遲高山與世靡爭虛薄忝任來宰斯城愧無惠化報產之政哉哉治所樂慕景名登箕逍遙來過墓庭通於時憲傾筐不盈恨無旨酒奠公之靈死而不朽公其有榮聊述雅美揚公馨聲

故太常府君畫贊

晉　潘岳

堂堂我君、鑒象開慶、逸德宣猷、含眞履素、味道無悶、守終純固、弓與爰集、撫翼清樊、翰飛公庭、龍升天路、初長方國、流化千里、遂管秘籍、辨章舊史、入登常伯、固作卿士、外内惟允、庶績咸理、中節日新、令聞不已、濟濟儒林、翼翼國子

答新婚箴

晉　潘岳

女實存色、男實好德、德在正、色色在不惑、故新舊兼、弘義由理、得君子過慮、愛已明箴、防微測微、文麗旨深、敬納嘉誨、敢酬德音

兩家銅人訓

晉　潘岳

言之有臧託乎多士言之不臧絕之由己無日莫傳宜于四海無日莫聞響振萬里樞機之發榮辱之微怨豈在大纖介是與

司空鄭袤碑

晉　潘岳

陳謨台階翼和鼎實顯積成于臺省清風暢于所涖故能老安少懷遠至邇親凡厥縉紳之士所以挹酌洪流含咀英芳者猶旱苗之仰膏雨湛露之晞朝陽也銘曰

於鑠元侯則天垂象弘操嶽峻宇量淵廣允恭克讓宣哲清朗有始有卒可大可久言由忠信行履孝友光光金貂再冠其首赫赫皇符仍析其部義格皇穹德冠羣后清風顯烈沒而不朽

荆州刺史東武戴侯楊使君碑

晉 潘岳

君誕保靈和纂恭懿德宣哲清朗直道高尚若乃嘉
號推賢博愛濟衆邪黨服其義而縉紳慕其風于昔
文后曆數在躬相國慕府實允華夏九德咸事後乂
在官成君名器納字參軍宏略被于南國美化行乎
江漢西陵之役縣軍深入親薄冦壘躬行天誅既而
救兵不進糧盡道窮因乃慨然廻慮殿其衆而返雖
爲法受黜勳庸未崇而天下伏其勇[illegible]主思其忠

夏侯常侍誄

晉 潘岳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
掾賢良方正徵爲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中書郎
南陽相家艱乞還頃之選爲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
崩天子以爲散騎常侍從班列也春秋四十有九元
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
乃作誄曰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克明克聖光啓夏政其在于漢
邁勳惟嬰思弘儒業小大雙名顯祖耀德牧兗及荆
父守淮岱治亦有聲英英夫子灼灼其儁飛辯摛藻
華繁玉振如彼隋和發彩流潤如彼錦繢列素點絢
人見其表莫測其裏徒翫吾生文勝則史心照神交
唯我與子且歷少長遊觀終始子之承親孝齊閔參
子之友悌和如瑟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唱高
猶賞爾音弱冠厲翼羽儀初升公弓既招皇輿乃徵
內贊兩宮外宰黎蒸忠節允著清風載興決彼樂都
寵子惟王設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

惠訓不倦視人如傷乃眷北顧辭祿延喜余亦偃息
無事明時疇咨之游二紀於兹斑白攜手何歡如之
居吾語汝衆實勝寡人惡僞異俗疵文雅孰我疲楊
長汝投賈無謂爾高耻居物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
慨然歎曰道固不同爲仁由己匪我求蒙誰毀誰譽
何太公何從莫涅匪緇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高志申
雖不爾以猶致其身獻替盡規媚兹一人讜言忠謀
世祖是嘉將俾儲皇奉嚮承華先朝末命聖列顯加
入侍帝闈出光厥家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宜享遐紀

長保天秩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知命中年隕卒
嗚呼哀哉惟爾之存匪爵而貴甘食美服重珍兼味
臨終遺誓承錫爾類斂以時襲殯不簡繁誰能拔俗
生盡其養死足養生而薄其葬淵哉若人縱心條暢
沐浴明蒞困而彌亮樞轄既涖容體長歸存亡承訣
逝者不追望于舊車覽爾遺衣悒抑失聲迸涕交揮
非子爲慟吾慟爲誰嗚呼哀哉日往月來暑退寒襲
零露霜凝勁風淒急慘爾其傷念我良執適子素館
撫孤相泣前思未弭後感仍集積悲滿懷逝矣安及

嗚呼哀哉

馬汧督誄

晉 潘岳

惟元康六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氐人肆逆焉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俾百姓流亡頓於塗炭建威喪元於好畤州伯宵遁乎大谿若夫偏師裨將之隕首覆軍者蓋以十數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秦隴之僭鞏更為魁既已襲汧而館其縣子

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眾據十雉之城群氐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木石將盡樵蘇乏竭芻荛罄絕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号以鐵鑕機關既縱礧而又升焉爨陳焦之麥柿梠桷之松用能薪芻不匱人畜取給青煙傍起櫪馬長鳴凶醜駭而疑懼乃闕地而攻子命穴浚塹寘壺鐳瓶甀以偵之將穿響作因焚穢火熏之潛氐殲焉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聖朝疇咨進以顯秩殊以

[illegible]咨之制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穀十斛考訊吏兵以橫楚之辭連之大將軍屢抗其疏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群寇以少禦眾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勳效極推小疵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劾假授詔書遂許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勵有方固守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寬而有靈嘉茲寵榮然潔士之鬧畿其

[illegible]致思乎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妒之徒也嗟乎妒之欺善抑亦貿首之讎也語曰武戒其子慎無為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乘丘之戰縣賁父御[illegible]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誄之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劍父讎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為之誄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天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

文哉乃作誄曰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嗟玆馬生位末名卑酉戌猾夏乃奮其奇保此沂城救我邈危彼邈奚危城小衆寡予以躬身而裁其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築焚燹舉秋豺虎競逐萃吏恣睢潛蹤官寺齊萬遞鬪虞驚台司聲勢滂霈種落蝟蟻旂旗雲舒戈矛林植彤珠星流飛矢而集繙繙右女號天以泣營麥而炊負戶而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馬生爰發在險彌亮精貫白日猛烈秋霜稜威可厲懦夫克壯露恩撫循寒士挾纊

欽蠶夫子罔衆陵家潛隧客攻九地之下慨慨窮城氣若遊絲命懸天今也惟馬惟此馬生才博智瞻偵以瓶罌測以長塹鑷未見鋒火以起熖薰戶湍窟搗穴以飲水石爲竭其穽空虛闃然馬生傲若有餘爲築爲礙柿松爲翎守不乏械櫪有鳴駒哀哀建威身伏斧質悠悠烈將覆軍喪罷戎釋我徒顯誅我帥以生易死畸克不二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沂庾化爲冠糧實賴夫子恩踰彌長咸使有勇致命知方我雖末學聞之前典十世宥能表菜旌善思人愛樹

其棠勿翦刻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隷蠡鮮孰是勳庸而不獲免猾哉部司其心反側斷善害能醜正惡直牧人透迤自公退食剛棫鷹揚倖不戢翼忘爾大勞猜爾小利苟莫闢懷于何不至慨慨馬生硜硜高致發憤囹圄沒而猶眠嗚呼哀哉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張孟運籌危趙獲安沂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各嫉搖之筆端傾倉可賞刻云私粟狄隸可殺況曰家僕剔子雙拖貫以三木功存沂城身死沂獄凡爾同圍心焉摧剝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

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光寵贈乃牙其門詡勳班爵亦兆後昆死而不泯庶慰冤魂嗚呼哀哉

楊荊州誄

晉 潘岳

維咸寧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滎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選賢與能政是以和周賴尚父殷憑太阿矯矯楊侯晉之爪牙忠節克明茂績惟嘉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永玄首未華銜恨沒世命也奈何嗚乎哀哉自古在昔有生必死身沒名垂先哲所韙行以號彰德以述美敢託旒旗爰作斯誄其辭曰

悠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喬氏出楊侯奕世丕顯允迪大猷天厭漢德龍戰未分伊君祖考方事之殷鳥則擇木臣亦簡君設心外朝寘名委身奮躍淵塗跨騰風雲或統驍騎或據領軍乃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戎洪緒克構堂基弱冠味道無競惟時孝實蒸蒸友亦怡怡多才豐藝強記洽聞目涉卷末心算無垠艸隸兼善尺牘必珍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學優則仕乃從王政散璞發輝臨軹作令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命惟此大理國之憲章君涖其任視民如傷庶獄明慎刑辟端詳聽參皋吕稱侔于張改授農政于彼野王裕益庶億國富兵強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戎作弼用錫土宇膺茲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紱魏氏順天聖皇受終烈烈楊侯實統禁戎司管閶闔清我帝宮肯懋不作穆如和風謂督勳勞班命彌崇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滔滔江漢疆埸分流秉文兼武時惟楊侯既守東莞乃牧荊州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聞善若驚疾惡如讎示威示德以伐以柔

吳夷凶侈偽師畏逼將乘雔釁席卷南神謀不忒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自執其咎功讓其力亦既旋旆爲忿受黜退守丘塋杜門不出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搢紳升堂入室雖事不答無競不質位貶道行身窮志逸弗慮弗圖乃寢乃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子囊佐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朝廷厥辭夕隕其命聖王嗟悼寵贈衾襚誄德策勳考終定謚羣辟慟懷邦族揮淚

孤嗣在疚寮屬含悴赴者同哀路人增欷嗚呼哀哉

余以頑蔽覆露重陰仰追先考執友之心俯感知己

識達之深承諱忉怛涕淚霑襟豈忘載奔發病是沈

在疾不省於亡不臨柩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

楊仲武誄

晉　潘岳

楊經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荊州刺史戴侯之孫東武康侯之子也八歲喪父其母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乂夫家而免諸艱難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艸隸之蓺子以妙年之秀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菲薄余甚奇之若乃清才雋茂盛德日新吾見其進未見

其已也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

戚卒於德宮里余服周又綢繆累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欸誠之至也不幸短命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月己亥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伊子之先奕葉熙隆惟祖惟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名秕雖光勳業未融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克岐克嶷知章知微鉤深探賾味道研幾匪直也人邦家之輝子之遘閔齊未也髫如彼危根當此衝飈德之休明靡幽不喬弱冠流芳鏘鏘清劭爾舅惟榮

爾宗惟萃。幼秉殊操。逵豐安貫。撰錄先訓。俾無闕隊。舊文新藝。罔不必肄。潘楊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愼終如始。爾休爾戚。如實在己。視予猶父。不得猶子。敬亦既篤。愛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昃景西。望于朝陰。如何短折。背世湮沈。嗚呼哀哉。寢疾彌留。守茲孝友。臨命忘身。顧戀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嗷嗷同生。悽悽諸舅。春蘭擢莖。芳茂其華。荊寶挺璞。將剖於和。含芳委耀。毀璧摧柯。嗚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惟我與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曾不盈稔。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哀哉。披帙散書。屢覩遺文。有造有寫。或草或眞。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於手。涕沾於巾。龜筮既契。㫄隧既開。痛矣楊子。與世長乖。背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雲徘徊。臨穴永訣。撫櫬盡哀。遺形莫紹。增慟余懷。覔兮往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

皇女誄

晉　潘岳

厥初在鞠。玉質華繁。玄髮修曜。蛾眉連娟。清顱橫流。明眸朗鮮。迎時夙智。望歲能言。亦既免懷。提攜紫庭。聰惠機警。授色應聲。亹亹其進。好日之經。辭合容止。閑于幼齡。猗猗春蘭。柔條含芳。落英彫矣。從風飄颺。妙妙弱媛。窈窕淑良。孰是人斯。而離斯殃。靈殯既祖。次此暴廬。披覽遺物。徘徊舊居。手澤未改。領膩如初。孰覽遐逝。存亡永殊。嗚呼哀哉

庾尚書誄

晉　潘岳

寛而能懐威而不猛化行如形民應如影墟墻虚坐翩翩玄幕几席生塵空館寥廓

劉氏妹哀辭

晉　潘岳

烏鳴于栢烏號于荆徘徊躑躅立聞其聲相彼羽族矧伊人情叩心長叫痛我同生誕育聖王發奇稚齒如彼名駒昂昂千里劉氏懐實未曜脣和伊予輕弱弗克負荷祿徹于朝貯匱于家俾我令妹勤儉備加珍羞罕御器服靡華撫膺恨毒逝矣奈何哀哀母氏烝烝聖慈震動擗摽何痛如之魂而有靈豈不慕思嗟哉往矣當復何時

傷弱子辭

晉 潘岳

子之長安次于新安千秋亭而弱子夭感嬴博之哀乃傷之曰

奈何兮弱子邈棄爾兮丘林還眺兮墳塋草莽莽兮木森森伊遂世之遐胄逮祖考之永延咨吾家之不嗣羌一適之未甄仰崇堂之遺搆若無津而涉川葉落永離覆水不收赤子何辜罪我之由

景獻皇后哀策文

晉 潘岳

於穆先后僶皇協運世宗之胤德博化先用儉禮峻任姒隆周后亦毋晉終溫且惠其儀淑慎既慎其儀克明禮教無覬齊蕃訓成弘操其慈有威不舒不暴乃家乃邦是則是效嗟爾艱屯仍遭不造靡恃惟妣景命弗保心之云痛痛貫穹昊謀龜筮之良辰啓幽房之潛隧鑒武騖之隆壯結龍輴之縞駟望旂常而蕭推披轀輬以增欷口嗚咽以失聲目橫迸以灑淚遐兩絕于宮闈長無覿於彷彿

哀永逝文

晉 潘岳

啓夕兮宵興悲絶緒兮莫承俄龍輴兮門側嗟俟時兮將升嫂姪兮章偟慈姑兮垂矜聞鳴鷄兮戒朝咸驚號兮撫膺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鮮彼遥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今奈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反盡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靈輀撤房帷兮席庭筵舉酹觴兮告永遷悽切兮增欷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宇視倏忽兮若髣髴徒髣髴兮在

慮靡耳目兮一遇停駕兮淹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去華輦兮初邁馬迴首兮旋旆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鳥俛翼兮忘林魚仰沫兮失瀨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跡兮未夷谷同途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嗟潛隧兮既敞將送形兮長往委蘭房兮繁華襲窮泉兮朽壤中慕叫兮擗摽之子降兮宅兆撫靈櫬兮訣幽房棺冥冥兮埏窈窈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歸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是乎非乎何遑趣一遇兮目中既遇目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重曰已矣此盖新哀之情然耳渠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

弔孟嘗君文

晉　潘岳

人罔貴賤士無真偽延入如歸望賓若企出摧秦機入專齊政右炳而嬴強左顧而田兢且以造化爲水、天地爲舟樂則齊喜哀則同憂豈區區之國而大邦是謀瑣瑣之身而名利是求畏首畏尾東奔西囚志撓於木偶命懸于狐裘

爲諸婦祭庾新婦文

晉　潘岳

潛形幽櫬寧神舊宇室虛風生牀塵帷舉自我不見載離寒暑雖則乖隔哀亦時敘啓殯今夕祖行明朝雨絕華庭埃滅大宵儷洮箕箒偕奉夕朝髣髴未行顧瞻弗獲伏膺飲淚感今懷昔懷昔伊何祁祁娣姒感今伊何寘寘吾子形未廢目音猶在耳

陸士衡文抄

文賦

晉 陸機

余每觀才士之作。竊有以得其心。夫其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爾。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

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游萬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於是沉辭怫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觀古今之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爲言。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

叩寂寞而求音。函緜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愈深。播芳蕤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粲風飛而猋竪。鬱雲起乎翰林。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爲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爲匠。在有無而僶俛。當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遯員。期窮形而盡相。故夫誇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緜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

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
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其爲物也多姿其爲
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
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崎錡而難便
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恒操
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序故淟涊而不鮮或仰逼於
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
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
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或文繁理富而

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
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亮功多而
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或藻思綺合清麗芊眠炳若縟
繡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雖杼軸
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
捐或苕發穎豎離衆絶致形不可逐響難爲係塊孤
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
不能揥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
翦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於白雪吾亦濟夫所偉或

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
而莫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或寄辭於瘁
音言徒靡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爲瑕象
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
而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猶絃幺而徽
急故雖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囋而妖冶徒
悅目而偶俗固聲高而曲下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
而不雅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闕大羹之遺
味同朱絃之清氾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艷若

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
而喻巧或理朴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
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
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非華
說之所能精普辭條與文律良予膺之所服練世情
之常尤識前脩之所淑雖濬發於巧心或受蚩於拙
目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籥之罔窮與
天地乎並育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予掬患挈缾
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踸踔於短韻放庸音以足

曲恒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懼蒙塵於叩缶顧取笑乎鳴玉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脣齒紛葳蕤以馺遝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覽營魂以探賾頓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軋軋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

塞之所由伊茲文之為用固衆理之所因恢萬里使無閡通億載而為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乎古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不綸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

豪士賦序

晉 陸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為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而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言遇時也故曰才不半古

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其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袨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廣樹恩不足以敵

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爲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奭鞅鞅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遺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與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劒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饕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移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曩勛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

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游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愈逸而名愈劭此之不爲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爲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岳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七徵

晉 陸機

玄虛子耽性冲素雍容玄泊棄時俗而弗徇甘漁釣於一壑乃有通微大夫愍皇后之失寶傷鴻誓之後聞策玄黃於椿險憑亢巖而放言通微大夫曰奇膳玉食窮滋致豐簡犧羽族考牲毛宗俯出沉魴仰落歸鴻剖柔胎於孕豹宰潛肝乎豢龍拾朝陽之遺卵納丹穴之飛凰神宰奇稔嘉禾之穗含滋發馨素頳玉鋭灼若皓雪之類玄雲皎若明珠之積緇匱素蟣

踊而澆漓滋芬溢而相微味雖濃而弗爽氣既惠而從奇介景福於耆壽裕溫克乎將聖子能饗之乎通微大夫曰盟居華殿奇構磊落爲宇雲覆千楹林錯仰綴鳧木俯積瑛石敷延袤之廣廡矯凌霄之高閣秀清歸乎雲表騰藻蔭之奕奕珍觀清榭岳立連行雲階飛陛仰陟穹蒼聳浮柱而虬立施飛檐以龍翔回房旋室綴珠襲玉圖畫神仙延祐承福懸閭高達長廊迴屬於是登漸臺理俊齊鏡玄沚望長林逐狡獸弋輕禽覽壯藝以悅觀聆和樂而怡心子能居之乎通微大夫曰金石諧而霧響塡箎協而和鳴於是才人進羽籥玄弁被藻襲俯縈領以鴻歸仰矯首而鶴立激長歌而丹唇發鏗鏘乎柔木合清商以絶節揮流徵而赴曲奏商荊之高歎詠易水之清角爾乃覩蛾眉之羣麗容既都而又閑矯纖腰以逐節頓皓足於鼓盤舒妍暉以妖韶若陵危之未安通微大夫曰蓋聞洙北有采唐之思淇水有送子之歎關雎以寤寐爲戚湊洧以蕭浪爲歡若夫妖嬪豔女蒐羣擢俊穆藻儀於今表茂當年之柔嫚馨妍規之約綽體

每變而增閑秀紅葩其愉愉若餘頳之可飡若夫靈眷潛祖顏退羽觴升清琴厲因清明以宣誠流微睇而授愛纖手揮而鳴佩鏗華衿被而芳塵萃子其納之乎通微大夫曰塗有殊而一致業有殊而名約各因姿以效績期奇響於天人也孰與顯奇撰於萬邦撫六轡而高遊敞八宇以攄聘齊清風乎諸侯言成否泰氣作溫涼弭侵畧於强暴綜墜紀乎危邦子豈不願斯之雍容乎通微大夫曰明王應期撫民以德配仁風於黃唐齊威靈乎宸極彝倫攸序庶績咸乂

盪流風於雍俗給天民平齊泰是以玄靈感而表應
嘉神繁而畢覩舞唐庭之來儀鳴岐陽之鸑鷟應天
監之休命荷神聽之介福然聖主迨持盈之寶術寤
經國之在賢各畢榮於分局期贊化於大鈞吾子豈
不欲縻好爵於天宇顯列業乎帝臣歟玄虛子作而
言曰甚哉鄙人之惑也猶窮繩自逸於井幹憑河盜
本於黃川欽至論敷敝衽謹聞命於王孫

謝平原內史表

晉 陸機

陪臣陸機言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賫板
詔書印綬假臣爲平原內史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
機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本出自敵國世無先臣宣
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皐澤廣被惠濟無遠擢
自羣萃累蒙榮進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宦
成兩宮服冕乘軒仰齒貴遊振景拔迹顧邈同列施
重山岳義足灰沒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蕩臣

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而橫爲故齊王冏所見
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幽執囹圄當爲誅始臣
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
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
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陰蒙避迴崎嶇
自列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踪筆跡皆可推校而一
朝翻然更以爲罪蕞爾之生尚不足恡區區本懷實
有可悲畏逼天威即罪惟謹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
天莫大之釁日經聖聽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

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唯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
之宥廻霜收電使不隕越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
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感恩惟咎五情震悼跼天蹐地
若無所容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
朽瘁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
丹書得夷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
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
垂芳陸沉之羽復與翔鴻撫翼雖安國免徒起紆青
組張敞亾命坐致朱軒方臣所荷未足爲泰豈臣蒙
垢含吝所宜忝竊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
并悲慙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不得束身奔走
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
拜表以聞

至洛與成都王牋

晉　陸機

王室多故禍難荐有羊玄之乘寵凶豎專記朝政姦
臣賊子是爲比周皇甫商同惡相求共爲亂階至令
天子飄颻甚於贅旒伏惟明公匡濟之舉義命方宣
元戎既啓風威雷赫機以駑暗文武寡施猥蒙橫授
委任外梱承嚴敎董率諸軍惟力是視

王子喬贊

晉 陸機

遺形靈岳顧景忘歸乘雲倏忽飄颻紫微

丞相箴

晉 陸機

夫導民在簡爲政以仁仁實生愛簡亦易遵罔疏下睦禁密巧繁深文碎教伊何能存故人不可以不審任不可以不忠捨賢昵讒則喪爾邦且偏見則昧專聽悔疑耳目之用亦各有期夫豈不察而惟牆隔之矜己任智是蔽是欺德無遠而不復。惡何適而不追。存亡日鑒。成敗代陳，人咸知鏡其貌而莫能照其身。

漢高帝功臣頌

晉 陸機

芒芒宇宙上墋下黷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服徘徊三靈改卜赫矣高祖肇載天祿沈跡中鄉飛名帝錄慶雲應輝皇階授木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彤雲晝聚素靈夜哭金精仍頹朱光以渥萬邦宅心駿民效足堂堂蕭公王跡是因綢繆叡后無競惟人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拔奇夷難邁德振民體國垂制上穆下親名蓋羣后是謂宗臣平陽樂道在變則通爰淵爰嘿

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壞東協策淮陰亞跡蕭公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永言配命因心則靈窮神觀化望影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闢鴻門是寧隨難滎陽即謀下邑銷印惎廢推齊勸立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霸楚寔喪皇漢凱入怡顏高覽彌翼鳳戢託跡黃老辭世却粒曲逆宏達好謀能深游精杳漠神跡是尋重玄匪奧九地匪沈伐謀先兆擠響于音奇謀六奮嘉慮四迴規主以足離項于懷格人乃謝楚翼迮推韓王窘執胡馬洞開

迎文以謀哭高以哀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奮臂雲興騰跡虎噬臨險必夷摧剛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京索既扼引師北討濟河夷魏登山滅趙威亢火烈勢踰風掃拾代如遺偃齊猶艸二州肅清四邦咸舉乃眷北燕遂表東海克滅龍且爰取其旅劉項懸命人謀是與念功推德辭通絕楚彭越觀時發迹匡光人具爾瞻翼爾鷹揚威凌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烈烈黥布耽耽其眄名冠彊楚鋒猶駭電覩幾蟬蛻悟主革面肇彼梟風

翻爲我扇天命方輯王在東夏矯矯三雄至于垓下元凶既夷寵祿來假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舍福取禍張耳之賢有聲梁魏士也罔極自貽伊媿俯思舊恩仰察五緯脫跡違難披榛來洎改策西秦報辱北冀悴葉更輝枯條以肄王信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虛縮自微婉變我皇跨功踰德祚爾輝章人之貪禍寧爲亂亡吳芮之王祚由梅鋗功微勢弱世載忠賢肅肅荆王董我王軍我圖四方殷薦其勳庸親作勞舊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啓淮濆

安國達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毋旣明且慈引身伏劒
永言固之淑人君子寔邦之基義形於色憤發於辭
主亡與亡末命是期絳侯質木多畧寡言曾是忠勇
惟帝攸歎雲蕉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豨奄有燕韓
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滌穢紫宮徵帝太原實惟太尉
劉宗以安挾功震主自古所難勳耀上代身終下藩
舞陽道迎延帝幽藪宂力王室匪惟厥武總干鴻門
披闥帝宇聳顏誚項掩淚寤主曲周之進于其哲兄
俾率爾徒從王于征振威龍蛻攄武墉城六師寔因

克荼禽黥猗歟汝陰綽綽有裕戎軒肇跡荷策來附
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乂平城有謀頫陰銳敏
屢爲軍鋒奮戈東城禽項定功乘風藉響高步長江
收吳引淮光啓于東陽陵之勳元帥是承信武薄伐
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恢恢廣野誕節令圖
進弭嘉謀退守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敖庾
據險三塗輶軒東踐漢風載徂身死于齊非說之辜
我皇寔念言祚爾孤建信委輅被褐獻寶指明周漢
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酆鎬柔遠鎮邇寔敬攸考

抑抑陸生知言之貫往制勁越來訪皇漢附會平勃
夷凶翦亂所謂伊人邦家之彥百王之極舊章靡存
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
煥其盈門風睎三代憲流後昆無知叡敏獨昭奇跡
察倖蕭相貺同師錫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紓漢披楚
唯生之績皤皤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素縞天下歸心
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挫大略淵回
元功響效邈哉惟人何識之妙紀信誑項軺軒是乘
攝齋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烟消名與風興周苛慷慨

心若懷冰形可以暴志不可凌貞軌偕沒亮跡雙升。
帝疇爾庸後嗣是膺天命雖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
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是謂平國龍命有輝
震風過物清濁效響大人于興利在攸往弘海者川
崇山惟壤韶護錯音袞龍比象明明衆哲同濟天綱
劒宣其利鑒獻其朗文武四克漢祚克廣悠悠遐風。
千載是仰。

五等諸侯論

晉 陸機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乎悅下爲己在乎利人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己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饗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其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四體辭難而心膂獲乂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愿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於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釁遘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于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五等之禮不革於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

之數實由孤立是益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
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
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
振矜遠國先叛故强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
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闚闢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
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覆滅之禍豈在曩
日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
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
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

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
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
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
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
威不忌萬邪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
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
姦宄充斥卒有强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橫則
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
臣下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鞞

震於閫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
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
鄭豈若二漢階闥蹔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
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簒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
億兆悼心智愚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
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
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讐之手
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
王室然上非奥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

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弒之禍民望未
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
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
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治夫
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
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
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准才則貪殘之萌
皆如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
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己思治郡縣之長爲利圖物

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已安民良士之所希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已土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辯亡論

上

晉　陸機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群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飈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群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修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

失群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叡心因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東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騖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爲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

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禨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強諫以補過謀無遺諝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常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檝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

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孑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衂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鎩望飆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

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輣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涖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黎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玄賀劭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

末蕃群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曆命應化而微王師蹋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於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劉公因險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偪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

披懷虛已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

定百度之缺粗修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脣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阸流

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咨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遵渚襟

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踠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強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

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氓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

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大田議

晉　陸機

臣聞隆名之主不改法而下治。陵夷之世不易術而民息。夫商人逸而利厚。農人勞而報薄。導農以利。則耕夫勤。節商以法。則遊子歸

晉平西將軍孝侯周處碑

晉　陸機

君諱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氏胄蔓興煥乎墳典華宗往茂鬱其簡書啓三十之洪基源流定鼎運八百之遠祚枝葉封桐軒蓋列於漢庭蟬冕播於陽羨二南之價傳不朽而紛敷大護之音聲無微而必顯山高海濶其在斯焉祖賓少折節早以吳初召爲議參軍舉郡上計轉爲州辟從事別駕步兵校尉光祿大夫廣平太守父魴少好學舉孝廉吳寧國長奮威

長史懷安錢塘縣侯丹陽西部屬國都尉持節校尉拜裨將軍三郡都督太中大夫臨川豫章鄱陽太守晉故散騎常侍新平廣漢二郡太守封關內侯辞紱揚名臺閣標著風化之美奏謂爲能亭亭孤美灼灼橫倘徇高位於生前思垂名於身後遂以筆言不逆應期出輔洋洋之風俯冠來葉巍巍之盛仰繼前賢君乃早抵不弘禮制年未弱冠膂力絕於天下妙氣挺於人間騎獵無疇時英式慕縱情寡偶俗弊不忻鄉曲誣其害名收節播其聲譽遂來吳事余厥弟謹

然受誨向道朝聞方勵志而涇詩書便好學而尋千
史文章綺合藻思羅開吳朝州縣交辟太子洗馬東
觀左丞中書右丞五官郎中左右國史靖恭夙夜恪
居官次遷大尚書僕射東觀令太常卿無難督斥熙
庶績朝廷謐寧使持節大都督塗中京下諸軍事封
章浦廷侯國猶多士君實得賢汪洋廷闕之傷昂藏
寮寀之上射獸功猶見顯刺蛟名乃遠揚忠烈道白
克修義節情還永布琳瑯梓杞珪璧棟梁君著嘿語
三十篇及風土記并撰吳書於是吳平入晉王渾登

建業宮釃酒既酣乃謂君曰諸人亡國之餘得無戚
乎君對曰漢末分崩三方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
亡國之戚豈惟一人渾乃大慙仕晉稍遷總統初入
爲議郎除司虜護軍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羌歸
附雍土美之轉爲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
不決者處以評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母年老罷歸尋
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
小乃先之楚而郡既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
敦以教義又檢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而葬之然以

兢微遠近稱嘆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正
繩直筆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彤違法處深文案
之及氐人齊萬年反朝臣惡其強直皆曰處吳之名
將子也忠烈果毅庶僚振肅英情天逸遠性霞騫陜
北留棠遂有二天之詠荆南虔虎猶標十部之書尋
轉散騎常侍輕車將軍迴輪出於新年士女揮淚髮
帷望於廣漢雞犬靡喧振茲威略宣其惠和晉京遜
仰部從迎欽是時互賊作逆有衆七萬屯於梁山朝
廷推賢以君才兼文武詔授建威將軍以五千兵奉

辭西討忠槩盡節不顧身命乃賦詩曰去去世事已
策馬觀西戎藜藿甘粱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
旦及暮斬首萬級絃絕矢盡番系不救左右勸退處
按劍怒曰此是吾効節授命之日何以退爲大臣以
身殉國不亦可乎韓信背水之軍未追得喻工輸縈
帶之勢早擬連蹤莫不梯山架壑襁負來歸戎士扞
其封疆農人展其耕織秋風才起追戰虜於雷霆春
水方生揮鋒同於雲雨立功立事名將名臣者乎元
康九年回灰增加奄捐館舍春秋六十有二天子以

大臣之葬師傅之禮親臨殯壙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平西將軍封清流亭侯謚曰孝禮也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爲第又賜王家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遊旅遠人朕毎惆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以太興二年歲在己卯正月十日葬於義興舊原南贍荆岳榮曖極之巍峩北眄蚊川瀞清流之滲㵾嗟同郡盛氏有四子靖邑紀碩並皆志性純孝過禮喪親墳前之樹染淚先枯庭際之禽聞悲乃下遂作銘曰

周南菁美岐山表靈葉綮漢室枝茂晉庭皎皎夫子高情播名幼有異行世仔風烈早馳聞望曉暸耿節顧尚豪雄昇名禁闥捨爵策勳允歸明哲輝赫大晉封系多故式揚廟略克清天步海濱旣折江淮並赴淺小宿潘條章斯布傺歟晻日人謠何嫌忠貞作相追蹤將侯將卓嘉茂逝掩芳猷潛光陽旬返旆吳丘傳闈雖入卿路冥浮鍋滋附石萬代千秋

吳大帝誄

晉　陸機

我皇明明固天寔生體和二合以察三精濯聊育慶懷祥載榮率性而和因心則靈厥靈伊何克聖克仁茂對四象克配乾坤齊明日月考詳鬼神誕自幼沖敝哲宿照甄化無形探景絕曜巍巍聖姿文武旣俊有覺德徽兆民欣順將熙景命經營九圍登跡岱宗班瑞舊圻上玄匪惠早零聖聊神爐旣考史臣獻貞龍輴啓殯宵載紫庭辰旒飛藻凶旗舉銘崇華熠爍

翠蓋縈纓千乘結駟萬騎重營簫鼓振響和鑾流聲動軨閶闔永背承明顯顯高官幽幽有靈隨化太素閉宮杳冥儀光同暮泣血如零

愍懷太子誄

晉　陸機

明明皇子成命既發保乂皇家載生淑徽茂德克廣
仁姿朗儁當克無疆光紹有晉如何不吊暴離咎釁
嗇是遘愍匪降自天肇傾遐祚遂喪華年嗚呼哀哉
沉雲既祓日月增暉靈寵可贈寃魂難追舊物東反
靈柩西歸傷我忠后寂焉翳滅銜哀駿奔凶服就列
追慕徽塵興言斷絕敢誄遺風庶存芳烈其辭曰

巍巍皇基奕奕紫微有命既集天祿永綏篤生太子
宴德承茂乎紹大烈時惟洪胄奇顏發翅清藻在秀
誕自幼蒙逮事武皇展矣太子播此瓊芳允矣聖祖
煦言不臧婉孌來輿名爲德昌龍集庚戌日月改度
赫赫明明我皇登祚厥登伊何皇統是荷華紱重采
翠蓋重葩鸞旗阿那正衡吐和聿來在宮體亮而誠
肅雍皇極思媚紫庭亦既涉學遵師盛道何年之妙
而察之早謠言必復乖義則考惟天有命太子膺之
惟皇有慶太子承之當究遐年登茲胡耇緝熙有晉
克構帝宇如何晨牝穢我朝聽仰索皇家惟臣明聖

惴惴太子終溫且敬銜辭即罪掩淚祇命顯加放流
潛肆鴆毒痛矣太子乃離斯酷謂天蓋高訴哀靡告
鞠躬引分頹景摧刹嗚呼哀哉凡民之喪有戚有姻
太子之殁傷無呢親踰跨嚴宮絕命禁闈幽柩偏寄
孤魂曷歸嗚呼太子生寃殁悲匹夫有怨尚或殞霜
矧乃太子萬邦攸望普天扼腕率土懷傷精感六沴
咎徵荐房爰茲元輔啓我令圖王赫斯怒天誅靡遁
攙搶叱栴元凶服辜仁詔引咎哀策東徂光復龍祚
紹建藐孤於時暉服粲焉畢陳庭旅舊物堂有故臣

孰云太子不見其人嗚呼哀哉既濟洛川靈旆左廻
三軍悽裂都邑如隤慨矣竊歎念我愍懷

吳丞相江陵侯陸公誄

晉 陸機

根條伊何苗黃裔舜長發有祥貽我作亂劉王負險
冦我西隣公矦赫怒干戈啓陳金鉞鏡日雲旗降文
元王隕難鯨鯢墜鱗戎漠時殪方域淸塵

吳大司馬陸公誄

晉 陸機

我公承軌高風肅邈明德繼體徽音奕世昭德伊何
克俊克仁德周能事體合機神禮交徒候敬睦白屋
踧踖曲躬吐食揮沐爰及縣冢聚此俘獨乎厥惠和
脫驂分祿乃命我公誕作元輔位表百辟名茂羣后
因是荆人造我寧宇備物典策玄冠及斧龍旂飛藻
震鼓樹羽質文殊塗百與行徵人玩其華鮮識其實
於穆我公因心則哲經綸至道終始自結德與行滿
美與言流

吳貞獻處士陸君誄

晉　陸機

我聞有命天祿有秩如斯古人而有斯疾兄弟之恩。離形合氣。矧我與君年相亞逮綢繆之遊自㬋及朗孩。不貳音抱或同襁撫若並育携手相長行焉比跡。誦必共響旣君偕老靈根克固附翼雲霄雙飛天路。人皆年長君獨短祚殺則同朝遊矣先萊

處士陸君誄

晉劉處士參妻王氏夫人誄

晉　陸機

猗猗嘉頴朝陽方翹烈風嚴霜殞此秀條璇璣倏忽四序兢征清商激宇蟋蟀吟槁

王氏夫人誄

弔魏武帝文

晉 陸機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秘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愾然嘆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荅之曰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于朽壞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

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夫以廻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于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雄心摧于弱情壯圖終于哀志長筭屈于短日遠跡頓于促路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頹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家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旣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闥之内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雀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旣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

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塗之多違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摧羣雄而電擊舉勍敵其如遺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闈舉脩綱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徽掃雲物以貞觀要萬途而來歸丕大德以

宏覆援日月而齊暉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將覆簣於浚谷擠為山乎九天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惟降神之綿邈眇千載而遠期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憤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災詠歸塗以反旆登崤澠而朅來次洛汭而

大漸指六軍曰念哉伊君王之赫奕寔終古之所難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彊而不殘每因禍以提福亦踐危而必安迄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端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頹歎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執姬女以嚬瘁指季豹而漼焉氣衝襟以嗚咽涕垂睫而汍瀾違率土以靖寐戢彌天乎一棺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肇揚援貞吝以惎悔雖在我而不臧惜內顧之

纏綿恨末命之微詳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於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矯戚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悼繐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雀臺而羣悲眝美目其何望既睎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覽遺籍以

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弔蔡邕文

晉　陸機

彼洪川之方割豈一簣之所堙故尼父之惠訓智必愚而後賢諒知道之已妙曷信道之未堅忽甯子之保己效萇叔之違天冀澄河之遠日忘朝露之短年

吳大司馬陸公少女哀辭

晉　陸機

冉冉㟧陽不遂其茂暐暐芳華彫芳落秀遊堂涉室髣髴與想人皆有聲爾獨無響

演連珠

晉 陸機

臣聞日薄星廻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后土所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若乾坤以要克諧之會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

臣聞世之所遺未爲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臣聞靈輝朝覯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

臣聞頓綱探淵不能招龍振綱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盻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

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眡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縈絃所思

臣聞智周通塞不爲昔窮才經夷險不爲世屈是以陵飈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黜殯非貪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哲之君昔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昔之悲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修身則足是以

三晉之強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
言苟適事精粗可施士苟適道修短可命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
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遲是以
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暘谷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
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毘著事有瑣而助洪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
是故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
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史清耳而無伶倫之察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
准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
是以南荊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
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
動神之化已滅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
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
四族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寧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眾聽所傾
非假北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
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所勖
是以利盡萬物不能叡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
栖遑之辱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
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
臣聞傾耳求音眡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
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
能共其休
臣聞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

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迹故淩霄之節厲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桓撥之君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瞍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碔砆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傃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

形逃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己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臣聞柷敔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疏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

臣聞目無嘗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

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震風動發則夏屋有時而傾何則牽乎動則靜凝係乎靜則動貞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冶容之誨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尊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履少原之婦哭其亡簪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飆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

故閹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烏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賁鼓密而含響朗笛疏而吐音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劒之痛義貴於身故臨川有

披跡之哀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以天地之賾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
臣聞圓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疎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强不能反蹈海之志漂櫓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

陸士龍文抄

吊陳永長書

登遐頌

晉 陸雲

夫死生存亡二理之已然者也而世有神仙登遐之言千歲不死之壽其詳固難得而精矣列仙之遊作者既集而登遐未有焉莊周有言我試妄言之子試妄聽之彼之有無益難以理求我之妄聽顧可以言寄之遂爲頌云爾

郊間人

淵哉郊間懷寶採薪媢兹伯陽常道是貧俯翼遂周

[illegible]予入秦遺物執一妙世熙神思我玄流

王子喬

[illegible]無津王喬淵嘿遂忘潛輝遺形靈嶽顧景亡歸[illegible]彼有傳與爾繙飛承雲倏忽飄颻紫薇

玄洛

玄洛妙識餞餌神頡在陰倏逝卽陽無景逍遙北嶽凌霄引領輝霧昊天合神自靖

孔仲尼

孔丘大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思探神寶明發懷將

與言談老靈鬼有行言覲蒼昊清歌先試

九疑仙人

丹書有造茫茫九疑登䡾太素有漢登聞神具爾顱
發彼靈丘聿來載步貽我則歌永揚遐祚

大勝山上女

大勝之娥厥猶翼翼降宮有和納符帝側揮杖指辰
絕音頹息茗茗玄右在彼峻極

李少君

少君苕祠怡爾豐顏俯覲劉漢仰接姜桓式宴安期

巨棗為餐神光攸徙後來其嘆

傷稱

在漢之裏頹火炎精梅公指景有皇遺形逝彼文辭
有此洞庭神輝絕景登外北宴

張招

張招澄精致思玄芒則是神物錯綜微章乃幽乃顯
若存若亡因形則變倏忽無方

左元放

生在清純放情玄昧在物淵沉泝虛攸遂清洒一壺

百朋具既有命集止乘龍來萃載見君子

劉根

言觀其蔚劉根登嵩遺世盤桓形委服容卩散項繭
把彼呼翕為爾朝食景絕巖穴光茂雲端

黃伯嚴

伯嚴志道翻飛自南北令戶嶽練形嵩岑奔星凌顏
朱光垂陰雲精九[illegible]握耀盈襟

費長房

長房有懷承師問道蒙險洪海聊心玄浩將發蓬萊

祈爾難老壽命既錫如何勿考

何女子

逝矣何女芳靈既彫安寢曾丘逝寬清宵我鬼哉營
大冥崇朝玉趾再步於焉逍遙

焦生

焦生卜居在河之東皓襟解帶嘉升結容顧神大素
淑思玄沖在彼黃堂明道固窮

鮮卑務塵

北秋務塵在彼沙漠含神自顯靜居有恪自彼王庭

聿來伊洛天子命之載見紫闕

夷門子

術矣終化靈毛揚葩愼爾貞心神祉來荷靡靡夷門
體道含眞飡茹靈卉凌雲顯神

林陽子

林陽稅車明䚕聰耳莊子既飡步躡千里任化飢入
輕雲攝止豫形秀發衣坐而起

見谷子

悠悠見谷來吉潜止要終有集資生無始綢繆方平

有敘　分開門將有來茲耳

逸民箴

晉　陸雲

余昔爲逸民賦大將軍掾何道彥大府之俊才也作反逸民賦盛稱官人之美寵祿之華靡偉名位之大實斐然其可觀也夫名者實之賓位者物之寄窮高有必顚之釁溢美有大惡之尤可不愼哉故爲逸民箴以戒反正焉

浩浩太素制爲兩儀經始君臣朝有俊弼野有逸民各有攸屆而後品物有倫在昔后帝齊物達觀貴不

假爵教不示勸號諡莫設而生黎淳晏降迄中古黃彖可觀而唐文有煥乃彫乃琢大樸既散樸之既散萬有熙心形爲寵故神爲利遷有翹者車命彼在林是故悛王喪實而被褐解褐恬亡智生與世或競匪智無鑒匪心伊鏡茫茫禹跡鞠爲塗徑惟是每懷偏彼反正正反于寵既尸于祿相協厥居而豐其屋祿之既尸刑爲爾司屋之既豐喪家于宮故非據之災戒之在冈人皆知存之爲存而莫知得之爲喪榮猶振穎勢若頹荒咎自專寵福在循牆是故保其安者

常危而忘其存者不亡。無休爾榮身。實親名無謂爾崇。神期好冲。戒彼覆餗。冒此棟隆。愼微如顯。乃保身以終。自古在昔逸民有作。相彼宇宙方之秀。爲夫豈無不休而好是冲漠。是故名利之災。至人攸恪。謂予未信。無寧臨于燊霍。天明旣畏。神道無親。善在求己。慶由積仁。無念爾本。幸修厥淳。執盈如虛。乃反天眞。逸民司箴。敢告古人。

榮啓期讚

晉 陸雲

榮啓期者周時人也値衰世之季末當王道頹夌遂隱居窮處遺物求己沂懷玄妙之門求意希微之域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行年九十被裘鼓琴而歌孔子過之問曰先生何樂若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樂也以男爲貴吾又得爲男是二樂也或皆不免于襁褓而吾行年九十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固命之終也居常待終當何憂乎孔子聽其言爲之三日悲常被裘帶索行吟于路曰吾若裘者何求帶索者何索遂放志一丘漱景棲藪居眞思樂之林利涉忘憂之沼以卒其天年榮華溢世不足以盈其心萬物兼陳不足以易其樂絕景雲霄之表志濯北溟之津豈非天眞至素、體正、含和、者哉、友人有圖其象者命爲之讚其辭曰

芒芒至道天啓德心自昔逸民遁志山林邈矣先生如龍之潛夷明收察。滅跡在陰。傲世求已。遺物自欽。

登遐燮燁響和絕音戀彼丘園研道之微思樂寒泉
薄採春䔧鳴絃清汜撫節高徽有聖戾止永言傷悲
天造草昧負道實嘉于鑠先生既體斯和熊羆作祥
黃髮皤皤珧此三樂遺彼世華翼翼彼路行吟以遊
的的皦晃陋我輕裘永爬亂世爰言一丘娟茲常道
聊以忘憂

晉故散騎常侍陸府君誄

晉　陸雲

惟太康五年夏四月丙申晉故散騎常侍吳郡陸君
卒嗚呼哀哉天降純嘏誕育俊乂才兆九與德鍾三
懿應運繼期顯徽闡昧峙恢大猷雍化熙世昊天不
弔奄忽零墜嗚呼哀哉朝隕棠棣邦喪國輝帝欽遺
烈士詠淸機思經皇心痛浹民懷揮淚充邑惜慟盈
幾敢述洪業于茲素旂其辭曰
於穆皇源厥惟誕弘權輿有嬀爰帝暨王徽音接響

丕祚克昌乾鑒南眷誕降我祖顯考尚書納言帝宇
正命惟允銓衡攸序篤生常侍冈天所隆祚以靈粹
胸以惠風道協體粟德與性鍾叡心達暢淵思遐通
聽言淵覽貞哲克聰兆精邃與肆志緬章仰咨遺訓
思齊蹤聖摛光啓晰徽言是綢錯綜羣藝精徽豪芒
顯允闕姿既明且緯敦敘汎愛經德紀義契闊邦族
是綜是緯博約以禮陳錫載施雍雍閨闈克諧由仁
率禮崇化色養孝親九族和睦德被宗姻猗猗髦俊
祁祁縉紳鑽仰明範挹道希塵愷悌弘裕惠化是振

潛機寄暢靡幽不甄濯以清波權以明鈴旌善板築
刊穢紫辰邦無婾幸靈不卑貞沐浴玄源風移俗純
儀德緜甸北化泗濱耀罟切輝既升未融爰蒞揚邑
作尹名邦寄邇帝畿大東小東宜敷五教敵化以崇
徵無墜命典無廢功帝欽良政民懷穆風粤稽舊章
率由典刑考績三載紃幽陟明超踐皇闈紆組垂纓
奕世納言命衡以平本崇纂烈堂構克榮征旆屢振
干戈未戢乃秉雄戟微戎東邑四牡徂征威德以立
爰守會稽青紱既襲帝曰欽哉疇咨羣后攸授顯服

屯騎是撫雍容皇甸綜文經武時値大過士喪其德
中惟常侍高明柔直履冰察霜淪心遠測吞存三季
形忘于色頻顧厄運捐離咎悲靖亨思順晉氏匪革
投弁釋紱晧恩東嶽逝世無悶清源是濯發風彌馨
而微莪鑠皇途既闢天罔誕張運在九五遠峻仰康
猗歟高懿避風遠藏帝降大命丘園是揚䄜將天邑
舒藻舊京僉曰休哉昭德塞違乃升常伯補闕拾遺
振纓紫極摛光太微奕奕玄冕熠熠貂璫御耀璽維
俯映明堂輿振鳴鸞體佩琮璜居德彌冲雖休匪虛

既蹈君宿未跱丹辰將陟太階弘載育民皇靈靡傾
大命奄殞厲凶彌㥘倏忽頹湮嗚呼哀哉黃河難澄
梁木易荒聖賢絕葉希世舜光登曰徒生實維天綱
於鑠常侍本德昭仁俯鑒瑤冀仰綴玉振其在克壯
自蹇乘屯鳳翳靈條龍竄祕泉攸迪匿耀洪罟陶縕
雖蹈嘉運託景風雲理光既耀靈貿未闕弗慮皇圖
銜恨徂遷嗚呼哀哉江河慕海丘林樂山于惟君德
齊聖廣淵羣彥景附漸化濯真恭以崇嚴而以裕淵
西徂華源貧澤慕塵幽萌潛暢滯思賴振六言六行

匪君不肅五有三無匪君不極衡准失平匪君不直
乃眷懷想匪君不式君其永沒民其焉則結思遺愛
相哀九惻嗚呼哀哉仲尼喪魯孺慕失辟國僑殞鄭
丹悲笮笮實惟常侍微猷克明思懷士心信結民情
聞者巷流赴者風征八音輟響獻酬弗營羽檄驛川
輀駕盈庭揮袂雲藹殞淚雨零嗚呼哀哉伊惟平生
與龍荷輝憕樂承明柔梓猶哀聿懷震丘言告言歸
明德遠燭慮凶以昔雖則榮泰存亡是卹爰築新邑
經始匪日眷懷不虞寧櫬斯室王事靡盬皇識是旋

嗚和吉往曾未浹辰震旆凶歸輝景長泯痛感皇祇
哀普四民嗚呼哀哉穆穆天子昭明有融乃命三人
禮憲是崇賜以歸賻榮以贈終冠蓋南徂族輝邦
日薄南陸辰次天漢䖍䇿協貞竁域載判明器旣庀
神道已美縣象未登明星有耀軒車徐動洗紼同贊
永棄高廋黃壚是館寧彼昏昧荒此輝穀爾房長鍵
修夜靡旦翼翼輕蓋翩翩丹旐龍章舒藻旗旐有輝
輻輪轇結玄駟徘徊人誰弗思靡思匪哀援札心楚
投翰餘悲嗚呼哀哉

讚至

牛責季友

晉 陸雲

天造草昧萬物化淳類族殊品莫向乎人令子履方
象以矩地戴圓規以儀天該芳靈之挺素挺協氣于
皓玄故神竄來驅思洞無閒踊斡則憤凌洪波吐辭
則辨解連環子何不絕淵而躍照日之光使頹秀賜
谷景濫扶桑俯經見龍之輝仰集天人之堂雖子之
服旣革而素今予之滯年時云暮而冕不易物車不
改度子何不使玄貂左弭華蟬右顧令牛朝服青軒
夕駕輜軿望紫微而風行踐蘭塗而安步而崎嶇隴
坂息駕郊牧玉容含楚孤牛在疚何子崇道與德而
遺貴與富之甚哉日月逝矣歲聿其暮嗟呼季友盛
時而憤道良期于風柔競悲飆於葉落陳讜言於洪
範圖形于雲閣使景絕而音流芬身瘁而榮赫奕子
如不能建功以及時予請迹于桃林之藪

嘲褚常侍

晉 陸雲

六年正月前臨川府丞褚老常侍君子謂吳如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所廢興也古之興王惟賢是與呂望漁釣而周王枉駕甯戚叩角而齊王忘爲委斯徒而靡好爵釋短褐而服龍章姬姜之族非無人也親昵之愛非無懷也取彼庸賤之徒登之仕位之列故九賢翼世而有命既集五子佐時匡霸以濟夫唯能官人之所由也褚氏大夫之常佐遠邦之賤司才則卲矣官實陋矣而拔出羣萃超昇階闥雖文王登師伯今取佐亦何以加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吉人爲才也褚常侍聞之喜曰君子之言豈虛也哉君言此是矣君子謂褚常侍于是乎不謙謙也者致敬以有其位者也謙之不存德無柄矣世之治也君子自以爲不足故撙節以求役于禮敬讓以求安于仁世之亂也在位者自以爲有餘故爵豐而求更厚位隆而欲復廣世之治教恒由此作今褚侯蟬蛻利木鵠鳴玉堂不庶幾夙夜允集衆譽而意充于一善

心盈于自足足則無求盈則無戒不求則善遠之無戒則惡來之亦何以爲君子哉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愼之至也褚常侍聞是言也懼謂之昌言也而拜之君子曰褚侯其幾矣聞善而喜過又應之懼嘉服義之賢而拜讜言之辱規同禹迹義均罪己君子哉吳無君子斯焉取斯

西園第既成有司啓

晉　陸雲

郎中令臣云臣言前啓西園第宅宜遵先帝節儉之制不宜使至豐麗被命優隆言歸謙素臣奉以[illegible]惷而間屋宇之制既自崇[illegible]爲間當復退觀六間既非前令之旨且臣亦竊用不安臣聞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今四祖創基既垂成命晉王纘體世祖恭位殿下承之固宜奉不寧而自昔造絕過度民歎其勞卒士譏其過尤謗言未弭而又加以

崇侈此誠不可不惜先帝背世曾未十年而儉德之[illegible]因爲其首此又可以懔慨傷心而不敢不盡[illegible]之誠者也按晉魏以來諸侯奢靡第宅滋廣未有如[illegible]今日之甚者也古人之戒猶云無爲禍始況今猶[illegible]豐侈作爲禍先此又臣所以寤寐憂嘆忘寢與食[illegible]也殿下誕應運期首建大國固將憲章令典貽範萬世始基之制不可不慎今設爲豐奢以示將來子孫象之又何以能固且先帝勤家如彼其素殿下承之若此其泰進傷奉國之典退替隆家之業用之當身損盛德之譽垂之後嗣非興邦之制一舉而失四得此古人之所以長太息者也且第宅之過朝野所譏而監司結舌莫敢明言者實以殿下國之戚親朝所欽重故愿司過之鋒結執憲之繩耳後世直臣必將信威明法考制度禮愚以此觀有必毀之與苟此物不可終然誠不如不爲使其無毀也今空設過制之物而終爲直士之資臣又未見其可也惟殿下恩愍臣之言時命有司必省此舉手憔還伏用流汗[illegible]

[illegible]令中間表作舍先畫圖呈啓間數又五木林博無他鏤飾示無乃越法奢靡古今無匹也間外啓作小樓北望河東公主園宅故不爲觀故便聽之耳今行者嘆息致朝野之譏耶省恭其意勿毀之

與駕比出啓

晉　陸雲

郎中令臣雲言殿下自郎第月來既仍多哀故聖體亦恒不安和自不朝見二官已經年載前既比造趙軌近又自表出城至五日問訊輒以疾闕臣切所未安愚以此五日與駕宜入朝臣聞事君之道苟在盡規知無不爲是以愚臣敢獻瞽盲

令多不快不數朝覲幸恩詔見恕耳五日當入朝也

與平原書

晉　陸雲

一日案行并視曹公器物牀薦席具寒夏被七枚介幘如吳幘平天冠遠遊冠具在嚴器方七八寸高四寸餘中無鬲如吳小人嚴具狀刷腻處尚可識疏枇剔齒纖綖皆在拭目黃絮二在垢垢黑目淚所沾汚手衣卧籠挽蒲棋局書箱亦在奏案大小五枚書車又作歧案以卧視書扇如吳扇要扇亦在書箱想兄識彥高書箱甚似之筆亦如吳筆硯亦爾書刀五枚琉璃筆一枚所希聞景初三年七月劉婕妤折之見此期復使人悵然有感處器物皆素今送鄴宮大尺間數前已白其繐帳及望墓田處是清河時臺上諸奇變無方常欲問曹公使賊得上臺而公但以變譎因旋避之若焚臺當云何此公似亦不能止文昌殿北有閣道去殿文內中在東殿東便屬陳留王內不可得見也

一日三上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斛云燒此消復可用然煙中人不知兄頗見之不今送二螺省曹公遺

事天下多意長才乃當爾作弊屋向百年于今正平
曳塘乃不可得壞便以斧斫之耳爾定以知吏稱其
職民安其業也
叙零細碎瑣非文章高古便類酒肆簿籍此文之
法

答車茂安書

晉 陸雲

雲白前書未報重得來況知賢甥石季甫當屈鄮令
尊堂憂灼賢姊涕泣上下愁勞舉家慘慼何可爾耶
輒爲足下具說鄮縣土地之快非徒浮言華艶而已
皆有實徵也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
通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
海往往無涯汎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
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遏長川以爲陂燔茂草以爲

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鍤成
雲下鍤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序也官無逋滯之穀
民無飢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恒實榮辱既明禮節
甚備爲君甚簡爲民亦易季冬之月農牧既畢嚴霜
隕而蒹葭萎林鳥祭而罻羅設因民所欲順時遊獵
結罝繞堤密網彌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
獸不得逸真光赫之盛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遏
海浦隔截曲隈隨湖進退采蜯捕魚鱣鮪赤尾鯸齒
比目不可紀名鱠鰡鰒炙製鯸烝石首臛煮鮆真東

海之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蜂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沉淪涇渭。飲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鄮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矣弧蓬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嘆。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無不遷變尊大夫賢姊上下當為喜慶歌舞相送勿為慮也足下急啓喻寬慰真說此意吾不虛言也答及不一一 陸雲白

與戴季甫書

晉 陸雲

守以委重表不具今更繼情季鸞公世相係徂落俊德茂業邦家之彥一朝並逝永爾淪沒哀痛切裂不能自勝奈何奈何江南初平人物失叙當賴俊彥彌縫其闕加在二賢楚國之良沉寶積實未童大朝重惟痛恨言增哀咽誠念仁風篤烈如在曠昔意愛所隆嗟悼之心誠不可言備蒙其分情兼切傷加承仁誨益以惻愴

悽恍

再與戴季甫書

晉　陸雲

周安東昔奄薨徂追慕切剝不能自勝勲業有究早爾背世遺惠鄙州民物同哀備記名義情兼切裂在此會同毎言高重武陵至心欵列誠念篤終必垂悽愴王季楊孝友行素既簡清塵在此接近備其所顧居心秉尚用志不苟公私操貫足爲美器今爲土斷品還此郡前羣小處妄遂下其緇牒爲之憤歎人物遠主彝倫多失願垂未光益有以潤區區至心謹復言意戴彥遠永昌猶爲遠小想其必有惠政耳

與楊彥明書

晉　陸雲

陸雲白省示累紙重存往會益以增歎年時可喜何速之甚昔年少時見五十公去此甚遠今日冉冉已近之巳耳順之年行復爲憂歎也柯生而多悅樂春未脈秋風行戒巳悲落葉矣人道多故惟樂恒乏歎遊此世常復幾時各爾永隔良會毎難懷想親愛無無忘書無所悉

再與楊彥明書

晉　陸雲

載會稽如是便發分别悵然一時名士唯當有此君耳失分重勞令人歎息若得日夕與家人若思望之清才後類一時之彥并得接九月中可得達東禮衡陽長沙甚快東人近未復有見叙者公進屈久但爲邑罔黨方有清塗薄國讓在内中大有好稱此家一時美德也在事又住甚快甚快

與陸典書書

晉　陸雲

雲再拜日月運邁一何流速銜哀經變思慼淚亡靈處彼黄墟幽曠在遠之億心常惟裂含痛靡及悠悠奈何想時時復一省視思至心破無所厲情叔父一見故尚未逢想不久至耳深憂徙際公私哀罔曠離山墓永適異國四時靈寂桑梓崩循且念哉各爾分析情感復結悲嘆而已知大人勞垂郵逮也臨表悲猥絕筆餘哀不知所次雲再拜

多俊何

與張光祿書

晉　陸雲

長幼之序。人倫大司。季世多難。失敬在昔。敢希令典。求思自遜。謹奏下敬。以備虔款。頃令文彥先旅宜隆眷彌泰之惠。恢德惟懋。守以反側。既㣲仁風。委心自恥。加與沛君分同骨肉。憑賴之懷。凝心如結。加蒙領遇。重以傾倒。雖亮歸誠。不行文敦素篤。遂道實茂。淑器斂既美。思學又恢。南州良德。今者東行。望風自託。其[illegible]纏綿。臨厚懷翹。翹具乃心。

移書太常府薦張贍

晉　陸雲

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謨以教思。興禮學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崇配天地。區夏既混。禮樂將庸。君侯應歷運之會。贊天人之期。博延俊茂。熙隆載典。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贍。茂德清粹。器思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仞。啓隂及階。遂升樞奧。抽靈匱於祕宮。披金縢于玄夏。思樂百氏。博採其珍。辭邁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道屬書。篇章光觀。含奇宰府。婆娑公門。棲靜隱寶。淪虛藏器。褧裳襲錦。[illegible]衣被玉。曾泉改路。懸車將邁。考槃下位。歲聿屢遷。縉紳之士。具懷慨恨。方今太清闢宇。四門啓籥。玄綱括地。天網廣羅。慶雲興以招龍。和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耀穎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贍沈淪下位。羣望悼心。若得端委太學。錯綜先典。垂纓玉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清朝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之庭。韶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矣。

覩深

弔陳永長書

晉　陸雲

與永曜相得便結願好契闊分愛恩同至親憑烈三益終始所願中間離別但爾累年結想之懷夢寐彷彿何圖忽爾便成永隔哀心慟楚不能自勝痛當奈何奈何義在奔馳牽役萬里至心不敘東望悲舍兩淚沾襟今遣吏并進薄祭不得臨哀追贈切裂幸損至念書重不知所言永曜素自強徤了不知有此患險戲之災遂不可救豈惟貴門獨喪重寳此賢之殞亦家以瘁情分異他痛心殊深已矣遠矣可復奈何兼遣親不去心日悠悠無期哀至摧裂不知何言可以言知酸楚而已

王右軍文抄

蘭亭集

晉 王羲之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旣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

有感於斯文

右將軍王羲之

代謝鱗次忽焉以周欣此暮春和氣載柔詠彼舞雩
異世同流迺攜齊契散懷一丘

二

仰視碧天際俯瞰淥水濱寥閬無涯觀寓目理自陳
大矣造化工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

琅琊王友謝安

伊昔先子有懷春遊契茲言執寄傲林丘森森連嶺

茫茫原疇迥霄垂霧凝泉散流

二

相與欣佳節率爾同褰裳薄言羅景物微風翼輕航
醇醪陶丹府兀若游羲唐萬殊混一理安復覺彭殤

司徒左西屬謝萬

肆眺崇阿寓目高林青蘿翳岫修竹冠岑谷流清響
條鼓鳴音玄崿吐潤霏霧成陰

二

司冥卷陰旗句芒舒陽旌靈液被九區光風扇鮮榮
碧林輝翠萼紅葩擢新莖翔禽撫翰游騰鱗躍清泠

前餘杭令孫統

茫茫大造萬化齊軌罔悟云同競異標旨平勃運謀
黃綺隱几凡我仰希期山期水

二

地主觀山水仰尋幽人踪回沼激中逵疏竹間修桐
因流轉輕觴冷風飄落松時禽吟長澗萬籟吹連峰

左司馬孫綽

春詠登臺亦有臨流懷彼伐木宿此良儔修竹蔭沼

旋瀨縈丘穿池激湍連濫觴舟

二

流風拂枉渚停雲蔭九皋鶯語吟修竹游鱗戲瀾濤
攜筆落雲藻微言剖纖毫時珍豈不甘忘味在聞韶

中軍參軍孫嗣

望巖懷逸許臨流想奇莊誰云真風絕千載挹餘芳

散騎常侍郗曇

溫風起東谷和氣振柔條端坐興遠想薄言游近郊

潁川庾友

馳心域表寥寥遠邁理感則一冥然斯會

潁川庾藴

仰想虚舟說俯歎世上賓朝榮雖云樂夕斃理自因

行參軍曹茂之

時來誰不懷寄散山林間尚想方外賓迢迢有餘閒

上虞令華茂

林榮其鬱浪激其隈泛泛輕觴載欣載懷

滎陽桓偉

主人雖無懷應物貴有尚宣尼遨沂津蕭然心神王

數子各言志曾生發清唱今我欣斯遊慍情亦暫暢

陳郡袁嶠之

人亦有言得意則歡佳賓卽臻相與遊盤微音迭詠

馥焉若蘭苟齊一致遐想揭竿

二

四眺華林茂俯仰晴川涣激水流芳醪罄爾累心散

遐想逸民軌遺音良可玩古人詠舞雩今也同斯歎

王玄之

松竹挺巖崖幽澗激清流消散肆情志酣暢豁滯憂

王凝之

莊浪濠津巢步潁湄冥心眞寄千載同歸

二

烟熅柔風扇熙怡和氣淳駕言興時遊逍遥映通津

王肅之

在昔暇日味存林嶺今我斯遊神怡心靜

二

嘉會欣時遊豁爾暢心神吟詠曲水瀨淥波轉素鱗

王徽之

散懷山水蕭然忘羈秀薄粲穎疏松籠崖游羽扇霄

鱗躍清池歸目寄歡心冥二奇

二

先師有冥藏安用羈世羅未若保冲眞齊契箕山阿

王渙之

去來悠悠子披褐良足欽超跡修獨往眞契齊古今

王彬之

丹崖竦立葩藻映林淥水揚波載浮載沈

二

鮮葩映林薄游鱗戲清渠臨川欣投釣得意豈在魚

王蘊之

散豁情志暢塵纓忽已捐仰詠挹餘芳怡情味重淵

行參軍王豐之

肆眺巖岫臨泉濯趾感興魚鳥安居幽跱

郡公曹魏滂

三春陶和氣萬物齊一歡明后欣時豐駕言映清瀾
亹亹德音暢蕭蕭遺世難望巖愧脫屣臨川謝揭竿

鎮軍司馬虞說

神散宇宙內形浪濠梁津寄暢須臾歡尚想味古人

郡五官謝繹

縱暢任所適回波縈游鱗千載同一朝沐浴陶清塵

行參軍徐豐之

俯揮素波仰掇芳蘭尚想嘉客希風永歎

二

清響擬絲竹班荊對綺疏零觴飛曲津欣然朱顏舒

徐州西平曹華

願與達人游解結遨濠梁狂吟任所適浪流無何鄉

孫綽後序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非所以渟之則清淆之則濁耶故振轡於朝市則充屈之心生閒步於林野則寥落之意興仰瞻羲唐邈然遠矣近詠臺閣顧探增懷聊於曖昧之中期乎瑩拂之道暮春之始禊於南澗之濱高嶺千尋長湖萬頃乃藉芳草鑑清流覽卉物觀魚鳥具類同榮資生咸暢於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快然兀矣焉復覺鵬鷃之二物哉耀靈縱轡急景西邁樂與時去悲亦系之往復推移新故相換今日

之迹明復陳矣原詩人之致興諒歌詠之有由文多不載大略如此所賦詩亦裁而綴之如前四言五言

焉

晉　王羲之

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親之靈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誡常恐斯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

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為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羲之當候已輒灑掃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為恨及述為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羲之嘗謂賓友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羲之恥為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行人失辭大為時賢所笑既而內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郡辯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羲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

與吏部謝萬書

晉　王羲之

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汚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遊還脩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幷行田視地利頤養閒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

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

清眞幽淡使人之意也消

洪容齋云王右將軍逸少晉宋間第一流人也遺情軒冕擺落世故蓋其生平雅懷自去會稽内史遂不肯復出自誓於父母墓下詞致確苦予味其言而深悲之又讀所與謝萬石書云坐而獲逸遂其宿心按是時逸少春秋纔五十餘耳史氏不能賞取其高乃屑屑以爲坐王懷祖之故待之淺矣

遺殷浩書

晉　王羲之

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

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已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答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

筆勢論畧

晉　王羲之

告汝子敬吾觀汝書性過人仍未閑規矩父不親教自古有之今述筆勢論十篇開汝之性凡諸字勢總立十章章有指歸定其模楷詳其舛謬撮其要實錄其便宜或變體處多罕測其本轉筆者衆莫識其源懸針垂露之法同難體制揚波騰氣之勢足可迷人故謂變其所由堪愈膏肓之疾今書樂毅論一本筆勢論一篇貽子藏之勿播於外窮研篆籀功省而易

成纂習精專形彰而勢顯存意學者兩月可見其成天性靈者百日即知其本此筆勢可爲家珍學者秘之世有名譽筆削久矣始克有成妍精覃思審諸規矩存其要畧以爲斯論

一曰凡欲書時先乾研墨安筆水中研墨須調不得生用生用即浸漓漫溢點筆之法只可大如菽麥也不宜多點多點則不利橫畫之法不得緩緩則不緊竪牽之法不得急宜卓把筆筆頭先行筆管須卓立竪側則曲也倚竿之勢亦須緩干戈形勢頭尾大小輕健妙奸眞書如此行草任意

二曰初學字時不可盡其形勢先想字成意在筆前一偏正其脚手二偏須形勢三偏須稍令似本四偏加其道潤五偏每加抽拔使不生澁如筆下未滑不可便休三行兩行臨之未取滑健爲能勿計其偏數也

三曰平穩爲本分間布置上平齊平均其體勢大者促之令小小者縱之令大自然寬狹得所不失其宜橫則正若長舟之截江渚竪則直如冬筍之挺寒谷

也

四曰作點之法皆須磊磊如大石當衢路或如蹲鴟或如蝌蚪或如瓜子凡此之類各稟其宜用之落筆之法裊裊若長松之倚谿也

五曰立人之法如鳥在柱首亻彳之類是也利脚之法彎彎如角弓兒鳥張焉爲鳥是也急引疾牽如雲中之電還速之流是也

六曰日月目用等字之側中畫不得滿其右右又宜粗中畫之法遠近宜均上下得所並須遞相掩蓋不

可孤露影㨿也一云勿令偏枯點畫旣勻自然妙矣

七曰用筆之法復有數勢藏鋒者大側筆者乏抽筆者人態筆者必爲趯筆者失矣息筆者逐通歷筆者於將戰筆者合合驟筆者或幾掬筆者先光叠筆者時寺起筆者不下打筆者廣度

八曰筆不宜緩緩則鈍礫筆不宜遲遲則失力復不宜促促則大濶豕不宜斜斜則失勢廻角不宜峻峻則拙二字合爲一體者宜寬寬則陋重者不宜長單者不宜小復不宜大密勝疎短勝長也

九曰字體之形不宜上闊下狹如此則輕重不相稱也大密則似病瘵纏身不能轉舒過疎則似翔禽溺水諸處皆慢傷長則似旣死之虺腰間無力傷短則似已踐之蛙形醜而闊此爲大忌

十曰學者有二種若擬倣學者要須似本緩緩臨府定其形勢勿失規矩若擬自下要急者但少得形勢復令快健手脚輕便衆摠得所方圓大小各不關犯或一點失所若美女無一目一畫失所如壯士無一肱樂毅之本王氏累世學此得成自外皆達勿以難學而慢之此論日有丹陽僧求吾吾不復與也

晉　王羲之

荅殷浩

吾素志無廊廟王丞相欲内吾誓不許之手迹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

與殷浩

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寬亂以來處内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爲未工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

與會稽王

今雖有可欣之會内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須根本勢舉謀之未晚

破羌

知虞帥云桓公以至洛即摧破羌賊羌賊重命想必擒之王略始及舊都使人悲慨深此公威略實著自當求之於古眞可以戰彼人歎息知仁祖小差此慰可言適范生書如其語無異故須後問爲定今以書示君

安西

一昨得安西六日書無他無所知說故不復付送讓都督表亦復常言耳

進鎮

稚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尅定有期也 稚恭庾安西字也

鹽井

彼鹽井火井皆有不足下目見不爲欲廣異聞具示

月儀

日往月來元正首慶太簇告辰微陽始布罄無不宜和神養素

與所知

子敬飛白大有直 書苑云王子敬好書嘗過造玄賞月戲北館取掃帚沾泥汁中以書壁作方丈一字晻曖斐亹極有好勢右軍見而歎其美問誰所作荅曰七郎右軍於是作書與所知云云

文稱子字亦肯人然

與桓温

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令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

安復

安復後問不想必停君諸含疾若差也便疾綿篤了不欲食轉側須人發懷深小妹亦故進退不孤得散力兒不得眠食至少疾患經月兼焦勞不可言迎集中表親疏畧盡實望投老得盡田里骨肉之歡此一

[illegible]欲不謝二跡而人理難知患此不知小却得不冀疾患差末秋初冬必思與諸君一佳集排棄無益快其爲樂欲以少日補頊者之慘戚也

去冬

去冬在東鄮因還便白牋伏想至自頃公私無信使故不復承動静至於詠德之深無日有墜省告荷眷細之至尋領三四但有悲慨民年以西夕而衰疾日甚目昏無復整展語平生理也以此忘情將無其人何以復言惟願珍重爲時筆絕情塞

辭舉

前得君書即有反想至也謂君前書是戲言耳亦或謂君當舉不失親在安石耳省君今示頗知如何老僕懷謂君禮之方復斯言愧誠心之不著若僕世懷之不盡前者自當端坐觀時直方其道不因放恕之會奉身而退又爲年幾何而逝者相尋此最所懷之重者藥石之資如有一方欲盡頤養過此以往未之敢聞言盡於今也

與弟洽

弟書遂不減吾

虞義與

虞義與適道此桓公摧寇罔不如志今以當平定古人之美不足比蹤使人歎慨無以爲喻

嘗新

惠野鴨一雙秋來未得始是嘗新遠能分遺但深佩戢耶

與周益州

省足下别疏具彼土山川諸奇楊雄蜀都左太冲三

都殊為不備悉彼故為多奇蓋令其遊目意足也可
得果當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時示意遲此期真以
日為歲想足下鎮彼土未有動理耳要欲及卿在彼
登汶領峨眉而旋實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馳於
彼矣汶古岷字

荅周益州

去夏得足下致邛竹杖皆至此土人多有尊老者皆
即分布令知足下遠惠之至

送邛竹杖

周益州送此邛竹杖鄉尊老或須今送

清宴

知彼清宴歲豐又所使有豐鄉故是名處且山川形
勢乃爾何可以不遊目

成都城池

往在都見諸葛顒曾具問蜀中事云成都城池門屋
樓觀皆是秦時司馬錯所修令人遠想慨然

此郡

此郡之弊不謂頓至於此諸逋治非復一條獨坐不
知何以為治自非常才所濟吾無故舍逸而就勞歎
恨無所復及爾

講堂

知有漢時講堂在是漢何帝時立此知畫三皇五帝
以來備有畫又精妙甚可觀也彼有能畫者不欲因
摹取當可得不信具告

弘遠

弘遠比當造項遲見此子真以日為歲

參朝

吾怪足下參朝少晚不審有何事情致使如然也

廿七

十一月廿七日羲之報得十四十八日二書知問為
慰寒切此各佳不念憂勞久懸情吾食至少劣劣力
因謝司馬書不具

石脾

石脾入水即乾出水便濕獨活有風不動無風獨搖
天下物理豈可以意求唯上聖乃能窮理

愛鵝

數日雨冷腎氣痓腰復嗽動靜遇風緊陂湖泛漲船不可渡匆訴謝光祿鵝在山下懸情可愛

薦虞安吉

虞安吉者昔與共事常念之今爲殿中將軍前過云與足下中表不以年老甚欲與足下爲下僚意其資可得小郡足下可思致之耶所念故遠及

從事

從事經過崔阮諸人昨旦與書疾故示毒愁當增其疾吾如今尚劣劣又晚熱未有定發日有定示足下與耳近書或欲留吾甚欲與俱而吾疾患遲速無常共竟云何足下今知問

諸問

十四日諸問如昨云西有伐蜀意復是大事速送袍來

荀葛

義之死罪荀葛各一國佐命宗臣觀其轍迹實奇士也然荀獲譏於憂卒意長恨恨謂其弘濟之心宜被大道諸葛經國達治無間然處事而無玷累獲全名於數代至於建鼎足之勢未能忘已所謂命世大才以天下爲心者容得爾乎前試論意久欲呈多疾憒憒遂亡致今送願因暇日可試垂省大期賢達興廢之道不審謂粗得阡陌不

小女

延期官奴小女並得暴疾遂至不救愍痛心奈何吾以西夕至情所寄唯在此等以慰餘年何意旬日之中二孫夭命旦夕左右事在心目痛之纏心無復一至於此可復如何臨紙咽塞

清和

伏想清和士人皆佳適桓公十月末書爲慰云所在荒甚可憂殷生數問比事勢復云何想安西以至能數面不或云頓歷陽爾耶無緣同爲歎遲知問

遷轉

賢姊體中勝常想不憂也白屋之人復得遷轉極未委幾人吾齲痛所作讀文恐不任當示殷也

轉差

亟告慰情吾腹中不佳體痒乏氣便轉差深以爲慰

慰足下意也

玉潤

官奴小女玉潤病來十餘日了不令民知昨來忽𤺋至今轉篤又苦頭癰頭癰以潰尚不足憂瘡病少有差者憂之燋心良不可言頃者艱疾未之有良由民爲家長不能尅己勤修訓化上下多犯科誡以至於此民惟歸誠待罪而已此非復常言常辭想官奴辭已具不復多白上負道德下愧先生夫復何言

積雪凝寒

計與足下別廿六年於今雖時書問而不解闊懷省足下先後二書但增歎慨頃積雪凝寒五十年中所無想頃如常冀來夏秋間或復得足下問耳比者悠悠如何可言

狼毒

須狼毒市求不可得足下或有者分三兩停須故示

自愛

不得執手此恨何深足下各自愛數惠告臨書悵然

諸賢

比諸賢粗可時見省甚爲簡闊遠頃易多小患而吾疾篤不得數爲歎耳

感懷

秋中感懷雨冷冀足下各可耳脾風遂欲成患甚憂之力知問王羲之頓首

服食

服食而在人間此速弊分明且轉衰老政可知乃欲與彥仁參界上甚佳諸如此事皆所欣也平自可爾何所諮人外將何必拘小繩墨且令兵與不出界當

可耳便當因餘杭而行耶不因此會再舉難也便當可以俟書示之但俗多怪且在草澤者爲爾肩動起任恐惡之者衆

又

吾服食久猶爲劣劣大都比之年時爲復可可足下保愛爲上臨書但有惆悵

逸民

前來東粗足作佳觀吾爲逸民之懷久矣足下何以示復及此似夢中語耶無緣言面爲歎書何能悉

諸從

諸從並數有問粗平安唯修載在遠音問不數懸情司州疾篤不果西公私可恨足下所云皆盡事勢吾無問然諸問想足下別具不復一一

譙周

云譙周有孫高尚不仕今爲所在其人有以副此志不令人依依足下具示嚴君平司馬相如楊子雲皆有後不

兒女

吾有七兒一女皆同生婚娶已畢惟一小者尚未婚耳過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內外孫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至情委曲故具示

七十

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知體氣常佳此大慶也想復懃加頤養吾年垂耳順推之人理得爾以爲厚幸但恐前路轉欲逼耳以爾要欲一遊目汶領非復常言足下但當保護以俟此期勿謂虛言得果此緣一段奇事也

與謝安

蜀中山水如峨眉山夏含霜雹碑板之所聞崑崙之伯仲也楊云逸少慕蜀中山水之奇見於與益州及謝東山書不一而足然竟不遂其雅志山水於高人亦有緣及限耶

又

復與君此章草所得極不爲少而筆至惡殊不稱意

胡桃

得足下旃罽胡桃藥二種知足下至戎鹽乃要也是服食所須知足下謂須服食方回近之未許吾此志

知我者希此有成言無緣見卿以當一笑

奉橘

奉橘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

採菊

不審復何以永日多少看未九日當採菊不至日欲共行也但不知當晴不耳

黃甘

奉黃甘二百不能佳想故得至耳船信不可得不知前者至不

送梨

今送梨三百顆晚雪殊不能佳言敘卒何期但有長歎

青李

青李來禽櫻桃日給藤子皆囊盛爲佳函封多不生足下所疏云此菓佳可爲致子當種之此種彼胡桃皆生也吾篤喜種菓今在田里唯以此爲事故遠及足下致此大惠也

章草

皇象章草旨信送之勿勿當付良信楊云旨信送之答其人來旨獻旨送之言勿勿當付良信言此際匆遽不暇復旨付良使也信即使也

飛白

飛白不能乃佳意乃篤好此書至難或作復與卿若飛白乃致佳造次尋之乃欲亂本無論小進也稱此將青於藍

致此四紙飛白以爲何似能學不

安和

伏想嫂安和自下悉佳松上下至乖隔十八年復得一集且悲且慰何指猶嫂疾至篤憂懷甚深移松難爲情地自至猶小差然故勿勿冀得涼漸和耳

秋月

七月一日羲之白忽然秋月但有感歎信反得去月七日書知足下故羸疾而觸暑遠涉憂卿不可言吾故羸乏力不具

九日

得都九日書見桓公當陽去月九日書久當至洛但運遲可憂耳蔡公遂委篤又加痢下日數十行深可

憂慮得仁祖廿六日問疾更委篤深可憂當今人物眇然而艱疾若此令人短氣

長風

每念長風不可居忍昨得其書旣毀頓又復壯溫深可憂謝生多在山不復見且得書疾惡冷耿耿想數知問雖得還不能數可歎

丹陽

知比得丹陽書甚慰乖離之歎當復可言尋答其書足下反事復行便爲索然良不可言此亦分耳遲面

具

雨氣

念足下窮思兼至不可居處雨氣無已卿復何似耿耿善將息吾故劣力知問王羲之

朱處仁

朱處仁今何在往得其書信遂不取荅今因足下荅其書可令必達

淡悶

足下各如常昨還殊頓匈中淡悶干嘔轉劇食不可

彊疾高難下治乃甚憂之力不具王羲之 黃伯思云淡古淡液之淡于古于濕之于今人以淡作痰以于作乾非也

酉問二

得酉問無他想彼人甚平安此粗佳玄度來數日爲懸

不得酉問耿耿

太常

太常故患脚灸俞體中可可耳僕射事已行以表讓未知怒不未復司州旨告懸悚郗陽歲使應有書而未得

擇藥

鄉里人擇藥有發簡而得此藥者足下豈識之不乃云服之令人仙不知誰能試者形色故小異莫與嘗見者謝二侯 簡或作夢

哀損

民以頃情事不可不懃思自補節勤以食啖爲意乃勝前者自喪初不哭不能不有時惻愴然便非所堪哀事損人故最深益知不可不豁之

群從

群從彫落將盡餘年幾何而禍痛至此舉目摧喪不能自喻且知方左右時務公私所賴一旦長逝相爲痛惜豈唯骨肉之情言及摧惋永往奈何

小差

頃小差欲極游目之娱而吏卒守之可歎東陽花果自小可何日得卿諸人

御世

古之御世者乃志小天下今封域區區一方任耳而

恒憂不治爲時耻之

奉法

省示知足下奉法轉到勝理極此散滌塵垢研遺滯累可謂盡矣無以復加吾所奉設教意政同但爲形迹以小異耳方欲盡心此事所以重增辭世之篤

甲夜

甲夜養之頓首向遂大醉乃不憶與足下別時至家乃解尋憶乖離其爲歎悵言何能喻聚散人理之常亦復何云唯願足下保愛爲上以俟後期故旨遣此

信期取足下過江問臨紙情塞

斷酒

斷酒事終不見許然守之尚堅弟亦當思同此懷此郡斷酒一年所省百餘萬斛米乃過於租此救民命當可勝言追復重論想當有理卿可復論

裹鮓

裹鮓味佳今致君所須可示勿難當以語虞令

省别

省别具足下小大問爲慰多分張念足下懸情武昌諸子亦多遠宦足下兼懷並數問不老婦頃疾篤救命恒憂慮餘粗平安知足下情至

去日

吾去日盡欲留女過吾去自當送之想可垂許一出未知還期是以白意夫人涉道康和足下大小皆佳度十五日必濟江故二日知問須信還知定當近道迎足下也可令時還遲面以日爲歲

諸葛

諸葛田者君識之不才幹好佳往爲錢塘著績又入

僕府有以盡恣宰民之至也甚欲自託於明德云臨安春當缺謂爾者君能請不僕心至欲得佳長史亦當是君所須既得里人共事果常故乃耳須還告之

隔久

隔以久諸懷既不可言且今多慘戚遲君果前期甚得一散懷知以多疾不果乃當秋事省告同此歎恨如何可言葬事不可倉卒當在九月初過此故欲一與吳興集難無不赴耳然事來萬端不知如人意不非書能悉君數告以慰之耳

追尋

追尋傷悼但有痛心當奈何奈何得告慰之吾非頻哀感便欲不自勝舉旦服散行之益頓乏推理皆如足下所誨然吾老矣餘願未盡唯在子耳一旦哭之垂盡之年轉無復理此當何益冀小却漸消散耳省卿書但有酸塞足下念故言散所豁多也王羲之頓首

文集

比日尋省卿文集雖不能悉周徧尋翫以爲佳者名

固不虛序述高士所傳小有同異見卿一一問應止揚上係前以共及意同可試述叙之耶暇日無爲想不忘之

辭郤

篤不喜見客篤不堪煩事此自死不可化而人理所重如此都郡江東所聚自非復弱幹所堪足下未知之耳

方回

方回遂舉爲侍中不知卒行不云相意未許爾者爲

佳比得其書云山海閒民逃亡殊異永嘉乃以五百戶去深可憂深可憂此閒不乃至此足下郡內云何糧運日廣遠恐此不弊不已

雜牘

白石枕殊佳物深感卿至

又

吾頃無一日佳衰老之弊日至夏不得有所噉而猶有劣務甚劣

又

不得臨川問懸心不可言子嵩之子來數有使冀因得問問示之

又

想弟必有過理得豈寫懷若此不果後期欲雖冀臨書多歎吾不復堪事比成此書便大頓

又

君頃何以永日憶去冬不可得知如何如何

又

悲顏幽翳垂三十年而吾忽忽不知堪臨始終不發

言哽絕當復奈何

又

淵轉久勞想豈舍知足下常得之卒未近緣如何足下數令知問

又

卿事時丁甚快群凶日夕云云此使鄴下一日爲戰場極令人悁悵豈復有慶年之樂耶

又

思卿一面無緣可歎可歎

又

弱等不佳令人弊見此輩吾衰老不復堪此

楊慎曰王右軍風流瀟灑爲晉第一人物其經國憂時往往見於遺翰使人興歎

陶淵明文抄

閑情賦

晉　陶潛

夫何懷逸之令姿獨曠世以秀群表傾城之艷色期有德於傳聞佩鳴玉以比潔齊幽蘭以爭芬淡柔情於俗内負雅志於高雲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長勤同一盡於百年何歡寡而愁殷褰朱幃而正坐泛清瑟以自欣送纖指之餘好攘皓袖之繽紛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曲調將半景落西軒悲商叩林白雲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鳴絃神儀嫵媚舉止詳

妍激清音以感余願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結誓懼冒禮之爲諐待鳳鳥以致辭恐他人之我先意惶惑而靡寧魂須臾而九遷願在衣而爲領承華首之餘芳悲羅襟之宵離怨秋夜之未央願在裳而爲帶束窈窕之纖身嗟溫涼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願在髮而爲澤刷玄鬢於頹肩悲佳人之屢沐從白水以枯煎願在眉而爲黛隨瞻視以閑揚悲脂粉之尚鮮或取毀於華粧願在莞而爲席安弱體於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經年而見求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

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於床前願在晝而爲影常依形而西東悲高樹之多蔭慨有時而不同願在夜而爲燭照玉容於兩楹悲扶桑之舒光奄滅景而藏明願在竹而爲扇含淒飈於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顧襟袖以緬邈願在木而爲桐作膝上之鳴琴悲樂極以哀來終推我而輟音考所願而必違徒契契以苦心擁勞情而罔訴步容與於南林栖木蘭之遺露翳青松之餘陰儻行行之有覿交欣懼於中襟竟寂寞而無見獨悁想以空尋斂輕裾以復路瞻夕陽而流

歎步徙倚以志趣色慘悽而矜顏葉燮燮以去條氣淒淒而就寒日負影以偕沒月媚景於雲端鳥悽聲以孤歸獸索偶而不還悼當年之晚暮恨茲歲之欲殫思宵夢以從之神飄颻而不安若憑舟之失棹譬緣崖而無攀于時畢昴盈軒北風淒淒惘惘不寐衆念徘徊起攝帶以伺晨繁霜粲於素階雞斂翅而未鳴笛流遠以清哀始妙密以閑和終寥亮而藏摧意夫人之在茲託行雲以送懷行雲逝而無語時奄冉而就過徒勤思以自悲終阻山而帶河迎清風以袪

累寄弱志於歸波尤蔓草之爲會誦召南之餘歌坦萬慮以存誠憩遙情於八遐

歸去來辭

晉　陶潛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缾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爲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爲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於小邑於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

媿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

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絶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

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桃花源記

晉　陶潛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

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荅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絶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夕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取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歡游詣艸榮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於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遊斜川

晉 陶潛

辛丑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閒美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臨長流望曾城魴鯉躍鱗於將夕水鷗乘和以翻飛彼南阜者名實舊矣不復乃爲嗟歎若夫曾城傍無依接獨秀中皐遙想靈山有愛嘉名欣對不足率爾賦詩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鄉里以紀其時日

開歲倏五日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爲茲遊氣和天惟澄班坐依遠流弱湍馳文魴閒谷矯鳴鷗迥澤散遊目緬然睇曾丘雖微九重秀顧瞻無匹儔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

五柳先生傳

晉　陶潛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

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西征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

晉　陶潛

君諱嘉字萬年江夏鄂人也曾祖父宗以孝行稱仕吳司馬祖父揖元康中爲廬陵太守宗葬武昌新陽縣子孫家焉遂爲縣人也君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閭稱之沖默有遠量弱冠儔類咸敬之同郡郭遜以清操知名時在君右常歎君溫雅平曠自以爲不及遜從弟立亦有才志與君同時齊譽每推服爲由是名冠州里聲流京邑太尉潁川庾亮以帝舅民望受分陝之重鎮武昌并領江州辟君部廬陵從事下郡還亮引見問風俗得失對曰嘉不知還傳當問從吏亮以塵尾掩口而笑諸從事既去喚弟翼語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君既辭出外自除吏便步歸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歡樂怡怡如也旬有餘日更版爲勸學從事時亮崇脩學校高選儒官以君望實故應尚德之舉太傅河南褚裒簡穆有器識時爲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率多時彥君在坐

次甚遠褒問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但自覓褒歷觀遂指君謂亮曰將無是耶亮欣然而笑喜褒之得君奇君爲褒之所得乃益器焉舉秀才又爲安西將軍庾翼府功曹再爲江州別駕巴丘令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參軍君色和而正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游龍山參佐畢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吹君帽墮落溫目左右及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君初不自覺良久如厠溫命取以還之廷尉太原孫盛爲諮議參軍時在坐溫命紙筆令嘲之文成示溫溫以著坐處君歸見嘲笑而請筆作答了不容思文辭超卓四座歎之奉使京師除尚書刪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君辭以脚疾不任拜起詔使人扶入君嘗爲刺史謝永別駕永會稽人喪亡君求赴義路由永興高陽許詢有雋才辭榮不仕每縱心獨往客居縣界嘗乘船近行適逢君過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唯聞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使問君之從者君謂其使曰本心相過今先赴義尋還就君

及歸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舊交還至轉從事中郎俄遷長史在朝隤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嘗會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逕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溫從容謂君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後以疾終於家年五十一始自總髮至於知命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溫嘗問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中散大夫桂陽羅含賦之曰孟生善酣不愆其意光祿大夫南陽劉躭昔與君同在溫府淵明從父太常夔嘗問躭君若在當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爲時所重如此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寔鍾厥心謹按採行事撰爲此傳懼或乖謬有虧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云爾贊曰

孔子稱進德脩業以及時也君清蹈衡門則令聞孔昭振纓公朝則德音允集道悠運促不終遠業惜哉仁者必壽豈斯言之謬乎

風流邁遠

孝傳

晉　陶潛

天子

虞舜　夏禹　殷高宗　周文王

虞舜父頑母嚚事之於畎畝之間以孝烝烝是以堯聞而授之富有天下貴爲天子以爲不順於父母若窮而無歸惟聞親可以得意苟違朝夕若嬰兒之思戀故稱舜五十而慕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言思其來而訓（謂一作）之愛敬盡於事親是

以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夏禹有天下以奉宗廟然躬自菲薄以厚其孝孔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禹之德於是稱聞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敬孝敬之道美莫大焉殷高宗諒陰三年不言百官總己而聽於冢宰三年而後言天下咸歡德教大行殷道以興詩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此之謂乎周文王之爲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雞鳴至於寢門問於內豎內豎曰安文王乃喜不安則色憂行不能正履日中暮亦如之食

上必視寒温之節食下必問所膳而後退文王孝道光大其化自近至遠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矣

贊曰

至哉后德聖敬自天陶漁致養菲薄享先親春色憂諒陰寢言一人有慶千載賴旃

諸侯

周公旦　魯孝公　河間惠王

周公旦武王之弟成王幼少周公攝政制禮作樂郊

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詩曰於穆淸廟肅雍顯相言諸侯樂其位而敬其事也仲尼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貴而不驕位高彌謙自承文武之休烈孝道通于神明光被四海武王封之於魯備其禮樂以奉宗廟焉魯孝公之爲公子周宣王問公子能道訓諸侯者立之樊穆仲稱其孝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理其民矣乃命之於夷宮是爲孝公夫宗廟致敬不忘親也有國不亦宜乎漢河間惠王獻王之曾孫也西京藩臣多驕放之失其名德者唯獻王而惠王繼之漢書稱其能脩獻王之行母薨服喪盡禮哀帝下詔書褒揚以爲宗室儀表增封萬戸禮古之人皆然至於末俗哀薄固已賢矣貴而率禮又難其見褒賞不亦宜乎

贊曰

貴驕殊途不期而會周公勞謙乃成光大二侯承眷遵儉去泰河間率禮漢宗是賴

卿大夫

孔子　孟莊子　潁考叔

孔子魯人也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喪事不敢不勉故稱行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也君賜腥必熟而薦之雖蔬食而齊祭如在鄉人儺朝服立於阼階孝之至也至德要道莫大於孝是以曾參受而書之游夏之徒常咨稟焉許止不嘗藥書以殺父宰我暫言減喪責以不仁言合訓典行合世範德義可尊作事可法遺文不朽揚名千載孟莊子魯人也孔

子稱其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夫孝子之事親也事亡如事存故雖不義則爭之存所不爭則亡亦不敢改父之道猶謂之孝況終身乎潁考叔鄭人也莊公以叔段之故與母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考叔爲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而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汝有母遺緊我獨無考叔曰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考叔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君子

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而施及莊公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贊曰

仁惟本悌聖亦基孝恂恂尼父固天攸造（一作尊）二子承親式禮遺誥永錫純懿無改遺操

士

高柴　樂正子春　孔奮　黃香

高柴衛人也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所謂哭不偯言不文也爲武城宰而化行民有不服其親者改之行喪如禮君子之德風也以身先之而民不遺其親樂正子春魯人也下堂傷足既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曰吾聞之曾子父母全而生之已全而歸之可謂孝矣故君子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夫能敬愼若斯而災患及者未之有也孔奮扶風人也少以孝行著名州里供養至謹在官唯母極甘美妻息菜食歷位以清夫人情莫不欲厚其親然亦有分焉奮則難繼能致儉以全養者鮮矣黃香江夏人也九歲失母思慕骨立事父竭力以致養

冬無被袴而盡滋味暑則扇床枕寒則以身溫席漢和帝嘉之特加與賜歷位恭勤寵祿榮親可謂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者也

贊曰

顯允羣士行如名鈞咸能夙夜以義榮親率彼城邑用化厥民忠以悟主其孝乃純

庶人

江革　廉範　汝郁　殷陶

江革齊人也漢章帝時避賊負母而逃賊賢之不害

而告其生路竭力傭債以致甘暖和顏悅色以盡歡
心欲親之安自挽車以行鄉人歸之號曰江巨孝位
至五官中郎將天子嘉焉寵遇甚厚告歸詔書褒美
就家禮其終身以顯異行廉範京兆人也少孤十五
入蜀迎父喪遇石船覆範挾骸（一作抱棺）而沒船人救之
僅免於死遂以喪歸及仕郡拯太守於危難送故盡
節章帝時爲郡守百姓歌詠之夫孝者人之本教之
所由生也是以範之臨危也勇牢民也惠能以義顯
也汝郁陳郡人也五歲母病不食郁亦不食母憐之

強食郁能察色知病輒復不食族人號曰異童年十
五著於鄉里父母終思慕致委推財與兄弟隱於草
澤君子以爲難況童亂孝於自然可謂天性也殷陶
汝南人也年十二以孝稱遭父憂率情合禮有長蛇
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柩在焉獨居廬不動親戚
扶持曉諭莫能移之啼號益盛由是顯名屢辟辟命
夫智者不惑勇者不懼陶孝於其親而智勇並彰乎
弱齡斯又難矣

贊曰

事親盡歡其難在色彼養以祿我養以力義在一（存）致
愛敬榮不假飾嗟爾衆庶鑒茲前式

扇上畫贊

晉　陶潛

荷蓧丈人　長沮桀溺　於陵仲子　張良公
丙曼容　鄭次都　薛孟嘗　周陽珪

三五道邈淳風日盡九流參差互相推隕形逐物遷心無常準是以達人有時而隱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遼遼沮溺耦耕自欣入鳥不駭雜獸斯群至矣於陵養氣浩然蔑彼結駟甘此灌園張生一仕曾以事還顧我不能高謝人間岩岩丙公

望崖輒歸匪驕匪吝前路威夷鄭叟不合垂釣川湄交酌林下清言究微孟嘗遊學天網時疎眷言哲交振褐偕徂美哉周子稱疾閑居寄心清尚悠然自娛翳翳衡門洋洋泌流曰琴曰書顧盼有儔飲河既足自外皆休緬懷千載託契孤遊

與子儼等書

晉　陶潛

告儼俟份佚佟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科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敝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

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嘗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遂疎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

爾。況同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
七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氾幼春晉時操
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祭從弟敬遠文

晉 陶潛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窆永寧后土感平生之游處悲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摧心淚愍愍而盈眼乃以園果時醪祖其將行嗚呼哀哉於鑠吾弟有操有槩孝發幼齡友自天愛少思寡欲靡執靡介後己先人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依世其色則溫其言則厲樂勝朋高好是文藝遙遙帝鄉爰感奇心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淙淙懸溜曖曖荒林晨採上藥夕閑素琴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里邈無還期惟我與爾匪但親友父則同生母則從母相及齠齔並罹偏咎斯情實深斯愛實厚念疇昔同房之歡冬無縕褐夏渴瓢簞相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多乏忽忘饑寒余嘗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斂策歸來爾知我意常願攜手寘彼衆意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靜月澄高溫風始逝撫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

弟先我離世事不可尋思亦何極日徂月流寒暑代
息死生異方存亡有域候晨永歸指塗載陟呱呱遺
稚未能正言哀哀嫠人禮儀孔閑庭樹如故齋宇廓
然孰云敬遠何時復還余惟人斯昧茲近情蓍龜有
吉制我祖行望旐翩翩執筆涕盈神其有知昭余中
誠嗚呼哀哉

纏綿悽惻文類古詩

祭程氏妹文

晉　陶潛

維晉義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淵明以
少牢之奠俛而酬之嗚呼哀哉寒往暑來日月寖疎
梁塵委積庭草荒蕪寥寥空室哀哀遺孤肴觴虛奠
人逝焉如誰無兄弟人亦同生嗟我與爾特百常情
慈妣早世時尚孺嬰我年二六爾纔九齡爰從靡識
撫髫相成咨爾令妹有德有操靖恭鮮言聞善則樂
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閨可象可倣我聞為善
慶自己蹈彼蒼何偏而不斯報昔在江陵重罹天罰
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切黯黯高雲
蕭蕭冬月白雲掩晨長風悲節感惟崩號興言泣血
尋念平昔觸事未遠書疏猶存遺孤滿眼如何一往
終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時復踐藐藐孤女曷依曷恃
煢煢遊魂誰主誰祀奈何程妹於此永已死如有知
相見蒿里嗚呼哀哉

自序曰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彭澤去家百里
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

然非矯勵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在官八十餘日視其語意乃以妹喪而去不緣督郵所謂矯勵違己之說疑必有所屬不欲盡言之耳

自祭文

晉　陶潛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故人悽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爲人自余爲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乃育乃繁欣以素牘和以七絃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存爲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己榮涅豈吾緇捽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遁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異存外姻晨來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窀窅窅我行蕭蕭墓門奢侈宋臣儉笑王孫廓兮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淵明挽歌辭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爲人，今旦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二

鮑明遠文抄

　一

侍郎滿辭閣表

宋 鮑照

臣言臣所居職限滿今便收迹金閨雲路從茲自遠
鮪鰓沉藏方絕光景祇戀迍廻結涕濡泗臣器杌竊
賤情嗜踈昧身弱涓甃地幽井谷本應守業墾剿
葯牧雞圂豕以給征賦而幻性猖狂因頭灸勇釋擔
受書廢耕學文畫虎既敗學步亦成反拙歸跂還隨
燕雀日晏迹遠覬然自衰加以亡艮根孤伎薄既同
馮衍負困之累復抱相如痟渴之疾志遂軍離事與
衷合東馬埋輪絕迹息世宿福餘慶爰逮聖明煦蒸
霜霰草巾雲落矜從下走叨迹人行擽勒負羈班榮
扈隸矜愚訓短哀有弗及奉此而歸足以沒齒雖靡
肌髮亡報天德更蒭營覔還能結草不勝感戀之情
謹詣闕拜疏奉辭以聞

謝隨恩被原表

宋 鮑照

臣言即日被曹宣命元統內外五刑以下浩澤溢汰臣亦預焉得從漢律故謬之辨闕遭周典肆告之科大喜卒至非願所圖魚愕鷄覗且悚且慚臣誠下愚不達義方然君尊臣泰豈同犬馬且常侍臣淵穆疏草即臣所作助人爲恭猶加敬憶自巳率禮寧敢慢忘由臣悴賤可誨可誣殺曾參入臣豈亡過窦病幽栖亡援朝列身孤節卑易成論破幸大明臨下仁道匪物澤洎翔走臣罪未盡然古人有言楊者易生之木也一人植之十人拔之亡生楊矣何者植之者難拔之者易況臣一植之功不立衆拔之過屢至同彼感霜異此貞脆書稱天秩有禮易載神福在謙臣之謬禮理謝福秩仰銜偷媿行歎坐感即欲顛沛拜恩下庭但臣病久柴羸不堪目涉小得趨馳星駕登路不勝荷佩之誠謹上疏以聞

爲柳令謝驃騎表

宋 鮑照

臣言伏承詔書加臣驃騎將軍餘如故顧循空薄屢墜成命仰當天寵伏抱慙灼臣素陋人本絕分望適野謝山川之志輟耕無鴻鵠之歎宦希鄉部富期農牧夙當昌朝早値恩洽天網紛橫皇曆歸聖佐輪不殿良馬未汗功牛下列爵超上賞奮迹騰光參駕龍服翰起雲飛拂翼虹路雖糞之脫駕拖紫衿擔丹轂方之微臣彼安足齒齊此而歸儷塵王庾況遂頻煩重彰濫越伏願天德曲成資始令終雨露之惠自華及殞特屈慈獎降申愚固則錫穆之施復踰造物不勝感躍惶駭之情謹拜表以聞

解禍謝侍郎表

宋　鮑照

臣鮑言臣孤門賤生操無炯迹鶉棲草澤情不及官不悟天明廣燭騰滯援沉覲光㕑節周道朝年榮多身限恩非終報臣云云

謝秣陵令表

宋　鮑照

臣照言即日被尚書召以臣爲秣陵令臣負鍤而農執羈末皂情有局塗志無遠立遘命遂天得汙官牒不悟恩澤無窮謬當奬試用謝刀筆猥承宰執豈是闇懦所能克任令便祗召違離省闥係戀門極不勝下情謹拜表以聞

皇孫誕育上疏

宋　鮑照

兼郎中令侍郎臣等言伏承東儲積慶皇孫誕育國啓昌期民迎福運臺禁稱祉井廬相賀伏惟聖懷載深鴻悆不任下情謹詣閤上疏以聞

征北世子誕育上疏

宋　鮑照

臣等言臣聞本枝無疆布諸前典衆多彌貴信之華封故德積則慶深業昌則祚廣伏承王子以中氣正月鍾靈納和誕躬紫閣膺祚朱紱弧矢夙陳珪璋攸貺雲光麗輝巖澤昭采嘉祥爰孚柔頌載辟凡在垠隸莫不忭悅臣霑恩踰物慶倍自中不勝殊歡溢喜謹奉表以聞

論國制啟

宋 鮑照

臣啓臣聞尺之量錦工者裁之衮丈之木繩墨任焉。事亡臣細非法不行。當今世間玫陸藩國相望君舉必書動成准式。息躬聖壤。十有餘載。條制節文。宜其備矣。諸王列封動靜兼該而竊見國之處事未盡善臣之牆蔽私心有惜伏見彭城國舊制猶有數卷雖多殊華。大綱可依愚謂宜令掌故刊而撰之。上者朝典藩邦之度下揆國訓繁簡之誼。傍酌州府寬猛之中章程久具。永爲恒制。豈伊今美乃足貴之將來。臣命允亟貢陋以啓聞煩而非要伏追慙悚謹啓

謝假啓

宋 鮑照

臣啓臣居家之治上漏下濕暑雨將降有懼崩壓比欲完葺私寡功力板插綯塗必須躬役冒欲請假三十日伏願天恩賜垂矜許干啓復追悚息謹啓

又

臣啓臣所患彌留病顧沉錮自近蒙歸頻更頓處日夜悶困或數四委然一弊瞻景待化加以凶衰嬰遘慘悴終鮮兄弟仲由所哀臣實百罹孤苦風雨天倫同氣實惟一妹存沒永訣不獲計見封瘞泉壤臨送私懷感恨情痛兼深臣母年老經離憂傷服飰食淡羸耗增疾心計焦迫進退罔顧日乞中假百日伏願大慈賜垂矜許臣蓮福厭身事屯悴歎息和景掩淚春風執啓涕結伏追惶悚謹啓

謝賜藥啟

宋　鮑照

臣衛躬不謹養命無術情淪五難妙謝九法飈落先傷衰病早及退命近臨猥委存恤療同山嶽蒙靈藥之賜恩非河間謬仙吏之屈恩逾脯糗惠亞帷席荷對銜悲伏抱矜湿

謝上除啟

宋　鮑照

臣言被宣賜臣上除臣伏事日淺蒙荷已豐天澤所及且喜且懼但臣自丁常桓來塗階級非所敢冀今日榮願直稱不少月乞停止上除伏願重許干穢悚息

謝解禁止

宋 鮑照

臣言被宣令解臣禁止天光鄭重不可勝逢飛走知感矧臣人類。臣聞獲過于神武憑尸視以請。得罪於君，可因左右而謝。臣自惟孤賤猥幸榮級闇澀大簡猖狂世禮。苟非曉衛無保持之助，才愧爲衍。有離轘之囚自非聖朝超然曲臣于視聽之外，則今日淵澤更成亥遺末辰萎藥系先朝草小人識莫知能何報徒厚恩華憂思歎息不任下情謹詣拜疏以聞

重啓世子

宋 鮑照

奉還誨深承殷勤篤眷之重披讀未終悲愧交集僕、以常人所蒙隆厚久應知退非適今日銜恩戀德用、欽進心今者之請必願鑒許且僕棲遲無事咫尺館第、食稟風徽非旦則夕居職邈弘兩者無與而於僕無用有以自處豈非仁念始終之惠重致于日彌深悲感

通世子解

宋　鮑照

僕以常桓無用於世遭逢謬幸被受恩榮誠願論畢久宜捐落仁眷篤終復獲淹停感今惟昔銜佩無已但自無堪尸素累載腹心之愧寤寐爲憂今請解所職願蒙矜許自奉清塵于兹六祀隆辰永往遺恩在心執紙哽咽言不自宜

凌烟樓銘

宋　鮑照

臣聞憑颷薦響唱微劾長垂波鑒景功必致深是以氷臺築乎魏邑鳳閣起于漢京皆所以贊生通志感悅幽情者也伏見所製凌烟樓樓置崇逈延瞰平寂卬秀神皋因基地勢表臨吳甸西眺楚關奔江永寫鱗嶺相排重櫚衔天迴原盡目悲積陳古賞絕舊年誠可以暉曠高明蕩微遊心矣夫識緣感傾事待言彰匪言匪述綿世罔傳敢作銘曰

積慶崇構藐藐層閣階基天側戶牖雲匯瞰江列楹望景延佇栖流風伊合絳烟肇倚寬淮海俛眺荆吳我王結駕藻思神居宜此萬春修靈所扶

藥奩銘

宋　鮑照

蕆賈走九生厭隤墻跱無驟得年有遐方水王出烟靈飛生光廻文電衣龍緣雲裳九芝八石延正盤斜二脂六體振衰返華毛姬餌葉尽子藏花景絕翠虬氣隱頳霞深神窂别妙奇不揚或縈虎狀或亂蛇床故不試不可以服未達不可以嘗眩睛逆目是乃爲良

石帆銘

宋　鮑照

應風剖流息石橫波下潨地紉上獵星羅吐湘引漢歙蠡吞沱西歷岷冢北瀉淮河耿淼弘蕩積廣遠深淪天測際亘海窮陰雲族未起風柯不吟旖濤山墜彭浪雷沉在昔鴻荒刊啓源陸表裏民邦經緯鳥服嵝貞視聯坎水巽木乃刳乃鑱既刳既斷飛深浮遠巢渾館谷涉川之利謂易則難臨淵之戒曰危乃安泊潜輕濟冥表勤言穆我戒逐留御不還徒悲猿鶴空鶱滄烟君子彼想祇心載惕林簡松栝水揉龍鷁睨氣涉潮投祭沈璧揆檢舍圖命辰定歷二崤虎口周王夙驂九折羊腸漢臣電驅潛鱗浮翼爭景乘虛新石瀨鯀帝子察殂青山斷河后父沉軀川吏掌津敬告訪途

飛白書勢銘

宋 鮑照

秋毫精勁，霜素凝鮮，霑此瑶波，染彼松烟，超出八法，盡奇六文，鳥企龍躍，珠解泉分，輕如游霧，重似崩雲，絶鋒劍摧，驚勢箭飛，差池鶩起，振迅鴻歸，臨危制節，中險騰機，圭角星芒，明麗爛逸，緜縈鬟垂，平理端密，盈尺錦，兩片字，金溢故，仙芝煩弱，既匪足，變蟲虎，瑣碎又安能匹，君子品之，是最神筆。

佛影頌

宋 鮑照

形生緣怪。神照潭寂。驗幽以明。考心者迹。六塵煩苦。五道綿劇。乃炳舟梁。爰悟淪溺。色丹貌縟。留相瓔石。金光絶見。玉毫遺覿。佇昏作頌。効順去逆。

瓜步山楬文

宋　鮑照

歲舍龍紀月巡鳥張鮑子辭吳客楚指兗歸揚道出關津升高問途北眺氈鄉南矖炎國分風代川揆氣閩澤四覗天宮窮曜星絡東窺海門候景落日遊精八表騁視四遐超然永念意類交横信哉古人有數寸之籥持千鈞之関非有其才施處勢要也瓜步山者亦江中眇小山也徒以因迥爲高據絶作雄而凌清瞰遠擅奇含秀是亦居勢使之然也故才之多少不如勢之多少遠矣仰望穹垂俯視地域涕洟江河疣贅丘嶽雖奮風漂石驚電剖山地綸維陷川闘毀宵雹盈髮虚曾未注言况乎沉河浮海之高遺金堆璧之奇四遷八聘之策三黜五逐之疵販交買名之薄吮癰舐痔之卑安足議其是非

登大雷岸與妹書

宋　鮑照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泝無邊險徑游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霜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憑觀川陸遨神清渚流涕方驟東顧三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窺地門之絶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凌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横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群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脈通連苧蒿攸積菰蘆所繁栖波之鳥水化之蟲智吞愚彊捕小號噪驚聒紛乎其中西則迥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舳艫相接思盡波濤悲滿潭壑烟歸八表終爲野塵而是注集長寫不測修靈浩蕩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壓江潮峯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縟若

華夕曜巖澤氣通似則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青靄表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甚金光半山純以下爲紫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深洞所積溪壑所射鼓怒之所函擊洶湧之所宕滌則上窮荻浦下至狶洲南薄鸚瓜北極雷殷削長埤短可數百里中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烟不流華鶚振沓弱草朱靡洪漣隴蹙散渙長驚電透箭疾穹溘崩聚坻飛嶺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碪石爲之摧碎碕岸爲之齏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心驚慓矣至于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鵝海鴨魚鮫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蟹土蚌燕箕雀蛤之儔折甲曲牙逆鱗反舌之屬掩沙漲被草渚浴雨排風吹澇弄翮夕景欲沉曉霧將合孤鶴寒嘯遊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說也風吹雷飇夜戒前路下弦內外望達所屆寒暑難適汝專自愼夙夜戒護勿我爲念恐欲知之聊書所覩臨塗草蹙辭意不周

此非遊記而具記體

謝靈運文抄

嶺表賦

宋　謝靈運

若乃長山欵跨、外內乖隔、下無伏流、上無夷跡、麕兎望岡、而旋歸、鴻鴈覩峰、而反翮、既陟麓而踐坂、遂升降於山畔、顧後路之傾𪩘、眺前磴之絕岸、看朝雲之抱岫、聽夕流之注澗、羅石棋布、怪譎橫越、非山非阜、如樓如闕、班采類繡、明白若月、蘿蔓絕攀、苔衣流滑、

長谿賦

宋 謝靈運

潭結綠而澄清瀨揚白而戴華飛急聲之瑟汩散輕文之漣羅始鏡底以如玉終積岸而成沙

遊名山志

宋 謝靈運

夫衣食生之所資山水性之所適今滯所資之累擁其所適之性耳俗議多云歡足本在華堂枕嵓漱流者乏於大志故保其枯槁余謂不然君子有愛物之情有救物之能橫流之弊非才不治故有屈已以濟彼豈以名利之場賢於清曠之域耶語萬乘則鼎湖有縱轡論儲貳則嵩山有絶控又阻朱高揖越樹留侯願辭漢傳推此而言可以明矣

破石溪南二百餘里又有石帆修廣與破石等度質色亦同傳云古有人以破石之半爲石帆故名彼爲石帆此名破石

永寧安固二縣中路東南便是赤石又枕海巫湖三面悉高山枕水渚山溪澗凡有五處南第一谷今在所謂石壁精舍

石門澗六處石門遡水上入兩山口兩邊石壁右邊石巖下臨澗水

神子溪南山與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澗數里

華子岡麻山第三谷故老相傳華子期者祿里先生弟子翔集此頂故華子爲稱也

桂林頂遠則嵊尖驅中

從臨江樓

步路南上二里餘左望湖中右傍長江　始寧又北轉一汀十里直指舍下園南門樓自南樓百步許對横山

蕭散不作粉飾記體本如是

詣闕上表

宋　謝靈運

臣自抱疾歸山於今三載居非郊郭事乖人間幽棲窮巖外緣兩絶守分養命庶畢餘年忽以去月二十八日得會稽太守臣顗二十七日疏云比日異論噂喈此雖粗了百姓不許寂黙今微爲其防披疏駭惋不解所由便星言奔馳歸骨陛下及經山陰防衛彰赫彭排馬槍斷截衢巷偵邏縱横戈甲竟道不知微臣罪爲何事及見顗雖曰見亮而裝防如此唯有罔懼臣昔忝近侍豫蒙天恩若其罪迹炳明文字有證非但顯戮司敗以正國典普天之下自無容身之地今虚聲爲罪何酷如之夫自古讒謗聖賢不免然致謗之來要有由趣或輕死重氣結黨聚群或勇冠鄉邦劍客馳逐未聞俎豆之學欲爲逆節之臯山棲之士而構陵上之釁今影迹無端假謗空設終古之酷未之或有匪吝其生實悼其痛誠復内省不疚而抱理莫申是以牽曳疾病束骸歸款仰憑陛下天鑒曲臨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憂怖彌日羸疾發動尸

有恍惚不知所陳

勸伐河北書

宋　謝靈運

自中原喪亂百有餘年流離寇戎湮没殊類先帝聰明神武哀濟羣生將欲盪定趙魏大同文軌使久凋反於正化偏俗歸於華風運謝事乖理違願絶仰德抱悲恨存生盡況陵塋未幾凶虜伺隙預在有識誰不憤歎而景平執事並非其才且遘紛京師豈慮託付遂使孤城窮陷莫肯極忠烈因朔漠緜河三千飜爲寇有曉遺鎮戍皆先朝之所開拓一旦淪亡此國恥宜雪被於近事者也又北境自染逆虜窮苦備罹徵調賦斂靡有止已所求不獲輒致誅殞身禍家破闔門比屋此亦仁者所謂傷心者也咸云西虜舍末遠師隴外東虜乘虛呼可掩襲西軍既反得據關中長圍咸陽還路已絶雖遣救援停住河東遂乃遠討天城欲爲首尾而西寇深山重阻根本自固徒棄巢窟未足相拯師老於外國虛於内時來之會莫復過此觀兵耀威實在兹日若相持未已或生事變忽值新起之衆則與於今而乖其時難爲經略雖兵食倍

多則萬全無必矣又歷觀前代類以兼弱爲本古今
聖德未之或殊豈不以天時人事理數相得與亡之
度定期居然故古人云既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
謀昔魏氏之疆平定荆冀乃乘袁劉之弱晉氏之盛
拓開吳蜀亦因葛陸之衰此皆前世成事著於史策
者也自羌平之後天下亦謂虜當俱滅長驅滑臺席
卷下城奪氣喪魄指日就盡但長安違律潼關失守
用綏天誅假延數月日來至今十有二載是謂一紀
襲有前言況五胡代數齊世虜期餘命盡於來年自

相攻伐兩取其困卞莊之形驗之今役仰望聖澤有
若饑渴注心南雲爲日已久來蘇之冀實歸聖明此
而弗乘後則未兆即日府藏誠無兼儲然凡造大事
待國富兵强不必乘會於我爲易責在得時罷械既
充衆力粗足方於前後乃當有優常議損益久證冀
州口數百萬有餘田賦之沃著自貢典先才經創基
趾猶存澄流引源桑麻蔽野彊富之實昭然可知爲
國長久之計孰若一往之費邪或懲關西之敗而謂
河北難守二境形勢表裏不同關西雜居種類不一

昔在前漢屯軍霸上通火甘泉況乃遠戍之軍値新
故交代之際者乎河北悉是舊戶差無雜人連嶺判
阻三關作監若遊騎長驅則沙漠風靡若嚴兵守塞
則冀方山固昔隴西傷破鼂錯興言匈奴慢侮賈誼
憤歎方於今日皆爲賒矣晉武中主耳値孫皓虐亂
天祚其德亦由鉅平奉策荀賈折謀故能業崇當年
區宇一統況今陛下聰明聖哲天下歸仁文德與武
功並震霜威共素風俱舉協以宰輔賢明諸王美令
岳牧宣烈虎臣盈朝而天威遠命亦何敵不滅矧伊

頑虜假日而已哉伏惟深機志務久定神謨臣卑賤
側陋竊景巖穴實仰希太平之道傾都岱宗之封雖
乏相如之筆庶免史談之憤以此謝病京師萬無恨
矣久欲上陳懼在觸罪蒙賜恩假暫違禁省消渴十
年常慮朝露抱此愚志昧死以聞

山居陵工義箕

宋　謝靈運

會稽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為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佛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閒。纂成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

永嘉與弟二書

宋　謝靈運

前月十二日至永嘉郡。蝸不如鄞縣。車螯亦不如北海。

又

閒惡道溪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遊此惡道。歎其奇絕。遂書突星瀨於石。

答范特進

宋 謝靈運

辱告慰企晩寒體中勝常靈運脚諸疾此春更甚憂慮故人有情信如來告企詠之結實過饑渴山澗幽阻音塵闊絶忽見諸賛歎慰良多可謂俗外之詠尋覽三復味翫增懷輒奉和如別雖詞不足睹然意寄盡此從弟惠連後進文悟衰宗之美亦有一首幷以遠呈

又

承祇洹法業日茂隨喜何極六齋徽緣竊望不絶郎時經始招提在所住山南南檐臨澗北戶背巖以此息心當無所忝邪平生緬然臨紙累歎敬惜爲先繼以音告倘值行李輒復承問三月一日謝靈運白

答綱琳二法師

宋 謝靈運

披覽雙難欣若暫對藻豊論博蔚然滿目可謂勝人之口然未厭于心聊伸前意無由言對誌筆長懷謝靈運和南

佛菩薩贊

宋 謝靈運

佛贊

惟佛大覺因心則靈垢盡智照數極慧明三達非我一援群生理阻心行道絕形聲

菩薩贊

若人仰宗發性遺慮以定養慧和理斯附愛初四等終然十住涉求至矣在外皆去

緣覺聲聞合贊

厭苦情多兼物志少如彼化城權可得實誘以涅槃救爾生老肇元三車翻乘一道

維摩經十譬贊

宋 謝靈運

聚沫泡合

水性本無泡激流遂聚沫即異成狀貌消散歸虛壑君子識根本安事勞與奪愚俗駭變化橫復生欣怛

燄

性內相表狀非炎安知火新新相推移熒熒非向我如何滯著人終歲迷因果

芭蕉

生分本多端芭蕉知不一含萼不結核敷華何由實至人善取譬無宰誰能律莫昵緣合時當覩分散日

聚幻

幻工作同異誰復謂非真一從逝物過既往亦何陳謬者疑久近達者皆自賓勿起離合情會無百代人

夢

覺謂寢無知寐中非無見意狀盈眼前好惡迭萬變既晤眇已往惜爲浮物戀孰視嬖姿盡寧當非亦縣

影響合

影響順形聲資物故生理一旦揮霍去何因相像似
摯有靡不然昧漠乎自己四色尚無本八微欲安恃

浮雲

泛濫明月陰晉蔚南山雨能爲變動用在我竟無取
俄已就飛散豈復得攢聚諸法旣無我何由有我所

電

倏爍驚電過可見不可逐恒物生滅後誰復覈遲速
慎勿空留念横使神理恧發已道易孚忘情長之福

綬笥銘

宋 謝靈運

休矣斯笥凡器爲式受相君子承此印綬帝命所斉
用褒令德佩以自脩服以自勑忠肅恭懿鮮不爲則
靡侮靡斉神人致福

宋廬陵王誄

宋　謝靈運

事非淮南而痛深於中霧迹非任城而暴甚於仰毒。
亡體皇極銜悲至盡豈惟有識傷慨故亦率土悽心
益出罔已之悲以陳酸切之事云爾誄曰
哀哀君王終仁且德在枉無言卽身有黙曾是忍虐
古來一酷身微咎累痛踰酖毒何斯禍斯乃悲乃辱
命如可延人百其贖矜急景之難留悼驚波之易淪
自君王之寘漠歷彌稔於此春聆鳴禽之響谷覩喬

木之干雲咸感節而興悅獨懷悲而莫申侯射隼于
高墉赫王典以正刑服二辜于北犴致九伐于南荆
發酸痛于仁詔令寵贈于哀心布悽愴于帝言攄綢
繆于皇音

廬山慧遠法師誄

宋　謝靈運

道存一致故異化同暉德合理妙故殊方齊致昔釋
安公振玄風于關右法師嗣沫流于江左聞風而悅
四海同歸爾乃懷仁山林隱居求志于是衆僧雲集
勤修淨行同法餐風棲遲道門可謂五百之季仰紹
舍衛之風廬山之嵔俯傳靈鷲之旨洋洋乎未曾聞
也予志學之年希門人之末惜哉誠願弗遂永違此
世春秋八十有四義熙十三年秋八月六日薨年踰

從心功遂身亡有始斯終千載垂光嗚呼哀哉乃爲
誄曰
於昔安公道風允被大法將盡頹綱是寄體靜息動
懷貞整僞事師以孝養徒以義仰弘如來宣揚法雨
俯授法師威儀允舉學不關牖鑒不出户粳糧雖御
獸爲蒖楚朗朗高堂肅肅法庭既嚴既靜愈高愈清
從容音旨優游儀形廣演慈悲饒益衆生堂堂其氣
亹亹其資總角味道辭親隨師供奉三寶析微辨疑
盛化濟濟仁德怡怡於焉問道四海承風有心載馳

戒德鞠躬令聲績振五濁晢隆弘道讃揚𤣥虛彌冲
十六王子孺童先覺公之出家年未志學如彼鄧林
甘露潤澤如彼瓊瑤既磨既琢大宗戾止座衆龍集
聿來胥宇靈寺奚立舊望研幾新學時習公之最之
載和載輯乃修什公宗望交泰乃延禪衆親承三昧
衆美合流可上可大穆穆道德超于利害六合俱否
山崩海竭日月沈暉三光寢晰衆麓摧柯遠波中結
鴻化垂緒徽風永滅嗚呼哀哉生盡冲素死增傷悽
單縈土槨示同斂骸人天感悴帝釋慟懷習習遺風

依依餘凄悲夫法師終然是棲室無停覩途有廣蹊
嗚呼哀哉端木喪尼哀直六年仰慕洙泗俯憚舄峯
今子門徒實同斯慕晨埽虛房夕泣空山嗚呼法師
何時復還風嘯竹柏雲靄巖峯川壑如泣山林改容
自昔聞風志願歸依山川路邈心往形違始終銜恨
宿緣輕微安養有寄閻浮無希嗚呼哀哉

曇隆法師誄

宋　謝靈運

夫協理置論百家未見其是因心自了一已不患其
躓而終莫相辯我若咸歎翻淪得拔竟知于誰冀行
跡立則善惡靡徵欲聲名傳則薰蕕同歇然意非身
之所挫期出命之所限者目所親覿見之若人矣慧
心朗識發于髫辯生自稟華家蟲金帛加以巧乘騎
解絲竹秣絕景於康衢弄絃管於華肆者非徒經旬
涉朔彌歷年稔而已諒趙李之咸陽程鄭之臨卭矣

既而永夜獄悟中飲與歎曰悲夫欣厭迭來終歸憂
苦不杜其根於何超絕且三界廻沉諸天倏瞬況齊
景牛山趙武企陰催促節物逼迫霜露推此顧言伊
何能久慨然有擯落榮華兼濟物我之志毋氏矜其
心姊弟申其操遂相許諾出家求道一身既然閨門
離世妻子長絕歡娛永謝豈唯向之靡樂判之盛年
終古恩愛於今仳別矣旅舟南邁投景廬嶽一登石
門香爐峰六年不下嶺僧衆不堪其操法師不改其
節援物之念不以幽居自抗同學嬰疾振錫萬里相

救余時謝病東山承風遲羨豈望人期頗以山招法師至止鄙人榮役前詩敘粗已記之故不重煩及中間反山成說款盡遂獲接棟重崖俱泡迴澗茹芝术而共餌披法言而同卷者再歷寒暑非直山陽靡喜慍之容令尹一進已之色實明悟幽微祛滌近滯蕩吝濯垢日忘其疾庶白首同居而乖離無象信順莫歸徵集何緣晚節罹數遠見忝尋至止阻澗音塵殆絕值暑遘疾未旬即化誠存亡命也此行頗實有由承凶感痛寔百常情紙墨幾時非以斯名蓋欽志節

生自不能默已故投懷援筆其辭曰

仰尋形識俯探理類採聲知律拔萃觀物以盡其人以智貴即是神明觀鑒意謂爰初在稚慧心夙察吐喻芳華懷抱日月如彼蘭苑風過氣越如彼天睍雲被光發求名約身規操束已儻或遇世曾未近似生以意泰意管生理孰是歡慰程鄭趙李家畜金繒才練藝技驟首揮霍繁絃綺靡酒娛調促意妍服侈朝迫景曛夕忌[illegible]悠悠白日淒淒良夜年往歡流厭來情含苦樂物卒代謝棄而更適生速名借誰能易奪何術推移精粗渾淆善惡參差即心有限在理莫規試驟衆肆庶獲所規道家躋近羣流鈇遠假名恒誰傍義豈反獨有兼忘因心則善傷物沈迷美彼驅遣變服京師振錫廬頂長別榮冀永息幽嶺舍華襲素去繁就省人若其難子取其靜昏之覩明即愚成絕智之秉情對理斯涅吝既弗祛滯亦安拔子之矜之爲爾苦節節苦在已利貞存彼以明開逝以慈累徙欲以援物先宜濟此發軫情違終然理是梁鴻携妻荷蓧見子雞黍接人行歌通已於世曰高

於道殊鄙始見法師獨絕神理形壽易盡然諾難判乘心即化棄身靡歎懷道靡[illegible]景命已晏矜物辭山終身旅館嗚呼哀哉竟氣隨之延陵已了爲嫂同施漆園所曉委骸空野豈異豈矯幸有遺餘聊給蟲鳥嗚呼哀哉緬念生平同幽共深相率經始偕是登臨開石通澗剔柯疏林遠眺重疊近矚嶇嶔事寡地閑尋微探願何句不研奚疑勿析帙舒軸卷藏拔紙襞問來答往俾日餘夕沮溺耦耕夷齊共薇跡同心歎事與意違承疾懷灼聞凶澹悲執云不痛零淚沾衣

嗚呼哀哉行乆節移地邊氣改終秋中冬踰桂投海永念伊人思深情倍俯謝常人仰愧無待嗚呼哀哉

謝公欲入蓮社遠公以心亂擯之及觀誄曇隆文出入梵典文釆茂密故知文字語言正與祖師禪各是一路

擬宋玉風賦

齊　謝朓

起日域而摇落集桂宮而送清開翠帳之影藹響行珮之輕鳴揚淮南之妙舞發齊后之妍聲下鴻池而蓮散上雀臺而雲生至於新虹明歲高月照秋睟儀緬豫冲想雲浮鄒馬之賓咸至申穆之醴已酬勤役登樓之詠夕引小山之謳厭朱邸之沉邃思輕舉而遠游驌驦之馬魚躍飄鑾車而水流此乃宋玉之盛風也若夫子雲寂寞叔夜高張烟霞潤色荃荑結芳出鄣幽而泉冽入山戸而松涼眇神王於丘壑獨起遠於孤觴斯則幽人之風也

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

齊 謝朓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皐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嗚咽況乃服義徒擁歸志若從逝若墜雨飄似秋蔕朓實庸流行能無筭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採一介抽揚小善故捨耒場圃奉筆菟園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濶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蓽輕舟反泝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艎于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不任犬馬之誠

謝隨王賜紫梨

齊 謝朓

味出靈關之陰旨珍玉津之滋豈徒眞定歸美大谷懸滋將恐帝臺妙棠安期靈棗不得孤擅玉盤獨甘仙席雖秦君傳糕漢后推餐望古可儔於今何答

為王敬則謝會稽太守啓

齊　謝朓

臣本布衣不謀遠大折衝之勤不舉燮理之義何階常恐覆餗是貽咎徵斯應陛下繼曆膺統日月重光得以桓珪衮服拜奉歲時覩濯獻牲鞠躬郊廟而鴻恩妄假復授龜符玉節邁于雙璜表東作于四履還邊三事既謝張溫荊州再撫亦慙黃霸

為錄公拜揚州恩教

齊　謝朓

昔召南分陝流甘棠之德平陽好道深獄市之寄吾忝偽負荷任總侯伯受伐元戎作牧中甸此地五都紏會四方是則而向闕之矜斯積納隍之歎循繫與念下車無忘待旦有齊禮導德致之仁壽弘漏網之寬申在宥之澤

齊敬皇后哀策文

齊　謝朓

惟永泰元年秋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宮啓自先塋將
祔於某陵其日至尊親奉奠某皇帝乃使兼太尉某
設祖于行宮禮也翠帟舒皐玄堂啓扉俎徹三獻綖
卷六衣哀子嗣皇帝懷蜃衛而延首想鸑輅而撫心
痛依途之先廓哀長信之奠臨身膈兩赴時無二展
旋詔在言光敘聖善
其辭曰帝唐遠胄御龍遐緒在泰作劉在漢開楚肇

惟淑聖克柔克令清漢表靈曾沙膺慶爰定厥祥徽
音允穆光華沼沚榮耀中谷敬始紘綖教先穜稑春
問川流神襟蘭郁先德韜光君道方被于佐求賢在
詔無詖頗史弘式陳詩展義厚下曰仁藏往伊智十
亂斯俟四教罔忒思媚諸姑貽我嬪則化自公宮遠
被南國軒曜懷光素舒佇德閔予不祐慈訓早違方
年沖藐懷袖靡依家琭寶業身嗣昌曜壽宮寂遠清
廟虛歸嗚呼哀哉帝遷明命民神胥悅乾杖外臨陰
儀內缺空悲故劒徒嗟金穴瓊戺奚[illegible]嗚

呼哀哉馮相告祲宸駕長往貽厥遺圖未　遐淩
豐沛之綢繆兮背神京之弘敞陋蒼梧之不從兮遵
劒隅以同壤嗚呼哀哉陳象設於園寢兮映輿鍐於
松楸望承明而不入兮度清洛而南游繼池綍於通
軌兮接龍帷于造舟迴塘寂其已暮兮東川澹而不
流嗚呼哀哉藉閟宮之遠烈兮聞纘女之遐慶始協
德於蘋蘩兮終配祀而表命慕方纏於賜衣兮哀日
隆於撫鏡思寒泉之罔極兮託彤管於遺詠嗚呼哀
哉

為諸娣祭阮夫人文

齊 謝朓

婉娩嬪德幽閑嫻性彤史弘箴陳詩陳詠嘉言足道清暉可映奕躅未幾音塵如昨中景進傾芳木先落時日交觴享也虛薦帶上先結握中遺扇逆泣失音潸淚如霰

陶通明文抄

登眞隱訣序

梁　陶弘景

昔在人間已鈔撰眞經脩宇兩卷于時亦粗謂委密頃巖居務靜頗得恭潔試就遵用猶多闕略今更反覆研精表裏洞洽預是眞學之理使了然無滯一字一句皆有字旨或論有以入無或據顯而知隱或推機而得宗或引彼以明此自非閑練經書精涉道教者乎然覽之猶觀海爾必須詳究委曲乃當曉其所以故道備七篇義同高品皆聞古言非知之難其在

行之意非學之難解學難也屢見有人得兩三卷書五六條事謂理盡紙使人由俯用動積歲月愈久昏迷是未造門墻何由眄其帷席試略問粗處已自茫然皆答言經說止如此但謹依存行耳乃頗復開動有所序述津流若値智尚許人脫能欣爾感悟詢訪是非至於愚迷矜固者便徑道君何以穿鑿異同評論聖文或有自執已見或云承師舊法永無啓發對揚之懷此例不少可爲痛心夫經之爲言徑也經者常也通也謂常通而無滯亦猶布帛之有經必須銓綜緯緒僅乃成功若機關疏越杼軸乖謬安能斐然成文眞人立象垂訓本不爲朦狡設言故每標通衢而恒略曲徑知可教之士自當觀其隅轍凡五經子史爰及賦頌尚歷代注釋猶不能辨況玄妙之秘途絶領之奇篇而可不探括沖隱窮思寂昧者乎既撰此眞訣乃輟書而歎曰若使顧玄子在此乃當知我心理所得幾於天人之際往矣如何孰與言哉方將之於玄會耳

藥總訣序

梁　陶弘景

上古神農作爲本草凡著三百六十五種以配一歲歲有三百六十五日日生一草草治一病上應天文中應人道下法地理調和五味製成醪醴以備四烝爲弗服欲其本立道生者也當生之時人心素朴皆欲寡少設有微疾服之萬全自此之後世偽情澆智慮日生馳求無厭憂患不息故邪氣數侵病轉深痼雖服良藥不愈其後雷公桐君更增演本草二家藥對廣其主治繁其類族既世改情移生病日深或未有此病而遂設彼藥或一藥以治衆疾或百藥共治一病欲以排邪還正爲之原防故也而三家所列疾病互有盈縮或物異而名同或物同而名異或冷熱乖違甘苦背越採取殊法出處異所若此之流殆難按據尋其大歸神農之時未有文字至於黃帝書記乃興於是神農本草別爲四經三家之說遞有損益豈非隨時適變殊途同歸者乎但本草之書歷代久遠既辭師受又無注訓傳寫之人遺誤相繼字義殘闕莫之是正方用有驗布舒合和

相經序

梁 陶弘景

相者蓋性命之著乎形骨吉凶之表乎氣貌亦猶事先諧而後動心先動而後應表裏相感莫知所以然且富貴壽夭各値其數黃憲甫在弱冠便位過三公貴乎於國而栽出三十身擢家被爲唐齊宰郎署楊雄壁立高閣而鬚垂白首或垂老玉食而官不過柱史或頳慧若神僅至鄙陋或不辨菽麥更保黃耇此又明其偏有得也

尋山誌

梁 陶弘景

倦世情之易撓廻杖策而尋山既沿幽以達峻寔昭阻而備艱渺游心其未已方際夕乎雲根欣夫得志者忘形遺形者神存於是散髮解帶盤旅巖上心容曠朗氣宇調暢玄雖遠其必存累無大而不忘害焉之弊既去解牛之刀乃呈物我之情雖均因以濟吾之所尚也若夫飛聲西岳邀利東陵楚湘之潔吳江之矜輕死重氣名貴於身迷眞晦道余所弗亟襲衣纓縫掖端委章甫徘徊廊廟趨翔庭宇傳氏百王流芳世緒負德叨榮吾未敢許爾乃荆門晝掩蓬戶夜開室迷夏草徑惑春苔夜虛月映琴響風哀夕鳥依簷暮獸爭來窗復歷近壟尋遠嶺坐盤石望平原日負嶂以共隱月披雲而出山風下松而含曲泉潔石而生文草藿藿以拂露鹿飈飈而來群捫虛蘿以入谷傍洪潭而比清照石壁以端色攀桂枝而齊貞亟屆巖而佩蕙及春鳥之未鳴且含懷以屏氣待蕙風而舒情乃乘興而遂往遵巖路以遠游玩天維而懸思

惝怳忽而莫求眺回盱之森漫㠔嵂之相稠日斜雲而色黛風過水而安流觸巖巖而起嶽值闊遠而成洲石孤聳而獨絕岸懸天而似浮緣磴道其過矣覓渺渺而無憂瘧伯昏之倘宕躡千仞而神休遂乃凌巖峭至松門背通林面長源右聯山而無際右憑海而齊天竹泫泫以垂霧柳依依而迎蟬鷗雙雙而赴水鶩軒軒而歸田赴水兮泛濫歸田兮翔翔此溝濫之足樂意斯齡之不長悼菌蟪之危促羨靈椿兮永吹雕鶚鶚之異類託逍遙乎一方願數衽以遠訴

思扣朝而陳辭至赤城兮一憩遇王子而宿之仰彭猗兮弗違必長年兮可期及榆光之未暮將尋山而採芝去採芝兮入深礀深礀幽兮路窈窕窈窕路兮終無際深礀深兮未曾曉高松上兮亟停雲低蘿下兮將迷鳥鳥迷蘿兮續續雲停松兮紛紛停雲游兮安泪離鳥棲兮索群嗟群泊其無所思參差而誰聞既窮目以無闕缺一句問漁人以前路指示余以蓬萊曰果爾以尋山之志館爾以招仙之臺缺一句熟瀛水以通懷謂萬感其已會亦千念而必諸覓莫知其所躋缺一句反無形於寂寞長超忽乎塵埃

授陸敬游十賚文

梁　陶弘景

隱居先生總遺事弟子戴埴秉策執笏膝授前學弟子吳郡陸敬游建連石之邑爲栖靜處士策文曰

咨爾敬游昔我紆紱帝闕侍笏梁席雖迹混敎途而心標逸境芝田之想無忘曉夜[illegible]歲月已深至德有鄰風雲相會爾之來也[illegible]於是褫帶靑墀掛冠朱闕携手東驅創居玆嶺朋澗通水徙石開基登崖斵榦越壟負卉筋力盡於登築氣血疲乎逕走肌色憔悴不以暴露爲苦心貳空慊寧顧饑寒之弊棟宇旣立載離霜暑于時七稔經始甫訖今月之安爾有勤焉君子不獨居其榮仁人必與物同泰是用邑爾長爾北阪積金山連石之鄉方七十步澗水屬焉茂爾嘉業永爲華陽上賓爾其莅之其一

爾以誠慤爲性恬澹爲情質直居本沉重樹志不邀世才高謝時俗權謀詭譎非意所欲今故賚爾爲栖靜處士可謂因德立號克終斯美其二

爾其架舘境營劃援城堂壝宏敞樓路通嚴官司行止並有栖憩繕築之勞莫匪爾力今故賚爾四霤飛軒廂廡側屋可以安身靜臥顯祇遐福其三

爾奉上惟勤接下以惠稼穡艱難備嘗勞苦貨殖之宜允贍糧服手足胼胝未獲告休櫛風沐雨於焉尤切今故賚爾蒼頭一人厥名多益可以傳代薪水省息劬劇其四

爾族惟舊緒身乃鄒閭雖一貫事望宜分今故賚爾銅鐵如意可以揮對矦僚即名立事其五

爾崇敎惟善法無偏執器服表用爰寄玩習今故賚爾鉢竹錫杖可以振動三界躪祇惲響其六

爾期誠玄契遐想靈風至懷所詣因心則通今故賚爾香爐一枚重陸副之可以騰煙紫閣昭感上司其七

爾潔形潔藏肴糧旣去宜導松木資芳餌今故賚爾杯盤一具可以夕挹桂漿朝[illegible]露其八

爾敬事經誥遵尚楷模翰墨之用於是乎在今故賚爾大硯一面紙筆一副之可以臨文寫字對真受言其九

爾貞心內固淸行外彰滌蕩紛穢表裏雪霜今故賚爾鍮石澡灌手巾爲副可以登齋朝拜出入盥漱其十

今賚爾十事事準前史可對揚嘉策循言求理無忒驕惰以鑿斯旨援筆申

悽敢告處士。

請雨詞

梁 陶弘景

華陽隱居陶弘景道士周子良詞竊尋下民之命、粒食爲本、農工所資在於潤澤、頃亢旱積旬、苗稼焦涸、遠近嗷嗷、瞻天雀息、百姓祈請、永無感降、伏聞雨水之任有所司存、願哀憫黔首、霈垂霑渥、兩風不雲膚寸、而令使洪潦溢川、水陸咸濟、則白鵠之詠復興於今、共伸至誠、稽顙𥚃情、謹詞天監十四年太歲乙未六月二十日詞詣何由華陽洞天張理禁趙丞前

茅山曲林館銘

梁　陶弘景

層嶺外峙、邃宮內映、冈冗旁通、縈泉遶鏡、尚德依仁、
新生錫命、且天且地、若凡若聖。連甍比棟、各謂知道。
參差經術、趺宕辭藻、孰如曲林、獨爲勁好。掩迹韜功。
守兹偕老。

茅山長沙館碑

梁　陶弘景

夫萬象森羅、不離兩儀所育、百法紛湊、無越三教之
境。縉紱之士、飾禮容於闕闈、耿介之夫、敷旌麾於門
裔。銘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皇王受命、三才乃理、惟
聖感神、惟神降祉、德被歌鍾、明昭圖史、友于兄弟、敬
惟西宜、言追茂室、用奉遺先、敢循舊制、有華襍章。刊
石弗朽、奕代流芳。

太平山日門館碑

梁　陶弘景

日門館者東霞起暉開巖引燭以為名也先是吳郡杜徵君聲高兩代德貫門區教義宣流播乎數郡拓宇太平之東結架青山之北爰以此處幽奇刱就基搆栖集有道多歷世年

解官表

梁　陶弘景

臣聞堯風冲天頡昜振飲河之談澳德括地商險峻餐芝之氣臣棲遲早日簪帶久年仕豈留榮學非待祿恒思懸纓象闕孤耕盤下席月淵門蒨琴雲際始奉中旨得遂丘壑今便滅影桂庭神交松友一出東關故鄉就望勝吉與念臨波瀉淚臣負釁已逸無緣躬詣不任攀戀之誠謹奉表以聞

答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

梁　陶弘景

初梁諸朝士大夫問曰嘗竊觀仙書輙嗟欣忘倦徒羨其文莫測其理尋七尺之體既同禀太始俱服五常以何因緣獨超青雲而弊金石者乎先生領袖玄門學窮仙苑必有以竭其川岸請畧聞雅說隱居答曰至哉嘉問此學者之所辯雖然試言之若直推竹栢之匹桐柳此本性有殊非今日所論若引庖刀湯稼從養漑之功者此又止其所從終無永固之期夫

得仙者並有異乎此但斯族復有數種今且談其正體凡質象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則是人是物形神若離則是靈是鬼其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依今問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鑄煉之事極感變之理通也當埏埴以爲器之時是土而異於土雖燥未燒遇濕猶壞燒而未熟不久尚毀火力既足表裏堅固河山可盡此形無滅假令爲仙者以藥石煉其形以精靈瑩其神以和氣濯其質以善德解其纏衆法共通無礙無滯欲合則乘雲駕龍欲離則尸解化質不離不合則或存或亡於是各隨所業修道進業漸階無窮教功令滿亦畢竟寂滅矣

答趙英才書

梁　陶弘景

子架書巖中。飛才何外。不肯掃門。免仕。復懶彈鋏求通。故偃蹇園巷。從容郊邑。昔所謂傲賓者。此其是乎。巖下鄙人守一介之志。非敢蔑衆噉俗自致雲霞。蓋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得閒。壟薪汲。非樂有餘。歟切松煮朮。此外何務。然亦以天地爲宇。萬物同於一化。死生善惡。未之能聞。

山中答謝中書書

梁　陶弘景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日夕欲頹。沉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答虞中書書

梁 陶弘景

栖六翮於荆枝。望綺雲於青漢者。有日于兹矣。而春華來被。草石開鮮。辭動情端。志交衿曲。信知鄰德之談無虛。往牘夫子雖迹纏朱閣。而心期岱嶺。豈但散髮乎高岫。仰將飛霜於絶谷。良爲欽哉。野人幸得託形崇阜。息影長林。每對月流歎。臨風軫慨。徒事絜可。辭而髮容難待。自非齊生死於一致者。能不心熱者乎。舉世悠悠。孰云同此。倘遇知已。相與共褰揭來虞公。茲焉可過。何爲栖栖空勞鼓舌。迨及暇日。有事還眞。不亦皎潔當年。無恒前脩也。

與梁武帝論書

梁 陶弘景

奉旨左右中書復稍有能者。唯周喜贊。夫以含心之芰實。伺爽鍾吐氣。令既自上體妙。爲下理用成工。每惟申鍾王論於天下。進藝方與。所恨沉朽。不能仰鑚高深。自懷歎慕。前奉神筆三紙。并今爲五。非但字字注目。乃畫畫抽心。日覺遒媚。轉不可說。以酬昔歲。不復相類。正此即爲楷法。何復多尋鍾王。臣心本自敬重。今者彌增愛服。俯仰悅豫。不能以不啓。

又

樂毅論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爲非眞。竊自信頗涉有悟。箴贊過爲淪弱。許靖素段。遂蒙永給。仰銘矜奬。益無以喻。如此書雖不在法例。而致用理均。背間細皆兼。復兩玩先於都遇。得飛白一卷。云是逸少好跡。臣不嘗別見。無以能辯。惟覺勢力驚絶。謹以上呈。於臣非用。脫可充閣。願仍以奉上。

又

初見卷題云二十三四。已欣其多。今者賜書第至二

百七十惋訝無已

又

第一卷中有雜跡謹疏註如別恐未允愚衷并竊所摹者亦以上呈近十餘日精慮悚悸無寧涉事遂至淹替不宜復待填畢餘條並非用唯叔夜威輦二篇是經書體式追以單郭為恨伏按卷上第數甚為不少前旨唯有四卷此似是宋元嘉中撰集當由自後多致散失逸少有名之跡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像贊洛神此等不審猶得存否

又

第二十三卷今見有十二條在別紙按此卷是右軍書惟有八條前樂毅論書乃極勁利而非甚用意故頗有壞字太師箴大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束乃是書扇題屏風好體其餘五片無的可稱臣濤言一紙給事黃門二紙治廉瀝一紙後又治瀝狸骨方一紙

又

第二十四卷今見有二十一條在按此卷是右軍書者雖有十一條皆非甚合迹兼多漫抹於摹起難復委曲前黃初三年一紙繆襲告墓文一紙抱懷幽痛一紙五月十一日一紙尚想黃綺一紙遂結滯一紙不復展一紙更復改月一紙五月十五日繇白一紙治欬方一紙右十條非右軍書伏恐未垂許以區別今謹上如別比方即可知王珉張翼張澄謝安書公家應有

又

伏覽書前意雖止二六而規矩必周後書不出二百

亦褒貶大備一言以蔽便書情頓極使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沉泉夜唯逸少得進退其間則工拙顯然可觀若非聖證品析恐愛附近習之風永遂淪迷矣伯英既稱草聖元常亦自隸絕論旨所謂殆同一機神寶曠世莫繼斯理既明諸畫虎之徒當日就輟筆反古歸真方弘盛世愚管見預聞喜佩無屆比世皆尚子敬書元常繼以齊代名實脫略海內非唯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非排棄所可黜湼而不緇不過數族今奉此論自舞自蹈未足逞泄顧

以所摹竊示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均思者必當賛
仰踴躍有盈半之益

又

世論咸云江東無復鍾迹常以歎息皆於望中原廓
清太丘之碑可就摹採今論旨云眞跡雖少可得而
推是猶有存者不審可復幾字既無出見理冒願得
工人摹眞數行以來見賜實爲過幸又逸少學鍾勢
巧形容勝於自運不審此例復有幾紙來旨以黃庭
像賛等諸文可更有出給理自運之迹今不復希請

學鍾妙仰惟殊恩

又

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會
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略不
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見其緩異呼爲末
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放此人書故遂成
與之相似今聖旨標題足使衆識頓悟於逸少無末
年之譏阮研近聞有一人學研書遂不復可別臣比
郭摹所得雖能寫字形而無復其用筆跡勢不審前
後諸卷一兩條謬審者可得在出裝之例復蒙垂給
至年末間否此澤自天直以啓審非敢必覬

梁昭明文抄

銅博山香爐賦

文選序

陶淵明集序

請停吳興丁役疏

謝勑賚水犀如意啓

謝勑賚銅造善覺寺塔露盤啓

謝勑賚地圖啓

答晉安王書

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

答雲法師請開講書

與何胤書

與晉安王書

與東宮官屬書

與殷芸書

諭殷鈞手書

與張纘書

駁劉儀衆樂之議

弓矢贊

陶貞白先生墓銘

二諦義

錦帶書

銅博山香爐賦

梁昭明太子

方夏鼎之瓌異類山經之俶詭制一器而備衆質諒兹物之爲侈於時靑女司寒紅光翳景吐圓舒於東岳匿丹曦於西嶺翠帷已低蘭膏未屛爇松栢之火焚蘭麝之芳熒熒內曜芬芬外揚似卿雲之呈色若景星之舒光齊姬合歡而流盻燕女巧笑而蛾揚超公聞之見錫粤文若之留香信名嘉而器美永服玩於華堂。

文選序

梁昭明太子

式觀元始眇覿玄風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若夫椎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

變改難可詳悉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荀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自兹以降源流寔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畋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艸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

人之文自兹而作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
形於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
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
傅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
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並驅頌者
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季子有
至矣之歎舒布為詩既言如彼總成為頌又亦若此
次則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
序事清潤美終則誄發圖像則讚興又詔誥教令之

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
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辭引序碑碣誌狀衆
製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並為入耳之娛黼黻
不同俱為悅目之玩作者之致蓋云備矣余監撫餘
閑居多暇日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目想
移晷忘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代數逾千
祀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
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若
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

之準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莊
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今之
所選又亦略諸若賢人之美詞忠臣之抗直謀夫之
話辯士之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丘議稷
下仲連之却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
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槩見墳籍旁
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
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
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

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
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遠自周室迄於聖代
都為三十卷名曰文選云爾

陶淵明集序

梁昭明太子

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忮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道。親己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寓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榮枯。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舞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鑣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既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貪士競之。若泄尾閭。玉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猶芳。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鴛雛。豈競鳶鴟之肉。猶斯雜縣。寧勞文仲之牲。至如子常甯喜之倫。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亦可痛矣。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驂乘。禍起於負芒。饕餮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

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於他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跡。或懷玉而謁帝。或披裘而負薪。鼓楫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衆事。寄衆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之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跡者也。其文章不羣。詞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汙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爲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并粗點定其傳。編之於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游泰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論陶集有助於風教良然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

賦則非知陶者也

請停吳興丁役疏

梁昭明太子

吳郡屢以水災不熟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弈假節發吳吳興信義三郡人丁就役太子上疏曰復聞當遣王弈等上東三郡人開漕溝渠導泄震澤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誠矜恤之至仁經略之遠旨暫勞永逸必獲後名清時難覩竊有愚懷所聞吳興累年失收人頗流移吳郡十城亦無全熟唯信義去秋有稔復非常役之民即日東境穀價猶貴劫盜屢起在所有司皆不聞奏今征戍未歸强丁數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為人蠹又出丁之處遠近不一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稱為豐歲公私未能足食如復今玆失業慮恐為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人間虛實若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罹其災不審可得權停此工待優實以行聖心垂矜黎庶神量久已有在臣意見庸淺不識事宜苟有愚心願得上啓

陳思昭明書疏鼠爲揸場

謝敕賚水犀如意啓

梁昭明太子

臣統啓應敕左右伯佛掌奉宣勅旨垂賚水犀如意一柄式是道義所須白玉照彩方斯非貴珊瑚挺質匹此未珍雕剤既成先被庸薄如蒙漢帝之釋似獲趙堯之印謹仰承威神陳諸講席方使歡喜羅漢慚其乘鉢之嗟玉式硯儒愕驪駒之辨熊飾寶刀予柢惡其大賚犛牛輕拂張尻慚其符儀殊恩待降伏深荷踊躍不任下情謹啓事以聞謹啓

謝敕賚銅造善覺寺塔盤啓

梁昭明太子

燥濕無變，九布見奇，寒暑是宜，六律成用，况復神龍負干，光斯極妙，金烏銜帶，飾兹高表，函谷亚其詠歌，臨淄慙其祥應，暘燧含影，還避日輪，甘露入盤，足稱天酒

謝敕賚地圖啓

梁昭明太子

漢氏輿地，形兹未擬，晉世方丈，比此非妙。疋之長樂，唯畫古賢，儔之未央，止圖將帥，未有洞該八藪，混觀六合，域中天外，指掌可求，地角河源，戶庭不出，豈問千秋，自識烏桓之地，脫逢莊武，方著博物之書

答晉安王書

梁昭明太子

得五月二十八日疏并詩一首省覽周環慰同促膝汝本有天才加以愛好無忘所能日見其善首尾裁淨可爲佳作吟玩反覆欲罷不能相如奏賦孔璋呈檄曹劉異代金號知音發嘆凌雲興言愈病嘗謂過差未以信然一見來章而樹諼忘痗方證答談非爲妄作炎涼始貿觸興自高覩物興情更向篇什昔梁王好士淮南禮賢遠致賓游廣招英俊非唯藉甚當時亦傳聲不朽必能虛己自來慕義含毫屬意差有起予暇養得宜與昔無爽耳既責代有寄居多暇日殺核墳史漁獵詞林上下數千季間無人致足樂也知少行遊不動亦靜不出戶庭觸地丘壑天遊不能隱山林在目中冷泉石鏡一見何必勝於傳聞松楊杏林知之恐有逾吾就靜然終日披古爲事況觀六籍雜玩文史見孝友忠貞之跡覩治亂驕奢之事足以自慰足以自言人師益友森然在目嘉言誠至無俟旁求舉而行之念同乎此但清風朗月思我友于各事藩維未克棠棣興言屆此夢寐增勞善護風寒以慰懸想指復立此促遲還書某疏

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

梁昭明太子

得疏知須詩苑英華及諸文製發函伸紙閱覽無輟雖事涉烏有義異擬倫而清新卓爾殊爲佳作夫文典則累野麗亦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爲之但恨未逮耳觀汝諸文殊與意會至於此書彌見其美遠兼邃古傍暨典墳學以聚蓄居焉可賞吾少好斯文迄茲無倦譚經之暇斷務之餘陟龍樓而靜拱掩鶴關而高臥與其飽食終日寧遊思於文林或日因春陽其物韶麗樹花發鶯鳴和春泉生暄風至陶嘉月而嬉遊藉芳艸而騁矚或朱炎受謝白藏紀時玉露夕流金風多扇悟秋山之心登高而遠託或夏條可結倦於邑而屬詞冬雪千里覩紛霏而興詠密親離則手爲心使昆弟宴則墨以親露又愛賢之情與時而篤冀同市駿庶匪畏龍不如子晉而事似洛濱之遊多愧子桓而興同漳川之賞漾舟玄圃必集應阮之儔徐輪博望亦招龍淵之侶校覈仁義源本山川旨酒盈罍嘉肴溢俎曜既隱靈繼之以朗月高舂既夕申之以清夜並命連篇在茲彌博又往年因暇搜採英華上下數十年間未易詳悉猶有遺恨而其書已傳雖未爲精覈亦粗足諷覽集乃不工而並作多歷汝既須之皆遣送也某啓

儷體齊梁三作與唐人迥別

答雲法師請開講書

梁昭明太子

統覽近示知欲見令道義夫釋教凝深至理淵粹一相之道杳然難測不二之門寂焉無響自非深達玄宗精解妙義若斯之處豈易輕辨至於宣揚正教在乎利物耳弟子之於內義誠自好之樂之然鉤深致遠多所未悉爲利之理蓋何足論諸僧並入法門遊道日廣至於法師獨不俟說云欲見參稟良所未喻想得此意不復多云統和南

與何胤書

梁昭明太子

某叩頭叩頭箭園公道勝漢盈屈節春卿經明漢莊北面況乃義兼乎此而顧揆不肯哉但經途千里眇焉莫因何嘗不夢姑胥而鬱陶想[illegible][illegible]而杼軸心往形留於茲有年載矣方今朱明受謝清風戒寒想攝養得宜與時休適耽精義味玄理息囂塵玩泉石激揚碩學誘接後進志與秌天競高理與春泉爭溢樂可言乎豈與口厭芻豢耳聆絲竹之娛者同年而語哉方今泰階端平天下無事脩日養夕差得從容鑽閱六經汎濫百氏研尋物理領略清言既以自慰且以自儆而才性有限思力匪長熱疹惛憒多慚過目[illegible]省便忘是以蒙求之懷於茲彌軫聊遣典書陳顯宗申其竊結想敬[illegible]宜此豈盡意某叩頭

與晉安王

梁昭明太子

近張新安又致故其人才筆弘雅亦足嗟惜隨弟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悽也此人物零落特可潛慨屬有今信乃復及之

與東宮官屬令

梁昭明太子

王威明風韻道上神峰標映千里絕跡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

與殷芸書

梁昭明太子

北兗信至明常侍遂至殞逝聞之傷怛此賢儒術該通志用稽古溫厚淳和倫雅弘篤授經以來迄今二紀若其上交不謟造膝忠規非顯外迹得之胸懷者蓋亦積矣攝官連率行當言歸不謂長往眇成疇日追憶談緒皆爲悲端往矣如何昔經聯事理當酸愴也

諭殷鈞手書

梁昭明太子

知比諸德哀頓爲過又所進殆無一溢甚以酸耿迴然一身宗奠是寄毀而滅性聖教所不許宜微自遣割俯存禮制饘粥果蔬少加勉強憂懷既深指故有及并令繆道臻口具

與張纘書

梁昭明太子

賢兄經學該通莅事明敏雖倚相之讀墳典郤縠之敦詩書惟今望古蔑以斯過自列宮朝二紀將及義雖僚屬情實親友文筵講席朝遊夕宴何曾不同茲勝賞共此言寄如何長謝奄然不追且年甫強仕方申才力摧苗落穎彌可傷惋念天倫素睦一旦相失如何可言言及增哽揮筆無次

駁劉僕射舉樂之議

梁昭明太子

三年十一月始興王憺薨舊事以東宮禮絕傍親書翰並依常儀太子以為疑命僕射劉孝綽議其事孝綽議曰案張鏡撰東宮儀記稱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尋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鐃歌輟奏良亦為此既有悲情宜稱兼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謂猶應兼慕請至卒哭僕射徐勉左率周捨家令陸襄並同孝綽議太子令曰張鏡東宮儀記依士禮終服月稱慕悼又云凡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劉僕射議云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鐃歌輟奏良亦為此既有悲情宜稱兼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尋情悲之說非止卒哭之後緣情為論此自難一也用張鏡之舉樂棄張鏡之稱悲一張鏡之言取舍有異此自難二也陸家令止云多歷年所恐非事證雖復累稔所用意常未安近亦嘗以此問外由來立意謂猶

應有慕悼之言張豈不以舉樂爲大稱悲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如元正大會事爲國章雖情或未安而禮不可廢鐃吹軍樂比之亦然晉疏方之事則成小差可緣心聲樂自中晉疏自內樂自他晉自巳劉僕射之議卽情未安可令諸賢更共詳衷司農卿明山賓步兵校尉朱异議稱慕悼之制宜終服月於是付典書遵用以爲永準

弓矢贊

梁昭明太子

弓用筋角矢製良工亦以觀德非止臨戎傷葉命中猨隨張空

陶貞白先生墓銘

梁昭明太子

維大同二年龍集景辰克明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巳時華陽洞陶先生蟬蛻于茅山朱陽館先生諱弘景字通明春秋八十有一屈伸如恒顏色不變有制贈以中散大夫諡曰貞白先生遣舍人王書監護喪事十四日巳時窆于雷平之山若夫眞以歸空爲美道以無形爲貴不知悅生不知惡死谷神所以不死妙矣哉隱顯變化物莫能測旣而

神闕斯在天隱玉笈銀書思自流冰龍篆孔而麗於崇中千仞焚於地下仙官有得朋之喜受學撫臨谷之悲余猶在粉壤早遊龍上之術今遺元良屢稟浮丘之敎攜留符而惆悵思化杖而酸辛乃爲銘曰

無名曰道不死爲仙亦有元則兼稱稚川遁刑解化自昔同然猗歟夫子受籙歸玄梨傳苑吏書因賈船尾車照景蜺擲凌烟餘花灼爍春澗潺湲鬱鬱茅嶺悠悠潤天三仙白鶴何時復旋

令旨解二諦義

梁昭明太子

二諦理實深玄自非虛懷無以通其弘遠明道之方其由非一舉要論之不出境智（智字滿添）或時以鏡明義或時以智顯行至於二諦即是就境明義若迷（迷字俊改）其方三有不絕若達其致（虞訂）萬累斯遣所言二諦者一是眞諦二（虞訂）名俗諦眞諦亦名第一義諦（諦字邴生添）俗諦亦（俗諦亦三字滿改）名世諦眞諦俗諦以定體立名第一義諦世諦以襃貶立目若以次第言說應云一眞

諦二俗諦一與（虞訂）二合數則爲三非直數過於二亦名有前後於義非便眞旣不因俗而有俗亦不由眞而生正可得言一眞一俗眞者是實義即是平等更無異法能爲雜閒俗者即是集義（虞訂）此法得生浮僞起作第一義者就無生境中別立美名言此法最勝最妙無能及者世者以隔別爲義生滅（滅字滿改）流動無有住相涅槃經言出世人所知名第一義諦世人所知名爲世諦此即文證襃貶之理二諦立名差別不同眞俗（虞訂）世等以一義說第一義諦以二義說（滿曰恐有）

（錯誤）正言此理德既第一義亦第一世既浮僞更無有義所以但立世名諦者以審實爲義眞諦審實是眞俗諦審實是俗眞諦離有離無俗諦即有即無（即無二字滿添）即有即無斯是假名離有離無此爲中道眞是中道以不生爲體俗既假名以生法爲體

南澗寺慧超諮曰浮僞起作名之爲俗離於有無名之爲眞未審浮僞爲當與眞一體爲當有異

令旨答曰世人所知生法爲體出世人所知不生爲體依人作論應如是說若論眞即有是空俗（虞補）指空爲有依此義明不得別異

又諮眞俗既云一體未審眞諦亦有起動爲當起動自動不關眞諦

令旨又答眞諦寂然無起動相凡夫惑識自橫見起動

又諮未審有起動而凡夫橫見無起動而凡夫橫見

令旨又答若有起動則不名橫見以無動而見動（虞補）所以是橫

又諮若法無起動則唯應一諦

令旨又答此理常寂自此一諦橫見起動復是一諦唯應有兩不得言一

又諮爲有橫見爲無橫見

令旨又答依人爲語有此橫見

又諮若依人語故有橫見依法爲談不應見動

令旨又答法乃無動不妨橫者自見其動

丹陽尹晉安王蕭綱諮曰解旨伊人爲辨有生不生未審浮虛之與不生只是一體爲當有異

令旨答曰凡情所見見其起動聖人所見見其不生依人爲論乃是異體若語相即則不成異且如向釋不復多論

又諮若眞不異俗俗不異眞豈得俗人所見生法爲體聖人所見不生爲體

令旨答即（虞訂）俗知眞即眞見俗就此爲談自成無異約人辨（虞補）見自有生不生（虞補）殊辨（辨字滿改虞此辨字應衍）

又諮未審俗諦之體既云浮幻何得於眞實之中見此浮幻

令旨答眞實之體自（虞補）無浮幻惑者橫構（虞訂）謂之爲

有無傷眞實體自玄虛
又諮聖人所見見不流動凡夫所見自見流動旣流
不流異愚謂不得爲虞補一
令旨答不謂流不流各是一體正言凡夫於不流之
中虞訂橫見此流以是爲論可得成一
又諮眞寂之體本自不流凡夫見流不離眞體然則
但有一眞不成二諦
令旨答體恒相卽卽字邪生訂理不得異但凡見浮虛聖
覩眞寂約彼凡聖可得立二諦名虞補

招提寺慧琰諮曰凡夫見俗以生法爲體聖人見眞
以不生爲體未審生與不生但見其異復依何義虞訂
而得辨一
令旨答曰凡夫於無構有聖人卽有辨無有無相卽
此談一體
又諮未審此得談一一何所名
令旨答曰正虞補以有不異無無不異有故名爲一更
無異名
又諮若無不異有有不異無但見其一云何爲二

令旨答凡夫見有聖人見無兩見旣分所以成二
又諮聖人見無無可稱諦凡夫見有何能一作稱諦阱
令旨答聖人見無在聖爲諦凡夫審謂爲有故於此
爲諦
栖玄寺曇宗諮曰聖人爲見世諦爲不見世諦
令旨答曰聖知凡人見有世諦若論聖人不復見此
又諮聖人旣不見世諦云何以世諦教化衆化生字邪生
訂
令旨答聖人無惑自虞訂不見世諦無妨聖人知凡夫

所見故曲隨物情說有二諦
又諮聖人知凡見世諦卽此凡夫不
令旨答此凡卽是世諦聖人亦不見此凡
又諮聖旣不見見字邪生訂凡焉知凡見世諦
令旨答聖雖自虞改二字到二無凡亦能知有凡自謂爲有
故曲赴其情爲說世諦
司徒從事中郎王規諮曰未審眞俗旣不同豈得相
卽之義
令旨答聖人所得自見其無凡人所得自見其有見

自不同(虞訂)無妨俗不出眞外

又諮未審既無異質而有二義爲當義離於體爲(虞訂)當卽義卽體

令旨答更不相出名爲一體愚聖見殊自成異義

又諮凡夫爲但見俗亦得見(虞改二字到)眞不(仰生添)

令旨答止得見俗(虞訂)不得見眞

又諮體既相卽(虞訂)寧不覩眞

令旨答凡若見眞不應覩俗覩俗(二字虞補)既妄(虞訂)焉得見眞

宋根寺僧遷諮曰若第一以無過爲義此是讚嘆之名眞離於俗亦應是讚嘆之名

令旨答曰卽此體(虞訂)眞不得言歎第一義諦既更立美名所以是歎

又諮無勝我者既得稱讚嘆(虞補)我體卽眞何故非嘆

令旨答無勝我者所以得稱讚嘆(虞補)我體卽眞亦是我眞故非讚嘆

又諮我無過者所以得稱讚嘆我是不僞何得非讚

令旨答不僞只是當體之名如人體義謂之解義正足稽(一作稱)其實體豈成讚嘆

又諮此法無能出者焉能(一作得)卽是讚嘆

令旨答既云無出非讚如何

羅平侯蕭正立諮曰未審俗諦是生法以(虞補)不

令旨答曰俗諦之體正是生法

又諮俗既橫見何得有生

令旨答橫見爲有所以有生

又諮橫見爲有實自無法實既無法說何爲生

令旨答卽此生法名爲橫見亦卽此橫見名爲生法

又諮若是橫見不應(虞訂)無(當作有字)生若必有生何名(虞改)橫見

令旨答既云橫見實自無生(虞訂)但橫見爲有有此橫生

衡山侯蕭恭諮曰未審第一義諦既有義目何故世(虞訂)諦獨無義名(虞訂)

令旨答曰世既浮俗無義可辨

又諮若無義可辨何以稱諦

令旨答凡俗審見故立諦名

又諮若凡俗見有得受諦名亦應凡俗見有得安義
字
令旨答凡俗審見故諦名可立浮俗無義何得强字
爲義
又諮浮俗雖無實義不無浮俗之義既有此浮俗何
得不受義名
令旨答正以浮俗故無無字滿改義可辯若有義可辯何
名浮俗
中興寺僧懷諮曰令旨解言眞不離俗俗不離眞未

審眞是有相俗是有相有無相殊何得同體
令旨答曰相與無相此處不同但凡所見有卽是聖
虞改所見無卽是凡以此爲論可得無別
又諮既是一法云何得見爲兩見既有兩豈是一法
令旨答理乃不兩隨物所見故得有兩
又諮見既有兩豈不相違
令旨答法若實兩可得相違法實一作常虞改實字滿改不兩
人見自兩就此作論焉得相乖
又諮人見有兩可就兩人理既是一豈得有兩

令旨答理一本有雖字不兩而令一作約虞改人成兩
始興王第四男蕭昳諮曰第一義諦其義第一德亦
第一不
令旨答曰義既第一德亦第一
又諮直言第一已包德義何得復加義字以致繁複
令旨答直言第一在義猶昧第一見義可得盡美
又諮若加以義字可得盡美何不加以德德字滿補字可
得盡美
令旨答第一是德豈得復加但加義字則德義雙美

又諮直稱第一足見其美偏加義字似有所局
令旨答第一表德復加義字二美俱陳豈有所局
吳平世子蕭勵諮曰通旨云第一義諦世諦褒貶立
名眞俗二諦定體立名尋眞諦之理既妙絕言慮未
審云何有定體之旨
令旨答曰談其無相無眞不眞寄名相說以眞定體
又諮若眞無諦無體今寄言辨體未審眞體無相何
寄言辨相
令旨答寄言辨體猶恐貶德若復寄言辨相則有累

虛玄

又諮眞諦玄虛離於言說今旣稱有眞豈非寄言辨相

令旨答寄(虞補)有此名名自是相無傷此理無相虛寂

又諮未審此寄言辨體爲是當理爲不當理

令旨答無名而說名不令當理

又諮若寄言辨名名不當理未審此寄將作何說(一本作將何所說)

令旨答雖不當理爲接引衆生須名相說

宋熙寺慧令諮曰眞諦以不生爲體俗諦以生法爲體而言不生卽生生卽不生爲當體(不中)相卽爲當義中相卽

令旨答云體中相卽義不相卽

又諮義旣不卽體云何卽

令旨答凡見其有聖覩其無約見成異就體(虞改)恒卽

又諮體旣無兩何事須卽

令旨答若體無別兩緣見有兩見旣兩異須明體卽

又諮若如解旨果是就人明卽(虞訂)

令旨答約人見爲二二諦所以明生就名見人卽此亦何(虞訂)妨

始興王第五男蕭曄諮曰眞諦稱眞是實眞不

令旨答曰得是(虞訂)實眞

又諮菩薩會眞之時爲忘俗忘(虞補)眞不

令旨答忘俗忘眞故說會眞

又諮若忘俗忘眞故說會眞(眞字滿改)忘俗忘眞何得(一作謂虞改)實眞

令旨答若存俗存眞何謂實眞(滿改)正由兩遣故謂實眞

又諮若忘俗忘(俗忘二字滿改)眞而是實眞亦應忘眞忘俗而是實俗

令旨答忘俗忘眞所以見眞忘眞忘俗彌見非俗

又諮菩薩會眞旣忘俗忘眞今呼實眞便成乖理

令旨答假呼實眞終自(虞)忘眞兩忘稱實何謂乖理

眞皇寺法宣諮曰義旨云俗諦是有是無故以生法爲體未審有法有體可得稱生無(虞改滿旣字)是無法云何得有生義

令旨答俗諦有無相待而立既是相待故並得稱生
又諮若有無兩法並稱爲生生義既一則有無無異
令旨答俱是凡夫所見故生義得同是有是無爲得
不異
又諮若有無果別應有生不生
令旨答既相待立名故同一生義
程鄉侯蕭祇諮曰未審第一之名是形待以（虞改不）
令旨答正是形待
又諮第一無相有何形待

令旨答既云第一豈待形待
又諮第一是待既稱第一世諦待於第一何不名（虞補）
爲第二若俗諦是待而不稱第二亦應眞諦是待不
名第一
令旨答若稱第一是待於義已足無假說俗第二方
成相待
又諮若世（世字俊改）諦之（虞訂）名不稱第二則第一之稱無
所形待
令旨答第一褒眞既云相待世名是待直置可知

光澤寺法雲諮曰聖人所知之境此是眞諦未審能
知之智爲是眞諦爲是俗諦
令旨答曰能知是智所知是境智來冥（冥字滿改）境得言
即眞
又諮有智之人爲是眞諦爲是俗諦
令旨答若呼有智之人即是俗諦
又諮未審俗諦之人何得有眞諦之智
令旨答聖人能忘於俗所以得有眞智（虞訂）
又諮此人既眞無生亦應不得稱人

令旨答眞於無生不得言人寄名相說常自有人
靈根寺慧令諮曰爲於眞諦中見有爲俗諦中見有
令旨答曰於眞諦中橫見有有俗
又諮俗諦之有爲實爲虛
令旨答是虛妄之有
又諮爲當見妄爲當見有
令旨答見於妄有
又諮無名相中何得見有名相
令旨答於無名相見有名相所以妄有

又諮於無名相妄見爲有譬如火熱惑者言冷得就
熱中有冷相不若於無相而有名相亦於火中（二字到邵生改）應有此冷
令旨答火自常熱妄見有冷此自惑冷熱未嘗異（虞改）
湘宮寺慧興諮曰凡夫之惑爲當但於眞有迷於俗
亦迷
令旨答曰於眞見有此是迷眞既見有俗不成迷俗
又諮若使解俗便成解眞若不解眞豈得解俗
令旨答眞理虛寂惑心不解雖不解眞何妨解俗

又諮此心不解眞於眞可是惑此心既解俗於惑應
非惑
令旨答實而爲語通自是惑（滿曰疑有誤）辨俗森羅於俗
中各解
莊嚴寺僧旻諮曰世俗心中所得空解爲是眞解爲
是俗解
令旨答可名相似解
又諮未審相似爲眞爲俗
令旨答習觀無生不無俗解未見無生不名眞解

又諮若能照之智非眞非俗亦應所照之境非眞非
俗若是非眞非俗則有三諦
令旨答所照之境既即無生無生（虞補）是眞豈有三諦
又諮若境即眞境何不智即眞智
令旨答未見無生故非眞智何妨此智未眞而習觀
眞境豈得以智未眞智（智字滿改）而使境非眞境
宣武寺法寵諮曰眞諦不生不滅俗諦有生有滅眞
俗兩義得言有異談其法體只得是一未審體從於
義亦得有二不

令旨答曰體亦不得合從於義
又諮未審就凡聖兩見得言兩義亦就凡聖兩見得
言兩體
令旨答理不相異所以云一就凡聖兩見得有二體
之殊
又諮若使凡者見有聖人見無便應凡夫但見世諦
有聖人應見太虛無（二字刊邵生訂）
令旨答太虛亦非聖人所見太虛得名由於相待既
由待生並凡所見

又諮凡夫所見空有待言是一不
今旨答就凡爲諸有實與無約理作談無不異有
建業寺僧愍諮曰俗人解俗爲當解俗參差而言解
俗爲當見俗虛假而言解俗
今旨答只是見俗參差而言解俗
又諮俗諦不但參差亦是虛妄何故解參差而不解
虛妄
今旨答若使凡夫（夫字邵改）解虛妄即是解眞不解虛妄
所以名爲解俗

光宅寺敬脫諮曰未審聖人見眞爲當漸見爲當頓
見
今旨答漸見
又諮無相虛懷一見此理萬相並寂未審何故見眞
得有由漸
今旨答自凡之理解有淺深眞自虛寂不妨見有由
漸
又諮未審一得無相並忘（虞訂）萬有爲不悉忘
今旨答一得相萬有悉

又諮一得無相忘萬有者亦可一（虞訂）得虛懷窮彼眞
境不應漸見
今旨答如來會寂自是窮眞淺行聖人恒自漸見
又諮若見眞有淺不可頓會亦應漸忘萬有不可頓
忘
今旨答解有優劣故有漸見忘懷無偏故萬有並寂
令旨解法身義（并問答）
法身虛寂遠離有無之境獨脫因果之外不可以智
知不可以識識豈是稱謂所能論辨將欲顯理不容

嘿然故隨從言說致有法身之稱天竺云達磨舍利
此土謂之法身若以當體則是自性之目若以言說
則是相待立名法者軌則爲旨身者有體之義軌則
之體故曰法身略就言說粗陳其體是常（常字滿改）住身
是金鋼身重加研覈其則不爾若定是金鋼即爲名
相定是常住便成方所所謂常住本是寄名稱名（一作曰虞改）
金鋼本是譬說及談實體則性同無生故云佛
身無爲不墮諸（虞補）法故涅槃經說如來之身非身是
身無量無邊無有足跡無知無形畢竟淸靜無知淸

靜而不可為無稱曰妙有而復非有離無離有所謂
法身
招提寺慧琰諮曰未審法身無相不應有體何得用
體以釋身義
令旨答曰無名無相乃無體可論寄以名相不無妨
妙字邵改體
又諮若寄以名相不無妙體則寄以名相不成無相
令旨答既云寄以名相足明理實無相
又諮若寄以名相而理實無相理既無相云何有體

二諦義

令旨答寄言軌物何得無體
又諮亦應寄言軌物非復無相
令旨答軌物義邊虞補理非無相所言無相本談妙體
又諮真實本來無相正應以此軌物何得隱斯真實
[illegible]言生相
令旨答真實無相非近學所窺是故接諸庸淺必須
寄以言虞改相
光澤寺法雲諮曰未審法身常住是萬行得不
令旨答曰名相道中萬行所得

又諮既為萬行所得豈是無相若必無相豈為萬行
所得
令旨答無名無相何曾有得寄以名相假言有得
又諮實有萬行實得佛果安可以無相全無所得
令旨答問者住心謂實有萬行今謂萬行自空豈有
實果可得
又諮見有衆生修習萬行未審何故全謂無為
令旨答凡俗所見謂之為有理而檢之實無虞改萬行
又諮經說常住以為妙有虞訂如其假說何謂妙有

二諦義

令旨答寄以名相故說妙有理絕名相何妙何有
莊嚴寺僧旻諮曰未審法身絕相智不能知絕相絕
智何得猶有身稱
令旨答曰無名無相曾有何身二字到邵生訂假名相說故
曰法身
又諮亦應假名相說是智所照何得不可以智知不
可以識識
令旨答亦得寄名相慧眼所見
又諮若慧眼眼字邵生補能見則可以智知若智不能知

則慧眼無見
令旨答慧眼無見亦無法可見
又諮若云無見有何法身
令旨答理絕聞見實無法身
又諮若無法身則無正覺正覺既有法身豈無
令旨答恒是寄言故有正覺正覺既在寄言法身何
得定有
宣（虞改）武寺法寵諮曰未審法身之稱為正在妙體（一作本虞）金姿丈六亦是法身

令旨答曰通而為論本跡皆是別而為語止在常住
又諮若止在常住（住字虞改）不應有身若通取丈六丈六
（虞補）何謂法身
令旨答常住既有妙體何得無身丈六亦能軌物故
可通稱法身
又諮若常住無累方稱法身丈六有累（累字虞改）何謂法
身
令旨答眾生注仰妄見丈六丈六非有有何實累
又諮若丈六非有指何為身

令旨答隨物見有謂有應身
又諮既曰應身何謂法身
令旨答通相為辨故兼本跡覈求實義不在金姿
靈根寺慧令諮曰未審為以極智名曰法身為以全
（一作絕虞改）相故曰法身
令旨答無名無相是集藏法身圓極智慧是實智法
身
又諮無名無相則無身不身既有法身何謂無相
令旨答正以無相故曰法身

又諮若以無相故曰法身則智慧名相非復法身
令旨答既是無相智慧豈非法身
又諮如其有身何名無相若是無相何得有身
令旨答於無名相假說法身
又諮若假說法身正存名相云何直指無相而謂法
身
令旨答既於無相假立名相豈得與此無（虞訂）相而說
法身
靈味寺靜安諮曰未審法身乘應以不

令旨答法身無應
又諮本以應化故稱法身若無應化何謂法身
令旨答本以軌則之體名爲法身應化之談非今所
軌
又諮若無應化云何可軌旣爲物軌豈無應化
令旨答衆生注仰蒙益故云能爲物軌化緣已畢何
所應化 化字滿改
又諮若能益衆生便成應化若無應化何以益物
令旨答能生注仰軌則自成何勞至人俯應塵俗

又諮旣生注仰豈無應化若無應化注仰何益
令旨答正由世尊至極神妙特深但令注仰自然蒙
祐若應而後益何謂至神不應而益故成窮美 虞補 若
必令實應與菩薩豈殊

錦帶書

梁昭明太子

太簇正月

伏以北斗周天送玄冥之故節東風拂地啓青陽之
芳辰梅花舒兩歲之裝柏葉泛三光之酒飄飄餘雪
入簫管以成歌皎潔輕冰對蟾光而寫鏡敬想足下
神遊書帳性縱琴堂談叢發流水之源筆陣引崩雲
之勢昔時文會長思風月之交今日言離永歎參辰
之隔但某執鞭賤品耕鑿庸流沉形南畝之間滯迹
東皋之上長懐盛德聊吐愚衷謹憑黃耳之傳佇望

白雲之信

夾鍾二月

伏以節應佳辰時登令月和風拂迥淑氣浮空走野
馬於桃源飛少女於李徑花明麗月光浮竇氏之機
鳥弄芳園韻響王喬之管敬想足下優游泉石放曠
煙霞尋五柳之先生琴樽雅興謁孤松之君子鸞鳳
騰翩成萬世之良規實百年之令範但某席戶幽人
蓬門下客三冬勤學慕方朔之雄才萬卷長披習鄭

玄之遊氣既而風塵頓隔仁智並乖非無衰侶之憂
誠有離羣之恨謹伸數字用寫寸誠

姑洗三月

伏以景逼徂春時臨變節啼鶯出谷爭傳求友之音
翔蘂飛林競散佳人之勝魚遊碧沼疑呈遠道之書
燕語彫梁狀對幽閨之語鶴帶雲而成蓋遥籠大夫
之松虹跨澗以成橋遠現美人之影對茲節物寧不
依然敬想足下聲馳海內名播雲間持郭璞之毫鸞
詞場月白吞羅含之彩鳳羇闕且蘄某山北逸人牆
東隱士龍門退水望冠冕以何年鷁路頹風想修鱗
於幾載既違語嘿且阻江湖聊寄八行之書代申千
里之契

中呂四月

節屆朱明時鍾丹陸依依蔣蓊俱臨帝女之桑鬱鬱
丹城並挂陶潛之柳梅風拂戶牖之內麥氣擁宮闈
之前敬想足下聲聞九臯詩成七步函蚌胎於學海
卓爾超羣蘊抵鵲於文山巖然孤秀但某窮途興嘆
岐路乞鄉非無阮籍之悲誠有楊朱之泣勞遇秋風

振響鶴鷺子夏之衣夜月流輝鵲繞將軍之樹既乖
連璧之契終隔斷金之情中心藏之卑誠至矣今因
去燕聊寄蕪蕘如遇回鱗希垂金玉

蕤賓五月

麥隴移秋桑律漸蘇蓮花泛水艷如越女之腮蘋葉
漂風影亂秦臺之鏡炎風以之扇戶暑氣於是盈樓
凍雨洗梅樹之中火雲燒桂林之上敬想足下追涼
竹徑托蔭松間彈伯牙之素琴酌嵇康之綠酒縱書
流水酩酊頹山實君子之佳游乃王孫之雅事某沉
痾滴滴臥病泉山頓懷劉幹之勞鎮抱相如之渴思
知[illegible]禁莫測生死[illegible][illegible]驗風燭之不停如水泡之易
滅聊伸簡札以代勞人佇覩芳詞希垂愈疾

林鍾六月

三伏漸終九夏將謝螢飛腐草光浮帳裏之書蟬噪
繁柯影入機中之鬢濯枝遷而潦溢芳槿茂而發榮
山土焦而流金海水沸而漂爍敬想足下藏形月府
遁跡冰床披莊子之七篇逍遙物外玩老聃之兩卷
恍惚懷中但某白社狂人青緗末學不從州縣之職

聊立松鶴之間時假德以爲隣或借書而取爻三千年之獨鶴暫逐鷄羣九萬里之孤鵬權潛燕侶既非得意正可忘言諸不具沖應俟面會

夷則七月

素商驚辰白藏屆節金風逓振偏傷征客之心玉露夜凝直泣仙人之掌桂吐花於小山之上梨飄葉於大谷之中故知節物變衰艸木搖落敬想足下時稱獨步世號無雙萬頃澄波黄叔度之器量千尋聳幹稽中散之楷模但某一介庸才二隅頑學懷經問道不遑披雲負笈尋師罕逢見日俯仰興嘆形影自憐方今龍商不知鸞後鸞鵬雖異風月是同幸矣擇言希垂影拂

南呂八月

一嘆分飛三秋限隔遐思盛德將何以伸白雲斷而青山稀青山暝而江湖遠敬想足下羽儀勝毗領袖嘉賓傾玉醅於風前弄瓊駒於月下但某登山失路涉海迷津聞猿嘯而寸寸斷腸聽鳥聲而雙雙下淚常以黄花咲冷白羽悲秋既傳蘇子之書更泛陶公

之酌聊因三鳥畧叙二難面會取書不能盡述或叨風念不黜魚緘

無射九月

宿昔親朋平生益友不謂窮通有分雲雨將乖既深伐木之聲更問釆葵之咏竊以重陽變叙節景窮秋霜抱樹而擁柯風拂林而下葉金堤翠柳帶星采而均調紫塞蒼鴻追風光而結陣敬想足下分標東箭價重南金才過吞鳥之群德邁懷蛟之智但某衡門賤士甕牖微生既無白馬之談且乏碧鷄之辯嗟分飛之有處嗟會面以無期聊伸布服之言用述傾誠之志

應鍾十月

節届玄冥鍾應陰律愁雲拂岫帶枯葉以飄空翔氣滑川映危樓而疊迥胡風起截耳之凍趙日興曝背之恩敬想足下山嶽鍾神星辰挺秀潛明晦跡隱於朝市之間縱汰化人不泥鄉閭之下某陋巷孤遊穿墻自活終朝息燧若孔子之爲貧竟日停炊如范生之在職牛衣當被拔見王章犢鼻親揉恐逢犬子雖

此慚賤而不羞貧綺服有時此言何謂

黃鍾十一月

日往月來灰移火變暫乖語默頓隔秦吳既傳蘇李之書更共范張之志冷風盛而結鼻寒氣切而凝唇虹入漢而藏形鶴臨橋而送語形雲垂四面之葉玉雪開六出之花敬想足下世號冰壺時稱武庫命長袂而留客施大被以招賢酌醇酒而據切肴之寒溫獸炭而祛透心之冷某揚戈日久荷戟年深擇白刃而爲定死生引虹旗而于决戍敗退龍劒而邦步月下開營進鯨鼓而橫行雲前起陣徒勞斬斫豈用功勳諸不具陳謹伸微意

大呂十二月

分手未遙翹心且積引領企踵朝夕不忘夜思仁惟中求捨既爲嚴風極冷苦霧添寒冰堅漢地之池雪積袁安之宅敬想足下棲神鶴駕眷想龍門披玩之間願無捐德某種瓜賤士賣餅貧生入樊籠以揚聲不逢蔡子駕鹽車而顯跡罕遇孫陽徒懷叩角之心終想蔡肥之患既爲久要聊吐短章紙盡墨窮何

能悉露

紗扇銘
南郊頌
大同哀詞
徵君何先生墓誌
華陽陶先生墓誌
中書令臨汝靈侯墓誌
庶子王規墓誌銘
太子舍人蕭特墓誌銘
同泰寺故功德正智寂師墓誌銘
祭灰人文
祭戰亡者文

梅花賦

梁簡文帝

梅花特早偏能識春或承陽而發金乍雜雪而被銀標半落而飛空香隨風而遠度挂靡靡之遊絲雜霏霏之晨霧爭樓上之落粉奪機中之織素乍開華而傍巘或含影而臨池向玉階而結采拂網戶而低枝七言表柏梁之詠三軍傳魏武之奇於是重閨佳麗貌婉心閑憐蚤花之驚節訝春光之遺寒顧影丹墀弄此嬌姿春風吹梅畏落盡賤妾爲此斂蛾眉花色持相比恒愁恐失時

俊絕

三日曲水詩序

梁簡文帝

竊以周城洛邑自流水以禊除晉集華林同文軌而高宴莫不禮具義舉杳矩重規邪動神明雍熙鍾石者也皇太子生知上德英明在躬智湛霓珠辯均河注騰茂實於三善振嘉聲於八區是節也上巳届辰餘萌達壤倉庚應律女夷司候爾乃分階樹羽疏泉泛爵蘭觴沿沂蕙肴來往賓儀式序盛德有容吹發孫枝聲流嶰谷舞豔七盤歌新六變遊雲駐綵仙鶴

來儀都人野老雲集霧會結軫方衢飛軒照日

彈棊論序

梁簡文帝

觀夫模穹蒼而挺質。寫博厚而成形。峙五岳而標奇停四海而爲量。協日月之數。應律呂之期。總玄黃之武略。校孫吳之應變。語其用心。壯哉之戲也。爾乃觀壯士之出師。望兵棊之武道。上升則搏翼穹天。赴下則建瓴高屋。乘危則棧山航海。歷險則束馬懸車。完五憶觸國之勲。全六悉陳平之智。反八均高陽之數。四角思漢后之歌。飛几同晉侯之琴。徘徊與鄴中之

藝。牽牛從乘槎之來。織女擬雲軿之去。故古人或言之爲樂。或比之仁讓。或喻以修身。或齊諸道德。良有古也。

馬槊譜序

梁簡文帝

馬槊爲用雖非遠法近代相傳稍已成藝鄧艇榮魏后之逢武而猶質種馬入丹陽之寺雄而未巧聊以餘暇復撰斯法援操抑揚斜的頓簡至春亭落景秋皐晚靜嚴霜盡降密雨初晴纖驪沃若天馬半盼歘金精而轉態交流汗血愛連乾而自息不畏衣鏤雕銜與白刃同暉翠旄與紅塵俱動足使武夫憤氣觀者衝冠巴童留玩不待輕舟之楫越女踟躕無假如皐之箭

眼明囊賦序

梁簡文帝

俗之婦人八月且多以錦翠珠寶爲眼明囊因競凌晨取露以拭目聊爲此賦爾乃裁茲金鏤製此妖飾緝濯錦之龍光剪輕鷰之翠翼雜花勝而成疏依步搖而相通明金亂雜細寶交陳義同猒勝欣此節新擬椒花于歲首學天桃于暮春

謝賜新曆表

梁簡文帝

五司告肇萬壽載光瑁叶璧輪慶休寶曆班和布政懸闕徇道或弘敬授之典載闡浹辰之敘

在州羸疾自解表

梁簡文帝

昔違紫禁曾不弱冠今蔓青蒲逝將巳立願歸之謌不逮宸矜民請之書遽降天允屬上黨之雄山西宜將五校失道八尉驕貪一箭西解重圍更成戎阻九戰而絕甬道翻就喪師雖王師不追朱買難嗣實以參齎明目日夜厲精地雜羆羌民多獷俗人非公孝欲使任類汝南勲異伯宗必須業踰戊巳州牧良才實屬多士無令菲薄徒積妨賢

資遣孔燾二女教

梁簡文帝

夫思人生至卿事惟悼往表閭式墓義匪字孤至如游殷之息見撫張既橋玄之子受託魏王斯故美在令終愛兼身後故無錫令孔燾經術弘長志履貞槩游處積年一朝長往聞其在室二女並未有行可廣訪姻家務求偶對

移市教

梁簡文帝

臨淮作守白鹿隨而忘反蕭令解綬黃雀從而不歸況復衛卒遮車追民擁楫聆言前古眇愧弘多吾旅泊冬川阻茲洄水日中總會交貿遷移雖樊無外取要得所求而旗亭舊體自有常處不容近違孔奮遠逐曹參正恐舊肆盈虛或成彫廢

甄異張景願復讐教

梁簡文帝

夫理感禽魚道均荆棘亦有鄉因行改江以孝移張景願自縛到郡稱其父爲韋泆所殺今於公用清斷泆級祭墓訖束身歸家昔沂澤撫劍河南執戟遠符古義實足可嘉防廣刃讐赦其桎梏之罪丁蘭雪耻擢以大夫之位

與劉孝儀令

梁簡文帝

賢從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美譽嘉聲流于士友言行相符始終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辭章博贍玄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請公卿締交榮利是以新沓莫之舉杜武弗之知自出頻之宦野王之職棲遲門下已踰五載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靜不以少多爲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必不是過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搉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比在春坊載獲申晤博望無通賓之務司成多飾文之科所賴故人時相媲偶而此子溘然實可嗟痛惟與善人此爲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誠亦

當何已往矣奈何投筆惻愴吾昨欲爲志銘并爲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揄揚吹歔使得騁其才用今者爲銘爲集何益既往故爲痛惜之情不能已已

爲王規拜吳郡太守章

梁簡文帝

臣今顧歛社後恩循牒所忝示山河而形勝顧浮橋而不見蒼爲一遊𣪊仙掌而逮然方當駕吉祥之車入句吳之地驅緹騎之馬撫泰德之鄉製錦何階夢絲方始

謝勑賚方諸劒等啓

梁簡文帝

纔發紫函彫奇溢目始開泥檢麗飾交陳巳匹丹霞之暉乍比青雲之制身文且貴器用惟宜寒暑兼華左右相照

謝勑賚織竹火籠啓

梁簡文帝

池水始浮庭雪向飛慈澤與涯時錫香被製此簡枝彫斯罕飾文華九折用美十鑪

謝勑賜玉環啓

梁簡文帝

昉田麗彩槐水鏤文飾以金闕之珠製以魯埒之巧故以禘端照色影外生光恩發內府猥垂霑賜臣方溫謝德比振懸聲

謝賚綦子屏風啟

梁簡文帝

極班馬之巧兼曹史之慮均天台之翠璧雜水㶚之嘉名電母之鬼態其麗色琉璃之嶋㶚其含影

答新渝侯和詩書

梁簡文帝

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躡曹左會超潘陸雙鬟向光風流已絶九梁插花步搖爲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復有影裏細腰令與眞類鏡中好面還將畫等此皆性情卓絶親致英奇故知吹簫入秦方識來鳳之巧鳴瑟向趙始覩駐雲之曲手持口誦喜荷交并也

鮮妍

答張纘謝示集書

梁簡文帝

綱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矣竊嘗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尚且著於玄象章乎人事而況文辭可止詠歌可輟乎不爲壯夫揚雄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辨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樂景轉蕙承風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車渠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遥聽塞笳

或鄉思悽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沉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與廣信侯書

梁簡文帝

伏承淨名法席親承金口辭珍鹿苑理愜鷲山微妙密藏於斯既隆莊嚴道場自茲彌闡豈止心燈夜執亦乃意絮晨飛每憶華林勝集亦明求笁終朝竟夜沐浴妙言至於席罷月餘退休多暇攜手登臨兼展談笑仰望九層俯窺百尺金池動月玉樹含風當於此時足稱法樂

誡當陽公書

梁簡文帝

汝年時尚幼所闕者學。可久可大其唯學歟。所以孔丘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若使牆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

答湘東王慶州牧書

梁簡文帝

雖心慕子文，申威涿郡，意存士稚，慷慨臨江，而不能遂封狼居之山，永空幕南之地，逐北聊城，追奔瀚海，必欲卷綬避賢，辭病收迹

答慶州牧書

與劉孝綽書

梁簡文帝

執別灞滻，嗣音阻闊，合璧不停，旋灰屢徙，玉霜夜下，旅鴈晨飛，想凉燠得宜，時候無爽，既官寺務煩，簿領殷湊，等張釋之條理，同于公之明察，雕龍之才本傳，靈蛇之譽自高，頗得暇逸於篇章，從容於文諷，頃擁旄西邁，載離寒暑，曉河未落，拂杜棹而先征，夕鳥歸林，懸孤帆而未息，足使邊心憤薄，鄉思邅迴，但離闊已久，載勞寤寐，佇聞還驛，以慰相思

與劉孝綽書

倫胡子書

梁簡文帝

方言與俗極有可覩山高水遠宛在其邊不使去來執轡娩彼青衣正當出入燒香羅依丹轂豈直王濟女奴獨有羅袴方使樂府行胡蓋論歌舞垂勝浙奇伏增荷抃

勸醫論

梁簡文帝

勸醫曰天地之中唯人最靈人之所重莫過於命雖脩短有分夭壽懸天然而寒暑反常嗜欲乖節故虐寒痟首致斃不同伐性爛腸撣年匪一拯斯之要實在良方故祇城醫王明於釋典如大師乃以醫王爲號以如來能煩惱病祇能治四大乖爲故亦有醫人之詠彭城秦國之稱和緩季梁之遇盧氏號予之佰越人爰至九市飛仙長生妙道猶變六一於金液吹三七於銀丸蓄玉匣之秘研紫書之奧桃膠何足北斗靡遯其刑金漿非遠明珠還恥其價能使業門之下皷響獨聞雍視之傍簫聲猶仕周禮疾醫掌萬民之疾凡民之有病者分而治之歲終則各書其所治而入於醫師知其愈與不愈以爲後法之戒也至如研精玄理考覈儒宗盡日清譚終夜講習始學則負墟尚謏積功則爲師乃著日就月將方稱碩學專經之後猶須劇譚網羅愈廣鉤深理見厭飫不窮惟日不足又若爲詩則多須見意或古或今或雅或俗。皆

須寓目詳其公取然後麗辭方吐逸韻乃生豈有秉
筆不訊而能善詩寒究不談而能善義楊子雲言讀
賦千首則能爲賦況醫之爲道九部之診甚精百藥
之品難究察色辨辭其功甚秘秋辛夏苦幾微難識
而比之術者未嘗稽合曾無討論多以少壯之時涉
獵方疏略知甘艸爲甜桂心爲辣便是宴馭自足經
方泯棄同庾敳之讀莊子與孔丘之好周易然而疾
者求我又不能盡意攻治假使不能爲地自可即爲
已蕃所以然者若無隔貴賤精加消息以前驗後自

可解之日知所以坐成妙術而又告以不能也治疾
者致必以海浪酬衆惡之者多愛之者鮮是則日處
日方月爲于治未嘗不輕其藥性任其死生浮華之
功於何而得及其愛深親屬情切支肌患起膏肓痾
典府俞雖欲盡其治功思無所出何以故然本不素
習卒難改變故也周痺麻鹿藿止救頭痛之病麥麴
身窮反救河魚之疾思不出位事局轄下醫者忘志
於玄都揚已名於緗帙其可得乎術道困窮於斯實
至誠當善思此意更與其美非直傳名于後亦是功

德甚深比夫脫一鴿於權衡活萬魚於池水不可同
日而論焉

相宫寺碑銘

梁簡文帝

眞人西滅，泊羅漢東游，五明盛士，竝宣北門之教，四姓小臣，稍罷南宫之學，超洙泗之濟濟，北含衛之洋洋，是以高簷三丈，乃爲祀人之舍，連閣四周，竝非中官之宅，雪山忍辱之草，天宫陁樹之花，四照芬吐，五衢異色，能令扶解說法，果出妙衣，鹿苑豈殊，祇林何遠，皇太子蕭綱，自昔藩邸，便結善緣，雖銀轅蘙寔，金地多闕，有慚四事，久立五根，泗川出碑，尚刻之罘之石，帙騑作鎮，猶銘劍壁之由，刻伊扁界，寧無鐫刻，銘曰

洛陽白馬，帝釋天冠，開基紫陌，峻極雲端，實惟爽塏，豐忘之地，信若淨土，長爲佛事，銀鋪曜色，玉礎金光，塔如仙掌，樓疑鳳皇，珠生月魄，鍾應秋霜，鳥依交露，幡承杏梁，窗舒意蘂，室度心香，天琴夜下，紺馬朝翔，生滅可度，韶苦獲常，相續有盡，歸乎道場，

大愛剎寺剎下銘

梁簡文帝

大波若眞空，導大生於假域，涅槃有岸，引未度於無邊，應此十千，現茲禪實，隨方攝受，孰能弘濟，皇帝照晝神原，心凝寂境，深慈降跡，下答祇緣，畢竟菩提，經綸世祖，故能天地貞觀，日月貞光，業曠四三，功倍十力，惠雲且聚，浸澤流於遐外，法炬夜明，揚光燭於梵宙，因心孝愛，道契神明，昭事誠享，日隆哀敬，金車答瑞，追德慶於庚年，甘露登祀，比嘉祥於漢日，既而理

局舜圖，事終典思，所以功超域外，道邁寰中，廣樹大緣，增隆勝善，事等淨名，齊方便於歸極，跡均妙覺，藥雨實於冥因，乃於鍾山竹澗，奉爲皇考太祖文皇帝，造大愛敬寺焉，惟茲神岳，勢負龍形，均太華之四成，狀彭門之雙起，曲澗推移，激水精之浪，清風窈蕩，散雲母之行，顯帶皇邑，標地德之慶雲，彌望帝鄉，瞻神居之敞麗，符雁泉之願，眞如所隣，鷲形之岳，大聖攸居，創此伽藍，同符往跡，以普通三年歲次壬寅二月癸亥朔八月庚午，建七層寶塔，百旬既聳，千龕乃設

浙山啓基踰於禁𡨴國土金刹長表邁於意樂世界、珠幡轉耀寶鈴韻響聞聲者入道見形者除累仙衣梵帶忝雁塔而來遊天香風筵辭寶城而下集靈祇叶贊有識歸依四將五龍勉勸輿衛八臂三目頂帶護持雖復劫盡恒沙衣消巨石儼如常住妙相長存、作銘曰

朕哉睿聖至矣炎精功昭厥紀德披雲名冥符七覺受極四生儀形想典道駿有聲阜心閔聯理篤天誠八萬神搆二四雲并懸梁浮柱沓起飛欞日輪下蒸

承露上擎玉甫蘊色珠交編明花簷炎聚石彩光輕天下欽仰幽顯瞻成汾川斯法惠海方清淨界無毀金地永貞、

招眞館碑銘

梁簡文帝

玉嘘二始金書八會道淡地心功浮天外故帝可小惟貞能大德起同塵善生寒兌保物自然人符交泰掩映綠蘿穹隆紫蓋仙治之美此焉爲甚雄柱千步陽臺百丈水均下矚山蹲高聳野接雲典翕鬱山嚮。升虹夂棟豐雷朝上鵠燕玉橴燕羅級綺竞鉛雜纏。折桂和憩芬柯蹤衍祥石無窮。

吳興卞山楚王神廟碑

梁簡文帝

昔者武王詢於太公五神之禮正伊陟贊於巫咸三篇之義作抑又玄矩司於坎宮漢興北畤黃蠅感於通夢泰作西郊幽則鬼神其來已尚楚王弘茲釋敎止獻車牛既含黃駒安輿騁角掌激無左滌之勞牧人止備衡之務周房股俎惟有玄淵芳芝玉帛瑶樽止存丹桂清酌漸符不殺之教方行大士之心北夫黃樹赤光紫衣朱髮茂矣哉王制山川神祇有不舉

者為不敬太守元景仲倩循古興於茲往烈未傳不[illegible]武[illegible]闕間[illegible]石[illegible]文[illegible]信神字靈[illegible]貞字[illegible]擬洛

者

長沙宣武王北涼州廟碑文

梁簡文帝

夫曲仁之祀九井尚惑涼水之堂七壁猶在豈非德含體氣神降空桑烝民仰其立功太上悅其貴德公諱蘭陵大皇帝之長兄也命世降靈峻極開著宗百川而成海倚卓俊而為英為南梁北秦二州刺史華陽陵黑水改號雖地如以岳牧遷廻軍民徙散同高闕以為塞泉玉門而置關三尉寢謀六屯罷業功同疏勒之守備甚即墨之堅圍公臨危制變股如敵國

是以六角摧鋒兩賢鼙鼓指撝則戎勍敵叱咤而蕃邊廓公德應大賢照惟殆庶如鍾資叩似鐸發聲含胡陽於千仞散風行於萬頃神武所向士卒忘水炎之難箄酬所驅小大一死生之志徽帶之風餘芳無絕人畏其神德旨不泯梁秦二州刺史宜封侯條刺舉漢陽親覩遺愛有表請立碑置廟天子許焉反宇飛風伏檻含日參差丹桂周流紫房蹈距刻獸下聯網戶菌萏荷華傍連屈屈使邊部所立之名豈稱高於陳郡表逢所勤之宇非獨擅於華陽乃為贊曰

帝闢開道皇源配天功書緣字事煽青編天漢之陽
黒水惟梁如仁永播流詠寧忘扶風高碣召伯甘棠
餘芳無泯望古可方構斯象室循茲洞房琉璃照戶
璧玉開堂秋條下葉春卉含芳九微夜火百味朝漿

神山碑銘

梁簡文帝

門號天井山稱地雌碧雞金馬越濆梁池懷靈韞德
孕寶含奇此亦仙岫英名遠摘昔有鷲窟不燒淨土
邇彼高蹤構茲法宇引葉成帷仰樹爲柱石砌危橫
崖階斜竪

釋迦文佛像銘

梁簡文帝

至矣調御行備智周滿月爲面青蓮在眸

彌陁佛像銘

梁簡文帝

玉蓮水開銀花樹落惟聖降神拯沉茲漠

書案銘

梁簡文帝

刻香鏤彩纖銀卷足照色黃金廻花青玉漆華映紫畫製舒綠性廣知平文雖非曲廁質錦帷承芳綺縟敬客禮賢恭思儼束披古通今察姦理佞仁義可安忠貞自燭鑒矣勒銘知微敬勖

鏡銘

梁簡文帝

金精石英冰輝沼清高堂懸影仁壽摘聲雲開月見水淨珠明

錫杖銘

梁簡文帝

妙飾旁光遊聖振灼排空霧轉騰雲颷躍永興玉神長踰金錯

錫杖銘

紗扇銘

梁簡文帝

風 容 體 光 生 月 照 彩

紗扇銘

南郊頌

梁簡文帝

臣聞唯天爲大聖人敬其德知幾其神至人契其道故龍官豹言之后合揆于蒼旻烏紀垂衣之君昭格于上帝皇帝之御天下也緯天經地軸移流風于末俗反淳正于區中化不言而先紐教不言而已肅九垓同軌四海無波塵清世晏春兕無所用其武功運謐將朝駕鷺咸並修其文德玉門能狹紫塞沉烽盡一之政爲代表于時和三章之律百姓沐于仁壽

於是隆光之地日洛之鄉紫舌黃支頭飛鼻飲自古自南無思不服由是嘉祥被象瑞發金人澤馬丹甑白雉三角九尾四角六足參差于郊藪布濩于宮闕乃以恭肅神祇理通孝敬方左以來爽塏未闢爰命將作揆日載營三靈叶響百工成事宛如神造儼類仙居五達四通郭郊彌澤南瞻重岳北眺靑嶺東臨弱流西望舊豐紆餘委蛇丘陵起伏澎湃雍沆山川異態飛梁蓮宇洞戶空懸紫殿仙宮霞褰鳥峙

大同哀辭

梁簡文帝

大同字仁洽予之第十九子也生於仲秋殞於冬末悲夫潛慟結於心戀眉俯於乎久以未於是申日當食以之不甘客有謂予曰死生常也天命也康蒂所悤之家久傳紀錄之蔵薛氏所聞之語已定北陵之期上聖所以忘情賢者所以達節將何成焉予曉之日觀其明辯豐下玉色和弈豈不登髫歲而擬觸瀋及紈袴而知折李靈心推於毫末慧識拔於趾步庶方悟於來途遂窮寃於短日豈不傷哉乃爲辭曰

合情鬱抑歎嗟何極哀辭之悲悲予弱息實天道之稱顔觀賦命之殊舛彼神祭之靈長獲萬春之悠緬何齊華之照灼奇一朝之浮命始夢熊而兆吉遂設弧而表慶驗天蘭之所受知地井之可耿愛萱艸之有徵欣芾芾之在詠信數慰之未幾悼天零之云及乃變樂而爲悲遂改笑而成泣符珠襁之交舒又金香之相襲緗綺茵於弱飢隱孩笑於羅帷今獨親於玄壤亦何痛其如之憶餘態而心楚想媚質而迴腸

藥尚殘而染地衣猶襞而在床卷金屏之四葉開銀函之九羊忽徘徊而想象曾何時而不傷於是風景暮鍾氣嚴曉候葉蔌蔌而走堦水戔戔而鳴漏月半鏡而開河雲羅柱而下岫燈發焰而吐花火含光而成兢金鹿之恨涕沾衣金瓠之哀還掩屋猶茲紫山明玉碎襞彼西都芳艸腓終無逐浪危船反何時復開龍種歸

徵君何先生墓誌

梁簡文帝

先帝體玉燭之禎氣應大賢之一期實生而知機撫壓斯庶敬非習起孝乃因心聚徒教習學侶成群與沛國劉瓛汝南周顒爲友陸晉賀瑒之徒更有北面永明中王文憲儉受詔撰禮未竟而卒屬在司徒文宣王王以讓先生因廣加刊緝故以含文燕居說六典五恩之義武齊庶所不鎮孟嘉所未知皆折茲大物成此良教小人道長每諷考槃之詩君子道消便

執天山之節乃毀車挂冠拂衣東嶺始居若耶來從秦望今上經綸天地權輿鼎業始徵爲軍謀祭酒實允文若之舉且光彥先之選又徵特進右光祿大夫高尚其事確乎不拔玄纁徒往東帛虛歸而給白衣尚書祿固辭不受卒於其山正余在蕃喫鏤罷與王衣冠典入館地咨章及書綬知與不知並懷悽愴成以人亡素楷禮隆文章洙泗類經扶風罷學開西疑聖之德自此長淪高松引風之氣於茲永息余昔在殊方亟歆翰迹欽風味道迄淹歲晉既而位阻桂

宮塗乖咫尺不獲攜綒步至問春卿之痾徐輪三反入杜夷之舍痛祥雲之滅采悲列曜之驂暉追勒高鄉乃爲銘曰

文範高世玄晏絶倫復有令德遠之與均誰與均此嗚呼哲人第五肥遁餘軌尚遵詞窮開學其風不泯傳茲孝敬曰悌且仁氣高瓊岳心虛谷神括羽鷂圓舟輿席珍既遊慧水兼引法輪談玄猶在鳴琴尚陳如何不慭德素長淪寂寥巖穴荒凉澗濱禰門隻雞徐輔醇素余欽夫子風期夙著蓄思含毫傳芳寫壁沉礎雖貞玄泉無曙

華陽陶先生墓誌

梁簡文帝

若夫眞以歸空爲美道以無形爲貴不知悅生大德所以爲生不知惡死谷神所以不死妙矣哉隱顯變化則物莫之測既而岫開折石天墜玉棺銀書息簡流珠罷竈九節麗於空中千和焚於地下仙宮有得朋之喜受學震臨谷之悲余昔在粉㯻早逢汜上之術今遺元良屢禀浮丘之教握留符而惻愴思化杖而酸情乃爲銘曰

名曰道不死爲仙未有元則兼稱稚川猶歟夫子籙歸玄黎傳花史書因賈船嶽方崖悠悠洞天山白鶴何時復旋

中書令臨汝靈侯墓誌銘

梁簡文帝

若太祖時其惟宣武講道開天儀蔚作輔是曰邢弟籍規承矩如康嗣衛以禽居魯息繼巖隈途窮夜臺靈櫬永閟松路方開草茂故徹松插新枝月明泉暗暑往寒來

庶子王規墓誌銘

梁簡文帝

玉挺藍田珠潤隋水價重連城聲同垂棘偶應龍之緒影等威鳳之羽儀名理超于何王博洽侔于終賈稍遷侍中佩玉璽于文昌珥金貂于武帳文雅與綺穀相宣逸氣與雲霞俱遠副君取敬杜夷時廻昔儲之駕追嗟徐幹亦降魏兩之書爰發糜辭爲銘云爾七略百家三藏九部成誦其心談天其口勝氣無儔高座誰偶崇珪掩彩靈劍摧鋒宋郊淪崗洛水沉鍾玄扉不啓幽夜恒冬

太子舍人蕭特墓誌銘

梁簡文帝

威鳳五色朝陽千仞孫枝發響將雛流韻復哉若蘭須矣懷瑾態旣誕子恒乃惟肌銀鉤之巧重世遒雋況此臨池蟬蜒露潤丹旗輕飛哀歌徐引瀧水春帷山雲晚陣

同泰寺故功德正智寂師墓誌銘

梁簡文帝

峯頹岈崿波逝江渠山川若此人何以堪亦生亦滅如壑如舟千齡俱盡萬古誰留惟茲大士才敏學優幼捐蹈火早去吞鉤法雷能響懸河必詶辨才可匹妙德難儔

祭灰人文

梁簡文帝

積灶奄旬祭在灰人消兹煚炭焚此柱薪積如玉屑聚若游塵灰人之風不拂獄吏之侵寧陳當令金光小史侍使玉童奏雲師於憶法力水伯於天宫鑚星沫於電女貫索囚於雷公廓重氛於八極靜遊絲於四空既瞳曨於東蓋又赫赫於飛盤且凝威於趙盾實望延於長安

祭戰亡者文

梁簡文帝

降夫既旋功臣又賞班荷元勳蘇逢漏網校尉霑榮國興蒙獎獨念斷魂長悲咴壤齊原棄死委骨埋泉徒聞身没詎辯名傳。

江文通文抄

別賦

晉 江淹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況秦吳兮絶國復燕宋兮
千里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蹔起是以行子腸斷
百感悽惻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舟凝滯於
水濱車逶遲於山側櫂容與而詎前馬寒鳴而不息
掩金觴而誰御横玉柱而霑軾居人愁臥怳若有亡
日下壁而沈彩月上軒而飛光見紅蘭之受露望青
楸之離霜巡層楹而空揜撫錦幙而虛涼知離夢之

躑躅意別魂之飛揚故別雖一緒事有萬族至若龍
馬銀鞍朱軒繡軸帳飲東都送客金谷琴羽張兮簫
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珠與玉兮艷暮秋羅與綺兮
嬌上春驚駟馬之仰秣聳淵魚之赤鱗造分手而銜
涕感寂寞而傷神乃有劍客慙恩少年報士韓國趙
厠吳宮燕市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抆血相
視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方銜感於一劍非
買價於泉裏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或乃邊
郡未和負羽從軍遼水無極鴈山參雲閨中風暖陌
上草薰日出天而曜景露下地而騰文鏡朱塵之照
爛襲青氣之烟煴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霑羅
裙至如一去絶國詎相見期視喬木兮故里訣北梁
兮永辭左右兮魂動親賓兮淚滋可班荆兮贈恨惟
樽酒兮敘悲值秋鴈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怨復怨
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湄又若君居淄右妾家河
陽同瓊珮之晨照共金爐之夕香君結綬兮千里惜
瑶草之徒芳慙幽閨之琴瑟晦高臺之流黄春宮閟
此青苔色秋帳含兹明月光夏簟青兮晝不暮冬釭

凝兮夜何長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儻
有華陰上士服食還仙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
傳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駕鶴上漢驂鸞騰
天蹔游萬里少別千年惟世間兮重別謝主人兮依
然下有芍藥之詩佳人之歌桑中衛女上宮陳娥春
草碧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至乃秋露如
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心徘
徊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
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雖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

金門之諸彥蘭臺之羣英賦有凌雲之稱辯有雕龍之聲誰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

自序

梁　江淹

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幼傳家業六歲能屬詩十三而孤邈過庭之訓長遂博覽群書不事章句之學頗留精於文章所誦詠者葢二十萬言而愛奇尚異深沉有遠識常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徒然未能悉行也所與神游者唯陳留袁叔明而已弱冠以五經授宋始安王劉子眞畧傳大義爲南徐州王新安從事奉朝請使安之難也建平王劉景素聞風而悅待以布衣之禮然少年嘗倜儻不俗或爲世士所嫉遂誣淹以受金者將及抵罪乃上書見意而免焉尋舉南徐州桂陽王秀才對策上第轉巴陵王右常侍右軍建平王主簿實待累年雅以文章見遇而宋末多阻宗室有僥生之難王初欲羽檄徵天下兵以求一旦之幸淹嘗從容曉諫言人事之成敗每曰殿下不求宗廟之安如信左右之計則復見麋鹿霜棲露宿於姑蘇之臺矣終不以納而更疑焉及王移鎮朱方也又爲鎮軍參事領東海郡丞於是王與不逞之徒日

夜搆議淹知禍機之將發又賦詩十五首略明性命之理因以爲諷王遂不悟乃憑奴而黜之爲建安吳興令地在東南嶠外閩越之舊境也爰有碧水丹山珍木靈草皆淹平生所至愛不覺行路之遠矣山中無事與道書爲偶乃悠然獨往或日夕忘歸放浪之際頗著文章自娛在邑三載朱方竟敗焉復還京師值世道已昏守忠閒居不交當軸之士俄皇帝始有大功於四海聞而訪召之爲尚書駕部郎驃騎竟陵公參軍事當沈攸之起兵西楚也人懷危懼高帝嘗

顧而問之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如何淹對曰昔項強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號令諸侯竟受一劍之辱紹跨躡四州終爲奔北之虜此所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焉帝曰聞此言者多矣其試爲我言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攸之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故豺狼十萬而終爲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矣是時軍書表記皆爲草具逮東霸城府猶掌筆翰相府始置仍爲記室參軍事及讓齊王九錫備物及諸文表皆淹爲之受禪之後又爲驃騎豫章王記室參軍鎮東武令參掌詔冊並典國史既非雅好辭不獲命尋遷正員散騎侍郎中書侍郎淹嘗云人生當適性爲樂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後之名哉故自少及長未嘗著書惟集十卷謂如此足矣重以學不爲人交不苟合又深信天竺緣果之文偏好老氏清淨之術仕所望不過諸卿二千石有耕織伏臘之

資則隱矣常願幽居築宇絶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綠水左倚郊甸右帶瀛澤青春爰謝則接武平皋素秋澄景則獨酌虛室侍女三四趙女數人不則逍遙數紀彈琴詠詩朝露幾閒忽忘老之將至淹之所學盡此而已矣

文通此篇敍之孝標自叙江爲達生文亦流快

袁友人傳

梁 江淹

友人袁炳字叔明陳郡陽夏人其人天下之士幼有異才學亡不覽文章俶儻清贍出一昔任心觀書不爲章句之學其篤行則信義惠和意磬如也常念蔭松行詠詩書志氣跌宕不與俗人交俛眉暫仕歷國常侍員外郎府功曹臨湘令象之入者悉散以贍親其義節也如此數百年來有此人焉至乃好妙賞文獨絶于世也又撰晉史奇功未遂不幸卒官春秋二十有八矣余有青雲之交非直銜杯酒而已嗟乎斯才也其命也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何如哉

雲山讚

梁 江淹

壁上有雜畫皆作山水好勢仙者五六雲氣生焉悵然會意題爲小讚云

王太子

子喬好輕舉不待煉銀丹控鶴去窈窕學鳳對巑岏山無一春草谷有千年蘭雲衣不躑躅龍駕何時還

陰長生

陰君惜靈骨琟璧詎爲寶日夜名山側果得金丹道愛傷永不至光顏如碧草若度西海時致意三青鳥

白雲

紫烟世不覿赤鱗庖所捐白雲亦海外溘盍起三山蕭瑟玉池上容裔帝臺前欲知青都裏乘此乃登天

秦女

青琴既曠世綠珠亦絶群猶不及秦女十五乘綵雲璧質人不見瓊光俗詎聞願使洛靈往爲我道音芬

草木頌

梁 江淹

僕一命之微遭萬代之幸不能鐫心礪骨以報所象擢翼驤首自致丹梯爰乃恭承嘉惠守職閩中且僕生人之樂久已盡矣所愛兩株樹十莖草之間耳今所鑿處前峻山以蔽日後幽晦以多阻饑猨搜索石瀨戔戔庭中有故池水常決雖無魚梁釣臺處處可坐而葉饒冬榮花有夏色茲赤縣之東南乎何其奇異也結莖吐秀數千餘類心所憐者十有五族焉各爲一頌以寫勞魂

金荆

江南之山連障連天既抱紫霞亦漱絳煙金荆嘉樹涵露宅仙嫮節詎及幽意誰傳

相思

竦枝碧潤卧根石林日月斷色霧雨恒陰綠秀八炤丹實四臨公子不至山客徒尋

豫章

伊南有材匪桂匪椒下貫金壤上籠赤霄盤薄廣結揃瑟會稽七年乃識非日終朝

栟櫚

異木之生疑竹疑草攢叢石逕森蓰山道烟岫相珍雲壑共寶不華不縟可避工巧

杉

桐梓舊麗松栝獨奇焉如茲品獨秀青崖群木飲望雜草不窺長入烟氣永參鸞螭

檉

木貴冬榮檉實寒色停黛峯頂搖翠石側碧葉蒼藹頳柯翕艷方陋筠栢遠笑荆棘

楊梅

寶跨荔枝芳軼木蘭懷蘂挺實涵英糅丹鏡日繡瑩炤霞綺縟爲我羽翼委君玉盤

山桃

惟岡有實惟山有叢丹蕊掌露紫榮繞風引霧如電映烟成虹伊春之秀乃華之宗

山中石榴

[illegible]夫艷樹誰望誰待縹華翠萼紅華絳采炤列泉石

芬㩳山海奇麗不徙霜雪不改

木蓮

迸采泉壑騰光淵丘緗麗碧蠍紅艷桂洲山人結侶靈俗共遊時至不採爲予淹留

石上菖蒲

藥寶處品爰乃輔性却痾衛福蠲邪養正漂色外妍金光內映草經所珍仙圖是詠

黃連

黃連上草丹沙之次禦孽辟妖長靈久視驂龍行天馴鳳匝地鴻飛以儀順道則利

署蕷

華不可炫葉非足憐微根儻餌棄紱爲仙黃金共鑄青髓爭妍君謂無妄我驗衡山

杜若

山中杜若嘉爾翠質不奇不俗載華載實同銜夕露共烘朝日夷險無二沈冥如一

藿香

桂以過洌麝以太芬摧阻天壽夭折人文詎及藿香微馥微薰攝靈百仞養氣青雰

山中楚辭

梁 江淹

青春素景兮白日出之藹藹吾將弭節于江夏見杜
若之始大結璚鏻以成車懸雜羽而爲蓋草色綠而
馬鮮悲秋淞油以流帶

予將禮于太一乃雄劍兮玉鈎日華粲于芳閣月金
披于翠樓鮮燕翅之上色激河洪之名謳爲西海之
異品傾東岳之㢑羞乘魚文兮錦質要靈人兮中洲
入橘湍兮容與心敞惘兮迷所識視煙霞而一色深

秋紛以斷天上列星之所極

桂之生兮山之髓紛可愛兮柯團團谿崎嶬兮石架
阻颸飃颸兮木道寒煙色閉兮喬木槐嵐氣闇兮幽
臺雖忌蟪蛄之蚤吟惜王孫之晚還信於邑兮白露
方天病兮秋蘭

石簁簁兮蔽白雪疊疊兮薄樹車蕭條兮山遇舟遠
遠兮水路愁晨夜之摧坐感春秋之欲暮征夫輟…
在位御者蹋而載顧

嵬兮歸來異方不可以親蝮蛇九首雄虺𧈅𧈅炎亢
一光曾𪗼嵬銷玄狐曳尾赤象爲祭至日歸來猶往
此異方

尚書符

梁　江淹

侍御史大夫尊冠賤履君臣斯位愛順惡逆成敗可憢未有悪淩我江郊侵軼我河縣而不流寃漂骨丹宗血祀者也沈攸之寂寥無文起自甲卒邀我百戰之軍乘彼一捷之幸鑴山裂地紐紫要金擁旗蕃伯便無北面之禮受符方屏卽有專征之典箕賦深欽赤彼郢南枉法嬌刑苛閉荆西鬼怪其性故從始而遂終狠戾其志乃沿少而得老山陵不奔移袂爲慶

踐祚無賀按劒稱予遂乃闞馳送書亭熖妖火此而可賒孰不可宥今遣陳承叔彭文之等敢勁三萬前驅電耀呂安國任候伯桓崇祖曹虎頭等樓船五萬騎射蛟中流荀元賓郭文孝程隱儁等輕舸二萬高旌蔽日周盤龍張文嘉薛道淵等鐵馬五千龍驤後陣凡此諸帥莫不氣薄日月精變虹蜺或飲羽石梁或超喻門樓索鐵拔距孤視萬旅顧盼則前後生風喑嗚則左右激電然鑾戎薄臨驍虎百萬六軍徐軌五輅遲旆丹艦發熖素甲生波樓煩白羽投鞍成岳漁陽黑騎浴鐵爲群於是高山與深谷共湮紫芝與白艾同滅不亦惜乎符至之日幸加三省其驅逼寢丹之人鋒陣糯壁之主若有投命軍門一無所問減能因罪立績賞不示私斬袪射袂唯功是與購募之科具列如上信如白水皦然無二臺明詳旨飛火督加宜才文書千里馳驛

何膺事爲吏部尚書詔

梁　江淹

門下官人之職實難其選所以甄諸發品識朗鑒績今思治惟急彌不可曠侍中太子詹事戴業履修平體識詳隱自升官闕美譽咸聞必能甄斛于位獎蕐流序

柳僕射爲南兖州詔

梁　江淹

門下河兖衝要維扞中畿司牧之任宜諧其綏後將軍領軍新除尚書左僕射湞陽郡開國公惔隆業體淹濟思情通敏功書王府積彰累任必能宣弘恩政威懷萬甲雖哀疾毀頻而禮有權奪

張令爲太常領國子祭酒詔

梁 江淹

門下庠議既敷縉紳攸屬師氏之任宜歸儒素散騎常侍中書令驍騎將軍揚州大中正緒器識清簡理懷恬約譽洽朝聞聲衛民聽必能闡揚玄宗式範胄子兼掌宗伯望實惟宜

斷募士詔

梁 江淹

門下設募取將懸賞聘士蓋出權宜非曰經制頃者民離氛濁世襲艱阻因時流放浸以成俗斯風蕩而未返且滋長逋逃開罪山海遂乃鯨刑不辱草竊無咎半政察洽萌合甄革自今已後可悉斷衆募

建平王聘隱逸教

梁 江淹

府州國紀綱夫嫣夏巳没大道不行雖周惠之富猶有魚潭之士漢教之隆亦見栖山之夫迹絶雲氣意負青天皆待絳螭驟首翠虬來儀是以遺風獨扇百代餘烈激厲後生斯乃王教之助古人之意焉吾税駕舊楚憩乘汀潭悒於陵之操想漢陰之高而山川遐久流風亡沫養志數人並未徵采善操將棄良用慨然宜速訏舊禮荅遣纁招庶暢此幽襟以旌遯華秀逸

爲蕭領軍拜侍中刺史章

梁 江淹

上書皇帝陛下即日詔書以臣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班劒三十人等持節都督如故崚命在庭光冊充軒虹驂犇服朱轙佇蓋負對以慄心影若傾中謝臣功乏至道不足以題象魏績非振民無可以書廟閣半滿未晏中鍾而鶩實忌微庸起乘盛服竊疑國寵頻萃未躬今寰海順典瓊都咸光詔御羅新銘製就始良宜整變憲經銓明典緯九河式耀三辰載晰不悟陛下皇靈曲溢大賚斯降而鴻賞之行廼於臣始非所以騰振遐風激昂品流與人之謡具聞其黙頻露慊祈未阻鑿順今使虔禮青軒謹躬丹墀憂符怵慄悲屬兼軫不任屏營之情

奏記詣南徐州新安王

梁　江淹

伏惟明公殿下列辟椒壁飛聲冲漢爰求儒雅傍招異人例赤野之王鞭燕山之金至如淹者東國之徒步耳方欽影逃形匿坐編蓬之下遂遭炯露餘彩日月末光惟恩知泰變色蘼心淹聞齊不既撫無待巴人之唱悟臺已構寧俟不才之木淹愚幼之鄉曲之譽長慚芹藻之德豈宜炫璞鄭氏獻鳳楚門哉願避職吏緩其召書

建平王讓右將軍荊州刺史表

梁　江淹

茂寵迺臨炫奪彝典延恩鏡飾攪情震慮中謝臣聞該秩詔序匪賢莫能孚其職端維裂陝非功無或濫其選所以輪鞅國典締結民紐五威咸平四精式訓者也臣踐行迷方試業敞紵徒以綴采宗華承渥帝席執圭戴筆亟荷出內至乃曳組河縣茂馴羽之化鳴環京轂謝擇鱗之政聲績兩無風化雙缺而絕鉶未剔璽書頻降復改冊湘區分瑞衡服兢無賈琮交部之廉終乏郭伋并壤之信固以詭杳民明湫臨身諷不悟皇靈再輝河海重渥遂踰恒釆妄貴異等荊門務要方城任積水交沅澧山通岷峨襟帶百縣縈抱七州上德懋勛勘居斯地寧臣膠所宜膺荷是以燋蒐色驚迫心影譴剛膚情罷露弱志伏願陛下停旋弛琪暫熠瑣曲則鑄才式弘練物惟遠王度既清家識以泰不勝慙慄屏營之情

蕭驃騎謝被侍中慰勞表

梁 江淹

臣某言即日侍中祕書監臣戢至奉宣詔旨慰勞便受國中帷練甲外塹旍麾蔽景輿徒競氣人懷秋嚴士蓄霜斷聯旗已掩氛壁未懸稽鉞斧威殺輿震慨今王人臨郊皇華降庭輝燿望實將激威武戴鶡之夫迎光蹀恩投石之師攀炤抃惠楚纊越醪方茲慚潤臣忝屬閫私彌抱渥洽不任下情

蕭驃騎謝甲仗入殿表

梁 江淹

臣某言臣仰月被勑賜給甲仗五十人入禁儀武殿飾冠疇典局此盛恩五情銘載臣聞國之利器在祀與戎蘭錡之設實允儲方故官騎辰居羽林天部敝城龍塞譬伏鬼方臣股肱之力不足以染丹青橫草之勤寧可以鏤金石而魚服象弭一旦虛授誕錫金圭方茲為荷黄河如帶北金非賞故異寵之襲心魄共驚不世之服祗同烜炳雖攀靈河漢駿奔明哲懸迹駭衷無情以處

蕭驃騎讓油幢表

梁 江淹

臣某言奉詔賜車一乘竊以圖容方稷旗章式序朝禮求清儀服咸貫故象華建鏕尚爛明圖朱箱玄蓋猶炤漢篆旹旌羽勿差功庸匪濫臣忝爵山重蒙榮海深襲恩祗冊已懸初筮浮祿素位方疚心路鑒古以惕巡世罔然不宜假文丹幰空飾阜輶仰思至道俯恤物情伏願曲逵特停華握書懇上請追深累懼不任下情

蕭被尚書敦勸重讓表

梁 江淹

臣公言臣五寫丹翹宜蒙凝炤一降王人遂無蠲察復遣尚書臣竑兼侍中臣奐等奉宣慈靈重賜勉誨鏡伏迴環惘然失圖心魄交慺淵谷匪譬臣自初被詔迄于今時載懸載疑以悚以厲豈非深恩鴻典永憂末躬故桀瑟徒鳴不傳廣樂之響熠燼空舉焉緝緯星之耀何則卓乎小者不足以任大守于敝者不可以語通臣器乏淵源識昭機務倫濟夷險每憑瑭牓之遠龍折氛蜺撫資羣才之效臣竊有採奇鑒隱之能細固提民之功乎不謂過延濫洽謬攀河漢榮宗嵩蓊寵華曄耿藉聲揉議共知其幸況傳保之崇殷周特貴牧司之寄魏晉稱重上昭妙德次擬英勛有踰茲序尠不棼裂今陛下方闢金門之聽調繡扆之政何得夫禮廢雅近于臣始既亡前竟執表後世臣才孤位峻待罪亡日矣情哀理感事盡於斯伏願一運天景微見瞿心則物不逃形臣何恨焉不勝焦憂狠狽之至

婉雅動人

蕭太傅謝追贈父祖表

梁 江淹

臣公言即日兼謁者僕射姓名奉宣詔書追贈臣亡祖某太常卿亡父某爲散騎常侍特進左光祿大夫寵煇泉扃恩凝松石奉渥銘心祇光慟慮中謝臣行阻祇玄躬早荼棘如創之痛昊日不追終身之恤霜露彌感雖懃曾輿裕木之敬實抱仲路華轂之哀自謬稚步金空貽組紱爵俟於公祿盈於私何嘗不靜歎其結默慕交深不悟斋孝動天昭性曠古惠被遠紀澤演慶世丹請靡諒峻硎愈凝大榮焦身尚驚貝施况寵洽山扣特振殊造銷骨瀝命猶不勝謝不任鯁涸荷佩之誠

建平王謝賜石硯等啟

梁　江淹

臣言奉勑賜石硯及法書五卷天言又以臣書小進吏使𦖋習徵閲籀篆側覩硯功張衛𤍠奇金璵羞麗臣夙乏斡能素謝翰伎空貢恩輝徒隆慈飾方停烟墨永砥學玩仰結聖衷伏銘私荷不任下情

謝賜石硯啟　一

建平王謝玉環刀等啓

梁　江淹

奉勑賜玉環等刀五種珍器贐伏蒙猥降飾軼采朱跨影懸魄崑崗歸琛闕山慚寶謹襲緹素以充握睇垂光既泼銘佩更積不任下情

謝玉環刀啟　一

詣建平王上書

梁　江淹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

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于竊慕大王之義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恨幽圄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

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爲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

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圜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沉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報袁叔明書

梁　江淹

僕知之矣高皐爲別執手未期浮雲色晩悵然覔飛前辱贈書知命僕息心越地採藥稽山友人幸甚去歲迫名茂才冬盡不獲有報引領於邑情詎可及足下推僕者不一二談也僕聞狂士之行有三竊嘗志之其奇者則以紫天爲宇環海爲池倮身大笑被髮行歌其次則坐筋岸偃卧深窟朝食松脂夜誦仙經其下則辭榮城市退耕巖谷塞逕絶賓杜墻不出

然者皆羞爲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而况其鄉黨乎或有社稷之士入而忘歸則爭論南宫之前衛主於邪伏身北闕之下納君於治至乃一說之奇驚長左右一劍之功震慄鄰國夫能者惟攢議漢庭怒髮燕路且猶不敢而况於鄉里乎若僕之行止巳無可言矣材不肖文質無所直徒以結髮游學備聞士大夫言曰在國忠處家孝取與廉交友義故拂衣於梁齊之館抗手於楚趙之門且十年矣容貌不能動人智謀不足自遠竟慙君子之恩卒雖飢寒之禍近親不言左右莫敎涼秋陰陰獨立閉館輕塵入戶飛鳥無迹命保琴書而守妻子其可得哉故國史小官也而子長爲之執戟下位也而子雲居之僕非有輕車驃騎之略交河雲險之功幸以盜竊文史之末因循卜祝之間故俛首求衣斂眉寄食耳若十口之隸去於飢寒從疾舊里斥歸故鄉箕坐高視舉酒極望雖五侯交書羣公走幣僕亦在南山之南矣此可爲智者道難與俗士言也方今仲秋風飛平原彫色水鳥立於孤洲蒼葭變於河曲寂然淵視憂心辭矣獨念

賢明蚤世英華殂落僕亦何人以堪久長一旦松柏被地墳壟刺天何時復能銜杯酒者乎忽忽若狂願足下自愛也

與交友論隱書

梁　江淹

淹者海濱窟穴弋釣爲伍自度非奇力異才不足聞見於諸侯每承梁伯鸞卧於會稽之墅高伯達坐於華陰之山心常慕之而未能及也嘗感子路之言不拜官而仕無靑組紫紱龜紐虎符之志但欲史歷巫卜爲世俗賤事耳而彭然十載竟不免衣食之敗何則性有所短不可韋弦者有五一則體本疲緩卧不肯起二則人間應脩酷嬾作書三則賓客相對口不

能言四則性甚畏動事絕不行五則愚婞妄發輒被口語有五短而無一長豈可處人間邪知短而不可易者所謂輪椎分定也猶如雞鶩之有毛不能得鸞鳳之光彩矣況今年已三十白髮襍生長夜輾轉亂憂非一以溘至衣命如星殞天促光半路不攀長意徒自欺取筋駑髓冷殊多災恙心頑質堅偏好寘默既信神農服食之言久固天竺道士之說守淸淨鍊神丹心甚愛之行善業度一世意甚美之今但願拾薇藿誦詩書樂天理性歛骨折步不踐過失之地耳以妻孥未奪桃李須陰望在五畝之宅半頃之田鳥赴簷上水匝階下則請從此隱長謝故人若乃登峨嵋度流沙飡金石讀仙經嘗聞其驗非今日之所言也誰謂難知靑鳥明之貴布筆墨然亦焉足道哉

淹風流調達一時莫出其右故筆札豈衍流轉輦轂然奔走風塵干謁仕進隱逸則未暇也

刺爲朝賢答劉休範書

梁　江淹

昔媯道鼎昌干羽未能戢姬德昭宣長旌猶卷舒焚衣毀冕有自來矣皇宋霸武誕命道鬱終三后連光四聖沓軌武經天緯地搆紫靈之符調風偃海隆黃旗之祚莫不頌滿金石聲彩宇宙者也暨我太宗明皇帝惟岳降聖重耀函夏延禮壁臺訪道衢室平陽之后卷迹軒靈空同之君歛功謝德是以彩雲祥風之瑞布濩區中梯山棧火之俗款徼請吏跨商軼夏

洗周滌漢道澤優衍猶不道封禪遐靈在天餘惠無泯主上文明金相穆然玉色傾璧之禎獲共之應著在紀歲仁浸汚河惠愛秋草想亦君之所聞也重以先帝靈略潛通英轡遠馭受詔言必忠貞方肅之臣奉風聲必虔恭匪懈之士明時琴瑟鼎鉉之盛且被於寧世而忽覩來書以惋以慨君爲齊梁楚越之主鼎貴一時金玉滿堂文馬千駟爵受湯沐冠蓋於道惟名尊崇誰與爲雄而出言劾尤吐音人戾舉旗類社志竊神禁稱兵斂衆遂窺外關今朝無闕政頓構凌上之節室無孽豎坐生莫大之釁鴟梟豬豕號蟲徒黨卒止淵藪寧滋之甚不臧不軌不忠不義未有若斯者也宗枝之釁遠則吳楚見禽于一壁盤石之孽近則江荆面縛于小將此成敗蘭艾之鑒又亦君之所知也聞彼此飲鼠舞之異蚕見物徵河北朧上之謠巴露童咏所謂妖由人作孽不可逃然桓侯之患良助寒心今羽林黃頭駱驛爭引熊渠佽飛首尾電發伏波樓船掩江蔽汜渡遼甲卒充埜布隰加以先天蓋世之略蕩海拔山之威任輔沛陳羽林鵁鶄

露動龍驤精騎風驅然後六師雲起九軍星連蜺旌外江虹艦中水金甲映平陸鐵馬沼長原楚南岳而永慨瞰九孤而懷恐伐罪弔民復驗於茲甫刑三千唯此爲大僕才等不羈志瀝丹款故奏禍福行矣悵然哀稍劉肅等疏

宋建平王建太妃周氏行狀

梁　江淹

竊聞候服之譽非茝冠所敷玉食之門寧皂衣所述諒畏褒虛美于君后被空名于世貴然昔有漢臣誄行晉史書德者亦云實而已焉太妃誕巽離之正和函雲露之中氣凝柔髫歲賁章笄年若乃彤管女圖之學纂組綺縞之工升降處謙之儀柔靜嘉順之節莫不中道若性不織而成故譽滿帷闈聲播軒殿

宋故右常侍劉喬墓誌文

梁　江淹

丹陽韞聖豐鄉降賢玉葉既積金嶽方傳乃毓伊人克廣克宜騰芬中屬飛藻上年杳杳虛素永永冲關雲意霜拍瓊立氷堅家寶以瑩國才未甄黎錯報善茫昧雲玄欽崑幽石委氣空山膚若流波身如絕烟芳菲一逝美懋徒鐫

宋故大夫孫夐墓誌文

梁 江淹

川祇効鏡，岳祥獻明，碧葉獨秀，瑤源自淸，幼炳器誉，夙燿才名，體兼遷雲，學備儒史，紫閣成趨，朱軒旣屨，貴交慕塵，素遊企軏，騰藻上京，振彩下國，如彼綠蘭，秉芬四塞，欲人遲之，不平歎天路之寘，黙貴夫君之爲美，播靈均與正則

齊故司徒右長史檀超墓志文

梁 江淹

惟金有銑，惟玉有瑤，君實淵哉，行爲世標，高志洒落，逸氣寂寥，與學內溢，深文外昭，嘉釆籍甚，登國振朝，亦旣有美，筠傷蕙彫，人邇運曠，世促道遭，永矣仁兮，流芳亡泯。

慰勞雍州文

梁 江淹

皇帝詶鎮軍寧蠻二府雍州文武士庶等夫忠爲令德武感槩殺軀信實美行或殉義蹈節而沈攸之小豎反覆猾逆西藩袁粲劉秉潛使相扇遂擁據石頭並圖廟社粲秉既從王憲蒼黎同慶攸之孤州蟻聚勢必燼滅刺史張敬義氣雲騰秣馬星驅全羽十萬殄兹氛鯨僣不旋踵彼州南陽白水將相遺風忠義之士霜戈電發但戎車暫動念原未寧冬寒卿皆無恙

蕭太傅東耕呪文

梁 江淹

敬呪先穡曰攝提方春黍稷未華灼爍發雲朏煋開霞地煦景暖山艷水波側聞晨政實惟民天競秬獻歲務吠上年有浄疎潤與雨導泉崇耕巡索均逸共勞命彼倌人稅于青臯羽旗銜蕤雄戟燿亳呈典緇耦獻禮犂壇宜民宜稼克降祈年願靈之降解珮停鑾神之行兮氣爲轅神之坐兮烟爲葢使嘉穀與玄邑永爭光而無沫哉

蕭驃騎祭石頭戰亡文

梁 江淹

咸告忠貞之寃日義惟行首雄實士節嗟爾驍騎寔才蹈烈守玉不渝懷氷可折氣彰靡旗情皦亂轍高墉摧堅巨醜挫鋭深痛克矜寃靈及雪隆恩殊悼臨爾以歆千秋同盡百齡一世寃而有知咸無遠邇嗚呼哀哉

蕭驃騎築新亭壘埋枯骸教

梁 江淹

府州綱紀夫汝南稱慈諒由掩骼廣漢流仁實存殯朽近築製茲營崇堞浚壍古墟曩隧時有湮移深松茂草或到刊薙憑壙動懐巡隍增愴宜並爲收改毋毀奠祀主局詳辦施行

任彥升文抄

王文憲集序

梁　任昉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其先自秦至宋國史家諜詳焉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爲海內冠冕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誓以淮水若離翦之止殺吉駭之誠感蕃有助焉公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一之幾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有一于此蔚爲帝師況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望衢罕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宏覽載籍博

遊才義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沈鬱潛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莫不總制清衷遞爲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然檢鏡所歸人倫以表雲屋天構匠者何工自兩洛不守憲章中輟賀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閼典未補大備茲日至若　齒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生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也期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年始志學家門禮訓

皆折衷於公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韋弦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聰察曾何足尚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非之先告既襲珪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初宋明帝居蕃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毀廢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啟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初拜祕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遷祕書丞於是采公曾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依劉歆七略更撰

七志益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迹生民屬心矣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是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粲答詩云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出爲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爲最遷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爲毛玠之清公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俄遷侍中以慭俟始終之職

固辭不拜補太尉右長史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寤寐風雲寔資人傑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遷左長史齊臺既建以公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恒軌自朝章國紀典彛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戸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部分司虞欽兼掌擧望所歸允集茲日詩表解選詔加侍中

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爲侍中尚書令鎮國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六輔殊風五方異俗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故能使解劍拜仇歸田息訟前郡尹溫太眞劉眞長或功銘鼎彛或德標素尙臭味風雲千載無爽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祀時簡穆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深恒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茲望實復官領國子祭酒三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臥轍棄子後予胥怨皇太子夙挺天姿俯同人範師友之義穆若金蘭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解職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謙光愈遠大典未申六年又申前命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事長輿追專車之恨公曾甘鳳池之失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以難知之性協易失之情必使無訟事深弘誘公提衡惟允一紀于茲拔奇取異興微繼絕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式典春秋三

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於建康官舍皇朝軫慟儲鉉傷情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豈直舂者不相工女寢機而已哉故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道邁舟航沒世遺愛古之益友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六十人謚曰文憲禮也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室無姬姜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勗以丹霄之價弘以青冥之期公

銓品人倫各盡其用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窮涯而反盈量知歸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思我民舉銜熙帝圖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競爽於晉世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寔寄宏略理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無是已之心事隔於容諂罕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已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公生自華宗世務簡隔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在廊

廟則理擅民宗若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懸然天得不謀成心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信之遺老耳目所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爲吏積習成姦畜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公秉理照物動必研幾當時嗟服若有神道豈非希世之儁民瑚璉之宏器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迨將一紀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眄之榮鄭璞踰於周寶士感知己懷此何極出入禮闈朝夕舊館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固以理窮言行

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縟采而已哉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雖楚趙羣才漢魏衆作曾何足云昉嘗以筆札見知思以薄技效德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爲如干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爲一家之言不列于集集錄如左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

梁 任昉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因籍時來，乘此歷運，當扆永念，猶懷慚德。何者，百王之敝，齊季斯甚。衣冠禮樂，掃地無餘。斷雕刓方，經綸草昧。採三王之禮，冠履飾分；因六代之樂，官判始辨。而百度艸剏，介廩未實。若終畝不稅，則國用靡資；百姓不足，則惻隱淚慮。每時入欸蠶，歲課田租，愀然疚懷，如憐赤子。今欲使朕無滿堂之念，民有家給之饒，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斯理何從，佇聞良說。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閉戶自精，開卷獨得，九流七略，頗常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面。雖一日萬機，早朝晏罷，聽覽之暇，三餘靡失。上之化下，艸偃風從，惟此虛寡，弗能動俗。𥹸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長纓鄙好，且變鄒俗。雖德慙往賢，業優前事。且夫搢紳道行，祿利然也。朕傾心駿骨，非憚真龍，輜輧青紫，如拾地芥。而惰游蠶業，十室而九。曷蔑聞子衿不作，弘獎之路斯既然矣。猶其寂寞，應有良規。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比雖輻輳闕下，多非政要；日伏青蒲，罕能切直。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將謂朕空然慕古，虛受弗弘。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上，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睚眦有違，論輸左校。而使直臣杜口，忠讜路絕。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周。悉意以陳，極言無隱。

宣德皇后令

梁　任昉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夫功在不賞。故勝勳之典蓋闕。施侔造物、則謝德之塗已寡、要不得不強爲之名、使荃宰有寄。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不收參辰、而九曐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在昔晦明、隱鱗戢翼、博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劍氣凌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文擅雕龍、而成輒削藁、爰在弱冠、首應弓旌、客遊梁朝、則聲華籍甚、薦名宰府、則延譽自高、隆昌季年、勤王始著、建武惟新、締構斯在、功隆賞薄、嘉庸莫酬、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乃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推轂樊鄧、胡塵罕警夕起。惟彼狡童、昏因極虐、衣冠泯絕、禮樂崩喪、既而鞠旅誓衆、言謀王室、白羽一麾、黃鳥底定、甲既鮮下、車亦屯裂、致天之屆、拱揖群后、豐功厚利、無得而稱、是以祥光總至、休氣四塞、五老遊河、飛鳥入昴。元功茂勳、若斯之盛、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帝有恧焉、輶軒莘止、今遣某位某甲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重敦勸梁王令

梁 任昉

朕聞匹夫好仁義在磨踵君子行道達斯兼濟未有盡器窮神藴徽章乎天植高莫中樽觀傾聽而弗極惟王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四時等契兩曜齊明擬度天行取賦乾健而運謀覩季道極直王援義而起一戎大定經山薦草罔不率從用使商代庭產蒸周闕樹榨傾宫既散鹿臺靡蓄盛德大業巍巍若此日者事岐之號爰發帝言殊物備禮率由舊章雖復雲罕

寳路搞蹕啓行昭德報功未臻其極而高揖天休遠存克讓俾予未忘眞戀日爰今遣率茲百辟人致誠荷慮有感脩心靄然降志

齊宣德皇后臨朝答梁王令

梁 任昉

承固茲謙揖未膺大典敬復雅旨良有憮然夫至寂難原言象所絕教思有律感通斯在所以與人者神明同人者用舍王誕茲上膺對越天行德冠二儀才周羣動生民以來一人而已但達節弘道每濡跡于中庸神照惟幾不抑心于鑽仰范宜既讓其下取則況聖罔虧範歌思是歸廉約雖弘慶賞遂替誠賢者悅義長難進之風不肖者矜功沮竭力之效勸沮之

間所差已遠王何得不暫紆履尚允答天人使朕夜艾以安早朝有預今遣率茲百辟申爲誠款萬致一塗煩言可略

封臨川安興建安等三王詔

梁 任昉

神州帝城冠冕列岳渚宮樊鄧形勝是歸居中作衛翼宜戎重隆茲寵號實允僉議非親勿居惟賢斯擇宏朕之介弟早著德猷竝一蕃政緝是彝庸國禮家情贈奇隆重乎風猷儁邁誠業標簡任居蕃翰政以化成偉體韻淹濟神寓凝政經綸夷險參贊王業

初封諸功臣詔

梁 任昉

草昧權輿事深締構康俗成務義在庇民自非群才竝軌文武宜翼將何以啓茲景祚弘此帝圖或運籌帷帳經啓王業或攻城略野殉義忘生或股心爪牙折衝禦侮忠勤茂德夷險一致竝宜建國開宇蕃屏王室山河之誓永永無窮

求薦士詔

梁　任昉

夫進賢茂賞，蔽善明罰，前王盛則，咸必由之。朕纂統鴻業，寅畏大寶，思求俊異，協贊維熙，歷聽九功，物色輿皂，而白駒盈谷，莫遂未刈，是以臨朝永嘆，日昃伊佇。便可博詢卿士，各舉所知，將量才授能，擢以不次，庶同則哲之明，稱朕急賢之旨。

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梁　任昉

臣鸞言：被臺召，以臣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實奉詔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偏識量已，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徼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

自同體國不爲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邪隕越爲期不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即垂順許鉅平之懇誠彌固永昌之丹慊獲申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識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

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梁 任昉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戸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進謝中庸退慙狂狷因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篆刻爲文而三冬靡就負書燕趙空彈茨粟躡屩齊楚徒知貧賤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持斧作牧以薏苡興謗赭衣爲虜見獄吏之尊除名爲民知井臼之逸百年

上壽既曰徒然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欲以安歸閉門荒郊再離寒暑兼以東阜數畝控帶朝夕關外一區悵望鍾阜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簪微賜金而歡同娛老折芰燔枯此爲自足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三千景附八百不謀臣叟等離心切懸同德泥首在顏輿櫬未毀締構艸昧敢叨天功獄訟謳歌示同民志而隆器大名一朝總集頃已及躬何以孫此政當以接閈白水列宅舊豐忘拾講之尤存諸公之費俯拾青紫豈待明經臣雲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遴惟則哲在帝猶難漢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拔十得五尚曰比肩其餘得失未聞側察貪幼天機暫發頗無足算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況之一何遼落齊季陵遲官方淆亂鴻部不綱西園成市金章有盈笥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艸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巳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於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或制勝帷幄或門

人加親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或四姓侍祠巳無足紀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唯在恩澤既義異疇庸實榮乖儒者雖小人貪幸詎獨無心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貴易農而仕乃祖玄平道風秀世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位裁元凱任止牧伯高祖少連夙秉高尚所富者義所乏者時薄宦東朝謝病下邑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內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雖千秌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爲迍邅臣雖無識唯利是視至於爵名損實爲國爲身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弃菅蒯愛同絲麻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矜臣所乞特迴寵命則彝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

爲蕭揚州作薦士表

梁 任昉

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陛下道隱旒纊信充符璽六飛同塵五讓高世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關下委裘河上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而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寢議廟堂借聽輿皁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徼幸路絶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秘書丞琅邪

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神清氣茂允廸中和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疎道親養素丘園台階虛位庠序公朝萬夫傾望豈徒苟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字僧孺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爲養亦傭書成學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鼮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暕坐鎭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並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

為褚諮議蓁讓代兄襲封表

梁　任昉

臣蓁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賁所請以臣襲封南康郡公臣門籍勳蔭光錫土宇臣賁世載承家允膺長德而淡鑒止足脫屣千乘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弘義有歸匹夫難奪守以勿貳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為理屈且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纂傍統禀承在昔理絕終天永惟情事觸目崩隕若使賁高延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是廢德舉豈曰能賢陛下察其丹款特賜停絕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兩不任丹懷之至謹詣闕拜表以聞臣誠惶誠恐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梁　任昉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故精廬妄啓必窮鐫勒之盛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況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形社稷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苟利之專五教以倫百揆時序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藝業述作之茂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無得而稱焉人之云亡忽移歲序鵷鷺東徙松檟成行六府臣寮三藩士女人蓄油素家懷鉛筆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昔晉氏初禁立碑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為之者竟免刑戮置之者反蒙嘉歎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故太宰淵丞相嶷親賢並軌即為成規乞依二公

前例賜許刊立寧容使長想九原樵蘇罔識其禁駐
蹕長陵輶軒不知所適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值齊
綱之弘弛賓客之禁策名委質忽焉二紀慮先犬馬
厚恩不答而敝帷毀蓋未蔕螻蟻珠襦玉匣遽飾幽
泉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
北陵旣曲逢前施實仰覬後澤儻驗杜預山頂之言
庶存馬駿必拜之感臨表悲懼言不自宜

爲皇太子求一日一入朝表

梁 任昉

臣聞内豎告安姬昌怡色鳴鷄戒旦周發冠履或以
凉燠之後晨昏宜膳羞之和豈飪殊節一辰三朝稱
情猶簡終日承顏在理斯愜且長壽之對撫循無已
馳道未窮顧懷不輟豈直下動天性固亦上結慈衷
自頃牛旬乃朝遂爲通制事踰信次義乖晨省一日
萬機不敢三塵御省每旦啟宿特乞一至寢門

爲梁公請刋改律令表

梁　任昉

臣聞淳源既遠天討是因畫衣象服以致刑厝草纓艾鞸民不能犯及淳德下衰運距澆季湯刑禹政不足禁姦九法三章無以息訟所以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疑脂已踈秋荼未苦姦吏爲市生殺並用可爲慟哭者一緒夫肖貌天地稟靈川岳受體愛敬髮膚爲重流矢影風顧有憂色而當妄加剗斲伞木爲伍且夫刻木不對畫地不入畏避若是而動貽非命王道爲紛良在于此法開二門爲政之靈生殺多緒誰其適政

奏彈曹景宗

梁　任昉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步無却顧望避敵逗撓有刑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爲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輕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侵軼蹔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戰無窮亟摧醜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疏勒則耿存而蔡亾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寔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故使蝟結蟻聚水艸有依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衂疆埸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即主臣謹案使持節督都郢司二州

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遘茲多幸指縱非擬獲獸何勤賞茂通侯榮高列將負擔裁弛鍾鼎遽列和戎莫效二八已陳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艸塗原豈䄠自已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魏武置法案以從事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算惟此庸固理絕言提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聖朝乃顧將一車書愍彼司氓悼此南服早朝永歎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絓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

奏彈劉整

梁 任昉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氾毓字孤家無常子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立千載美談斯為稱首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閻闒茸名教所絕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惡積釁稔親舊側目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薛包分財取其老弱高鳳自穢爭訟寡嫂未見孟嘗之深心唯效文通之偽迹昔人睦親衣無常主整之撫姪食有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稽帷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新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闌能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申盡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以聞

請祀郊廟備六代樂奏

梁 任昉

據魏王肅議周禮賓客皆作備樂況天地宗廟事之大者周官以下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致鬼神以和邦國請依王肅祀祭郊廟備六代樂

到大司馬記室牋

梁 任昉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册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倫庇身有地況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咳唾爲恩眄睞成飾小人懷惠顧知死所竊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湯沐具而非弔大厦搆而相賀明公道冠二儀勳超遂古將使周伊奉轡桓文扶轂神功無紀作物何稱府朝初建俊賢翹首維此魚目唐突璵璠顧已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雖則殞越且知非報不勝荷戴屏營之至謹詣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牋

梁 任昉

近以朝命蘊策冐奏丹誠奉被還命未蒙虛受縉紳顒顒深所未達蓋聞受金于府通人之弘致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為讓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荊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重𪻺救宋重胝存楚以今視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

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祇罄圖效祉山戎孤竹束馬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靖亂匪叨天功實勤濡足且名公本自諸生耶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孫吳遘茲神武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龜玉不毀誰之功與獨為君子將使伊周何地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不任悚疑悉心重謁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

梁 任昉

昉啓近啓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血待旦昉於品庶示均鎔造干祿祈榮更一自拔矜教廢禮豈關視聽所不忍言具陳茲啓昉往從末宦祿不代耕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膝下之歡已同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且奠酹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闃若無主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愉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若霈然降

臨賜寢嚴命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錫類所及匪徒教義不任𢥞迫之情謹以啓事陳聞謹啓

奉答勑示七夕詩啓

梁 任昉

臣昉啓奉勑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一託情風什希世罕工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性與天道事絕稱言豈其多幸親逢且暮臣早奉龍潛與賈嵩而入室晚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旨取求不疵表於辯才之啟謹輒牽率庸陋式酬天獎拙速雖效蚩鄙已彰臨啓慙恧罔識所寘

秀雅

爲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啓

梁 任昉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勑當修理臣亾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壼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搆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兎成穴童牧哀歌感慨自哀日月纏迫陛下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壼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

求爲劉瓛立館啟

梁 任昉

昔在魏中爰及晉始書貴虛玄人悅陶縱瑚璉廢泗上之容樽俎忽林下之適存千秋羽委馴而弗陳西序東膠寂寥而誰仰所以金刻忘機玉斧失馭神器毀于獯戎寶曆遷于千載豈不悲乎劉瓛深身洛德行修明經腹珠瑩于光陰竟松筠于歲晚貧不隕獲其心窮不二三其操而困無居止浮寓親遊垣棟傾頹窗牖整側有朋自遠無用棲憑皆負笈擔登櫛風沐露瓛之器學無謝前修輒欲與之周旋開館招俗辰宿西偏官有閑地北拒晉山南望通邑雖曰人境實少浮喧廣輪裁盈數畝布以施立營塹澌築桑麻粗創次宇

與沈約書

梁 任昉

范僕射遂不救疾范侯淳孝睦友在家必聞直道正色立朝斯著一金之俸必徧親倫鍾庾之秩散之故舊佐命興王心力俱盡謀猷忠允諒誠匪躬破產而字死友之孤開門而延故人之殯則惟其常無得而稱矣器用車馬無改平生之憑素論款對不易布素之交若斯人者豈云易遇昉將蒞此邦務在遄速雖解駕流連再貽款顧將乖之際不忍告別無益悲離既增今恨永念平生忽爲疇曩追尋笑緒皆成悲端

同沈約與江革書

梁 任昉

此雄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弟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于千里

弔欒永世書

梁 任昉

永世孝友之至發自天真皎潔之操曾非矯飾意有所固白刃不移理有所託淄澠自辨餘息惟存視陰無幾終始之託方寄郗侯豈謂欒生反先朝露以理還滯鄙識未曉以事尋悲哀楚交至宿草易滋傷恨不減松檟可拱悲緒無窮

丞相長沙宣武王碑

梁 任昉

王映藍田。金鉉之望巴集。木秀鄧林。輸轅之用先表。值戎寇貪婪惏竊廣失道憑陵雉堞迫滄湟都護之威既弛。副尉之策已謝。斧松棱析易子朋餐。乞師援絕。飛書路阻。公內定不戰之前。外騁必勝之略。神功倏忽。有同拾遺南下牧馬既竣折膠之衛北逐燕然將空漠南之地加以廣平簡惠信賞必罰增貢就賦爰乃成章

桓宣城碑

梁 任昉

君器量高濬神氣披朗。商略雅俗。隱括眞僞。擢奇取異不軌常流。固以準的當時。擬議郭許矣。處身立朝不峻功名。俯仰顯默之際。優游可否之間。迹卑而道不汙。身屈而志不屑矣。銘曰

於穆我后稟茲純爽虛衿高暢蕭條遐上風任外舒。卓鑒內朗神捿冲慎形同俯仰將登槐棘宏振綱網令儀早徂德音永衆

劉先生夫人墓誌

梁 任昉

旣稱萊婦亦曰鴻妻復有令德一與之齊實佐君子簪蒿杖藜欣欣負載在冀之畦居室有行亟聞義讓稟訓丹陽弘風丞相籍甚二門風流遠尚肇允才淑閫德斯諒蕪沒鄭鄉寂寥楊冢參差孔樹毫末成拱暫啓荒延長扃幽隴夫貴妻尊匪爵而重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梁 任昉

公道亞生知照隣幾庶孝始人倫忠爲令德公實體之非毀譽所至天才博贍學綜該明至若曲臺之禮九師之易樂分龍趙詩析齊韓陳農所未究河間所未輯有一於此罔不兼綜者歟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楊史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蔑如也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服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並鎮盆口世祖昆季兩藩而任總西代公時從在軍鎮西府版寧朔將軍主南中郎版補行參軍署法曹于時景燭雲火風馳羽檄謀出股肱任切書記遷左軍邵陵王主簿記室參軍旣允棼林之求實兼儀形之寄刀筆不足宣功風體所以弘益除邵陵王友又爲安南邵陵王長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選賢而舉敦悅斯在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受命廣樹藩屏公以高昭武穆惟戚惟賢封聞喜縣開國公食邑千戸又以奏課連最進

號冠軍將軍越人之巫覡正風而化俗篁竹之酋感
義讓而失險邪叟忘其西崧龍丘挾其東泉會武穆
皇后崩公星言奔波泣血千里水漿不入於口者至
自禹穴遄衣裳外除心哀內疚禮阨於厭降事迫於
權奪而茹慼肌膚沉痛創距故知鐘鼓非樂云之本
縗麻非隆殺之要改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入徙
戚里內屬政非一軌俗備五方公內樹寬明外施簡
惠神皋載穆轂下以清武帝嗣位進封竟陵郡王食
邑如干戶復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

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遷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兗徐北
兗青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兗徐接
壤森漸河潤未及下車仁聲先洽玉關靖柝北門寢
扃朝有以董司岳牧敷典邦教方任雖重北此爲輕
徵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又授車騎將軍兼司
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中又如故上穆三能下敷
五典闢玄闈以闡化褰鳴鐘以體國衆亮孝治緝熙
中教奪金恥訟蹊田自嘿不彰其朴用晦其明聲化
之有倫緊公是賴庠序肇興儀刑國胄師氏之選允

歸人範以本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拜八座初啓以
公補尚書令式是敷奏百揆時序夫國家之道互爲
公私君親之義遞爲隱犯公二極一致愛敬同歸亮
誠盡規謀猷弘遠矣又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
揚州刺史本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則神牧編戶殷
阜氓俗滋繁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頃之解尚書
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獻納樞機絲綸允緝武皇
晏駕寄深負圖公仰惟國典俛遵遺託俯擗天倫踴
絕于地居處之節復如居武穆之憂聖主嗣興地居

旦奭有詔策授太傅領司徒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動
以觀德地尊禮絕親賢莫貳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讚
拜不名劍履上殿蕭傅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公也
復以申威重道增崇德統進督南徐州諸軍事餘悉
如故企表疏累上身沒讓存天不憖遺梁岳頹峻某
年某月日薨春秋三十有五詔給溫明秘器斂以衮
章備九命之禮遣大鴻臚監護喪事朝夕奠祭太官
供給禮也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豈徒春人不相
傾擁罷肆而已哉乃下詔曰褒崇庸德前王之令典

迨遠尊戚沿情之所隆故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徐州體睿履正神鑒淵邈道冠民宗具瞻惟允肇自弱齡孝友光備爰及贊契協升景業燮和台耀五教克宣徽奏朝端百揆惟穆寄重先顧任均負圖諒以齊徽二南同規往哲方憑保祐永翼雍熙天不憖遺奄見薨落哀慕抽割震動于厥心今先遠戒期宜諆襲吉茂崇嘉制式弘風猷可追崇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綟綬具九錫

服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鑾輅黃屋左纛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公道識虛遠表裹融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僕妾不覩其喜慍近侍莫見其傾弛他人之善若已有之民之不臧公實貽恥誘接恂恂降以顏色方於事上好下規已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帝子儲季令行禁止國綱天憲實綜掌握未嘗鞫人於輕刑錮人於重議人有不及內恕諸己非意相干每爲理屈任天下之重體生民之俊

華袞與縕緒同歸山藻與蓬茨俱逸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邛山洛水協應叟之志丘園東國錙銖軒冕乃依林構宇傍巖拓架清猨與壺人爭旦緹幙與素瀨交輝置之虛室人野何辨高人何點躡屩於鍾阿徵士劉虬獻書於衡岳贈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屈以好士之風申其遊王之意乃知大春屈已於五王君大降節於憲后致之有由也其卉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四時序言之已詳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爰造九言實該百行遵衿禍於未萌

申炯戒於兹日非直口箴千載故乃萬世一時也命公鮮衛將軍王儉綴而序之山宇初構超然獨往側而言曰死者可歸誰與入室尚想前良伊若神對乃命畫工圖之軒牖既而緬屬賢英傍思才淑匹婦之操亦有取焉有客游梁朝者從容而進曰未見好德愚竊惑焉即命刑削投杖不暇公以爲出言自口驥騄不追聽受一謬差以千里所造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戶席寓物垂訓先是度于外寢匠者以爲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譴也無所改脩以記吾過且令

戒懼不怠，從諫如順流，虛己若不足。至於言窮藥石，若味滋旨，信必由中，貌無外悅，貴而好禮，怡寄典墳。雖牽以物役，孜孜無怠，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並勒成一家，懸諸日月，弘洙泗之風，闡迦維之化。大漸彌留，話言盈耳，黜殯之請，至誠懇惻，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易名之典，請遵前烈。謹狀

齊司空曲江行狀

梁 任昉

公稟靈昴宿，擅氣中和，一匡初登，東嶽之功可豎；埏埴在器，璉瑚之姿先表。登帷荆南，有勝童之目；襄城著孔甫之稱而已哉。故以羽儀宗家，冠蓋後進。路叔之一日千里，北海之稱美共治，方斯茂如也。志學之年，偏治經紀，登降十載，網羅百氏，藻斷贍逸，蔚爲詞宗。延賈誼而升堂，携相如而入室。加以翰牘精辯，發言有章，持論從容，辭無矜尚。自河洛丘虛，歷載二百，俾我逢掖，遂淪左衽。晉宋所以遺恨，宗祖是用頓懷。公自荷方任，志在匡復，將欲使功遂之日，身退有所。爰乃卜居金陵，營帶林壑，用辭聊城之賞，以爲疏韓之餙。人謝運往，遂輟遠圖。

齊明帝謚議

梁　任昉

以爲窮神之迹跡無繼于成名教思所宗言歸于有稱是以則天爲大義盡于翼善武功受命理貫于斯文伏惟功高五讓道冠三極愛敬始于揚名孝饗終乎嚴配寥郭大度誕君人之符閨庭小節應悵物之訓歷世允諧納揆時序貽厥之寄義均負圖懐棟惟新歷爲將及于是承制宣德定策公卿登嗣后于西鍾及獨夫於侯服既而主幼時艱仍離屯蹇應當璧

之辭注息肩之願立德以長紹開中興擬度大行取則乾徙日旻罷朝肉仕必達官曹寂寞闘扞空虛虎門肆義大足協律嚴廊有縉紳之談鄉塾無橫議之士化富而教弘此孝治遂使家少蕩子野有棲畝眞天下于掌握覽八荒于戶牖寵微金穴之家恩絶椒風之館天應民和祥符總暨故能上變雲物下涌深泉若乃青丘丹陵之國黃銀紫玉之瑞幽符遠萃論德報功方將馳道日觀清宮鳴澤爲而不恃高揖成功百川所以朝宗黍辰于焉取正豈所謂中衢均莫懸衡共執者歟

王貴嬪哀策文

梁 任昉

游衣戒節輴車命服承去椒華長辭嘉禰筒緘遺組筵委塵鞠將命啓期實惟旂數珮空響其何節姆下堂其誰傳殯宮既毀祖饋斯撤爰命史臣宜美來裔祁祓既序內德云助軒五有弘姬十斯豫誕啓邦淑選自良家爰登六列象服委虵青絇丹總辰衣素紗肅雍婦職僉曰俞往贊景望舒方娠明兩心前軌慶軒中增朗與括不愆胐魄無爽式陪璽觀有事蠶宮

降與訪道基我王風宜禮撤豆絹樂房中居貴能降在盈思沖仁者必壽彼蒼者窮如何不淑鵲化齊終藹車告途殯多既辨翻翣璀以陸離帷帐紛其舒卷山桂宮而北行經未央以西轉池綿顧而徐前服馬嘶而不踐霜霏微而初被野空籠而始彫促虞泉於難露撫悲翁于短簫母以子貴義弘前哲中爽齊側以從疑華麻縓之輕殺違副君之天至賦白華之無斁成清廟之微微非壽原之未騁

劉孝標文抄

自序

梁　劉峻

峻字孝標平原人生於秣陵縣期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圉永明四年逃還京師後爲崔豫州刑獄參軍天監中詔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隱東陽金華山余常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逢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轗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歡此一異也敬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剛強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塡溝壑而爲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力自爲序遺之好事云

孝標髫有盛才生世窘促雖遇英主反多見忌擯

落不試恨終黃泉著論自廣無所遂通仰千古之遐契竊比於馮敬通之傳乃發三同四異之歎亦可悲矣

相經序

梁　劉峻

夫命之與相，猶聲之與響，聲動乎幾，響窮乎應，雖壽夭參差，賢愚不一，其間大較，可得聞矣。若乃生而神睿，弱而能言，八彩光眉，四瞳麗目，斯實天姿之特達，聖人之符表。洎乎日角月偃之奇，龍樓虎嘷之美，地靜鎮于城綏，天關運于掌策。金槌玉枕，磊落相望，伏犀起蓋，隱鱗交映，井宅既兼，食匱已實，抑亦帝王卿相之明効也。及其深目長頸，顴頞蹙齃，蛇行鷙立，猳喙鳥咮，筋不束體，血不華色，手無春荑之柔，髮有寒蓬之悴，或先吉而後凶，或少長乎窮乏。不其悲歟。至如姬公從負扆之容，孔父眇栖遑之迹，雖下知其有後，黃中明其可貴，或飛而食肉，或皂隸晚候，初形未正，鉗若無以飽生，玉饌終乎餓死。因斯以觀，何事非命。

廣絕交論

梁　劉峻

客問主人曰，諸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絪縕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于蘭茝，道協膠漆，志婉孌於塤篪，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鐘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巧妙，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于永夕，駱驛縱橫，烟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汩蔑敘，越謨訓，捶直切，絕交遊，比黔首以鷹鸇，媲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睹鴻鵰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隆，日月聯璧，贊亹亹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于赤水，謨神睿而爲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歡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

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
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飈
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
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
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畧有五術焉若其
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錘萬物吐漱興雲
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熏灼靡不
望影星奔藉響川騖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
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

子誓殉荊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
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
閈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子冀宵燭之末光
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雁鶩之稻粱
霑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
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讌喜西都郭
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
頷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
敘溫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

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
不挂于通人聲未遒于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
騏驥之旄端軼歸鴻于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
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
而呴沫鳥因將死而哀鳴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
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于湫隘刎頸
起于苦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于陳相
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騖之倫澆薄之俗無不操權
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

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
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
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影
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荊之跋扈東陵之
巨猾皆爲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
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
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
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桓拾譬之于闤闠林回
喻之于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

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也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昭民譽遒文麗藻方駕曹

王英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軿擊轊坐客恒滿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奧隅謂登龍門之阪至於顧眄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彰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莊惠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險巇一至于此太行孟門豈曰嶄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群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送橘啓

梁　劉峻

南中橙甘，青鳥所食。始霜之旦，採之風味照座，擘之香霧噀人。皮薄而味珍，脈不粘膚，食不留滓。甘逾萍實，冷亞冰壺。可以熏神，可以芼鮮，可以漬蜜。氈鄉之果，寧有此耶。

送橘啓　六　一

與舉法師書

梁　劉峻

聞諸行李，高談徽德，逖聽風聲，心飛覓竦。無與斬仙之望，石髓太陰之思。龍燭碁星，昏昊涼雲，送秋道勝，則肥周應願，擁衣裳虹霓，帷幕霄露，餌黃菊之落蘂，酌清澗之歨流，旦候歸雁，晨鳧蕣聽，羈雌獨鶴，神影爾益，象蕭史之騎鳴鳳，列子之御長風，雖荆卿旁若無人，孝然堅卧氷雪，沉沉隱隱，何以尚之哉。至於馳騖經圖，翺翔書圖，極龍宮之妙典，殫石室之鴻記，道生伏其天真，曼倩謝其辨物，若乃智是童子，措志雕蟲，藻思内流，英華外發，葳蕤秋竹，照耀春松，爾乃領息明珠之寒，長門黜黃金之賞，盛矣美矣，煥其麗乎。昔旅浙河，貫觀粗續，不覺紙爇筆焚，魂魄斯盡。自兹厥後，兩絶珪璧，意聽聰於菁華，腸廻廻於九逝。夫日御停照，不踰隙穴，海若瀆湧，莫限隈嶋。以玉抵鵲，昔傳餘實，萁聞清徵，用瘳聣疾。然越民非髾冠之所，務國豈奏部之地。望與其進，無貽責焉。

與舉法師書　八　一

答劉之遴借類苑書

梁　劉峻

九冬有隟三餘暇時多游書圃代樹萱蘇若夫采亹亹於緗帙閲微言于殘竹嗤飫膏波咀嚼英華不知地之爲輿天之爲蓋靡測廻塘莫辨輿馬烏足以言乎是用周流墳索詳觀圖牒搦管聯翩纂兹英奇螢螢之謀止于善草周周之計利在銜羽故爲集斯文益自綴其滴耳豈製藏山之名播于士大夫哉

追答劉沼書

梁　劉峻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子有天倫之感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但懸劍空壠有恨如何

稱族子訏歊書

梁　劉峻

訏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

答郭峙書

梁　劉峻

聞君子舊矣但人非豕鹿轉加蓮滯波駛雨滯動悶山川故無由交羽觴薦雉佩覩浮雲以搔首臨清風而浩歌變燧迴星亦云勞止

與宋玉山元思書

梁　劉峻

驅馬金張之館飛蓋許史之廬習匡鼎之說詩騁谷雲之雕篆賓徒波湧輿輪靡息當是時也樂可言哉然靜思夫君愀焉斡歎何則方鑿圓枘鉏鋙難從翔鳥游魚蹉跎不狎是以賈生傾玼琰而整翮馮子握璵璠而鍛羽天誕英逸獨擅民秀心貞筠箭德潤珪璋信人之水鏡一性之鎔範而荆南雄曲高音鮮和河西名驥滅沒誰賞故若先生者進有三難退有三

樂竊覩先生未能潛翔鶩起騰霞蹐漢將由闕空衆麻田無負郭倪眉翁肩以斯故耳今賢弟賓從抗鷁奮翼越衣繡江塘或鳴騶汾渚連騎方驅擊鐘乃食萼跗若是許子徒何愛其性當棄兩仲之微迹襲二疎之風流生與漁父同嬉死與要離墓側金石可碎聲華無寂斯道坦坦先生幸其勗與

金華山栖志

宋　劉峻

夫鳥居山上層巢木末魚潛淵下窟穴泥沙豈好異哉蓋其性然也故有忽白璧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躋駁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鳥足謂毛羽痛痏在其間哉予生自原野善畏難狎心駭雲臺朱屋望絕高蓋青組且虛濡霧迷彌頗閑逸每思濯淸瀨息椒丘寤寐永懷其來尚矣

顧專淹壞民欲天從遂泊二毛得居巖穴所居東陽郡金華山東陽實會稽西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皋壤坱鬱若其群峰巒起則接漢連霞喬林布濩則春青冬綠迴溪映流則千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信卓犖爽塏神居與宅是以帝鴻遊斯鑄鼎雨師寄此乘烟故潤勒赤松之名山始縉雲之號近代江治中喬迅泥滓王徵士高拔風塵龍蟠鳳栖咸萃茲地良由碧湍素石可致幽人若哉金華山古馬鞍山也蘊靈藏聖列名仙牒左元放稱此山云可免洪水

五兵可合神丹九轉金華之首有紫巖山山色紅紫
因此爲稱靡迤坡陀下屬深渚巑岏嶾嶙上虧日月
登自山麓漸高漸峻曲路迴隘魚貫而升路側有絶
澗闞閞嵺嵱俯窺木杪焦原石邑匪獨危懸下[illegible]所
半使有廣澤大川阜陸隱脉千之葺宇實在[illegible]所
居三面皆迴山周繞有象郛郭前則平野蕭條目極
通望東西帶二澗四時飛流泉清瀏微霏滴瀝生響
白波跳沫洶涌成音並灣潰迴引交渠綺錯懸溜瀉
於軒甍激湍迴於階砌供帳無綆汲盥漱息瓶缻佩

椅楮櫪之樹梓柏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illegible]
朱實苞綠果杭白蔕抽紫莖鋪藍苯蓴捎清風[illegible]
籟垂柯櫚戶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華藥攢列至於青
春受謝萍生泉動則有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
霜宜男泫露芙蕖紅華照水皐蘇縹葉從風憑軒永
眺蠲憂忘疾丘阿陵曲衆藥灌叢地髓抗莖山筋抽
節金鹽重於素璧玉豉貴於明珠可以養性消痾還
年駐色不藉崔文黃散勿用負局紫丸翳禽翔鳥風
胎雨轂綠翼紅毛素纓翠鬣肅肅切羽關關好音皆

馴狎園池旅食雞鶩若乃場日伺晨響類鐘鼓鳴蛬
候曙聲像琴瑟玄猨薄霧清囀飛飆乘烟永吟嘯[illegible]
颸曉悅心娛耳諒所以跨躡管籥超軼笙簧宅東起
招提寺背巖面壑層軒列峙邃宇臨空博敞閑虛納
祥生白左睠右睇仁智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雲萃
調心七覺詆訶五塵郁烈戒香沾滋定水至於薫鐘
夜爇法鼓且鬧予則跕屣摳衣躬行頂禮詢道哲人
欽仰至敎每聞此河紛梗彼岸永寂熈熈然若登春
臺而出宇宙唯善是樂豈依徒言寺東南有道觀亭

亭崖側下望雲雨蕙樓菌樹隱映林篁飛觀列甍玲
瓏烟霧日止却粒之氓歲集祈仙之客餌星髓吸霞
漿乃雲衣霓裳乘龍馭鶴觀下有石屏聳峙中澗雕
琢刻削頗類人工躍流潨瀉洊湧泱咽電擊雷吼駭
目驚魂寺觀之前皆植修竹檀欒蕭瑟被陵緣阜竹
外則有良田區畛通接山泉膏液鬱潤肥腴鄭白決
漳莫之能擬致紅粟流溢鳧雁充厭春蘇與膳碧雞
冬甚味珍霜鵰角巾升於丘嶺短褐出自中園菀蔣
逼側於池湖萑蒲駢塡於原隰養給之資生生所用

無不阜實藩籬充牣崖巘歲始年季農隙時閒澗醪初泲醇清新熟則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荆林下陳鐏罍酌酒酣耳熱屢舞誼呶盛論箱庾高談穀稼嗢噱謳歌舉盃相詑人生樂耳此歡豈訾若夫蠶而衣耕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食當肉無事爲貴不求於世不忤於物莫辨榮辱匪知毁譽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警豈與嵇生齊劍揚子隆闕較其優劣者哉

沈休文文抄

梁武帝集序

梁 沈約

文思安安欽明所以光宅日月光華南風所以興詠
日角之主出自諸生鋭頂之君少明古學漢高宋武
雖闕章句歌大風以還沛好清談于暮年夫成天地
之大功膺樂推之寶運未或不文武兼資能事斯畢
者也我皇誕縱自天生知在御清明內發疏通外典
爰始貴遊篤志經術究淹中之雅旨盡曲臺之奧義
莫不因流極源披條振藻若前疑往滯舊學罕通而
超然直詣妙援終古善發談端精于持論置壘難踰
推鋒莫擬不同成誦無假含毫興絕節于高唱振清
辭于蘭畹至于春風秋月送別望歸皇王高宴心期
促賞莫不超挺睿興濬發神衷及登庸歷試辭翰繁
蔚牋記風動表議雲飛雕蟲小藝無累大道懷君人
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爲下奉上形於辭旨雖寄奏
忠規遺藁必削而國謨藩政存者猶多逮乎俯應歸
運仰傍乾錄載筆握簡各有司存如綸之旨時或染
翰暨於設簴靈囿愷樂在鎬鹿鳴四牡皇華棠棣之

歌伐木採薇出車杕杜之譏皆詠志摛藻廣命羣臣上與日月爭光下與鐘石比韻事同觀海義等窺天觀之而不測遊之而不知者矣竊唯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若舉必書無論大小況乎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言若斯而已哉謹因事立名隨源編次

棊品序

梁 沈約

弈之時義大矣哉體希微之趣含奇正之情靜則合道動必適變若夫入神造極之靈經武緯文之德故可與和樂等妙上藝齊工支公以為手談王生謂之坐隱是以漢魏名賢高品間出晉宋盛士逸思爭流雖復理生於數研求之所不能涉義出乎幾爻象未之或盡聖上聽朝之餘因日之暇廻景紆情降臨小道以為凝神之性難限入玄之致不窮今撰錄名氏隨品詳書俾粹理深情永垂芳于來葉

搜隱逸詔

梁 沈約

高尚其志義與通爻。山林不出訓光悖史。朕聽朝晏罷尚想幽人。蒲玉之禮佇聞䠞節可班下州郡博訊遠近若有道映丘園事浮高尚可以弭競遷澆遏風拯俗。皆以名聞靡或遺漏朕將闢衛室而寘几杖。關東序而授袞職。庶令江海無遺。異人必至。

梁武帝立內職詔

梁 沈約

刑于垂訓周文所以表德壺闈失序漢氏所以喪邦並被諸方策式昭戒勸魏晉以來雖云簡薄而內職名號參差不同在宋太始位置繁𦆶遂設九品且擬外朝墳委禁掖徵費無已自此相仍踵以成舊昭陽九華千門萬戶朕受命自天始基七百思所以立房自邇貽厥方來前代職品所宜因革外可詳議務令該傳

淡雅

改天監元年恩詔

梁　沈約

門下五精遞襲皇王所以受命四海樂推殷周所以改物雖禪代相舛遭會異時而微明迭用其流遠矣莫不振民育德光被黎元朕以寡闇命不先後寧濟之功屬當期運乘此時來同心萬物遂振厥弛維大造區夏永言前蹤義均慙德齊氏以代終有徵曆數云改欽若前載集大命于朕躬顧惟非德辭不獲命寅畏上靈用膺景業執禋柴之禮當與能之祚繼迹百王君臨四海若涉大川罔知攸濟洪基初兆萬品權輿思俾慶澤覃被率土可大赦天下改齊中興二年爲天監元年賜民爵二級文武加位三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逋布口錢宿債勿復收其有犯鄉論清議贓汚淫盜一皆蕩滌洗除前注與之更始長徒敕繫之身特皆原遣亡官失爵禁錮奪勞依舊典

南郊恩詔

梁　沈約

門下卜日禋饗政道莫先厚下布澤哲王是務朕仰祗靈眷俯臨億兆歲象迴環恭事亡及牲玉必薦感敬傃申升煙燎于穹昊致精誠于太乙思霑飇潤惠茲含生應天監三年內犯奪勞及左降可悉原降繼市職不充人身及家口質繫悉皆還私家督備前歲三五犯謫因及隨曹景宗役司州委叛應謫役者並量所斷降尚書所檢巧隱淫辭普更開恩百日各聽自首不問往罪京師三縣尤窮之民詳加賑恤主者速條格施行

與謝朏勑

梁　沈約

吿以菲德屬當期運鑒與吾言思隆治道而明不遠燭所蔽者多實寄賢能匡其寡闇嘗謂山林之志上所宜弘激貪厲薄義等爲政自居元首臨對百司雖復執文經武各脩厥職群才競爽以致和美而鎮風靜俗變教論道自非其頻高人莫膺茲寄是用虛心側席屬想清塵不得不屈茲獨往同此濡足便望釋蘿襲袞出野登朝必不以湯有慙德武未盡善不降其身不屈其志使璧帛虛往蒲輪空歸傾首東路望兼立表羲軒邈矣古今殊事不獲總駕崆峒依風問道今方復引領雲臺虛已宜室紆賢之懷載結寤興

爲劉棨表

梁　沈約

陛下則天開業冠帶要荒輶軒章敬爻軫於遐路捨築投竿相望于魏闕或以開圻未採管庫遺賢執戟忘疲倚輸不息

讓僕射表

梁 沈約

臣聞役壯休老、上典所優、長行恭息、事身恒分、若夫玄黃未巳、非秋駕之御、筋力爲川竝強仕之時、養老杖鄉、抑推前典、服戎告謝、視學匪任、宿肉極其虛憊、歲制防其不辜、實所以爾、假衰疾暇屏淪蘀、

奏彈王源

梁 沈約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義、升降窳隆、誠非一揆、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雜、罔計廝庶、販鬻祖曾、以爲賈道、明目腆顏、曾無愧畏、若夫盛德之胤、世業可懷、樂郤之家、前徽未遠、既壯而室、窺貲莫非阜隸、結辭以行、箕帚咸失其所、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爲之歎息、自宸歷御寓、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陛下所以負扆興言、思清敝俗者也、臣實儒品、謬掌天憲、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孤鼠微物、亦蠹大猷、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源雖人品庸陋、胄實參華、曾祖雅位登八命、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釆儲闈、亦居清顯、源頻叨諸府戎禁、豫班通徹、而託姻結好、唯利是求、玷辱流輩、莫斯爲甚、源人身在遠、輒摒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

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胤胄家計溫足見託爲息鸞覓婚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閥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爲王慈吳郡正閤主簿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爲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爲聘禮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殁武秋之後無聞東晉其爲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寔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且買妾納媵因聘爲資施衿之費化充牀笫鄙情贅行造

次以之糾慝繩違允茲簡裁源即主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布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不猶雜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之人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高門降衙雖自己作蔑祖辱親於事爲甚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點世塵家將被比屋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源官品應黃紙臣輒

奉白簡以聞

賀齊明帝登祚啓

梁　沈約

竊惟皇源浚遠帝寶連暉基深慶厚道貫萬葉而鬱林凶德早樹行侔人經巡聽之所未書宗廟之殆如綴百靈聳動九服廻遑結后來之望思庇民之主日月以冀遐邇翹心伏惟陛下大聖在躬君德夙表龍章日縟煥若麗天納麓賓門道風遐被眘化神行無思不洽獄訟允歸天人戴仰屈飛龍之恥紆汾陽之遠情遂克心以臨億兆敷舜烈以膺寶命雖中宗之興殷道宣后之隆漢德異世同符千載一揆刑措之業方遠隆平之基在焉率土含欣懽生載賴况臣早蒙覆潤夙荷恩靈踊躍外識心不勝慶謹紹民和式流星澤塗歌里忭載懷鳧藻

爲東宮謝勑賜孟嘗君劍啓

梁　沈約

田文重氣徇名四豪莫及寶劍雄身故能威陵秦楚人高事遠遺物足奇謹加玩服以深存古之懷

謝勑賜氷啓

梁 沈約

竊唯司寒軋響耿目前代凌室曠官歷茲永久聖功闡物逸典備甄窮深既採園池靡用何藉羔秬無災霜雹

與徐勉書

梁 沈約

吾弱年孤苦傍無朞屬往者將墜于地契濶屯邅困於朝夕崎嶇薄宦事非為巳望得小祿傍此東歸歲逾十稔方忝襄陽縣公私情計非所了具以身資物不得不任人事永明末出守東陽意在止足而建武肇運人世膠加一去不還行之未易及昏猜之始王政多門因此謀退庶幾可果託卿布懷於徐令想記未忘聖道聿興謬逢嘉運往志宿心復成乖爽今歲

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事由恩奪誠不能弘宣風政光闡朝猷尚欲討尋文簿時議同異而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年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觀傍覧尚似全人而形體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僶俛解衣一卧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筭豈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冒

欲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
堪惟思是策

報博士劉杳書

梁 沈約

生平愛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歡多與時奪日暮塗殫
此心往矣猶復少存閑遠徵懷清曠結宇東郊匪云
止息政復頗寄夙心時得休偃仲長游居之地休璉
所述之美望慕空深何可髣髴君愛素情多惠以二
贊辭采妍富事義畢舉句韻之間光影相照便覺此
地自然十倍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弘多輒當置之閣
上坐臥嗟覽別卷諸篇並爲名製又山寺既爲警策
諸賢從時復高奇解頤愈疾義兼乎此遲此歡卽更
共申析

報王筠書

梁　沈約

覽所示詩實為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夔牙接響顧有餘慙孔翠群翔豈不多愧下情拙目侔佇新奇爛然總至權輿已盡會昌昭發蘭揮玉振克諧之義寧比笙簧思力所該一至乎此嘆服吟研周流繾念昔時幼壯頗愛斯文含咀之間倏焉疲暮不及後進誠非一人擅美推能實歸吾子遲此閒日清覯乃申

簡沈驎士

梁　沈約

獨往之業雖闕前載高塵逸軌罕或共時未嘗不撫衣興懷望古遐矚尊賢拔俗逌然沉濵自遠幽貞之操義高篆策雖蒋詡不窺城市鄭真名動京師何違之有名山既鄉內所豐淸川亦坐卧可對不出戶庭而與禽鳥齊美哉約少不自涯早愛幽棲逐食推遷未諧宿願冀幽期可託克全素履與尊弋釣泉皐以尉閑暮則生平之心於此遂矣

答陸厥問聲韻書

梁 沈約

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别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于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于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何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于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自古辭人豈不知宮

羽之殊商徵之别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絃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嘽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縟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盡辨此

極是正論啓世至今遵用但所謂平頭上尾者太拘亦不盡然揔之沈韻一行便是詞壇去古今一大變革

形神論

梁　沈約

凡人一念之時，七尺不復關所念之地。凡人一念，聖人則無念不盡。聖人無已，七尺本自若空，以若空之七尺，總無不盡之萬念，故能與凡夫異也。凡人一念忘彼七尺之時，則目廢於視，足廢于踐，當其忘目忘足，與夫無目無足亦何異哉。凡人之暫無本實有，無未轉瞬有已隨之。念與形乖，則暫忘念與心謝，則復合念在七尺之一處。則他處與異人同，則與非我不異。但凡人之暫無其無，其無甚促。聖人長無其無，其無甚遠。凡之與聖，其路本一。一念而暫忘，則是凡品；萬念而都忘，則是大聖。　形神幾乎惑人

疑因果相主，毫分不爽，美惡之來……有定業，而六度所修，咸資力致。若循此力致，復有前因，因熟果成，自相感召，則力致之功，不復得立，六度所修，幾于廢矣。釋迦邁九劫，勇猛所成，勇猛之因，定于無始，本不資九，安得稱劫。余以爲因果情照，本是二物，先有情照，却有因果，情照既動，而因果隨之，未有情照，因果何託。因識二塗，用合本異，其本既異，厥體不同。情照別起，於理非礙，六度九劫，差不足疑也。

七賢論

梁 沈約

嵇生是上智之人值無妄之日神才高儁故爲世道所莫容風遌挺特蔭映於天下言理吐論一時所莫能參屬馬氏執國欲以智計傾皇祚誅鉏勝己靡或有遺玄伯大初之徒並出嵇生之流咸已就戮嵇審於此時非自免之運若登朝進仕映邁當時則受禍之速過於旋踵自非霓裳羽帶無用自全故始以餌朮黃精終於假塗託化阮公才器宏廣亦非衰世所

容但容貌風神不及叔夜求免世難如爲有塗若率其恒儀同物俯仰邁群獨秀亦不爲二馬所安故毀行廢禮以穢其德崎嶇人世僅然後全仲容年齒不齒不懸風力粗可慕李文風尚景而行之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既託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滿終日陶兀盡年酒之爲用非可獨酌宜須用侶然後成歡劉伶酒性既深子期又是飲客山王二公悅風而至相與莫逆把臂高林徒得其游故於野澤銜杯舉樽之致寰中妙趣固冥然不睹矣自嵇阮之外山向五人止是風流器度不爲世匠所駭且人本含情情性宜有所託慰悅當年蕭散懷抱非五人之與其誰與哉

彌勒贊

梁　沈約

乘教本一法門不二藉基累明功由積地耿耿長津遙遙遐轡道有常尊神無恒器脫屣王家來承寶位慧日晨開香雨宵墜藉感必從憑緣斯至曰我聖儲儀天作貳尚想龍柯瞻言思媚鐫石圖徽雕金寫祕望極齊工舉光等邃超矣福臻融然理備敬勒玄蹤式傳遐懿

陶潛傳

梁　沈約

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潯陽柴桑人也曾祖侃大司馬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郡

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卽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之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至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

菊叢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卽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蓄素琴一張無絃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着之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爲訓戒曰天地賦命有往必終自古聖賢

誰能獨免子夏言曰死生由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豈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邪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家貧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幼而饑寒耳常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旣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玆苦心良獨罔罔少年來好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窗下臥遇凉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恨汝輩稚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弟兄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共父之人哉穎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氾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愼哉吾復何言

又爲命子詩以貽之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

栖禪精舍銘

梁　沈約

此寺征西蔡公所立、昔厲藩麾、預班經創之始、今重遊踐、鑒舊興懷、故爲此銘以傳芳迹、

巖嶺旅逸、地遠栖禪、蘭房葺蕙、嶠甍架煙、南瞻巫野、北望淮天、遙哉林澤、曠矣江田、容心覩寂、慧相淳筌、眷惟斯踐、愴屬遐年、遊仁厲遠、宅貨憑旃、頒創神苑、陪構靈椽、瞻禁拓闕、望鷲疏山、製石凋響、栖理凝玄。曠移羽旆、聊別松泉、委組東國、化景西蓮、紛黜夷畋、

蓬篠粗遷、重依淺遠、復逐旌懸、往辭妙蜷、今永芃筵、八翻海鵠、九喋巖蟬、珮華長掩、懋迹空傳、式籍雲拱、敢告祥緣、

桐柏山金庭館碑

梁　沈約

夫生靈爲貴、有識斯同、道天云及、終天莫反、故仙學之祕、上聖攸尊、啓玉笈之幽文、貽金壇之妙訣、駐景濛谷、還光上枝、吐吸烟霞、變煉丹液、出沒無方、升降自已、下栖洞室、上賓群帝、覩靈岳之驟啓、見滄波之屢竭、望玄洲而駿驅、指蓬山而永鶩。芝蓋三重、偶螭龍之蜿蜒、雲車萬乘、栽旗旆之逶迤、此蓋栖雲五嶽未暨、夫三清者也、若夫上玄與遠、言象斯絕、金簡玉

字之書、玄霜絳雪之寶、俗士所不能窺、學徒不敢輕京、且禁誓嚴重、志業艱劬、自非天稟上才、未易可擬、自惟凡劣、識鑒鮮方、徒抱出俗之願、而無致遠之力、早尚幽閒、屏棄情累、留愛巖壑、託分魚鳥、塗愈遠而靡從、年既老而不衰、高宗明皇帝以上聖之德、結宗玄之念、忘其菲薄、曲賜提引、未自夏汭、固乞還山、權憩汝南縣境、固非息心之地、聖主纘歷、復蒙絷維、永泰元年、方遂初願、遂遠出天台、定居茲嶺、所憩之山、實惟桐柏、靈聖之下都、五縣之餘地、仰出星河、上參

倒景高崖萬沓邃淵千廻因高建壇憑巖考室飾降
神之宇置朝禮之地桐柏所在厥號金庭事爲靈圖
因以名館聖上曲降幽情留信彌密置道士十人用
祈嘉祉約以不才首膺斯任永棄人群竄景窮麓結
懇志於玄都望霄容於雲路仰宜國靈介玆景福延
吉祥於清廟納萬壽於神躬又願道無不懷澤無不
至幽荒屈膝戎貊稽顙息鼓輟烽守在海外因此自
勉兼遂微誠日久勤劬自強不已翹心屬念晚臥晨
興餐正陽於符午念孔神於中夜將三芝而延佇飛

九丹而宴息乘鳧輕舉留舄忘歸以兹丹款表之玄
極無曰在上日鑒非遠銘石寢館以旌厥心其辭曰
道無不在若存若亡於惟上學理妙精方用之日損
言則非常倏焉靈化羽衣霓裳九垂堯光三山璀璨
日爲車馬芝成宮觀虹旌拂月龍轎漸漢萬春方嘉
千齡始旦伊余非薄竊慕隱淪尋師講道結友問津
東採嵩澤西遊漢濱依稀靈眷髣髴幽人帝明紹歷
惟皇纂位屬心鼎湖脫屣神器降命凡底仰漸靈祕
瞻彼高山興言攢贊啓基桐柏厥號金庭喬峰迫峭

擘漢分星臨雲置壇觴岳開桃淵塗蹇產林圻葱青
誰謂應遠神道微密慶集宮闈祥流罕畢其久如地
其恒如日壽同南山與天無卒榮生變煉外示無功
少君飛轉寄與神通因資假力輕舉騰空庶憑嘉誘
水濟微躬

豫章文憲王碑

梁 沈約

世載冠冕之暉，家開配天之業，洪源邁于委水，雲峰冠于削成。公白天攸縱，非待河岳，道亞生知，德備藏往，摩赤霄而理翰，望閶闔以上馳，廻風颷於襟袖，宅山川於懷抱。爰初弱冠，藏器俟時，康莊廣闢，倫禮賢之館，杞梓備收，馨蘭之畹，既駕朱驂，又敷衮職，升降軒陛，率由孝敬，謙以備物，貴以在身，再摛鄙巳，三吐忘倦，公德惟民望，位冠朝首，儀表瑰雄，風神秀傑，每至三元首旦，華裔在庭，執玉端闈，冠冕百辟，外夷震聳，循單于之懼王商，群后瞻慕，若衆星之俯日月，雖彼以周公之親，居周公之任，道格皇天，光被四海，而小善靡失，輶德必從，譬由畎澮匪讓，所以森致江河，土壤同歸，故能鬱成嵩岱，保翼三善，弘正九儀，鈞彼太常，懸諸日月。銘曰

大德風邁，其美雲從，事貴愈貶，禮峻彌恭，且有厚命，車服以庸，羽儀列辟，瑤冕羣龍，周實多祜，漢有餘慶，奕奕皇族，於斯爲盛，公之文/終，和且敬，是惟宗國。戊邦作詠。

比丘尼僧敬法師碑

梁　沈約

立言道往標情妙覺置想依空練心成學組日悠長疏年緬邈風遷電以斯理莫違神有殊適形無異歸臨泉結慟有愴徂暉松飈轉蓋山雨披衣載刊貞軌永播餘徽

太常卿任昉墓銘

梁　沈約

天才俊逸文雅弘備心爲學府辭同錦肆含華振藻鬱爲高致川谿望歸巖阿待闕幽光忽斷窮燈照滅爾有令問蘭薰無絕

司徒謝朏墓銘

梁　沈約

嶽神昔降，和氣今鍾，以彼天爵，變爲人龍，崇基徃峻，世德今重，漢亊作傳。靈位攸待，我君應待。非公莫宰，華袞既襲，輕雖自改。形雖廟堂，心猶江海。經邦已備，皇情迴屬，素緋輟御，玄雲罷曲。

范雲墓誌銘

梁　沈約

合契與王匪勞物色乘風欻起化成龍翼乃作喉脣帝猷必舉乃作銓衡彝倫有序北京徂峻東川迴薄藴吾名臣終天靡作

齊司空柳世隆行狀

梁　沈約

公禀靈華嶽幼挺珪璋淸襟素履發乎齠丱及長風質洞遠儀止詳華動容介矩出言被律昔沈攸之狼據陝西氣陵物上而太祖登庸作宰天歷在躬攸之播封豕之情懲令荆之力兕甲十萬鐵馬千羣水陸長驚志窺皇邑公抗威川渓勇畧紛紜顯晦有方出沒無緒攸之乃及旆互闘親受矢石增櫓乘埤嚴衞駕雉雲翺俯闚地穴斜通半藏晩逾負戶晨汲公乃

綏衆以武應敵以奇鹽鋒電曜威策雲衆事切三版之危氣損九天之執殘寇外老逆黨內摧焚舟委甲掬指皆逝公風標秀徹器範弘潤茂乎辭彩雅善鼓琴掬純蔡之高芬纂鍾稽之妙曲雖嬰拂世務而素業無改臨姑蘇而想八桂登衡山而望九疑七紆邪組三臨蕩甸五職瑞扆一司百揆固可以齊衡八凱方駕五臣

冠子祝文

梁　沈約

醴茲令日元服肇加成德既舉童心自化行之則至無諱道貽敦以秋實食以春華無恥下問乃致高車子孫千億廣樹厥家

賽蔣山廟文

梁 沈約

我皇體天御宇，望日表尊，備樂變乎笙鏞，懋禮華于俎豆，遐無不懷，遠無不肅，爲黃玄素之容，革移丹綠之狀。泉露改味，日月重光。仰惟大王年踰二百，世兼四代，揚玉桴，布瑤席，秦梁楚趙之巫，把瓊茅而延佇。燕衛宋鄭之音，結流風而成曲。九疑之乘蔽日，三山之駕若雲。

修竹彈甘蕉文

梁 沈約

長兼淇園貞幹臣修竹稽首臣聞芟夷蘊崇，農夫之善法，無使滋蔓，剪惡之良圖。未有蠹苗害稼，不加窮伐者也。切尋蘇臺前甘蕉一叢，宿漸雲露，荏苒歲月，擢本盈尋，垂蔭含丈，階緣寵渥，銓衡百卉，而予奪乖爽，高下在心，每叨天功，以爲己力，風聞藉聽，非復一塗，猶謂愛憎異說，所以掛乎嚴網。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草到園同訴，自稱雖慙杞梓，頗異蒿蓬，陽景所臨，由來無隔，今月某日巫岫斂雲，秦樓開照，乾光弘普，罔幽不矚，而甘蕉攢莖布影，獨見鄣蔽，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偏辭難信，敢察以情，登攝甘蕉左近杜若、江蘺，依源辨覆，兩草各處，異列同款。既有證據，羌非風聞。切尋甘蕉出自藥草，本無芬馥之香，柯條之任，非有松栢後彫之心，蓋闕葵藿傾陽之識，憑藉慶會，稽綜倫等，而得人之譽靡即，稱平之聲寂寞，遂使言樹之草，忘憂之用莫施，無絕之芳，當門之弊斯在。妨賢敗政，孰過於此，而不除戮，憲章安用？請

以見事徙根翦葉斥出臺外庶懲彼將來謝此衆屈

徐孝穆文抄

玉臺新詠序

陳 徐陵

凌雲槩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爲柙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亦有潁川新市河間觀津本號嬌娥曾名巧笑楚王宮內無不推其細腰魏國佳人俱言訝其纖手閱詩敦禮非直東鄰之自媒婉約風流無異西施之被教弟兄協律自小學歌少

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箜篌雜引非因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至若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仙閼氏覽而遙妒且如東鄰巧笑來侍寢於更衣西子微顰將橫陳於甲帳陪遊馺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妝鳴蟬之薄鬢照墮馬之垂鬟反插金鈿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脂偏開兩靨亦有嶺上仙童分丸魏帝腰中寶鳳授曆軒轅金星與婺女爭華麝月共嫦娥競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

孺宜結陳王之佩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別眞可謂傾國傾城無對無雙者也加以天情開朗逸思彫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惟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蒲萄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爲累德之辭其佳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旣而椒房宛轉柘館陰岑絳鶴晨嚴銅蠡晝靜三星未夕不事懷衾五日猶餘誰能理曲優游少託寂寞多閑厭長樂之疎鐘勞中宮之緩箭

輕身無力怯南陽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爲歡盡於百驍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箸無怡神於暇景惟屬意於新詩可得代彼萱蘇微蠲愁疾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藉篇章無由披覽於是燃脂暝寫弄墨晨書撰錄艷歌凡爲十卷曾無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於是麗以金箱裝之寶軸三臺妙迹龍伸蠖屈之書五色花牋河北膠東之紙高樓紅粉仍定魯魚之文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靈飛六甲高擅玉函鴻烈仙方長推丹枕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旣終朱鳥窗前新粧已竟方當開玆縹帙散此縚繩永對玩於書帷長循環於纖手豈如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習竇傳黃老金丹之術不成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東臺甲館流詠止於洞簫變彼諸姬聊同棄日猗歟彤管麗矣香奩

陳仲醇曰緗口錦心又香又艷今人浪稱才情讀此寧不愧死

始興王詔

陳 徐陵

漢祖天倫伯叔追封晉元世系瑯邪傳國仰惟二后重光率由前典朕昔因蕃次蒙繼本宗分在要荒久離寒燠天嘉紹祚別命皇枝歸自崤函禮隔登獻每至霜庭可履嚬埋寢而懷悲風樹鳴條望章陵而增感今嗣王乖德獲罪慈訓永言王莫宜自朕躬但國步時艱皇基務切復奉家業丹彝帝圖重違情禮言深哽慟可以第二皇子升陵爲始興王

勸進梁元帝表

陳 徐陵

臣陵言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居代維賢終纂高皇之祚無爲稱於革鳥至治表於垂衣而撥亂反正非聞前古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莞炎運猶昌枝分南頓登得掩顯姓於軒轅非才子於顓頊莫不因時多難俱繼神宗者也伏惟皇帝陛下出震等於勛華鳴謙同於旦奭握褒秉鉞將在御天玉勝珠衡先彰元后神祇所合非惟太室之祥圖諜斯歸何止

堯門之瑞若夫大孝聖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固以作訓生民貽風多士一日二日研覽萬機允文允武包羅羣藝擬玆三大賓是四門歷試諸艱咸熙庶績斯無得而稱也自無妄爲象鍾禍上京梟獍虔劉宗家蕩墜銅頭鐵額與暴皇年封豨修虵行災中國靈心所宅下武其興望紫極而行號瞻丹陵而殞慟家究將報天賜黃身之旗國害宜誅神奉玄狐之錄越李軌於河津征陶謙於海岱滕公擁樹雄氣方嚴張繡交兵風神彌勇忠誠貫於日月孝義感於冰霜如

雷如霆非貔非虎前驅效命元惡斯殲旣挂膞於西
州方燃廝於東市蚩尤三塚詎謂嚴誅王莽千段非
云明罰靑羌赤狄同畀狼豺胡服夷言咸爲京觀邪
幾濟濟還見隆平宗祀愔愔方承多福自氛氳渾沌
之世 ■ 栗陸之君卦起龍圖文因鳥跡雲師火帝
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星躔東井
時破崤澠雷震南陽初平尋邑未有援三靈之已墜
救四海之羣飛赫赫明明龔行天罰莫如當今之盛
者也於是卿雲似蓋晨映姚鄉甘露如珠朝垂原寢

芝房感德咸出銅池蓂莢伺辰無勞銀箭重以東漸
玄兔西踰白狼高柳還風扶桑銜日莫不編名屬國
歸質鴻臚荒服來賓遐邇司慶其文昭武穆斷鳥也
如彼天平地成功業也如此久應旁求掌故詢詔天
官斟酌繁昌經營高邑宗王啓霸非勞武德之候清
蹕無虞何事長安之邸揚龍旂以饗帝御鳳扆以承
天曆數在躬疇咨爲讓去七月二十四日兼散騎常
侍柳暉等至鄴伏承聖旨謙冲爲而不宰或云洛陽
未復函谷無泥旋駕金陵方膺天眷愚謂大庭少昊

非有定居漢祖殷宗皆無恒宅登封岱嶽且署明堂
巡狩荆州時行司隸何必西墉虎踞乃建王宮南望
牛頭方稱天闕抑又聞之玄珪旣錫蒼玉無陳乃械
樸之愆期非苞茅之不貢雲和之瑟久廢甘泉孤竹
之管無聞方澤豈不懼歟伏願陛下因百姓之心振
萬邦之命豈可遂廻固讓方示石戶之農高謝爲君
徒弘箕山之客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見聖人之不仁
率土翹翹蒼生何望昔蘇季張儀違鄉負俗尚復招
三方以事趙請六國以尊秦況臣等預奉皇華親承

朝命珪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加牢
貶佞隨世汙隆瞻望鄉關誠均休戚但輕生不造命
與時乖等一介之行人同三危之遠擯承間內殿事
絕耿介之因封奏邊城私等劉琨之哭不勝區區之
至謹拜表以聞

讓左僕射初表

陳 徐陵

臣聞五十之歲揚雄擬經六十之年平津對策若斯彊壯無歎者老臣勵則胄華軒冕才允卿相出納流譽朝野具瞻臣弘正國老儒宗情尚虛簡玄風勝業獨王當年臣種氣懷沈密文史優裕東南貴秀朝廷親賢並兒壯猷皆宜左執若漢武好少則微臣已老若周文愛老則有此羣才伏願天明更謀梓匠求其妙選稱是能官

讓左僕射初表

爲始興王讓瑯邪二郡太守表

陳 徐陵

甫離懷袖裁脫綺紈適賀隆私使膺珪組執玉不起摳衣未勝自甘泉通火細柳屯兵分帶戎麾頗同彊埸言瞻漢草乃曰中州遙望胡桑已成邊邵誠復居藩體國應思馬駿之功論地維親宜慕蕭彰之勇

讓瑯邪守表

為王儀同致仕表

陳　徐陵

尺波歸海恒歎不居爝火為薪猶悲假續况復星廻日薄通人有乞老之言鐘鳴漏盡前史有夜行之誡五陵豪族家傳軒冕四姓卿侯榮由恩澤雖虚名靡實世官非才雖年力方彊不能辭退今三元肇慶六呂司春得奉萬壽之辰豫齊百辟之禮便釋朝衣謹遵初服方同孔光之杖哉遊戶庭廣德之車方懸私館

安成王讓錄尚書表後啓

陳　徐陵

臣聞閒平就國乃盛漢之常儀郕霍無官實宗周之明典何則皇季之重非待歷階王爵之隆自高羣辟况臣戢翼要荒亟離寒暑進懸趙勝能定楚後退匪齊文馳免秦厄固以內切皇心外貽家耻甘輸重餌降禮單于迴城十五如諸和璧市鄉三十聊同寶劍武夫力而獲諸原微臣還而反諸敵聽言馬駿著龐右之功追念曹彰克烏丸之虜前王子弟若此勳庸撫其反而豈可勝愧

謝勑賚燭監賞荅齊國移文啓

陳 徐陵

昔班彪草移阮瑀裁書馳譽當年遂無加賞非常不賚始自今恩雖賈逵之頌神雀賓攸之對鼪鼠漢臣射覆之言魏士投壺之賦方共寵錫獨有光前官燭斯燃更懸良史帑光可學乃會耆年臣職居南史身典東觀謬逐私榮傳之方策

與北齊尚書令求還書

陳 徐陵

叩頭叩頭夫一言所感凝暉照于魯陽一志冥通飛泉涌于疏勒況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隣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剝鍾亂本朝情計馳惶公孫繚亡成骸骨之請徒淹歲寒顏沛之祈空盈卷帙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然事不閒之于昔分鑣命爲之世覬沔丹济之年則有日烏流災風禽騁暴天傾西柱地缺東門盛旱折三州長波含五岳我大梁膺金圖而有亢纂玉鏡而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爲時斯固窮通之恆理也至若荊州刺史湘東王機神之本元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爲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乎總章九州之音登于司樂虞夔拊石晉曠調鍾未足頌此英華無以宣其盛德者也若使郊禋是其寧非祀夏之君龕定京師即是匡周之霸豈徒爾千徙離期月爲都帝光遷河周年成邑方今越裳藐藐馴雉北飛肅慎茫茫風牛南偃吾君之子含識知歸而答吉云何所不投身斯所未喻一也又聞晉熙等郡皆入

貴朝去我尋陽經塗何幾至於鐺鐺曉漏的的宵奇
既激湘而相鬪臨高臺而可望泉流寶蓋遥憶金城
爭號香爐依然廬岳日者鄱陽嗣王範治兵匡派屯
[illegible]洞波朝夕殘青春秋方物吾無從以躋報彼有路
西齊纔豈其然乎斯不然矣不謂邵陵王綸通和此
國郢中上客雲聚魏都鄴下公卿風馳江浦豈盧龍
之還于彼新闘銅駝之街于我長閉何彼途甚易非
勞于五丁我路爲難如登于九折地不私載何其爽
歟而各旨云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又晋熙廬江

北齊文選書十人　二

義陽安陸皆云款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静晏
自斯以北俘鼓不鳴隣憾所通自此以南上雲未缺
如其境外脫殞輕軀幸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
又此實遊通無貨殖參非韓起聘鄭私買玉環吳札
過徐躬要寶劒由來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皆已
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可知矣且據
圖刎首愚者不爲運斧全身庸流所鑒何則生輕一
髮自重千鈞不以賈盜明矣骨肉不[illegible]見阿祖皮毛
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無憂也

蒙遣使殷有

貴矜本朝非降平之時遊客豈皇華之勢輕裝獨宿
非枲聚蘱之儀微騎朋行亭堡輔軒之禮婦人將從
秘具驢騾緣道亭郵唯希疏粟若曰留之無煩于執
事遣之有費于官司或以頗沛爲言或云資裝可懼
固非通論皆是外篇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徒應
還侯景凶逆殲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懷憤厲既
不獲投身社稷銜難釆輿因家殊出尤千鑾割王莽
安所謂倪眉頓膝歸奉冠纓佩弭服鞭爲其皁隸又
日者通和方敦曩睦兇人徂詐遂駭狠心頗擬宋萬

北齊文選書十人　三

之誅彌懼荀罃之請所以奔蹄勁角專恣憑陵凡我
行人偏鍾讐憾正當菹筋臨骨抽舌探肝于彼兇情
猶當未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聞本朝
王公名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沉城闕丘墟蓁遂
頹芸與師還望咸爲草萊覇陵回首皆霑霜露此又
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義爭免冤讐我有何勳爭歸委
質昔鉏平貴將懸重于陸公叔向若流深知于禮茂
吾躋不斂常慕前修不圖明庶爲懷翻其以此量物
昔梁氏將亡群兇挺爭諸賢戮力想得其朋爲葛榮

之黨也爲邢杲之徒耶如曰不然斯所未喻四也又假使吾徒還爲兇黨侯景生于趙代家自幽恒在則有司行爲連率山川形勢軍國典章不勞請著爲鑒便當備指能筭景以遣逃小醜羊豕同群身寓江皐又留河朔鄉井鄉邑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宮闈秘事皆若雲霄英俊訏謨寧非幃幄或作鷙以定策或焚藁而奏書朝廷之士猶難參預羇旅之人何階耳目至于禮樂沿革刑政寬猛謳歌已遠爲鄰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

且其牙齒爲間諜者哉若謂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侯奚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日江關之有濟河橋馬變曾非宋典之好關路雞鳴皆是田文之客何其通蔽乃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彈齊前經倘同俘侯之尨追肆韓山之怒則凡諸元帥並釋縲囚爰及偏裨同加恩禮乃至鍾儀見赦朋笑遵途襄老蒙歸虞歌引路吾等張旗拭玉脩好尋盟涉泗之與浮河郊勞至于贈賄公恩既備賓敬無違今者何罪翻蒙貶責若以爲言斯所未喻六也

若曰妖氛永久喪亂悠然哀悼奔波存其形魄因以銘感厚德戴此洪恩譬渤澥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啄非有意于樊籠江海飛浮本無情于鍾鼓况吾等營魄已謝餘息空留悲默爲生何能支久是則蹶蒙發護更天天年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七也若云逆豎殲夷當聽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洽陳夫亨屯治亂豈有意于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僧又杖鄉計彼後生有隨而已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

籤之方吾知其訣正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可望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標勝託書圖文彩已曰洪荒終于幽厲如在今日寧有其人爰至春秋微宜商略夫宗姬殄墜霸道昏而或執政之多門或陪臣之凉德故臧孫有禮翻囚與國之賓周伯無罪空怒天王之使遂其卿于兩館縶樂子于三年斯匪貪亂之風邪寧北當今之高例也至于雙崤且帝四海爭衡或指趙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自求盟于楚殿躬奔堂于秦庭輸寶鼎以託齊王

慝安車而誘梁客其脣唇敗舌分路揚鑣無罪無辜
如兄如弟逮乎中陽受命天下同規巡省諸華無間
幽并及三方之䏝也孫甘言以娬媚曹屈詐以羈縻
旌幹歲到于勾吳冠蓋年馳于庸蜀則客嘲殊險賓
戲巴深共晉遊談說云猜忤若使搜求故實脫有前
蹤恐是叔世之姦謀而為邦之勝略也抑又聞之雲
雨之帝流淳乃異其風龍躍麟驚王霸雖殊其道莫
不崇君親以錫物敦敬養以治民預有邦家曾無隆
替吾本違溫凊仍屬亂罹冠虜猖狂公私播越蕭軒

旌御王舫誰特瞻望鄉關何心天地自非生憑[illegible]竹
母出空桑行路含情猶其相愍當以擇官而[illegible]日
于家擇事而遊非云忠國况乎欽承有道[illegible]萬南王
邦史明經鴻臣[illegible]禮巡方省化咸問高年東序西郊
皆尊耆老具且埠玉帛通聘來朝屬世道之屯期
鍾生民之否運無年累載無申元直之祈徒治吞聲
長對公閭之怒情碍之訴翻同逆鱗忠存之言皆應
判古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且天倫之愛何待怎
依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以清河公主之貴餘姚書

佐之家莫限高卑皆被驅掠自東南醜虜抄敗飢民
臺署郎官俱餓墻壁况吾生離死別多歷暄寒孀室
嬰兒何可言念如得身還壞躬自推求猶冀提携俱
免凶虐夫四聰不達華陽君所謂亂臣百姓無冤孫
叔放稱為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參贊經綸非虎非貔
聞詩聞禮而中朝大義

論邊境事書

陳 徐陵

國有三處民有四安所謂通和是由隣睦況周陳款好一紀于兹懐抱相期百世方遠灌爪之美久粉邊吏拾橡之尤想應無忽梁氏以漸水東為安淛小郡宜屬巴州多歷年所此於荆部本包分界近符刺史符元舉啓稱蕭山歸忽遣杜元茂神僧訓等將牽人馬踰淄瀆涉漸便置城障謀為侵軼適荷隣德合州見還不容今眷仍縱蕭氏元舉累移論及翻相河漢

吏往研問便騁鋒鏑彼軍人恃勇遂致停擒閒命紛紜甚以驚歎其商奄餘孽才力甚微爲彼邊城良懸大國但情均忌器不可加兵使勑軍司以禮相放且前歲所大疆城本以南平等五郡輸薦貴朝至如安湘既屬巴郡幸承隣惠無候涉言放下漸東唯如澧北政是標其大指屬荆州之界耳彼此方申分好義絶規圖所貴唯和所重唯信夫以南平等郡地壙民豐雲夢之田楚王為寶吳當勁蜀晉拒强秦齊彼山川並爲州鎮朕若棄其仁義務廣封域寧容延歲並責周朝今者和親巴國山岳而方謀尺寸之土用益兼葭之地哉幸非竊疾相見鑒容江陵小冠既爾虔劉前至之言或相誣罔一二因使人宇文平口具其懐耿耿故此相白陳辞頓首

在北齊與楊僕射書

陳　徐陵

陵叩頭叩頭夫一言所感凝暉照于魯陽一志冥通飛泉涌于疏勒況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降國相關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剝鍾亂本朝情計馳惶公私哽懾而骸骨之請徒淹歲寒顛沛之祈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執事不聞之乎昔分權命厤之世覩河拜洛之年則有日烏流災風禽騁異天傾西北地缺東南盛旱坼三川長波含五嶽我大梁膺

金圖而有亢纂玉鏡而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為時斯固窮通之恒理也至如荊州刺史湘東王機神之本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為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于總章九州之歌登于司樂虞夔拊石晉曠調鍾未足頌此英聲無以宣其盛德者也若使郊禋楚翼寧非祀夏之君戡定艱難便是匡周之霸豈徒豳王徙雍并月為都姚帝遷河周年成邑方今越裳藐藐馴雉北飛肅眘茫茫風牛南偃吾君之子含識知歸而答旨云何所投身斯其未喻一也又晉熙等郡皆入貴朝去我潯陽經塗何幾至于鐺鐺曉漏的的宵烽煙湓浦而相聞臨高臺而可望泉流寶盌遙憶湓城峰號香鑪依然廬嶽日者鄱陽嗣王治兵滙派屯戍淪波朝夕牋書春秋方物吾無從以躡屩彼何路而齊鑣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近者邵陵王通和此國郢中上客雲聚魏都鄴下名卿風馳南浦豈盧龍之徑於彼新開銅駝之街於我長閉何彼途甚易非勞於五丁我路為難如登於九折地不私載何其爽歟而答旨云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晉熙廬江義陽安

陸皆云欵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晏自斯以北桴鼓不鳴自此以南封疆未一如其境外脫殞輕軀幸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段賓遊通無貨殖忝非韓起聘鄭私買玉環吳札過徐躬要寶劍由來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皆已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可知矣且據圖刎首愚者不為運斧全身庸流所鑒何則生輕一髮自重千鈞不以賈盜明矣骨肉不任充鼎俎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無憂矣又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

平之時遊客豈皇華之勢輕裝獨宿非勞聚㯳之儀
微騎閒行寧望輶軒之禮歸人將從私具驢騾緣道
亭郵唯希蔬粟若曰留之無煩于執事遣之有費於
官司或以顚沛爲言或云貲裝可懼固非通論皆是
外篇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徒應還侯景侯景凶
逆殲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懷憤厲既不獲投身社稷
銜難乘輿四冢磔蚩尤千刃剸王莽安所謂俛首頓
膝歸奉冠讐佩弭腰鞬爲其皂隸日者通和方敦曩
睦凶人狙詐遂駭狼心頗疑宋萬之誅彌懼荀罃之

請所以奔蹄勁角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偏膺讐憾政
復葅筋醢骨抽舌探肝於彼凶情猶當未雪海內之
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聞本朝王公都人士女風
行雨散東播西流京邑丘墟蔾蓬蕭瑟假師還望咸
爲草萊覇陵廻首俱沾霜露此又君之所知也彼以
何義爭免寇讐我以何親爭歸委質昔鉅平貴將懸
重于陸公叔向名流深知于鬷篾吾雖不敏常慕前
脩不圖明庭有懷翻其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亡羣凶
挺爭諸賢勠力想得其朋爲葛榮之黨邪爲邢杲之

徒邪如曰不然斯所未喻四也假使吾徒還爲凶黨
侯景生于趙代家自幽恒居則台司行爲連率山川
形勢軍國彝章不勞請箸爲籌便當屈指能算畢以
適逃小醜羊豕同羣身寄江皋家留河朔舂舂井井
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宮闈祕
事並若雲霄英俊訏謨寧非幃幄或陽驚以定策或
焚藁而奏書朝廷之士猶難參預羇旅之人何階耳
目至於禮樂沿革刑政寬猛則謳歌已遠萬舞成風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搖其牙齒爲間諜

者哉若謂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候奚
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可濟河橋馬度寧
非宋典之姦關路雞鳴皆是田文之客何其通蔽乃
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雖著前經儻同
徇僕之尤追肆寒山之怒則凡諸元帥並釋縲囚爰
及偏裨同無翦馘乃至鍾儀見赦朋笑遵途襄老蒙
歸虞歌引路吾等張旃式玉脩好尋盟涉泗之與浮
河郊勞至于贈賄公恩既被賓敬無違今者何愆翻
蒙貶責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六也若曰祆氛永久

喪亂悠然哀我奔波存其形皃固已銘玆厚德載此
洪恩譬渤澥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啄非
有意于樊籠江海飛浮本無情于鐘鼓况吾等營寬
已謝餘息空留悲默爲生何如之久是則雖蒙養護
更天天年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七也若逆豎殲
夷甞聽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
謔夫屯亨治亂豈有意于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
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計彼侯生
有隨而已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竈之方吾知其

决政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佇望若
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託書囿文林
凡自洪荒終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至春秋
微宜商略夫宗姬殄墜覇道昏凶或執政之多門或
陪臣之凉德故臧孫有禮翻囚與國之賓周伯無愆
空怒天王之使遷箕卿于兩館縶驥子於三年斯匪
貪亂之風邪寧當今之高例也至于雙崤且帝四海
爭雄或搆趙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身求盟于楚殿
躬奪璧于秦庭輸寶鼎以託齊王馳安車而誘梁客

其外脊脣敗舌分路揚鑣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遂乎
中陽受命天子同規巡省諸華無聞幽厲及三方之
覇也孫甘言以娬媚曹屈詐以羈縻於軫歲到于句
吳冠蓋年馳于庸蜀則客嘲殊險賓戲已深共盡遊
談誰云猜忤若使搜求故實脫有前蹤恐是叔世之
姦謀而非爲邦之勝略也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澆淳
乃異其風龍躍麟驚王霸雖殊其道莫不崇君親以
銘物敦敬養以治民預有邦司曾無隆替吾奉違溫
清仍屬亂離冠屨猖狂公私播越蕭軒靡御王舫誰

持瞻望鄉關何心天地自非生悲席竹源出空桑行
路令情猶其相愍常謂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
趨非云忠國况乎欽承有道驂駕前王郎吏明經鴻
爲知禮巡方省化咸問高年東序西膠皆尊耆耋吾
以圭璋玉帛通聘來朝屬世道之屯期鍾生民之否
運兼年累載無申元直之祈銜泣吞聲長對公閭之
怒情禮之訴將同逆鱗忠孝之言皆應齚舌是所不
圖也非所仰望也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
誰能無累夫以淸河公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莫限

高卑皆被驅略自東南醜虜抄販饑民臺署郎官俱餧墻壁。況吾生離死別多歷暄寒孀室嬰兒何可言念如得身還鄉土躬自推求猶冀提携俱免凶虐夫四聰不達華陽君所謂亂臣百姓無冤孫叔敖稱爲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參贊經綸非虎非羆聞詩聞禮而中朝大議曾未矜論清禁嘉謀安能相及諤諤非周舍容容類胡廣何其無諍臣哉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雁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不自知其爲生不自知其爲

死也足下素挺詞鋒兼長理窟匡丞相解頤之說樂令君清耳之談向所諸疑誰能曉諭若鄙言爲謬來旨必通分請灰釘甘從斧鑊何但規規默默齰舌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猶希矜眷何必期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恒表思鄉之夢千祈以屢哽慟增深徐陵叩頭再拜

在北齊與宗室書

陳　徐陵

陵白臨淮負海是謂徐州顓頊高陽世有明德自與王啓霸無勞委劍之鋒開國承家實饗彤弓之賜其後金柯玉葉雷振雲從耆舊通人茂才多士或以天下之貴負石自沉王命之尊拂衣高蹈或熊衣雉製青組朱旗儒盛江東文高河北或復分齊處魯發魏居燕瓜瓞雖遥芳枝無遠爵有王郎王莽無闕控鵠之宗劉曜劉淵爾非偃龍之族又有朱家別錄郛子

之苗何氏殊源韓侯之胤三烏五鹿時事無恒東郭西門遷訛非一吾宗雖廣未有騈枝咸自騶王同分才子正以金衡委御玉斗胥亡胡賊憑陵中原傾覆我則供犧牲於東國載主祏於南都二百餘年家於揚越此則處誕不忝裴寧仍留高官燕泰遐廻鄉壤山河有隔敘覲無緣望冀馬而增勞瞻賓鴻而永嘆爵賞公累世光武稱其外家許都遥遠靈王思其舊宅其言雖大可以喻小況在宗親寧無停念比月應雩龍星移殷鳥天明和煦體中何如願百年之老與

居多福爲石之君寒暑清豫其外族忠孝比屋連甍信義勇於干戈詩書甘於酒醴或有漁獵三史紛綸五經都講開賛詩生負帙邦君佇德寧無掛榻之思州將欽風應有題車之命南陽坐嘯寄以共治東海行歌貪其主弼淡竦不慧徒爲大言鄧禹平生唯望如此若栖遲偃仰同沈淵藪令尹當朝妄專征伐無君之譴俾墜其師無將之誅已從司寇刑名既肅國步還康希篤親隣敬開乘欵若二境交歡俱稱多福八荒期乂良副所懐今遣具位某甲等使不復多述

陳某頓首

答尹義尚書

陳 徐陵

別離二國雲雨十年心想河陽詣銅爵而無遠神遊漳水與金鳳而俱飛茀留連河北義等冈南懐此殊才實可傷歎吾崦嵫既暮容鬢凋然風氣彌留砭藥無損追惟疇昔共備行人家國安危賓禮陞降懸壺代哭俱歷春冬移管于箕同茲辛苦嗚蜩抱樹亟見藏氷歸雁銜蘆多歷寒食靜言念此如何可忘夫以擁腫之木得免于下才觳觫之牛自保由于無用嗟余鄙陋未有龔生唯歎吾賢不同遽瑗爾夫推溝拯溺無切皇衷逸翮飄鱗見優機覧所以降尺一之書馳輶軒之使心期與同必遂還途䆳謂親鄰更成難請伊昔梁朝共奉嘉聘張茲大帛處彼高閎庭奏歌鍾座延嬌娉賓客之叙方於階阼田獵之𩛩同於君勝正以鄉關阻亂致爾拘留家國隆平義應旋反韓宣屢至宰孔頻還翻爾遲迴豈云鄰睦

與顧記室書

陳 徐陵

吾伏事天朝本非舊隷殿下殊恩遠垂薦㧞故常戰戰慄慄甘心痛謹庶其愚老無負明揀近者既居臺轄唯務奉公今年正月十五日尚書官大朝元凱既集丞郎肅然忽有陳慶之兒陳暄者帽簪釘額條布裹頭虜袍通踝胡靴至膝直來郎座徧相排抱或坐或立且歌且詠吾即呼舍吏責列不答而走反為愬

恚妄相陷辱至六月初遂作盲書便見誣謗聖朝明鑒悉知虛罔唯云吾取徐樞為臺郎南司檢問了不窮推承訓劾為信言致成駭免此事究枉天下所無

吾市徐樞宅為錢四萬任人市估文券歷然不蒙申理見枉虛巧二者樞是故少府卿鱗之子鱗殞身侯景之役又為西臺所贈兗州左衛官位甚高未知其子何忝郎署魏晉之前如為又遠宋齊以降其例甚多如徐愛阮佃夫之子可不得郎官耶紀文卿公向璉皆為列棘豈冗雜曹郎乎三者樞入身梁朝解褐岳陽王小府墨曹承聖時為故徵常晉安王諷席文

墨具存陝西官爵乃多浮濫更補臺郎不為勝擢未知何忽推宅貨官四者徐領軍節度自啓樞為郎勅付選序吾既不啓據又不為選職所可相關止是得中庶相聞為呈啓而已以此見罪一何冤濫吾昔在承華是弟所悉行年六十無復儕儔非意餘生忽此誣謗尭有驚沴譏訧孔將惑於拾塵雖復聖王機明不能委照殿下德高兩獻風美二南億兆歸心衣冠有託久願通啓披訴聖明伏見軍戎多務所以不敢祈請弟與吾遊眷忝廻星紀故人如此寧不矜歎耶

侍言有便云何宜為啓聞一蒙神鑒照其枉直方殖幽泉無恨灰壤伏覩淵帝承明緒言多次服矜遺老曲賜瀜濯則殿下前時寵澤雁復偏私遂吳良延薦之恩無王丹所舉之課吾得方辭武騎永附梁賓雖魏家丞庶星秋實緣弟深眷故此觸懇干謁非宜益悚悚慨徐陵白

與李那書

梁　徐陵

籍甚清徽常懐虚眷山川緬邈河渭像於經星顧望風流長安遠於朝日青女戒節白露爲霜君子惟宜福履多豫雍容廊廟獻納便蕃留使催書駐馬成檄車騎將軍賓客盈座丞相長史贍對有勞脱惠箋緗慰其翹想吾栖遲茂陵之下卧病漳水之濱迫於崦嵫難爲延藥平生壯意竊愛篇章忽覩高文載懐勞佇此後殷儀同至止王人授館用阻班荊常在公筵

敬析名作獲殷公所偕陪駕終南入重陽閣詩及荊州大乘寺宜陽石像碑四首鏗鏘並奏能驚趙鞅之魄輝煥相華時瞬安豐之眼山澤晻靄松竹參差若見三峻之峰依然四皓之廟甘泉鹵簿盡在清文扶風輦路悉陳華簡脅魏武虚帳韓王故臺自古文人皆爲詞賦未有登茲舊閣歎此幽宫標句清新發言哀斷豈止悲聞啼瑟泣望羊碑一詠歌梁之音便擔盈愫之淚至如披文相質意致縱横才壯風雲義深淵海方今二乘斯悟同免化城六道知歸皆踰火宅宜陽之作特會幽衿所覩黃絹之詞彌懐白雲之頌但恨耆闍遠嶽檀特高峰聞士羅浮康公懸溜不藉銘茲雅頌耀彼幽巖循環省覽用忘饑渴握之不置恒如趙璧翫之不足同於玉枕京師長者好事才人爭造蓬門請觀高製軒車滿路如看太學之碑街巷相塡無異華陰之市但豐城兩劍尚不俱來韓子雙環必希皆見莫以好龍無別木雁可嗤載望瓊瑶因之行李金風已勁玉質宜調書不盡言但聞爻繫徐陵頓首

與章司空昭達書

陳 徐陵

君白日聖朝受命天下廓清所餘殘兇唯有歐紇南通交廣北據衡嶷兄弟叔姪盤阻川洞百越之費不供王府萬里之民不由國家明公受脤殷冬持兵杪歲開冰踐露炳火宵行便扃舍淮乃其神速未駒三晷非勞六奇薄交旗鼓仍平醜類自太清之末永定以來所鬪强界不過郡邑今茲赴捷二十餘州若較此功庸方茲英力漢之馬援不能爲擬吳之步隲故是相懸況孫處宗之叛徒正樵盎主耳公私慶快豈可而言且僕一子也窮妖徒所制五嶺遐貿存亡不測玄懷飲淚破膽復全蒙荷英恩保其身命餘年便戴何力能勝今遣主師某馳往稱謝徐君呈

答族人梁東海太守長儒書

陳 徐陵

恩報近歲奉使來歸辱彼河清年中告行并惠以朋鏡亟離寒暑雖復時陳梁鶴日照孫鸞言慰相思反增離眷劉傳三常侍還又承書札銀鈎甚麗玉疏依然開封伸紙破愁爲笑素秋方屆溽暑稍闌體中何如善保元吉叢臺之璧少海之珠何必鄉里所在爲貴卿託身太國既已積年彼朝英彥理相欽挹方當交辟三命清官兩宮何乃闃然遲有問也吾七十之歲崦嵫已迫朽老之疾隨年而甚徒懷北印之切未遂東都之期牽役承閒但有衰頓賢從君政佐佑典甚中令謀殿中並休宜自別有書問來告訪吾文章吾自歸來鄉國亟從炎涼牽課疲朽不無辭製而應物隨時未曾編錄既承今告輒復搜檢行人相繼別簡知音但既之新聲全同古樂正恐多慚於協律致睡於文侯耳燕南趙北地角天涯言接未由但以潸欷善敬德中郎並比境之良邀皇華之上求若可緇軒別當委白君問

多麗句

與王吳郡僧智書

陳　徐陵

孤子徐陵頓首荅林宗道主時人多慕德之賓無忌
雄豪天下盡希風之客況復王家沉默謝氏混玄名
貴公門譽華卿子而泰峰阻隻浙水悠長諮訴無因
但用窮結比青葽巳戒白露方凄體中何如願言康
勝鄧仲華服衮之年荀令則擁麾之日徒云早達未
可同功今日相方豈不高視竊承富春頃歲多難蔫
臻邑閈皆空黔黎將盡御史舊棝零落不存太傅齋
空荒涼無處自神麾所屆襁負斯歸新屋方華故田
斯墾府吏閑坐長史誦經督郵無事唯慮吹角東芭
海水俱承幕府之威西泊江沱同仰惟良之化攸差
遙張何其神也孤子無心覦冐苟邺光陰風疾彌留
示有餘息恩將公聘窮擯虜庭博望侯極跡於黃河
移中監流滯於滄海自斯以後唯有庸賤本意埋骶
趙魏折骨幽并豈意餘年復反鄉國仰屬伊公在亳
渭老師周旋貢丘園採拾衡巷遂以哀駘不棄甕盎
無遺還頑庸虛末應偕此竊承君侯過被以光御嬖

有吹噓之言頻蒙薦延之澤故得周旋紫闕升降丹墀點汙清朝豈不荒愧雖復華陰砥柱帶地窮深嵩高維嶽極天爲重未可以方斯盛典譬此洪恩年迫桑榆豈期酬報政以川波非遠對奉無因夜夢子長之遊朝覽希道之疏浮雲西北徒懷魏帝之文行雨東南思假飛山之便窮誠巳結荒係逾深方事祈黎願加珍納謹扶力白書迷之不次孤子徐陵頓首

答周處士書

陳　徐陵

辱去年三月二十七日告仰披華翰甚慰翹結承歸來天目得肆閒居差有喬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藝雖復考槃在阿不爲獨宿詎勞金液唯飲玉泉比夫煑石紛紜終年不爛燒丹辛苦至老方成及其得道冥眞何勞逸之相懸也又承有方生亦在天目理當仰稟明師總斯秘要豈如張陵弟子自墜高巖孫泰門人競投滄海何其樂乎聖朝虛心版築尚想丘園若彼能赴嘉招便當謹申高命但其人往哉亦望至京覩此風神確乎難拔故以忘懷爵祿詎持犧牲之談高視公卿獨聘蜉蝣之訓所恐有道三辟公車十徵若斯者終當不屈此旣然矣請復詳言昔楚國兩龔同時紆組漢陰二老相攜抱甕兄之幽貞若其鑿坏負石方同形影結綬彈冠無容越楚況乎冀土蘷龍麵脲名器巳所不欲非應及人忽承來音良以多感何則頼陽巢父不佮令薦許由商洛園公未開

求徵綺季斯所未喻高懷而躊躕於尋栖也雖遲山阿近信更惠芳音如或誠言謹便聞奏第凤勞比劇不復多呈徐君白

與荀昂兄弟書

陳 徐陵

張佛奴至未枉還告但以勞悒夫興亾繼絶往帝之通規分災䘏患聖王之恒典自敵朧旣散詐僞萌生將託親隣信有洸愿大齊道冠三皇風高九代仁信之本關於至誠言與之恩由於孝德孤謬蒙殊奬還嗣本朝勑諭分明言誓殊重若使邦家克定境内無虞凡廣陵歴陽皆許兄還自水黃河慶泰然諾發章禮數莫不優華斯乃不世之殊恩寔是悠常之恒事

王太尉勳踰呂望德冠伊衡凡厥英謀寔膺遺策豈容當滔天之巨冠遂大國之隆恩計彼賢明必當不爾卿維兄及弟莫非雄才江外風塵不染兄弦賈氏三虎豈獨貴於前修荀家八龍信服在於今日近者州司不道或致流言朝聽矜明已如前及想謀元宰善保良圖南道主人以相付也兄所答東海徐湛書祖具來意符桓憑莒衆文用秦政是假隣國之威以備非常之變若使江東宰匠具傾齊恩時命討伐遠州迎接故當攜諸僮隸率其賓遊胡服管紱並非圖

褒梁人望國白合水而浮舟亦師言歸指滄江而廻
旆如其彼相未悟良機將恐戎塵遂踐京邑若其求
成取敗豈謂和風龍馬雲旗差不相涉一二復令張
佛奴口具相見在近此不多及蕭淵明疏

貞陽侯答王太尉書

陳 徐陵

周尚書弘正張廷尉種姜常侍曷等至枉此月二十
六日告并遣賢弟子世珍賢子顒等具忠款之至公
養孤之恩愛甚鄧侯少子之懷情深張禹豈非憂勞
社稷用忍肌膚天下含靈誰無悲愧余遺家不造敬
累吳賢言念忠誠益以號咽但皇齊大德過見哀矜
徽借輕兵以垂將送意謂江東凋弊累積寒暄供膳
資儲理當多闕輒白上黨王止請三千人二百疋而
已凱衆人殊尚行疑難將恐論上未愉雅懷今復命
周尚書及姜常侍還彼具陳一二夫以受爲寇非有
晉邦不送爲譏終無楚國五千步卒既謝李陵三千
羸兵亦等無忌公之明義理不爲嫌行人失辭尚停
然諾臨江總轡企望音郵唯遲來書此不多具蕭某
白

太極殿銘

陳 徐陵

夫紫蓋黄旗楊都之王氣長久虎踞龍蟠金陵之地體貞因天居爽塏大寝尊嚴高應瑞門仰模營室歸于有德譬彼河圖傳我休明義同商鼎太極殿者法五象究王者之位以尊左平右城天子之堂為貴往朝規燼多歷年所世道隆平宜其休復監軍鄒子度啓稱仰日忽有一大梓柱從流來泊在後渚岸嵯峨容與若漢水之仙槎搖漾波濤似新亭之龍刹孤拔

德山允彰大覡昔梁氏承聖將圖繕修東府寬江西胡犯蹕定之方中丞興師旅揆之以日飯有災故是知秦人所止實漢祖而為宮央都作氣乃元皇而斯宅千櫨赫奕万栱崚嶒楹綠芰而動微風舒丹蓮而制流火甘泉遠望覩正殿之崢嶸函谷遥看美皇居之佳麗信可以齊三光而示宇宙會萬國而朝諸侯爰命微臣乃為銘曰

崔嵬德陽高搨太一雍畤相望參差未央假師廻顧美矣宮室嘉哉令日正殿瑶光峨峨靈柱赫赫流榱御展重旗當朝靖蹕樂備韶夏禮兼文質帝旅無譁王旗斯謐肅肅卿士邑邑承弼漢座雕屏周人檻櫳城隅有勤殿省皆銘況復皇寝宜耶國經方流典訓永樹天廷

麈尾銘

陳　徐陵

爰有妙物窮茲巧制員上天形平下地勢靡靡絲垂綿綿縷細入貢宜吳出先陪楚壁懸石拜帳中玉舉既落天花亦通神語用動捨默出處隨時揚斯雅論釋此繁疑拂靜麈著引飾妙詞誰云質賤左右宜之

丹陽上庸路碑

陳　徐陵

在天成象咸池屬于五潢在地成形滄海環于四瀆固險者固其金湯儲蓄者因于轉漕貨財爲禮專侯會通厥田爲上皆資滲漉大矣哉坎德之爲用也是以握圖之主財以利民御斗之君因之顯教上哉少昊初命水官遜矣高陽爰重冥職舜爲太尉于是九澤蒇疏禹作司空然後百川咸導開華山于高掌鑿靈沼于周源莫匪神功皆由聖德我大梁之受天明命勞以濟民有道稱皇無爲曰帝若夫雲雷草創翦商黜夏之動鑄寶鼎于昆吾安能紀勳陳鴻鍾于鄗岳登易揄揚斯固名言之所絕也及乎膺斯寶運大拯橫流舶至道于汾陽勞凝神于藐射聖人作樂簫韶備以九成喆王盡禮春官總于三代登止金門紓竹玉尺調鍾公帶獻明堂之圖匡衡建后土之議若斯而已矣天降丹鳥既序孝經河出應龍乃私周易若夫固天將聖垂意藝文五色相宣八音繁會不移漏刻纔命口占御紙風飛天章海溢皆紫庭黃竹之

詞晨露卿雲之藻漢之兩帝徒有詠歌魏之三祖空云詩賦以爲彭老之教終沒受河儒會之宗方難大宅豈如五詩八會之殊文天上人中之妙典雪山羅漢爭造論門鷲嶺名僧俱傳經藏香像之力特所未勝秋兎之臺書而莫盡忠信爲寶禳祈免于白駒明德惟馨山川舍于騂犢至如月離金虎泥染石牛會蔚朝典滂沱晩注而淸躍綫勁紙羅不搖高開將臨油雲自闢陽烏馭日寧懼武賁之弓飛雨彌天無待期門之葢震維舉德非日尚年若發居鄭猶莊在漢

淸如白馬旣礙廣陵之江山日金牛乾拚梅湖之路非州典郡青鳬赤馬之船皇子天孫鳴鳳飛龍之乘莫不欣斯利涉玩此修渠乍擁栟而長歌乃樅金而鳴籟斯實曠世之奇功無疆之鴻烈

東陽雙林寺傅大士碑

陳 徐陵

自修禪遠谿絶粒長齋非服流霞若食朝沆萎㛊所履天步可以爲儔河流大㲉神足宜其相比夫以連城之寶照廡之珍野老怪而相猜工人迷而不識昔濮𡍐受道欒大不臣魏祖優賢楊叟如客河上之老輕舉臨於孝文臺下之人高尚加於光武五胡內亂荅爲之兆未萌四海橫流夷羊之牧匪見滴海未盡其辭懸河不窮其義伯陽之德貞柏紀於瀨鄉仲尼

之道高碑書於魯縣亦有楊雄弟子鄭玄門人俱述淸猷載刊玄石銘曰

來儀上國抗禮承明妙辨無相深言不生撞鐘比說擊鼓懲英樂論天口誰其與京乍見仙掌爰標神足色艷浮檀香踰詹匐敫敫門人承師若親寧焚畝疊弗燎香薪合窟爲定方墳以墟須彌巨海變炭揚塵淨土無壞靈儀自眞何時踊塔復覩今身

齊國宋司徒寺碑

陳 徐陵

無色之外方爲化城非想之中猶稱火宅若夫衆生無盡世界無窮芬若披蓮遠如散墨善才童子南行未窮目連沙門北遊不見一一刹土皆由業緣萬萬僧祇終非常樂天宮蹇產猶傾四大之風魔殿崔嵬終懼三災之火朱樓寶塔輝煥爭華既義暢中土道流遐域顯默同歸華夷俱慕自梲不瀨流始終一槃悟智交發三十餘年春秋八十三古人云道存人亡法師之謂凡我門徒感風微之綿邈傷諮悟之永滅敢以淺見揚德金石銘曰

九流依眞三乘歸佛道任絕跡慈還接物孰是發蒙照我慧日攝亂以定閑邪以律泰皇雄感蔽理通情王孫偏解遠死滯生夫子之悟萬劫獨明寒暑遷易悲欣皐壤秋蓬四轉春鴻五響孤松獨秀德音長往節有推遷情無遺想

長干寺衆食碑

陳 徐陵

昔炎帝肇訓稷正修官信矣民天之言誠哉國寶之義自非道登正覺安住於大乘涅槃行在眞空深入於無爲般若則菩薩應化咸同色身諸佛淨土皆爲揣食證常住者爰訖乳糜補尊位者猶假香飯亦有三心未滅七反餘生應會天宮就齋龍海況復纔居地轉或想珠庭固以皆種仙禾並資靈粟者矣法師常願以智慧火燒煩惱薪普施衆生同飡甘露況復安居自恣頒學高年或次第於王城猶栖遲於貧里迦留乞蝕苦用神通須提請飯致貽訶責於是思營衆業願造坊廚庶使應供之僧皆同自然之食升堂濟濟無勞四輩之頒高廩峩峩恒有千倉之備其外鐵市銅街青樓紫陌辛家黑白之里甲第王侯之門莫不供施相高貲儲轉衆法師善巧方便溫和舍羅敎授滋生隨年增長假使桑林不雨瓠水揚波猶厭稍粱永無饑乏加以五鹽具足七菜芳軟蝕頻天廚果同香樹奠鼎之大殷王未逢糜饘之深齊都非擬

昆吾在次皆鳴鷲嶺之鐘暘谷初升同洗龍池之綠

司徒章昭達墓誌

梁　徐陵

周原膴膴佳氣葱葱王業攸興帝圖斯盛在昔光武佐命鄭縣者鄧侯高祖元臣同郡者蕭相公台輔之望便著綺紈瑚璉之姿無待雕琢起家爲東宮直前所奉之君則梁簡文皇帝旣而黑山巨盜懸陵上國白水强胡虔劉中夏公傾其産業募是驍雄思報星讎累殲鯨寇屬幽風有象代邸方降投荆楚之英才資班輸之妙略百樓忽起登雲霄而俯臨萬弩俱張躋雷霆而並震揚兵於九天之上决勝於千里之中嗟彼群兇皆無旋踵陳寶應志懷反叛客引周廸貪其食力吏事窺窬公奉詔崇朝飲冰將力前茅後勁步驟奔馳仍同跳鬪殄其巢窟若夫鳴蛇之洞溪谷隱於蒼天飛猨之嶺喬樹參於雲日宜越艇而登嶠蒙燕犀而涉江威武紛紜震山風海於是成俘僞師悉據高墉爰泊滄溟莫不懲乂旣而齊人無信將謀郢落鬪艦戈船窺江淹漢公幾開羽檄遂稟師期馳襲荆郢應皆燒蕩方欲宣威隴浙太討梁華爲上將

之韜光逢中台之掩曜大建三年葬於軍幕獨乃青烏拍墓白鶴標墳林有逃車樹同華蓋前旂熊軾後乘龍輴介士發三河之民哀號同駟馬之曲長安傅坐思禮盛於西京襄陽墮淚悲慟踰於南峴。

裴使君墓誌銘

陳 徐陵

君五音之候兼其方牧八陣之圖窮其巧變用能戰必勝攻必取督稱無難兵號解煩朝飛火箭夜舉雲梯燧象從奔聯狼已合于是厥顏不梳極咍諸戎麗德高聲肆言莫逆胡夷總至猶持子路之纓鋒刃相交終荷溫生之節每以財輕禁粹義重昌術割宅字貧友之孤關門延故人之殯篤好朋遊居常滿席每至鮮雲藹藹披王安之衣明月團團揮班姬之扇日暮花以如笑風鳴條而若歌傷刻絲桐對揚文酒一在之後遂能斷獄五斗之量猶未解醒嗟乎潘岳之詩致哀周翁莊公之誄用愍相責

康簡王墓誌

陳 徐陵

夫聖人至德天道禍謙大哉堯舜貽慶長遠明兩之盛中陽纂於豢龍百世之祀皇家兆于鳴鳳遠丹近于海北應紫蓋於江南帝系王基重光累葉高祖之建天柱列聖之補地維蕩蕩乎民無得而名焉者也王資神昴緯託曜房霓體斯孝烈不蹤師保月生之對留何用於擬議日近之言殊無階於等級封河東王加侍中淑貌與金蟬相宜清顏與玉壺同照授使持節

南徐州刺史武苑旅拒亭障遷移漠草非長廣之東湘萊近荆門之北王常譏庾翼使白面之非才深慕曹彰歎黃鬚之可達火精不退奚應善言水蛭難消徒持陰德薨於沙鎮時年十有七追贈司空加鼓吹班劍謚曰康簡王洛北占墳河南除道茂悲烟殿之聲劍動豐城之氣豈惟晉皇寵悼重琅邪之贈官飄后高文制蒼舒之哀誄

檄周文

陳 徐陵

王上恭膺寶歷嗣奉瑤圖既禀聖人之材兼富神武之畧又安兆庶共靖戎華用戢干戈永銷鋒鏑況復追惟在楚無忘玉帛之言緬念過燕猶感盤飧之惠年馳玉節之使歲降銀車之恩庶使懷音欲悟知感而反其藏匿招我叛臣翊從瀟湘窘塲關楚剸翦左右漢汚東西巔天呼地望停哀救夫一人掩泣猶恰滿家百姓爲心彌切宸扆大都督吳明徹司上將

德茂勳高威著荆湘化聞庸蜀叱咤而千箭除吹嘘而定陽壽席捲江淮無淹弦望

稜齊文

陳　徐陵

獲去月二十日移承羯寇乎殄同懷慶悅眷言鄰穆深副情佇夫天網之大固無微而不擒神武之師本無征而不克至如戎王傾其部落逆豎道其鄉關非厥英圖殆難戡戮況復洞庭遐曠兵食陰阜西窮版至北盡瓊爐聲寇苻姚勢兼聰勒脩蜀寶馬彌山不窮巴漢樓船陵波無際我之元戎上將協力同心承稟朝謨致行明罰爲風爲火殪彼蒙衝如霆如雷擊

其舟艦羌兵楚賊赴水沈沙棄甲則兩岸同奔橫屍則千里相枕江川盡滿瞀雕水之無流原隰窮胡等陰山之長哭于是黑山叛邑諸城洞開白虜逆群投戈請命長沙鵬鳥廦夜爲妖湘川石燕自然還儛克翦無窮縲禽不貰欲計軍俘終難巧曆所獲龍駒驥子百千其群更開胥宥之圍方廣駒騟之廐於是衛霍廿陳虹髭瞋目心馳龍路志飲河源乘勝長驅未知所限豈如桓溫不武棄彼關中殷浩無能長茲羌賊方且西踰洒郡抵我境而置邊亭東略鹽池爲齊朝而反侵地此乃亦翦妖氛未窮巢窟便開慶捷㦛佩良深

庾子山文抄

枯樹賦

北周庾信

殷仲文風流儒雅海內知名代異時移出爲東陽太守常忽忽不樂顧庭槐而歎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至如白鹿貞松青牛文梓根柢盤魄山崖表裏桂何事而銷亡桐何爲而半死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開花建始之殿落實睢陽之園聲含嶰谷曲抱雲門將雛集鳳比翼巢鴛臨風亭而唳鶴對月峽而吟猨乃有拳曲擁腫盤坳反覆熊彪顧盼魚龍起伏節竪

山連文橫水蹙匠石驚視公輸眩目雕鐫始就剞劂仍加平鱗鏇甲落角摧牙重重碎錦片片真花紛披草樹散亂煙霞若夫松子古度平仲君遷森梢百頃槎枿千年秦則大夫受職漢則將軍坐焉莫不苔埋菌壓鳥剝蟲穿低垂於霜露撼頓於風烟東海有白木之廟西河有枯桑之社北陸以楊葉爲關南陵以梅根作冶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長松繫馬豈獨城臨細柳之上塞落桃林之下若乃山河阻絕飄零離別拔本垂淚傷根流血火入空心膏流斷節橫洞口而敧卧頓山腰而半折文衺者合體俱碎理正者中心直裂戴瘿銜瘤藏穿抱穴木魅睗睒山精妖孽況復風雲不感羈旅無歸未能採葛還成食薇沉淪窮巷蕪沒荆扉既傷搖落彌嗟變衰淮南云木葉落長年悲斯之謂矣乃爲歌曰建章三月火黄河千里槎若非金谷滿園樹即是河陽一縣花桓大司馬聞而歎曰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趙國公集序

北周庾信

竊聞平陽擊石山谷爲之調大禹吹筠風雲爲之動與夫含吐性靈抑揚詞氣曲變陽春光迴白日豈得同年而語哉柱國趙國公發言爲論下筆成章逸態橫生新情振起風雲爭飛魚龍各變方之珪璧塗山之會萬里聲似雲偃赤城之巖千丈文參曆象即入天官之書韻涉絲桐咸歸總章之觀論其壯也則鵬起半天語其細也則鷦巢蚊睫豈直熊熊旦上增城

抱日月之光欿欿宵飛南斗觸蛟龍之氣昔者屈原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於離別之世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雕蟲篆刻其體三變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公斟酌雅頌諧和律呂若使言乖節目則曲臺不顧聲止操縵則成均無取遂得棟梁文囿冠冕詞林大雅扶輪小山乘蓋

賀平鄴都表

北周庾信

臣某言臣聞太山梁甫以來即有七十二代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司禮殊樂異至於文離武落剡木弦弧席卷天下之心包含八荒之志其揆一矣伏惟皇帝陛下握天樞秉地軸駕馭風雲驅馳龍虎沉烈內斷不勞謀于力牧天策勇決無待問于容成是以威風所振烈火之過鴻毛旗鼓所臨衝風之卷秋葉竊聞伊洛戎夷幽并僭僞抱圖載

籍已歸丞相之府銜玉繫綬並詣中軍之營百年逋誅遂窮巢窟三代敵怨俄然掃蕩昔周王淯水之師尚勞再駕軒轅上谷之戰猶須九伐未有一朝指麾獨決神武平定寓內光宅天下二十八宿止餘吳越一星千二百國載漏鱗洲小水若夫咸康之年四方始定建武之代諸侯並朝不得同年而語矣雖復八風並唱未足頌其英聲六律俱陳無以歌其神武坐釣臺而誓衆奴啓繼夏禹之功入商郊而闕皐姬發成周文之志無改之道大孝也歟當今鹿臺已散填

宮已遣兵藏武庫馬入華山立明堂之制奏大武之樂盛矣哉上天降休未之有也政須東南一尉立於北景之南西北一候置于郊河之北然後命東后詔蒼兵衛瓊琬碑銀繩璦檢告厥成功差無慙德臣忝竊榮幸涖政東藩不獲躬到闕庭預覩大慶不勝鳧藻踴躍之至

爲閤大將軍乞致仕表

北周庾信

臣某言臣聞禮云大夫七十致仕於朝傳家於子勝則武珍衣稱昔制臣自出身奉國四十餘年遭遇風雲從微至著太祖文皇帝扶危濟難奄有關河臣實無堪中涓從事自洛食風塵河梁旗鼓華陰有白馬之兵河曲有黃沙之陣臣雖用命不能奇策功薄賞厚因人成事恩澤年表常以愧心仰逢周朝以揖讓登庸謳歌受命主貴臣遷頻煩榮寵三槐以鑄鼎象物知其神奸五等以桓珪飾瑞守其宮室臣以何德兼而有之況復水土之職王梁以應讖受徵兵戈之王韓信以登壇獨拜語其連類臣又何人當今四海未寧三方鼎峙陛下勞心之日羣公展効之秋而臣甲子既多耄年又及無忝賓客之事謬達諸侯之班尸祿素餐久叢彝典負乘致寇徒煩有司加以寒暑乖違節宣失序風水交侵膏華已竭雖復廉頗強飯馬援據鞍求欲報恩何能爲役榮啓期之樂適足自貽燭之武之言亡能爲也特乞解所居官言從初服

事符骸骨之請，非謀几杖之賜。若臣北陵移病，東皋
歸老。山河茅社，一反司勳；公侯珪璧，還封典瑞。則朝
無冒位之人，臣免妨賢之責。虞氏養老，敢希東序之
榮；周朝如荼，豈望西郊之禮。但瞻仰天威，方違咫尺，
徘徊城闕，私增悽戀。不任知止之情。

齊王進白兔表

北周庾信

臣聞輿國欲遠，則玉虎晨鳴；輶迹方開，則銀麞入貢。
伏惟陛下明明在上，翼翼居尊，德動天關，威移地軸。
是以風煙照燭，毛羽禎祥，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臣受
服元戎，用綏邊鄙，轅門所局，始次能由。前茅慮無，乃
獲白兔。光鮮越雉，色麗秦狐，月德符徵，金精表瑞。呈
祥輿頌，効異披圖，尊敬之迹既明，應事之機斯兆。臣
之巽行，實從夾畧；瑞以素質，彌雄西氣。庚重承廟筭，
方事申威，搶代假齊，分韓裂趙。不任鳧藻踊躍之情。
云云

爲晉陽公進玉律秤尺斗升表

北周庾信

臣某言臣聞三才既立君臣之道已陳六位時成禮樂之功斯正故以叶和日月測度陰陽悅豫兆人儀刑萬國者也伏惟皇帝應籙馭天披圖受命據太陽而縣像履文昌而建極句環表讓德之符玄珪告成功之瑞太階既平升中可習必當水建千年山稱萬歲伏見勑旨刊正音律平章厤象奏黃鍾而歌大呂變孤竹而舞雲門莫不遠取疎通聲從安樂四分既

明三微且定是以聞鐘于洛浦即辨縣乖聽鐸于邯鄲先知響韵二分二至行于司厤之官九變九成被於中和之職足以動天地感鬼神被風俗平寒暑豈直吟嘯谿谷廻翔鸞鳳而已哉是知零陵廟前徙尋舜管始平城下空論周尺臣聞上裂其禮下習其儀君定其法臣行其事謹造玉律一具并玉秤尺斗升合等始得成功至于分粟累黍量絲數籥實以仰稟聖規參詳神思所冀節移陰管無勞河內之灰氣動陽鍾不待金門之竹而琬琰事輕般倕慮淺不足展乎成均增輝度量齊器奉表以聞

謝滕王集序啓

北周庾信

其啓伏覽制垂賜集序紫微縣映如傳闕里之書青
鳥遙飛似送層城之璧若夫甘泉宮裏玉封一叢玄
武闕前明珠六寸不得譬此光芒方斯照燭有節有
度即是能平八風愈昌愈高殆欲去天三尺殿下雄
才蓋代逸氣橫雲濟北顔淵關西孔子譬其毫翰則
風雨爭飛論其文彩則魚龍百變蒲桃統館新開碣
石之宮修竹夾池始作睢陽之苑琉璃泛酒鸚鵡承

杯鳳穴歌聲鸞林舞曲況復行雲逐雨迴雪隨風湖
陽之尉既成爲喜之因春陵之侯便是銷憂之地某
本乏才用亡多述作加以建鄴陽九劣免儒硎江陵
百六幾從丘隴至如殘編落簡並入塵埃赤軸青箱
多從灰燼比年疴恙彌留光陰覗忽桑榆已逼蒲柳
方衰不亡秋氣之悲實有途窮之恨是以精采昏亂
頗同宋玉言辭蹇吃更甚楊雄一吟一咏其可知矣
好事者不求知音者不用非有班超之志遂已棄筆
未見陸機之文久同燒硯至於凋零之後殘缺之餘

又已[illegible]袍隨時覆醬聖慈憐愍遂垂存錄始猶
揄揚過差君子失辭比擬從橫小人迷惑荆玉抵鵲
正恐輕用重寶龍淵削玉豈不徒勞神慮匠石迴顧
朽材變於雕梁孫陽一言奔蹄成于駿馬故知假人
延譽重於連城借人羽毛榮於尺玉滇池九萬里亡
踰此澤之深華岳五千仞終愧斯恩之重即日金門
細管未動春灰石壁輕雷尚藏冬蟄伏願聖躬與昔
納豫南陽寶雉幸足觀聽酈縣菊泉差能延壽伏暹
至鄴可期從梁有日同杞子之盟會必欲瞻仰風塵

共薛侯而來朝謹當逢迎冠蓋魚腸尺素鳳足數行
書此謝辭終知不盡謹啓

謝趙王示新詩啓

北周庾信

某啓鄭叡至奉手教累紙并示新詩八體六文足驚毫翰四始六義實動性靈落落詞高飄飄意遠文異水而涌泉筆非秋而垂露藏之山岩可使雲霧鬱起涤之江浦必當蛟龍繞船首夏清和聖躬怡裕琉璃明管鶺鴒驚廻旋轉絲沉猿驚雁落下風頃首以日爲年犍爲舍人實有誠願碧雞主簿亦由遂心叙寞荆扉疎蕪蘭徑驂駕來邪未期卜日追騎到鄴希垂枉道

謝明皇帝賜絲布等啓

北周庾信

臣某啓奉勑垂賜襍色絲布綿絹等三十段銀錢二百文某比年以來殊有闕乏白社之内拂草看氷靈臺之中吹塵視甑怼妻狠妾既嗟且憫稚子羸孫虚恭實怨王人忽降大賚先臨天帝賜年無踰此樂仙童贈藥未均斯喜披衲而舞玄鶴欲來撫節而歌行雲幾斷所謂舟檝無岸海若爲之反風薺麥將枯山靈爲之出雨況復全抽素蠒雲板疑傾併落靑鳧銀山或動是知青牛道士更延將盡之命白鹿眞人能生已枯之骨雖復拔山超海負德未勝垂露懸針書恩不盡蓬萊謝恩之雀白玉四環漢水報德之蛇明珠一寸其之觀此寧無愧心直以物受其生於天不謝謹啓

謝趙王賚馬并繖啓

北周庾信

某啓奉教垂賚紫騮馬并銀釘乘具紫紬繖一張上天降雨特垂深澤若水流光偏蒙私照廻兹翠葢事重劉基之恩降此青驪榮深李忠之賜北部丹帷便須高捲西河竹馬卽已郊迎在命之輕鴻毛浮于弱水知恩之重鼇背負于靈山况復驚鴻别水但見徘徊黃雀去關唯知反顧棲戀之心事同於此

謝趙王賚犀帶等啓

北周庾信

某啓奉教垂賚犀鉎帶錢十貫魏君寶帶特賜劉禎趙王國租偏資裴楷貫馘文馬如燒安息之銀帶插通犀似獵雲南之獸北郭騷之長斧是所甘愜南宮敬之載實殊非念望花開四照唯見其榮鼇戴三山深知其重昔沈義將盡逢司命而還生士燮行埋直仙人而更活今日慈矜斯之謂矣馬前驅而導路或似識恩雞未曉而開關客能報主謹啓

華駿

謝賚米啓

北周庾信

某啓奉教垂賚米十石丹烏銜穟旣集西周黃雀臨車還飛東市漬而爲穜不無霜雪之精取以淪兵即有山川之勢某陋巷簞瓢櫛風沐雨剝榆皮於秋塞掘蟄燕於寒山仰費國租遂開臺庾非丹竈而流珠異荊臺而炊玉東方朔之捧米旣息長饑西門豹之耕田方愧此賚

謝賚乾魚啓

北周庾信

某啓蒙賚乾魚十番醴水朝浮光疑朱鼈文鰩夜觸翼似青鸞況復洞庭鮮鮒溫湖美鯽波瀾成而鱗甲防寒某本吳人常想江湖之味及其饑也唯資藜藿之餘慈賚渥恩膏腴流溢不勞獅子之亭即勝雷池之長翻驚河伯獨不受人足笑任公終年垂釣謹啓

爲上黄侯世子與婦書

周 庾信

昔仙人道引，尚刻三秋；神女將梳，猶期九日。未有龍飛劍匣，鶴別琴臺。莫不銜怨而心悲，聞猿而下淚。人非新市，何處尋家；別異邯鄲，那應知路。想鏡中看影，當不含啼；欄外將花，居然俱笑。分杯帳裏，却扇牀前，故是不思，何時能憶。當學海神逐潮風而來往，勿如織女待塡河而相見。

望美人山銘

北周庾信

高唐疑石，洛浦亡舟。何處相望，山邊一樓。峯因五婦，石是三侯。險踰地肺，危陵天柱。禁苑斜通，春人常聚。樹裏聞歌，枝中見舞。恰對妝臺，諸窗並開。斜看已識，並喚便迴。豈同織女，非秋不來。

吹臺山銘

北周庾信

江寧吹嶺雖山出筍秦簫下鳳此岫爲眞青煙避日朱草司晨石名新婦樓學仙人中字王成太君姓秦比花依樹登榭要春舞能留客聲便度新雕梁數振。亡復輕塵

明月山銘

北周庾信

竹窗標岳四面臨虛山危簷迴葉落窗疎看椽有雲對樹無風風生石洞雲出山根霜朝唳隺秋夜鳴猿堤梁以堰埜路疑村船橫埭下樹挾津門寧殊華蓋詎識桃源。

行雨山銘

北周庾信

山銘行雨，地與陽臺。佳人無數，神女看來。翠幔朝開，
新妝旦起。樹入牀頭，花來鏡裏。草綠衫同，花紅面似。
開年寒盡，正月遊春。俱除錦帔，併脫紅綸。天彩刺繡，
蝶粉生塵。横藤礙路，弱柳低人。誰言洛浦，一個河神。

秦州麥積崖佛龕銘

周 庾信

麥積崖者，乃隴底之名山，河西之靈岳。高峯尋雲，深
谷無量。方之鷲島，跡遁三禪。譬彼雀鳴，虛殿六時。鳥
道乍窮，羊腸或斷。雲如鵬翼，忽巳垂天。樹若桂華，翻
能拂日。是以飛錫遥來，莢杯遠至。疏山鑿洞，鬱爲淨
土。拜燈王於石室，乃假馭風。禮花首於山龕，方資控
鶴。大都督李允信者，籍於宿植，深悟法門，乃於壁之
南崖梯雲鑿道，奉爲亡父造七佛龕。似刻浮檀，如攻
水玉。從容滿月，照耀青蓮。影現須彌，香聞叨利。如斯
塵野，還開說法之堂；猶彼香山，更對安居之佛。昔者
如來追福，有報恩之經；菩薩去家，有思親之供。敢緣
斯義，乃作銘曰

鎮地鬱盤，基乾峻極。石關十上，銅梁九息。百仞崖横，
千尋松直。陰兎假道，陽烏飛翼。載鑿疏山，穿龕架嶺。
糺紛星漢，迴旋光景。壁累經文，龕重佛影。彫輪月殿，
刻鏡花堂。横鐫石壁，闇鑿山梁。雷乘法鼓，樹積天香。
漱泉珉谷，吹塵石牀。集靈眞館，藏仙冊府。芝洞秋房，

檀林春乳水谷銀沙山樓石柱興嶺共雲同峯別南冀城餘俗河西舊風水聲幽咽山勢崆峒法雲常住慧日無窮方欲芥盡不變天宮

終南山義谷銘

周 庾信

周保定二年歲次壬午七月巳巳朔大冢宰晉國公命鑿石開之谷下南山之林維公匡濟彝倫弘敷庶績燮理餘暇披閱山經以爲終南敦物日月蔽虧桂幹栝柏綺桐梓漆年代蕴積于何不有乃謀山澤之官兼引衡虞之匠東出藍田則控灞滻西連子午則據涇浮渭泒則八溪流分九谷銅梁西柱石鼎雙啓青綺春門溝渠交映綠楓秋樹舟檝相通蓄之則

爲屯雲泄之則爲行雨青牛文梓白雀貞松運以寶臣崇斯雲屋千櫨抗殿龍首干雲萬頃棘前蟬鳴所然川后讓德山靈景從豈知運石甘泉纔通櫟陽之殿穿渠穀水直繞金墉之城將事未勞爲功實重國富人殷方傳千載因功立事敢勒山阿銘曰

寥廓上浮崢嶸下鎮直立千丈峯橫萬仞桂月危懸風泉虛韻乘輿嶺阪塽鍾雲根八溪分注九谷通源北海桐井南浮石門樸象大壯規繩百堵交葛九成徘徊千柱桂棟凌波桁梁乘雨疏川剪谷落實摧柯

事均刑木功俾鑿河。

思舊銘

北周庾信

歲在攝提星居監德梁故觀寧侯蕭永卒嗚呼哀哉人之滅也既非金石所移士之悲也寧有春秋之異高臺已傾稷下有聞琴之泣壯士一去燕南有擊筑之悲。項羽之晨起帳中。李陵之徘徊岐路。韓王孫之質趙。楚公子之留秦無假窮秋於時悲矣況復魚飛武庫預有棄甲之徵烏伏翟泉。先見橫流之兆星紀吳亡庚辰楚滅紀侯大去鄅子無歸原隰蔵馳楸檟長別甲裳失矣餘星棄焉河傾酸棗。杞梓與椿櫟俱流海淺蓬萊。魚鱉與蛟龍共盡。焚香複道詎假游魂。載酒屬車。寧消愁氣。芝蘭蕭艾之秋。形殊而共瘁。羽毛鱗介之怨。聲異而俱哀所謂天乎。乃曰蒼蒼之氣。所謂地乎。其實博博之土。怨之徒也。何能感焉。彫殘殺亂。亡所假於風飈。零落春枯。不足頌於霜露。幕府昔開。賢俊翹首。爲羈終歲門人謝焉。至于東首告辭。西陵長往。山陽車馬。望別郊門。潁川賓客。遂悲惣路。嵇叔夜之山庭。尚多楊柳。王子猷之舊徑。惟餘竹林。

王孫葬地方爲長樂之宮烈士埋魂即是將軍之墓昔嘗歡宴風月留連追憶平生宛然心目及乎垂翅秦川關河羈旅降于悲谷之景實有憂生之情美酒酌焉猶思建鄴之水鳴琴在操終思華亭之隺重爲此別嗚呼甚哉麼亡星落月匏珠傷瓶罄罍恥芝焚蕙歎所望鍾沉德水聲出風雲劍没豐城氣存牛斗潸然思舊乃作銘云

風雲上慘舟壑潜移駭駭霜落君子先危紀侯大去懷王不返玉樹長埋風流遂遠荀伯舊縣慶封餘邑萬里歸魂修門詎入墳横武庫山枕盧龍思歸道遠返葬亡從徒留送雁空萃長松平陵之東亡復梧桐松聲蕭瑟長起秋風疇昔隆貴提攜語默託情稽阮風雲相得有酒如澠終温且克朝陽落鳳大埜傷麟佳城鬱鬱流寓於泰山陽相送唯餘故人孀機嫠緯獨鳳孤鸞閨深夜静風高月寒生平已矣懷舊何期匣中絃絶鄰人笛悲笞爲幕府今成繐帷

刀銘

北周庾信

風伯吹爐雲師煉冶鐵睒朝流金精夜下價重十城名高千馬千金韜合百鍊鋒成光連斗氣睒動山精身文水動刃古珠生斗精遙降山靈下從水文千曲蛇鱗百重燕砥斂刃蜀水開鋒氣生分景環成屈龍

鶴贊

北周庾信

武成二年春二月雙白鶴飛集上林園大將鄭偉布弋設罝並皆禽獲六翮已摧雙心俱怨相顧哀鳴孤雄先絕孀妻向影天子愍焉信奏事階墀並使爲贊

九臯遥集三山迴歸華亭別唳洛浦仙飛不防離繳先遣見羈籠摧月羽弋碎霜衣寒傳餘號關承舊名南遊湘水東入遼城雲飛欲舞露落先鳴六翮摧折九門嚴閉相顧哀鳴肝心斷絕松上長悲琴中永別

溫湯碑

北周庾信

咸池浴日先應綠甲之圖砥柱浮天始受玄夷之命仁則脩湯埃氛義則激揚清濁勇則負山餘力弱則湯毛不勝仲春則榆莢同流三月則桃花共下其色變者流爲五雲之漿其味美者結爲三危之露烟青於銅浦色白於鉛溪非神禹而長沸異龍池而獨涌洒胃湔腸輿疾起瘠秦皇餘石仍爲雍齒之階漢武舊陶即用魚鱗之瓦山間涌水實表忠誠室內江流彌彰純孝豈若醴泉消疾聳乎建武之朝神水蠲痾在乎咸康之世嵩山三仙之館不孤擅于天池百丈之泉豈獨高于蓮井

周大將軍崔說神道碑

北周庾信

公諱說字某博陵郡安平縣人也昔者華陽之野降龍首之神烈山之都啓龜文之系匡周則盟津有會佐夏則龍門始鑿西遊則起家秦相東入則載世齊卿備乎史籍可得言矣祖辨中軍將軍定州刺史父潛鎭北將軍司馬烈侯並厲風霜俱張鋒穎邸史疊迹官曹凛然是謂鮑恢都官百城振懼苟豊握節京師斂手公犄稟英靈偏鍾山岳雄姿俊茂眉目疎朗

觀虎于檻齧髮不驚稱象于船勝衣能對至于拉虎爲熊摧班碎掌志歸繁弱落鴈吟猿故得氣蓋關中威申河外解揭領軍府錄事轉諮議參軍時當塗失御政在權門始論函谷之兵即起韓陵之戰太師賀拔勝作牧西荆公爲假節冠軍將軍防城都督夫南陽失守卷甲奔梁樂毅羈旅猶思燕路陳軫愴悽終戀秦聲幸值和隣言歸舊國授衛將軍都督封安昌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戸弘農尅復沙苑摧鋒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一千一百戸信珪則更授司勳穀璧則遷輸典瑞鐵馬有河橋之戰戈船有汾水之兵除京兆太守移民下邑未學過郤走馬章臺不同張敞遷帥都督持節撫軍通直散騎常侍大都督防禦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官尚書定州大中正五曹奏事有朱穆之忠九品論人見楊喬之直改封安國縣侯益邑合前一千四百戸賜姓宇文改名爲說漢王改婁敬之族事重論都魏后變程昱之名恩深捧日遷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賓憲連官單于之寶鼎可致張寛固位渭橋之流星可識司

木七上既掌丘陵之賦司會六典乃均邦政之才居官得人于斯爲盛進爵爲公改封萬年縣通前二千門百戸除隴州刺史都督隴州諸軍事隴坻路遙秦川望遠鄧仲華之不去馬文淵之願歸尋除涼州刺史總督河西甘瓜諸軍事塢似伏龍城如飛鳥燉煌實錄宛在胷襟玉門亭障無勞圖書有馬如羊不以入廄有金如粟不以入懷柱國齊王今上之介弟龔行薄伐問罪河陽以公爲行軍長史參謀帷幄中軍之司既畢魏絳上卿之佐晉[illegible]之差無

懋德除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崇德安義建忠九曲安樂三泉伏流周張平泉固安鐵通谷凡十三防禦熊和中三州黃蘆起谷王晏供超牽羊溫孤交河大嶺避雨木柵寺一十戍諸軍崇德防主宜陽上地更有叅兵熊耳山前還逢積伏用是連營函谷獵騎怒陽威振兩河有陵三晉改封安平縣公淮陰一國韓信之故人戶牖萬家陳平之鄉里公此衣錦足爲榮類建德四年正月十日薨于長安之永貴里私第春秋六十有四詔贈敷延丹綏恒五州諸軍事敷州刺

史謚曰莊公禮也即以某年二月二十四日葬于京兆平原鄉之吉遷里北陵追遠大司馬有賜綏之恩西京贈行冠軍侯有詔塋之禮嗚呼哀哉世子儀同衍生事以禮死塟以禮愛親有王祥之孝同氣有姜肱之睦百行之本于斯備焉況復松檟深沉既封青石之墓丘陵標榜須勒黃金之碑乃爲銘曰

華陽之神厲山之祖鳳野匡周龍門佐禹日洛濱池山浮海滿甫穆霸國營丘樂土胤斯宗邑承此壤王移封東武就君安陽中軍節呂鎭北鋒鋩商飈獵艸

電火驅霜公之輪煥繼體貞幹儀表丘墟風神墻岸孝有至德忠能匡贊不廢横琴無妨歌案既班三事又貳六官衛青受詔韓信登壇長城馬窟廣武兵欄軍吏無犯營民不寒乃用六謀乃論三策城壘向背星辰主客劒起沉犀弓開伏石楚后讓盟秦君還璧百齡危脆于伢摧藏諸侯地裂退將星亡輕車騎士玄甲黃腸杜如齊地廟似桐鄉銘功贊德碑闕相望

周大將軍瑯琊壯公司馬裔墓誌

北周庾信

公諱裔字遵胤河內溫人也南正司天北正司地是謂西河之官卽嗣重黎之政卬之歸楚與章邯而並封豫之避秦共毛公而俱去祖龍仍居選部水鏡三臺父悅再牧荆河威風千里而身遭禍機遂爲季布所哭獲存遺嗣實賴程嬰之忠國家追念功臣更撫叔敖之子言思官族還求女齊之胤公始應辟爲河內功曹除員外郎常侍汲郡治兵黃河浮馬雄鋒軼

關之捷逐北長城之陳授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柳泉風塵三城席卷崇陰鋒鏑千室入關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開國龍門縣伯仍除巴州刺史雖復巴水三廻夷歌數曲徙逢白竹之弩已濟青衣之功朝廷以漢之功臣須開上將之府晉之代胄宜紹瑯琊之國遷驃騎大將軍開府改封瑯琊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宮闈近寄寔俟忠貞詔爲大御伯仍除大御正職司常伯任惣夔龍王道既平絲言惟允尋除始州刺史都督始州諸軍事蠻夷恃險狠顧鴟張高山尋雲深谷無景九地縱橫三門起伏峰危馬束水險檣飛遂得谷靜山空水消霧散仍爲信州刺史都督信州諸軍事精兵守於白帝足懼巴州之城船梯下於荆州彌動西陵之戍卽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西寧州諸軍事西陵州刺史將敵北戶之人向通雲南之國聞寵若驚奄從深夜天和六年正月十八日亡春秋六十五詔贈本官加恒邵汾晉泗州刺史諡壯公禮也以建德元年七月十三日葬于武功之郡三時原公愛敬純深有隱無犯忠貞亮直知無不爲在戎

四十二年身經六十九戰至于多寵唱籌並得成功飛沙擁石未嘗乖律恂恂教義吳起西河之風閑閑鼓旗李牧長平之政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山木所資一由詔葬有始有卒生榮死哀銘曰

祝融是命重黎克舉公族乃建天官卽序避世於秦承家于楚金行失馭玉鏡淪輝我之烈祖識變乘機黃旗東沒青蓋西飛落星置道長州出圍及我皇父荆河再撫世屬喪亂身沒猾堅嗟我遺嗣崎嶇趙武寒覆鳥翼饑吞獸乳獲歸河內更襲瑯琊年方小馬

怨結長蛇藏兵九地置劒千家雪山埋馬氷河陷車
既乃班政超然榮守朱鷺頻飛金龜轉紐築塞長榆
營車高柳玉案推食河橋勸酒石門氷釋金堤雹散
蘆水門關孝津成觀馭風逸翮脩途始牛建武功臣
先悲吳漢況冢搖落游場凌微金城路斷郿塢人稀
風松蓋雲白水山衣賢巳星殞人沒蘭衰

周車騎大將軍賀婁公神道碑

北周庾信

昔者軒丘命氏初分兒弟之姓若水降居始建諸侯之國自是以官爲族因地爲宗木派枝分其可知矣公諱慈字元達本姓張清河東武城人也仕于周張仲爲孝友謀于晉張彥爲賢臣韓有關地則五世强國趙有孟談則三卿不戰祖慶少習邊將憑伏智勇雖復五車行簡不取博士之名一卷兵書即以將軍自許角端在手必無齊魯之侵蓮花插腰甚得蛟龍

之氣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覇城開國伯贈河州刺史父瓌公子公孫有鎡基于天下良弓良冶有世業於家風書則百家可知劒則千人可敵三槐以鼐鼎象物知其神奸五等以桓珪旂瑞守其宮室君以才望兼而有之終于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武定縣開國公贈秉河州刺史兼山岳之靈受星辰之氣年在髫髮甫就勝衣竹馬來迎已知名于郭伋羊車在道即見賞于王澄豈直童子明經書生說卦而已至如禰河清論秋水高談

故以辨折䲕林、聲馳鹿野、國家官族君爲首姓延家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襲爵爲公邑合一千六百戶
弱冠登朝、傳呼甚寵漢、魏、台鼎、故、無、此、比、中、朝、方、伯、
罕、有、其、年大冢宰任總機衡是勤王畧借君忠壯委
以爪牙鎮左廂親信出梁州防主華陽西極漢水東
流巴濮既寧沉黎即靜保定四年王師北伐以君驍
勇被召將兵師下宜陽身登函谷將、燒、白、馬、之、城、以
覆、烏、巢、之、壘、即而中途甚雨未獲圖原軍師聞喪不
成侵宋柱國趙王令上之第九弟也文則河間上書

武則任城置陣作鎮祇丘陽於錦水白、虎、之、俗、難、安、
黃、龍、之、盟、不、定、以君智畧入佐中權天和元年授使
持節大都督治杜國總府司錄仍轉司馬除官封如
故相如西喻鏤石於靈山武侯南征浮船于瀘水方
之、今、日、彼、獨、何、人、九、品、課、功、爲、上、之、下、四年入朝歸
事宰旅即受載師大夫將命齊國尋盟出境即用和
隣入國聞喪仍從會葬之禮可使南面此之謂乎尋
以本官入治軍正至如渭水兵書存心爲志、軒丘陣
法聚石成圖、既得師不疲勞兵無怨籌入帷中禁更

領儀同邸客城池門關戶籍咸資巡警並用司存帝
城近臣公室密戚如逢司隷似畏都官既而孤城鄭
娵、不、相、其、年、巴、水、深、翁、不、瞖、其、疾、春秋三十有三奄
指官舍呂子明之疾甚、歎軫吳王、阮文瑜之長逝、悲
深魏主、有詔贈某官禮也以建德四年三月日歸葬
于河州葹川郡之禁山公六郡良家西河鼎族地。壯
金行、人、雄、塞、氣、兵書七卷、河水浮來、射法三篇、天狐
夜下鋒旗不息、刁斗恒驚、猶得馬上讀書、軍中習禮、
太史子儀善于謀策、諸葛公休長于撫馭、四代儀同

三司七世河州刺史鍾鼎成列冠蓋連陰詔、生、爲、貴、
臣、死、爲、貴、神者也但以遊魂久客、反葬途遠、道阻山
長、妻孤子幼、哀聲滿野、愁氣連雲、況復松檟飄颻方
臨武威之戍、丘陵廻遠、直對臨兆之城、馬援亡於武
溪、尸柩返于魏闕、梁鴻死于會計、妻子歸于平陵、嗚
呼哀哉嶇崎遠矣昔者繁昌祠前、即有黃金之碣、德
陽基下、猶傳青石之碑、是謂勒功乃爲銘曰
七葉佐漢五世相韓忠臣入仕孝友當官青城仙洞
黃石祠壇臺堪走馬、書足廻鸞、武定風飈、霜城嚴肅、

並馳雙傳俱分兩竹重世刺舉連鑣袞服草萊青丘
風馳赤谷世不乏賢挺茲上嗣孝有三德忠無二志
劒足身挺青堪面試於飾旣秉高蟬且珥貂轉印函
蛇盤綬笥左右將軍前後常侍繼踵五侯因循三事
於旃九坂艦舳雙流還驅木馬更引金牛江波錦落
火井星浮蹲酒望帝安歌蜀侯受服河陽偏師洛浦
置陣成皐連旗廣武朝兵城竈夜營多鼓簫起六廄
鋒摧九虎倏忽人世俄然今古崇發兩星豎驚二豎
遊蒐通夢言返舊塋紫泥賜升黃腸贈行途登不紐

路入金城寒關樹苙秋寒雲平劒埋合柱書藏鑿楹
武侯爲廟欒公爲社雲蓋低臨電裳紛下碑枕金鎚
松橫石馬水矢身世留名華夏

周兖州刺史廣饒公宇文公神道碑

北周庾信

唐朝以元凱竝進十有六人周室以昭穆先封十有
五國發源黎胄葉派枝分開國成家珠聯璧合是用
克明峻德思皇多士盛德有後公其裕哉公諱常字
子元豫州榮陽人也周宣中興然後樹賢建戚鄭武
有國然後保姓受氏荆衡之賦于乘莫敢加兵虢會
之封十城翻爲獻邑況復郊門致騎先迎內史之賓
南宮旦朝獨識尚書之履祖思慶建威將軍山陽太

守建威取曹仁之號可以定名山陽有王暢之賢足
觀風俗考項銀青金紫方于溫羨傳祗鎮南征東北
於劉弘荀顗報功之冊則槐路是儀贈行之典則荆
河惟牧公弱齡早惠幼夙成志立必正方言無剿說
青衿智勇郎埋雲夢之蛇童子仁心已愛中牟之雉
始遊庠塾不無儒者之榮或見兵書遂有風雲之志
出忠入孝事盡于心修身立名理窮于性大統三年
起義華陽先登廣武浮潛迴汚入渭亂河蒙授永安
縣開國男輔國將軍自爾長從太祖入爲帳內都督

河橋挍戰、秋水則三月不流、洛城揮鋒、金墉則一月
路斷、西京不實、羌戎侵軼、城加飛鳥、地有伏龍、公以
金僕裁抽、靈鉦㲉舉、蜂目已奔、很心遂革、還平東將
軍帥都督十五年襲父封魏昌縣開國伯傳大都督
魏後二年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黄權、受
詔、嘉其入魏之功、竇憲當官、賞其平戎之策、公之此
授、勲庸著矣、進爵廣饒縣開國公邑五百戶保定三
年授都羅州諸軍事羅州刺史仍領金州兵馬應接
上庸公于文谷路溪澗崢嶸巖崖谿嶮山窮水斷馬

東僑飛中坪既開、雙城即款、往者申息盡掩江黄無
援涔陽極浦亟犯風塵夏首西浮頻遭鋒鏑公以伏
波受脤樓船誓衆入横江之陣進下瀨之兵越客文
身、湛盧終去、吴人長鬣、艅艎遂遠、建德四年授使持
節開府儀同大將軍公孫敖下光祿之塞諸葛誕勒
丸都之山公之處焉差無慙德四方雜俗天下殊風
以君廉能使爲觀察馳傳擁節揚於持斧既乘驄馬
仍被繡衣、群盜累足、貴戚斂手、鄉亭留宿、幸無歸忌
之疑、公車奏事、寧有反支之日是使楊球司隷無所

中威飽恢都官因人成事高祖武皇帝以仲春晳泉
甲子濟河、公仗劒六軍披圖八陣、肆彼張遼、前鋒而
報、魏主方之耿弇、先戰而待蕭王、及平九州迺嗣四
輿既定遂得功參勇爵名入司勲授上開府增邑五
百戶加以舉功行賞推恩分邑、兼乘而反、光乎譙郡
之城、再實而歸、照于臨滻之水、即日賜姓宇文與國
同族婁敬上書于鹿輅項伯舞劒于鴻門公之此榮
足爲連類以公績著屯險誠貫風霜其年授使持節
督東徐州諸軍士事徐州刺史宣政元年授都督南

兗州諸軍士南兗州刺史作牧濟河、風行于雷澤、建
旟、海岱化、被于淮沂、襜帷入境貪殘者解印晃旒從
政、仁義者郊迎、登高白石開渠青鹽換粟、祥雲入境、
行雨隨軒而已哉、在任遘疾薨于方鎮百姓嵩監御
斯牧賢能刺史荀中郎連率此則中興方伯英聲茂
實公之有焉詔贈某官諡某公禮也以太象二年十
一月十日歸窆于滎陽之某山舊墓丸、原悽愴、越文
子、其何言、駟馬悲鳴、滕成公其已遠、若夫勒鼎刊碑
銘功頌德陳其令範必在生前嗟乎此之樹碑與乎

洙泗之水此之勒石興乎燕然之山嗚呼哀哉乃爲

銘曰

高陽之子少典之孫蒼林遠邁若水遙源公侯復始鍾鼎迺繁承基纂胄建國開藩我壯我武既公既侯緇衣出鄭卿士歸周魚陵北上滎澤東流河移酸棗而粟陳留祖守南邦考鎮東部兩龜爲印雙虵結綬日察陰陽星占長柳是日世載其名不朽事親之道孝以立身事君之道忠以立仁令君嗣德一此君親如松之茂如竹之筠功參荆棘職立兵戈北臨青嶺

南通白波直雲横塞長星渡河陳開沙斷師移盛多衆功行賞封疆受位宮室鏤珪山河分地決勝千里謀深計秘建武功成名連星次建旗濟漯擁節龜蒙既盤桑土實撫梧桐野無異器河無别風吳亭楚渚莫敢彎弓倏忽身世俄然松檟路轉銅魚山廻石馬武候之廟欒公之社望此高碑悽然淚下

周驃騎大將軍開府侯莫陳道生墓誌銘

北周庾信

君諱道生字菜朔州武川人也本係陰山出自國族降及于魏在秦作劉父少興武川鎮將山河抗拒關塞被邊早擅威聲咸多雄烈君子讀書馬上清淡劒端周運六奇專精三略雖復身居末將而勇冠旌門位在支軍而謀參幕府魏正光五年任統軍頡天柱爾朱榮征北海王永安三年隨太師賀拔勝入關尋轉别將消源卷甲關城束馬並皆克捷君有力馬永

熙三年補都督太祖文皇帝奄有關河令行天下以君幹略委之爪牙名洽中涓功參上造兵臨河曲前登白馬之津寇發蒲城先戰黃沙之苑臨晉横船既會趙將馬陵削樹復下齊兵班瑞司勳披圖疏爵授驃騎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鄠縣開國公食邑五百趙儼之爲驃騎正駕單軍張堪之拜光祿長乘白馬以斯連類朝野榮之大統九年更姓侯莫陳氏隨大將軍拓跋遠經始陽二水長圍三川無市擐甲搆病死于轅門春秋五十一贈持節都督湖州刺史君在

武川文皇帝同鄉里覇功既立王業克成不忘拾講
猶論償博今嗣德惟新功臣追遠東都馬鳴不無見
目之歎北陵車過終憶平生之言有詔更贈使持節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宜敷絳三州諸軍
事敷州刺史謚某公禮也夫人拓跋氏安邑郡夫人
庭有鍾皷家承箴誡教容教德言告以歸天和五年
六月薨即以其年十月同葬于京兆某縣洪源鄉武
子成寢請西階而合塟平縣下嫁郎廬山而共墳銘
曰

凝陰遠寂廣漠平寒沙鏡瀚海地盡皐蘭寒鴻秋去
胡系夏乾風土壯氣山河凜然師旅上谷威雄武川
君則繼踵代不乏賢匣有忠劍庭流孝泉魏宜多故
餘風未殄天保讓德當塗廢典上將指蹤中消力展
洛城夜捷河梁朝剪鐵劍金龜榮追玉鉉身胄漢祚
門承魏緒並檀華宗俱稱當路伉儷云匹年齡並故
瓶瑟泰聲同爲丘墓小陵石槨洪源鄉墓蜀雲雨引
池柳雙前隊路仍令松城即連霜隨柳白月逐墳圓
芝蘭幾代陵谷何年

妍雅

周儀同松滋公拓䟦兢夫人尉遲氏墓誌銘

北周庾信

夫人諱某河南洛陽人也祖父太師柱國公魏宗丧亂經綸夷阻周朝建國匡翊揖讓圖諜帝系卽有内外之親分裂山河仍爲舅甥之國夫人容範端莊儀形淑令六義觀德南風有夫人之詩八卦成形東方有少女之位姆傅習言公宫敎業箴管線纊佩帨葹蘭年十有二出適儀同拓䟦兢衣其翟服既得宗婦之儀乘其魚軒還從列國之禮摽梅三實無闕其時

夭桃九華能脩其政某年某月冊拜廻洛縣君母金明公主魏文帝長女春則帝女採桑秋則王姬築館夫人出入主家遨遊戚里濯龍園苑長門宫殿既而膏腴美疢華茂傷年疣瘡牀帳烝離寒暑三世之術無乏於醫門百草之木徒窮於藥性建德三年五月七日亡春秋三十昔西河女子值九節之菖蒲東海婦人得三山之芝草無由再遇悲矣如何卽以其年十一月十五日塟於京兆之北陵原龜筮告辰丘陵啓奠西臨織女之廟南望湘妃之墳嗚呼哀哉乃爲

銘曰

父曰帝師母曰王姬車服不繫江漢無思是生令淑覯禮敦詩辭超宋子德茂邢姨繼世盛德思賢克舉奠雁迎門濡蘋貫組奉盥如事移茵仰序春冰浴蠶秋機秉杼帝鄉近親帝城近臣濯龍親戚平陽主人金波廻月玉樹臨春弄玉鳳凰昌榮紫草自此千年無人得道舜華榮曜飄零何蚤渭水北原平陵故闕繐通谷口卽望寒門吁嗟此地去矣歸䰟孟冬十月長松九年親賓掩淚悽愴何言

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誌銘

北周庾信

夫人諱字本姓陸吳郡人也天子拓境百越來庭丞相勒兵三江席卷高祖載為劉義真長史留鎮關中旣沒赫連因卽仕魏臨終誡其子孫曰樂操土風不忘本也言念爾祖無違此心祖政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恒州刺史父通柱國大將軍大司馬文安公匡贊經綸參謀揖讓名高廣武功重長平夫人七德含章四星連曜敬愛天情言容禮典九日登高作銘秋

菊三元告始或誦春椒年十有四嬪于譙國友其琴瑟愈恭節儉之心伐其條枚實秉憂勤之德鄴地登高之錦自濯江波平陽採桑之津船勞蠶月天和元年冊拜譙國夫人東武亭之妻旣稱有秩南城侯之婦還聞受封柱國殿下以名華分照增城峻土揚旌棘道問政卭都白狼之溪遂艱黃牛之板荔枝之山地險葡萄之國夫人別離親戚關河重阻夷歌一曲未足消憂猿鳴三聲沾衣無巳是以天厲之疾遂成沉痼玉瀝雖開金膏實遠建德元年七月九日薨于成都私第春秋二十有一卽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歸葬長安之北原詔贈譙國夫人禮也殿下傷神秋月掩淚長松周季直之留書更深冥漠潘安仁之詞藻徒增哀怨登言西河女子獨見銀臺東海婦人先逢金闕銘曰

夏陵反旆椒山止戈金精據嶺呂閣凌波西遊卿相東製山河華亭冠冕穀水絃歌裘維從族燕垂從官來人飛狐鬭連鳴鴈策角登阜功參臨淵實鼎留銘彤戈餘贊廊圖淑令柔禮言歸魚軒馮軾澤雉文衣

明月照鏡仙石支機行雲細起迴雪輕飛北降帝子南塵蜀守若水既開雲山巳鏤月峽猿啼江神牛鬭星機北轉日轡西迴陽泉伏氣陰律成灰鶴辭吳市鳳去秦臺神光離合燈影徘徊雙流反葬百兩迴旌少女離位夫人去城帷堂野設帳殿郊營山川奇事風月無情搖落丘隴荒涼封域樹樹秋聲山山寒色草短逾平松長轉直節墳方固圓陵永植

周趙國夫人紇豆陵氏墓誌銘

北周庾信

夫人諱含生本姓竇扶風平陵人魏其朝議列侯則莫能抗禮安豐奉國功臣則咸推上席外戚列傳既開建武之書仲山古鼎或表單于之獻祖畀少保建昌郡公父織柱國大將軍大宗伯鄧國公孟津大誓常預同德之臣成陽遠約克贊先登之主並得位入六府功叅八柄夫人有文在手有象應圖榮曜夙彰徽華早茂肅恭以禮受教于公宮言容以德有聞於師氏及乎進賢君子內主邯鄲琴瑟在堂輜軿是服長久于飾不無秋菊之銘履端於始或有椒花之頌登止莊姬掩淚楚相知慙定姜問兆齊兵不入武城二年冊拜趙國公夫人漢王聞立義之婦邑以延鄉齊侯見有禮之妻封之石窌異代同榮差無慙德桂國殿下居若木之一枝在天漢之別派揚旌玉壘驅傳銅陵南通向日之民東被無龍之國夫人從政月峽賛德雲門錦濯江波還臨織室山明石鏡郎對粧樓既而玉律頻移金爐不變胡香四兩嗟西域之使

稀靈帅一枝恨瑘田之路絕天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薨于成都之錦城春秋二十孫子荊之傷逝怨起秋風潘安仁之悼亡悲深長簟況復仙臺永別無復簫聲傅母長歸唯留琴曲七年二月日歸塟於長安之洪瀆原詔贈趙國夫人禮也雲雨去來既留連於楚后光陰離合實惆悵于陳王銘曰

河西十郡觀津孤起章武賢臣安豐賢士木樓厂闕金山萬里紹慶邢姨基昌宋子施衿趙北侍掛春前紘綖禮數厭狄騑驂義超江汜仁流葛覃玉筐送黼金籠助蠶敬愛純深端莊淑問有光國史無形嘉恤琴柔外恭停機下訓馨馥於蘭年華於蕣風雨消散神靈離絕婺女還星姮娥歸月左楹夕奠高堂朝發空揚凌波更無迴雪下平曰隰高平曰原西臨水井北望塞門猶埀雉服尚駕魚軒平原忽矣天道何言山迴地帀路沒藤城松悲鶴去草亂螢生新雲別起舊月孤明賢墳永式節隴常貞

周冠軍公夫人烏石蘭氏墓誌銘

北周庾信

夫人諱某樂陵人也晉司徒樂陵公苞後子孫就封因即家焉扶風舊城猶存鐵市河南故墅尚餘金谷或寓燕陘仍任代郡祖行代郡尹父魏司空蘭陵郡公司空佐命魏朝少傅承嫔周室並爲大族俱蒙賜姓秦晉匹也是曰通家夫人年十七歸于宇文氏淑令端莊含章貞吉箴規惟儀閨闈已正某年除金郡君某年改授冠軍國夫人四德小君宜其家室三事

內主翙辭贊務以保定五年四月遘疾薨時年四十有四即以其年某月日歸葬于京兆之某原人世風烟山川超忽陵波青麥儻逢貞女之墳隴首白楊或表賢姬之墓乃爲銘曰

三星麗天五岳鎮地禮有其秩人居其位燕趙多奇山川雄氣挺茲令淑惟此含章玉生庭照蘭開室香邢姨媵服宋子河魴百兩言歸九儀從聘榆狄七彩軒車六命鼎室辭親槐庭贊政世爲閨水人成大夢廻帳山門移燈泉洞金鼎長含銀鐙永送香塡栢槨路閉松城悲鸞獨影雄劍孤鳴留連趙琴悽愴秦箏

陳伯玉文抄

秋日遇荆府崔兵曹使讌序

唐 陳子昂

若夫尊卑位隔榮賤途分使卿士大夫倚軒裳而救物山栖木食負林壑而驕人未有能屈富貴於沉冥雜薜蘿於簪笏天人坐契相從雲霧之遊風雨不疲高縱舉鏘之賞崔兵曹紫庭公冑青雲貴人以鍾鼎不足以致奇才烟霞可以交名士皇華聘國懷鳳綷而高尋白桂追遊邀兎罝而不顧大矣哉生年未識一見而交道遂存此日披懷千載之風期坐合支道

林之雅論妙理沉微崔子玉之雄才斯文未喪屬乎金龍半氣石鴈驚秋天泬寥而烟日無光野寂寞而山川變色芸其黃矣悲白露於蒼葭木葉落兮慘紅霜於綠樹爾其高興洽芳酒闌頓義和而不留顧華堂而欲晚長歌何託思傳稽古之文爰命小人牽記當時之事人探一字六韻成篇

冬夜宴臨邛李錄事宅序

唐 陳子昂

下官遊京國久矣，接軒裳衆矣。池臺鍾鼓，雖有會於終朝；琴酒笙歌，未窮歡於永夕。豈非殊我親愛，異我風謡，而使臨堂有懷，聞樂增歎者也。何功曹舊州耆老，迹尚於沉冥；李錄事吾土賢豪，義多於遊俠。高軒置酒，甲第迎賓，絲竹紛於綺窗，琅玕盛於雕俎。樓臺若此，臨故園之城池；軒蓋如雲，總名都之車馬。於是而興自此而遊，安得不放意留歡，遺老忘死。金壺漏晚，銀燭花微，北林之烟月無光，南浦之星河向曙。赤車使者，下官雖謝於士人；錦里名家，羣公豈慙於昔彥。我之懷矣，實在於斯。同賦一言，俱爲四韻。

薛大夫山亭宴序

唐 陳子昂

夫貧賤之交而不可忘，珠玉滿堂而不足貴。閉門無事，對黃卷以終年；高論不疲，逢故人而永夜。薛大夫其人也。下官昔承顏色，早蒙車騎之知；晚接恩光，不異平津之舊。蔡邕書史，許以相貽；張載文章，見稱於代。爾其華堂別業，秀水清泉，去朝廷而不遥，與江湖而自遠。名流不雜，既入芙蓉之池；君子有鄰，還得芝蘭之室。披翠微而列坐，左對青山；俯盤石而開襟，右澄流水。斟緑酒，弄清絃，索皓月而按歌，追涼風而解帶。談高趣逸，體靜心閑，神眇眇而臨雲，思飄飄而遇物。林軒寂寞，星漢縱橫，思欲垂汗漫而羣遊，與真精而合契。歡窮興洽，樂往悲來，悵鸞鶴之不存，哀鵷鳩之久沒。徘徊永歎，慷慨長懷，東方明而畢昴升，北閣曙而天雲靜。悲夫！向之所得，已失於無何；今之所遊，傷覊於有物。詩言志也，可得聞乎。

梁王池亭宴序

唐 陳子昂

子昂少遊白屋，未歷朱門，聞王孫之游，空懷春草；見公子之興，每隔青霄。弋陽公座辟青軒，仰開朱邸，金筵玉瑟，相邀北里之歡；明月琴樽，即對西園之賞。鄙人幽介，酒醴知慚；王子愛才，文章見許。白日已馳，歡娛難恃，平生之樂，其在茲乎。

忠州江亭喜重遇吳參見牛司倉序

唐 陳子昂

日月郊分，春秋代謝，昔歲居巢闕，適言別於茲都；今龍集昭陽，復相逢於此地。山川未改，容貌俱非，叙名宦而猶嗟，問鄉關而不樂。雲天遂解，琴酒還開，新交與舊識俱歡，林冢共烟霞對賞。江亭迥眺，羅玕樹於階基；山樹遙臨，列群峰於戶牖。爾其丹藤綠篠，俯映長筵；翠渚洪瀾，交流合座。神融興洽，望眞情高，覺清溪之仙洞不遙，見蒼海之神山乍出。既而行舟有限，嗟此會之難留；別日無期，歎分岐之易遠。徘徊北渚，惆悵南津，江陵之道路方賒，巴徼之雲山漸異。乎離言可贈，所願保於千金；別曲何謠，各請陳于五字。

喜馬參軍相遇醉歌序

唐　陳子昂

吾無用久矣進不能以義補國退不能以道隱身天子哀矜居於侍省且欲以芝桂爲伍麋鹿同曹軒裳鍾鼎如夢中也南榮暴背北林設罝有客扣門云吾道存孺子孺子黃中通理時玄冬遇夜微月在天白雲半山志逸海上酒既醉琴方清陶然玄暢浩爾大素則欲抑青鳥奇丹仙矣日月云邁蟋蟀謂何夫詩可以比興也不言曷著時醉書散灑乃昇見清廟臺

令知此有蜀雲氣也畢大拾遺陸六侍御崔司議崔兵曹鮮于晉崔涵于懷一道人當知吾此評是寔錄也若東萊王仲烈見之必以爲真醉歌曰獨幽默以三月兮深林潛居時歲忽兮孤憤遐吟誰知我心孺子孺子其可與理分

偶遇巴西姜主簿序

唐　陳子昂

予疲痾永久未嘗解顏正欲登高山望遠壑擕蘇幽海以蒯太清姜主簿倏自綿中至於林下乃飾琴酒之事雜文章之娛將蠲我憂頹靡取樂夫浩浩之白不可獨也青春之詩又誰咎也逢太平之化徘當年之歡同人在焉而我何歎南國橘柚陽月初榮北梁山水良辰復別揮手何贈詩以永言云爾

登薊城西北樓送崔著作入都序

唐　陳子昂

僕嘗倦遊傷別久矣况登樓遠國銜酒故人憤胡孽之侵邊從王師之出塞元戎按甲方刈鮮卑之壘天子賜青㠯有相君之召而崔侯佩劍郎謁承明羣公角戎方絕大漠燕山北望遼海東浮雲臺鳥弔館天殊亭障共衣冠地脇撫劍何道長謠增歎以身許國我則當仁論道匡君子思報主仲冬寒苦幽朔初平蒼茫天兵之氣冥滅戎雲之色白羽一指可掃凡都赤墀九重佇觀獻凱策勳飲至方同廊廟之歡假武蒙弓借爾文儒之首薊丘故事可以贈言同賦登薊樓送崔子云爾

暉上人房餞齊少府使入京府序

唐　陳子昂

永淳二年四月孟夏東海齊子宦于此州雖黃綬位輕而青雲器重故能委邦君而坐嘯佐刺史而知名屬乎鑾駕巡方諸侯納貢將欲對揚天子命我行人銑玉帛而當朝擁駢驂而戒道指途河渭發引岷嶓粤以丙丁之日送于暉公別舍蓋言離也爾其巖泉列坐竹樹交筵吐青藹於軒窗栖白雲於左右參差池樹亂山水之清陰繚繞階庭襍峰崖之異勢入禪林而避暑肅風景於中庭開水殿而追涼徹氛埃於戶外瑶琴合奏翠斝時行譚窈窕於天人極留連於晷刻既而歡樂極良辰征攀白日而不廻出浮雲而告別山光黯黯凝綠樹之將曛嵐氣沉沉結蒼雲而遂晚雖同交未阻風月可留岐路方乖關山成恨嗟乎朝廷子入期富貴于崇朝林嶺吾栖學神仙而畢日青霞路絕朱紱途遥言此會之何時願相逆而誰伐永懷千古豈知還者之交凡我三人盍崇不朽之迹斯文未喪題之此山同疏六韻云爾

秀逸

夏日暉上人房別李參軍序

唐 陳子昂

考察天人旁羅變動東西南北賢聖不能定其居寒暑晦明陰陽不能革其數莫不雲離雨散奔馳于宇宙之間宋遠燕遥沉別於關山之際自古來矣李參軍白雲英胄紫氣仙人愛江海而高尋頓風塵而永息來從許下月旦出於龍泉言入蜀中星文見於牛斗野亭相遇逆旅承歡謝鯤之山水暫開樂廣之雲天自樂思道林而不見悵若有亡詣祇樹而從遊衆

然儁欸高僧展袂大士臨筵披雲路之天青坐琉璃之寶地簾帷後闢拂鸚鵡之香林欄檻前開照芙蓉之綠水討論儒墨探覽真玄覺周孔之猶迷知老莊之未悟遂欲高攀寶坐伏奏金仙開不二之法門覩大千之世界歡娛恍晚離別行催紅霞生而白日歸青氣凝而碧山暮驪歌斷引抗手將辭江漢浩浩而長流天地居然而不動嗟乎色爲何色悲樂忽而因生誰去誰來離會紛而妄作俗之迷也不亦煩乎各述所懷不拘章韻

自是矜君之詩

別與侍御崔司議序

唐　陳子昂

朝廷歡娛山林幽癖思魏闕魂已九飛飲岷江情復三樂進不忘匡救於國退不慙無悶在林與侍御崔司議至公至平許我以語默于是矣夫達則以公濟天下窮則以大道理身嗟乎子昂豈敢負古人哉蜀國酒醲無以娛客至於挾清瑟登高山白雲在天清江極目可以散孤憤可以遊太清一世之逸人千里之道友吾欲不謝於崔與二公矣所恨酒未酣琴方清王事靡盬驛騎遄速不盡平原十日之飲又謝叔度累日之歡雲山悠悠歎不及也

喜遇冀侍御崔司議二使序

唐 陳子昂

命獨坐一隅孤憤五蠹雖身在江海而心馳魏闕歲時仲春幽臥未起忽聞二星入井四牡臨亭邀使者之車乃故人之駕陸機一笑把臂入林既聞朝廷之樂復此琴罇之事山林幽疾鍾鼎待遊語默諷詠今復一得況北堂夜永西軒月微巴山有望別之嗟洛陽獄寄載之客江關離會三千餘里名位寵辱一百年中歡娛如何日月其邁不爲目前之賞以貽別後之思蟋蟀笑人夫子何歎

送吉州杜司戶審言序

唐 陳子昂

嗟夫德則有鄰才不必貴昔有耕于巖石而名動京師詞感帝王乃位昇武騎夫豈不遭昌運哉蓋時命不齊奇偶有數當用賢之世賈誼竄於長沙居好文之朝崔駰放於遼海況大聖提象羣臣守規杜司戶炳靈翰林研幾策府有重名於天下而獨秀於朝端徐陳應劉不得劘其壘何王沈謝適足靡其旗而載筆下寮三十餘載秉不羈之操物莫同塵合絕唱之

音人皆寡和羣公愛禰衡之俊留在京師天子以桓譚之非譎居外郡蒼龍闕茂扁舟入吳告別千秋之亭廻棹五湖之曲朝廷相送駐旌蓋於城隅之子孤游淼風驅於天際白雲自出蒼梧漸遠帝鄉半隱坐隔丹霄巴山一望蒐斷淥水於是邀白日揖青蘋追瀟湘之游寄洞庭之樂矣歛楚舞右琴左蓉將以綏燕客之心慰越人之思杜君乃挾琴起舞抗首高歌哀皓首而未遇恐青春之蹉跎且欲携幽蘭結芳桂飲石泉以節味詠商山以卒歲返耕[illegible]

華公嘉之賦詩以贈凡四十五人具題爵里

送魏郎將使默啜序

唐 陳子昂

蓋北夷不羈之日久矣天子垂玄默穆皇風而狼居華心蟻伏請職歲一月上將恤戎乃以金章假魏公爲司賓卿載馳錦車論意雲幕且欲頓單于之膝受呼韓之朝不踰青春復命紫闕其忠臣烈夫之節感激壯士矣朝廷以赴此絕國追送近郊登燕山望燕塞黃雲千里亭皐悠然僉曰賦詩絕句以贈

送中嶽二三真人序

唐 陳子昂

夫変名山歌長往世有之矣放身青嶺寓景雲林畢俗不可得而聞將事不可得而見則吾欲高視終古一咲昔人嵩山有二仙人自浮丘公王子晉上朝玉帝遺迹金壇飄颻悠悠千載無響吾每以是臨霞永慨撫膺歎息常謂烟駕不逢羽人長往去蓋世走青冥登玉女之峰窺石人之廟見司馬子徵馮大和蜺裳耿然冥契獨立真朋羽會金漿玉液則有楊仙翁玄默洞天賈上士幽棲牝谷玉笙吟鳳瑤衣駐鴻方迷軒轅之駕期汗漫之遊吾亦何人躬接茲賞冥欲執青節從白蜺陪飲崑崙之庭觀化玄元之府宿心遂矣真骨甘焉豈知瓊都命淺金格道微攀倒景而迷途傾中峰而失路塵容俗累復汩吾和仙人真侶永幽靈契羈青芝而延佇邈會何期結丹桂而徘徊邈心空絕紫烟去黃庭極仰寥廓而無光覩寰區而寡色悠悠何往白頭名利之交咄咄誰嗟玄蹤盛衰之感始知楊朱岐路墨翟素絲[illegible]而不歸鮑焦抱木而枯死可以慟可以悲古人之心吾今得之也

金門餞序

唐 陳子昂

昔者漢朝卿士供帳餞於東都晉國名賢傾城祖於西郊雖時稱盛觀而人非帝族東平紫微英旨朱邸天人蘊岐嶷之瓌姿得山河之寶氣劉君愛士常致禮於幽人曹植論文每交歡於數子屬鑾輿拜日來朝太室之前玉檢停刊言返京華之路羣公以春深

王粲思遊祖道之歡下走以遇吏苟慈訝奉芳筵之醻于時青陽二月黃鳥羣飛殘霞將落日交暉遠樹與孤烟共色江山萬里眇然荊楚之塗城邑三春去矣伊[illegible]之興[illegible]南朱軒不駐綠蓋行遥琴蹲之清讌已被[illegible]芳音來辭請各陳志以序離襟

春晦餞陶七於江南序

唐 陳子昂

蜀江分袂巴山望別南津坐恨歎仙帆之方遥北渚長懷見離亭之欲晚白雲去矣黃鶴何之楊柳青而三春暮我之懷矣能無贈乎同賦一言俱題四韻

座右銘

唐 陳子昂

事父盡孝敬。事君端忠貞。兄弟敦和睦。朋友篤信誠。從官重公慎。立身貴廉明。待士慕謙讓。蒞民尚寬平。理訟惟正直。察獄必審情。謗議不足怨。寵辱詎須驚。處滿常憚溢。居高本慮傾。詩禮固可學。鄭衛不足聽。幸能修寔操。何俟鈞虛聲。白珪玷可滅。黃金諾不輕。秦穆飲盜馬。楚客報絕纓。言行既無擇。存沒自揚名。

燕然軍人畫像銘

唐 陳子昂

龍集丙戌有唐制匈奴五十六載蓋署其君長以郡縣畜之荒服賴寧古所莫記是歲也金微州都督僕固始桀驁惑亂其人天子命左豹韜衛將軍劉敬同發河西騎士自居延海入以討之特勅左補闕喬知之攝侍御史護其軍夏五月師舍於同城方絕大漠以臨瀚海君子曰兵者凶器仁何至之醜虜猖狂厥自招咎今至尊不得已而順伐嘗開西方之塞有能

仁者凶吉之業各報以直則使元惡授首羣吡不孤立無血刃荒我底定豈不在於太雄乎諸將部校僉曰允哉將軍乃飾躬率士卒自古祠廟圖畫形容有古之彌勒像也天人備容丹青畢彩蓋以昭乎景福也乃作銘曰

耀天兵兮征荒服絕雲漠兮出玄極白羽佈兮青雲旗簫鼓鳴兮士馬悲顧左右兮浮屠道備丹青兮妙天寶功既畢兮業既成神不來兮福冥冥

昭夷子趙氏碑頌

唐　陳子昂

昭夷子諱元亮字貞固汲人也本居河間世爲大儒至祖揆亢慱雅馳道隋徵八學士與同郡劉焯俱至京師補黎陽郡長始居汲焉有二子禮與禮輳與宜至臨潁縣丞輳爲校書郎並著名當代昭夷禮與季子也元精冲懿有英雄之姿學不常師志在遐遠年二十七褐衣游洛陽天下名流翕然宗仰郡縈以初筮求我昭夷以玄穀發機故我居窮巷軒皃結轍時

世議追陁不容其高乃屈身泥蟠求祿下位爲幽州宜祿尉到職逾歲默然無言唯採藥彈琴咏堯舜而已州將郡守穆然承風君之道標浩如也因巡田入隴山見烏支丹穴窰有潛遁之意蒼龍甲申歲在大梁遺命不造發痟疾而卒時四十九嗚呼哀哉天下士人聞之知與不知莫不爲之垂涕蓋傷其有濟世之量而無長世之年夫止德道全器無不順中庸以降才好則偏有張也之莊無展也之道好由也之勇細回也之仁修寧子之言遺澹臺之行務端木之[illegible]

志寡武之愚或正而不奇或達而過雜君獨五味足六氣和通衆賢之不兼暢群才之大適雖不至于聖道其殆庶乎故人無間言物飽其義吾嘗論人事有十君得其九一不至者命也夫於戲名聞天下而不達于堂上智周萬物而不適乎一人也其時與其事與君故人雲居沙門釋法成嵩山道士司馬子微終南山范陽盧藏用御史中丞鉅鹿魏元忠監察御史吳郡陸餘慶秦州長史平昌孟詵雍州司功太原王適洛州參軍西河宋之問安定主簿博陵崔璩咸痛

君中天閼位不實百代祀德故老或云以爲名者德之表謚者行之跡君囊括世道屯位明鄭困乎䡅陒光景不耀乃共稽陟舊行考謚定名問于元著象曰明夷于昭夷昔歎才位不兼大運有數嘗哀時命而作頌云諸公以余從君之遊最久故秉翰叅叙其頌曰

人道寵遲兮物各有時匪時不生兮匪運不成昔肯元精回潏陽九湢穴大人感生堯禹攸能陰陽既和玄帝傳家五百數終桀驁暴邪子乙提運水火革期

匪賢不昌尹乃阿衡。六百運徂受始淫狂。西伯考元歷在躬昌匪雄不大匪貔不獵。姜牙皓首實逢其艮。投釣指麾奄有八荒。周有天下七百餘年。太公之後不聞大賢。豈無仲尼負道用旋。無勢一契無上一壘。然則大運之所來時哉時哉時監業監。運巨功巨。苟非其時草木為伍。昭夷作頌。爾又嘗著。汲人默記。言變化之事且曰清爾靈龜永嘆息乎浩初。

答制問事

唐　陳子昂

臣今月十九日蒙恩勑召見令臣論當今政要行何道可以適時不須遠引上古具狀進者微臣智識淺短竊休政源然嘗洗心精意靜慨人理竊見國之政要興廢在人能知人機順而施化趨時適變靜而勿動政要之賢可得而行今陛下以應天命而受寶圖建立明堂施布大化勤恤人隱存問高年報功樹德順時興務至公至仁垂訓天下可謂典章大備制度弘遠五帝三王所不及也愚臣何敢有知政要然天恩降問貴採芻蕘謹竭愚直悉心以奏凡用賢之道未廣仰成之化尚勞然則取士之方任賢之事故陛下素所深知應亦倦譚亦倦聽不待臣更一二煩說也

請措刑科

臣聞言有順君意而害天下者有逆君意而利天下者唯忠臣能逆意惟聖君能從利恩勑不以臣愚微降問當今政要臣伏惟當今之政大理已備矣但刑

獄尚急法網未寬恐非當今聖政之要者臣覩聖人用刑貴適時變有用捨不專任之且聖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之賊叛逆之臣而爲驅除以頌聖德聖人誅凶殄逆濟人寧亂必資刑殺以淸天下故所以務用刑也凶亂旣滅聖道旣昌則必順人施化赦過宥罪所以放措刑也然則聖人用刑本以禁亂亂靜刑息不爲昇平所設何者太平之人悅樂于德不悅樂于刑以刑窮于人人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不貴煩刑今神皇應運授圖臨御天下逆臣賊子頓伏嚴誅

所以廼貞羣黨同惡就戮此蓋天意將顯神皇威靈豈此凶徒所能自亂今魁首已滅朋黨已屠聖政惟昌天下咸服神皇又降文昌鴻恩滌蕩羣罪天下昭慶企望日新措刑崇德正在今日寔聖政之至要者也臣伏見近來詔獄推窮稍復滋長追捕支黨頗及遠方天下士庶未敢安止臣伏惟神皇聖意務在措刑安恤天下不務察法以損昇平然今刑獄未息者應是獄吏未識天意所以至于此也伏願神皇垂愷悌之德務仁壽之恩勑法愼罰以省刑典臣伏見當

今天下士庶思願安寧塗謳巷歌皆稱萬歲此其懷樂聖化願保永年欲與子孫同此仁壽今神皇不以此時崇德務仁使刑措不用乃任有司明察專務威刑臣竊恐非神皇措刑之道且臣聞殺一人則千人恐濫一罪則百夫愁人情大端畏懼於此今天下至廣萬國至繁神皇雖妙察獄囚不可門告戶說令一一知者若使有一不知以神皇好任刑法則非太平安人之務當今聖政之要者也此是臣赤心至誠敢言其寔目欲犯奏所與天鑒務求措刑察臣所言非敢

苟順

重任賢科

臣伏惟刑措之政在能官人官人惟賢政所以理此故神皇深知倦問不假臣一二煩說今臣所更重說者寔以天下之政非賢不理天下之業非賢不成固願神皇務在任賢誠得衆賢而任之則天下之務自化理也則賢人旣任須信旣信須終旣終須賞夫任而不信其才無由爲信而不終其業無由成終而不賞其功無由別則天下之賢寔集矣何以知其然君

子小人各尚其類者也若神皇徒務好賢而不能任能任而不能信能信而不能終能終而不能賞雖有賢人終不可用矣神皇降問小臣當今政理之要者臣竊以此為政要之至極何以言之神皇大業已成天下已平尊名已顯大禮已備所未足者在於忠賢若得忠賢相與而守之太平之功可以於此而就斯廼天地神靈贊助神皇而致此時也當此時不成千歲之業立萬代之規小臣誠愚竊為神皇所惜

明必得賢科

臣伏惟刑措之道政在任賢議者皆云賢不可知人不可識臣獨以為賢固可易知人固可易識但是議者不精思之耳夫尚德行者必惡凶險之類務公正者必無邪佞之朋保廉節者必憎貪冒之黨有信義者必疾苟且之徒智者不為愚者謀勇者不為怯者死猶梟鸞不接翼薰猶不同氣此天地之性物類之情其理自然不可改易何者以德事凶兩不相入以正接佞兩不相利以信質偽兩不相從以廉說貪兩不相和智者尚謀愚者不聽勇者徇死怯者貪生皆事業不同趣向各異反賢人之道固可預知誠能尚賢賢可至矣然則賢人之業須賢人達之賢人之才須賢人用之公正廉節信義勇謀皆待其人然可獲展苟非其類道不虛行凡賢人君子未嘗不思效用但無其類獲進所以湮沒於時今神皇誠能信任賢良旌納忠正知左右之臣灼然有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以榮寵之使其以類相舉責成其政合度者進失度者退神皇但垂拱明堂保神和志天下之事臣必見日就無為不言而治也今神皇憂恤萬機日不暇給昧旦丕顯中夜以思誠是羣臣未稱聖任伏願神皇審察賢能垂恩信任夫忠賢事君必諫君夫奸

佞事主必順主情直道曲事惟聖鑒所察

賢不可疑科

臣伏惟神皇聖明具知得賢須任既任須信既信須終既終須賞悉備知也然今未多信任者應以經任無効所以致疑如裴炎劉禕之獘昧道周思茂固蒙神皇信任之矣然竟背德辜恩神皇以此有疑於信任賢也以臣愚誠則謂不然何者聖必藉賢以明

國必待賢以昌人必待賢以理物必待賢以寧若神
皇疑於任賢欲以聖謀自斷臣恐勤勞聖躬而天下
不可獨理況聖躬不可勞弊神心不可細用此最須
任賢者也臣聞鄙人云有人以食噎而得病者欲絕
食以去病乃不知食絕而身斃此言近小可以喻遠
臣竊謂賢人於國亦猶食之在人固不為一噎而絕
餱糧亦不可以謬賢而遠正士此寔神皇聖鑒可明
知也不待愚臣一二言之伏願任賢無疑求士不倦
以此為務天下誠不足理也若外有信賢之名而內

寔有疑賢之心臣竊謂神皇雖日得百賢終是無益
適足以損賢傷政也伏惟熟察可信者信之

招諫科

臣伏惟聖人制天下貴能至公能至公者當務直道
臣伏見神皇至公應物直道容賢然朝廷尚未見敢
諫之臣骨鯁之士天下直道未得公行臣聞聖人大
德在能聽諫古典所說蓋不足陳臣伏見太宗文武
聖皇德冠三王名高五帝寔由能容魏徵盡直獲盡
忠誠國史書之明若日月直言之路啓從諫之道開
貞觀已來此寔為美今神皇坐明堂布大政神功聖
業能事備矣夫骨鯁之士能美聖功伏惟神皇廣延
直臣旌賞諫士使大聖之德引納日新書之金板萬
代有述非神皇卓犖仁聖臣不可獻此言也

勸賞科

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勵勇當今
或有勤勞之臣死難之卒策功委命須賞未蒙優異
臣伏惟人臣徇節在爵與名死節勤公名爵不及偷
榮尸祿寵秩或加故不可以進賢顯能旌功勵行伏

願神皇廣求此色勸勵百僚以及將士此最當今聖
政之所宜先也古人云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蓋言
其功當也夫賞而不知賢者不務也伏願神皇陛下
特垂省察

請息兵科

臣伏以當今國家事最大者在兵甲歲興賦役不省
神皇欲安人思化理不可得何者兵之所聚必有所
資千里運糧萬里應敵十萬兵在境則百萬家不得
安業以此徭役人何取安臣伏見國家自有事北狄

于今十有餘年兵甲歲興竟不聞其利豈中國無制
勝之策朝廷無奇畫之臣哉臣竊謂不然是未計之
廟筭爾臣伏惟神皇聖武天威若神突厥小醜何足
誅滅然今未滅者臣恐庸將無智未審廟筭之機故
使兵甲日多徭役日廣今國家又命將出師臣願神
皇審圖廟筭量其損益計其利害若事必不可請兵
不虛行兵不虛行賦役自省以此安人得賢可理若
失之於此而救之於彼臣恐人日以疲勞未得安息
伏願熟察臣言審圖廟筭則戎狄不足滅中國可永

寧

安宗子科

臣伏惟陛下以至仁爲政以至公應物天下士庶莫
不咸知虺貞等干紀亂常自取屠滅陛下唯罪其搆
逆者更無他坐宗室子弟獲以安寧自非陛下恩念
慈仁敦睦九族豈得宗室蒙此寧慶寔大聖之德崇
重宗枝然臣更願陛下務安慰之惠以恩信使其顯
然明知陛下慈念之至上感聖德下得自安臣聞人
情不能自明則必疑慮疑慮則必不安不安則必危
懼危懼積則愆過生伏願陛下明恩賜垂愷悌之德
使天下居無過之地萬姓知陛下必信任賢是天下
有慶然賢人之業皆務直道於姦邪不利姦邪不利
必有讒諧此賢人之災厄如是也一人之行十人謗
之未有不遭禍患者自古忠良賢達罹此患者不可
勝言

臣子昂言臣本艸茅微陋才無可取陛下乃越次假
以恩光將同近臣延問政要臣寔愚昧何堪此寵頓
首死罪然臣之誠真寔自愚衷與君子言猶且不妄

況天子之問敢不悉螻蟻之誠真寔罄盡然臣所奏
前件狀者固是陛下所悉見知然臣復重言者貴以
微誠披露肝胆不知忌諱寔戰寔惶

爲建安王謝借馬表

唐 陳子昂

臣攸宜言伏奉聖慈勅借臣廐馬四匹星旗方列天馬忽來祇拜恩榮抃躍兼集臣名慙白馬陣昧青龍徒憑廟勝之威竊總元戎之行星師久露凶羯未平方欲親冒干戈身先士卒金山深入則突厥之功王壺遂臨叨得駿之賜背開東道今見西來感燕骨而長鳴君恩罔報向朔雲而驤首蹋頓方擒坐馳千里實愧三軍寵貴非圖榮多增懼

爲建安王獻食表

唐 陳子昂

臣謬籍葭莩叨榮圭社元戎出塞違鳳扆而逾年班師入朝拜鸞闈而有日某策勛飲至頻承湛露之恩獻壽奉觴未申行潦之薦所以白茅微藉願享於鈞臺黄污菲誠思奉於璜水謹橅獻食一百轝伏知金鷄瑞卵盈上帝之珍羞玉女行厨盡羣仙之品味以兹菲薄有陋蘋蘩多慙在藻之歡竊有獻芹之志所願皇慈俯納丹慊獲申天子萬年永慶南山之壽微臣百拜長承北極之恩

爲建安王荅王尚書送生口書

唐　陳子昂

使至所傳斬首及生擒獲馬等其如來狀仰以欣快三軍共之狡寇逋誅此未擒馘師徒企踵爭望先鋒尚書蓮畧英謀臨機果斷潛剗凶醜梟首伏辜在此諸軍寔將夰勇既壯尚書之節又美先登之功陶冶士人尤以慶快破竹之勢自此爲階共方擐甲負戈爲尚書後列登高臨陣坐觀俘虜此期在即預以慰懷初春猶寒願保休勝裨將已下各慰問之云云

爲建安王荅王尚書書

唐　陳子昂

使至辱書知初出黃龍即擒白鼠凶賊滅兆事乃先徵凡百士衆莫不喜躍鼠者坎精穿窬爲盜夜遊晝伏乃是其常今白日投軀素質委命賊降之象理必無疑近再有賊中信來視離衆潰期在旦夕尚書宜訓兵厲士秣馬嚴威因其凶亂之機乘取敗亡之勢事同破竹無待剪茅坐聽凱歌預用欣慰

諫曹仁師出軍書

唐　陳子昂

臣伏見詔書發懷軍令郎將曹仁師訊勒以征匈醜臣聞古之天子方建大禮必先振兵釋旅以告成功故漢孝武皇帝將封禪乃徵精卒十萬北巡朔方畧地而還此蓋遵古先哲王之禮也今神皇陛下應天受籙將欲郊祭天地巡拜河洛建明堂朝萬國斯邁古之盛禮也誠合式遵舊典耀武塞上畢境而還臣猶慮曹仁師未識典禮肆兵長驅窮極砂磧不恤士

馬專以務得爲利不以全兵爲上今朝廷百僚雖有疑者無敢言之臣誠愚昧不識忌諱曾聞事君之道所貴盡心心以爲非安可不言臣料仁師到雲内城發兵之日合至九月初到突利城廻兵之日合至十月例胡地隆冬草枯泉涸南中士馬不耐初寒計仁師所將之馬從靈州常時所發之處却廻到雲内城已行四千餘里雲内城中又先未未支度馬既疲瘦經冬無粟以臣愚筭十不存二若遂南中散就諸州路程益遠疲瘦更極以臣愚筭十不存五紫蒙之軍類例相似且仁師此行計遲發速至於應會不甚猶備以臣計料恐未成功脫若功未克成士馬先喪盡中土求市卒又難得且自古與匈奴戰非士馬相資不可臣恐馬既虛用致盡賊又竄遼未平但慮後之謀臣悔於今事且古來絶漠多喪士馬非臣臆度輒敢陳聞昔漢室以衛青出塞是時漢馬三十萬匹旋師之日唯餘四萬四十年不得事匈奴蓋由此臣願陛下考驗前古取臣愚誠望與三公大臣審更詳議

與韋五虛已書

唐 陳子昂

命之不來也聖人猶無可奈何況於賢者哉僕嘗竊不自量謂以爲得失在人欲揭聞見抗衡當代之士不知事有大謬異於此望者乃令人慚愧悔赧不自知大笑頓蹶惟其所以者爾虛已足下何可言耶夫道之將行也命也道之將廢也命也子昂其如命何雄筆雄筆棄爾歸吾東山無汩我思無亂我心從此道矣屬病不得面談書以述言子昂白

寄東方虬書

唐 陳子昂

文章道弊五百年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有可徵者嘗觀齊梁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絶每以永嘆昨見明公孤桐篇骨氣端翔音韻頓挫有金石聲遂用洗心收聽發揮幽鬱不圖正始之音復覩於茲

唐水衡監丞李府君墓志銘

唐　陳子昂

君諱某字某趙國人也乃昔嬴楚睽孤豪傑雲起廣武君負霸王之略爲成安之師實欲北與帝基南面稱制雄圖未展大運陵頽傳云有明德當代不顯其後必有昌者自武至君二十四代矣公侯實王刻鼎銘鍾紛綸葳蕤世濟不泯六代祖孝伯後魏部尚書秦州都督宣城公魏之名臣載在青史曾祖某後周陝州芮城縣令祖某屬隋運版蕩君子道消遯言遁

時不顯於仕拜儒林郎父某唐隆州蒼溪縣丞襄州荆山縣尉有高才而無貴仕君鍾常山之氣炳滹水之靈少尚名節躬行仁義始入太學以精理見知未幾進士高第拜白水縣尉尋轉雲陽尉屈青雲之資從黃綬之任雖吏道迫脅而遐情眇然秩滿調補洛陽尉盤根利器尹守拭目遷懷州司法祿不徇榮位以行道雅尚貞遯與衆趍少合洎上間對策甲科授益州大都督府錄事叅軍滿歲擢授水衡監丞君所居靖濟仁惠爲政識真之士以公輔許之而好學篤道介如石焉故位不充量縉紳高其才烈士伏其義竟不能驤首雲路長鳴天衢知與不知咸皆共歎有餘恨也而君浩然寬順獨與化遊方將幽探玄微精覈通變天命不祐春秋若干遘疾終于官某歲某月安厝于某所禮也嗚呼古所謂殁而不朽者有矣夫遺言餘旨粲然可觀有子曰某痛門風之將泯懼世業之罔傳乃刊石紀德銘旌之曰

常山之靈和氏之英世有明德鍾此令名黃骸不貴洪璧爲輕仕以弘道祿匪伯榮高志厲雲思機入寞

嗚呼天乎殲我國禎

率府錄事孫君墓志銘

唐　陳子昂

嗚呼君諱虔禮字過庭有唐之東武人也幼尚孝悌不及學文長而聞道不及從事祿值凶孽之災四十見君遭讒慝之議忠信實顯而代不能明仁義實勤而物莫之貴陻厄貧病契闊良時養心恬然不染物累獨攻性命之理庶幾天人之際將期老有述死且不朽寵榮之事於我何有哉志竟不遂遇暴疾卒於洛陽植業里之客舍時年若干嗚呼天道豈欺也哉

而已知卒不與其遂能無慟乎銘曰

嗟嗟孫生見爾迹不知爾靈天竟不遂子願兮今用無成嗚呼蒼天吾欲訴夫幽明

上殤高氏墓志銘

唐　陳子昂

維唐垂拱二年太歲景戌七月二十日殤子高氏卒嗚呼哀哉瓊敷而不玉寔者有矣夫吾觀顯元機化出入天壽之數榮落之原皆一受而不易者也悲夫古人之仁慈中庸不幸短命今復見之於高子子渤海蓨人也黃州府君之幼孫苑丘府君之叔子生而岐嶷寔單寔華越在襁褓神明滋茂蒨蒙淵敏光潤玉顏八歲始教方書受甲子巳知孝悌之道詩禮之

規苑丘府君鍾愛之他日嘗趨庭與諸兒戲神情泅泳綽然如鴻雛鷁子有青雲之意也府君美之曰能光我家者此兒十五通左氏春秋及尚書淵騫之志日新宏大矣不幸享年十七遇疾而夭嗚呼哀哉苑丘府君感慟哀過於禮不恨爾壽之不長惜爾器之不彰夫何苗育今也則亡嗚呼吾將老矣遠爾何哉其年七月殯於家園日月云徂六載于茲矣天鳳二年龍集辛卯府君方太崇元域以安先兆諸子之柩皆祔焉其年一月癸卯朔十八日庚申啓殯歸塋之

塋禮也銘曰
來不可遏去不可止唯死與生由生以死於戲殤子
恴何往矣傷慈父之肝情獨冥冥而長已死而有知
可也若其無知悲爾

堂弟陳孜墓誌銘

唐　陳子昂

君諱孜字無怠其先陳國人也五代祖太樂梁大同
中為本郡大司馬生高祖方慶屬梁亂始居新城郡
武東山生大父湯為郡主薄大父生曾祖通早卒通
生皇祖辨少習儒學然而英豪剛烈著聞是以名節
為州國所服皇祖生考元奭保植先人茂德降生於
君君幼孤天姿雄植英秀獨茂性嚴簡而尚倜儻之
竒愛廉貞而不拘介獨之操始通詩禮畧觀史傳即
懐軌物之標希曠代之業故言不宿諾行不苟從[illegible]
身克已服道崇德閨門穆如也鄉黨恂如也至乃[illegible]
以濟義勇以存仁貞以立事毅以守節獨斷於心每
若由巳實為時輩所高而莫敢與方倫以是鄉里長
幼望風而靡邦國賢豪聞名而悅服方謂拂羽喬木
緬昇高雲而遭命大過棟橈而殞嗚呼天咎予乎時
年三十五是歲龍集癸巳有周天授三年咊七月卜
地不吉權殯於真諦寺之北園始以今甲午歲獻春
一月乙酉朔二十五日巳酉窆於石溪山之北岡陪

考域也君家世墳壠在武東山昭穆崇封松栢成列至若君考遺令獨愛石溪之岡故君從先志祔葬于此嗚呼哀哉始君伯父海内之文人也含純剛之德有高代之行每見君歎曰吾家世雖儒術佴嗣然豪傑英雄季世不泯常懼後來光烈不彖先風每一見爾慰吾家道實謂君有逸羣之骨拔俗之標超山越壑可以驟邁也豈其夭絕喪茲良圖嗚呼其元命歟遭命歟天不佑歟道固謬歟大圓蒼蒼大方葹葹賢聖同此於爾何傷古人有言珠玉瘞之是暴骸於中原況吾家道尚儉名訓未墜封樹之禮吾敢過焉是用錫爾瓦木之器塗芻之靈堯舜之典忠孝之經昭示後代以安爾形銘曰

我祖之蔵甃兮邈於陳緬遥裔兮此江濱五代崇発兮至夫君徽烈英耀兮始氛氳何意嚴霜兮降青春玉樹吹落兮成黄塵南山無隳兮永幽淪悠悠昭代兮非爾辰吾慟感傷兮號蒼旻問之蓍策兮立茲墳乃言千載衣冠來臻黄頭之子白眼人嗚呼黄頭兮勿傷神

齊梁遺訓

館陶郭公姬薛氏墓誌銘

唐 陳子昂

姬人姓薛氏本東明國王金氏之亂也昔金王有愛子別食於薛因姓焉世與金氏爲姻其高曾皆金王貴臣大人也父永冲有唐高宗時與金仁問歸國帝疇厥庸拜左武將軍嬪人幼有玉色發於穠華若彩雲朝升微月宵映也故家人美之少號仙子聞巍臺有孔雀鳳凰之事瑶情悅之年十五大將軍薨遂剪髮出家學金仙之道而見寶手菩薩靚心六年青蓮不至乃謡曰化雲心兮思淑貞洞寂滅兮不見人瑶草芳兮思氛氳將奈何兮分青春遂返初服而歸我郭公公豪蕩而好奇者也雜珮以迎之寶瑟以友之其相得如青鳥翡翠之婉孌矣華繁艷歇樂極悲來以長壽二年太歲癸巳二月十七日遇暴疾而卒于通泉縣之官舍嗚呼哀哉郭公怳然猶若未亡也寶珠以含之錦衾以舉之故國途遥言歸未迨留殯於縣之惠普寺之南園不忘貞也銘曰

高丘之白雲兮願一見之何期哀淑人之永逝感紺園之春時願作青鳥長比翼寃鬼歸來遊故園

俊絶

文林郎陳公墓誌銘

唐　陳子昂

公諱元敬字某其先陳國人也五世祖太樂丞大同中爲新城郡司馬生高祖方慶方慶好道得墨子五行秘書白虎七變法遂隱於郡武東山生曾祖湯湯爲郡主簿湯生祖通通早卒生皇考辯爲郡豪傑公河目海口燕頷虎頭性英雄而志尚玄默群書秘術無所不覽年弱冠早爲州閭所服者長童幼見之若大賓二十一鄉貢明經擢第拜文林郎屬憂艱不仕

潛道育德穆其清風邦人馴致如衆鳥之從鳳也時有決訟不取州郡之命而信公之言四方豪俊望風共附朝廷聞名或以君爲西南大豪而不知深慈恭懿敬讓以得也州將縣長狩或陳議青龍癸未唐曆云微公乃山棲絕穀放息人事餌雲母以怡其神居十八年玄圖天象無所不達嘗宴坐謂其嗣子子昂曰吾幽觀大運賢聖生有萌芽時發乃茂不可以智力圖也氣同萬里而合不同造膝而悖古之合者百無一焉嗚呼昔堯與舜禹合得之四百餘年湯與伊尹合天下歸之五百年文王與太公合天下順之四百餘年幽厲版蕩天紀亂也賢聖不相逢老聃仲尼淪溺溷世不能自昌彌四百餘年戰國如糜至於赤龍赤龍之興四百年天紀復亂胡夷奔突賢聖淪亡於今四百年矣天意其將周復乎於戲吾老矣汝其志之太歲己亥享年七十有四七月七日己未隱化於私館孤子子昂愚昧懵然在疚不知所從乃祇馴聖人卜宅之義是歲十月己酉遂開拱舊塋奉穿神於此山石佛谷之中岡也銘曰

賢者避地邈其往兮鳳兮鳳兮誰能象兮嗚呼我君懷寶不試孰知其深廣兮悠悠白雲自怡養兮大運不齊聖賢同兮南山四君不遭漢天子兮亦商丘之遺壤兮

寘寞宮寘君古墳記銘

唐　陳子昂

神功元年龍集丁酉我有周金革道息寶鼎功成朝廷大寧天下無事皇帝愛紫陽之道延訪玉京羣臣從白雲之遊載馳瑶水維歌入至玄鵠飛來時余以銀青光祿大夫忝在中侍擁青旄之節陪翠鸞之旗昔奉車子侯獨隨武帝昌明為御史獨侍軒遊比之今日未足多幸是時屢從嚴祀遐謁秘封嘗覩衆靈如雲羣仙蔽日乃仰感王子晉俯接浮丘公行吹洞

簫坐矢雲鳳竊欲邀羽袂導鸞輿求不死於金庭保長生於玉冊上以尊聖壽下以息微躬因登緱山望少室尋古靈跡擬刻真容得王子晉之遺墟在永水之曲且欲開石室營壽宮庀徒方興畚鍤攸作乃得古藏焉其藏上無封壝內有甓甃南北長二丈二尺東西濶八尺中有古劍一長尺餘銅瓶一并庀器二其器文彩怪異非蟲篆雕斲所能擬也又有古五銖錢朱漆片數十枚初開時文彩可見及根撥之應手灰滅既無年代銘誌不知爵里官族參驗其事已曾為人所開於是撫之永懷念昔增欷始知有形必弊涉搖則毀鍾鼎玉帛非度世之資名位寵章為累真之府未能獨立物表超世長存與日月齊光天地比壽非夫道乎寘寞君久幽玄藏迫此昭發豈不欲感示玄契奇暢靈期昔王喬古墳唯留一劍今咸荒塚又數千年起予道心在乎此仰惟聖主仁慈恩被草木陽和掩骼既昭國典至德埋胔又在周令今此藏露誠感仁惻謹曆吉日協良辰即以其年十月甲子朔具物備容還定舊壙豚雞在奠犧罇若

歆哀其銘誌磨滅姓氏不傳乃錫之名曰寘寞君

此作出惠連祭古冢文

弔塞上翁文

唐 陳子昂

居近南海四百餘里有古城焉土人云是塞上翁城今爲戍其基扃趾跡益數千年也丙戌歲今我征匈奴恭聞北叟託國此都乎尚乎叟日月遐邁及今來思實獲心矣欣聞于叟何德其慧餘存幽漠浩與世殊忘情逸馬胡寧而知福謝于勝人何遼而不淑丁男既存君子知復人以爲極也伊懷玆土既坂且築扃禁天崇墉隍雲矗今則荒穢世不繇其故何哉賢叟之德登叟之堂天道何遠而玆理茫茫人世自度今丘壠荊荒蒐　獨不歸故鄉叟乎叟乎我心之傷

祭宇文夫人文

唐 陳子昂

維年月日朔女夫某謹以清酌嘉蔬之奠奉祭于故高氏河南宇文夫人之靈恭聞夫人有清穆之德皓潔之行淳懿肅恭內外仰則而遺風素範蕙敷蘭滋用能忠心光乎鼠鼠沼沚崇嚴壼訓芬郁母儀中饋忝嘉娣姒有則豈圖慈顏幽翳於今年卷木已拱尊靈廓然今吉辰協應幽殯方開容象如在器質已灰敗卜禮典宅兆方遷山園既列祖載行焉哀子號咷女也蟬媛終天永訣泣血流漣其謬承茄惠預叨姻戚生事早睽送終空積竊聞精意以享黍稷非馨敢陳薄酬以獻明靈伏惟夫人明神尚饗

禡牙文

唐 陳子昂

萬歲通天二年三月朔日清邊道大總管建安郡王其敢以牲牢告軍牙之神恭先王作兵以討有罪奸慝竊命戎夷不恭則必肆諸市朝大戮原野我黃周子育萬國龍綏百蠻青雲干呂環入貢文有年矣契丹凶羯敢亂天常乃蜂屯丸山豕食寮野妄安煬孽作爲攙搶天厭其凶國用至討皇帝命我肅將王誅今大軍已集吉辰協應旄頭首建羽飾前列戎貊咸威將士聽誓方俟天休命爲人殄災惟爾有神尚纖乃醜召太一會雷公翼白虎乘青龍星流彗掃永清朔裔使兵不血刃戎夏來同以昭我天子之德允神之功豈非正直克明哉無縱世讎以作神羞急急如律令

張道濟文抄

江上愁心賦

唐 張說

江上之峻山兮。嵾崎峨而不極。雲為峰兮烟為色。欲變態兮心不識。江上之深林兮。杳冥濛而不已。鸎為花兮猿為子。紛盈濩兮情莫擬。夏雲峻兮若山。秋水平兮若天。冬水澌兮澌澌。春艸靡兮芊芊。感四時之默運。知萬化之推遷。伴衆鳥兮寒渚。望孤帆兮日邊。雖欲貫愁腸於巧筆。紡離恨於哀絃。是心也非模放之所逮。將有言兮是然

眞騷

大衍曆序

唐　張說

特進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燕國公臣說言曆者先王以明時授人敬天育物者也辰極恒居斗運不息晦朔相推而變月寒暑往來而成歲日月右進周天之度將星辰左旋正時之氣合。晝餘分而致閏配甲子而設蔀鳳鳥爲司曆人受職分分而加之者百釣必過毫毫而減之者千里必差何則古法存而其人異也不見大聖孰能起之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欽崇天道眷徽月令受命再新改制創曆日有三祀詔沙門一行上本軒頊夏殷周魯五王一侯之道式下集太初至於麟德二十三家之衆義比其異同課其疏密或前疑而後定或始會而終乖振古未探之象必發揮於神算大鈞不測之氣盡覼縷於天聰更審晷度之短長覆星間之廣狹綴九道之朓朒糾五精之進退參大衍天地之數綜八卦六爻之序一轍於文王也覆春秋交蝕之辰研九疇五紀之與同文於孔子也杼軸萬象優柔四載奏章朝覽一行夕落臣說奉詔金門成書冊府先有理曆陳景善算道昇首尾參玄之言紬承轉籌之意因而緝合編次勒成一部名曰開元大衍曆經七章一卷長曆一卷古今曆書二十四卷略例奏章一卷凡五十二卷所以貫三才周萬物窮數術先鬼神稱制曰者即聖人顧訪之旨謀謨按者是曆家進對之詞非軒后至聖不啓厥端之業非容成詣極不就歸餘之經據其閑也七政之天心不違守其術也千歲之日月可知。益中黄之寳符大紫之神秘者也謹以十六年八月赤光照室之夜是雄成紀之辰當一元之朔之新曆伏望藏之書殿錄於紀年掌之太

曰可

上官昭容集序

唐 張說

臣聞七聲無主律呂綜其和五彩無章黼黻交其麗是知氣有壹鬱非巧辭莫之通形有萬變非工文莫之寫先王以是繼天地究人神闡寀寞覽幽昧文之辭義大矣哉上官昭容者故中書侍郎儀之孫也明淑挺生才華絕代敏識聰聽探微鏡理開卷游納宛若前聞搖筆雲飛如同宿構初沛國夫人之方娠也夢巨人俾之大秤曰以是秤量天下既而昭容生彌月夫人弄之曰秤量天下豈在子乎孩遂啞啞應之曰是生而能言蓋爲靈也越在襁褓入于掖庭天寔啓之故毀家而資國運將興也故成德而受任自則天久視之後中宗景龍之際十數年間六合清謐內峻圖書之府外闢修文之館搜英獵俊埜無遺才右職以精學爲先大臣以無文爲恥每豫遊宮觀行幸河山白雲起而帝歌翠華飛而臣賦雅頌之盛與三代同風豈惟聖后之好文亦云奧主之協贊者也古者有女史記功書過復有女尚書決事宮闈昭容兩朝專美一日萬機顧問不遺應接如響雖漢稱班媛晉譽左嬪文章之道不殊輔佐之功則異跡秘九天之上身沒重泉之下嘉彼令範代罕得聞庶幾後學嗚呼何仰然則大君擬四海之圖懸百靈之命喜則九圍挾纊怒則千里流血靜則黔黎乂安動則蒼甿罷弊入耳之語諒其難乎貴而勢大者疑賤而禮絕者隔近而言輕者忽遠而意忠者忤惟窈窕柔慢誘掖善心忘味九悳之衢傾情六藝之圃故登嵒遶游之慾寢剪胡刈越之威息瑤臺珍服之態消從禽嗜樂之端廢獨使溫柔之教漸於生人風雅之聲流於來葉非夫玄黃毓粹貞明助思衆妙扶識羣靈挾志誕異人之資授興王之瑞其孰能臻斯懿乎鎮國太平公主道高帝妹才重天人昔嘗共遊東壁同宴北渚倏來忽往物在人亡憫瑁琯之殘言悲素扇之空曲上聞天子求椒掖之故事有命史臣敘蘭臺之新集凡若干卷列之如左

孔補闕集序

唐 張説

永昌之始接跡書坊有廣漢陳子昂、鉅鹿魏知古、高陽許望、信都杜澄、昌樂谷倚、廣陵馬懷素、東萊王無競、河南元希聲、臨淄李伯魚、譙國桓彥範、僉謂季和神清韵遠。析理探微。衛叔寶之比也。嗚呼人斯云亾。世閲多故十年之外零落將盡。而後來者皆首華金。步鳴玉負蠻丹地。揮翰紫宸。何嘗不拜職之日歎在劉王喬臨壇之昔。恨無謝益壽者矣。

孔補闕集序

竇尚書山池尋花柳宴序

唐 張説

尋花柳者、上賜羣臣之宴也。大哉春氣同夫聖心無物不榮有情咸說況乃五教敷洽、萬邦懷和、尉候警而莫犯、刑法存而不用、歷觀近古、此遇良難諸公入金門侍瑶殿窈窕雲閣葳蕤華館。不亦泰乎。然王事靡盬、夙夜在公接良會於燈僚散煩襟於清賞不亦優乎。爾其嘉賓爰集勝賞斯備名絲竹於伶官借池亭於貴里雕俎在席、金羈駐門遠山片雲隔層城而助興祭鵠芳樹遶高臺而共樂旨酒未缺方塘半陰盍陳陁醉之詩以永太平之日、

尋花柳宴序 八

游九龍潭宴別序

唐 張說

安平王地惟藩翰夲定宗英懸鵲鏡於胷懷運龍泉於掌握以爲時和政理賓撰道之期賤物貴身尚延齡之術悠然遠覽廼卜兹山屬聖主之能仁遂賢王之雅好羅紈能御與朱邸而長辭金玉蒲堂棲白雲而不顧巖石信美結搆多奇錦壁周庭以造天玉泉注戶而鳴埜三光貝樹影入山窓九節昌蒲光摇砌水竹林茅宇自寘棲隱之心藥物圖書即有靈仙之氣人惟帝念巖穴所以增輝地入王家樵採尤其不犯嗟乎林棲谷飲古亦有之豈有責而爲王鍊形雲埜希世獨立萬古誰隣子晉已來一人而已羣公等銜紫泥之寵命問清溪之逈遊駐騄駬步巖石藉落花而聽時鳥累宿忘歸蔭芳樹而美春泉窮年吞厭衣冠車馬明日下於春山鸞鶴笙歌今宵共乎芳月隱淪可作將知心與事違城闕非遥終惜風流雲散下官少慨微尚早事靈丘賤疇昔之桃源嘲不能去恭君王之桂樹情可何之請人賦一言俱裁六韻云

此奉勅從太平公主幸安平王作一作宋之問

先天酺宴序

唐 張說

先天初祀孟冬十月東都留守韋公寅奉聖朝述宴嘉言乃合洛京之五省招河尹之二縣將吏咸集佩璋有序鏘鏘濟濟偘偘誾誾供張于興教之門式酺宴也原夫樂生于心非因絲風之奏和逹于氣無待陽春之節蓋澤之所及者深則情之所感者遠國家天地一統君臣百年朝崇傳德之緒野服先疇之業玄化漸漬洪恩既久太上功成不宰夏后命子之初皇帝孝理無為漢祖事親之日先堯舜之天嗣見文武之同時前古未逢斯人何幸是日六樂振作萬舞再弱鳥獸徘徊士女踴躍則知衆庶觀聽之所樂也吉酒絡繹大庖燔炙芳溢風煙香流阡陌則知衣冠酣暢之所適也由近而視遠薦國之慶皆然自明而察幽三靈之歡可接若夫吟咏德澤播越仁聲斯固雅頌之餘風政教之遺美固我詞客安可闕如賦詩展事垂列于石

詔宴薛王山池序

唐 張說

有生之性萬殊無方之盛一節陽和而動植暢春浦而阜壤悅后皇所以發時令布新慶二南適周召之風百辟形金石之詠者也碧流日暖南山雪霽首獻之浹辰暮春之提日帝京形勝借上林而入遊戚里池臺就修竹而開宴泉賜御府味給天厨仙倡宥樂中貴督酒太平佳事前史未書大矣哉一德日新九功惟叙進握樞而均四氣璿金鏡而静萬方堯舜湯文不違顏於咫尺虁龍伊呂共接手於朝廷不可見而見焉不可聞而聞焉豈深思勝殘去殺累百年之至仁推歷按圖啓千齡之昌運河清難得人代幾何擊壤之罹良有以也此則青門上路朱邸平臺城烟屡起而泊山野風時來而過水春將悵別愛落花之瀰途夏如欣會玩峯雲之映沼爾其列筵授几分曹設幕艇送江鳧舩迎海鶴魚龍光鈿曼延揮霍鸞鳳鳴簫鼓作申錫開於百甕慈心出於三爵炮炙熏林塘醪醴厭丘蚃椒急管於無算醉湛恩以取樂群公

賦詩俾僅週序長卿痟渴䏻含毫之轉遲子雲壯夫
見雕蟲之都廢敢憚鄙詞之訥澁恐貽盛集之譏蔵
云爾

會諸友詩序

唐　張說

谷子者昔與說聯務蓬山出入三載再志相得情深
友于尋屬吾人秩遷迫吏幾劇愛而不見休也再華
今說復謝書坊補他職窮猿之意不擇儒林喜且把
袂舊筵解帶除日卧玩文墨笑談平生茲歡豈多後
面方永沉沉春雨人亦澁酉

東山記

唐 張說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修文館大學士韋公體含眞靜思叶幽曠雖翊亮廊廟而緬懷林藪東山之曲有別業焉嵐氣入野榛煙出谷石潭竹岸松齋藥畹虹泉電射雲木虛吟恍忽疑夢間關忘術茲所謂丘壑夔龍衣冠巢許幸溫泉之歲也皇上聞而賞之乃命掌舍設帟金吾劃次太官載酒奉常抱樂停輿輦于青靄佇翠斾于紫氛百神朝于谷口千官飲乎池上緹騎環山朱旂焰野縱觀空巷途歌傳壑是日即席拜公逍遙公名其居曰清虛原幽棲谷景移樂極天子賦詩王后帝女宮嬪邦媛歌焉和焉以寵德也加以中宮敦序謂我諸兄引內子于重幄見兒童于行殿家人之禮優棠棣之詩作于是賓其餞宮下以昭忠信之獻賁其束帛上以示慈惠之恩朝野歡并君臣義洽夫飛翠華歷茨嶺至道之主也紆紫綬朝赤松素履之輔也千載一時難乎此遇故兩耀合舍衆星聚德雅道光華高風允塞寒谷煦景窮崖潤

色猶與感事振古未有篆之玄石貽代厥後

爲留守作慶山醴泉表

唐　張說

臣某言臣聞至德洞微天鑒不遠休徵秘景時和則見是知綿代曠曆慶謀祥經帝王有必感之符神靈無虛出之瑞伏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陛下金鏡御天璿衡考政欽若玄象弘濟蒼甿茂功將大造混成純化與陰陽合德朝百神之樂職宅萬國之歡心嘉氣内充淫雨外息豈止搖鳳紀月之草列蓂於階厨儀籥御鑾之禽相鳴於戶闥而已固有發祇厚載抽

貺泉源表玄德之潛通顯黃祇之貽報臣去六月二十五日得所部萬年縣令鄭國忠狀稱去六月十四日縣界霸陵鄉有慶山見醴泉出臣謹差司戶參軍孫履直對山側百姓檢問得狀其山平地湧拔周回數里列置三峯齊高百仞山見之日天青如雲與雷雨之遷徙非崖岸之騫震欻爾隆崇巍然葱鬱阡陌如舊草樹不移驗益地之祥圖知太乙之靈化山南又有醴泉三道引注三池分流接潤連山對浦各深丈餘廣百步味色甘潔特異常泉比仙漿於軒后均愈疾於漢代臣按孫氏瑞應圖曰慶山者德茂則生臣又按白武通曰醴泉者義泉也可以養老常出於京師禮斗威儀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醴泉湧潛潭巴曰君臣和德道度叶中則醴泉出臣竊以五行推之六月土王神在未母之象也土爲官君之義也水爲智土爲信水伏於土臣之道也水相於金子之佐也今土以月王而高水從土制而靜天意若曰母王君尊良臣善相仁化致理德茂時平之應也臣又以山爲鎮國水實利人縣有萬年之名山得三

仙之類此蓋金契景福寶祚昌圖邦固不移之基君永無疆之壽自永昌之後迄于茲辰地寶屢昇神山再聳未若連巖結慶並沁疏甘羣瑞同區二美齊舉高視今古曾無擬議信可以紀元立號薦廟登郊彰賁億齡愉衍萬宇臣厚司京尹忝寄留臺牧西土之疲人荷東都之餘龍游泳鴻露震悚明神禱祉有歸光啓茲部喜覩殊觀實百恒流踊躍一隅馳誠雙闕伏請宣付史館頒示朝廷無任鳧藻之至謹遣某官進圖奉進

高宏

慶山醴泉表

為留守奏羊乳麞表

唐 張說

臣某言臣聞靈感無方每先時以見象神監不昧必憑物以示人有德者而休歸武祥來而事應伏惟天策金輪聖神皇帝陛下端冕馭天舞干柔遠南越瑞貢久通譯而歸仁西域奇山近隨方而應聖臣今月得所部萬年縣令鄭國忠狀送新出慶山下牧牝羊乳麞麑一頭狎擾因依動息隨戀如生所產若素同羣理有可嘉事無前例臣聞異物相育外方慕化之徵野畜自馴荒服來王之兆必有遠夷解辮歡心百獸之庭獷俗懷音稽首三朝之會臣言可驗翹足是期昔馬武生羊易占得人安之體犬時養彘天鏡顯代康之文據此比蹤實爲同貫況復晨飲醴浦夕下靈山翳仙杏之奇花拾嘉禾之餘穗羊禎甚玉麞慶踰銀晦朔未移祥符累集福應之盛今古未聞臣忝尹京都屢薦嘉瑞慶忭之至兼倍恒流謹差某官奉表隨進

進鬬羊表

唐 張說

臣某言臣聞勇士冠鶡武夫戴鶡推情舉類獲此鬬羊遠生越嶲蓄情剛决敵不避强戰不顧死雖爲微物志不可挫伏惟陛下選良家於六郡求猛士於四方鳥無遺材獸不藏伎如蒙効奇靈囿角力天場却鼓怒以作氣前躑躅以奮擊趹若奔雲之交觸碎如轉石之相叩裂骨賭勝濺血爭雄敢殺見而衝冠鷙狼聞而擊節冀將少助明主市駿骨揖怒蛙之意也

若使羊能言必將曰若鬬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含覆量力取勸焉臣緣損足未堪趨拜謹令男駙馬都尉均詣金闕門陳進輕冒宸嚴伏深戰越

進渾儀表

唐 張說

臣聞近日授時莫先於曆象先天成務必歸於製作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建中立極緯武經文至德難名神功莫測於是定曆成歲立象考天紹唐堯欽若之典遵虞舜在璿之義上皇能事於斯備矣臣書院先奉勅造游儀以測七曜盈縮去年六月造畢進奉又奉恩旨更立渾儀臣等准勅令左衛率府長史梁令瓚檢校創造於是博考傳記舊有張衡陸績王

蕃錢樂之等並造斯器雖渾體有象而不能運行事非經久旋亦毀廢臣今按據典故鑄銅爲儀圓以象天使得俯察上具列宿赤道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運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立二周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轉一匝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行匝仍置水櫃以爲地平令儀半在在地下晦明朔望不差毫氂又立二木人於地上前置鐘鼓以候辰刻每一刻則自然擊鼓

旋一辰則自然擡鐘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鉤鍵交錯關鎖相持轉運雖同而遲速各異周而復始循環不息陰陽不能逃其數度分不能隱其時究天地之斡運極乾坤之變化斯皆上稟聖謨克獲神功臣等愚思非所能及望錄付史館宣示百僚使知告成之功廻超前古無任勤懇之至謹隨表上進以聞

謝衣藥表

唐　張說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恩勑賜臣衣及藥源流瑞極絲溢旌門拜奉忭舞感戴忻越臣受律龤方扞城無寄偏師不振進寇仍滋進慚討日之功退積踰時之咎誠合歸罪司寇以歷深責豈圖天寵俯臨宸慈寬假當從褫服轉承且吉之衣宜肆典刑翻加有喜之藥毀車夷馬復振鑾和窮厥枯荑重殷榮錢驅影遐塞馳心闕城微命易殞生成難謝無任感戴之至

大唐封禪頌

唐 張說

皇唐六葉開元神武皇帝再受命致太平乃封岱宗禪社首盤石紀號天文煥發儒臣志美立碣祠壇曰天之贊唐不惟舊矣溥有形而歸景籙無外而宅心百有八年於茲六皇帝撫內難而啓新命戴彝宗而纘舊服宗廟再擴朝廷始位蓋羲軒氏之造皇圖也九族敦序百姓昭明萬邦咸和黎人於變立土圭以步曆蓂銅渾以正天蓋唐虞氏之張帝道也天地四

時六官著禮井田三壤五圻成賦廣九廟以尊祖定六律以和神蓋三代之設王制也王公卿士儼然進曰休哉陛下孝至於天政合乎道前年祈后土人獲大穰閒歲祀圜丘日不奄朔感祥以祈聖因事以觀天天文交合其則不遠意者喬丘埽路望翠華之來上帝儲恩俟若璧之禮久矣焉可專讓而廢舊勛羣臣固言勸帝知罪至于再至于三帝乃抱之曰欽崇天道俯率佳話恐德不類敢憚于勤其撰巡狩之儀求封禪之故既而禮官不戒而備軍政不謀而輯天

姥練日雨師灑道六甲按隊八陣警蹕孟冬仲旬乘輿乃出千旗雲引萬戟林行霍濩燐爛飛焰揚精原野爲之震動艸木爲之風生歷羣縣省謠俗問百年舉百祀興墜典葺闕政攸徂之人室家相慶萬方縱觀千里如堵城邑連歡丘陵聚舞其中垂白之老樂過以泣不圖蕩蕩之魂復見乾封之事堯雲往舜日還神華靈爓燭乎穹壤之間庶官百辟羌夷蠻貊裘城之後讓王之客序立於禮神之場髦頭弩牙鐵馬金鍛介冑如雪旗幟如火遠市於清禁之野於是

乎以天正上元澄駕徐進屯千乘於平路留群臣於谷口皇帝御六龍陟萬仞獨與一二元老執事之人西天門臨日觀次流瀣宿巑巘赤霄可捫白雲在下庚寅祀高祖於上封以配上帝命衆官於下位以享衆神皇帝冕裘登壇奠獻俯僂叶金奏俯羽舞擅黃鍾過大呂開閶闔與天語清將信公奉斗布度燃建皇極勤恤羣生昭假乎未兆穰災乎未萌上下傳節而禮成樂遍福壽同歸而帝賜神策乃檢玉牒於中頂揚柴燎於高天庶忠誠之上達若憑焰而駕烟因

響方旅神心餘吞五色雲起拂馬以隨人萬歲山呼從天而至地越翌日尊睿宗侑地祇而禮祉首遂張大樂覲東后國風惟舊無黜幽削爵之誅王澤惟新有告災大賚之慶不浹日至化洽於人心不祟朝景而遍於天下然後藏金匱于祕室廻玉鸞於上都煌煌乎真聖朝之能事而高代之盛節者也於斯之時華戎殊俗與音同歎日在合多雨山峻多雲豈有大衆百萬之師尅期千里之外及行事之日則天無點翳地無纖塵嚴冬變為韶景寒風鬱為和氣非至德

其孰能動天如此其順者乎或曰祭泰圻主先后非禮歟曰是禮也非宜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侑神崇孝無嫌可也且無柴瘞外事帝王主之蒸嘗內事后妃助之是開元正人倫革弊禮起百王之法也故令千載戢末光聆絕韻咀甘寔漱芳潤爍玄妙之至精流不巳之淑聲臣說作頌告於神明四皇墳而六帝典雖吉甫亦莫能名徒採彼輿人之詩曰大矣哉維天爲大惟皇則之率我萬國受天之祺子孫百代人神共保綏之云爾而已矣

格莊而語多新豔

蒲津橋贊

唐 張說

易曰利涉大川濟乎難也詩曰造舟爲梁通乎險也域中有四瀆黄河居其長河上有三橋蒲津是其一隔秦稱塞臨晉名關關西之要衝河東輻湊必由是也其舊制横絙百丈連艦千艘辮修笮以維之繫圍木以距之亦云固矣然每冬冰未合春沍初解流澌崢嶸塞川而下如礎如臼如堆如阜或擬或抵或磨或切絙斷航破無歲不有雖殘渭南之竹仆隴坻之松敗輒更之罄不供費津吏咸罪縣徒告勞以爲常矣開元十有二載皇帝閔之曰嘻我其慮哉乃思索其極敷祐于下通其變使人不倦相其宜受彼有司俾鐵代竹取堅易脆圖其始而可久紓其終而就逸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于是大匠藏事百工獻藝賦晉國之一鼓法周官之六齊飛廉煽炭祝融理爐是鍊是烹亦錯亦鍛結而爲連鎖鎔而爲伏牛偶立於兩岸襟束于中潬鎖以持航牛以繫纜亦將厭水物奠浮梁又疏其舟間畫其鷁首必使奔澌不突積凌不隘新法既成永代作則原夫天意有四旨焉濟人仁也利物義也順事禮也圖遠智也仁以平心義以和氣禮以成政智以節財心平則應諧百神矣氣和則感生萬物矣政成則乂文之經矣財節則豐武之德矣故天將儲其祉地將阜其用人將盈其力聖皇之道乾乾翼翼觀藝而無窮詠功而無極

獄箴

唐　張說

官有決曹掌茲法獄匪惟議罪亦以防欲所貴仁恕非務窘束吏苟吹毛人安措足古之爲主是戒暴勗蒸蒸率土蠢蠢羣生賢愚中雜真僞相傾若魚之駭如鳥之驚不能無化宜持以平或大或小時重時輕無以快志期乎得情孰曰非重國之政令孰曰非輕人之性命虐則招咎寬則納慶宜慎宜恤可畏可敬爲獄則固爲牢則幽晨嚴管鑰夜密吏籌寂寂圜土

纍纍繫囚求食搖尾見吏垂頭自昔立名此爲非所過監狹室欹傾漏宇冬有祁寒夏多隆暑爲可失入焉可妄處勿謂無妨勿謂無傷匹婦含怨三年亢陽匹夫結憤六月飛霜可以安危可以興亡敢告司憲無輕國章

西嶽太華山碑銘

唐　張說撰

天有四序星辰辯其分地有五方山嶽鎮其域陰陽交錯則品物形矣精氣相射則神祇著矣西嶽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據中土西偏當七宿正位是稱西嶽披圖以祭削成而四方立表以筭其高五千仞石壁磔豎而雄竦衆山奔走而傾附其氣肅其勢威其行配金其辰直西前對華陽之國後壓華陰之郡左抱桃林之塞右產藍田之玉諒

少昊之下都蓐收之別館也軒帝遊焉以會衆神虞舜柴焉以覲群后爰自夏迄于隋載歷三千一禱三祠無歲而缺所以報生殖事靈神不有怠也故亦群休明災淫慝未嘗爽也皇天眷祐聲我烈祖奄有萬方達乎六葉郊天地望山川精意必達墜典咸甄亦命州將四時告虔加視王秩進號金天豈是何者抑有由焉予小子之生也歲景戌月仲秋膺少昊之盛德協太華之本命故常寤寐靈嶽肹蠁神交玉帛未陳幽贊必先意而啓椒醑辟薦景福果應期而集

玄感昭彰可一二而道邪十有一載孟冬之月歩自京邑幸予洛師停鑾廟下清眺仙掌雲拂石狀霓裳可接風過松嶺仙駕如聞久勤報德之願未暇封崇之禮遐邇刻石梗槩銘山萬姓聽予言可復也

長沙土風碑銘

唐 張說

天文長沙一星在軫四星之側上為辰象下為郡縣遁甲所謂沙土之地雲陽之墟可以長往可以隱居者焉其山麓山其水湘水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秔稻厥草惟蘇蘭杜若荃蘅留荑藒車出焉厥木惟喬梓桐桂樫貞松文梓生焉篠簜嬋娟於原野礆䃗照耀於崖谷昝熊繹始在此地沓君因之而後定王國至漢道凌遲蕭卓狼顧文臺以三湘之衆績著勤王梁朝覆沒侯景虎視紹辯以一州之人勳成定國極文之舉亦何加焉至於致禮舊居請婉歸葬桓氏之子可謂忠也殞身强寇有死無辱尹氏之女可謂貞也軾鄧粲之宅足以厚儒風表古初之墳足以敦素行齊魯之俗其何遠哉巨唐八葉元聖六載正言待理湘東郡臨江湖大抵卑濕修短疵癘未違天常而云家有重腿之人鄉無斑白之老談者之過也地邊嶺瘴大抵炎熱寒暑晦明未愆時序而云秋有嚇曦之日冬無凜冽之氣傳者之差也巴蛇食象空見於圖

書鵬鳥似鴞但聞於詞賦則知前古之善惡凡今之毀譽焉可爲信哉因徵故者之言用紀宅山之石辭曰

舜去黃屋於焉巡遊禹逢玄夷於焉滯留五嶺南指三湘北流隣聯浴浪迤邐峋嶁湘山之下青青衆草有蕙有蘭在江之島翩雨冥冥波瀾浩浩不采不擷棄捐遠道湘山之上青青衆木有栝有松在巖之麓風霜淒淒柯葉沃沃不[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朽空谷陸有玉璞水有珠胎隋侯云亡卞氏[illegible][illegible]湘雲莽蒼湘月徘徊貞石紀事層城之陂

一作張謂

和麗妃神道碑銘

唐 張說

舊史云軒轅帝宮次星具黃龍之體郊禖神祀次妃成玄鳥之命非理也莫能法天非天也莫能感聖則有相乎坤而拊乎震齊乎古而合乎天跡雖秘絕猶可測而言焉麗妃趙氏天水人也麗者以華美爲貴妃者以配合爲尊易曰日月麗天傳稱星辰合度始加妃號自我爲初原夫八駿覲周肇有封姓三軍朔晉乃恭卿族設寶符而開罔戾珠履而承家果驗成宣之後不泯之文忠之慶充門昭殷何代無人暨乎紫氣上通瑤臺獨立楚宮選美納良袂於神雲漢披求才進團扇於明月故坐而論道則北位三司動而具瞻則儀刑六列者矣先將軍以恩澤授職太夫人以有禮封鄭流車躍馬豈無寵觀之親湫宅閉門不有椒房之勢探風揆化憂國如家故聖人有以尚其德也躬親館廟義形態檻退席以愛禮栘木以廣恩望古難臻之地必爲常踐之域故聖人有以嘉其志也懸象昔診經時寢疾在蒙被之辰答還輦之問生可

搦於浮假心獨繫於玄眞神往上淸願承恩而入道形歸下土期去禮而薄葬慈顏同氣奚敢爲言皇上閔而許之咨嗟不已開元十四年春秋三十有四七月十四日薨於春華殿殯於龍興觀之精屋示以出家從道例也命河南尹監護河南令副焉喪葬務約成遺詔也二十六日窆於故都之後印山之陽孀慕承華淒涼蕙室列誰歌於東路迴容衛於北山壽堂一閉兮凡聖等人代同悲兮修短間月帔雲衣襚以神仙之服上方陶甕旋於造化之初此皆聖主之曲

成賢妃之本志何必雲陽山下別起通靈之臺未央宮中虛立致神之帳若夫易名之典考行是存帝謚曰和禮之貴也氣之和者生萬物聲之和者孕八音蒐而有知感聖恩乎有詔史臣恭銘內職事出彤管辭無華飾寫樂池之永傷寄瑤山之罔極銘曰

帝如佐后實掌陰教八月選才千金聘貌禮獻緣繭詩修淤濯婦政可尊嬪風胥效皎皎漢女爲皇降靈娥娥邦媛順道之經結以印授華光後庭帶之弓韣朗潤前星退迹潛運夙承嘉獎謙若中京崎嶇上黨

今鏡開月明珠耀掌心方樂於時泰覓奄悲於化往[illegible]雲衣兮霓裳送美人兮北印白壤宮兮青松苑去君恩兮日遠秋風急兮衛天艸木黃兮野田滅香容於空櫬留畫像於甘泉春秋以麗和之二字獨褒美於千年

穎川郡太夫人陳氏神道碑

唐 張説

穎川郡太夫人者諱某字某雷州大首領陳玄之女羅州大首領楊歴之妻驃騎大將軍兼左驍騎大將軍虢國公思勗之母也陳氏家富甲兵世覔嶠外夫人誕靈豪右淑問幽閑六行天至不因師氏之學四德生知豈待公宮之教原夫陳本嬀水楊承赤泉九貞爲郡良吏出守中國五馬浮江僑人占守南海兩州接縣二門齊望卜妻鳴鳳擇對乘龍楊翁有聘玉

之祥應姬獲探金之慶虢翁弱冠昇仕鞠躬禁闈正性本乎胎教剛腸形乎義色神龍三年七月五日北軍作難西華太守騎入宮壺兵纏御樓公孤劍凌鋒群凶奪氣倉卒之際安危是屬既立殊常之勳遂蒙超次之命受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弘農縣公行内常侍其後改拜將軍太夫人是加爵邑堂高九仞祿重萬鍾朝廷美其揚名州黨欽其積德夫人富而好儉貴而能勤身却錦繡手親紡績公毎昏定晨省夫人必誠之忠孝勤學文武常謂汝曰稱思勗當心念其義父母名之欲汝三思而勗勵也故虢公便習干戈洞探書史致命伐罪擒叛徼於百越寫誠誓衆破狂蠻於五溪鬬子弟如使手足請風雷若應期契聖朝答高秩於驃騎酬大封於虢略豈非以辭弟之懇忠誠斷織之明訓臣節立矣君恩厚矣子孝成矣母慈著矣備此四者善孰加焉抑神道祐心而人倫與行詩曰母氏聖善又曰宜爾子孫斯實穎川大君之有也享年若干開元九年四月八日薨于長安之翊善里先生早世丘墳故域古無合葬有禮從宜夫以

休跡下地萬里豈殊乎黃壤魂何不之雙棺幸同乎玄宅以其年十一月十六日招魂附葬于萬年縣龍首鄉神鹿里申孝子不忍隔親之情也恩敕賜錢十萬絹布皆百段日磾忠厚漢武知其母教焉勤寵貴世祖稱其母德克軫天情頗爲連類虢公生盡其禮没盡其哀嗟閱水之日逝懼藏山之夜徙追鏤碑版遠貼圖傳烝烝至意有足感人悾悾信言故無愧色

銘曰

陳公舜後楊侯周裔去國何人南遷幾世鄒涂嶂表

朱岸海際兩族相高材雄兵銳猗歟邦媛儷茲國士
爻善琴瑟華如桃李心契淡度容和愠吝貪敬從夫
移忠訓子嘉此令子南溟北歸于天鶴唳拔淵鴻飛
朱宮退散銅柱來威國家安寵魚軒翟衣予封號略
五公前宇母邑潁川三君舊上感激榮慶踟躕今古
高堂夜靈吊客朝聚龍首山前前臨灞川招魂五嶺
合葬三泉山山丘墓樹樹風烟孝碑不滅茲墳永傳

唐丞相韋公墓誌銘

唐 張說

唐故中書令逍遙公韋氏諱嗣立字延構京兆杜陵
人也受渾元之正性挺生人之秀傑門為孝悌之府
世處台衡之地士林之高極宗臣之首出者也生於
泰之清水長於鄭之成皋聰明先覺博古兼覽究蓬
山之百氏綜闕里之六藝文而不華質而不滯原夫
志在於易行在於禮守橐籥之沖虛揩朱弦之愷悌
事有則而言有度神無方而用無體其與人也溫良
善誘仁恕多容俾夫頑蔽開哲愎鷙擾從君子進道

小人革慮聞者願來見者忘去若膏澤之浸陽和之
感萬物不知其化矣及夫覆簣登朝濫觴宰邑聖朝
知其周慎忠肅簡易循良是以綢繆兩禁重疊乎里
迄踐宰衡終厥有成凡化二邑理七郡三入中書再
統兵部選兵吏各兩冬典樞密共五載光弼四主歷
政三十有餘其間累有謗及官因左退日月蝕而更
明隨和幽而不昧爾其為邦設教尊德閑邪身勤心
苦誠感物化禮讓興於私室刑罰廢於公家衡鏡高

懋文武矯首才無我失善若已有風流名教作㳂垂後許謨皇極功格天地蒸蒸蠢蠢旣生旣遂四夷來王五靈皆至然而外榮中素迹邇心遐杳然朱戸之若喪遡然赤松之所接西宴驪山之谷東息龍池之野擇逍遙而建號列土宇而開社即明主封立帝之謀表高臣之志也公考侍中爲國元輔公兄承慶當代齊名咸以令德繼和金鼎扶陽二相陳氏三君復追美矣侍中前夫人崔氏生黃門而即世後夫人王氏生公而偏愛公克諧以孝因心則友啓均養之德

成無間之言天下之人比之祥覽惟公德行言語文學政事四者實總而兼之事親養志而能爭居喪過哀而顧禮此又善中之善者也善人天之經也國之寶也道將興廢木鐸之用有時命或推移蒼生之望恒在春秋六十遘疾陳郡還醫洛師開元七年九月二日薨於歸德里有詔贈兵部尚書諡曰某禮也明年某月葬於某地有子曰恒濟史偏然在疚廡所寘哀以某忝縉雲之舊寮沐清風之餘論入難名之闕域窺妙德之形容見託銘誌庶傳精爽至於歷官大序平居事業當見郡府遺愛之碑國史名臣之傳故不存焉銘曰

懿哉仁公抱孝含忠文獻則足高明有融翻飛王佐秘我清風道濟明時心樂愛地薜衣華袞坦然一致逍遙啓封帶礪傳祀生涯共盡振古其常人秉三德天歸百祥賊孫有後公業不亡

贈郎將葛君墓誌

唐　張說

公諱威德字某曰葛氏本梁國寧陵人也因遷徙今居京兆涇陽縣父寶未仕早世公室無陶白之資朝無金張之援不承過庭之訓不漸鼓篋之術而能奮飛喬木獨拔深淵當忠孝而由己善射馭而聞天早以武藝妙選供奉每居遊別館侍蹕禁林何嘗不左發五豝右連雙兎歲久拜元城府左果毅都尉尋加上柱國入陪內仗思馬期才出典外軍握兵之要所謂白珪特達青雲自致者也其用未展其生有涯神功二年某月日終於東都私第殯於北邙山之原夫人太原郡太夫人郭氏從夫有禮以子而貴開元八年十一月薨於京師之修真里有子福順克家用孝開國推忠泣風樹之無追痛蓼蘇之不逮哀感之情上感飾終之澤下流窀穸有期祖奠將設有詔贈右驍騎郎將開元九年二月七日合葬於長安縣龍首鄉禮也鬱鬱宰樹蒼蒼墓田恐佳城之見日秘銘石於重泉詞曰

都尉武達夫人禮封令德高行聲偶榮雙自古迄今仁賢同盡唯傳忠者餘慶不泯

徐氏子墓誌銘

唐　張說

徐氏子者名嚴字某司封員外郎堅之第四子也驟子覩雲鳳毛洗日孝友因性聰敏若神置在膝前已含星辰之氣戲於床下能記賓主之詞及總角成童精意好學問一知十升堂覩奧下筆成章而倫要發言爲論而卓詭識者咸謂增世搆之崇蘊益源流之洪潤雖甘茂之孫十二飛辯班彪之子九歲能文不尚之也天乎何辜顏須無命年十有三歲大定元年九月遘疾而沒嗚呼哀哉瑚月始生不見其盈瓊枝方秀不見其茂悲哉銘曰

生日何淺死日何深珠碎朓月[illegible]哀哉父母孰處其心。

弔國殤文

唐　張說

[illegible]伐兮東胡邈遠陽兮孤竹徧師兮覆衆在崇山兮峽谷露芫芫兮蔓艸風蓁蓁兮拱木見馬血兮夜燃開殤魂兮雨哭君王援金鼓而氣憤撫珠鈴而涙滋橫萬里兮抽恨弔窮山而寫悲懟凶將兮我辱悼勇夫之狀罪彼前驅兮未遠何後來兮不追對死地兮出陣臨倪門兮用師軍奪帥兮虹食壘車脫履兮火焚旗行轅轓兮悼矣無范宣兮愧之命窮迮兮短兵錯膚鋭刃兮血染鍔旅殘潰兮棄組練山猶號兮谷留響暗原野兮奈何違君覩兮不見於戲何天命之拖絕俾仁義之治兵爲亂戎之佇骨醉大校之飛將鎮五營之勁卒君見出兮不歸隱名存兮身沒

為伎祭元十郎文

唐 張說

維神龍三年月朔日故伎人伏十善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敬祭于元十郎之靈綠水茂樹蘼蕪是依山崩川竭魚鳥何歸恭惟王君高才達節賞心樂事風流不絕歌艷露華舞廻春雪幸持此技承君餘睨綺羅脂粉嬌上春自言終代保情親能知一日君竟斷繁絃清管為何人懷王君之一顧願徇命於九原追夫人之嚴言遂投足於他門生有十年之愛況無數日

之恩雖強飾容於新奉心摧絕而不敢言君子廣德仁心必遍疇昔與君恩憐[illegible]俯憐荼苦錫以時珍中哀故宅空草[illegible]斯開悲歌助挽長袖承盃平居好此魂來不來心思往而莫遂足欲返而遲廻終天地於此訣嗟煩冤而難裁嗚呼哀哉

燕公風流如許是亦閑情一賦

張子壽文抄

爲王司馬祭妻父文

宋慶禮謚專駁議

勑勃律國王書

唐 張九齡

勑勃律國王蘇没謹忙得王斛斯表卿所與斛斯書知卿忠赤輸誠國家外賊相誘執志無二又聞被賊侵寃頗亦艱虞能自支持且得退散并有殺獲朕用嘉之卿兄麻來兮及首領已下各量與官賞具如別勑今賜物三百疋銀盂銀盌各一衣一副并金鈿帶七事至宜領取夏中甚熱卿及首領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護密國王書

唐　張九齡

勑護密國王真檀發匐積惡自取滅亡想所具知不復煩述卿此者雖受冊立緣此未得還蕃彼既伏辜國無隔閡卿宜揚朕命慰撫遠人保我西陲長守誠節突騎施內逆慮其寇掠卿宜善討勿令不覺其來已西商胡北遣發匐劫掠道路遂斷遠近呼嗟卿宜還國必須防禁蕃中事意遠路難聞可量彼權宜便與王斛斯討會夏末甚熱卿及首領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突厥苾伽可汗書

唐　張九齡

勑突厥苾伽可汗比數有信知彼平安良足慰也自爲父子情與年深中間往來親緣義合雖云異域何殊一家邊境之人更無他慮甚善甚善此是兒可汗能爲承順副朕之所親厚人間恩好無以過之長保此心終享福祿子孫萬代豈獨在今比秋氣漸冷卿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突厥登利可汗書

唐　張九齡

勑突厥登利可汗日月流邁將遐葬期崩慕之心何可堪處朕以父子之義情與年深及聞宅兆良以追悼前哥利施頡斤至所詩葬料事事不遺所以然者將答忠孝故喪紀之數禮物有加道之所存地亦何遠今又遣從叔金吾大將軍佺持節弔祭兼營護葬事佺宗室之長信行所推欲達其情必重其使以將厚意更敦前約且以爲保忠信者可以示于孫息兵

革者可以訓疆埸故遣建碑立廟貽範紀功因命史官正辭朕亦親爲篆寫以固終始想體至懷春中尚寒可汗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吐蕃贊普書

唐　張九齡

皇帝問吐蕃贊普近賓元禮往事具前書贊普後來亦知彼意朕推心天下皆合大和況於彼蕃復是親婭仍加結約盟誓再三以至道言之此亦仁義不薄也而贊普且猶未信彼是何心君長大蕃固不容易所云去年七月嶲州將兵抄掠兼有訟誘嶲州之外尚隔諸蠻既背吐蕃自行寇抄掠而乃推托於我何爲延信虛詞且西南羣蠻別是一物既不定於我亦

不專於吐蕃去即不追來亦不拒乃是兩界所有只合任其所歸自數十年來或叛或附皆所親見豈假縷言往者此蠻背恩侵我邊鄙昆明即嶲州之故縣鹽井乃昆明之本城今復舊疆何廢脩築而云除却是何道理且邊境備守彼此常事今既和好何有嫌疑至如西自葱嶺已來沿邊諸處或地勢是要或水土是好彼有城鎮亦皆內侵朕既不解廣求更以自益緣已和好不可細論且入疊山築城收城置鎮皆入漢界何曾以此爲言而彼即生詞未知何意邊城

委任當擇忠良無信小人令得間構夏中已熱贊普
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處分朝集使勑

唐 張九齡

朕恭已承天守文繼位佈一心於兆庶明四目於萬方恒恐道或未周物不遂性旁求俊乂共理黎元於
咨羣辟寧不我副凡今政要略有四端衣食本於農桑禮義興於學校流亡出於不足爭訟由於無恥故
先王務其三時將以厚生修其五教將以移俗有國有家同知此義不患不知患在不行耳凡長吏數政
政教屢移在官當先爲國理人各惕其職不當冒榮干進苟利其身澆俗不可不革淳風不可不長近令
刺史在任四考方遷實欲始終其情黜陟斯繫必若縣得良宰萬戶息肩州有賢牧千里解帶仁政不遐
行之則是皆能勵節朕復何憂且如浮逃客戶所在安輯征鎮人家每事優富倉廩惟實賦役惟均鰥寡
撫存盜賊禁止郵驛無弊姦訛不生念茲八事朕常屬想嗟爾朕尹可不用心卿等還州遞相勸勉遵此
王度恤彼下人敬順天常無違月令夫星列躔次土分區域休咎之徵惟人所感善必知至惡亦有由每

至歲成當加賞罰宜知朕意並卽好去

玄宗嘗謂左右曰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

韋司馬別業序

唐 張九齡

杜城南曲斯近郊之美者也背原面川前峙太一清渠修竹左並宜春山霤下連谿氣中絶此皆鄭公之有也余固已聞之開元歲夏四月猥忝散職居多放情致彼一行無忘于夙尚時其七召果獲于前期迺與起居舍人蔡公萬年主簿韓公惠而得朋欣然命駕韋公方拭席見待羞以藥物之滋倚琴相歡雜以嘯歌之韻清言移景閑步周林翻飛自情俯仰爲得

斯亦吾儕之樂事幸可而同也扶陽餘慶磻溪古跡樹留梓漆器用天成庭蛀芝蘭馨香世襲斯乃韋氏之懿業先所爲與焉而韋公尚其同之樂亡其累之貴均林棲於服冕齊鼎夕于榮枯彼未可量吾見其大跡繼前軌將爲龍以爲光道包遠圖豈一丘而一壑二三君子相與志之云

餞宋司馬序

唐　張九齡

宋司馬才通命塞雲翼泥蟠蔡邕朔方不廢琴書之業賈誼宣室欲言鬼神之事既而出宿南浦及鴻鴈以同歸追餞北梁對丘山而不樂是日渚雲欲霽林鳥將春惜時物之方華重情人之自遠羣公有感中懷觸他日清風明當玄度之夕茲辰零雨得無子荆之詠送相與援翰賦詩贈行

景龍觀山亭集送密縣高贊府序

唐　張九齡

景龍東山初王第一也始其搆金牓築鳳臺窮土木之功極崗巒之勢謀與盤石同體造化較力何其壯哉自吾君茅茨不剪采椽不斲既抑華而務實將設教以垂範以故平陽化爲龍歌舞於其地麻姑見者變桑田於此時所謂長女之宮鬱爲列眞之館其後嘗有好事以爲勝遊今日芳辰携手接衽往而在祇取樂焉高十官雖伏都畿星言至止間終庭之可尙召嘉客以相歡徒觀其匠幽奇宅爽塏十里九版吾惟梁氏之作千巖萬壑宛是吳中之事青林倚聳而棗纖纖蘙蒙籠以結陰清流若鏡下照金沙之底。雜花如錦傍綠石茵之崖則可以藻飾形神擁斥氛滓相顧風塵之表無負雲霄之槩既而東王西賓酒酣樂闋衆必有散匪伊麋鹿之羣往而不返固亦山林之弊高公乃振衣而起舉盃有屬郤計送人出長安之東道退思征馬向洛陽之南陌雖暫勞於州縣迫於簿領方欲厭於承明資其騫躍夫如是相知意

氣。何恨佌離。盍賦詩焉以贈行者。

陪王司馬宴王少府東閣序

唐 張九齡

夫道行與廢命也。非謀之不臧。命通與塞時也。豈力之為弊。古之君子推其分養其和。仲尼得之以弦歌。傅說因之以版築。至若詩有怨刺之作。騷有愁思之文。求之微言。匪云大雅。王六官志其大背司馬公引而伸之。論居何心。不欲賈生之投分。觖愁荊衆。安用虞卿之著書。嘗以風月在懷。江山為事。薄領何廢。形勝不孤。既好樂而無荒。亦尚同而不入。追乎倚層閣憑華軒。川澤清明。上懸秋景。岑嶺迴合。下帶寒流。連草樹而心極。際煙氛而目盡。茲邦枕倚。是日登臨。豈子虛之過詫。誠仲宣之信美。物色起殊鄉之感。誰則無情。而道術得與人之資。吾方有遺。於是青酒時獻。清談閒發。歌滄浪以放言。詠蟋蟀而傷儉。蓋古人之作者。負典於斯。盍賦詩焉以揚厥美

鷹鶻圖贊序

唐　張九齡

鳥之鷙者曰鷹曰鶻鷹也名揚於尚父義見於詩鶻也迹隱於古人史闕其戰登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爲所呼之變與所記不同者耶然於羽族之中絶有豪傑之表氣威剛悍體佯銛鋒顧視之間煒如也夫受以勁諸意不群飛資其利觜義在鮮食生有自然之性用無可抑之勢古之言武士法吏齊名比義者以其嚴若郅都飛若李廣委質

於所事報功於所養不憚摧巽以膺勇不立乖枝以屈節是鳥也倒之擬議不亦宜乎夫鸞與鳳將感於仁所不及也雞與鶴猶較其德彼何有焉况其餘雖飛雖鳴凡者惟者肉非登俎才非下韝威力不敵羣儕類蔑然後知二禽之爲用衆鳥之絶倫者也故君子達其然工人畫其狀以象武備以彰才美雖未極其天姿有以見其風骨矣昔支遁道林畜養名馬自云重其神駿斯圖也非彼人之徒歟乃作贊

獅子贊序

唐　張九齡

夫德之所感者深物之所懷者遠中國有聖占候而自來四夷不王征伐而難致故絶域有來貢設與諸侯有不入苞茅舉其大凡不在邈遐頃有至自南海厥跡西極獻其方物而獅子在焉爾雅所謂狻猊如虦猫食虎豹今之所見信然絶猛者也其天骨雄詭材力傑異得金精之剛爲毛羣之特仡立不動巳九牛相去耽視且瞋則百獸皆伏所以肉視犀象孩撫

熊羆其餘瑣細不足牙齒我天子示柔遠之義國無不庭有服猛之威物無難制故其受羈紲伏閑皁時馴而無用銛莫可當然吾君所存義不謂此盖蠻夷君長歳時貢獻或殊蹊絶貴實於内府或異獸奇禽擾於外囿皆其覲禮若求國之贄將所不辭讓明與方之臣妾此則非有利知之心克耳目之翫好以爲懷柔之道示天地之含容不其然歟固無德而稱也義與大夫登勞召公之訓美同赤豹何關韓侯之詩凡我侍臣爲之贊

侍中裴公畫贊

唐　張九齡

元聖有作大賢將其命良弼有二侍中是其一所從龍武實感風雲我之裴公道與上合義深體國策在忠王亦旣致于堯舜不惟比于管樂至于執人柄振天綱丹青帝圖金玉王度雖古之作合罔之有開未始聞也夫事可法道可度威可愛儀可象慘嘆中來精爽外發故士繪其事所以見盛德之形容士頌其功所以知和氣之導達五事曰貌一以作恭七聲成文六乃為頌俾凡今之人也色斯而覩與聽之而知在永有方析辨和氏之價照山為具瞻表師尹之重爲贊曰

赫喧人望時為國紀偉量川渟高標嶽峙磊落成節精明入理偉哉輔臣式是多士丹青炳發儼如至止

上姚令公書

唐　張九齡

日月左拾遺張九齡奏記紫微令梁公閣下公登廟堂運天下者久之矣人之情僞事之得失所更多矣非曲學之說小子之慮所能損益亦已明矣然而意有不盡未可息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猶用九九之術以此道也恐棄之乎今君侯秉天下之鈞為聖朝之佐大見信用渴日太平千載一時胡可遇也而君侯旣遇非常之主已踐難得之機加以明若鏡中運如掌上有形必察無往不臻朝暮羲軒之時何云伊呂而已際會易失功業垂成而舉朝之衆傾心前弊未盡往往擬議愚用惜焉何者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果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苟附及不輕受就而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之首為知已而必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至于合如市道廉公之門客虛盈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務則許之以死殉

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小人恒態不
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
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
取容情結笑言談生羽翼萬事至廣千變難知其間
豈不有才所失在于無耻君侯或棄其所短收其所
長人且不知深言之若斯便謂盡私于此輩其有議
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遷不因交游無以求售明
王在上君侯爲相安得此言由出其口所以爲君侯
至惜且人可誠感難可戶說爲君侯之計謝媒介之

徒郎雖有所長一皆阻抑專謀選衆之舉息彼訕上
之失禍生有胎亦不可忽嗚呼古人有言禦寒莫若
重裘止謗莫如自修修之至極何謗不息勿曰無害
其禍將大夫長才廣度珠潛璧匿無先容以求達雖
後時而自安今豈無之何近何遠但問于其類人爲
度哉雖不識之有何不可是知女不私人可以爲婦
矣士不苟進可以爲臣矣此君侯之度内耳安用小
人之說爲固知山藏海納言之無咎下情上通氣用
和洽是以不敢默而已已也願無以人故而廢其言

以傷君侯之明此至願也幸甚幸甚

爲何給事進亡父所著書表

唐 張九齡

臣言臣父其官某乙往歷樞近志勤忠藎至于覇王大略軍國要務事關興替言涉箴規因著十篇名曰帝圖秘錄將欲獻納纔加撰次尋屬臣私門殃釁夙遘閔凶手澤所存心瞿不忍遂未奏御猶在緘縢二紀及茲遺言將墜誠愚臣不克負荷不揚休烈俾亡父之業聖代莫傳雖忝掖垣若寘氷谷伏惟陛下聽政中昃觀書乙夜思上皇而合道恨古人于同時而

臣亡父所論君臣之際必欲驗之行事非眞垂于空文誠宜上感宸衷由沒代而匡輔下藏秘府因聖君以顯明竟未上聞伏增悲懼臣不勝感惕之至謹繕寫封進以聞

故韶州司馬韋府君墓誌銘

唐 張九齡

君諱某字某京兆杜陵人其先佐夏翼商賜命爲伯傳楚相漢繼世能贊休有成烈慶流于裔洎曾祖津仕隋至內史侍郎戶部尚書武德初拜黃門侍郎壽光男克濟美名以食舊德大父琨太子詹事武陽侯能承休軌載揚厥問列考展官止少府監主簿懿業無忝而大位不克天爵自高人倫斯貴公荷百代之丕搆傳一經之素範簡白足以長人文敏足以敷政

跡不由徑必期乎直學不爲辯每抑其華志尙則然風流自遠斯有萬里之望豈伊百夫之特始自崇文生明經上第起家汾州參軍公以爲國無小而行無擇苟履忠信何陋蠻貊遂求補遠郡從所好焉於是授泉州司倉參軍歷廣州都督府法曹參軍輪囷下蟠非以屑意幹蠱用譽將以明道固已仁焉而不與於遠義焉而不辭其難潛亦孔昭允謂君子秩滿遷韶州司馬在郡數載檢身一德輔化致理形清訟息宜其奮庸上國寘乎公卿而天志南州終于參佐悲

夫享年五十有一某年月卒于官舍粤開元六年冬
十二月庚午葬于少陵原有子曰某欲報罔極思傳
不朽勒石泉戶式昭德音銘曰
皇矣鼻祖時維大彭黻衣作伯彤弓用征猗那其後
世濟其名雖公道屈亦樹德聲
休烈有素聿脩無忝言炳身文禮充物檢行雖欲盡
名不可掩學古入官蒞取諸漸
參卿彼分從事窮瀕孰云其陋我惟義在何適非宜
胡然有待天曷我欺人隨物改

後漢徵君徐君碣銘

唐　張九齡

後漢高士徐君諱穉字孺子南昌人也先生受天元休含道傑出生知而上貫之以一體資清純動適玄妙知道之將廢乃窮則獨善躬耕取資非力不食降落所處率化無訟在漢之季遭時溷濁不抗迹以庇物故退接山林不苟利以辱身故進無祿位五辟宰府四舉孝廉又舉有道就拜太原太守皆辭疾不起延嘉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南郡胡廣相與上疏極

言先生宜爲輔弼協和人神漢桓帝猶能安車玄纁備禮徵聘而竟不屈志知時之不可久也然而諸公嘉招雖不之屑及聞甍卒徒步弔祭禮有所尚隻雞不薄意有所將生務爲貴士之慮義實衰世之有補仁而見德俾後生之可尋其廢中權行中慮皆此之類也昔者夷齊介潔而遠去沮溺野逸而離群顏闔雖抔以遁逃接輿狂歌而詭激此誠作者或頗沽名夫有所不爲志則偏也無適不可用之極也先生則眠絶在心而經綸於世純儉以存戒博愛以體仁慮

物以會通。全已以歸正。漢庭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與彼數子直逕庭而已哉。靈帝初欲蒲輪聘會先生以疾終時年七十二有子日季登篤行孝悌亦高尚不仕皇唐開元十五年予忝牧茲郡風流是仰在懸榻之後想見其人有表墓之儀豈孤此地則先生之德其可没乎銘曰

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角立傑出先生斯存英英先生德不可名麟出無應鴻飛入冥道高事遠跡陳名邵勒石舊邪以觀其妙

惠莊太子哀册文

唐 張九齡

維開元二十年歲次甲子十二月丁巳朔二十四日庚辰司徒申王薨于行在所册謚惠莊太子旋殯于寢與閏十二月二十七日壬子將陪葬于橋林之柏城縦幕霄布羽衛宿設西序啓攢南首成列皇帝深天倫之戚崇后儲之禮擬容衛于青宫申孔懷于朱邸爰命史氏稽于令則無俾直書不彰遺德詞臣曰昊天有命先后受之分王予弟蕃衛京師克荷成憲罔弗肅祗懿哉明哲誕惟神粹宣慈日聞孝友天至道則脗合迹無自異性則生知學無時習易微書遠詩言禮立德必有鄰善如不及貴而能損量固難挹方伯出鎮召南耶斯司徒入掌鄭武其宜義之所在政乃克施物留遺愛事著成規西夏息心東征叶卜韡韡同榮皇皇服疾遘中路凶傳左毂寧不慭遺奄鍾斯酷嗚呼哀哉昔在冲妙具惟兄弟四國並封五王均體遊必連騎居則同邸各承愛於含飴俱受經于置醴既茬苒而云邁屬殷憂之將啓實定禍于

蕭墻遂繼明于雲陛雖隔深宫之衛常洽家人之禮咼殂謝以痛心感平生而流涕嗚呼哀哉爰擇茂典追崇上嗣表先聖之元辰申友于之褒異紛鹵簿以徒設儼文物而空備彼神儀之如在乃群悲之所萃周禮從祔漢塋是陪先遠日而選吉會同盟以送哀夜漏盡兮暗室啓庭燎殘兮曉挽催陵三楼而徐進將一去而不廻嗚呼哀哉背朱門兮逕遲馳白驥兮騤騤野蒼茫而助慘風蕭颯而增悲翩翩兮素蓋寂寂兮畫帷遵舊途而何有覽陳迹以如疑雨都邑兮

不入侍陵寢兮有期惟光儀之永閟與昭代而長辭嗚呼哀哉潜清輝于幽夜召鴻名于美跡將在皇儲之史豈伊諸侯之策播遺芳于蕙桂傳不朽于金石詎旣言之在茲嘉德音之無斁嗚呼哀哉

爲王司馬祭妻父文

唐　張九齡

維年月朔日謹具少牢淸酌之奠祭於故某公府君之靈惟公聯華公族振藉天朝昔也時來則地分茅土今也禍遇則海變桑田豈惟魑魅之憂方爲螻蟻之患嗚呼哀哉始吏榮盛丞睦嘉姻謬入郄公之選皆荷戴侯之遇情契闊而彌積義流離而益固公之謫宦某又犯時永矣去國貿然來思雖窮途之至此幸隣境之在茲所忌者法豈忘於私聞析聲而寗邇

恩觴背而斷之然猶風煙可與翰墨無愧心已運於虐用跡留滯於淵慨驟寒暑之徂謝紛吉凶之廻宂京兆之使忽追廣陵之音遽絕嗚呼哀哉平生多感自傷千里之心已矣長辭徒發九泉之歎計疇昔之光寵痛淪亡於旅寓莘許恤人之孤況需愛子之半謹因遺奠聊告明靈心不可卷德以爲馨匪羞是薦惟魂是聽遣行人於信宿空泫目於郊垧嗚呼哀哉尙饗

宋慶禮諡事駁議

唐　張九齡

慶禮在人苦節爲國勞臣一行邊陲三十年所戸庭可樂彼獨安於傳遽稼穡爲艱又能實於軍廩莫不服勞辱之事而匪懈其心守貞堅之規而自盡其力有一於此人之所難況營州者鎮彼戎夷扼喉斷臂逆則制其死命順則爲其主人是稱樂都其來尚矣往緣趙翽作牧馭之非才自經隳廢便長寇孽故二十年間有事東鄙僵屍暴國敗將覆軍蓋不可勝紀

大明臨下聖謀獨斷恢祖宗之舊復大禹之迹以數千之役徒無甲兵之強衛指期遂往稟命而行於是量畚築執鼛鼓親總其役不愆所慮俾柳城爲金湯之險林胡生腹心之疾蓋爲此也尋而罷海運收歲儲邊亭晏然河朔無擾與夫興師之費轉輸之勞較其優劣孰爲利害而云所亡萬計一何謬哉及契丹背誕之日懼我掎角之勢雖鼠穴自固而駒牧無侵蓋張皇彼都繫賴之力也安有踐其跡以制其實貶其諡以徇其虛採慮始之謗聲忘經遠之權利義非得所孰謂其可請以所議更下太常庶素行之迹可尋易名之典不墜者也

醉鄉記

唐　王勣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鼈雜處不知有舟車械器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遊其都歸而杳然喪其天下以爲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爲千鍾百壺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

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羲和棄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夭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昇糟丘階級千仞南向而望卒不見醉鄉武王得志于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故四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受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遊于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爲酒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

如是予得遊焉故爲之記。

答馮子華處士書

唐 王勣

乖別甫爾已十餘年誦采葛之詩增其慨詠夫人生一世忽同過隙合散消息周流不居偶逢其適便可卒歲陶生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又云盛夏五月跂脚北牕下有凉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嗟乎適意爲樂雅會吾意吾河渚間有先人故田十五六頃河水四遶東西趨岸各數百步古人云河濟之濱宜黍況中州之腴乎家兄鑒裁通照知吾縱恣散誕

不閑拜揖糠粃禮義錙銖功名亦以俗外相待不拘以家務至於鄉族慶弔閨門婚冠寂然不與者已五六歲矣親黨之際皆以山麋野鹿相畜性嗜琴酒得盡所懷幸甚幸甚近復都廬棄家獨坐河渚結構茅屋并厨厩總十餘間奴婢數人足以應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耘穮蔉黍秫而已春秋歲時以酒相續兼多養鳧鴈廣牧鷄豚黃精白朮枸杞薯蕷朝夕採掇以供服餌床頭素書數帙莊老及易而已過此已往罕嘗或披忽憶弟兄則渡河歸家維舟岸側興盡

便返毎遇天地晴朗則於舟中詠大謝亂流趨孤嶼之詩眇然盡陂澤山林之思覺瀛洲方丈森然在目前或時與舟人漁子方潭並釣俛仰極樂戴星而歸歌詠以會意為巧不必與夫悠悠閒人相唱和也孤住河渚傍無四鄰聞犬聲望烟火便知息身之有地矣近復有人見贈五品地黃酒方及種著蕷枸杞等法用之有效力省功倍不能暇脩混沌並常行之裴孔明雖是異名教物然風月之際往往有高人體氣兼特受巧性思若有神自作素琴一張云其材是嶧

陽孤桐也近攜以相過安軫立柱龍唇鳳翮實與常琴不同發音吐韻非常和朗吾家三兒生於隋末傷世擾亂有道無位作汾亭操蓋孔子龜山之流也吾嘗親受其調頗為曲盡近得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乎覺聲器相得今便留之恨不得使足下為鍾期良用耿然吾所居南渚有仲長先生結庵獨處三十載非其力不食傍無侍者雖患瘠疾不得交語風神肅肅可無俗氣攜酒對飲尚有典刑先生又作處獨游頌及河渚先生傳闡物寄道懸解之作也時取翫讀

便復江湖相忘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楊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常謂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為仲長先生所見以為可與白牛連類今亦寫一本以相示可與清溪諸賢共詳之也亂極則治王途漸亨天災不行年穀豐熟賢人充其朝農夫滿於野吾徒江海之士擊壤鼓腹輸太平之稅耳帝何力於我哉又知房李諸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志

於禮樂元首明哲股肱為良何慶如之也夫思能獨放湖海之士才堪濟世王者所須所恨姚義不存薛生已殁使雲羅天網者有所不該以為歎恨耳吾比風痺發動常劣劣不能佳然烟霞山水性之所適琴歌酒賦不絕於時時遊人間出入郊郭暮春三月登於北山松栢群吟藤蘿翳景意甚樂之箕踞散髮與鳥獸同羣醒不亂行醉不干物賞洽興窮還歸河渚蓬室甕牖彈琴誦書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首夏漸熱足下何如也願動息多宜黃頰之聚何時暫忘偶因

南風，略示所懷，敬願珍厚，不一一，王君白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

唐 王勃

久承所撰隋紀，緒寫咸畢，前令弟及家人往，並有書借，咸不見付，豈連城之珍，俟楚文而乃進，崑山之操，待鍾期而後發，應以左貂右蟬，榮冠東省，掌壺負璽，望重南宮，朝夕丹墀，揖讓增價，往來青瑣，步頓生光，豐屋華榱，顧蓬蒿而徙脊，鳴鍾列鼎，想藜藿而移交，不與驕期，遂忘羈時之好耳。僕遭逢明聖，棲遲丘壑，幸悅堯舜之風，得全箕潁之操，雖心期所託，吾道遐

存，而出處離異，儀形難接，所以願憑鱗羽，宛若承顏，望觀述作，欣然得意，足下裁成國典，褒貶人倫，欲使明鏡一時，發車千祀，故當貽諸好事，豈擬雎傳子孫，方復固其緘縢，嚴其扃鐍，天下之望，豈如是乎？僕亡兄芮城，嘗典著局，大業之末，欲撰隋書，俄逢喪亂，未及終畢，僕竊不自揆，思卒餘功，收攬漂零，尚存數帙，兆自開皇之始，迄于大業之初，成亡兄黜窺之遺迹也，大業之後，言事闕然，僕雖欲繼成，無可憑採，以此尤思見足下之所作也，還使請致無再三，王勃白

絶類晉人語

答刺史杜松之書

唐 王勣

日月㝷士陳龕至奉處分借家禮并帙封送至請領也又承欲相招講禮聞命驚笑不能已已豈明公前眷或徒與下走相知不熟也下走意疎體放抑有由焉兼弃俗遺名爲日久矣淵明對酒非復禮義能拘。叔夜攜琴唯以煙霞自適登山臨水邈矣忘歸談虛語玄忽焉終夜僻居南渚昔來北山兄弟以俗外相期鄉閭以狂生見待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隱之詩惟憂句盡雖天席地友月交風新年則柏葉爲尊仲秋則菊花盈把羅含宅內自有幽蘭數蓺。孫楚庭前空對長松一樹高吟朗嘯挈榼提壺直與同志者爲羣不知老之將至欲令復整理簪屐修束精神揖讓邦君之門低昂刺史之坐遠談糟粕近弃醇醪。必不能矣亦將恐芻狗貽夢社櫟見嘲去矣君侯無落吾事。

重答杜君書

唐 王勔

日月佐吏楊方至奉報書兼枉帖垂問家禮喪服斬義五道庶情振理探幽洞微誠非野人所敢酬析但先人遺旨頗曾恭習雖罔於荒宴猶憶於異聞謹因還使條申如左夫三年之喪情理之極有正有義因事之作也正服之縗三升而已至於義服加其半焉豈非義有離合之理情無遷奪之法然親尊罔極冠綬可均切至武殊縗如其半徵以見志有何怪焉至

如父爲嫡子獨施斬服蓋以所承者重情寄者特非惟親親且尊尊也至於庶子已不承尊雖有長子無預祖禰不爲服斬義亦可知但古之君臣有國有家相承繼體血祀長存大宗小宗較然有別繼祖繼禰由茲可推故曰天子不絕國諸侯不絕家貴人之宗也故別子爲祖父繼之爲大宗此百代不遷之宗也巳父爲禰兄繼之爲小宗此四代則遷之宗承百代之重且得不爲其長子斬乎爲四宗之祖亦得不爲其長子斬乎唯繼禰之弟無預祖禰庶子之義施此

而已自秦漢已來家國道廢雖有其禮將安所行遂乎晉末中原大亂骨肉至親尚不相保祖禰之序知何以明故僕先君獻公因事起義欲使無逆於古且令可行於今以爲今之封爵頗存古號雖無其實而尚有其名故以始受封者猶古之諸侯諸侯之庶子即古之別子也別子之庶子即古之小宗也雖國破家亡朝遷市變譜牒存錄宗次可推咸可一依古體行之私室至如冗冗耕者悠悠黔首族姓猶不能自辨何暇及於宗庶之事乎此古之先王所以不下禮

於庶人也有何不可而乃疑乎至若夫妻之道誠爲義合而家道之睦斯爲首焉故傳曰妻至親也一體之名均於天性故妻之於夫也其服曰斬蓋移於父母之重焉夫之於妻也朞而有杖則踰於兄弟之功焉前賢往達曾無異議故曰妻者齊也一齊而不易如至失禮而出違妻之道終喪而嫁棄婦之義也違道棄義又何述焉苟全道義則天親也天親之服有何義乎列之正服斯爲當矣此先君獻公探記傳之旨明後來之失敦人倫之源睦伉儷之道也夫何痛

詳明公又云君臣夫妻俱以義合而妻爲正服臣爲義服則君臣之際不如夫婦之情乎斯不然矣何者夫禮有以情作者父子夫婦之類是也有以義作者君臣之類是也情義之極俱終于斯此其無升降明矣但禮之爲用緣情以至理因内以及外情者人之深心愚智之所共也孰有愚者而忘其妻子乎理者人之大節凡聖之所異也孰有凡主而忘其臣妾焉故情者正也此妻子所以荷深心而執夫父以正服也理者義也此臣妾所以存大節而申君主以義服

也故夫正義之作殊情而共禮也孰謂君臣之義而謝夫婦之情乎孰謂夫婦之情而厚君臣之義乎古之君子嘗度情以處斷義而行矣義可奪情衛石碏不能存其子情不害義官之奇得以其族行故曰情義殊也情義均也故情義之服有正焉有義焉正義之禮無厚焉無薄焉此妻爲正服所以無害於君臣爲義服所以不傷於夫婦有倫有要夫何稽疑至如三殤之服禮有明文鄭與王杜各申本見由玆紛雜後莫能定然詳諸記義王杜爲長某昔在脩末嘗

見諸賢講論此矣近者家兄御史亦編諸賢之論繼諸對問今録此篇附往幸詳之也至如衆子服朞其妻小功兄弟之子猶子也其服亦朞先儒以爲其妻亦小功惟王肅以爲喪服之例旁尊皆執明公以爲重於子妻之服先禮之差此則袁準之義也夫禮雖緣情亦爲義屈故從無服而有服者亦何嫌乎兄弟之子妻越已子之妻乎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致之故不嫌於與已同服矣旁尊不敢以壓降蓋避正尊而自執也故不嫌於越已子之妻矣輕陳末

學豈能詳究又於傷方奉口處分借王儉禮論門庭所畜先無此書往於處士程融處曾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任剮孔規模十不存一恐不足以塵大雅君子之視聽也尋問儻獲當遺祗送王績白

五斗先生傳

唐　王勣

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遊於人間有以酒請者無貴賤皆往往必醉醉則不擇地斯寢矣醒則復起飲也常一飲五斗因以為號焉先生絶思慮寡言語不知天下之有仁義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焉而來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故萬物不能縈心焉嘗言曰天下大抵可見矣生何足養而嵇康著論途何為窮而阮籍慟哭故昏昏默默聖人之所居也遂行其志不知所如

無心子傳

唐　王勣

東皐子始仕以醉懦罷鄉人或誚之東皐子不屑也退著無心子以見趣焉

無心子寓居於越越王不知其天人也拘之仕無喜色泛越若而從越國之式曰有穢行者不耻俄而無心子者以穢行聞於王王黜之無愠色退而將遊於茲蕩之埜適勣之邑而遇機士機士撫髀而歎者三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受教無心子曰爾聞蜚廉氏之馬說乎昔者蜚廉氏有二馬一者朱鬣白毳龍骼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鞍竟以熱死一者重脛昂尾駝頸貉膝踶齧善蹶弃而散諸野終年肥遁是以鳳凰不憎山栖蛟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聖人不避穢而養生東皐聞之曰善哉不可以加之矣

負苓者傳

唐 王勃

谷者文中子講道于白牛之谿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龍程生薛生退省于松下語及周易薛收嘆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辭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歎也薛生曰爻何爲者而徵我歎負苓者曰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染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歎是六腑五臟不能無受也吾是以問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氏畫八卦而文王係之不逮省久矣以爲文王病也吾是以歎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谷者伏羲氏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幾分張太和磔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爲剛柔同異之說以駭人志於是智者不知而太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安得贏歎而嗟文王負其苓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名

不答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仲長先生傳

唐 王勃

先生諱子光字不曜自云洛陽人也往來河東傭力自給無室廬絕妻子開皇末始庇河渚間以息身焉十餘年賣藥為業人莫知之也汾陰侯生以筮著因遊河渚一覩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令至者皆親謁先生辭以痔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及河渚先生傳以自喻識者有以知其懸解也人有請道者則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

登箕山祭巢許文

唐 王勃

懷二子之高烈背嵩嶽而來遊挹千載之遐軌登箕峰而少留眷跱慷慨神輕九州今來寂寞寬辭一丘英蹤落落而猶在精誠冥冥而遂幽山荒廟僻地古松楸吾鄙懷之有素仰前哲之清猷同聲必感異代相求如至誠之見接庶蘋藻之可羞伏惟尚饗

祭關龍逢文

唐　王勃

歲月日謹以清酌之奠敬祭夏忠臣關生之靈曰聖賢遂節大賢識時興亡有運用捨有期馮河暴虎前哲所嗤身滅主喪如何勿思我因行役歷子荒祠壯山河之舊壤嘆墳隧之餘基松柏老艸容苦滋託淡悲於薄酹冀有靈而饗之

祭杜康文

唐　王勃

兩儀判闢萬象森羅都邑未建鳥獸獨多茹毛飲血巢居穴窟天地不交人靈未和智哉先王爰作甘醴上配百牢下主五齊以宴以禱為樽為洗萬神以降三獻成禮法成必弊文盛則華奚仲鈏輪焉知覆車桀紂亡國義和喪家周公作誥迺防厥邪我聞古昔王道正直賢人君子潔身浴德降及中世昏主作式刑罰不中讒淫罔極吁嗟世道一至於此達人大觀貴和其禮與制於物寄在於己乘流則逝遇坎則止眷茲酒德可以全身杜明塞智蒙垢受塵阮籍遂性劉伶保真此避其世于今幾人我瞻前說功高受賞嗟嗟先生其義可想肇基麴糵光開祀饗大禮斯備群賢就養敢依河曲建爾靈祀前臨極岸郤就長磯茅茨不剪采椽不治掃地而祭神其享之

祭處士仲長子光文

唐 王勣

歲月日隣人王勣謹以魚醴之奠敬祭仲長先生之靈曰明逆若昧進道若退鳥飛知還龍亢必悔嗟嗟夫子理融其內不伎不求無憎無愛古人有言微妙玄通藏用以容養正以蒙嗟嗟夫子允執厥中不見其始孰知其終蕩蕩心跡悠悠默語周覽人事退居河渚何去何從誰棄誰與聊同聚散不均寒暑大矣夫子其生若浮至矣夫子其死若休鄉黨不懼朋友不憂素琴猶在黃經尚留老萊不婚梁鴻難偶筵無饋奠室無箕箒嗟嗟夫子豈圖其後金玉滿堂莫爲之守凡我故人素服臨旃葛巾從窆桐棺以遷墳不易壠坎不及泉苟無怛化於何問天道性既喪仁義鋒起祭非古也禮之爲始吾從其俗敢告夫子清樽薄奠神其歆止

自撰墓志

唐 王勣

王勣者有父母無朋友自爲之字曰無功焉或問之其蹤不對蓋以有道於己無功於時也不讀書自達理不知榮辱不計利害起家以祿位歷數職而一進階才高位下免責而已矣天子不知公卿不識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於是退歸以酒德遊於鄉里往往賣卜時時著書行若無所之坐若無所據鄉人未有達其意也嘗耕東皋世號東皋子身死之日自爲銘焉

曰

有唐逸人太原王勣若頑若愚似矯似激院止三逕堂唯四壁不知節制焉有親戚以生爲附贅懸疣以死爲決疣潰癰無思無慮何去何從壟頭刻石馬鬣裁封哀哀孝子空對長松

王子安文抄

遊滕王閣序

唐　王勃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棨戟遥臨宇文新州之懿範襜帷暫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

童子何知躬逢勝餞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騑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盱其駭矚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黄龍之軸虹銷雨霽彩徹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鴈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遥吟俯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緑竹氣凌彭澤之樽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並窮睇眄於中天極娛遊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虚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閽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嗚呼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

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懽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心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舍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晨捧袂喜託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慙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丘墟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

餞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群公敢竭鄙誠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詩云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鑾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朱簾暮捲西山雨閑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度幾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遊山廟寺

唐 王勃

吾之有生二十載矣雅厭城闕酷嗜江海常學仙經博涉道記知軒冕可以理隔鸞鳳可以術待而事親多衣食之虞登朝有聲利之迫清識滯於煩城仙骨摧於俗境嗚呼阮籍意疎嵇康體放有自來矣常恐運促風火身非金石遂令林壑交喪烟霞版蕩此僕所以懷泉塗而惴恐臨山河而歎息者也粤以勝友良暇相與遊於玄武西山廟蓋蜀郡之靈峰也山東

有道君廟古者相傳以名焉爾其丹壑叢倚玄崖糾合俯臨萬仞平視重玄乘沓冥之絶境屬芬華之暮節巨房跨霄而懸居瓊臺出雲而高峙亦有野獸群狎山鶯互轉崇松埒巨柏爭陰積瀨與幽湍合響渺渺焉逸逸焉王孫何以不歸羽人何以長往其玄都紫微之事耶方歛手鍾鼎息肩巖石絶視聽於寰中置形骸於度外不其然乎時預乎斯者濟陰鹿弘胤安陽邵令遠耳盍詩以言志不以韻數裁焉

居長卿曰初唐沿齊梁綺靡之遺盧駱王楊皆以

研麗爲工若此文尤媚中帶老

夏日諸公見尋訪詩序

唐 王勃

天地不仁造化無力授僕以幽憂孤憤之性稟僕以耿介不平之氣頓忘山岳坎坷于唐虞之朝傲想煙霞頗類于聖明之代情可知矣賴乎神交勝友得山澤之虯龍隱路幽居降雲霄之鸞鳳楊公沈公行之者仁義禮智用之者乾元亨利玄經苦而白鳳翔素牒開而紫鱗降金門待詔謁天子於朝廷石室尋真訪下官於丘壑幽人待士非無北壁之書隱士迎賓

自有西山之饌廊門蓬巷佇高士之來游叢菊幽蘭落王孫之相對山南花闌澗北松林黃雀至而清風生白鶴飛而蒼雲起停琴綠水仲長統之歡娛置酒清山郭子期之賓客足可銀鉤人探一字四韻成篇

送冀州別洛下知巳序

唐 王勃

東西南北，丘也何從，寒暑陰陽，時哉不與，河陽古樹，無復殘花，合浦寒煙，空驚墜葉，王生賣藥，入天子之中都，夏統乘舟，謁群公之大會，風煙匝地，車馬如龍，鐘鼓沸天，美人似玉，芳筵交映，務徵豹象之胎，華饌重開，直報蛟龍之髓，李膺之思吳，命駕果爲秌風，伯鸞之適越，登山以求淥水，辭故友，謝時人，登鄂坂而迂廻，入邙山而北丞，何年風月，三山滄海之春，何處風花，一曲青溪之路，賓鴻逐暖，孤飛萬里之中，仙雀隨雲，直上千年之後，悲夫，光陰難再，子卿殷勤於少卿，風景不殊，趙北相望於洛北，鴛鴦雅什，俱爲贈別之資，鸚鵡奇杯，共盡忘憂之酒，

江寧吳少府宅餞宴序

唐 王勃

蔣山南望，長江北流，伍胥用而三吳盛，孫權困而九州裂，遺墟舊壤，百萬里之皇城，虎踞龍盤，三百年之帝國，關連石塞，地實金陵，霸氣盡而江山空，皇風清而市朝改，咎昔地險，背爲建業之雄都，今日太平，即是江寧之小邑，吳生俊家，輔佐烹鮮，我輩良游，方馳大鵬，梁伯鸞之遠逝，自有長謡，閔仲叔之遐征，欲逢厚禮，臨別浦，枕離亭，陣雲四面，洪濤千里，簾帷後闕，竹樹映而秌煙生，棟宇前臨，波潮驚而翔風動，嗣宗高嘯，綠軫方調，文舉清談，芳樽自滿，想衣冠於舊國，便值三秌，憶風景於新亭，俄傷萬古，情窮興洽，樂極悲來，愴零雨於中軒，動流波於下席，嗟乎，九江爲別，帝里隔於雲端，五嶺方踰，交州在於天際，方嚴去舳，且對窮途，玉露下而蒼山空，它鄉悲而故人別，請開文囿，共寫詞源，人賦一言，俱題四韻

秋日餞別序

唐　王勃

黯然別之銷魂悲哉秋之爲氣人之情也傷如之何極野苍茫白露凉風之八月窮途蕭索青山白雲之萬里奏鳴琴則離鵾別鶴驚岐路之悲心悚脉地則昔雨凉風助宅鄉之旅思琴書人物冀部關西去馬歸軒雲開日下楊學士天璞自然地靈無對二十八宿禀大微之一星六十四爻受乾坤之兩卦論其器宇滄海添江漢之波序其文章玄圃積煙霞之氣幾

神之外猶是卿雲陶鑄之餘尚同嵇阮接九儀於促席直視明月生天響詞辯於巾筵但覺清風滿室悠哉天地含靈有喜愠之容丘也東西悵望積別離之恨煙霞直視蛇龍去而泉石空文酒求朋賢俊散而琴歌斷門生餞別如北海之郡前高士將歸似東都之門外研精麝墨遊思龍章希存宿昔之資去啓相思之詠

感興奉送王少府序

唐　王勃

八十有週共太公晚官未遲七歲神童與顏回早死何益僕一代丈夫四海男子衫襟緩帶擬貯鳴琴衣袖濶裁用安書卷貧窮無有種富貴不選人高樹易來風幽松難見日羽翼未備獨居艸澤之間翅翮若齊仰在雲霄之上鳥衆多而無辨鳳馬羣而不分龍渊山看刖足之夫湘水聞離騷之客人貧材富囲窺卿相之門貌弱骨剛豈入王侯之宅王少府北辭

伊闕南登㴐山過我窮居飲我清酒一談經史亞比孔先生再讀詞章何如曹子建山岳藏其跡川澤隱其形一旦觀風雲千季想兊景孔夫子何須頻刪其詩書焉知來者不如今鄭康成何須浪注其經史豈覺今之不如古王少府乃可畏後生學問人也各爲四韵共寫別懷

送李十五序

唐 王勃

夫人生百齡促膝是忘言之契丈夫四海交願非贈別之資然乃想山川之遽遠送歸將遠惜歲年之不待行樂無旹於是輟離驂以少留敞幽亭之多暇山芳襲吹疑居蘭室之中水樹含香宛似楓江之上御溝新漲近入離絃賓館餘花遥催別酒旣而榮波東注灞岸南登浮蟻傾而高宴終飛鳥落而離官散雖相思爲贈終結想於華滋而素賞無聯蓋申情於麗藻人爲四韻各賦一篇

送蕭三還齊州序

唐 王勃

嗟乎不游天下者安知四海之交不涉河梁者豈識別離之恨松枝薛衣琴罇爲得意之親臨遠登高煙霞是賞心之事有梁孝王之下客僕是河南之南孟嘗君之上賓子在北山之北幸屬一人作寰中之主倏然四皓爲方外之臣俱游萬物之間相遇三江之表許玄度之清風朗月時慰相思王逸少之修竹茂林屢陪歡宴加以惠而好我携手同行或登吳會而聽越吟或下宛委而觀禹穴良談落落金石絲竹之音輝雅智飄飄松栢風雲之氣狀當此時也嘗謂連璧無異鄉之別斷金有好親之契生平於張范之年齊物於惠莊之歲三光廻薄未殫投分之情四序循環詎盡忘言之道豈期我留子往樂去悲來樯咽水而東西緒愁雲於南北况乎泣窮途於白首白首非臨別之秋嗟岐路於它鄉它鄉豈送歸之地蓐收戒序少昊司辰清風起而城闕寒白露下而江山遠徘徊去雀將別蓋而同飛斷積來鴻共離舟而俱泛古

人道別動便經年今我言離會當何日山巨源之風猷令望善佐朝廷嵇叔夜之潦倒粗疎甘從艸澤行當山中攀桂往往思仁野外紉蘭時時佩惡人非桃李豈得無言子免蕭部當須振響勉酌傷離之酒其陳感別之詞各賦一言俱題六韻

入蜀紀行詩序

唐 王勃

總章二年五月癸卯余自常安觀景物于蜀遂出褒斜之隘道抵岷峨之絕徑超玄谿歷翠阜造彌月而臻焉若乃採江山之俊勢觀天地之奇作丹壑爭流青峯雜起陵濤鼓怒以伏注天壁嵯峨而橫立亦宇宙之絕者也雖惟蜀記若桑之險韓侯怯孟門之峻曾何足云蓋登培塿者起衛霍之心游涓澮者發江湖之思況乎躬覽勝事足踐靈區烟霞為朝夕之資風月得林泉之助嗟乎山川之感召多矣余能無情哉爰成文律用宣行唱編為三十首投諸好事焉

綿州北亭羣公宴序

唐 王勃

下客人間獨傲，海内少徒，志不屈於王侯，身不絕於塵俗。孤吟五嶽，長嘯三山。昔往東吳，已有梁鴻之志；今來西蜀，非無張載之懷。况乎踐名場，携勝友，風月無幾，琴酒俄乎。半山十年，一分千里。何少府故人攀桂，撫金石而論心；幹法曹新俊班荆，臨江湖而執手。離亭北望，煙霞生故國之悲；别館南開，風雨積他鄉之思。于時蒼雲寡色，白日無光，沙塵起而桂浦昏，

鴈下而蘆洲晚。飭隣蒼野，霜風橘柚之園；斜枕碧潭，直斷芙蓉之水。旣而登臨惜别，睇駕少留。季札何人，親逢贈縞；子荆不愁，思掛傾城。惆悵北梁，指琴臺而漸間；徘徊東道，思錦著以行遥。嗟乎！人事乖焉，江山返矣。請命離前之筆，爲題别後之資。五際飛文，想羣公之不讓；一言有贈，知下筆之有神。

秋日宴洛陽序

唐 王勃

夫以東京勝地，南吕高秋，三塗鎮而九派分，白露下而清風肅。或出或處，人多朝野之歡；以遊以遨，時極登臨之所。征衣流霄，切下走之蓮襟；解榻邀期，屬上賓之桂席。於是奔道貫妖，琴樽開傑，論心留連，促膝但有滌暢之密，無得無營之深知。簪組盛而車馬喧，庭宇虛而管絃亮。近臨銅陌，斜控銀墟，菊照新花，泛輕香於遠次；荷凋晚葉，翻翠影於長波。聽鵬方窮，

縣酬逾洽。年忘小大，傲天地於平生；志混榮枯，得林泉之意氣。願長繩以繫日，幾近光陰；思短札以凌雲，或陳歌咏。人探古韻，成者先呈。

秋日宴山亭序

唐 王勃

昔王子敬瑯琊之名士，常懷習氏之園；阮嗣宗陳留之俊人，亦至山陽之坐。豈非琴樽遠契，必兆朕於佳辰；風月高情，每留連於勝地。是以東山可望，林泉生謝客之文；南國多才，江山助屈平之氣。况乎揚子雲之故地，巖壑依然；宓子賤之芳猷，絃歌在屬。紅蘭翠菊，俯映砂亭；黛柏蒼松，深環玉砌。參差夕樹，煙侵橘柚之園；的歷秋荷，月照芙蓉之水。既而星迴漢轉，露下風高，銀燭掩花，瑤觴紓興。一時仙馭，方深擯俗之懷；五際飛文，情動緣情之作。人分一字，四韻成篇。

秋日遊蓮池序

唐 王勃

人間齷齪，抱風雲者幾人；庶俗紛紜，得英奇者何有。煙霞召我，相望道術之門；文酒起予，放浪沉潛之地。少留逸客，塞雁飛鳴。北斗橫而天地秋，西金用而風露降。幽居山事，野性多閑。登石岸而鋪筵，坐沙場而列席。琳瑯觸目，朗月清風之後人；珠玉在側，鸞鳳虬龍之君子。汀洲地遠，波濤濺日月之輝；人野路殊，原隰擁神仙之氣。平郊樹直，曲浦蓮肥。隱士泥濤，仙人水綠。越林亭而極望，生死都捐；出宇宙以長懷，心靈若喪。悲夫，秋者愁也。酌濁酒以蕩幽襟，志之所之；用清文而銷積恨，我之懷矣，能無情乎。

梓潼南江泛舟序

唐 王勃

咸亨二年六月癸巳梓潼縣令韋君以清湛幽凝鎮流靖俗境內無事艤舟於江潭縱觀於丘壑渺然有山林陂澤之思遂長懷悠想周覽極睇思其人則呂望錯筆於磻溪之陰屈平製芰於涔陽之浦覺瀛洲方丈森然在目於是間以投壺詳以妙論亦有嘉餚青酒鳴絃朗笛以補尋幽之致焉預於斯者若干人爾

登韓城門樓寓望序

唐 王勃

下客狂走不調東西南北之人也流離歲月羈旅山川馭仙鶴於殊鄉遇良朋於異縣面勝地陟危樓放曠懷抱驅馳耳目韓原奧壤昔時開戰鬭之場秦塞雄都今日列山河之郡池臺左右覺風雲之助人林麓周迴觀巖泉之入興則有鶯花亂下戲鳥平飛荷芰滋而曉霧繁竹陛靜而炎氛息賞歡文酒思挽雲霄人賦一言庶旌六韻云爾

遊冀州韓家園序 唐 王勃

銅溝水北石鼓山東星辰當畢昴之墟風俗是唐虞之國雖接燕分晉稱天子之舊都而向街當衢有高人之甲第祥風塞戶瑞氣冲庭芳酒蒲而綠水春朗月開而素琴爲家童掃地蕭條仲舉之園長者盈門廓落東平之宅梧桐生霧楊柳捉風眺望而林泉有餘奔走而烟霞足用神龍起伏俱調冉鏤之鳴滋鳳雖雄並入笙竽之奏高情壯思有抑揚天地之心雄筆奇才有鼓怒風雲之氣南庭與晩東徑陰生石髓並而隱士歸玉山崩而野人醉僉爲文在我下翰旋當仁王羲之之蘭亭五百餘年直至今人之賞石季倫之梓澤一十四友始得吾徒之遊陶陶然落落然調大唐調露之元年獻歲正月也

山亭思友人序 唐 王勃

高興之後中宵起觀舉目四望風寒月淸鄉人張氏有山亭焉洞壑橫分奇峯直上儵然有造化之功矣嗟乎大丈夫荷帝王之雨露對淸平之日月文章可以經緯天地器局可以畜洩江河七星可以氣衝八風可以調令獨行萬里覺天地之崆峒高挑百年見生靈之齷齪雖俗人不識下士徒輕顧視天下亦可以做家中之一半矣借乎此山有月此地無人淸風入琴黃雲對酒雖形骸眞性得禮樂于身中而宇宙神交卷烟霞于物表至若開闢翰苑掃蕩文場得宮商之正律受山川之傑氣雖陸平原曹子建足可以車載斗量謝靈運潘安仁足可以膝行肘步思飛情逸風雲生宅于筆端興洽神淸日月自安于調下云爾

上百里昌言疏

唐　王勃

勃言鄉人奉五月一日誨子弟各陳百里之術宜于政者承命惶灼伏增悲悚勃聞古人有言明君不能畜無用之臣。慈父不能愛無用之子。何則以其無益于國而累于家也。嗚呼如勃尚何言哉。辱親可謂深矣、誠宜灰身粉骨以謝君父、復何面目以談天下之事哉、所以遲廻忍耻而已者。徒以虛死不如立節。苟殞不如成名。悔過倘存于已。爲仁不假于物。是以孟明不屑三敗之誚。而能匡秦之心。馮異不羞一敗之失。而摧輈漢之氣。故其志卒行也。其功卒就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此勃所以懷既往而不咎。指將來而驟奔。割萬恨於生涯。進寸步於平地者。今大人上延國譴、遠宰邊邑、出三江而浮五湖、越東甌而度南海、嗟乎此皆勃之罪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矣、然勃嘗聞之大易曰人之所助者信也。天之所助者順也、是以君子不以否屈而易方故屈而終泰忠臣不以困窮而喪志故窮而必亨今交阯雖遠還珠者嘗用之矣書不云乎、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不勝憤激之至、謹上百里昌言一部列爲十八篇分爲上下卷庶謂私效少伸公政追思罪戾若投冰谷謹奉言疏不備勃再拜

為人與蜀城父老書

唐　王勃

蓋聞天地作極不能遷否泰之期川岳薦靈不能改窮通之數豈非賢聖同業存乎我者所謂才榮辱異流牽乎彼者所謂命是以龍驤鳳翥伊周成翊贊之功含粿羹藜顏冉困栖遲之病或先號而後笑或始吉而終凶事不可量功未必定則知洪濤未接長鯨委陸死之憂曾風未翔大鵬有雲傾之勢地餡井鮒亦將鼓鱗而輕之田鳩埜鷃亦將鶱翮而舞之及其

銜溟渤接扶搖吹波則江漢倒騰氣則虹蜺捲摩赤岸負蒼天然後知其力焉吁韓信之無津也昌亭之一餓夫耳馬卿之失路也臨邛之一食客耳武不足以服衆文不足以動時畏劍屈於無知洪筆淪於不用泊乎雄圖驤進壺籌納背水之謀麗藻昇朝天子賞凌雲之作威加海岳聲振廊廟彼淮陰之俠少咸都之遺老也又焉能知遠近哉是以鑒物於譽不於成賞士於窮不於達是知卞和之得玉也精存於岸谷之間張華之得劍也氣發於星辰之際夫豈琢磨成器然後知其寶剸斷為能然後知其用哉仰惟鄉者等並玉山高族金堤勝侶列子弟於千城耀衣冠於百代或以風雲去國公孫躍馬之年鐘鼎從王諸葛攀龍之日門庭相接雕甍將綺棟連陳機杼相和鳳攝將虬梭交響金漿玉饌食客三千綠幘青裳家僮數百沖襟聊識人多江漢之靈麗藻華文代有雲泉之氣北齊開敞南館靈開詩酒同歸琴書合契忘機得意恥嵇阮之交疎虛席筵賓恨原嘗之客少實烟霞之藪澤風月之津梁乎劉仲文之遠識不以乾

沒諧梁城閔仲叔之高風不以口腹累安邑雖其已沒生氣猶存況乎屬宇宙之明當天下之泰不能俯拾青紫高視縉紳攀北極而謁帝王入南宮而取卿相脅肩側足求哀鐘釜之間低首俛眉取濟斗升之末嗟乎誠亦官所以仰天漢而髴彿臨江山而慷慨者也但時可以未遇道可以未行志願可以未成功業可以未就古之才足以輔王業躡跡屠釣之間功可以濟巨川藏身版築之下百里奚之負販陳湯之丐貸而況於庸者哉此僕所以駿奔于顧眄之餘自

致於恩光之末也且夫精誠所感尚動神明意氣相交豈懸車馬儻能投心季子遥存素紵之恩援手應侯先立綈袍之贈豈人之情也能無報乎方今白藏紹序朱律謝期天高而林壑疎候肅而江山靜輕蟬送夏驚飈吹於風闉旅雁乘秋動宵吟于露渚絲纊成於南畝杭黍被於東阡時討有儲願履多福下官薄游縣載飄寓淹旹歡蹟相仍憂虞自積陟梁鴻之峻岳何暇長謡臨阮籍之長途唯知慟哭庶憑賜給以濟漂危輕訴短懷佇流嘉耗

再與蜀城父老書

唐 王勃

蜀都廣鎮岷嶓粤壤山分玉宇水向金陵景覎有期英靈間出榮問休暢幸甚幸甚夫神有可遇淥波驚七柱之音道有可符玄霜扣九鍾之節豈道窮精秘妙聽察於無聲理實杳冥玄應通於不測波流柱響波無入柱之因霜落鍾鳴霜非扣鍾之具矣況乎言志意得臭味相求目擊道存神明已接鄭僑之逢吳札無謂殊方阮籍之對嵇康自然同氣僕雖不敏嘗從事於斯矣嘗謂蓬藋不其器梟鸞不比翼是以類乎方者按風雲於千里乖乎類者起山川於一面抑嘗聞之士之生也其跡可擯而道不可藏其身可辱而志不可奪其有拂衣投臂遁形滄海之隅裂裳裹足獨立高山之頂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以鍾鼎爲芻豢以衣冠爲縲紲方欲策鸞鳳而撫雲英轢虹蜺而揉煙液其次排玉闕指金門成賈誼之譏樹終軍之策因機入務儻素將相之門沐露沾霜擁箏公侯之室然則拾青紫於旦暮取功名於俄頃演文物而動

寘中、騰聲名而振天下、若下官者可謂慚二途矣、而
歛手長揖、强顏高視、低心於蹇躓之辰、忍恥於悽惶
之日者哉、渭濵留釣、鷹揚之業未萌、緇源滯牧、鴻漸
之資蓋寡、及其攀窮運接靈期、乘雲雷而淸八極、和
陰陽而調萬品、則知冥機所運、吉凶在倏忽之間、玄
命所移、飛伏於斯須之際、以日月自至、聊復爾爾、方
今炎飈謝節、爽候開辰、風高而宇宙淸、霜下而亭郊
肅、歸雲止、雁流、曙響於東津、落照開、鴻寫晴、規於兆
岸、螢疎夕砌、蟬促朝林、感序緣情、臨風寄賞、僕一辭

秦隴、再革炎凉、戒征軸而無因、指歸途而有倦、故鄉
超遞、伊山重複、吳宮尚遠、頻驚太燕之心、楚峽猶賒、
已下聞猿之淚、徒以風猷未隔、道義相存、幸承知己
之心、稍緩他鄉之思、昔者虞公再見、懸光白璧之前、
季布一言、猶定黃金之諾、況乎交已成於杵臼、道已
茂於金蘭、希照窮途、遠流嘉貺、若使恩裁口腹、空留
安邑之賓、惠闕始終、取恨昌亭之客、

與契苾將軍書

唐 王勃

昊天不愍、哲人終否、畢公逝矣、傷如之何、敬想情則
懿親、義惟良執、非夫人之爲慟、其誰爲慟乎、僕與此
公早投交分、夷險之際、終始如一、常思竝建忠孝之
迹、共申家國之讐、而負壯志不就、古人所悲、何圖一
別、長訣、嗚呼哀哉、管仲不在、叔牙空在、子皮已喪、子
産何依、與言追昔、良增痛悼、適得韋四郎書、其承大
郎雅意、知欲以此公碑誌記夫下走、夫撫今懷昔、理

宵斯文、旌德叙功、事屬知己、是以子期幽思、感叔夜
之形言、伯喈雄藻、待林宗而無愧、下走雖不敏、幸託
深期、此而不爲、誰當爲者、但恐位卑先達、才非拔俊、
虛承厚貺、不耐高聞、謹遣舍弟勛往面取進止、臨書
哽泣、慘悼不次

上武侍極啓

唐　王勃

某啓某聞玄螭掩耀光銷赤堇之公白鶴僊輝影滅青胡之寶由是紫氣會耿指牛漢而忘歸丹水神迷道驪泉而罔悔其有能文已遂輕圖制兒之功魚目藴持自擬靈蚌之色循榮覽分朝聞夕可君侯絲華椒閫俯寵芝扃綵豹冕於金軒藻龜章於玉署月開鸞鏡㨾精鑑以分形霜湛虬鍾蘊希聲而待物吞九溟於筆海若控牛涔抗五岳於詞峯如臨蟻垤馳覓霧谷忻逢紫岫之英驛思霞丘佇接青田之響某北巖曲藝東皋下節攀翰苑而思齊係文風而立至迹疲千里未陪丹轂之遊業奬三英尚隔黃衣之夢謹憑洪貸輒錄舊文輕敢上呈列之如右涓波有託望日谷以馳誠鍾鼓無施伏甯門而假息謹啓

又

某啓某昨不緣媒紹輕承盼飾祗寵相驚俯仰無地何則循方極弊尚虧風雨之開撫翼濡鱗猶失江湖之上況乎九天鵬術一代龍門榮枯舛致山川在目而可以追騰白日忘言於咫尺之間干突青雲投跡於尋常之境徒以北林增秀弱翰知歸東壑流謙纖鱗未巳神交道合君侯昭片善之榮千載一當下走得長鳴之所是用謬憑高奬曲撰蕪音游海無際過雲自譬雖黃金激憤指秦路而方窮蒼璧悲恩伏焦原而未遂謹啓

平臺秘畧贊

唐 王勃

孝行

受訓椒殿承輝桂闈資父事君自家刑國孝惟忠本忠隨孝得履薄深淵惟王之則

貞修

列藩好德清修互起峻局剛情中孚素履道契玄極芳罔青史爲善不同同歸于美

藝文

榮分上邸業盛文場爭開寶札競聳雕章氣凌雲漢字挾風霜後之來者其在君王

善政

榮開社稷業照旂常是恢藩化或固朝章功成道洽身沒名揚唯忠與孝千載生光

尊師

齊霆易駭巨壑難遊主明臣直庶類相求道行言用性逸神休吁嗟盛軌從善如流

褒容

功惟應物業貴逢時烈王樂道上客含詞情起月肆與入烟達文林辨囿何代無之

幼俊

列后雲騰英童霧躍年妙識遠理豐詞約寵照王旗文先銅爵勿疎小善方恢大畧

規諷

寵榮有極恭冲是守軸碎羣毛金銷衆口全忠衛國順時藏垢周之宗盟異姓爲後

慎終

具覽藩猷遐窺國籙罕兼百行多褒一善履忠存性慎終思遠生榮死哀身沒名顯

武都内淨惠寺碑

唐　王勃

原夫帝機寥郭雲雷驅妙有之功正氣洪荒清濁播
乾元之象融而爲川瀆結而爲山岳五城韜海接崑
崙於大都八洞藏雲冠瀛州於巨壑造化之所偃薄
靈谷之所啓處極緹油而縱觀詠頌寧殫出宇宙而
高尋風煙罕測是知玉巵無當遐荒非視聽之津金
牓所存城闕盡江湖之致何必九斛齊鶩直訪銀宮
八駿長驅遥臨石室武都山惠淨寺者梁大清年中

之所建也名山列岳之舊仙都福地之湊黃龍負匣
若寶籍於經山紫鳳啣書蔭榮光於井絡須彌山頂
仍開梵帝之宫如意山中即有經行之地爾其盤基
跨險列嶂憑霄日月之所竄伏烟霞之所枕倚飛泉
瀑溜蕩滌崩崖綠樹玄藤網羅丘壑飛塵作氣被萬
吹於中巖帝琰司衆宅千霜於北谷丹梯碧洞杳冥
林岫之間桂廡松楹寂寞風塵之表是稱英鎮實瞰
崇岡閶闔當四會之街城邑辨三分之地緜瑛錦瀆
下侵重巒玉阜銅陵旁分絶磴山川絡繹崩騰宇宙

之心原隰縱横隱軫臺阜之勢頃以黃旗夜徙紫蓋
朝傾九服失圖三靈在疚姦臣躍馬據折版而吟雲
壯士聞鷄擁陽關而嘯雨岷峨失險化爲鋒鏑之場
江漢横流非復朝宗之國禪宇由其覆没法衆是以
淪淪國家奄有帝圖削平天壘紫宸反照皇階即叙
萬國順百靈朝幽顯再立華戎一揆燭龍韜景避堯
日於幽都雲鵬飲翼候虞風於晏海以爲軒階具美
功窮望祾之臺漢道兼弘力盡初年之觀爰經寶地
大啓祥宫撫香衆而高視鳴法螺而再唱龍垣淨土

迹帝道而重光鶴苑崇基脱皇居而首出况乎山積
傳壤下鎮偏隅天帝遺墟上干躔次王舍城之宫闕
白玉猶存給孤獨之園林黃金尚在法物由其大備
盛德所以相尋株兵奉天藏之圖泉女獻山祇之籍
離亭合榭因岸谷之高低疊觀連房就岡巒之曲直
丹崖反照畫栱相臨綠嶂斜煙雕簷間出豐隆曉霞
交復巷而傻皇列缺晨奔望崇軒而愕眙千香寶樹
自起風煙九乳仙鍾獨鳴霜雪銀龕佛影遥承雁塔
之花石壁經文下映龍宫之葉虹生北澗即挂新橋

夙下東岑還栖舊刹若乃尋幽岪歷崇隈門行數里
直上千仞蒼松蓄吹臨絶徑而疏寒篁蔭防烟蘿廻
壚而結蔭春巖橋柚影入山堂烁壑芙蓉光浮水殿
由童採葛入丹竇而忘歸野老紆花向青溪而不返
由神獻果送出庵園天女持花來遊淨國實杳寞之
[illegible]境托幽深之逸境豈直淮南桂樹暫得仙家江左
桃源終迷故老而已爰有寬闍梨者俗姓楊氏其先
華陰人也因官徙地家於緜竹山分太華水帶長汾
州岳會同風雲感召玄經素論侍郎居八俊之英綠

綬黃軒太尉列三台之首法師玉函降彩金瓶探色
振八解之遙源踐三明之廣路靈機入證窮象截於
初習妙諦因心釋羊車於弱冠三千法界由廣位而
出無明十二因緣自普濟而登彼岸弘宣誓願大拯
沉黎揮覺劒而破邪山揚智燈而照昏室彌綸所被
白馬盡於禺同權漸所關黃牛至於嶓冢虔誠樂土
想影茲峰廼以貞觀九年於寺西院立七佛堂一僧
含星毫動牖月面分堦彩鳳啣旒神龍負塔飛烟涵
座龕龕切刹之天杳霧成臺樹樹菩提之果朝散大

夫行縣令清河張楚親承妙業俯刊貞琰林宗有道
伯偕無愧法師風機少晤應變多奇玉山中斷瓊林
下雜支道林之好事語嘿方融釋惠遠之高居風埃
遂隔泊乎坐忘遺照返寂歸真城肆颷然若空山黯
而無色豈直巖枝泣血㵎戶摧梁而已哉縣令劉照
彭城人也自碭山杖劒綰鳳誥於雲臺春郊授鉞嗣龍
圖於白水玉壘三分之胄下雜公門金陵一霸之基
窮參帝緒翠綏丹紱歷今古而先鳴人傑地靈冠山
川而得雋君膺岳瀆之秀挺風雲之會昆溪劒鍔直

照胸懷楚澤珪璋潛周履行魯恭明德方昇漢輔之
階湉岳能文且職河陽之縣仁徽可被圖境仰其風
猷威德所加百城疊其霜彩尚廼康莊妙域充開不
拾之壇舟檝愛河昭暢無生之業痛鷲林之殄瘁悲
象教之榛蕪爰命緝典式兌泉藪武蹊龍淵近分盧
岳之圖金闕瑶臺更討瀛洲之記銘曰
武都仙鎮靈墟奧域邑動香城山開淨國淵流百道
峯雲五色谷暗藤斜山高樹逼千栢鶴列萬拱星懸
分林構址接磴開壓臨階竹樹遶棟風煙龕前惟石

塔下秋泉綠崖疏徑青岑拒室霧道相縈烟房互出葉濃硋淨花深嶂谷烏度雖尋猨驚易失磬分石寶地絡金沙丹丘抗月碧洞栖霞松開野路桂列仙家仙鑪柏葉寶座蓮花砌因巖曲橋隨峰返果出天厨香來仙苑玉鑄啟曙金鏞照晚谷思鍾張山悲鍔遠閒闊踐勝銅罍高情聲飛別色望動尋城懸金道肆刻石山岱千載之後于嗟令名

楊盈川文抄

公獄辨

臥讀書架賦

唐 楊炯

儒有傳經在乎致遠力學在乎請益士安號於書淫元凱稱於傳癖高眠孰可謂晝寢則那寧耻宰予之責伊國工而嘗巧度山林以爲格既有奉於詩書固無違於枕席朴斲初成因夫美名兩足山立雙鉤月生從繩運斤義且得於方正量材製器術仍取於縱橫功因期於學術業可究於經明不勞於手無黷於目開卷則氣雜香芸掛編則色連翠竹

風清夜淺每待蘧蘧之覺日永春深常偶便便之腹殷因茲而能剌厲由是而無伏庶思覃於下帷豈遽留而更讀其利何如其樂只且巾遂挂於藤幌襪誰曳於階除每偶帷玄之字不親非聖之書北角枕而嗟若匹瑾琴而病諸爾其臨窗有風閉戶多雪自得閒游之興仍秉袁安之節既幽獨而多閒遂憑茲而編閱讀易則期於素隱習禮則防於志慌儻叔夜之神交固周公之夢絕其始也一木所爲其用也萬卷可披墨淩之前謂江帆之作至書枕之下若雲與之

新垂動靜隨於語默出處任於晚推必欲事於所事
實斯焉而取斯因謂之曰爾有卷兮爾有舒爲道可
以集虛爾有方兮爾有直爲行可以立德濟筆海兮
爾爲舟航騁文囿兮爾爲羽翮故吾不知夫不可聊
逍遥以宴息

俊雅

登秘書省閣詩序

唐 楊炯

若夫麒麟鳳凰之署三臺四部之經周王羣玉之山
漢帝蓬萊之室觀星文而考南北大象入於璣衡披
帝冊而質龍神負圖出於河洛司先王之載籍掌制
書之典漢劉向沉研楊雄寂寞之士於兹翰墨馬融
該博傳教文章之才此焉遊處莫不出言斯善有道
則尊黼黻其德行珪璋其事業心同匪石達人千載
之交手握靈珠文士一都之會淘汎寡務紬素多閑

命蘭芷之君子坐芸香之秘閣徙觀其重欄四絕閣
道三休紅梁紫柱金鋪玉鳴平看日月唐都之物候
可知坐望山川裴秀之輿圖在即虹蜺爲之回帶寒
暑由其隔闊豈直崑崙十二瀛海千尋西州有百尺
之樓東國有千秋之觀于時五行金王八月秋分風
生閶闔之門日在中衡之道烟雲悽慘白露下而四
郊空林野蒼茫青天高而九州迥登山臨水無非宋
玉之詞高閣連雲有似安仁之興列芳筵命雕觴扼
腕抵掌劇談戲笑假使神仙可得自蔑松喬富貴在

天終輕許史間之以博奕中之以詠歌陶陶然樂在
其中矣登高而賦羣公陳力於大夫聞善若驚下走
自强於玄晏輕為序引綴在辭章

送東海孫尉詩序

唐 楊炯

東川孫尉文章動俗符彩射人官裁下士宜大夫之
三德遲偶上皇作東南之一尉庸才援拔流俗喧喧
談遠近為等差敘中外為優劣殊不知三元合朔九
州同軌蓬瀛可訪還疑上苑之中日月不占更似靈
臺之下彼其之子未為後時凡我友朋無勞疑別徒
以士之相見人之相知必欲軒蓋逢迎朝遊夕處亦
常烟波阻絕風流雨散去矣孫侯遠離隔矣但當晨
看旅鴈君逢繫帛之書夕望牽牛余候乘槎之客未
能免俗何莫賦詩綴集眾篇列之如左

送徐錄事詩序

唐 楊炯

徐學士風流儁儁容貌堂堂汝南則顏子更生洛下則神人重出書有萬覽之者莫待於鄭玄州有九游之者頗類於班固懷岐嶓之舊迹想江漢之遺風粤在於永淳元年孟夏四月始以內率府錄事出攝蒼溪縣主簿同彼漆園之莊周聊居賤職異乎安定之梁竦不礙勞人騑驂而欲行紛紜而戒道是日也鶴鳴于野龍昇於天詩成流火之文易占清風之卦聖主以叶時同律義在於省方皇儲以守器承祧任隆於監國留臺務靜博望時閑於是久敬之善交平生之故友臨御溝而帳飲就離亭而出宿居成別易坐覺悲來平原二客追于高而已遠河上諸公餞林宗而有慕兩鄉風月萬里江山修路爲下泣之思長天非寄愁之所何以處我戒之必軾何以贈行上路不拜孫子荊傾國之送豈若是乎潘安仁金谷之筵盡於斯矣

宴皇甫兵曹宅詩序

唐 楊炯

皇甫君冠冕於安定李校書羽儀於隴西岑正字明目於漢南石宮坊抵掌於河朔高侯邦之司直下走齊之濫吹若夫風雲龍虎水火陰陽隔千里而應之莫不潛契於同聲矣聖明千載區宇一家掩八弦以作之爽不高會於中京矣是日也河圖適至海鯨初死五嶽四瀆漢皇帝崇其望祀一歲三朝周天子展其莊敬君臣慶色朝野歡心玄宴先生開甲第而留賓二三君子赴龍門而廣讌陰雲巳歇肅氣彌高霜寒萬里之關氷納千金之水西郊俊市卿爲潘岳之居累代通家咸言李膺之客百年何許亦如在於我心四海何求爲樂止於名教抽毫進牘咨詩賦詩日暮途遠聊裁序引

送并州旻上人詩序

唐 楊烱

三元日月不能改弦望之期四序炎涼不能移變通之運况乎人生天地嶽鎮東西良時美景始雲蒸而電激臨水登山忽風流而雨散道之常也復何言哉旻上人天骨多奇神情獨王法門梁棟豈非龍象之雄晉國英靈即是河汾之寶道尊德貴所以名稱並聞盡性窮神所以身心不動徧觀天下暫游城闕劉真長之遠致雅契高風習鑿齒之宏才深期上德芝蘭一面暫從新知華蘇連城將遊舊府鷄山出衆餞行於素滻之濱麟閣良朋祖送於青門之外是日也河山雨氣原野秋陰風烟淒而禁籞寒草木落而城隍晚雲中振錫有如鴻鵠之飛水上乘杯更似神仙之別左右爲之寬動金石由其色變恒山岱岳看曾鼎於風雲帝里神州對長安於白日兩鄉綿邈何當惠遠之遊千里相思空有謝山之望羣賢僉議咸可賦詩題其爵里編之簡牘

群官尋楊隱居詩序

唐 楊烱

若夫太華千仞長河萬里則吾土之山澤壯于域中西漢十輪東京四代則吾宗之人物盛于天下乃有渾金璞玉鳳戢龍蟠方圓作其輿蓋日月爲其扃牖天光下燭懸少微之一星地氣上騰發大雲之五色以不貪爲寶均珠玉以咳唾以無事爲貴比旂常于糞土諸侯不敢以交遊相得三府不敢以辟命相期與夫形在江海心遊魏闕跡混朝市名爲大隱可得同年而語哉天子巡于下都望于中嶽軒皇駐驛將尋大隗之居尭帝省方終全潁陽之節群賢以公私有暇休沐多閑忽乎將行指林壑而非遠莞爾而笑覽烟霞而在矚登坱圠跋莽蒼阮籍之見蘇門止聞鸞嘯盧敖之逢高士詎識鳶肩憶桑海而無時問桃源之易失寒山四絕烟霧蒼蒼古樹千年藤蘿漠漠誅茅作室挂席爲門石隱磷而環階水潺湲而匝砌乃相與旁求勝境遍窺靈跡論其八洞實唯明月之宮相其五山即是交風之地仙臺可望石室猶存極

人生之勝踐得林野之奇趣杯浮若聖巳茂松喬満
論凝神坐鶩河漢遊仙可致無勞郭璞之言招隱成
文敢嗣劉安之作

晦日藥園詩序

唐　楊炯

天下皆知禮之為貴用周旋揖讓之儀天下皆知樂
之為盛飾金石絲竹之變是則忠信之薄飾容貌于
矜莊風俗之微陶性靈于歌舞殊不知達人君子遺
形骸于得喪之機心照神交混榮辱于是非之境非
若諸公者大夫之相知也以為烟霞可賞歲月難留
達欲極千載之交歡窮百年之樂事莫不如珪如璋
令聞令望濟濟鏘鏘同會于文場者也于時丁丑之

年孟春之晦歲陰入于星紀斗柄臨于析木衣冠雜
沓出城闕而盤遊車馬駢闐俯河濱而帳飲乃有神
州福地上藥中園左太冲所云當衢向術潘安仁以
為面郊後市九莖仙草擣八卦之祥風四照靈葩滋
三危之寶露豈直帝神農旋赤鞭而驅毒崔文子權
朱幡以救人山圖採之而得道姮娥竊之而奔月若
斯而已哉加以回溪漱石茂林修竹瀉風月之透迤
妙山泉之體勢然後芳杜若藉芝蘭高論恭玄飛觴
舉白凡我良友同聲相應心契龍虎指窮貴于皇天

事一窮通任運隨于大命若使適情知足踰上帝子女爲代性之源達變通機則尊官厚祿非保全之地所以列坐羲皇之代安歌帝堯之力陽光併晚高興未闌請諸文會之遊共紀當年之事凡厥衆作列之于後

宴族人楊八宅序

唐 楊炯

僕聞八音繁會合其德者宮商萬竅沸騰殊其流者涇渭方以類聚物以群分由言斯應則四海之內可以爲兄弟吾道不行則同舟之人可以成胡越夫俗徒擾擾天下喧喧風雲竭而交道衰勢利行而小人長罔知深期罕遇所以縱傾蓋之談高契難并所以泣相知之晩道之存也獨在茲乎楊八官金木精靈山河粹氣一門九龍之敍晁四代五公之緒秩天資學業口談夫子之文日用温良身佩先王之德獨遊山水高步煙霞諸侯聞之而願交三公禮之而爭辟悟同流俗溥遊朝市人倫賞鑑同推郭泰之名好事相趨畢詣楊雄之宅爾其年光六合草色三春膏雨零于山原和風滿于城闕遥遥別館花開玉樹之宮望望八川苔發璝溪之水當此時也披雲霧傲松喬坐忘樽酒之間戰勝形骸之外雕蟲壯思則符彩驚人非馬高談則鏗鏘滿聽蕩然信天下之奇賞陶然誠域中之樂事若使陳雷可作攝齊于廊廡之

間，暫飽再生。擁篲于高門之外。盖因文會，共記良遊。人賦一言，同裁四韻。

李舍人山亭詩序

唐　楊炯

永嘉有高陽公山亭者，今爲李舍人别墅也。廊宇重複，樓臺左右。煙霞棲梁棟之間，竹樹在汀洲之外。鮑山對出，背東武而飛來；鶴阜相臨，向東吳而不進。青溪數曲，赤巖千丈。寥廓兮惚恍，似蓬嶺之難行；深邃兮眇然，若桃源之失路。信可謂赤縣幽棲，黃圖勝景。從來八子，闕高陽之邑居；今日四郊，逢舍人之置驛。故知樊家失業，遂作庾公之園；習氏不游，終成濮陰之地。其人也，凝脂點漆，瓊樹瑤林，學富文史，言成準的。李爲漢帝之親，枝葉是周公之裔。田孟嘗之待客，照飯無疑；孔文舉之邀帷，樽中自溢。三冬事隙，五日歸休。奏金石而滿堂，召琳瑯而觸日。心焉而醉，德焉而飽。大隱朝市，本無車馬之喧；不出戶庭，坐得雲霄之致。于是乎百年無幾，萬事徒勞。唯談笑可以遣平生，唯文詞可以陳心賞。既因良會，咸請賦詩。雖向之所歡，已爲陳迹；俾千載之下，感于斯文。

晷長卿曰：楊盈川儷語有絕佳者，如習氏不游終

成濮陰之地此等便為歐蘇諸公作俑

梓州惠義寺重閣銘

唐 楊炯

大辰之歲正陽之月有鄭縣宰扶風竇兢字思睿昭宜令德光闡化猷庶政惟和萬人以理閑庭不擾退食自公遠覽形勢虔心淨域乃與禪師釋智海忘言契道寓目於長平之山披飛莖陟峭崿削成千仞壁立萬尋俯觀大道僅如棗葉下望須彌裁同芥子飛流滴瀝而成響喬樹璀璨而垂榮玉堂石室千門相似大殿珠毫十方皆現慨橡栱之未立可嗟棟宇之莫修不捨有為取諸大壯觀夫左龍角右參旗前太微後營室駢羅列以雜沓瑟蕭條以清冷上磊落以晃朗下泓澄以[illegible][illegible]參參差差森森纚纚千櫨萬栱乍合乍離猜猜粲粲絢絢煥煥六乘五章或同或散恭如天扆矗以雲平金火合舍於垂珠日月相望於銜璧璇墀銀砌平接太階玉戶金扉俯臨閶闔曳紅日舒丹霞豐隆為雷抨鏗訇於軒檻列缺為電翕忽霍於庭除寒暑隔閡於墻垣虹霓廻帶於廊廡仰之不極目炫炫而喪精登之無階心遑遑而失度土

木翔九垓之表，仍不逮於上榮；文章窮四海之間，猶未離於前城。借如楚天之闕，釋帝之宮，兩曜城池，五雲樓觀，輪王所處，純金爲說法之堂；諸佛所遊，衆香作景行之地，亦未可同年而語也。夫黄金鏤勝，曾不若四攝之門；青石爲墻，曾不若三空之地。殫百工之力，建七寶之樓，豈徒然哉，良有以也。夫何故如來神方，凡觀嚴淨，道師方便，化作一城，事有古而可質於今，言有大而可徵於小。是則毘耶四會，俱發道心；險路衆人，咸知寶所。其銘曰

長平山兮建重閣，上穹隆兮下磅礴，紛被麗兮駢交錯，嚴色相兮冲寂寞，誰所爲兮天匠作

少室山少姨廟碑

唐　楊炯

臣聞崑崙西北之天門也，則五帝處其陽陸，二王居其正地；泰山東南之日觀也，則秦皇刻其石，銘漢帝探其玉策。故知建都邑，正方位，劃崇墉，刳濬洫，必懸天地之險，然後四海爲家；擁神休，尊明號，協時月，同量衡，必致山川之祠，然後群神受職。少室山者，山嶽之神秀也。憑河圖而括地，用遁甲而開山，發揮宇宙之精，蹟海陰陽之氣，壁立萬仞，削成而四方。北臨

恒碣，猶如聚米；南望荆衡，纔同覆簣。共王氏觸皇天之八柱，未足擬議；龍伯人釣滇海之三山，無階響像。考於合神，霧白玉猶存；驗於山海經，黄花不落。其名有原，則太室西偏；其位可知，則嵩高佐命。若乃乾坤之所合，雷雨之所交，仰觀七星之野，俯鎮三河之曲，朝市臨於域中，樞機正於天下。六合交會，於是有天帝之下都；九州名山，於是有靈仙之窟宅。臣謹按少姨廟者，則漢書地理志嵩高少室之廟也。其神爲婦人像者，則故老相傳云啓母塗山之妹也。昔者生於

石紐水土所以致其功娶於塗山室家所以成其德
后宗之位象南宮之一星外戚之班比西京之列傳
惟幾不測其道無方騁神變而揮霍降精靈而盻蠁
亦猶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虞帝二妃湘水之
波瀾未歇何止祠稱丁婦廟號滕姑少女宅於西宮
夫人館於南嶽山臨白岸空闕石室之靈浦對青岩
獨有金臺之異若斯而已矣將更魏晉數歷周隋四
望於是莫修八神以之無主炎涼代序寧覩俎豆之
容霜露沾衣非復絃歌之地國家乘天造之草昧屬

人謀之與能奄有大寶遂登神器天地水火之無象
則女媧氏補之於是乎鍊其五石東西南北之失位
則神農氏立之於是乎甄其四海天皇貴與天乎合
德富與地乎侔賁窮變化之理盡神明之數伏羲畫
卦唯覩鳥獸之文黃帝垂衣蓋取乾坤之象利兼於
成器功周於備物瑤臺美化關邦國之風猷銀牓嘉
聲茂君親之典禮稱才子者八族則叔獻季貍有亂
臣者十人則太顛閎夭若夫圓丘方澤所以饗天神
地祇複廟重欄所以序文昭武穆命秩宗之位分大

宰之官考虞夏之質文定殷周之損益其大禮有如
此者高陽有飛龍之樂始會八風帝舜有儀鳳之音
初調九奏后夔典其教制氏辨其聲鐘磬竽瑟致其
和尊卑長幼成其序其廣樂有如此者太微營室明
堂布政之宮白獸蒼龍象魏懸書之法下應猶草王
言如絲北辰而拱衆星南面而朝天下其為政有如
此者糾萬人者施以八刑詰四方者戒之三典畫衣
不犯載酒無冤兕禽獸於綱羅納寰瀛於軌物其恤
刑有如此者周人之養國老始闢西膠漢氏之召諸

生初聞太學辟雍所以行其禮泮宮所以辨其教童
子二尺羞談霸后之臣冠者六人惟述明王之道其
文德有如此者涼風至司馬於是乎陳兵太白高將
軍於是乎宜戰乘斗杓而誓旅出星門而杖鉞莊周
稱天子之劍舉之按之呂望言聖人之兵如風如雨
其武功有如此者稽其殷令有文犀利劍之效珍考
其周書有諸白乘黃之貺九東漸西被南馳北走盧
放之窮槩六合不出於城隍陶侃之飛入八門木游
於宮室其牆垣有如此者察璿璣而涉大運天同地

游吹玉律而部人時陽動陰静烟雲蕭索而合彩日月淑清而啓旦豈直鳳巢阿閣入軒后之圖書魚躍中舟稱武王之事業其休徵有如此者然則囊括混沌發揮生靈大庭不足使驂乘驪連不足使扶轂可以會玉帛可以答靈祇行聖人之大孝既郊祀而宗祀昭帝王之盛節亦因天而事天猶復下聽輿人旁求故實以為唐堯丘栽無聞太室之儀殷帝八遷未卜王城之地是用陳圭置臬建周后之兩都詔蹕鳴鑾廵漢王之中嶽熒惑先列招揺在上隱天而動地

欲野而歕山旌旗則日月運行鐘鼓則雷風相薄道伊闕搖帳幰怡然肆望邈乎周覽壯靈山之雲雨仍求祇祀之經對閟寢之丘墟思秩無文之禮於是降天渙命司存因其舊跡抃其新廟詳費務議工徒下隴蜀之名材致荆藍之寶玉易者言乎悦使人忘其勞尚者歌乎子來成之不日東西轇轕南北崢嶸繡桷兮雲楣光照耀兮奪日桂棟兮蘭橑氣氛氲兮襲人攲日谷於綺疏弁星下於刚罔珠簾捲而上高閣而三休含杜銀楹出長廊而中宿窮山海之瓌寶盡人神之壯麗豈止河庭貝闕俯瞰馮夷之都洛水瑶瑱旁臨虙妃之館爾其巖嶂重複嵐巘左右青霞起而照天白露生而帀地餘基隱嶙仍知萬歳之亭古木摧殘尚辨三花之樹明公舊祀棟宇岌莪仙女層臺颯烱爛煌軒轅之訪大隗光求牧馬之童太一之微少君直下乘龍之使夫峻極也天帝因而命吕夫降神也崇嶠山其興作於是乎昭之以明德聽之以和聲可以薦澗溪沼沚之毛可以奠潢汙行潦之水聰明正直惟鬼神而有知玉帛犧牲實陳信而無愧

日之吉靈之來蜺為旌兮翠為蓋雷為車兮電為策鼓之以南箕風蝸蝸而先路潤之以西畢雨冥冥而灑道其始至也若海静山空曈曈朧朧照白日于扶桑之東其少進也若移星轉漢燦燦爛爛吐明月於瀛洲之半佩珠璣而玓瓅襲羅縠而飄飄建晨纓之寶冠蹑遠游之文履命儔兮嘯侶徙倚兮徘徊羣仙畢集衆靈咸至有西華之紫妃有中黄之素女華山之上明星遠燭陽臺之下暮雨潛通或瑣室以飛霞或銀臺而騰樂天孫忽降婺停支石之機神女相撤

卯起投壺之電左侍右衛則甲申之瑣在乙巳之蘭
蕭妍娟妙妓則懽悅之清歌幽靈之鼓瑟樂章既闋
禮容斯備回風兮雲旗入不言兮出不辭荷衣兮蕙
帶倏而來兮忽而逝惟神享德降自福而無疆惟嶽
配天視三公而有典昔周及后氏之乘四方仍開苑
委之圖周陟上之御八龍猶紀弇山之石況乎上照
下滿天平地成人王宅中旁羅於宇縣山靈顯位寄
通於神州豈使令德不傳頌聲無紀由是三天降策
有南霍之升儲八丈鐫銘有西王之服道魏國鍾繇

之字惟勒歲年晉家張載之文遂承明詔其詞曰
上帝有命皇天無親樹之元后以牧烝人光宅六合
懷柔百神德成郊祀禮備宗禋其一軒稱配承崐墟帝
出乾號則天汾陽詔蹕觀人設教協時同律有感必
通無文咸秩其二皇家起聖受命于天上鍊五石旁疏
百川開階運斗宅海乘乾王母啓地周公十年其三天
子建德重規疊矩聖敬日躋宗文祖武範圍二儀和
平萬宇率由舊章粤若稽古其四璇宮夜敞銀牓朝開
德象陰月聲符震雷山河具載星緯斯該能事畢矣

乾元大哉其五理定制禮功成作樂日月旂常夏殷正
朔德溥天外文明地角氣白星黄風摇露濁其六兩京
幾甸五藏巡遊驅馳太一部列蚩尤將見大隗爰敏
許由迴鑾鄭躅寓目周流其七鬱鬱靈鎮巖巖積石直
上五千去天三百帝休非遠貝經可覿石室徘徊瓊
膏滴瀝其八山惟地德神即陰靈娃姬遂雨玉女隨星
陰陽不測黍稷非馨倏忽年代荒蕪廟庭其九旁求祀
典載垂天漢始詔林衡俄成壯觀紫柱星錯丹梁霞
映似對青溪如辭白岸其十文貍赤豹電策雷車隱隱

中道訇訇太虛遂停龍駕來託神居天廻地止露歇
雲除其十一衆靈聯揚羣仙容與衡岳夫人海濱游女
洛川解珮天河弄杼願慕招携繽紛儔侶同聲同氣
爰笑爰語其十二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
行潦日吉兮辰良浴蘭湯兮沐芳揚枹兮拊鼓奠桂
酒兮椒漿神其萃止降福穰穰其十三

鄭國公墓誌

唐　楊炯

永昌元年春二月甲申朔鄭國公蕤公諱柔字恢順弘農人也縣犯太原王廟諱改爲仙掌焉公即隋煬帝之玄孫元德太子之曾孫恭帝之孫鄭國公行基之子粤若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脩其禮物惟丞相保寧西漢惟太尉亮弼東朝功書王家澤流后嗣亦猶司徒之敬敷五教殷德日新后稷之播時百穀周有大賚隋高祖昧旦丕顯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

受顧命恭皇帝遜位明敭能讓天下作賓皇室與國咸休系承百代之宗國稱二王之後公山河積氣清白餘基孝叉著於閨門信義行於邦國縱心妙用不出戶庭覃思典墳不窺園圃及其上公傳位命服居前有怵惕之心無驕矜之色漠之平帝猶敬劉歆之戴公尚聞商頌大唐貴爲辰極富有寰瀛用三王之禮以同天地奏八代之樂以答神祗郊上玄定泰時金繩玉匣日觀登封左箇西偏明堂布政未嘗不虞賓在列周客來庭禮秩尊於百僚贊拜絶於群后猶能小心畏懼恪慎肅恭上帝時歆下人祗協以爲藩屏以訓子孫爽命不融享年五十有五嗚呼哀哉越其月塟於其原嗣子其官生盡其孝死盡其哀學不替於爲喪禮有踰於鑽燧卜其宅兆俾無後艱述其家風謂之不朽其銘曰

有客有客乘殷之馬建於上公尹茲東夏有客有客乘殷之轄作賓王家率由典故天之蒼蒼人之亡亡栢櫝成行寬歸故鄉

杜袁州墓誌銘

唐 楊炯

公諱某字某京兆杜陵人也高莘之撫綏萬方堯帝
之平章百姓傳稱聖人之後易曰積善之家在夏爲
御龍在周爲唐杜三王以降百代可知車服由於南
陽衣冠襲於京兆曾祖榮華後魏泰州別駕祖良字
文朗後州長史父杲唐易州司兵參軍州事端履道
掾史安貞厚於天爵薄於人位闕里之庭學夫詩禮
太丘之門執其羔雁公孝慈而敬威莊而安淹貫義

方周覽典籍服其服則文之以君子之容遂其辭則
實之以君子之德起家左翊衛選授貝州府倉參軍
事出自中禁在於外臺謹其蓋藏實其倉庾尋遷蓬
州延安許州長社湘州洛陽三縣令地方百里官歷
三城言非法度不出於口行非公道不萌於心令不
肅而威宣教不舒而德洽轉虢州司馬制授朝散大
夫婺州司馬又遷蘇州長史加中散大夫鸑鷟不栖
於枳棘鸞雀不集於梧桐宜得其材非公莫可我大
周誕受萬國寵綏四方求官惟賢垂拱而理乃命公
爲朝議大夫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天子
之使列國之君發其德音而勸不用賞正其顏色而
禁不用刑德成而位尊齒遂而身退乞骸告老謝病
言歸以某年月日終於淮海之館春秋七十有七嗚
呼哀哉夫人太原王氏魏驃騎大將軍新昌公平之
曾孫唐蜀王府典軍上柱國志隆之女也纂承洪烈
嗣續徽音中外希加小大懷惟夫人之化國風美於
鵲巢實劍之沉夜氣衝於牛斗享年四十八嗚呼咸
亨二年某月日終長社之官第維天授三年春二月

合祔於杜陵之平原禮也王人吊祭儀仗官給長子
某官等毀形於骨痛貫於心父母哀哀昊天莫報佳
城鬱鬱白日何年願述餘風式銘幽壤其銘曰
鳳凰鳴矣丁彼高崗顯允君子邦家之光猗歟令德
秀於闈房歲云暮矣池樹荒涼死則同穴如何彼蒼

祭汾陰公文

唐 楊炯

維大唐兗宅之元祀太歲甲申冬十有二月戊寅朔丁亥御辰楊炯以柔毛清酒之奠敢昭告於故中書令汾陰公之發神惟公含純德而載誕兮稟元精而秀出備五行而立身兮半千年而委質屬天地之貞觀兮逢聖人之得一若夔龍稷卨之貞亮弼朝兮若蕭曹魏邴之謀猷漢室懸大名於宇宙兮立大勳於輔弼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遐壽中年殞卒嗚呼

哀哉若夫家傳寶冊地闢金樓文則屬詞而比事兮學則八索而九丘入則東落之上相兮出則南面之諸侯唯盡善兮未善固雖休而勿休既知退而知進兮亦能剛而能柔大才則九功惟叙兮大智則萬物潛周崇德廣業兮樂天知命而不憂嗚呼哀哉門館虛兮寂寞歲窮陰兮搖落備物儼兮如存光靈眇兮焉託垂總帷與祖帳兮寵歌臺與舞閣天子悼其昆余兮羣臣思其可作嗚呼哀哉俯循兮弱齡叨襲兮簪纓公夕拜之昔也既齒跡於渠閣公春華之日也又陪遊於昏城叅兩宮而承顧盼兮歷二紀而洽恩榮郭有道之青目兮蔡中郎之下迎倏焉今古非復平生無德不報兮願摩頂而至足有生必死兮空飲恨而吞聲天慘慘兮氣冥冥月窮紀兮日上丁藉白茅兮無咎和黍稷兮非馨嗚呼哀哉

爲梓州官屬祭陸郪縣文

唐　楊炯

維垂拱二年太歲景戌正月壬寅朔二十二日癸亥長史劉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陸明府之靈夫萬里之别猶佐佽淚成血思德音之諦絕況百年之分能不憂心如蕉想公予今氛氳惟彼積德挺生夫君天垂白氣地發黃雲江則有汜爲國之紀居傳其政愛人如子山則有梁鎮茲一方君弘其道視人如傷宜勞於外路阻且長曾未朞月人之云亡嗚呼哀哉哀哀弱嗣朝暮一溢皎皎孀妻鎻乎下室蜀門如劍長安如日歸路何從我心如疾嗚呼哀哉凡我在位羇官邊城共戮力兮誰言死生思其人兮造其戶庭恍無見兮寂無聲稱觴兮酹酒心折兮骨驚嗚呼哀哉

公卿以下冕服議

唐　楊炯

古者太昊庖犧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生次有黃帝軒轅氏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後數遷五德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所以再而復正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建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則三王相襲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此又百代可知之道謹按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者尚矣夫日月星辰光明照下土也山者布散雲物象聖王澤霑下人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時而教也華蟲者雉也雉身被五彩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虎也蜼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而應也火者陶冶烹飪象聖王至德日新也粉米者人恃以生象聖王爲物之

㪍也黼能斷割象聖王臨事能決也黻者兩己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逮周氏乃以日月星辰爲旌旗之飾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於是乎制袞冕以祀先王九章者法陽數也以龍爲首章袞者卷也龍德神異應變潛見表聖王深識遠知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祭先公也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賢才能守耿介之節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也四望者岳瀆之神也虎雖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制絺冕以祭社稷之神也粉米由之成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羣

小祀也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取黻之相背異名也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自此之出矣天下之服能事又於是乎異矣表狀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者已施於旌旗矣龍山火米者又不踰於古矣而云靈鳳有四靈之玄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盛德之祥此蓋別表休徵終是無踰比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興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黃玉紫昔

甫官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發夾視之鉛黃無以紀其名實固不可畢陳於法服也雲者從龍之氣也茄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別爲章目此蓋不經之甚也又鸞冕八章三公服之者也鸞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鷹鸇者鷙鳥也適可以辨刑曹之職也熊羆者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力也又稱藻爲水草而無法象引張衡賦云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謂爲蓮華取其文彩者夫茄者蓮也若以蓮代藻變古從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達文章之意此又

不經之甚也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今三品乃得同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袞名豈惟顛倒衣裳抑亦自相矛楯此又不經之甚也又黼冕四章五品服之者考之於古則無其名驗之於今則非章首此又不經之甚也若夫禮惟從俗則命爲制令爲詔乃秦皇之故事猶可以適於今矣若夫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國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於變周公之軌物改宣尼之法度者哉由是

公獄辨

唐 楊炯

縉紳先生牧于東郡維屬吏有公于獄者其適次于座承間諮其所以爲公之道先生曰吾每窺辭牒意其曲直措而付之彼能立具牘無不了吾意亦可謂盡其公矣某居席之末不敢以非是爲決因退而辨其公且傳曰君所謂否臣獻其可君所謂可臣獻其否是欲彌縫其不至也及君可亦可君否亦否故乎仲罪丘據踵君之意叔向譏樂王鮒從君者也所以智詢於愚以其或有得也尺先其寸或有長也皆庸其涓滴將助其廣大也況末世纖狡內外荏剛烏有不盡其辭而能必究其情乎使居上者得其情屬踵而譆之可謂合于理未足言公也忽居上者異於見遠於理亦隨而勒之取叶于意所謂明于不法烏可爲公哉且不師古之言非不可爲也爲之不能遠由禮之事非不可行也行之不能久故君子盡心法古動必本禮將遠而不泥久而不亂也若乃告諸獄任意以爲明其偪侚以爲公是使儌倖者有窺進之路挾邪者有自容之門矣剏蒺棘之內辛楚備至何須而不克而況承執政揣其所欲哉嗚呼欲人之隨意者吾見亂其曲直矣樂人之附己者吾見汨其善惡矣而猶伐其治誇其公無乃幹者術別諸五色乎